

走向世界丛书

康有为：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钱单士厘：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钟叔河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

康有为：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钱单士厘：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钟叔河 杨 坚 校点

钟叔河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

· 走向世界丛书 ·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癸卯旅行记·归 潜 记

康有为·梁启超·钱单士厘

责任编辑：郇 琨 冯天亮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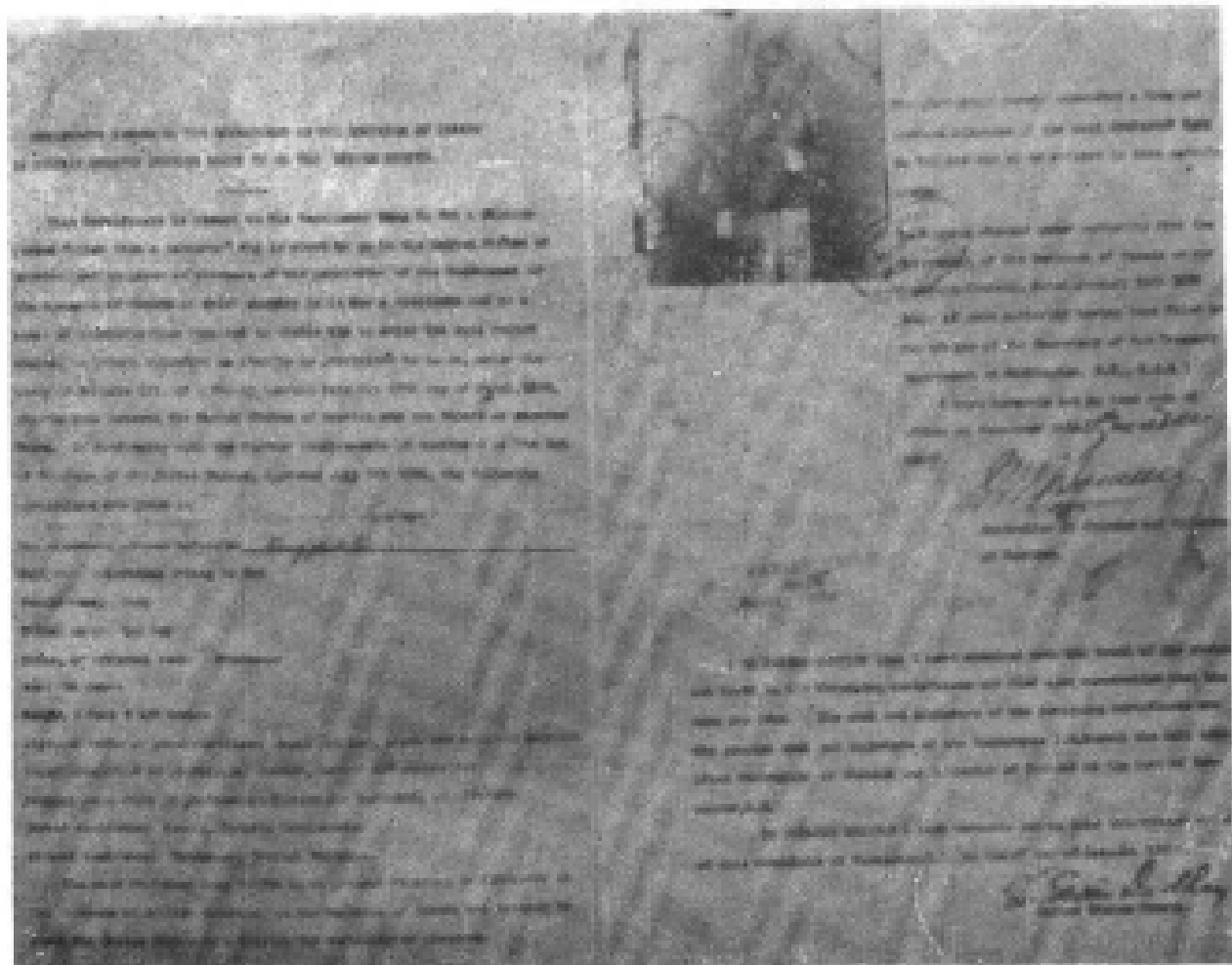
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80,000 印张：29.25 印数：1——9,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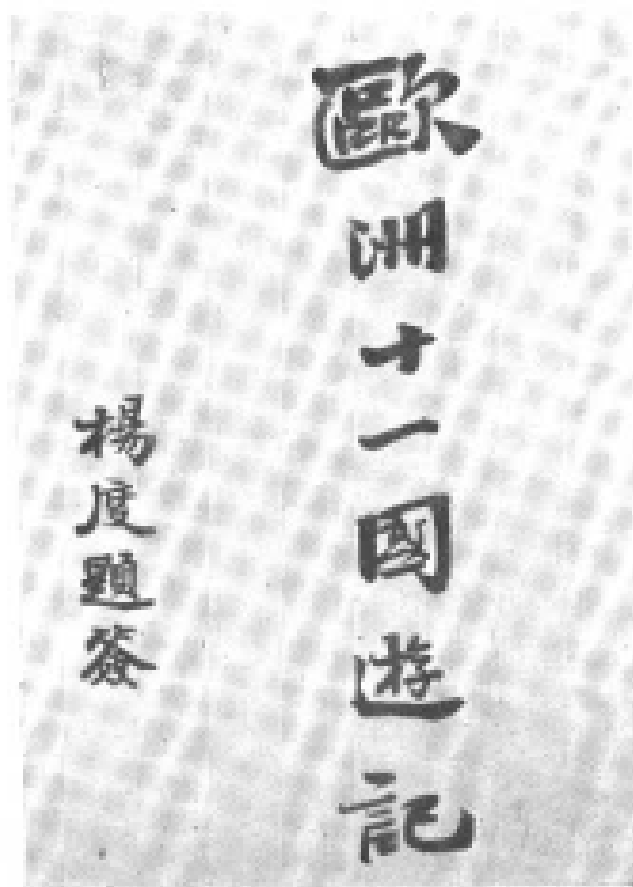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1285·51 定价：5.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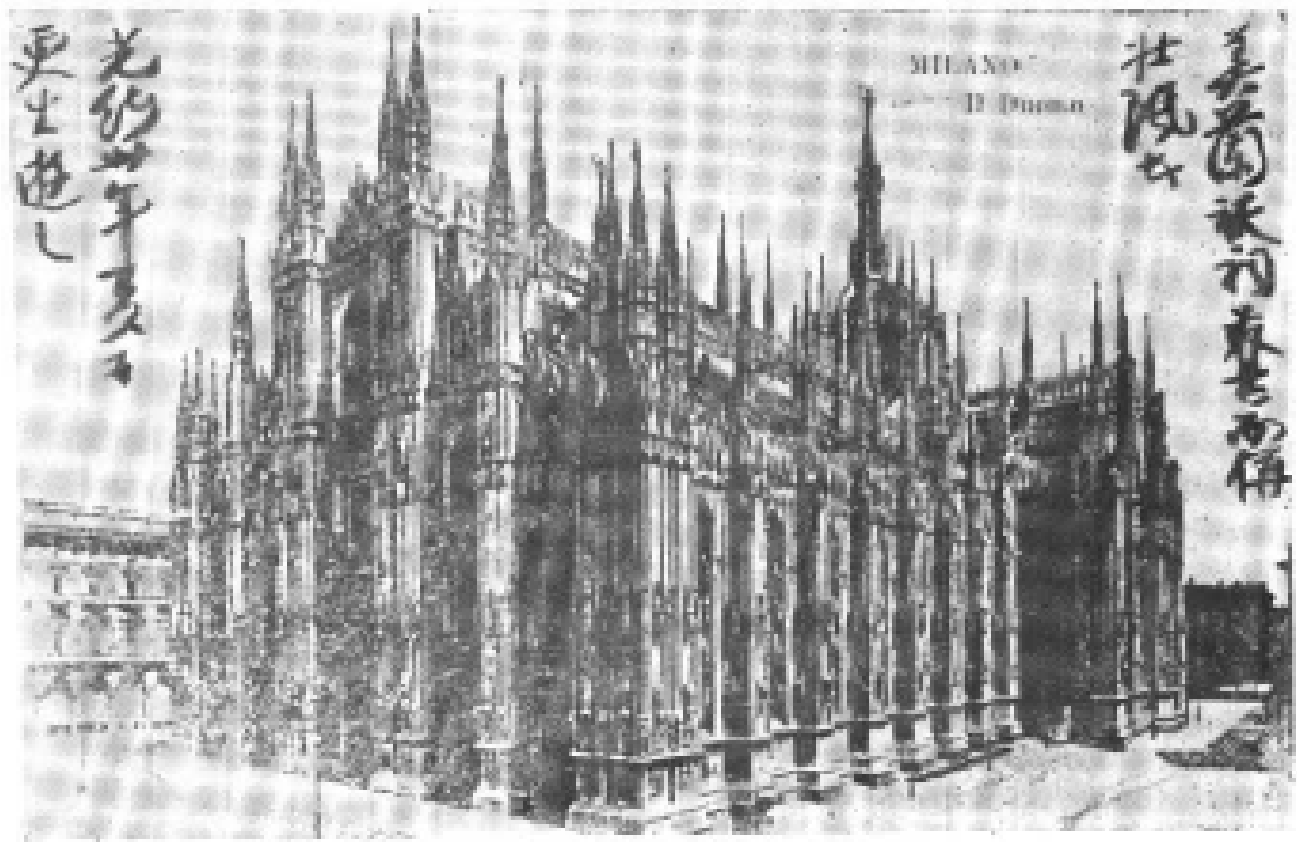
康有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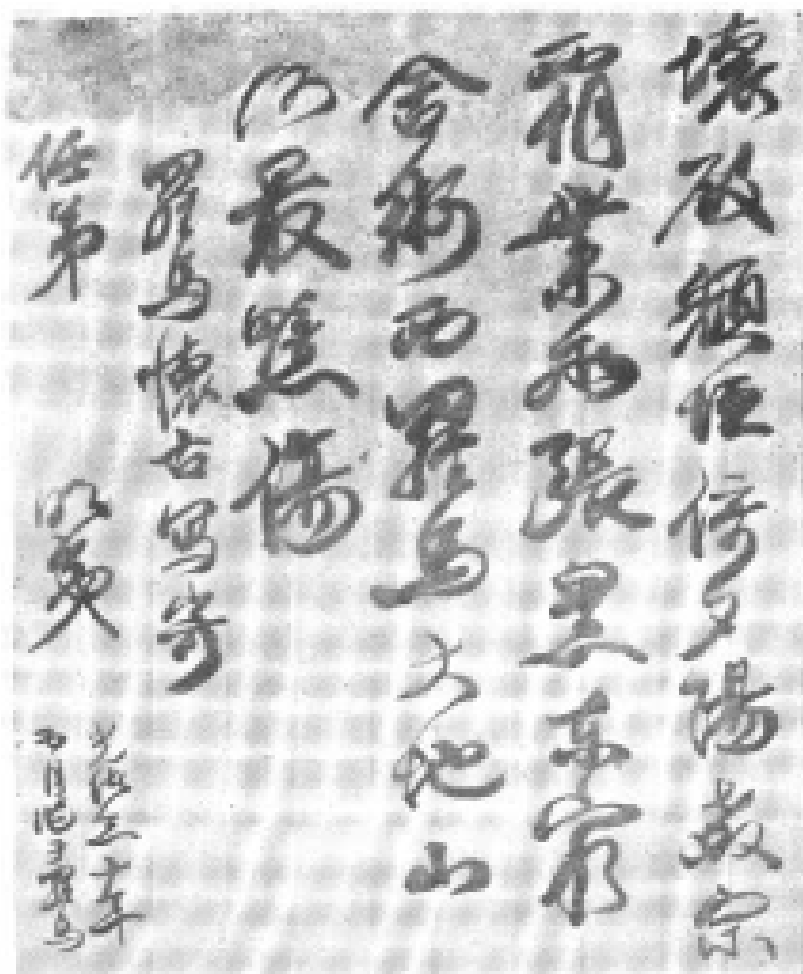
康有为的旅游证件



杨度为《欧洲十一国游记》
题写的书名



康有为亲笔题字的风景明信片(米兰大教堂)



康有为《罗马怀古》诗稿

九早到吉島仍從航去天津
 或夕夕入海起程車致
 勉之日想心事母若俊東
 告佳 愛恩折心一為加之句
 愛恩勤坦撥身以文貴以弟
 力之光緒為同錄也錄為泰福
 備修文去平
 此系物水見
 九月九日
 瑞士陸軍子三安發

康有为家书手迹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中)，曾隨康氏旅居國外



梁启超像(1899年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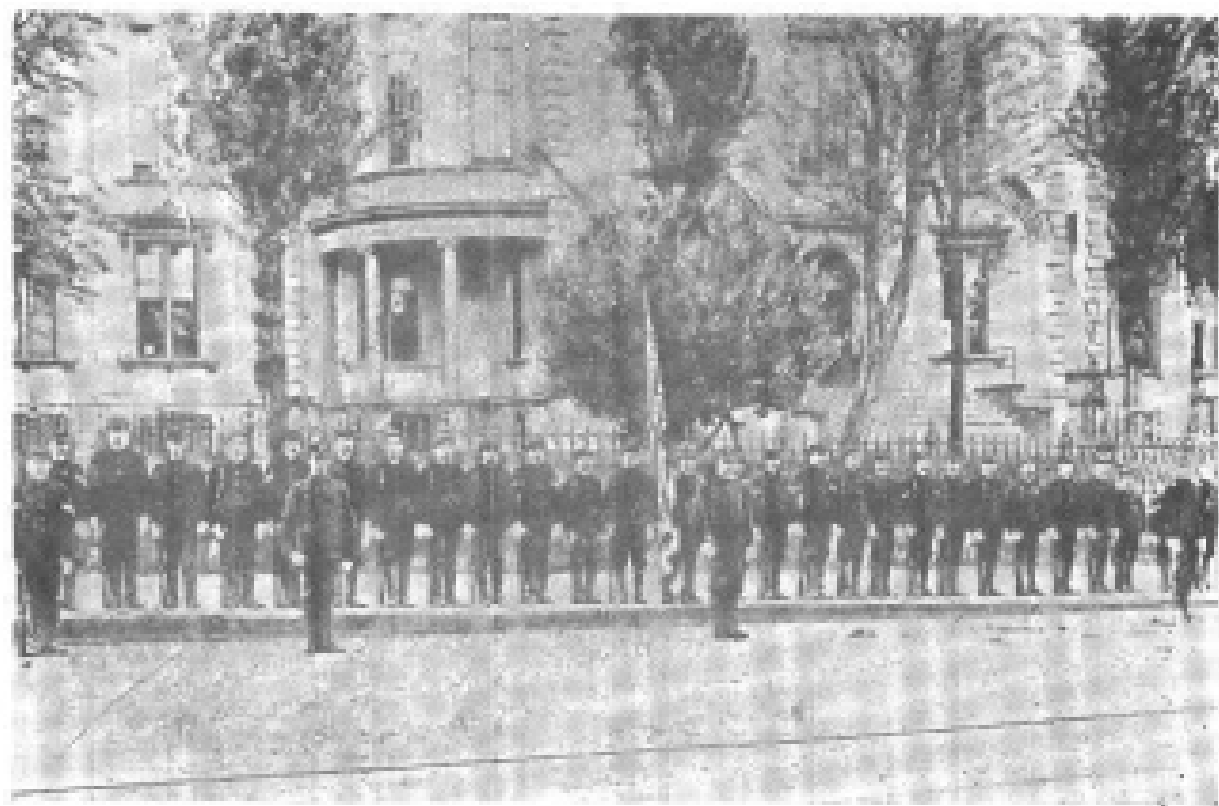
梁启超像(1896年摄)



梁启超像(1902年摄)



《新大陆游记》原版插图之一：
留美中国女学生



《新大陆游记》原版插图之二：留美中国学生上兵操



钱单士屋像

《癸卯旅行记》稿本首页

癸卯旅行记卷上

回憶或在己亥... 外子... 存于... 行... 出... 往... 長... 未... 行... 於... 浙...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 癸卯...

摩草庭四室

歸潛記西嶼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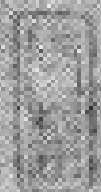
十五世紀時... 摩草庭... 摩草庭之室... 摩草庭之室... 摩草庭之室... 摩草庭之室...

勞資... 老者... 初其... 摩草庭... 摩草庭...

《归潜记》原刻本书影

守其世姓酷愛拙作屢次函索壬午
季夏手書此冊以贈俾遂其嗜亦
之好且為別後紀念云云

錢單士墨識時年八十五



总目 □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凡例 5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9

钟叔河：寻找真理的康有为 11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49

索引与简释 349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367

钟叔河：启蒙思想家梁启超 369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411

索引与简释 639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655

钟叔河：第一部女子出国记 657

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 681

索引与简释 757

钱单士厘：归潜记 765

索引与简释 915

总序 □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乃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地球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高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康熙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

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刻着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哥伦布等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封建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派的办法是学传说中的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就是这个徐桐，庚子年间焚香敬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老命却白白送掉了。林则徐和魏源则不同，提出要“师夷

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得不逐步让位于常识了。

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汪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民国”以前国人亲历欧美日本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丛书所收虽不全是这一派人物的作品，总而言之都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实录，自有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中不免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

将在为各书撰写的叙论中，适当地作些分析，供读者参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树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今日之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钟叔河

一九八〇年十月

凡 例 □

一、《走向世界丛书》(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 专收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所有载记, 以亲身经历, 直接闻见者为限。

一、本丛书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二十八种, 共计二十分册。现移交岳麓书社, 将已刊各种重加校订, 新编人名索引及译名简释, 并按时间先后和记叙内容, 与未刊诸种以类相从, 重新出版。

一、丛书暂定收书一百种, 分为若干册, 每册字数约四十万至七十万之间。可以一种为一册, 也可以若干种合为一册。第一辑十册, 共收书三十六种, 书目见本书封三(勒口及护封)。

一、校订原文，对于明显的错字，迳予改正，诸本之异文，择善而从。比较重要的校改、订正或疑问，用按语的形式略予说明。

一、丛书编者于正文中所加按语、注释等，均置于方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本小字夹注，改用和正文相同之字体，置于圆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文均加新式标点和小标题。小标题以边批的形式，用小字排于书口，以便检阅。

一、不依年月日记事者酌加目录，开列序号（1、2、3、4……），以利检索，篇幅小时则只将序号列于文内题目之前，不编目录。

一、人名索引，按姓氏笔划排列。所系数字为单节者，即所属篇、节、首之序号，如：

西乡隆盛 19

表示西乡隆盛见于《使东杂咏》第十九首。所系数字为三节者，即所属年、月、日，如：

黄遵宪 3, 10, 19

表示黄遵宪见于《使东述略》光绪三年十月十九日。

一、译名简释，一般只注出现今通用译名，必要时加注外文。文中已有诠释者，一般不再注释。过于琐屑，且无碍通解者，亦不复注释。其有当加注释，编者囿于学识，暂时无法作出者，仍予列名，以俟博雅。

一、中文词语，概不注释。

一、丛书编者所撰叙论，原并于湖南人民出版社版各书卷首者，收入新版时均已全部改写，敬希高明教正。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编者曾用过“谷及世”、“何守真”、“朱心远”等署名，今悉还复本名，请读者鉴谅。

一九八四年五月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康有为·

光绪三十年二月	六日乘轮船启程
光绪三十年三月	十二日滞候椰峙
光绪三十年四月	十八日锡兰易船
光绪三十年五月	二日夜抵意大利
	三日往拿不勒斯
	四日游庞贝古城
	六日到意京罗马
	十三日离意入瑞
光绪卅一年七月	廿二日由德赴法
	廿三日抵达巴黎

-
- 《意大利游记》据光绪三十一年广智书局初版本，《法兰西游记》据光绪三十三年广智书局初版本，分节标题为校点者所加
- 钟叔河校点

钟叔河

寻找真理的康有为

毛泽东说过：“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毛泽东所举出的四个代表人物中，只有康有为有亲历西方的记述传世，这就是他未完成的著作《欧洲十一国游记》。

《欧洲十一国游记》的第一编《意大利游记》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版时，卷首有个“总目录”，一共列有意大利、瑞士、澳（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兰西、丹墨（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共十一国，此外还有三种附录。但实际上，在第一编以后，只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版了一个第二编《法兰西游记》，其他各编并

未与世人见面。

康有为自称：“考政治，乃吾之专业也。”这两编游记，实际上是康有为的两篇政治考察记，也是他不断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两篇心得。不过，历史是如此无情：康有为在戊戌以后，被历史潮流推向了反面；他主观上也许仍然在寻找真理，客观上却越来越和真理背道而驰了。

为了研究这两编游记，必须溯及康有为在1907年以前的整个政治活动和政治观点，溯及康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整个过程。本文试图于此作一番评述，以供读者参考。

洪水猛兽——思想导师

距今九十年前，几乎中国所有赞成维新的人，都把康有为当作自己精神上的领袖和导师；也几乎所有主张守旧的人，都把他骂做洪水猛兽、乱臣贼子。

在当时南京“路矿学堂”里，有个瘦小的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读着康有为一派人物著译的新书。有次翻开《天演论》，他立刻为“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这样一个新鲜世界所吸引，可是也立刻受到了“老辈”的呵斥：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了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

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骥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记不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鲁迅：《朝华夕拾》）

这个青年学生，就是鲁迅。

稍晚些时候，在偏僻的湖南湘乡乡下的“东山学校”，又有个年纪更轻、身材却很高的学生，在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后来他在叙述自己这一段学生生活时说：

……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据斯诺：《西行漫记》）

这个青年学生，就是毛泽东。

现在，再遵照鲁迅“本家的老辈”的训诲，把许应骥参康有为的“文章”“抄下来”一段：

……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藉端牟利，借径弋名。……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

鲁迅和毛泽东是当时的新青年，许应骥则是地地道道的老顽固，双方都旗帜鲜明，观点明朗。——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不同阶层和不同集团对康有为的评价，竟是如此的水火和冰炭！

鲁迅和毛泽东喜欢康有为，是喜欢康有为一派人物所介绍的“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的新世界里的新道理。许应骙“参”康有为，是“参”他“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由此可见，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坚持“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就是康有为既得到有志青年热烈拥护，又被守旧顽固分子切齿痛恨的主要原因。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为官的大家庭。他五岁即从叔伯读唐诗，能诵数百首；六岁开始受四书五经；十一二岁起即广泛涉猎文史，并喜阅邸报，渐知朝廷政事，试为诗文，颇有“奇气”，唯不喜学做应科举考试的八股制艺，因而受到诸叔伯的诘责。康有为十四岁和十五岁时，两次考秀才，都没有考取，却“益好为纵横之文”。1874年，他始见《瀛寰志略》及从日本传入的《地球图》诸书，是为接触“西学”之始，因而更加厌弃八股，于1876年起从广东著名学者朱次琦研习经史典籍三年。熟读深思之后，他感到旧学无法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和自己思想上的苦闷，遂于1878年辞朱氏归，入本乡西樵山中，钻研释老二氏之言，企图从佛教和道教的理论中求得解答，却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1879年冬月初游香港，见“西人治国有法度”，一个不同于自己所熟悉而厌倦的环境的新天地，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从此开始访求西学之书，尝试找寻新的道路。这时，康有为年二十二(虚岁)。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上举人。已经有了“世界开新逢进化”（《苏村卧病写怀四首之二》）思想的他，对这一挫折并不十分在乎；而在归途经过上海时，发现了“江南制造局译书所”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却大喜欲狂，尽量购置。这些“西书”，不过是一些启蒙性质的读物，但毕竟是当时了解西方国情、政治，以及近代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各科知识的唯一津梁。康有为就是靠阅读这些书，开始研究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的。

康有为的思想非常活跃，能够“举一反三”，悟出书本上没有写到的道理；同时他又十分大胆，能够“坐言起行”，有一分认识就试作一番实践。1883年，他在家乡组织“不裹足会”，首先从自己的女儿同薇、同璧做起，对封建陋俗发起冲击。

1884年爆发了中法战争，结果福建水师马江战败，清政府妥协求和，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康有为受到很大刺激，在诗中倾诉了自己满腔悲愤：“山河尺寸堪伤痛”，“贾生痛哭欲如何”，更加热切地探索救国之道。后来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向光绪皇帝叙述自己在中法战争前后注意从日本接受变法图强的信息的情形道：

昔在……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马江败后，臣告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亦不见信……

这时的康有为，在封建士大夫最重视的科第出身方面，简直还毫无资格。尽管他已经从译书所和日本所出的书上，知道了西方国家“变政之勇猛”和“成效之已著”，希望中国也能够如法试行；但“民间”和“长吏”都不相信他，使他不能够“有为”。

1888年，康有为再次赴京应顺天乡试，又不第。可是他却利用到京的机会，做了一件十分大胆的事：以“布衣”上书光绪帝，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请取法泰西，实行改革，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他认为：“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这就是他的“一上皇帝书”。

按照清朝体制，专摺奏事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地位较低的官员，只能呈请大吏、堂官代奏；“布衣”上书，等于庶民干政，虽然不算犯罪，也是冒险的事情。一上皇帝书，结果“九门深远，格不得达”，根本没有到达光绪帝左右。但这封书稿，却很快流传开来，使京师和全国各地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广东出了个不怕闯祸建言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和陈千秋，便是为康有为上书的名气所吸引，才相约到康氏门下献贽称弟子的。顺便说一句，这时的梁启超少年得志，已经成了举人；康有为却屡试不第，还没有中举。照《儒林外史》介绍的规矩，“老友不和小友序齿”，本应该是康有为称梁启超为师。他二人能够一反流俗，在万木草堂中师弟相称，确实显示了一种新的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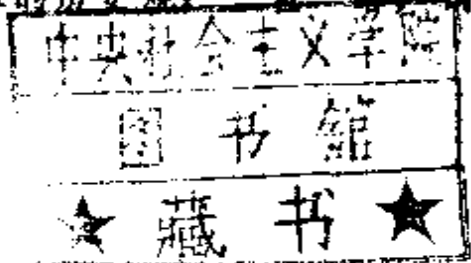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上书失败，康有为深感“虎豹狴犴守九关，帝圉沉沉叫不得”，一度曾萌去国之志，想赴美洲讲学，或往巴西殖民；但终于还是“或劝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间”，决定留在国内从事改革。他估量形势：“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打算先以讲学方式发现和积蓄人才，同时进一步进行理论的和舆论的准备。

1890年，康有为开始在广州讲学，陈千秋、梁启超先后及门。其明年，开学堂（万木草堂）于长兴里，“讲中外之政、救中国之法”，又有麦孟华、徐勤等人从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康氏的重要干部。1892—93年，讲堂学者更众。康氏讲学，杂糅经史，贯通中西，并和著书立说紧密结合。1891年，师弟协力刻成《新学伪经考》。据梁启超云：

此说一出，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清代学术概论》）

1893年又编成《孔子改制考》，并在1885年所作《人类公理》一书的基础上，继续著他的《大同书》。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清代正统学派——“汉学”所依据的经典，大部分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刘歆所伪造，只能叫“新学伪经”。《孔子改制考》大旨谓：除掉刘歆伪经之外，真正的六经，也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创作，而“改制”则是一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造。书中借用公羊家春秋“三世”之说，大言“通三统，张三世”：“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随时因革，宣传变革的历史观，“三世”考，谓



人类社会当由“据乱世”入“升平世”再入“太平世”，宣传进化的社会观。康氏以“三世”之说解释《礼运·大同篇》，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著《大同书》描述自己理想的社会，如：“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梁启超谓：

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同上书）

梁启超将康有为这几部著作对传统学说、传统观念的打击，比作飓风、火山、地震，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几部书虽然没有打出“西学”的旗号，但明显看得出“西学”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1890年“万木草堂”开学时，康有为为诗示诸门人，尾联云：

群龙无首谁知吉？自在乾元大统长。

《大同书》第三章《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中，提出公政府不设总统、不立总理，只设并无实权的议长，并引《易经》：“见群龙无首，吉”，“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为证。后来康氏还在《中国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势》一文中说：“夫共和之义，欲人人之自治也；故见龙无首，实为乾元之上治”。又在《忧问》一文中说：“群龙无首之义，必如瑞士之公议内阁，立议长而不立总统，乃为至公。”这些话等于是《大同书》的注脚，说明康有为乙未（1895）前的著作，其思想和方法已经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观念，也就是说，康有为在他

“公车上书”之前，就已经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

有为虽著《大同书》，然秘不示人。谓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正如梁启超所评：“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这一点暴露了康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矛盾。

1894年，康有为在广东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给事中余晋珊奏劾他“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这个封建官僚的政治嗅觉是比较灵的。他从康有为考伪经、谈改制的学术论文中，嗅到了政治火山即将爆发的气息，预感到了地震飓风、洪水猛兽的威胁。

公车上书

中国人要求变法自强，既是西方国家“带”出来的，也是西方国家“逼”出来的。

正如康有为自己所说的那样：琉球被灭，引起了他对日本的注意；马江战败，促使他“告长吏”译日本之书。但是，更强烈、更大的刺激还在后头：甲午（1894）之役，维新不过二十五年的小日本，居然打败了千年守旧的大中

华；马关和约，中国被迫弃朝鲜、割台湾、赔款二万万两，等于国家三年的全部收入。胶州事起，德国强租青岛，瓜分危险更迫在眼前。正是在这种“山河已割国抢攘”的形势下，康有为连续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上皇帝书，同时创办《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他的历次上皇帝书，以及所写《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突厥削弱记》、《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等著作，充分利用对西方政治历史和现状的知识，利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西人提供的资料，提出了一个全面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纲领。

《戊戌履霜录》是一本彻头彻尾站在守旧立场，百般诋毁戊戌新政和康有为的书。它也承认新政之始萌芽，是由于“日难初平，德衅旋发于胶”，得以使康有为“托名忠爱，鼓煽公卿”的结果。其《康有为构乱始末》一节中写道：

……有为见四方无事，无所逞其阴谋，……益揣摩中外时局……丁酉十月，胶州事闻，有为拊掌喜曰：“外祸亟，吾策行矣。”……抵京不十日，即草疏数千言，求总署代奏……

这就是康有为的“二上皇帝书”，亦即有名的“公车上书”。有为于癸巳年（1893，三十六岁）终于考取举人以后，乙未（1895）年“公车”入都，参加会试。恰好“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各省举人群情激愤。有为立即派梁启超到广东籍举人中发动联名上书，并串联其他各省

举人共一千二百餘人在松筠庵开会，自己用一天一夜时间，起草了这封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在上面签名的各省举人计六百零三人。夏历四月初八日，有为等投书都察院，请求代奏，实际上是一次集体请愿。都察院借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印批准，拒不接受。但松筠庵大会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初九日美国驻京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向有为索去书稿，全书立刻不胫而走，“刻遍天下”。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说，光绪皇帝事实上是看到了这封万言书的：“康有为之初承宸眷，实自此始”。

万言书首先尖锐地指出了国家大祸临头，“举人等栝折榘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甘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接着提出四项请求，即是：“皇上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书中明言：前三项“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已经完全腐朽败坏，“凡百积弊，难以遍举……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欲谋挽救，只有从根本上弃旧图新，实行变法。“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书中语重心长地说：

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夏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喝死而重危者也！

对“四千年之变局”的认识，过去王韬、郭嵩焘、曾

纪泽诸人早就有了。尤其是郭嵩焘，已经看到了“政教”为西洋富强之根本，舍本逐末地办一点洋务，搬运一点坚船利炮，引进一点制造工艺，并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本朝”的“法度”即政治已经完全腐朽败坏到即使没有“外衅”也难以避免“他变”的程度，更没有也不敢提出从根本上（改）变法（度）的主张，没有也不敢提出把西方国家当作变法的榜样。历史的担子，于是便落到了康有为的肩头。

万言书详细列举了变法的内容：“富国之法有六，曰钱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并一一举泰西为例，如“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又一举泰西为例，如“鸟粪可以肥培壅，电气可以速长成，沸汤可以暖地脉，玻璃罩可以御寒气，刈禾则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则一日可以三百亩……”。

为了富国养民，必须改革教育，不能再以八股取士，仍举泰西为例，云：

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馀；其每岁著书，

美国乃至万餘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餘万册……

万言书接着指出：“教、养之事，皆由国政”，归根结蒂，变法就是要变国政。“中国大病，首在壅塞”，就是政府脱离了人民，政治不顾及民意。康有为拿西洋和中国作比较：

同此兴作(按指上述富国、养民诸法)，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

为了“谋及庶人”，书中建议国家设置“议郎”，“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餉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这显然就是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

万言书在最后给皇帝举了两个外国的例子：“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份正式宣言。上书后数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了进士，旋授工部主事。他不愿到职，于五月十一日三上皇帝书，“言变法之先后次第”，紧接着又于闰五月初八日第四次上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是时守旧大臣，已有妒嫉康之心，复阻格不为代奏”。由于同情维新观点的老

臣、帝师翁同龢的推荐，光绪帝才非正式地见到康的上书。这个长期被慈禧太后压制、自己颇思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开始接受了康有为的观点。

乙未六月，康有为在京师创办《万国公报》（旋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宣传变法的舆论机关。七月，又“开强学会于京师，以为政党嘴矢”，有文廷式、沈曾植、杨锐、袁世凯等数十人参加。这些活动，得到了英、美、日本驻京公使和在华人士的支持，同时也立即受到了守旧势力的打击。到十一月间，强学会就被政府封禁。康氏知事机尚不成熟，遂留梁启超在北京，自己经上海回广州，继续编写《日本变政记》等书。翌年秋，再到香港、澳门，在澳门筹办《知新报》。又明年（丁酉，1897），到广西筹开“圣学会”，撰成《日本书目志》。十一月，胶州事发，遂“万里浮海，再叩阙廷”，第五次上皇帝书，正式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梁启超说得好：“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中国人下决心拜西方做老师，是这个老师不断打学生，不断进行侵略的结果。康有为适逢其会，充当了“四千余年大梦”的唤醒者，“变法自强之策”的创制人。

以日为师，以法为鉴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旗手。他打着奉戴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旗帜，想效法日本，自上而下地革旧图新，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康有为的上皇帝书，一脱稿便举国传钞、人人传诵，实际上是一篇又一篇进行广泛宣传鼓动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和第五两次上书。第五书更加发扬了康有为大声镗镗、震聩发聋的风格，用极其尖锐的言辞，促使光绪皇帝和国人猛醒。

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得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论，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如高丽之祸及君后；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取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且

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书中引《尚书·仲虺之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言，列举国内外形势，以说明“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通篇既体现了康有为对西方情形的了解，更表现了康有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用心。其说云：

欧洲大国，岁入数千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船数百艘；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而吾岁入七千万，俸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餘新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势也，此仲虺“兼弱”之说可畏也。

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餘，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公卿台谏督抚，皆循资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夜行无烛，瞎马临池，今日大患，莫大于昧，……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说可惧也。

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况潢池盗弄之餘，彼

西人且将借口兴师，为我“定乱”……此仲虺所谓“取乱”者可惧也。

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之地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欧洲数强国，默操神算，纵横寰宇，以取各国……公卿士庶，偷生苟活，俟为欧洲之奴隶，听其犬羊之封缚……，此仲虺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

……皇上远观晋、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庙，孝事皇太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

接着，康有为向光绪列陈三策：上策是请光绪象彼得大帝那样痛下决心变更旧法，象明治天皇那样“武步泰西”实行新政；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他痛切地说道：

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

面对“万寿无疆”的至尊天子，直言他会要亡国，会要落得徽钦二主和崇祯皇帝那样的下场，“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康有为确实表现了足够的勇气。

这封书交到工部，工部大臣害怕闯祸，不敢代奏。“然

京师一时传钞，海上刊刻”。见到它的人，“莫不嗟悚”。给事中高燮曾抗疏荐之。光绪对康有为早有印象，此时即拟予召见，但被成例所阻（清朝成例，非四品官不能召见），只好命王大臣传有为到总署问话，并令如有所见及著述，可由总署进呈。于是，这封书才终于到了皇帝的面前。据说光绪览后，肃然动容，指篇中“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这时已是戊戌正月，光绪随即命令，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这使得康有为情绪异常高涨，他便于正月初八日第六次上书，再次吁请光绪效法明治，大举维新，起用新人，实施宪政，按照三权分立的精神改造国家机关，全面推行西法；此外如“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皆宜先行者”。书中的警句是：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

紧接着，康有为又把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和自己所编《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等书，陆续送呈光绪阅览。这些介绍西学洋情的书，都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他是在用事实进行宣传：大清帝国必须以日本为榜样，以法国为鉴戒。在进呈《明治变政考》时，他写道：

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矣。

在选呈《法国革命记》时，又写道：

民愚不知公天下之义则已耳，既知之，……安有以一人而能敌亿兆国民者哉？则莫若立行乾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如英之威廉第三后诸主然，明定宪法，君臣各得其分。……而惜路易十六不能审时刚断也，徘徊迟疑，欲与不与，缓以岁月，靳以事权，遂至身死国亡，为天下戮笑，几没其贤也，岂不哀哉？

康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很少在纯粹学理上花费时间和笔墨，而总是和中国实际政治改革的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他把法国大革命“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巴黎百日，而伏尸百廿九万”等情形描写得淋漓尽致，固然是为了敦促光绪皇帝“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同时也确实暴露了潜藏在他心里的对人民革命的恐惧。他说：“盖民性可静不可动也，一动之后，若转石于悬岩，不至于趾不止也”。“时势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康有为在戊戌失败后，逐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脱离，最后堕落成了保皇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于此已见其滥觞矣。

遍尝百草的“神农”

戊戌四月，光绪决定变法，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宣布嗣后：

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经济变通之才。

这是第一次以中国国家元首名义，正式宣布把学习西方、改行新政定为国策，可以明显地看得出康有为的影响。皇帝于诏定国是后，随即召见康有为于颐和园之仁寿殿，历时至九刻钟，为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据《戊戌政变记》记载在召见中——

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

康曰：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

上然其言。

可见康有为和光绪也曾经考虑用“赎买”的办法以照顾官僚阶级的既得利益，以求减少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即使是

这样温和、妥协性质的改革，也得不到顽固守旧派势力的允许和容忍。在光绪诏定国是、召见康有为的同时，老谋深算的慈禧已经命她的心腹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切断康有为的“天线”；又示意京官大肆攻击康“居心叵测”，使光绪不得不在重用他时有所顾忌。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只来得及将康有为上书（包括进呈各书）中的各项建议，草成几十道推行新政的上谕，陆续公布。到八月初六日，顽固派便发动了政变，幽光绪皇帝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菜市口，宣布旧法照旧施行，新政全部作废。

康有为没有被杀，是由于光绪的苦心保全。政变前四日，光绪交由林旭带出一道给康有为的密诏（康有为把它叫做“衣带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按指前发上谕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衣带诏”看出，光绪对康有为确有同志的感情和倚重的本意，他确实希望有朝一日，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能够成为辅佐自己维新定霸的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玛志尼和加富尔。也许就是这一分“特达之知”，使得谭嗣同怀着“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的心情而慷慨就义；也使得康有为在六君子的血流过以后，还牢牢抱着“无论如何”

不能忘记今上的”这句话而不改初心的吧！

接诏后，由于弟弟广仁和梁启超的苦劝，康有为于五日晨出京，六日上午在天津乘英国“重庆号”轮船南下。是日凌晨，奉命逮捕康有为的军队便包围了他在北京的住处，结果只将广仁捕杀。接着便是大搜京津陆海，通电全国缉拿，谓“康有为进丸毒狱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并谓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命“一体严拿惩办”。

因为英国和日本当时同情中国变法，康有为得英人保护逃往香港，梁启超则避入日本使馆设法东渡，两人都逃出了网罗。但在慈禧太后心目中，这两个“首恶”是非必办不可的，于是连续发布“上谕”，重赏购买两人的头颅。有一道“上谕”是这样宣布的：

……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犯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此项银两，并着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交犯，即一面验明交银，免致展转稽延。

……

于是，他们只能托足海外，过着政治流亡者的生活。

戊戌九月，康有为应日本友人之招往居东国。己亥（1899）二月，由于清廷多次提出交涉，反对让有为留居，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劝请离境；遂横海赴加拿大，随即在温哥华华侨中开始组织“保皇会”。九月，康氏还香港；

庚子(1900)正月，移居新加坡，领导南洋各地保皇活动；辛丑(1901)复移居槟榔屿；壬寅(1902)迁居印度大吉岭；癸卯(1903)秋再回香港；甲辰(1904)初夏，乘船经印度洋入地中海，作欧洲十一国之游。

从戊戌去国到始游欧洲的六年间，康有为主要是在英国的领地上度过的。他仍然寄希望于光绪皇帝重掌政权，时时刻刻在关注着国内的时局，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凭良心说，康有为确实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一个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大大的历史唯心主义者，是一个总是企图以个人意志代替历史规律的主观主义者，是一个把自己看成救世主而把群众看作群盲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这六年之中，康有为写了不少的诗，象《闲意（大利）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

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表现了他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而在听到义和团蜂起时所写的，

北京蛇豕乱纵横，南海风涛日夜惊；衣带小臣投万里，秋来绝岛听潮声。

则反映了他对群众斗争的恐惧和敌意。在癸卯初夏所作《生民二章》之二：

尧舜君民愿，艰难险阻身。明良思会合，肝胆尚轮囷。欲铸新中国，遥思迈大秦。吾能不拯溺？四万万生民！

虽然仍旧以拯救“四万万生民”的先知先觉自任，决心铸造出一个能够超迈“大秦”即欧洲的新中国；但是把希望完全放在“尧舜”身上，并且认为实现“尧舜之治”是君主和人民一致的愿望，这就站到跟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相对立的立场上去了。

在写《生民二章》的差不多同时，为了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相对抗，康有为发表了他的《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宣传君主立宪制度，反对民族民主革命，遭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严正批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开始了他的欧洲十一国之游。他的主要目的是“考政治”，想用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和现实，来说明“立宪有利进化、革命带来破坏”的道理，进一步和革命派进行论战，以求扩大保皇派的思想影响。《欧洲十一国游记》的序文，为他自己此行大作宣传：

夫中国之圆首方足，以四五万万计，才哲如林而困处内地；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而独生康有为于不先不后之时，不贵不贱之地，巧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大地，岂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痾乃可起耶？……

虽然，天既强使之为先觉以任斯民矣；虽不能胜，

亦既二十年来昼夜负而戴之矣。万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撷，大爵横吞，其安能不别良楛、察宜否、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哉？方病之殷，当群医杂沓之时，我国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回生、补精益气，以延年增寿乎？

康有为认为自己二十年来“负戴”了“为先觉以任新民”的责任，是一位“耐苦不死之神农”，说他的欧洲十一国之游是为了“遍尝百草”，寻找能够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认为四万万同胞只要服下他在书中开出的药方，就“可以起死回生、补精益气，以延年增寿”。事实果真如此吗？

《意大利游记》

《欧洲十一国游记》实际上只出版了《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两种。我们先介绍《意大利游记》。

康有为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二月六日从香港出发到槟榔屿，以事小滞，四月十二日再从槟榔屿至锡兰，换船西行，五月二日夜抵达意大利的巴连的诗（布林的西），然后历游奈波里（那不勒斯）、邦津（庞贝）古城、斐苏斐（维苏威）火山、罗马、佛罗练士（佛罗隆萨）、斐呢士（威尼斯）、美兰（米兰）等地，十四日离意入瑞士境，在意大利停留的时间不到两个星期。

康有为在意大利停的时间不长，看的東西却不少，发的议论尤其多。他的“游记”，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充分运用他过去间接得到和现在直接得到的历史、地理知识，纵论外国尤其是中国的政俗；既继续宣传中国必须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在各方面实行变法，同时又着意宣传革命不如立宪的观点，推销他的保皇主张。

《意大利游记》中，有好几段长篇议论，都是精华与糟粕杂陈，真理与谬误互见。如《奥古士多官》一节，叙288年罗马皇帝地克里生裂国为四，导致罗马灭亡，“至今欧洲各国，尚自分裂争战无已”，云：

或谓人道必以竞争，乃能长进；中国之退化危弱，由于一统致然；西欧之政艺日新，由于竞争所致。是则诚然。然欧人经千年黑暗战争之世，苦亦甚矣。今读《五代史》；五十餘年之乱杀，尚为不忍，而忍受千年之黑暗乱争乎？今中国迟于欧洲之治强，亦不过让之先数十年耳。吾国方今大变，即可立取欧人之政艺而自有之。岂可以数十年之弱，而甘受千年之黑暗乎？……（且）中国号有文明，皆进于汉唐宋一统久安之世。即今西欧学艺之长进日新，亦在百年来弥兵息战之时。……竖儒乃不审时势，至欲分中国为十八国，以望竞争之效，……呜乎，其为罗马、印度哉！

肯定保持统一是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康有为正确的一面。认为中国只要下决心“大变”，“即可立取欧人之政艺而自有之”，也还是六次上皇帝书中

一贯的观点。但是，离开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机械地将欧洲和中国相提并论，抽象地去比较“分”与“合”究竟哪样好，却是不够科学的。当时有些主张推翻清朝的革命者，的确在宣传南方各省脱离清廷“独立”，宣传十八行省“自治”（这种主张的正确与否是另一问题，兹不具论），康有为的这番话，完全是针对革命派而发的，因此就更加不对了。

在《罗马官室不如中国秦汉时》一节中，康有为说他以前听说古罗马建筑妙丽，倾仰甚至，“及此游也，亲至罗马而遍观之”，乃知古罗马之建筑，实不如《三辅黄图》和《汉书》所述秦汉盛时。惟其“石渠、剧场之伟大，亦自惊人，然比之万里长城，则又不足道矣”。接着又有一大段议论：

今欧人之文明皆本于罗马，大学皆学罗马之语言文字；不忘其祖，宜盛称之。若以我之文明较之，则渺乎在下矣！而我国人耳食而未尝亲游者，徒惊今日欧美之盛美，而误信其所出之罗马，乃亦同而尊仰之，则大谬矣。甚矣！吾国人今日之不自立，乃忘己而媚外也！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致为人所恐吓，而自退于野蛮也！

“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这确实是向外国学习的正确的态度。康有为不愧为老资格的维新领袖，他承认“今日欧美之盛美”，也承认今日中国之落后。比如在《意大利国民政治》一节中，他说：“意

国二十年来，机器之进步亦大矣。同治十年时，其蒸汽力一百三十二万吨；至光绪二十年，已增五倍余，为五百五十二万吨。此则过于我国者矣，吾国所宜最急务也。”但是他反对妄自菲薄，反对数典忘祖，却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这是和那些“忘己而媚外”的人完全不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这里也颇有指桑骂槐的意思；而在《罗马四百余寺之至精丽者》一节中，则讲得更加露骨。他从欧洲人信仰基督，论及中国应该尊崇孔子，奉孔为教，进而大肆攻击革命派，把革命派骂做少正卯。其言曰：

今欧洲新理，多皆国争之具，其去孔子大道远矣。一二妄人，好持新说，以炫其博，……乃辄敢攻及孔子，以为媚外之倡。……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今若有人焉，言伪而辨，学非而博，日以非圣为事，必当正两观之诛，万无可赦者也。

矛头所指，就十分清楚了。

在游罗马元老院旧址后，康有为写了一节《议院之制必发生于西》的文字，企图从地形的不同来说明中西政体的区别。其中有云：

而中国亘古乃无议院政体、民举之司者，国民非不智也，地形实为之也。……欧洲数千年时之有国会者，则以地中海形势使然；以其海港汊沓纷歧，易于据险而分立国之故也。分立，故多小国寡民，而王权

不尊，而后民会乃能发生焉。……广土众民，则必君权甚尊；而民权国会，皆无从孕育矣。况我中国之一统，已当黄帝尧舜之时。盖古号九州为中国者，在大江以北太行以南，旷野数千里，地皆平陆，无险可守。故为一统之早之远，在万国之先，……盖不待秦汉以后，万里山河，纯赖帝制；而君权之巩固，已自神农。黄帝来矣。……假令罗马而一统至今，则英伦三岛，亦中国之琼、台耳，滇、黔耳！为罗马之郡县，奉罗马之政法，何从而有国会？何从而与王争？何从而渐进渐精，而成今日之立宪政体乎？……物无两大，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中国万里数千年，已享一统之乐利。欧洲列国分立，经黑暗中世，千年战争，惨祸酷矣；乃得产此议院以先强，则有其害亦有其利。然中国苟移植之，则亦让欧人先获百年耳，何伤乎？天道后起者胜也。

“天道后起者胜”，应该说还是一种辩证的、进化的历史观。康有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驳杂，方法又是这样的出奇。他的历史眼光是锐利的，往往能够深入奥窍，发人所未能发。但是，他总要使学理的议论服从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常常凭着他所自傲的一条“广长之舌”，随意地“创造”出一些“历史规律”来，明明是牵强附会，却又说得头头是道。照他的“地形政治论”，虽然也承认世界大地必行议院政体，“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强；欧美得其播种之先，故次强”，这是正确的一面；但又把中国的“君权

必尊”，归之于天生之理，既然地形是“无可易”的，那么中国的君主制度也就是“无可易”的，只需要从欧洲把议院制度“移植”过来，就一切都美满了。——这就是他“馈于我四万万同胞”的“神方大药”。

康有为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远在他作欧洲十一国之游以前。他寻找真理，是因为“欲铸新中国”；但这个“新中国”，不过是他用自己的政治理想“铸”出来的虚幻的影子。在这个“新中国”里，应该有光绪皇帝这样的“尧舜之君”，有孔子（在当今就是康有为）这样的“大医王”、“大教主”。这个“新中国”需要“移植”西方的议院政体，但尤其需要发扬“孔子之大道”（实际上就是康有为自己的“通三统，张三世”等一套理论）。很显然，这和中国人民所追求的新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康有为从自己阶级的、个人的政治理想出发，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路上确实跨过大步，确实超过了王韬和郭嵩焘诸人，但是很快又走上了歧途，最后并且走到了与中国人民革命完全对立的地步。

《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意大利游记》，是康有为已经走上歧途的作品。他想当“大医王”，当“耐苦不死之神农”，去遍游世界，遍尝百草，“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其实他的“神方大药”，无非是《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样的货色罢了。

《法兰西游记》

《意大利游记》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后，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斗争更趋激烈。不仅“南北美洲诸华商”，在海内外广大阶层的群众中，倾向革命的人都越来越多。孙中山的革命组织，也在这一年扩大成了中国同盟会。因为斗争激烈，活动紧张，《欧洲十一国游记》的写作计划大受影响，原定接着写下去的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等国游记，事实上都搁浅未成。是年七月二十二夜，康有为由德赴法，二十三日晨到巴黎，再游法都。他的《法兰西游记》，初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六日发行。全书共分四个部分：（一）法兰西游记；（二）法国之形势；（三）法国创兴沿革；（四）法国大革命记。实际上只有第一部分是游记；第二部分是法国概况；第三部分是法国小史；第四部分则是借叙述法国大革命，竭力宣传“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理论，是康有为大开历史倒车的一次鲜明的表态。在此以后，原定的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等国游记，也就统统停笔了。《欧洲十一国游记》，实际上变成了“欧洲两国游记”。

《法兰西游记·法国大革命记》的主题思想，和九年前进呈给光绪阅览的《法国革命记》是完全一致的，很可能就是用九年前的旧稿补充改削而成。所不同的是，九年前的

康有为，是用“大革命”这个怪物，去吓唬光绪皇帝，劝他“立行乾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九年后的康有为，则是用“大革命”这个怪物，来吓唬全国人民，要大家不要听革命派的话，不要跟革命派走。同为一事，时隔九年，九年前还有一些积极因素，九年后却完全成了反面教材。

鲁迅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他对康有为的评价画龙点睛、入木三分的：

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现在让我们对《法兰西游记》主要是《法国大革命记》略予剖析，以见康有为“拉车屁股向后”的姿势：

（一）书中大肆渲染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破坏，如谓：

（西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开革命法院，选酷吏主之。大索官商民家，有嫌疑于抗革命者皆捕杀。……自八月三十至九月一日，按户搜形迹可疑者囚至巴黎，日五千人。以屠者三百人为一团，每屠者杀百数十人。……尚以行刑迟烦，置囚于大漏舟而沉之，名曰“革命宣礼式”；或对缚合年男女投水中，名曰“革命结婚刑”。凡台刑、水刑死者一万八千餘，此外死者三万餘。河流皆臭，二百里间水赤。鸟雀集啄人尸。鱼含毒不能食。舟夫拔锚多获尸。尸投海者，沙鱼海

兽食焉。

又谓：

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图保卫；究则无同无异，无亲无疏，不保不卫，一无所得，只有尽上断头台以为结果而已。其究也，合数十百万革命者之流血，以成就罗伯卑尔（罗伯斯庇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何为哉？

（二）书中也说到：“法国何为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实中国人所未梦想者也。”“此平等之会所由起，自由之说所由倡，革命之变所由生也。”甚至还说：“若使吾中国而有十万淫暴之诸侯，占国地三分有一；有一专横之僧寺，举中国平民不得任权要之职。——则鄙人必先奋笔焦舌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诛民贼。革命乃吾国自有之义，岂复待译书之入？已先卢骚、福祿特尔而力为之矣。”

但是，笔锋一转，康有为却竭力替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说起好话来，如说“全国数百年永免丁役，且定制后世不得加税”；“日本之税三十而一，美税二十二而一，英税二十而一，……而吾中国税千分面一”；“自亲王、宰相，不得妄杀一人”；“科举选补之用吏，多属汉人，将镇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从科举而得”……因而得出结论：“我之大革命，盖在秦世；我之享自由，盖自汉时。”既然

中国人民早就享受自由、平等了，中国也就当然不需要进行什么革命了。

(三)但康有为此时还不愿意公然站在和革命主张对垒的立场。他想把他和革命的分歧，说成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或者只是一个认识问题：

吾观今谈革命之人，非无至诚义热、救国为心者，亦颇有文学之士，不察知中外，从其煽动者。皆因目击国弱，积愤牝朝，无所发纾，郁极生变。盖中国甫当开关，未经阅历，盲者试步，非有真知，人云亦云，以为舍此无由，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其忧国之心，亦可原矣。

然后再用“先知先觉”的口吻，劝导别人：

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乃益信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凡万国政俗之初更，志士学人，阅历必浅，既寡书传，又未亲游。但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故未及深思，轻为举发。故皆欲先行破坏，而后徐图建设之功。即法之卢骚、福祿特尔诸人，亦不无阅历短浅、轻于言论之咎。……我中国平等自由已甚，与法全反。立宪之后，恐更有加重征税、密增法律之事。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国人一切举动，益不得自由耳！有慕法之革命自由者

其深思明辨之。

(四) 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君主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于物质、民权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质、民权，则急急补此二者可也。”

在物质方面，康有为完全承认欧洲比中国进步。书中写道：“自华成（瓦特）之后，机器日新；汽船铁路之交通，电、光、化、重之日出；机器一日一人之力，可代三十余人，或者可代百许人。于是器物官室之精奇，礼乐歌舞之妙，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而驾而上之。”

在民权方面，康有为十分推崇欧洲的议院制度政教修明。书中说：欧洲各国“立法出自议院公众之论；民讼皆有陪审辩护之人。人民皆预闻国政，有选举议员之特权；国王皆隶于宪法，无以国土人民为私有。医院、公园、聋盲哑校、博物院、藏书馆都邑相望，公馆壮丽，狱舍精洁，道路广净，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

康有为认为，欧美在这两方面确实可以为中国之师，“此新世之文明乎，诚我国所未逮矣！今且当舍己从人，折节而师之矣！”只要“取其长技，择其政律，斟之酌之，损之益之，断之续之，去短取长，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从追求真理到走向谬误的悲剧。

康有为犯了一个根本性质的错误，他从不肯反躬自问地想一想：他自己和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不是

早就想向欧美日本“取其长技，择其政律，斟之酌之，损之益之，断之续之，去短取长……”，并且还在戊戌年间，确实这样做过一阵子的吗？但结果并不是他们“一反掌间”，把“欧美之新文明”都拿了过来；而是顽固派“一反掌间”，把“六君子”连同他们的整个计划，全都送上了菜市口。既然如此，想把“欧美之新文明”“移植”于中国的志士仁人，除了走上革命的道路，用暴力“破坏”主要由顽固派掌握的政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孙中山原来不也曾上书李鸿章，希望这位“中堂”能够在中国引进“欧美之新文明”，而是戊戌六君子的血教育了他，才使他下决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吗？

历史的车轮，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前进。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开放的潮流“带”上或者“逼”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这是一条艰难的、曲折的、有时颇容易使人迷失方向的道路。康有为在这条路上大显过身手。他在戊戌前的言论，影响了举国上下整整一代人。但是，“民者，冥也”（《意大利游记·斐苏斐士火山》）的思想害了他，“为帝王师”的思想害了他，使他在戊戌后选择了错误的方向。他仍然以西学老前辈自诩，但他只准人向西方学一点“物质”文明，学一点“民权”初步，不准人学习“平等自由”的学说，尤其不准人学习革命的道理。在这些方面，他变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反对者。这一点，在《法兰西游记》中看得格外清楚。他想拉转历史的车轮，改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结果却是历史的车轮把他推倒，“康有为的时代”很

快就过去了。

1905年以后，康有为继续游历欧美各国，其纪游诗，时有佳作，但思想越来越反动，谈不到任何积极的影响了。后来他反对辛亥革命，参与张勋复辟，“觐见”废帝溥仪，一直是“拉车屁股向后”了。他最后的论著《共和平议》序云：

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吾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于世所谓共和，于中国宜否，思之烂熟矣！

当共和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上十年之后，康有为却还要大家来考虑“共和于中国宜否”的问题，所得到的反应当然只有寂寞，于是他就在寂寞中“呜呼哀哉，尚飨”了。

康有为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自序	55
●海程道经记	
1. 放南洋至印度海	59
2. 过亚丁至红海	60
3. 苏彝士河至钵隆	62
4. 地中海	66
●意大利游记	
5. 先泊巴连的诗往奈波里道中	69
6. 奈波里	73
7. 哈乔拉念古城	76
8. 游邦净之二千年前古城	77
9. 斐苏斐士火山	88

-
10. 奈波里餘游及往罗马道中…… 90
 11. 罗马 …………… 91
 12. 号称宇内第一之彼得庙 …… 92
 13. 教皇宫 …………… 97
 14. 罗马最巨之鬥兽场…………… 100
 15. 歹布路宫…………… 102
 16. 奥古士多宫 …………… 103
 17. 罗马首王罗慕路之宫 …… 110
 18. 尼罗帝宫…………… 110
 19. 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 112
 20. 中国不保存古物，不如罗马… 115
 21. 罗马古道…………… 122
 22. 罗马四百餘寺之至精丽者…… 122
 23. 博物院之刻石处 …………… 128
 24. 博物院之藏书画处…………… 130
 25. 公园中画院 …………… 132
 26. 加尔西尼宫藏画处…………… 132
 27. 登士卑顺宫藏画处…………… 134
 28. 邦非利宫藏画处 …………… 135
 29. 尼顺那院藏最古之刻石 …… 136
 30. 巴厘尼宫藏画处 …………… 137
 31. 元老院旧址 …………… 139
 32. 议院之制必发生于西 …… 140
 33. 罗马古迹…………… 147

34. 游王宫151
35. 议院·大学.....153
36. 邦非尔宫.....154
37. 古迹杂述.....155
38. 罗马沿革得失156
39. 游加巴罗拉162
40. 佛罗练士市163
41. 斐呢士市.....164
42. 游美兰166
43. 意大利沿革168
44. 意大利国民政治172
45. 意大利之俗179
46. 罗马之教.....180
47. 耶教出于佛182
48. 旧说罗马之辩证185
49. 罗马与中国汉世之比较191
50. 论五海三洲之文明源土197
- 法兰西游记**
51. 巴黎观感.....203
52. 登铁塔208
53. 游卢华博物院212
54. 游敬规味博物院214
55. 又游乾那花利博物院219
56. 游基辽威博物院222

57. 游古坟224
58. 拿破仑纪功坊224
59. 拿破仑陵墓225
60. 游蜡人院.....226
61. 杯伦园223
62. 登汽球230
63. 游国家戏园232
64. 巴黎风俗.....233
65. 亚拉罗士园235
66. 游徽踪喇旧京路易十四宫.....236
67. 游威踪利旧官239
68. 游徽踪喇官241
69. 游踪华磁厂243
70. 游满梯也地利袄衽.....245
71. 游烟弗列武库245
72. 巴黎开辟之次第247
- 〔附一〕法国形势
73. 法之地与人249
74. 法事事不如德英251
75. 土地与革命253
76. 法之产业(一)254
77. 论中国丝服之美255
78. 法之产业(二)257
79. 法与英德比较260

●〔附二〕法国创兴沿革

80. 古称高卢·····265
81. 米罗维朝·····266
82. 甲卢万朝·····268
83. 前加禄的朝·····270
84. 十字军之东征·····272
85. 欧亚之交第一大事·····275
86. 前加禄的朝之末造·····276
87. 英法百年战事·····277
88. 法之始强·····280
89. 后加禄的朝之亡·····281
90. 波旁氏·····283
91. 路易十四·····285
92. 法国王权独盛之原因·····287
93. 法国与中国事势之异同·····288
94. 拿破仑·····291
95. 法之文明远不如我·····293

●〔附三〕法国大革命记

96. 法国召乱之由·····295
97. 民权不得当之害·····296
98. 米拉、拉飞咽之鉴·····298
99. 革命党人·····299
100. 路易十六之被杀·····300
101. 雅各伯党与及伦的党·····302

-
102. 论及伦的党诸人之罪304
103. 论中国不当谬倡革命308
104. 山岳党终归灭亡312
105. 革命党之辗转相杀314
106. 大革命杀戮之惨316
107. 被刑之数320
108. 大革命使民大不自由323
109. 法国何为而起大革命326
110. 中国情形大异于法329
111. 我之文明远胜于法336
112. 因法事而知变法之难341
113. 因法事而知国会之难346
114. [附]法国通中国之始348

自序

将尽大地万国之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而尽揽掬之、采别之、掇吸之，岂非凡人之所同愿哉？于大地之中，其尤文明之国土十数，凡其政教、艺俗、文物之都丽郁美，尽揽掬而采别掇吸之，又淘其粗恶而荐其英华焉，岂非人之尤所同愿耶？然史弼之征爪哇也，误以为二十五万里。元卓术太子之入钦察也，马行三年乃至。博望凿空，玄奘西游，当道路未通、汽机未出之世，山海阻深，岁月澶漫。以大地之无涯，而人力之短薄也，虽哥仑布、墨志领、崑顿曲之远志毅力，而足迹所探游者，亦有限矣。然则欲揽掬大地也，孰从而揽之？故夫人之生也，视其遇也。芸芸众生，阅亿万年，遇野蛮种族部落交争之世，居僻乡穷山之地，足迹不出百数十里者，盖皆是矣。

尽万国之
政教艺俗
而采吸之

康有为所
生之时代

进而生万里文明之大国，而舟车不通，亦无由睹大九州而游瀛海。吾华诸先哲，盖皆遗恨于是。则虽聪明卓绝，亦为区域所限。英帝印度之岁，南海康有为以生，在意王统一之前三年，德法战之前十二年也。所遇何时哉？汽船也，汽车也，电线也。之三者，缩大地促交通之神具也。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车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电线成于我生之前十年。而万物变化之祖为瓦特之机器，亦不过先我生八十年。凡欧美之新文明具，皆发于我生百年内外耳。萃大地百年之英灵，竭哲巧万亿之心精，奔走芸芸，发扬飞鸣，磅礴浩瀚，积极光晶，汇百千万亿之泉流而成江河湖海，以注于康有为之生世，大陈设以供养之，俾康有为肆其雄心，纵其足迹，穷其目力，供其广长之舌，大饕餮而吸饮焉。

七年以来
汗漫四海

自四十年前，既揽掬华夏数千年之所有。七年以来，汗漫四海，东自日本、美洲，南自安南、暹罗、柔佛、吉德、霹雳、吉冷、爪哇、缅甸、哲孟雄、印度、锡兰，西自阿刺伯、埃及、意大利、瑞士、澳地利、匈牙利、丹墨、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环周而复至美。嗟乎！康有为虽爱博好奇，探赜研精，而何能穷极大地之奇珍绝胜，置之眼底足下，揽之怀抱若此哉！缩地之神具，文明之新制，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特制竭作，以效劳贡媚于我。我幸不贵不贱，无所不入，无所不睹。俾我之耳目闻见，有以远轶于古之圣哲人，天之厚我乎，何其至也！

夫中国之圆首方足，以四五万万计。才哲如林，而闲处内地，不能穷天地之大观。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而独生康有为于不先不后之时，不贵不贱之地，巧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大地，岂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痾乃可起耶？则是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则又既惶既恐，以忧以惧，虑其弱而不胜也。

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

虽然，天既强使之为先觉以任斯民矣，虽不能胜，亦既二十年来昼夜负而戴之矣。万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掎右撷，大爵横吞，其安能不别良楛、察宜否、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哉！方病之殷，当群医杂沓之时，我国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回生、补精益气，以延年增寿乎？吾之谓然，人其不然耶？其果然耶？

吾于欧也，尚有俄罗斯、突厥、波斯、西班牙、葡萄牙未至也；于美也，则中南美洲未窥，而非洲未入焉；其大岛，若澳洲、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苏禄、文莱未过。则吾于大地之药草尚未尽尝，而制方岂能谓其不谬耶？抑或恶劣之医书可以不读，或不龟手之药可以治宋国，而犹有待于遍游耶？康有为曰：吾犹待于后，遍游以毕吾医业。今欧洲十一国游既毕，不敢自私，先疏记其略，以请同胞分尝一脔焉。吾为厨人而同胞坐食之，吾为画工而同胞游

请吾同胞分尝一脔

览焉，其亦不弃诸？

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六年即光绪三十年冬至，康有为记于美洲北太平洋域多利之文岛故居寥天室。

海程道经记

光绪三十年二月六日，康子再为欧美游。乘法国公司船自港行，二月十二日过安南，三月十二日适暹罗，以事少滞槟榔屿。至四月十二日，自槟榔屿乘英之“舟山”船。

由香港至
槟榔屿

1. 放南洋至印度海

十八日，至锡兰。易披猗那公司之巨舰曰“孖摩拉”，广六十尺，长五百三十尺，高四十尺，重一万五百吨，马力一万三千匹，每时行十七海里。船主一，副手六人，管机十四人，管伙食一人，火工百人，水手五十一人，男仆六十人，女仆七人，杂工三百人。每年工金费一万镑。容

至锡兰换
船

上客三百五十，中客二百。船出水面，高楼四层，仰望之崇嵬岷嵯，若巨城侵雲。吾昔曾往游欧美，未睹此巨制也，盖气象又日增巨大矣。

新睹巨舰
得诗一章

锡兰乘“孖摩拉”巨舰往欧洲，新睹巨制，目为耸然，得诗一章 渡海至锡兰，巍巍睹巨舰。楼观四五层，俯临沧波澹。惊飞上雲表，鹏翼九天鉴。其长六十丈，洞廊窅深坎。千室以容客，弘廓尤泛滥。重过一万吨，结构森惨淡。巨浪拍如山，邈若蚍蜉撼。惊波了无觉，蹈海若枕簟。信兹楼舰力，能敌海若陷。昔称万斛船，北人信不敢。今乃廿倍过，後者应难勘。浮海突奇峰，岛屿筑天堑。眼前突兀见此船，海不扬波无险探。

登陆拜访
英国总督

乘划船登陆，访英总督卜君夫妇。土人黑面赤足，卷鬚、单袈裟。吾居印度久，耳目习之已熟，不为异也。卜督避暑居别邸，汽车须一时乃至。船开不及远访，仅留书托其介绍于英伦贵要。卜公昔为港督，五年旧交，己亥之冬，曾保护我者。其夫人通文学，能著书。其女公子与吾二女同薇、同璧甚厚，及至巴黎，已得卜公夫妇介绍书，前後数四，可谓情深文明矣。

锡兰游记别为书。今记欧游，不重录。

2. 过亚丁至红海

二十日，自锡兰行。廿五日六时，望亚丁，山势若火，

雄奇绝甚。英人凿山筑垒，扼险以瞰海道，令人可惊。得诗一章：

夕阳见亚丁，雄山临海角。峰峦簇嵯峨，铁色立若削。尖矗皆火势，累累走楼阁。意态何峭率，金精横秋岳。斜坡下走者，亦复成剑愕。边海势奇甚，麦加更何若。想见山川雄，摩河未乃作。仗剑扫欧亚，称天传教铎。至今千馀年，遗种虽少落。大教自盛强，横绝非亚漠。武人兼君师，大地汝跼蹐。我昔得骏马，云产阿刺伯。雄姿挺剽锐，追风走历落。今犹思其雄，况睹山狞恶。惟天设奇险，石势环萃确。红海此门户，强英先据攫。炮垒洞山腹，旌旗表苍莫。锡兰与坡港，遥遥相犄角。远将大印度，一网无遗落。尽握海王权，张翼远其啄。嗟尔竞争世，海险无复获。

过亚丁诗

亚丁山势，耸特无伦，英人夺之于法，沿山炮垒。终日倚阑，望之叹息。追思所过要地，凡锡兰、槟榔屿、星架坡、香港，将二万里，皆英垒也，海权无与争锋者。不止中国事事落人後，即欧洲各国，亦无不让英人占尽要着，岂天纵使然耶？抑亦谋国者有不臧耶？

将二万里
皆英垒也

自香港至西贡，九百十五海里。

自西贡至新架坡，六百三十七海里。

自新架坡至锡兰，一千五百九十七海里（锡兰距港三千一百四十九海里）。

自锡兰至亚丁，二千一百十七海里。

亚丁距香港，共五千二百六十六海里，凡为中里一万

七千一百四十八里。每海里当英里六十之六十九有半。然则当多三千里之间，近于二万里矣。

亚丁土人黄色，微近华人，多持鸵鸟卵羽来售。羽可为扇及西女肩挂。吾以二先令得卵及扇各一，携之他方，则为异宝矣。亚丁海面，有飞鱼万千飞跃。其身長二尺许，嘴长数寸，似剑。鱼有翼，《吕氏春秋》谓翟水之鱼名鳐，有翼。翟水在西极，岂传闻即此耶。（启超案：据此可为古代东西交通早开之一证）。飞鱼有入船者，光景亦奇。

二十六日九时，自亚丁行。左右皆岛，约九里许，并尖锐之山。海底故皆礁，昔号为“流泪门”者，今履之为坦途矣。四时至丕伦，一平迤之岛也，有英炮台。过此即红海，波浪澄碧，左为阿刺伯，右为阿非利加。两岸夹山，右平迤而左峭拔，波平如镜。至近苏彝士河处，两岸山景尤佳。加好风相送，迥非亚丁之热。昔人多言过红海热甚，此次清风拂拂，船人皆喜为天幸也。望阿刺伯山势之雄拔，想见阿刺伯人才之盛，宜其文明之发，为欧洲师也，甚欲一游之。

想见阿拉伯人才之盛

红海夹山，澄波不漪。水深碧，与日本九州海内同。实非红海也，昔人偶用为名耳。

3. 苏彝士河至钵踪

四月三十夜九时，到苏彝士河口海湾处，广数里。岸

上灯火万千，荧煌如昼。埃及国医生来船验，人咸聚客厅，唱名走出。其有病者，亦须扶出。其医者则英人也。夜中一时入河。红绿之灯，数十丈相望，以示船相避者也。苏彝士河长六十七英里，广十馀丈，深三丈。两岸皆沙漠，以沙包堆之，傅以横板，固以长桩。沿途皆有人守护，故沙虽易崩，而旋即修之。人多守护，预先隄防，故堤土无恙。盖望之似难，而全藉人工，刻刻守护，实绝无崩颓之患。昔闻此巨工而骇之，今见之，乃绝无分毫奇法妙技。遂以人人易知之版筑，擅希世大工之盛业，里息勃斯乃精于算而自信者耳。黄河之屡崩者，以河流万里，本悍甚，异于地中海之绝少泛滥也。此为欧亚非澳交通地，轮船往还极盛，而河堤仅二百里许。收过河船税极重，每人、每吨八先令。故以之守护河堤，易固也。迥非黄河千馀里之延袤，而岁修仅数十万金之戔戔也。

过苏彝士
运河

由此推之，沙漠之河，无不可开。北京浑河及通济河之易崩者，以无貲力守护之耳。然安得处处为地中海口，当欧亚澳之冲者耶。里息勃斯实乘时而幸得大名者耳。然成功所自，不能不感创始之人。舟过处，吾诵里息勃斯而颂祝之不置也。

运河乃兴水利便交通第一大业。吾国自白圭为秦开渠，至汉时为渭渠。及至隋时，开邗沟千里运河，为至大至古之河工，大地未之有也。今欧人以开运河为寻常必然之事业，德人于顷年开运河三，长数百数十里不等。其一沟通丹牛波及来因河，不惜万万巨费，以便运输，其详见德国

运河之利

交通为文明之标志

游记。德人今尚日议开通他河不止。盖通者，为人身治血脉第一法，亦治国便民兴利第一法。其地塞者，国不治，民不富而弱。其地通者，国治，民富而强。其文野、弱强、贫富之等差，即视其交通之等差为比例。若夫汽车迅速，缩大陆而通之，固必不可少。即汽车遍开，然仅载精小之物，其巨物粗料尚不能不有藉于水运。故铁路载人及小物，而河船运巨料，二者相辅而行。其于利用便民，两必相需甚殷，而皆不可少。且汽道愈盛，而河运亦愈盛，亦相因焉。一言蔽之曰，通而已矣。通者愈通，兼举并行，交互并通而已。

大地最古文明之地

启罗为埃及都城，人口百万。欧洲商贾屯集，大厦雲连。官室市道，俨同欧土矣。意人麀集凡三万，法人二千餘，英人则三万餘。大商皆英人为多。昔者法人势力为大，今则归英保护，一切皆英势力范围矣。埃及人之富者，官室用器，皆模仿欧人。餘则皆席地食卧。其服无裈。此地临尼罗河，德法意人皆呼尼罗，英人则呼为启罗。其建都在五千年前。金字塔、古王陵、石兽诸古迹，皆五千年物在焉，为大地最古文明之地矣。

五月初一日，行苏彝士河中。苏彝士河两岸，白沙无垠，照眼皆痛。阿刺伯人、埃及人驱驼成群，千百以市。货所在成市，如中国漠北然。河中有湖，广百数十丈。近地中海，堤边种树，渐见青青，风景亦佳矣。晓起过启罗，望见埃及诸古迹，高耸雲霄。本欲入游，以疫禁客不果，望而叹息。三时，至钵除埠，为苏彝士北口尽处。北地中海，

楼阁照波，阗阗雲连，马车汽道交错。人民数万，皆环北岸地中海而居。筑石堤长里许，中立里息勃斯石像，望之甚伟巨。美哉禹功，民之不能忘也。得一绝句：“里息勃斯存石像，千秋神禹岂忘功。如斯沙漠空能凿，酹酒苏彝落日红。”

里息勃斯
石像

钵除属埃及。道路未洁。居民有来船旁操弦而歌者，似欧曲也。

钵除在赤道北三十一度与上海相等，然甚热。虽然，自红海入此，见地中海，亦已凉，易纱衣而加夹衣矣。

苏彝士河在赤道北二十八度四十三分，热甚。去亚丁一千三百二十八英海里。亚丁距港五千二百六十六海里。总计来路距港，凡六千五百九十四英海里。并苏彝士河六十七英里，为中国凡二万四千餘里矣。

从此去亚入欧。山河两界，于此限隔，回顾汉月数万里。甘英惆怅而不得渡者，近来海道通达，国际联翩。而华人过者，计亦无多。盖天限东西，俾文明不易交通宣进者耶！

甘英惆怅
不得渡处

天时至此骤长，八时乃黑，五时已光。至意大利亦略同。惟柏林、瑞典则九时乃黑，四时已光，稍不同耳。

钵除为地中海总口，自此至君士但丁及奈波里凡三日，至法国之马赛须四、五日，且浪甚大。惟至意国之巴连的诗仅二日，且可免地中海大风浪。而罗马为二千年盛大之古迹，更可探游，乃决计往巴连的诗焉。

吾行李多在船舱下者。是日三时到钵除，先时欲起行李，船主不可。及三时到钵除，六时须易船往巴连的诗。匆匆

旅行经验

下舱检行李，则箱笼如山，遍觅不得。故游全欧时，图书、影相具、器物皆不备。後之游者，有近身必用之物，必须特为收拾，别置小篋中，俾可携入船舱及可携于汽车中者，乃可随时取用。宁可多置小篋，万不可置船舱下大箱中，至临时欲用而不可得也。然远游大陆而乘汽车，税行李甚重，一箱之费，千里之近，略须中国十数元。若遍游大陆数万里，则所费无数。故远游者料简行李，择其必需而不可少者，为二三小篋携之，否则分别另寄慢车。然寄慢车又极慢，往往一月或十馀日乃到，故人到而物不到，又不如勿携之为简妙也。

4. 地中海

自钵除易意大利船名“埃诗士”，重一千七百廿八吨。船甚小，仅容上客二十八人。每小时行十八英海里，则甚速也。舟子多用意人，粗黄类东方人。船客亦多意人，不如前船之文。甚矣！小国之难盛也。

六时开行入地中海，凉风袭衣，波涛杳杳。回望钵除，楼塔凌波，与烟影相荡，缥缈无尽。西望亚历山大市府不远，欲游未得。念亚力山大帝、汉尼巴之伟迹，埃及、腓尼士之文明，数千年战争兵舰之影，极目苍苍。望古遥集，口占一绝句曰：“地中开海是天池，养出天骄开辟奇。回望钵除楼阁迥，海波浸处海云飞。”

入地中海
时之感慨

过干地亚岛，长四百九十五里，又名结烈地。展转访问，乃悟即希腊国也。希腊英读作“基哩士”，此其东南境之山也。

五月初二日，连日过希腊岛。遥望雅典，峰峦擎雲，颇极秀峭，如台州外望者。遥想二千年前之文物，今犹焜耀于大地。今亲过其境，如与索拉底、毕固他拉、柏拉图、过希腊亚里士多德接，为之低徊终日。

希腊近海，山不甚高，有灯塔焉。前二十年属英，今归之希腊。希腊王为丹墨王子。其後在丹墨京遇之。彼还故国省父，徒步出游。盖小国之君，自封建积来，如吾守令，本不甚贵。而西俗贵人好游，亦好徒步也。自晓八时至五时，皆行希腊群岛。午间，穿入岛中，高皆数十丈。青山碧海，相迎如画，风景至佳。惟山多童，耕者甚少。时有小屋在山麓，小松丈许，亦复寥寥。若欧洲各大国，则寸地皆青，草树弥望。今希腊新自突厥自立，仅数十年。足见治化之未至，或人口亦太少也。

经一岛名噫饰驾。当西一千二百年前，大将邀厘（尸嘘）士往君士但丁攻拖来，曾驻此岛。诗人贺梅尔，有诗二十篇咏之云。

吾船自钵踪斜走西北，经希腊而入亚耳居海。又经白根半岛而入亚得亚海。

地中海歌（——波涛泱泱，望古思今，临波而歌之。）浩浩乎沸涌澎湃哉！地中海激浪之雄风。君士但丁之颈延其西，直布罗陀之峡口于东。西与黑海相

地中海歌

接，东与大西洋相通。南则非亚沙漠回漠若拱壁，北为欧洲山陆嵯峨若蚕丛。中开天池万馀里，洪涛浩演无不容。扬帆激舰可四达，罗马伸股据其中。南边椭圆如半规，非亚列国凭险雄。东边万岛相错落，希腊文明于此作。亚居海港汉既繁互，亚德亚狄海湾长成谷壑。高卢、西班牙以为西北屏，埃及、阿拉伯以为东南郭。巴比伦、亚述之发生，实藉海波灌先觉。腓尼基与迦太基，贸迁处处依海角。海人习海波，海商成商国。西顿与推罗，二市未寂寞。用能贩易文明母，沿海华严成楼阁。罗慕路所居既得地，虽起野蛮小部落。凭藉海波驾楼舰，鞭笞四表一统廓。亚力山大有遗市，驼队大船走集犹联络。纒标、恺撒东西骛，萧尔孙、拿破仑相寻索。滔滔洪波，邈邈天幕。幾世之雄，赋诗横槊。汽船如飞，我今过兹。浊浪排天，浩浩淘之。英迹杳杳，犹在书诗。地中海之人民秀白，地中海之山岳华离。激荡变化，颇难测知。全球但见海环地，岂有万里大海在地中之恢奇。不知木土火诸球地，似此海者有幾希。地形诡异吾地稀，宜其众国之竞峙而雄立，日新而妙微。昨日一日行希腊，雲峰耸秀天表接。岛屿万千曲曲穿，瀾漪绿碧翻翻涉。遥望雅典哥林多，崑崙溟濛岳嵯峨。七贤不可见，民政今未泐。呜呼文明出地形，谁纵天骄此泱泱。

海波灌先
觉

文明出地
形

意大利游记

5. 先泊巴连的诗往奈波里道中

五月二日夜十二时，至意大利之巴连的诗。距钵除九百三十英里，为中里凡三千一百八十九里。经五十小时而到，不及两日半，可谓迅速矣。此为小埠，人民不多。然街道屋舍甚整，亦有来船弦歌者。警察者戴鸡毛冠，弹压于埔头。船客下船以序，整净不哗。自此登欧洲大陆矣。

至意大利
布林的面

时已一时矣，然船客皆登岸觅客舍宿，以船中运煤入舱太闹故也。然实不甚闹，吾在船酣寝竟夕，至凌晨六时乃登岸。凡一入客舍，所费不貲。自房租食费外，浴费一二饼金。赏费自侍食、铺床、守门、运行李、牵梯亭五六人，皆须赏赐，虚糜无算。然船客仅登岸宿四五时，乃

无一留船者。可见欧人之俗，求安而必不少节。彼此同不节，故客舍及马车侍役，得以分养。华人则必节之，故客舍马车难闳美，而侍役亦无以为分养。故为一人计，则得其安；为大众计，则分其利。他物类是，推入轮中，而共转之，不得独息。故人人亦不得不奋而求生计，以互相灌输。其道与中国正相反，而反不匮。此为理财妙义，其中彼此得失甚多，不能以一言断。今德人亦俭尚能积贮，然合而论之，分利互输，更易致富，欧人之法尤善。今美人之效既大著矣。若仅为一人之计，亦未见其得也。

五月三日七时，汽车行，乘之入奈波里。意人皆不解英语，游之甚难。惟欧洲埠埠有一游埠公司，皆有司事者一人在车场，以代游客料理。其冠皆有游埠公司字号，英语名之曰“哭”。其人必解英、德、法三大国之语，乃能应客。余乃觅“哭”人而托之。然欺诈甚，自巴连的诗往罗马，上等车价七十八喇利（意国通行之币也。每英镑易二十五喇利，略抵中土半元，而轻小仅如双毫耳）。而“哭”代买票，欺称九十八。既查其价明告之，彼乃云在奈波里少停者八十七佛郎。衣箱一件，则云须二十佛郎，後索六佛郎，其他类是。则极难信也。

贫而多诈
盗贼尤多

意人至贫，多诈，而盗贼尤多。一英商告曰：“到罗马、奈波里客店，各行李当慎检，金钱不可置篋笥中，多遭肘篋。吾译人偶不留意，在奈波里置二金钱于房中衣内，一出房食餐而即失。吾尝在奈波里灭灯寝卧，一管房妇入室燃灯四顾。我展被举首视之，彼妇立即灭灯走出。”後雇一

西仆奥人罗弼告我曰，昔在奈波里客舍夜寝挂衣，失去金数磅，与英人之言皆同。行客过此，不可不慎。与内地风俗略相近，而尤甚矣。吾之游火山也，乞儿数十，追随里许，此与印度无异。此皆吾所亲见闻者。若其褴褛之情，颠连之状，此各国所同有，又不止奈波里也。

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今来意甫登岸，而更爽然。意久裂于封建，乱于兵燹。虽在欧洲，而北欧各国道路宫室田野之精美，乃迥不若。自为风气，旧邦殊甚。盖自威丰十一年立国，在我生之四年矣。此四十年中，虽经贤君相励意经营，而以贫小之国，支持海陆二军，与各大国颉颃，已极勉强。工商业虽日加奖励，而未能骤与诸大争。则贫困者，旧国固有之情，如中土然，固不能一蹴几也。能令国盛强，农工商业亦日进，已为善治矣。足食，足兵，民又能信，三者兼致，谈何容易。孔子固言，必世而後仁。意大利之新立国也，其治未至，何足怪哉。

百闻不如
一见

意大利屋形，顶多平方，类于埃及，雨必少矣。其井甚深，阑甚巨，以木架辘轳而马运之。田中多井，桔槔盈望，藉以灌溉者。特怪近海如此，雨何以少，其由当细加考问也。井处皆有累石小穹庐，以息耕者，乃解《诗》所谓“中田有庐”也。

八时到马士多利。土山戴石，皆作平方形，山极秀迤。车

风景秀丽 沿海行，平原无海堤。村落多在山巅，白屋数百数十不等。沿野种桑，果树遍地，行列甚整。耕皆以马。路皆夹小石。妇女亦有耕者，白布裙，前垂带。田间农室极朴，少雕饰。绿野秀木，与碧海相望，光景甚佳。

九时半至夫特楼，屋千家，甚新。十时後，去海入山境。冈陵陂陀，千里相属，皆作青绿色。山巅耕植皆遍，与爪哇同。盖滨海之地，秀嫩已极，宜罗马之藉以统地中海也。穿山洞数十，过桥数十。正当收麦，黄雲遍野。农家刈获，男女咸集。是地溪港甚多，而无大河，以山迫海滨故也。间有峻岭侵雲无树木者。地形山势，肥秀如江浙而过之，吾生所未睹也，抑可谓神皋奥区矣。

意大利道多夹树，或夹以墙。墙高四尺许，以碎石用灰结之。盖北欧夹道，用木篱或剪齐草树成之，无用墙者。用墙甚古朴，不美观。此罗马旧俗，亦其类华土之一也。

村落多凭山巅 华土村乡，多依原野。意人村落，独凭山巅，或下至陵麓而止。巍楼红墙，冠山抗宇。夕阳斜照，望之甚佳，胜于我国。惟少林木。其宫室连比，巷道甚窄，与广州村落同。其巨室亦无园圃，间有花木，亦在室内天井。故入其中，行其巷，风致绝无。而室屋巷道，在石山上，与石之犖确相出入，亦极不便矣。

其屋尤古旧，筑之以灰泥，饰以红白，亦有不饰者。窗狭小，长尺，如广州当店。屋平顶，上或更筑小室，或一二层。登屋平顶，多在屋旁有土梯，层级而上。其制甚类印度、埃及，盖雨少之俗然也。屋极小狭，仅丈许，类

中土北方然。有楼，多二层。远不如北欧之宏丽，而胜于大江以北之人家矣。但较吾广州乡落室居之广丽，则意人尚远不如也。乃知古国多相类者。即观宫室田野，意大利与我国同者甚多，亦可知进化之故矣。道中有高桥三层，拱门数十，望如巍楼。此乃仅见。

意与我国
同者甚多

概而论之，北欧各国，皆胜于我。意国与我国平等相类。特意人少茅屋而多一楼。近者田野亦治，葡萄盈望，桑果铺菜，胜吾北方，而与吾江浙广相仿佛者也。民之贫富亦相若。吾国求进化政治之序，亦可比拟意大利，采其变法之次序而酌行之。他国则新旧贫富皆不相类，骤难仿拟也。

6. 奈波里

四时半到奈波里，车场阔壮，持票领行李可立取。客舍迎客之双马车，长大几如汽车，左右长几七尺，皆厚褥。车顶平可置行李，车内可坐十人。髹全黄，如乘舆，极美丽，客舍自为之。五年前到伦敦未见，今诧为异观。及游全欧，则埠埠皆然，望之若无有。甚矣，人之惊新而忘旧也。吾久游欧美政治宇内，习焉若忘。然则吾之熟视无睹者，或亦吾国人所骇视震眩为得未曾有，而尊之神之者耶。

人每惊新
而忘旧

奈波里四十六年前自为国。嘉富再佐萨蒂尼王伊曼奴核第一统意国，遂合为一。人民六十万，环山襟野，凭海

那不勒斯
印象

而居，楼房高下若蜂窝。风景至佳，与法之马赛，同为欧人所称者也。崇楼五层，与各国同，惟极旧敝。道路污秽滑斜，果菜之渣及马矢盈积。皆砌石板，车行久则成洼。轮过入之，时时倾倒，与北京前时相似。吾久不行此，累日乘马车，轮频欹倒，震眩我心，数日後为之心跳。道中妇女贫人，褴褛相望，亦多乞者。呜呼！何其似北京也。乃知旧国整顿极难，以屋难拆毁故也。伦敦之不如柏林、纽约者亦在此。故欲整道路、治宫室，非别辟新埠不可。吾国自北京以至各省都会皆然，可借鉴矣。

古旧都市
整顿极难

奈波里出火山及邦津之道旁，楼房二三层，园林相属。皆砌灰墙，厚尺许，高五六尺。枝出墙外，夹道皆然。楼皆土壁，仍用板筑，层层可见。窗户亦极少。楼上时有延廊敞榭，皆土阑土窗，狭小尘旧。窗多尺许圆眼，门多十字格，种种形式，皆类吾北方。亦吾国三千年版筑旧制，所谓“百堵皆兴，筑之登登”者也。若吾南方，已皆用砖筑，不见此形矣。其与北京真类甚。但罗马创俗，已好楼居。不若中土之义，美卑宫而恶峻宇，成为风俗，故少层楼耳。

奈波里千年来自为国，久为法、班、奥诸大所争，隶属无常，而要为千年立国者也。以其凭控山海，地势雄要，而人才亦最盛。即倡拒奥谋意大利统一自立之加波拿利党又称烧炭党者，亦倡于是。盖自彼一千八百二十年起兵以来，四十年中卒能成意国统一之大业，则奈波里人之功也。加里波的自西西里岛长驱入奈波里，都人苦于苛政，壶浆

迎之，即在是地。数十年来，乱离不绝，兵祸至惨。故市里凋敝，元气难复，殆为是状。甚矣！兵战之惨也。今经四十余年休养，而凋敝尚若此。在奈波里人士，谋意国统一，诚不能已。若我国由统一而求分立，以自削敝，则必至分割以底绝灭矣。事势至反，而残害尤甚，不可不鉴也。

兵祸至惨

入客舍安顿行李，即出游。时已近暮，惟绕行市衢，自山循海，至于公园。奈波里近上流之海旁，楼阁街道并新整，类北欧。公园在海边，石堤新筑，电灯相属，林木森秀。楼台十数，颇妙丽，游人甚夥。吾入公园，举目则铜像峨巍于林杪，长大丈许，乃即意大利开国名相嘉富洱之像也，方面大耳，气象雄伟。君臣一德，以成大业。当时意人激于法俗，多倡革命，加里波的、玛志尼亦主是义。而嘉富洱审时度势，又适有英主相得，独主王权，以合成意大利统一之业。若其善结英相、法帝，以拒强奥，苦心于外交，以成弱小之国，惟诸葛可与比伦。吾于近世欧洲人才，最为敬慕。今于登欧洲大陆第一日出游，下车即见嘉公之像，为之欢喜踊跃，颔手加敬，瞻仰感慨，不能去怀。

初登欧洲陆，奈波里游公园，即睹意相嘉富洱像，

喜赋 我生遍数欧洲才，意相嘉侯实第一。我今首登欧洲陆，初游即见嘉侯铜像耸雲而突兀。方面大耳修幹躯，眉宇雄伟态强倔。森然天人姿，降诞救意国。我生最想慕之英雄，忽尔遇之喜舞不可遏。譬如好色

赋诗赞颂
嘉富尔

者见所爱慕之美人，情意欢欣中畅发。忽念构造遇之艰，耸然起敬手加额。少日躬耕类南阳，壮能择主同诸葛。君臣鱼水亦复同，明良千古难遇合。当时革命民主论纷纭，独以尊王违俗说。遂以分裂十一邦，竟能统一国独立。外结英、法两君相，内容加、玛二豪杰。前拒强奥之奴制，後绝霸法相侵压。成功虽同俾斯麦，艰难缔构过千百。超然若无人世欲，意国为妻情何窄。大地嘉偶汝最奇，得此丈夫种不灭。瓣香我只为公焚，今日相见情弥亲。有若公生咤风雲，挥斥天地独立军。仗剑昂首向苍旻，微公谁归无典坟。奈波里本非公国，铸金乃记范蠡勋。林木森蔚楼台新，海浪淙淙石堤滨。电灯万千歌乐喧，绣幄香鞋草成茵，士女嬉游瞻仰频。我生东方之大秦，当公立国之始已四旬，与公相隔三万里之关津。岂意入境第一日，先见公像结缘因。东海西海波澜接，徘徊怅望想千春。

瓣香我只
为公焚

7. 哈乔拉念古城

四日早，先游哈乔拉念之地下古城。奈波里之邦淖古城，人所共知。此古城稍小，新发现，不通天光，人所罕知而罕游者。亦二千年前为火山所压，沉下九十尺，近年乃发掘出现。即在奈波里本城南。其上有室，守者二人。入者每人一佛郎。守者燃烛导入，下石级数百。凡为三室，

地下古城

以憩游人。穿一隧道，展转深入。左右夹墙用雲石，其镶嵌凹凸，与今制同。至深处有石梁，流水滴下。上为石桥及瓦，拱竖盖之。神庙殿九级平阶，一石座置献物。室髹红画花。左右二圆柱，础上有花作芝形。横楣石及铺地石，皆磨饬清切，与邦淖同。以阴气袭人，不欲遍游。与守者购取雲石一片，遂出。当时死人，未知其数也。火山之害亦剧哉！

8. 游邦淖之二千年前古城

午游邦淖，距奈波里二十馀里许，在海湾内。盖当耶氏纪元七十九年，斐苏威火山震，喷火。全埠三万人，为火山所压，死者三千人，犬豕鸡同时而僵化，馀仅走免。时罗马第度帝，大施恩惠以救难民。而沉埋甚深，终难发掘。其宫室庙堂，同时被压。千年沉冥，于西历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有穿井者，发掘灰石，得精制品物甚多。後七年，奈波里王查尔斯三世时，发出大戏园。渐渐疏剔，至乃全城显露。火山之上覆移尽，则墙园、道路、室阶、像设、器物、食品、玩具、图画、字迹一一具存，斑驳壮丽。游之如在二千年前罗马古国中，见其人物风俗也。此为地球第一之大古玩。而所关于政治、文化、风俗之法戒，以为进化退化比较之具，亦莫大之鉴矣。

二千年前
火山所压

进化退化
比较之具

近年匈牙利亦发掘六百年一古城，尚未尽也，吾曾游

考进化者
不可不考
罗马旧迹

之。希腊亦发现一古城，吾曾见其图画。然皆不能比邦淖之庞大弘多矣。欲知大地进化者，不可不考西欧之进化。欲知西欧进化者，不可不考罗马之旧迹。欲考罗马之旧迹，则莫精详于邦淖矣。在昔沉灭，则为奇灾大祸。在今发现，则为考古巨观。微火山，吾安得见罗马古民？微秦政，吾安得有万里长城？天下之得失，固有反正两例而各相成者。故言道者，不可离阴阳也。夫以火山之巨祸，尚为有益後人之伟事，不能不叹美之，况其他乎。仅知偏至之论者，其所见幾何耶，抑何足与论道哉。

天主教权
以黑暗蔽
世界

由奈波里至邦淖，有汽车，数分时可至。吾欲观闾巷风俗，故乘马车行。市道崎岖，轮轨倾仄，有类北京。居民贫苦褴褛，操贱工者多。里巷湫隘，亦似中土。道经故教王一宫，今改为学堂矣。规模阔敞，门外一环楼，亦高三重，黄色，颇类印度也。意国自复建以来，教皇失权，多改教堂为学校，并以其租充学费。此亦略似改寺院为学也。然意国之教僧充斥，与吾国之佛教衰微，事正相反。吾国稍留古迹，正复无碍。若意国则天主教权，以黑暗蔽世界，寺院太多，正不得不改为学校，以助国力而发光明耳。

沿海而行，坡原铺菜，多植葡萄，园圃相属。到邦淖入一客店，红墙妙画，当列树大道中。前对火山十里许，右山环如屏，绿野蔚秀。店中纯写古城之画，乃少憩午餐焉。店主以邦淖画出售，先购数册。店主引入古城，相距数十武耳，遥望丘上小屋无数者是也。门有小室，花果扶疏。购票乃入，每人二佛郎。

绕全城各街道甚远。有肩舆二人抬之，如禁城之肩舆然。吾坐其一舆，委折而入。门数重，颇类中土之高衙大府第也。先至一兵房，方围各存十四柱，皆红砖为之，薄半中土。乃上戏台，圆环石十五六层，每层高七寸，石皆平滑。其後在罗马所见大戏场，匈牙利表德卑士所见戏场，亦同此制，必当时尚席地坐也。上为大戏院，白石雕镂极平，高五丈许，凡廿二层。其广大比今日戏园，可以想其游观之盛矣。

乘肩舆游
鹿贝古城

戏园墙厚数尺，作圆形，门皆圆拱。处处皆砖墙，以灰结乱石为之。填杂石为道，率确不整，类山村然，然左右有沟以泄水矣。道广不盈丈。屋高丈许，亦有稍卑稍崇者，大概类吾楚桂郡县治也。逢交道处，有三石峙数寸，以消水流而便人行。沿道卖酒店无数，一衢屈折望见之，结白石以为垆，煮酒者甚多。今酒垆酒缶，尚存无数。酒瓮有高三尺许者，广圆二尺，多尖其底。又有大垆如圆穹。室广七八尺，皆蒸酒者，想见其沉湎之风。今欧人无不好饮者，德法尤甚，客店食桌中无有无酒盏者。若不饮，则饭价昂一金，盖犹罗马之旧俗也。过一泉，甚清洁，有持勺饮客，赏之以钱。

沉湎之风

过一庙，方堂崇阶，石级七层。堂上六楹，左右六楹，门六楹。寝室有墙，高五尺处为神座，极似中土乡落之神祠也。献神之石座，高四五尺，长大可置一牛，前后刻卷书形。阶前有小室，以为祝居。有道通地下而至神座，以托神语。其神为埃及神也。其小室以灰成，突花草、鱼鸟、

神仙。神堂复有像，男形。左右为女形，持一剪。此新摹制者，其原物在博物院矣。旁屋有神龕如中土，画红绿连钱。有圆釜大二尺许，下有孔以为磨。如此者甚多矣。

过一山丘，即戏园后也。有大庙殿，在丘平顶上，柱数十。中座崇九级，似中土寺观，旁有大方石一。阶下有小围墙，门正对阶，亦与中土同。开化之序，何其类似之甚也。但今者欧人大讲建筑之学，崇宏伟丽，而吾国尚滞而不进耳。重洗盥敬神，故多井。其阑甚洁，有六柱，盖旧为亭也。井甚深，有大白石盘，圆广四尺，下作桁花，高三尺。柱中有孔，放水流，柱每截三尺。今欧人多喷水管，盖仿于此矣。柱上石二层，刻石瓦三桁荫之。后门七柱，柱高二丈许，大二尺许，方形，极壮伟，以铁桁承横石，其壮丽类今之巨制矣。前有井，上刻神。拜祷者以手洗神面，故神面之石有手痕，已低滑寸许矣。

石上手痕
寸许

经磨店，有白石磨，有嘴流下。

再一神庙，中为天井，两旁小室，制如中土。

入官署，以白石为天井，有极圆石尺许。视其狱，一死囚尚横卧，白骨累然。

沿途店甚整，广深皆丈许。床以砖结，甚小，仅能容人。有室亦极小，广数尺，类安南，但皆以砖为之。印度以石，然尚不如此之广也。初开化之室店，类皆狭小，自南洋、暹罗、缅甸、安南、爪哇皆然。印度室屋甚大，而店肆广数尺，则贱商之俗为之也。罗马之商店，则类中土乡村者，亦类小城市者。

入一富屋，壁皆绘丹青。有一室图其全家，凡十三人，为七幅，相极端好，似今人。色深厚，如今油画，皆极完好。下作床，皆画花草方格。其余墙皆红幅嵌黄，与中土寺观同。中为庭除，有小池五尺许，白石环之。中有圆石柱，置水管喷水。上有圆白石三尺许，花阶间有赤身石像尺许。上层由五石级登之，有铁管注地。环庭各八柱，如今西式，则铁管之用久矣。今机器大行，乃引而伸之。然罗马文明之程度，工艺之精美，可以此推之。正西客座画人物，其下作红黄幅，或方或长，皆画草。阶砖一白石一紫石，两色相间。一室用五色小石（数分大）砌花草，名曰“摩色”。或作卍字，或作棋样，或作长方角。今欧人盛用之以作画，尤贵重，皆仿古于罗马者也。故欧人之缮美地砖，其来已古，过于吾国，亦过于印度矣。

摩色（镶嵌）图画

旁为舞室。其厨有大白石作板，又有大红砖，方尺五六寸许。旁设水池，隔墙有圆窗以取水，有烧面之灶。旁有厕。共长二丈，广八尺许。此屋分前后二座，前男居，后女居。前座左右房各二，皆有楼。入门一巷，狭数尺，长丈许。今京师亦多有此式。墙皆有画，绘一鹤，其灰甚滑，其色红，二千年经风雨不坏。此罗马之特色，与埃及之裹尸同，亦奇术也，今欧人宫室多仿之。吾国古寺庙多同是，然色易凋，不能比之。若其宫室制度，全同华土。但彼变而有进，吾守而不进，以此为异耳。

壁画二千年不坏

再过一富人室。门刻屋主人像，以白石为之，今制正仿其式也。前门三，正面以白石为庭除。有四人面大鸟，

白石所刻成也。夹以为座，左右各一室。度一墙，庭阶甚长，左右各七柱，广四柱，每柱距六尺。有白石喷水池，今畜中国金鱼焉。有磨，上下皆石，上石圆凹。庭阶、室屋，式皆同中土。惟众柱环拱，则中国庙堂有之，人家尚少此巨制也。然皆狭窄二三丈许，无广园庭植花木者。则亦风气所限，虽有大富人，不能出风俗之外故耶。卧室涂黄极光滑，地砖五色相衔，甚文明矣。

浴房

过此为大浴房，其长廊凡柱十七。室皆白石长方者大小相衔。池圆丈许，深三尺。有中溜，圆五尺。顶盖作圆龕五，皆画花鸟，其鸟如生。其圆拱皆红黄色，或六角，有画神及人，有天星，有文字。壁上十五小龕，以置衣服。下有横石，以便人坐，如今上海浴室。其女浴室，别一小池，方丈许。左右壁各小龕十五，前五与男同，亦以置衣服者也。上圆拱厚尺许，有中溜二。夹道皆同，长数尺。壁瓦皆厚二尺许，极似爪哇之竹渣王宫。

罗马建筑
胜于中土

吾观印人宫室，上盖面皆平，用灰为之，厚二尺许。罗马亦同，又埃及、希腊亦然。今中土惟吾粤五层楼及殿寺署壁，仍有用二尺许厚之墙者。盖古用板筑，故必极厚乃坚固。然今中土人家，皆用砖墙，无二尺厚壁。顶盖用瓦，无用二尺许厚之灰沙。盖北西欧亦与中土同，则此制尚未尽开明也。以其厚盖厚壁，阴沉袭人，不宜于养生焉。虽然，历久不坏，故罗马、印度之室，及爪哇竹渣之王宫，皆千数百年而犹存。则胜于中土之砖瓦，忽而没尽者矣，是又未可厚非也。

有热管大三寸，以引热水，此与今欧制同。今欧人机器极盛，制此甚易。在罗马当时，则为极伟大之制作矣。有热水房，夹墙以引热水，注于大白石池，长丈馀，崇二级。白石作地，明洁甚。今荷兰人盛行之。前有大圆石盘，大五六尺，中置铁管喷水。壁画突花鸟绳草形，皆精绝。池外一赤体女像。此制今欧人盛行，处处仿之，极淫乐之美观故也。

欧人浴房，今亦但分男女室，男与男赤体同浴，女与女赤体同浴。日本昔男女同浴，今亦同之，此与京津同。粤人廉耻最重，无赤体相对者，故粤无浴室。欧人尚乐，故雕刻皆尚赤体，宜其浴无择也。然今则颇尚耻，以短布裈遮其下体焉。瑞典与日本同，并不用短裈矣。印度热地，极重浴。富人浴室，以白石雕刻为之，极精美也。盖浴为洁体之大事，可以去病。浴为乐魂之妙事，可以畅怀。独乐不如同乐，故多同浴，各国多同之。《史记》讥于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盖人道之始必如是。故日本维新之前亦然。吾游日本箱根温泉，盖犹男女同浴也。及其後廉耻日进，则男女异浴。又进而恶其褻也，不肯裸以相见，则人人异室矣，此则富贵者先行之。吾粤人则无论贫贱，亦无裸以相见者，则尤文明矣。

各国沐浴
习惯不同

此地又有热水渠，凡五小室，以备富人之独浴。有铁管以引水，此似北京之官房也。吾遍观大地各国，人情无不好浴者。惟西藏、布丹、廓尔喀人不好浴，故最不洁，则以难得水之故，且极寒之故也。粤人乃不好浴，则屋小人

多，太尚廉耻之故，积久则成俗焉。然多置浴盘，仅求隙地足以容之。既可洁体，且可乐魂，卫生却病兼之，亦何可已哉。嗟夫！浴者人体之公理也，岂可少哉。野蛮不浴，据乱同浴；升平之世，廉耻与乱世异，则尚异浴；太平大同之世，人各自立，人各自由，则复归于同浴耶？富人浴室，入院甚大。有客座，白石为之。壁为画楼阁人物。有铁窗，方格为之也。前有药店，画两蛇及草为记号。疑如中土之生草药店，亦有蛇焉。此皆制品未精之俗也。

男子阳具

旁为妓馆，其门墙上突一男子阳具，大三寸许，长尺许，为记号，昭其质也。罗马之俗，好画阳具，各室甚多，与日本维新之前俗同，盖尚淫甚矣。人道之始，盖无不如此者，今非洲各蛮皆然。升平之後，贤哲有作，乃教以尚耻，然後稍变耳。中土、印度、回教、欧洲之地皆然，足以征进化之序矣。风诗多男女淫奔之作，靡风、桑中，由来久矣。但印度、回教，戒之过甚，则抑女而至于蔽面锁楼，此又矫枉而太过者耶。其妓馆床以砖为之，甚高而小，制极拙矣。壁皆画男女交媾状，多反後为之，或者其男色耶？其画床则似欧人之“疏画”，长几红色，有褥甚精矣。画色至今如新，此其绝技也。

有一密室，水射之，为一龕。以小石砌成五色画，一室画女子浴。全屋皆以小石砌成画，所谓“摩色”也，欧人盛行（後文即用摩色画三字）。画一牛极精，写HAVE四文。其壁画人物皆极佳。

过一煮茧店，置一赤身铁像。绿色鱼大尺许，精甚。

过一牛肉店，以方石置牛四足，如中华石台然。

过一贵家，全地“摩色”，五色石点缀成花。又方角处小石如钉，吾各拾得其一。馀室制及画略同前室。所画花果人像如生，盖罗马承希腊美术之馀，故于画最精也。

过一酒垆，下作地牢。

过麵包店，以石砌圆龕二层。

入一官宅，甚丽。制与他宅同，而石像甚多。庭除甚深，上下二层。中供一白石神像，刻极精。有男具石人二，石鸭二，石马二，石兔二，石鱼二，石鳖二。人面马足之怪一人，以手提其足。又一石刻人挟鱼蛇，极精妙矣。又有两石刻人首立左右，皆在花草掩映间。盖罗马之俗，以雕刻为尚，故陈设尚之。

石刻精妙

又入一官宅，摩色画铺地更壮丽。中间水管喷射。下一白石神龕，七级而上，前临石池。四壁画鱼鸭虾无数。一鹭以数笔为之，花上鸟亦然。其余花草，皆潇洒出尘，如今江浙画，其着色尚极新。吾国人睹此，则知淡逸之品，罗马人二千年已能为之，所难者，仍在精工逼真耳。故今日欧人之画，又上一层也。此室若迁于中国，皆信为中国之物，盖无一不与中国同也。

又入一富室，其画极佳。室制如今式。其桌有铺褥。其冠有雄鸡一。画作文字甚多，人物皆具男女形。室有白石桌甚精，与江粤富室同矣。

又至一富室，主人名……

又一富室，主人名……（此两名原稿皆缺，今仍之。校

者识。)[案：原本如此。]

各室皆刻名壁上。一室有洗衣房，作三层池，馀式同。其厨有作麵之铁具，则其于食具亦精矣。

又一富室，有玻窗矣，足见罗马制玻之古。馀摩色地砖、画壁池亭，略同他室。

末入一大富室，弘丽为此城之冠矣。门高数级，类中土。门庭甚大，门旁一房。庭有铁箱，遍铜钉，绿花斑驳。石兽甚多，雕刻极精。又有圆石作神像。东向一大室，右旁一庭二室。羹釜之具五，皆铁为之，如古烧牛然，斑驳青绿，似中国古钟鼎矣，此最为真物也。又入两庭，一室画男女交媾者四床。器皆精妙。其东向庭，立一赤体像，于是见罗马之淫风极矣。此大门立一男像，阳具极长大，有一人以权衡称之。闻此为实事，故绘于此，乃在大门以示众，亦奇矣。今以板蔽之，时其开阖，以示人焉。

阳具长大
以秤称之

西向一大室。隔一梯，又一室，又一庭。其当正门之大庭，环廊南北七柱，东西四柱，置石人铁人十馀。石盘、石台方圆长形不等，亦十馀，刻镂极精。东向一堂一室甚大，四面丹壁，绘画金采，完好如新。图写其当时人物风俗器具，亦为全城之冠也。今意人以大铜链绕其边外，不许人近，且修其坠瓦，以为完室。旁三室庭，画亦极精妙。其旁室酒垆，亦画男子具三幅于垆前。当时罗马之淫俗流行如此，大众不讳而公彰之。然今各博物院陈设之像，无不赤体者，皆露男女之具，则源流有自，毫不足怪矣。

淫俗流行
彰而不讳

此城望之虽小，而行之无穷。衢巷转折，南北东西，行半日不尽。盖巷窄屋小，所容众多故也。然虽三万人，而神庙甚多，富室甚多，所经者已数十。自入此最精丽宏大之巨室後，餘皆不如之，亦不暇遍观矣。日渐西下，乃速行而出。

有一庙，石堂上存铁条四，其中空焉，扣之皆作乐音，大庙遗址清浊协律，亦异制也，惜其法不传。出登高丘上，正面为大庙。正殿二成，下九级，上六级，至殿陛。殿上大石柱，广六深亦六。今折断之餘，犹高丈餘，广二尺餘。堂壁内为三室也。其左右廊，深邃广阔，气象万千。东西石柱各四十四，阑干亦四十四。础大五六尺，柱础皆有刻画，每柱距八九尺。自堂至门，远至三十餘丈，广廿餘丈。两廊堆积瓦石无数，皆室材也。此等大庙，在今欧洲，亦为大者。想见此城之盛，而罗马之文明矣。

审官署甚宏大，左右柱各十七，每距丈许，柱础刻甚精。正中官座，石为之，高五尺，广二丈。夹墙厚数尺，其上必如是矣。门凡十柱，门前牌坊一柱，凡三层。

自此夕阳已下，不及细视。勿急行至博物院，守者已去，觅之来，厚给其费，开门入，则皆邦湮故物也。死尸十四死尸人十四，胎一，犬一。鸡卵、麦、豆、米、荸荠、苹果，皆以筐承之，牛羊肉麵包并具，可推见食品焉。其麵包如平饼，圆广五六寸，经火麵皆化黑色，各食品皆然。欧人之食麵包，盖亦源于罗马矣。死尸以玻匣陈于中，皆作灰色。有反覆卧者，有作业者。其移至各国博物院者盖甚多，

存于此者不过此数。其衣服冠履，皆已黑霉，亦有可辨者。其锁制甚大而奇，有以铜为门柜者。用器亦甚多，瓦缶尤盛，刻画精古，多仿埃及，皆作红泥色，画人物极类吾国古钟鼎。吾此来携得其断砖碎瓦旧灰及瓦缶，盖二千年建国之古物，亦难得甚矣。

大概论之，邦淖之宫室器用，无一不类今日中土之僻郡。其墙壁之画既精美，而色尤鲜新。铺地用摩色画，庭多石人石台石盘，刻镂皆精，此则吾国今日尚不及也。盖其地控海疆，千古皆为大都会。故当时邦淖，亦必为名城，如今之奈波里矣。然吾国经二千年，尚不过如彼，则可愧甚。然遍览欧土，大进化皆在此百年。百年前屋多低小，亦与中国同，则亦无可深愧者。

今之我国
不过如彼

9. 斐苏斐士火山

五月五日，游斐苏斐士火山，高四千二百七十五尺，压临奈波里埠，欧洲最著名之火山也。火烟常喷，望之可畏，而人民亘古居此，且为都会，亦险矣哉。人情莫不畏险难，而奈波里民乃贪便利而不去，且建都于是。所谓民者，冥也，多贪小利而忘大难者，岂不然哉。

游斐苏斐
火山

乘马车行十馀里，陂陀而登，沿道欹侧如北京。小儿数十，从车後哗笑乞丐，车夫鞭之而去。至山脚，易汽车，皆游埠公司代办，车路亦公司特筑者。光绪廿一年（一八

九五年)，此火山又尝一爆震。其泥石流下，掩峰岭数重，皆作火色，铁轨穿之而过。登山铁轨道十五里，去年新筑者。客店人家数四，亦新筑焉。噫！何其冒险也。周国贤曰：“若今日火山忽爆，吾两人又为邦淖之古董矣，可畏哉！”吾曰：“供千馀年後人之摩玩，岂不胜于磨螻蚁而速化乎。”相与大笑。

至山顶，再换机牵车。凡二千七百尺，十二分时而跻焉。自山足至麓，夹道皆葡萄、梅、李、桃、杏，果极繁盛。其种葡萄，相距二三尺许，于腰处以枝互缠若横带。绿实累累，青葉阴阴，景色至佳。将至山顶，则寸草不生。望之山头尽绿者，远望以为草，岂知皆磺黄也。可拾之，然硫气甚重，不可闻。

下机牵车处，有警察数人照料，恐为人所陷也。凡欧洲游观之地皆如此。警察员绒冠绒衣，盛暑，上下汗浹流，询之云，热甚。然不改制，亦奇矣。其冠左右有翼，广近尺。又看街警察之冠，皆垂鸡羽綵蕤数十，此意国制也。下机牵车至登顶火穴，有百许丈。火泥如碎沙没足，登者必以杖，或肩舆，或曳缆人牵之。带路者每人索七佛郎，人多则可省，国例也，不能去之，然可为人扶掖。火穴烟甚盛，时有飞石喷出，扞之犹热。吾欲近视其穴，掖人及警察以险不许。然吾在爪哇巴思温火山曾见之，亦相同，故亦不强视，乃拾热石数四而下。每日游客千数。在山上转车处，有楼卖酒，公设也，游客皆书名。下至汽车停处，有酒楼临山麓。倚窗望海，全城楼阁人家六十万，环海而

火穴喷烟
飞出热石

居。斜倚丘陵，与岛屿相接，门户山峙，波涛浩瀚，至胜概也。午饭于是，饮酒望海甚乐，慨然赋诗：

火山之麓
望海赋诗

斐苏斐士火山麓酒楼望海并眺奈波里全城，华人莫我先也

晨登斐苏斐，中午饭山麓。酒楼凭高处，开窗纵游目。海山两门峙，海波浩深绿，岛屿荡烟点，帆樯渺相属。楼阁走丘陵。临海环列屋。波涛拍石岸，风起奏笙筑。人家六十万，烟树弥望縵。葡萄梅杏李，累累枝头熟。都会二千年，英雄战事酷。德、法与奥、班，争霸来逐鹿，近起烧炭党，竟成统一局。虽历火山灾，岂舍胜地曲。山海控要妙，阡阡伟瞻瞩。吾华与相比，芝罘犹少缩。大风波忽荡，炎日正当旭。长啸眺天宇，天海在一掬。引杯且浩然，旅人登快足。支那来游者，吾先谁为续？

10. 奈波里余游及往罗马道中

游奈波里大袄祠，高六七丈，上为圆穹，中奉耶苏像。设几置烛啐经，信者见大僧则嗅其手，皆佛教之余也。地攒石成异花，大柱五皆盈丈。盖意为天主教国，故袄祠多皆壮丽者。

奈波里人口六十万，工厂林立，楼房栉比，皆五六层，甚古旧，与巴黎、伦敦同，惟道路最劣耳。其戏园游冶处亦少类巴黎，在意国次于美兰、斐尼士。舟船交通，则为

意国通商第一大埠。美兰之富胜之者，以产丝耳。马夫亦通英语，他处则不能，可见其盛。昔别立国，自咸丰十年，仍并于萨谛尼为意大利国耳。在酒店，葡萄酒一尊，须十馀佛郎。亦有贱者，当指名。否则开单时，听其写价矣。每浴须二佛郎。自入欧洲各国，浴皆另为价，饮茶亦然。

通商大埠

六日早八时，乘汽车往罗马。沿途群山秀迤，葡萄极绿，山肥厚似江南，山颠亦青葱之甚。自奈波里往罗马五百三十英里，自巴连的诗至奈波里八百三十七英里，合共一千三百六十七英里，当中土四千里矣。非汽车迅速，安能视若径庭哉！

11. 罗 马

三时到罗马。将到时，群山走下，渐开大野，蔚为巨观，远望之知其为大都会。即将到罗马矣。遥望巨桥横野，高若层楼，迤曳数里，断之续之，上插雲表。拱门数百，高出数丈，皆以石筑之。吾决其为引水石渠，问之果然。盖罗马盛时所筑，至今二千年矣。虽时有断者，然非常之巨工，已先见一斑。入克兰大客店，极宏壮也。一厅一室，铺堊甚都，价仅二十佛郎，贱于英、德多矣。次者十二佛郎，一日兼食宿焉，亦甚贱。

到罗马

罗马今为意新建国之都城，仅四十馀年。楼阁仅高三四层，皆新净。道路以小石为砖铺之，甚洁，无奈波里之

倾侧。人民衣服亦稍洁，乞丐亦少。虽男女淫风甚盛，而严禁妓馆。百戏亦寂寥，虽无英法德之繁阗，而新整可观。临泰摆江，列道夹树宽广。七山相望，草树秀绿。城中古塔古石表矗天，坏殿危楼遍地，袄祠宏丽甲大地，大者凡一百四十馀。吾览观三四十祠。亦皆宏丽崇严，为他国大都所无者。盖此为千年教皇故地使然。英国伦敦保罗庙，号最宏丽，置之罗马中，不能在百数之列也。杜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吾游罗马，日频诵之。

12. 号称宇内第一之彼得庙

彼得庙

四时出游衢道，先游彼得庙。此庙壮丽，欧人夸为宇内第一。创始于明之中葉，为西历一千五百零六年；成于一千七百八十年，工程凡三百五十年，费金一千五百万磅。穷教皇之所入不足，乃卖“赦罪纸”以成之，路德因得藉口以攻之而兴新教，而天主教因之以倾，为此庙也，所关亦大矣，其与秦之役民筑阿房而亡国将毋同。其工出自名匠勃拉曼德。是时新学日出，勃乃变罗马日耳曼之旧式，而自出新裁。勃死，而名匠拉发罗、巨利瓦、罗孟诺、弗拉约、康独、安得诺、密克尔安春罗七人续成之。其余内外雕饰，皆妙选当时之名手无数以成之，可谓巨工矣。以吾所游印度，见沙之之汗陵庙，壮丽相等，而雕刻不及。若君士但丁之珊逊袄祠，最有巨丽名，我未见之。未知果

为宇内第一否？然工程之久大，雕刻之精工，关系之伟巨，必为宇内有名之大建筑矣。

门外旷埒如天安门外，深广数百步，宏敞非常。两廊各百馀柱，作圆拱半壁形。其上立雕石先哲像，每柱上一像。中间一华表，高十馀丈，体方。左右两大管为喷水池。体势雄伟，甚类印度也。正殿阶崇数十级，殿高三十馀丈，左右各六柱。柱大四尺许，上层顶平，亦环立其先哲像。大门五，中门以铁为之，作圆拱形，高三百四十二尺。拱上雕镂精绝，门外横廊广数丈，雄深崇峻，亦似印度。

柱廊规模
雄伟

入门，右有法国王之像。其阶砖皆五色文石，砌花鸟品物各形，无同者。正中攒石为圆形，如我天坛。最中圆红石丈许，为教皇拜处。顶盖高一百三十八尺，皆作藻井，画刻各色金花，光灿夺眼。藻井形或方，或长，或椭圆。最中圆穹径百九十五尺，高四百二十六尺，至顶四百五十八尺。顶上作金人十六，以十六格分刻之。中层作金宝星十馀。四周开窗，每窗顶皆画一像。其下为画五层，一方，一圆，一长。皆刻金为底，以丹青为画，饰以宝石，璀璨照耀。圆穹上顶作数丈金塔形，荫下作方亭。

顶高四百
五十八尺

亭下为彼德、保罗墓。方亭高广数丈，四大金柱皆作曲形。以文石砌路，左右两路凡十七级，下至墓所。墓前四宝石柱，是自古罗马皇尼罗殿移来者。其石级下两宝石柱，长三尺馀，以火照之，光透彻，馀皆以金为之。上层环周石栏，以金作花萼形之灯，凡百数。坟堂正座之椅，乃彼得原坐者。椅下以朵雲盛之，刻四教皇像，以手捧雲。

左右刻神像甚多，并精绝。其神放星光。亭上供奉十字。自亭盖以至坟下，一切皆刻金饰宝石，光丽无伦。墓门刻金，如中国神龛。墓前作第六教皇布拉沙希跪像，甚精美，为名匠加南所刻。

亭後正北处，供奉耶苏。左一石棺，乃一百八十九代教皇阿路巴拿士咽地者。棺刻花，首尾起卷书形尺餘。中左作一百六十九代教皇波花路地筛士，中右作教皇亚历山大坐像，皆以文石为之。中间神龛，以二神像托之。所有各像，手足筋骸，精妙入微，光动如生，真刻像之极品也。罗马本以刻像著，此为罗马第一大工，故正殿刻像尤为妙绝。有一画写耶苏故事者，以“摩色”为之，用五色小石，其精细微妙，与笔画同。此画为四名手所作，三人皆为作此画而死，第四人乃能成之。凡经十年，尤为绝技神异之品矣！

雕刻刻画
精妙无比

殿左右皆以文石为之，两旁皆刻石像。多置历代教皇之棺，高下不一，有在丈许高者。去年死之新教皇，亦瘞于此。全殿藏棺百数，教皇棺六十四。各国惟王者乃能藏棺于是。木棺外皆有石椁，凡两三重，故无恶气。棺上皆刻死者像，或坐或卧，此欧洲之通例。突厥、波斯亦然。观埃及古棺，皆画像其上，则其传流甚古矣。其感动人而留纪念，亦至切易。故欧洲各墓地多有之，贵人则殆必有矣。

夫耶教尊魂。既尊魂矣，则尸体乃臭秽之馀，何乃保藏于殿堂居室内，郑重若是？婆罗门教重魂，故弃形体而行火葬。儒教甚重形体，故其死也，有衣椁棺衿之美，为

论葬制

使人勿恶之也，为勿使狐狸蝼蚁食之也。然犹且藏之于野，深埋地中，虽圣贤帝王，亦从是焉。然墨子犹讥为厚葬，未有葬之于室者。室大之容几何？积藏秽气，凡数百棺，积千百年，其各国帝王木棺，亦多如是。其爱尸体，乃甚于儒教。儒教送形而往葬之中野，迎精而反立庙而事之，生则重形，死则重魂。耶教生则日聚人而言魂，死则不事魂而藏其形，何其反也？吾尝阅欧洲鬼神记，欧俗亦畏鬼。以耶教有神无鬼之故，熏蒿凄怆之精，乃无所寄。而天堂地狱之果有，亦待末日乃判。然则无量数之游魂，盈塞虚空，无所归宿。而无数臭腐皮囊，乃长留此清闕庄严之神殿，甚难为解。然以为观念，则甚亲切矣。

殿近墙处，皆有小木亭。内分三间，以立三人，盖所谓“认罪亭”也。凡十一亭，为十一国人认罪处。盖教皇所统凡十一国人，人各入其国亭。盖教皇之在“黑暗世界”，视各国君王如诸侯，而自为天子，故有此包含众国之宏规也。其创认罪法，出于佛氏之忏悔法，即孔子所谓见其过而内自讼也。既来认罪纳金，教皇则颁赦罪纸与之。今堂前膜拜者，士女无数。在认罪亭者，男女亦有其人。每一人来认罪，则有一僧同在亭中，但隔一板，然语可闻而不相见，僧可反复诘难其由。

有谓妇女犯奸罪而来认者，本不欲人知也，惟问僧知之。僧胁其畏人知也，因强私之。女畏僧之露己恶，而勉从焉。各国天主教堂，皆有认罪亭，因是淫案无数，秽声彰闻。人之多恶天主教者，为此之故。而马丁路德乃起而

乘势攻之，别立新教。果如是也，则是亨为天主教覆溺之由，所关甚大哉！

禁娶妻非
人情所能

中国近来僧寺之毁，佛教之微，虽由朱子之大明儒学，亦由僧寺多有淫案，因而覆之。夫佛、耶二教，本皆清静。然无妻绝淫，其事本非人情之所能。既非人情，而欲人人强行之，势必不能。则破坏决裂，势将因其徒而覆其宗，既有然矣。故日耳曼之路德，娶一尼姑而立新教。莲花生到西藏而立红教，许娶妻示淫。亲鸾在日本，娶妻食肉，而立本愿宗。虽非教主之旨，而顺乎人情，人多从之。而路德教牧师，挟妻而行，到处传教，人情所便，道遂光大。有旨哉，有旨哉！

洗礼

殿右门内第二柱，高丈许，上有一百九十六代之教皇烟询咽地棺及像悬焉。突厥帝曾送一剑，亦在是。再出一楹，英女皇美利棺在是。门角一室，中设金轮，大二三尺。卧一蜡造小儿，下临一小池，外有木栏。众妇女围绕，一僧中立。僧衣白挂，两肩搭红绸，阔二寸，垂至膝下，手捧一经册，口诵喃喃。一妇人捧新生儿就僧前。僧且诵且问，以手抚儿首，又以香膏拭儿首及颈，于池中酌水浴儿，燃白烛照之，以白巾覆儿头，诵吉语，礼毕。行礼中间，僧又易黄绸肩褂。

此殿全用五色文石，雕镂精绝，庄严妙丽，高杳宏深，柱础皆盈丈许。盖欧洲皆奉天主教，教皇驻于罗马，此殿为教皇及天主教总供奉处故也。殿左右为教皇宫。宫门在左，绕后至右。是日先至左殿。自殿檐门外，则为游廊，甚

长。夹廊皆立石像无数，雕刻精绝，皆文石也，此为教皇官矣。入一方殿，再入为一圆殿，昔之三百二十年教皇之鸡骨犹存。故圆殿上刻一大金鸡，大七八尺，乃全金为之者。此殿望之似小，而内有八百室，皆以文石为之。有古画十九幅，皆一千四百八十四年者，高妙绝伦。有宝石柱，上刻全金彼得像。其柱自埃及移来，长三尺馀，黄金色，透彻如镜，中作雲气缭绕。此石名亚拉伯士他，真奇宝也。行遍欧洲，见宝石多矣，甚少其比。有僧七十馀人，每僧占三室，一书室，一卧室，一食室，皆文石。僧亦太乐矣哉！日已暮矣，遂归。导游殿之人，每时二佛郎。

13. 教皇宫

右旁则教皇正宫，于初九日乃游之。官门在殿旁，长廊数百步，高耸斜上，登楼凡百数十级。门内外有卫兵十数人守之。守兵衣甚怪伟，黑绒衫裤，以红黄条相间成色，又有斜纹者，亦异观也。楼高四重，敞宫四合。入门内，四壁悬历朝教皇像，皆以金杂摩色石为底。红袍正衿，肩垂二带，或白或黄。帽似中国小帽，多以绿绒黑绒为之，白绒缘边，无顶。穿殿数重，皆教皇像也。铺设壮丽，磁器金石之玩相望，皆千数百年古物，多各国皇所贡献者。其瑰伟班驳，莫非至宝。聚天下之精英，几可为地球之第一大世家者矣。衍圣公虽长老，而贫贱甚矣。惟波斯皇及突

教皇之宫

厥帝，以国王兼教长，或可比其一二。

再登百数十级，入一殿，为一千四百年所建者。四壁皆古画。高五六丈。此画为耶苏故事，最有名者。正楼高二百五十尺，为耶氏一千年所建，至今九百年矣，石质厚数尺。楼尽悬画，皆有名之奇画。其一画写拉飞尔出殡，送者极盛。以黄花缎盖棺，上卧一像。有四女儿持火吹之，吹令光，如真者。

拉飞尔是意大利第一画家在明中葉，当西千五百五年，至今四百年矣。油画即其所创也。此宫有四室，皆拉飞尔画。壁大数丈，一廊拱数十，亦皆拉飞尔画。其高数丈。有画君士但丁东帝与意大利战图。有花(基唛——粤音)诗尼画，大幅数丈，作波兰与奥国战。人物数百，奥将衣似中国，波王黄袍无袖，旃卧兵死如生。有一室壁画，拉飞尔写未成而死，租辽玛路续成之，皆至精妙著名者。拉飞尔于今一画值数百万。游意大利遍见之，凡数千百幅，生气远出，神妙逼真，名不虚也。他名手为之，虽得其笔迹，无其生气秀彻。不知吾国之顾虎头、吴道子何如耳？

地球画院，以罗马为最多最精妙。罗马之藏拉飞尔之画，以教皇此宫及博物院二处为最多最精妙。出意大利外，则只巴黎有拉飞尔画。奥、德、英则仅有而绝无矣。自游罗马後，遍观各国画院，虽陈品万亿，丹青盈目，皆无足观矣。一为罗咩利所画，与拉飞尔相近。一巴离呢路所画，类近人者。其餘古画精美者，列壁皆是，不堪枚举。皆数百年前之名画，惟教皇乃能蓄之。

第一画家
拉飞尔

地球画院
以此为最

一室藏各国宝书，其柜皆以金及杂宝石为之。内有中国文一书，名“教中上谕”，此四字用篆书写之，乃康熙朝所著也。其各国宝书，各国文皆备，有数千年者。其书篋面底，尽饰金花及宝石，光怪陆离。

中文“教中上谕”

是日于宫中遇大僧正四人，意语曰“嘉顿今路”，衣红衣如袈裟，盖教皇之下第一高位者。见我衣中国长衣，举手礼讯，盖彼知为中国上流人也，殷勤有加。吾讯问教皇，本欲约见。惟教皇尊贵已极，见者必须膜拜。我不欲行礼，故大僧正虽极殷勤，而不复与教皇约见。此教皇自彼得至今，为三百六十四代之教主云。其余大僧，趋走甚多，不可数矣。闻教皇惟大祭日乃入庙行礼，登坛说法。是日见者，须得特许衣服。人民随喜者，悲泪交流，嗅足而去，迷信如此。

不欲行礼
不见教皇

宫中有一摩色画院。“摩色”者，以小石成画之名。其石长数寸数分，如铅如铁，备分五色，钉入画中。先成一稿，乃以石钉，居然似笔画者，精巧无伦。每幅虽至小，亦索价千百，欧人最好之。然富家名士室中，亦不多观。

教皇宫号称天下第一壮丽庄严之宫。其纵三百余丈，深二百余丈，堂室一万一千，盖竭千余年累世教皇之力为之。今教皇仅占一隅，其余皆分为博物院及公所。以吾所游欧洲十一国王宫，虽法之路易十四，尚不足比其规模之半，何况其余。若中国皇宫之大，固甲地球；而土木粗恶，绝无雕刻，又乏重楼。其视教皇宫之瑰丽，相去不可道里计也，况所奉之彼得殿，尤为华妙绝伦乎。故教皇为大地上一大怪物，而皇宫自亦为地球上第一巨观也。

罗马在赤道北四十一度五十四分，夏时地不甚热，冬时亦不雪，距海数十里，最为胜地。但斜与非洲相对，时有撒喀刺沙漠之热风吹来，则甚热而人多痲疾矣。

其公园在拜西河高阜，高四十二迈当，远望林木蔚然。其上一为花园，一为林囿。当近园阜址处，有广场数百步；中有喷水池，二面有古牌坊。正面山麓有石亭，四周刻石像甚多，有骑马而立者，人马如生。马路绕山而上，处处皆有石像。其地生竹甚娑翠。夹路花木青葱，与古像相映。至于阜巅，为平园。半里亭池，鹅鸭麋鹿，与人相周旋焉。而僧为最多，有观书者，有默坐者，皆长黑衣直衿，略与中国僧同。罗马最多僧，道路皆是，而公园及游观之地，尤相属也。

下至植物园，古木夹道，浓翠参天，凡十馀里。士女杂沓，车马如雲。多有席草携盒，饮食谈笑。儿童曳绳骑轮，百端游戏。石柱、石碑、立马像无数。深处别为一所，有喷水池，溪沼曲折，有亭临之，鳧雁鱼虾，人多垂钓为乐。绿天幕幕，都人士女，以游以嬉，盖欧洲乐民之通俗。有坐双马车者，见吾免冠为礼。盖以吾衣冠华异，疑为中国贵人也。馀则见华人多惊视者，盖罗马少华人来游。来者或多改装，则不知之。

乐民之俗

14. 罗马最巨之鬥兽场

七日，游科鲁斯之鬥兽场。场为罗马第九帝斐士巴顺

所筑（当西历七十馀年），今将二千年矣。此场容八万人，宏伟崇壮，地球史著名者。将到，望见崇垣屹嶮，比今北京城尤峻。高本十重，今尚有六重，巍然十数丈。在地上有三层，已陷地下，犹略可俯见。圆周八十室，每室高丈五六尺，广丈许，以石间砖为之。中间亦复迷离，故乱如八阵图。墙厚三四尺许。隔二丈许辄开一门，每门一路，上下内外皆缭绕周通。其上楼之路，前墙塞者後路通，前路通者後墙塞，下路通者上路塞。一通一塞，八十室十层同之，大例如此。今仅馀其半，馀皆填为高地矣。右半上三重亦已倾。每石大数尺，每柱大数抱。柱础皆有花。其地下以作狱。巍构伟然，望之惊人。

二十年前
之斗兽场

斐士巴顺起家农夫，以武功至总督。遇尼罗帝以淫乱见废，于是愷撒之统绝。元老院迎斐士巴顺（别本罗马史作菲士巴山，音不正）而立之，极似五代之武人为帝情状。斐士巴顺为中兴英主，改革制度，更新兵制，破灭犹太，死者五十万人。乃课犹太人以重税，以筑此剧场，及尼罗已烧加比多林丘上之殿，可谓巨工，亦谓为犹太人之血场可也。

犹太人之
血场

罗马俗好鬥兽，时选壮士或囚犯与猛虎巨牛相鬥，或帝者亲自为之。尼罗帝及高摩道斯手刺百狮，又亲与勇士格，人血迸流，骨肉狼藉，则相视抚掌大笑，以为欢乐。不仁若是，而国俗不忘之，岂不异哉。

场旁有第度帝纪功牌坊，即斐士巴顺为其子第度破灭犹太而纪功者。平顶三门，雕镂精绝，刻文其中。今巴黎

拿破仑纪功牌坊及各国牌坊，皆仿此制。

15. 歹布路宫

罗马英主

游歹布路宫，为哈的练帝离宫也。“歹布路”者，意音也，当即“哈的练”。哈的练为大刺壤帝弟子，两帝皆英主也。大刺壤帝经营亚细亚，入波斯京，几灭波斯，割亚尔美尼亚，平定丹牛波河北之底布亚国，架大桥于来因河以临日耳曼。哈的练复好文治，归还侵地，务兴文明。居雅典数年，讲哲学，考古物，欲以希腊之文化行之罗马。网罗名士，组一议院，名之曰第一院。用法律家苏维亚、裘利亚那辑罗马通行法律。其後茹斯底年“十二铜表律”，即因此而成者也。其子安敦帝，即首通中国，盖罗马最盛之时。而大刺壤、哈的练二帝，皆好兴巨工以饰文明。今大刺壤之凯旋门及其华表，雕刻战功，至今犹存，拓影见前。其公园及图书馆，为今日欧洲之先声。哈的练帝营陵寝，毛沙列温、阿布、哈的练三者至今犹存，拓影见前。盖皆在西历一百三十四年後，与汉安帝、顺帝同时者也。

宫在丘上，亦穿山为之，拓影见前。马车至山足，回环步上十数丈。入门，重墙厚数尺，高六七丈，外砖内泥。门外铺石道不广，门内道则灰沙及泥耳。缘其高深，遂若杳冥。沉黑甚远，乃有一中溜通光。内层连楼，洞房环绕石栏刻花者。再入一门，高丈许，复道深数十丈。地下苔

生，上盖亦厚二尺许，亦时有中溜以通光。此乃当时御路，不许人行者。此宫有刻石颇精，过于我武梁祠画像也。

16. 奥古士多宫

再入则为奥古士多宫。睹其后室，壁涂丹黄，上皆绘画，与邦溥富家同。又一室，画桥梁、屋宇、山水、人物、花卉，笔意飘洒疏逸，甚似中国今日浙派，亦可谓之米派、董派。东西隔绝，不约而同，亦异事也。地下皆用“摩色”砌花及他物品，有作三角形者，甚完好。旁一藏酒室，今尚有瓦缶数十，尖底有耳，皆二千年物，亦难得矣。墙上有三铅管，大三寸，厚二分。一奥古士多者，一多美顺者，一丕先那士者，铁皆作青绿色。堂室高仅二丈或丈许，深广同之。此为其后所居，乃最妙丽者，而不过如是。多美顺帝者，第度帝之弟。惟墙厚三四尺，然不过泥筑之耳。至今颓垣崩瓦，碎泥剥落。

画风甚似
中国浙派

按奥古士多为恺撒之侄。（别书奥克斯大士，音不正。今从罗马人告我语。他仿此。）恺撒与繆标为罗马民政一统时大将。其破高卢、日耳曼诸蛮，攻都府八百馀，定种族，破敌兵三百万，杀百万，虏百万。又平定埃及、亚非利加、萨拉斯，而归除繆标。其武功文治，罗马之一统所赖以开。又深通希腊之哲学，其所作战史最有名。又编定罗马法典，则为史学、法律学名家。又登议院为雄辩家。

恺撒大帝

创图书馆，为今日欧洲之先导。开亚尔频山（英语作亚尔伯，不正，今从瑞士德法语）之路。其功业才学，博大兼赅，无不绝伦者。欧洲古今帝王中，虽前之亚力山大，後之拿破仑，尚非其比。中国惟唐太宗可与伯仲。然事成功定，唐太宗较胜恺撒一筹。其馀地球内诸大帝，率多粗才，不可与比伦也。

惟唐太宗
可与伯仲

奥古士多立为恺撒嗣子，名屋大维。恺撒为民主党勃德斯所杀。民主党内乱，屋大维以才，与恺撒旧将恩德尼、列比铎，并为三执政。当是时，罗马士大夫皆讲希腊哲学。如开多勃德斯、西赛罗、加底林、革老丢及恺撒，皆不能脱希腊哲学之范围。惟屋大维刚毅严冷，不信哲学，无所畏仰。而才气机敏，则有恺撒之风。故破除民主政体，限制地方民权，削元老会。既平恩德尼、列比铎，遂定罗马千年专制之帝政。盖其为人，类秦政、明朱元璋者。乃上尊号曰：“奥古士多”。罗马人素恶王号，故易此名。其後罗马至今，以“恺撒”及“奥古士多”为帝王尊号，亦有称“罗慕路”为尊号者。罗慕路者，罗马当周时开创之首王也。今德意志共主，尚称“恺撒”。以古王名为爵位之极，在中土义本难解。而唐时谥高祖为“神尧”，亦类其意也。

屋大维

当是时，罗马国土，东自幼发拉的河，西至大西洋，北自丹牛波河至英吉利海峡，南暨尼罗河及撒哈刺大沙漠。当汉成帝时，西历前二十七年，奥古士多既为罗马大帝而统一之，于亚非洲间，为开辟未有之大国。内定制度，创设卫兵以自护，立常备之海陆军四十万。分罗马为十四区，

罗马帝国
之规模

而置警察，盗贼衰息。大开道路，而行邮政，以急报告，至少者日行三百里。虽在远乡僻壤，而马车、人力车皆通，故消息灵便，治化易举。以地理学为儿童教科书。天下商业物产，皆运送罗马，乃分之于各地，工商大兴焉。凡此，皆为今日欧洲政治之先河也。

分罗马之地，以意大利全岛属罗马政府。以亚细亚、亚非利加诸邦，及西布拉斯岛、纳帕南西斯、伊大利海岸诸岛领于元老院，而帝兼统之。又自领高卢、马基顿、腓尼西亚、依利根、达麦狄亚、奔诺尼亚、埃及。国土既大，自是定保守境内之义，不复事征伐开拓疆土。有名将亚古列巴、名相梅纳斯辅之。大筑坛庙宫殿及街市第宅。故罗马规模，宏伟一新焉。其比于中国，在秦始皇、汉武帝之间乎，皆兼开创、守成二事而一新之。其创罗马二千年之帝政，虽上承亚力山大，则真欧洲之秦始皇也，宜昔者之称为大秦乎！其后利维亚亦甚才。今游其遗宫及后室，想见秦皇汉武之伟略；而椒房兰殿，又如见陈阿娇、卫子夫焉。梅纳斯，其李斯、萧何之比耶。

真欧洲之
秦始皇也

今欧洲以罗马为正统，学者必学罗马语言文字，熟读罗马史。而遗宫颓殿，丹青器物，至今犹存，尤足动人观感。至今其声灵之赫奕于世界，则竟过于我秦皇汉武矣。西人告我曰：“罗马为世界，以罗马都为世界首都。”似可笑，犹中国昔之自谓为“天下”也。而今中国既弱，文明政学，皆僂于一隅，无关于天下。罗马之後继者，能发扬其光辉于天下，此则我中国後人之大耻也乎！

山前頽垣，高七八丈，已危废矣，则君士但丁之庙也。以其中兴混一有功，故特立庙祀之。贾谊所谓使頽成之庙，称为太宗也。《礼》：于祖有功而宗有德者则祀之，何其类乎？今耶教行後，一切鬼神祭祀尽废；而遗庙巍构，尚有遗墙。而汉高原庙遍郡国，乃毁于匡衡後，久无寸瓦矣。

此山昔有长桥二里，以通前山。当时巨工，亦可想见。山下高殿崔巍八九丈，三大门嵯峨宏巨者，君士但丁大帝故殿也。今罗马人多以铜范石琢，模其遗型焉。

君士但丁帝，嗣其父君士但周奥古士多之位，治不列颠（即今之英国）。当是时，罗马共主地克里生，以国土太大，分为四国，立两奥古士多、两恺撒以分治，而自统之。君士但周治不列颠及高卢（即法国），以马西密怜治意大利及亚非利加，以伽勒留统丹牛波河境，地克里生自领埃及、苏来斯。此为西历三百年前後也。既而地克里生辞帝位而躬耕，又使马西密怜并辞帝位。自是君士但周与伽勒留分治罗马。

其後马西狄嗣其父马西密怜奥古士多之位。马西密怜之隐，非其志也，复羨帝位，与子争帝权，分为二帝。马西密怜父子攻破伽勒留，遂据罗马京。既而父子交恶，马西密怜先以女妻君士但丁帝，遂奔于帝所；既又谋杀君士但丁帝，事觉被杀。马西狄与帝战败，溺于泰摆河。君士但丁遂归治罗马，又大破马西密怜而灭之。时属地狄西亚国王自立而强大，又虏其王而平定之。以罗马人民政心重，

乃迁都于今君士但丁东都，备极壮丽。毁希腊亚细亚古迹，移之以为新罗马，又公认耶稣教焉。以平定分裂之天下，而首创宏丽之新都。此其才在中国，亦晋武帝之平吴蜀，周世宗之定南北矣。其定都创制，雄略亦同。

然地克里生分裂一国为四，兆端既误。君士但丁之三子，复三分天下，各领其一。又互相战伐，至赛奥德西亚，乃统一之。一年，复分国与二子。于是罗马永分东西焉。盖自西历二百八十八年地克里生分裂四国後，至三百九十五年分东西罗马，中间一百零七年，只有君士但丁统一罗马十三年耳。前後数百年，分裂战争，兵甲相仍，而罗马遂永灭，而欧洲遂堕于封建战争千年黑暗之世。至今欧洲各国，尚自分裂争战无已。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则地克里生之至愚分裂四国为之也。

千年黑暗

夫人民之性，有物则必争，平等则必争；至于国土，尤争之甚者。故自种族而并成部落，自部落而合成国家，自国家而合成一统之大国，皆经无量数之血战，仅乃成之。故自分而求合者，人情之自然，亦物理之自然也。孔子倡“大一统”之说，孟子发“定于一”之论，盖目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故大倡统一以救之。李斯绍述荀卿之儒学，预闻微言。故秦始皇时，欲立六国後，李斯与始皇乃断然去之。汉高祖时，复欲立六国後，张良借箸而筹，乃断然不行。中国遂以二千年一统，民安其生，比之欧洲千年黑暗之乱祸，其治安多矣。

或谓人道必以竞争乃能长进，中国之退化危弱，由于

中国一统
胜于欧洲
分裂

一统致然；西欧之政艺日新，由于竞争所致。是则诚然。然欧人经千年黑暗战争之世，苦亦甚矣。今读五代史五十馀年之乱杀，尚为不忍，而忍受千年之黑暗乱争乎？今中国迟于欧洲之治强，亦不过让之先数十年耳。吾国方今大变，即可立取欧人之政艺而自有之。岂可以数十年之弱，而甘受千年之黑暗乎？且使公羊不灭于刘歆，则“升平世”、“太平世”之说，至六朝已可大昌，而大地亦为我主；又安有必故为分裂，以待竞争而求长进乎？

且中国亦累经分裂矣。三国一时，十六国一时，五代一时，只见乱杀，文明扫地，何有所加进乎？幸为时不久耳。然礼乐经书，销灭甚多，岂得谓竞争而进文明乎？中国号有文明，皆进于汉唐宋一统久安之世。即今西欧学艺之长进日新，亦在百年来弭兵息战之时。而德国畴昔廿馀国并立，数百年工艺不兴，贫弱殊甚。今统一廿馀年，破法之後，休兵息民，奖励工商，鼓舞学校，于是德之学艺，骤胜于英法。德之学士既详言之。一孔之儒，但观欧洲列国分立，政艺骤新，遂专归于竞争。竖儒乃不审时势，致欲分中国为十八国，以望竞争之效，则与俾士麦相反，以自促其亡。呜呼！何其愚也。

方今霸国义昌，互相吞灭之世，乃由春秋入战国之时。韩赵魏既分晋，终为秦灭；况于曹、邾、杞、郕，而欲久长乎？春秋数百国，不过二百馀年而并为七国，可不鉴哉！印度由一统自裂为二百馀国，遂永沦灭而为奴，再复兴之无日。若欲分裂也，呜呼！其为罗马、印度哉。

中国惟北魏之世，曾分国为东西，既篡于周、齐，而一统于隋焉。李渊使二子世民、建成并建天子旌旗，中分天下，而世民杀建成。盖自汉高封其子弟分王天下以后，遂有七国之祸。贾谊献策：“众建诸侯而小其力”。武帝时主父偃力行之，乃分王诸侯之子弟，以弱小之。国朝之待蒙古诸藩，亦以此法。英法德之削弱封建，亦分封其子弟，弱小其国，封建遂衰。故分封裂地之法，皆帝者强幹弱枝之隐权秘术，而未有自行之者也。中国久经变故，似此愚法，不复再行。而罗马末造，乃迭行之，以成其亡。此其阅历之深，立法之妙，皆不如中国远甚，岂非无孔子一统之经说以持之致然耶？

罗马立法
不如中国

然地克里生去帝位而躬耕，有此盛德，无施不可，故及身能治。马西密怜为其友，勉强辞帝而复出，则致乱亡矣。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凡难为法之事，不可传于后世。故地克里生者，子吟之流也。然中国数千年未有其人。地克里生轻万乘以敝屣也，真天下之好名高蹈者夫！

或谓国朝世祖，实远引而非登遐者。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曰：“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又曰：“道参无生妙，功谢有为始。”言此事甚详。果尔，则地克里生近之矣。然手定大业，既坚既永，以贻将来，岂若地克里生作法不良，邦基永坏哉？故地克里生者，罗马之贤主，而种分灭罗马之基，昌盛欧洲之业者也，功罪可以此断之。每抚罗马一古迹，则感慨中西，不能去怀也。

其旁颓垣林立，石像无数，为千馀年前之尼庙。尼庙

旁之土冢，为千馀年焚人处，盖罗马有焚人之酷刑也。

17. 罗马首王罗慕路之宫

自奥古士多宫复出，旷地十数丈，松柏林与石碑、石像相映带。行数武，至罗慕路故宫。陷于地下，可俯瞰之。有墙甚厚，有井若阶存焉。罗为罗马开创首王，在周敬王时，与孔子生时相近，二千五百年矣，而遗宫犹存。其古工之朴厚坚致以遗后人，而後人之能敬礼英雄保存古物，二者交美，皆令中国人深愧者也。

二者皆令
中国深愧

罗慕路陵前有白石神像甚精，盖二千二百年之物云。下为的沙多路士庙，庙形圆，亦八百年矣。有御路数十武，出山顶，平圆，今植花木，置几磴，若公园然，为游人息憩处。可俯瞰罗马全城，近者颓垣坏础，远者高塔巍宫。夕照暮烟，细雨独步，苍茫千古。七山相望，皆可登临俯览全城者。遥指前山，草树蓊鬱，宫殿嵯峨，则邦非利搽爱阜之邦非利宫也。徘徊瞻眺，拾得故宫瓦石数片而归，皆二千年物也。下山五十四级，凡二城。复入故宫，洞窟沉沉。上五级，过小桥，出至门下百数级，至山址。此为七日所游。

18. 尼罗帝宫

其山北，则尼罗故殿也。尼罗者，奥古士多之第四传

也。奥古士多以其后利维亚先夫子提庇留为嗣。以西历十四年即位，凡二十四年，至西历三十七年死，乃其幸臣麦克罗统杀之。提庇留无子，以其兄子加俞嗣位。四年，以昏淫为近卫兵所弑。其叔革老丢斯，为近卫兵拥为帝，凡十四年而殂。革老丢斯暗弱，日耳曼人数来侵，然帝尚能深入大不列颠而破之。帝纳其侄亚古列比纳为后。后欲立其先夫子尼罗，乃毒弑帝。于是尼罗以五十四年即位。淫暴奢侈，有类于高洋、杨广。既杀前帝之嫡子勃利的尼加，及贤相勃拉斯及其贤师赛尼加。既又废杀其后奥克德维亚。奥克德维亚者，革老丢帝之女也。又更且弑其母后。凡智胜己者杀，逆己者杀，富则杀而取其财，或炮烙，或投狮噬之。放火以焚罗马城六日，己则登梅赛纳宫高塔，饮酒而望之以为乐。此与周幽王之骊山烽火，无独有偶矣，盖罗马第一暴主也。

暴君尼罗

既焚罗马都後，尼罗乃更筑新都，土木壮丽，震惊後世。今所存者，即尼罗新筑之宫也。殿在山址，门外有栏，守者一小室居焉。荒草离离，与颓垣相映。殿高二层，废坏半矣。门作拱形，与中国城门同。陷入地者丈馀，今在地上者尚高四五丈。墙厚数尺，瓦盖亦四尺。穿数殿，洞门复道，弯折高下。行数十重，深黑幽杳。其食殿甚广，然亦甚黑暗，以不解开窗，仅藉中溜及前窗通光故也。

经一庙，祀其爱妃歌里高，像犹存焉，有石为尼罗拜处。又有一庙，祀其男妃(歇嫌)巴路，亦有像，人拜之。带路者引观二人之密室，有一长复道密通之。罗马最尚男色，

男色

至今人之祀(敬嫌)呢路者，尚相接云。过其后驳丕亚寝殿。此后夺自奥梭之妻者，最以娇侈名。浴以牛乳，为畜牝牛数千。已而尼罗亦杀之。过其正寝，上为圆拱形。然帝后之寝，皆泥为之，今犹剥落可扞也。其前有天井，亦藉中溜以通光。中溜甚圆大，然终不能救其黑暗。导者须燃火照路，如游隧道中。有数殿甚高，导者以长竹数丈，置烛其杪，举竹引上，俾客仰视。虽颇叹其穹窿，然甚嗤其黑暗，如在十八重幽冥地狱中，既幽既湿，日光不到，风气不通，有若山洞，有若囚狱。

19. 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

吾昔闻罗马文明，尤闻其建筑妙丽，倾仰甚至。及此游也，亲至罗马而遍观之，乃见其土木之恶劣，仅知用灰泥与版筑而已。其最甚者，不知开户牖以导光。以王宫之伟壮，以尼罗之穷奢，而其拙蠢若此。不独无建章之万户千门，直深类于古公之陶复陶穴。今山西富人，尚有穴山作屋，仅取中溜以通光，穿室数十重，壁盖厚数尺，乃极似罗马古帝宫焉。凡此富人，皆我中国人所最嗤笑之，视为太古遗风之仅存，目为古董。如荷兰人之视其古民五十三族，犹衣其千年前之衣服焉。吾尝游爪哇，观其竹渣王之遗宫，以泥沙为壁，盖厚数尺，复道崇殿，幽黑杳湿，正与罗马帝宫同。此真太古野蛮之遗风，以我秦汉之宫殿视

罗马宫室
土木恶劣

之，不幾若今荷兰人之视竹渣王宫乎？

今以三辅故事所述汉武帝之宫比之：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上有铜凤凰，立神明台，并幹楼皆高五十丈，鞞道相属焉。其上有九室，形或四角八角。张衡赋谓井幹叠而百层，与巴黎之铜楼何异。其北太液池，中有渐台，高二十馀丈。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台梁，象海中三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金铜仙人掌，至唐尚存。李贺尚见之，有《金铜仙人辞汉歌》。其甘泉宫之通天台，高三十丈，可望长安城。其上林苑，连绵四百馀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汉书》称成帝之昭阳殿，中庭彤朱，赤壁青琐，殿上髹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缸，衔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班固《西都赋》所谓“雕玉璞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瑯”。“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裊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离含英”是也。此不过偶举一二耳。

汉宫之美

若《汉书》称秦之骊山陵，高五十馀丈，周回五里。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鳧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而阿房宫三百馀里，作者七十万人。破各国，写其宫室。门立金人十二，每重二十四万斤。门以磁石为之。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甬道复道相连。帷帐、钟鼓，不移而具。周

秦宫之大

秦汉文明
过于罗马

驰为阁道，自殿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复为复道，渡渭至咸阳，北至九嵎、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门至河，西门至汧、渭，东西八百里，离宫相望。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不能遍。由此观之，吾国秦皇汉武时，宫室文明之程度，过于罗马，不可以道里计矣。即论驰道，汉《贾山传》：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亦何减于罗马哉！

况屋大维之定罗马，在东汉光武以后，而恺撒、绷标之先。当西汉末，罗马仅有今意大利叢尔之地。而法典之大成，远在六朝之世。罗马之哲学、诗歌，虽有中兴者，然仅罗马一都市民耳，不能遍及意大利。其余并吞之属地，则概以羁縻待之，如今西藏、回疆之人，既不与政权，亦不加教学。其与汉世百郡千县，并设学校，皆有文学掌故，博士弟子，诵经习礼，大学生至三万人，而边人皆得论秀入官，执政典兵；至今英、德、法、美每一大学学生无过万人者，合各国比之尚不及我汉世，何况昔之罗马乎！其文明相去，何可道里计也。惟其丹壁、妙画、石像、铁管、摩色、文阶，亦有可观者，石渠、剧场之伟大亦自惊人；然比之万里长城，则又不足道矣。

痛片志已
媚外之人

今欧人之文明皆本于罗马，大学皆学罗马之语言文字，不忘其祖，宜盛称之。若以我之文明较之，则渺乎在下矣。而我国人耳食而未尝亲游者，徒惊今日欧美之盛美，而误信其所出之罗马，乃亦同而尊仰之，则大谬矣。甚矣！吾

国人今日之不自立，乃忘己而媚外也。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嚇，而自退处于野蛮也。日本著书，多震惊欧美者。此在日本之小島国则然，岂吾五六千年地球第一文明古国而若此乎！

不可不读
中国书，
不可不游
外国地

20. 中国不保存古物，不如罗马

惟罗马亦有可敬者。二千年之頹宫古庙，至今犹存者无数。危墙坏壁，都中相望。而都人累经万劫，争乱盗贼，经二千年，乃无有毁之者。今都人士皆知爱护，皆知叹美，皆知效法，无有取其一砖，拾其一泥者，而公保守之，以为国荣。令大地过客，皆得游观，生其叹慕，睹其实迹，拓影而去，足以为凭。

而我国阿房之宫，烧于项羽，大火三月。未央、建章之宫，烧于赤眉之乱。仙掌金人，为魏明帝移于邺，已而入于河北。齐高氏之营，高二十六丈者，周武帝则毁之。陈後主结绮临春之宫，高数十丈，咸饰珠宝，隋灭陈则毁之。馀皆类是。故吾国绝少五百年前之宫室。即如吾粵巨富，若潘、卢、伍、葉者，其居宅园林，皆极精丽，幾冠中国，吾少时皆尝游之。即若近者，十八铺伍紫垣宅，一门一窗一栏一楹木，皆别花式，无有同者。而前年伍家不振，忽改为巷，遂使全粵巨宅，无一存者。夫以诸巨富者之讲求

我国古建
多遭毁坏

土木，不惜巨貲。其玲珑窈窕，花样新奇，皆幾经匠心，乃创新构。若如日本之日光庙及奈良庙，游者收貲，岁入数十万。而所存美术精品，後人得由此益加改良进步，则其美术岂不更精焉？乃不知为公众之宝，而一旦扫除，後人再欲讲求，亦不过仅至其域，谈何容易胜之乎？

故中国数千年美术精技，一出旋废，後人或且不能再传其法。若宋偃师之演剧木人，公输、墨翟之天上鬥鸢，张衡之地动仪，诸葛之木牛流马，南齐祖冲之之轮船，隋炀之图书馆能开门掩门、开帐垂帐之金人，宇文恺之行城，元顺帝之钟表，皆不能传于後，至使欧美今以工艺盛强于地球。此则我国人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之大罪也。然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则真野蛮人之行，而我国人乃不幸有之。则虽有千万文明之具，而为二者之扫除，亦可耗然尽矣。虽有文史流传，而无实形指睹。西人不能读我古书也，宜西人之尊称罗马，而轻我无文，亦固然哉！

野蛮之行
不幸有之

且我国宫室之不能垂久远也，更有一焉。吾游印度，其数千年之古堂旧塔，宏敞壮丽，多有存者，盖皆以石为之故也。盖埃及之王陵、古塔，雅典之庙，至今犹存，亦皆以石，人所共知也。吾国武梁祠石室画像，至今犹存。汉文翁筑石室以祀孔子七十二弟子，南宋犹存，朱子曾遣人访之，足见石室之能久远矣。次则灰砖，亦稍能久。如我粤之花塔、光塔，杭州之净慈塔，金山之雷音塔，并皆支持千年。若北京西山魏忠贤墓之白石塔，壮丽精妙，完好无恙，亦三百馀年矣。而南、北京之明陵刻像，皆五百年，

石之足以存久远，明矣！

而我国宫室，自古皆用木为多。今之殿阁，皆以木为柱架结构，然後加砖瓦焉。盖以木为主，而砖瓦为从，仍未去三千年前堂构之义。构者，用木架结成之谓也。夫木者易火烧，光绪十五年吾在京师，目睹太和门、祈年殿之灾。此二大宫皆在明初，于今五百年矣，柱材宏巨，大过合抱。今新购者，一柱数万，当时可想。一星之火，数百年之古殿巍构，付之虚无。以诸史考之，城市殿阁寺庙之被火，不绝于书。然则吾国人虽有保存旧物之心，而木构之义不去，不久必付之于一烬，必不能以垂长远。令我国一无文明实据，令我国大失光明，皆木构之义误之。六经言宫室，虽有制度，并不限以木材。而今古相传，同遵愚术。至令中国文明，不得追埃及、印度、雅典、罗马之後，真可愤也！

木构不如石筑

文翁者，深于儒学者也。而其祀孔子弟子也，特立石室。善乎文翁之能变，以虑及久远也。吾甚惜天下後世之愚儒，不知法文翁也。假令後人能法文翁，宫室至妙，尽以石为之。则我以建章之宫，三雍之地，汉魏六朝之结构，唐宋元明之大工，至今皆存也。其于我国今日文明之程度，较之大地，当若何哉！今太和门一门之工程，费二百万，若用石筑，峥嵘有馀。惜哉！其于旧风也。

日本变法，只从事文学武备，而不事土木，此日本小国所无可如何耳。吾游欧洲诸国，虽蕞尔之瑞典，其公馆民居，壮丽皆与欧洲诸大国争，为使人勿轻视之也。比利

时之刑部署，费千万，冠绝欧洲，皆由竞美之意焉。安可以堂堂大国之中华，为人藐视乎？

论当提倡
保存古物

今吾为国人文明计，盖有二者：一曰保存古物。考之各国风俗，皆有保全古物会。士大夫好古者，皆列名于中，而有官监焉。凡一国之古物，大之土木，小之什器，皆有司存。部录之，监视之，以时示人而启闭之。郡邑皆有博物院，小物可移者，则移而陈之于院中。巨石丰屋不可移者则守护之，过坏者则扶持之，畏风雨之剥蚀者则屋盖之，洁扫而慎保之。其地皆有影像与传记以发明之。有游观者，则引视指告其原委，莫不详尽周悉焉，而薄收其费。

日本人之
保存古物

昔吾游日本之日光山德川氏庙，入者人收一元，岁入三十馀万元。因用养工人、饰花木、备废毁，益能久远矣。欧洲之富家屋施舍与众者亦然，园林亦然，各会所亦然，博物院亦然，率收其国币一金。故美者益美，久者益久也。苏州之元时狮子林，及明之拙政园，游者人收百数十钱，因而扫除其园，亦此意也。今官虽不理，各省府州县士大夫，宜处处开一保存古物会。凡志书所已著之古物，宜如上法公共部录而令人守护之。其志乘未著录者，使学者查考之。凡其有关文明，足感动人心，或增益民智，如所言潘、卢、伍、葉屋园之例，有事者皆宜归之公会，不得擅卖拆毁。若潘仕成宅之一隅，改为爱育堂，至今犹存，可推也。

欧洲人之
保存古物

吾游法国博物院，拿破仑之雨衣、敝帐、敝枕、敝褥、冠履、外套，一一珍悬之于玻璃中，过者皆俯仰不置也，此犹曰盖世之英雄也。吾游英国恶士佛大学之博物院，其学

生之为诗人稍有名者，其所遗之金鏢，其所用之银鏢、笔管、文房四宝，犹珍藏于玻璃中。欧人若此者，不可胜数也。少有才能名望事业，则恭写其像，珍藏其遗物，刻石纪其曾游之地、所居之庐，令见者流连景慕焉。凡名流所居之地，虽极敝陋，后来欲居者，租辄甚昂。而人犹争焉，得之则夸以为荣。吾游苏格兰时，自创汽机之瓦特，创生物学之达尔文，及诸诗人、文人、乐人、机器人诸遗宅，马夫扬鞭，皆能指而告我，各国皆然。其崇敬英哲，虽最鄙下人，皆能如是，而穷乡皆能行之。中国人非不好古，然自一二名士外，则鲜能知之。其趋时风或好言适用者，则扫除一切，此所以中国之古物荡然也。夫不知西人者，以为西人专讲应用之学者也，而不知其好古人而重遗物，遍及小民，乃百倍于我国。

人人皆知
崇拜英哲

夫天下固有以无用为有用者矣。虚空，至无用也。而一室之中，若无虚空，则不能转旋。然则无用之虚空，之为用多矣。凡小人徒见其浅，而君子能虑其远。古物虽无用也，而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兴不朽之大志，观感鼓动，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若农夫乎，则耕田而食，作井而饮，抱妻子而嬉，奚所事于古物为？若野蛮乎，渔猎而食，捕虏杀人，悬人头于胸及其室庐以夸勇，掠妇女而淫焉，奚所事于古物为？过欧洲之都会，古董之肆森列；其馀国，则食肆、用物肆耳。观古董之多寡，而文野之别可判矣。

入欧人之宅，其厅必遍挂古董异物以相争耀。亚洲人

亦有名士故家藏古董者，然不悬于外。且若是之家亦甚渺，郡邑不易一二见也。故观室庐古物之多少，而其人民文野之高下可判矣。

昔张督欲以焦山为炮台，吾争之，谓焦山佳胜，岂可为炮台以杀风景。张谓吾等名士诞虚，卒行之，此可谓能讲实用者矣。然守长江者无铁舰以攻人，守于江口外，而至设炮垒于焦山，是幾若某抚之陈炮于大堂矣。张固能好古者，然使英人为之，则必保存焦山矣。故保存古物会不可不设，而好贤慕古之风流，中国人犹未至也，宜更加之意也。

一曰建筑用石。中国昔者古物之不存，因非石筑故。盖中国宫室之起，创于原野。太古原野，皆为森林。在森林之地，必斩木为屋，乃其至便者也。《易》曰：“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开口言栋，则木屋可知。今山间茅屋，皆伐木为架，而后加茅焉。吾所过安南、暹罗、马来、爪哇诸蛮之屋皆然，可见人情之自然也。《诗·秦风》曰：“在我板屋”。益可见古俗矣。英人之新开加拿大、缅甸，皆用板屋。日本开化二千年，至今全国犹用板屋。

论当提倡
广用石材

中国在商时，已能于木架中筑土为墙。《诗》咏古公，“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至今罗马奈波里间筑屋犹然，而我三千年前已行之矣，其进化盖亦速矣。惟秦汉时，筑室皆用砖瓦。今汉砖秦瓦，存于世者甚多。建筑又一进化矣。比之今之意大利仍用泥堵，进化已突出二千年前。惜仍泥堂构之义，筑砖墙必先架木。架木既难久，

架一毁坏，而砖壁随之。故制砖之进化虽早，而古屋之遗留，反不如罗马。此真中国之大憾事也！今宫殿皆用堂构法，中原各省官衙民宅，莫不皆然。惟我粤全屋皆砖，或下层半用石壁，开化独先。吾十三世祖涵沧公，吾族以一个人传宗者也。在明世结一屋，至今下半石壁犹存。甚矣，石之能支久也。惜广东石壁不全筑室，地亦极小，故石壁不厚，终非长久之计。

今欧人多以铁为盖板，或为桁桷，此固铁世界之尤为进化者矣。印度数千年前之石室，上盖皆以石板为之。吾游舍卫佛殿，既亲见之。而印度中人之家，筑屋无非全石。乃至楼板瓦盖，莫非全石为之。且寸寸皆雕镂成花，石石皆磨滑如镜。遍行全印都邑，深入其穷乡，民居帝宅峥嵘，塔庙嵯峨极目，皆石室也，皆千数百年之物也。故古宫室留存之多，莫印度若矣。然且印度万里无山，皆远凿之于须弥山，由罽河运之于五河，而後分输于各地，其得石之难如此。然犹比屋用之，刻经写像，斑斓满国。故印度之文字经书，亦赖以久远而光大也。

印度建筑
多用石材

中国遍地皆山，处处有石。若星岩之石，尤为精美，以之刻像写经，可存久远。一切伐石筑室，皆为便易，费亦无多，此後新构广场、公所，皆为万国所观瞻，故国体攸关，当求壮丽，且使经营久远，以示将来。所有大工，宜开山伐石，以成巍构。其馀民屋，皆宜崇尚石筑，以争光荣。不过稍一转移，则可增进中国无量文明于大地上。以我国力之厚，何修不可？此岂非我四万万同胞所宜务哉！

21. 罗马古道

游行古道

细雨日斜，往寻二千年古道，罗马时所筑，名斐丫鸭皮，即奥古士多创辟者也。凡行二十馀里，王道平平，其直如矢。道广丈许，古石多在道旁，亦多石像。出至郭外，蔓草荒郊，石坟无数，多有刻字，若斧若堂，形状不一。多罗马时之名士贤人，如长安之昭陵陪葬者焉。道旁经过如城墙者甚多，有圆城十数丈者，古王冢也。群书称哈的练帝之陵犹存，或即此耶？上作女墙三棱，又有八丈许高者。印度古王冢亦圆，上十数丈，与此同，当是由印度传来也。亦多有坟堂，松柏森森，白杨浩浩环之，极目皆是，甚似北京郭外也。遥望石墙矗天，断续接雲外，即来时所见之石渠，由二百里外引水来城者。为何帝所筑，尚待考。以今所见罗马巨工存者，此为最矣。

22. 罗马四百馀寺之至精丽者

归途游散，得丫泥袄祠，皆文石为之，极壮丽。然在罗马，如此者四百馀寺，司空见惯，若无所睹，亦复游不胜游。若置之欧北，则必夸为地球第二三者矣，若伦敦之保罗庙是也，壮丽尚不及罗马此等寺庙也，在罗马则自郅以

下矣。若论天下寺庙，必先游马而後可也。

罗马寺庙，自彼得殿外，莫如保罗庙，此诚地球绝伦之精工者也。吾遍游欧洲十馀国，无有能比其一鳞半甲者。彼得庙以雕刻作画胜，保罗庙以各色文石胜。彼得庙其来已古，保罗新筑，则务以金石辉煌过之。然石崇、王恺之鬥富，终不能比刘向在天禄石渠也。然二庙者，未知君士但丁之珊逊寺何如耳。印度之黄金庙天文台，缅甸之黄金塔，与之体裁不同，各有胜处。若欧洲寺庙，则二庙可称观止矣。

建造最精
之保罗庙

九日游之。殿长六百尺，高百尺。古庙有名，焚于道光时，而复新作之。殿前百八十尺，大门左右为半圆龕，朝北刻神像，精绝。左右廊深长各列八柱，柱横列二重，共十六柱，二方一圆，高三丈许，大三尺许，皆以五色文石为之，而金饰花焉。中间广庭为拜地，皆以五色文石砌花，各如其色，方圆尽妙。顶盖藻井，皆刻金花，与大殿同其华丽也。近墙方柱，皆碧绿文石，如玉如晶，皆含山水之形。每两柱中壁间，嵌宝石数方，每方数尺，五色七章，无彩不备，尽地球石质之所有，光华炫烂。有红如柿，有黄如栗，有黑如漆，有绿如翡翠，如水如雲，如霞如雾，天然妙章，令人叹绝。此真竭力以宝石炫奇鬥丽，恃教皇之力，而无与争锋者也。廊上衬楼，皆五色玻璃作窗，花样备极光怪。此玻璃闻亦甚奇贵云。

五色七章
无所不备

殿前凡二十柱，深广共八十，皆以文石刻金花。其殿中方亭六十柱，每一大柱用夹柱，凡十一面。其柱曲若纏

藤，单纽双纽，无式不有。庭上有彼得大像，其旁有石棺石碑甚多。亭下为保罗墓，与彼得殿下墓同式，神龕同中冓。保罗旧葬处去此六里，复迁于此。有小室数丈，宝石柱甚多。富人自事神者，不许他人入也。正殿则刻金雕石，丽极矣。全殿柱及壁，皆用五色宝石镶成。神座之绿宝石，出自俄国。其亭柱八，作灰碧霏色，出自南非洲，尤为瑰丽奇宝。

殿柱及壁
全用宝石

壁上及圆穹皆全刻金。其金非金也，乃以金色之石为之。周围上下共用金石数百丈，乃于金上作摩色画，绘耶氏故事，及其弟子像百数。此华严妙相，至是真叹无加矣。自内殿至外廊，周绘列代教皇像凡三百六十。第二代教皇之睛，以钻石为之，亦皆以金色石作底者。此庙之精彩华妙，可谓无有。彼教于耶氏之一弟子，而尊崇敬爱，为饰其庙若是。保罗虽私淑而有大功，若彼得，则新教几以为卖师矣，何犹尊之若是？必更有异说也。

吾国于颜孟亦少专庙。孟庙之在峰山，欲废矣。甚矣！吾国人之不知敬教也。彼敬教愈甚，而教力之压愈甚，于是有千年之“黑暗世界”。吾国敷教在宽，故不敬教，而教无压力，故变化最速。吾过英恶士佛学堂，各国游学其间者，突厥只有一人，而波斯无人焉。吾国甫通欧西，而今已十余人矣，後日益多。虽然，速变则速变矣，吾患其无自立之性也。各国于其本国言语、文字、历史、风俗、教宗，皆最宝贵之，敬重之，保存之；而後人性能自立，一国乃自立。故各国学堂、狱、医，必有其敬礼国教之室，不

论吾国人
不知敬教

如是则殆比于野蛮人。况孔子之道，既兼含并包，又为吾国所产，尤为亲切。与他国之尊他邦之圣者不同，故应与阿刺伯之敬摩诃末同耳。

宜扬尊孔

孔子道无不备，以庄生之通放，于人无所不攻，而称孔子曰：古之人，其备乎。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原于本数，系于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推以为神明圣王，而置己为天人，在第二等；以老子为真人，在第三等；以墨子为君子，在第五等，皆以为耳目口鼻，各明一义，不能具全。

今观孔子三世之道，至今未能尽其升平之世，况太平世、大同世乎。今欧洲新理，多皆国争之具，其去孔子大道远矣。一二妄人，好持新说，以炫其博。迷于一时之权利，而妄攻道德。乃辄敢攻及孔子，以为媚外之倡。必欲使己国数千年文明尽倒，国教俱无而後快其猖狂纵欲之私，以助其成名之具无论其力未能也——窃观今者欧美风俗人心，与中国正相若，其去性善自由，皆甚远也。国争若是，险诈横生，此正大行春秋之时。且一切据乱之义，尚合于今时，而万不能求之高远。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而病者乃欲先绝医，殆死矣。

以“三世”
之道观今
之欧洲

夫故妄人者，自以为能知新，实则尚未能审时也。而谬发非圣之论，以毒後生、害风俗，此其罪不在洪水猛兽下。今若有人焉，言伪而辨，学非而博，日以非圣为事，必当正两观之诛，万无可赦者也。今之少年，求新太过，躐

攻击今之
“少正卯”

等而驰，乱次以济，固宜无所不有。十年後，必讲保国粹之义。必有英俊之士，负荷斯道，大发教宗，以行于天下者。则视今日之妄人妄论，如瘴雾偶噎，天日自清。则彼妄人之咒天射日，亦何足算哉！

或有谓宗教必言神道，佛、耶、回皆言神，故得为宗教。孔子不言神道，不为宗教。此等论说尤奇愚。试问今人之识有“教”之一字者，从何来？秦汉以前，经、传言教者，不可胜数，是岂亦佛、回、耶乎？信如斯说，佛、回、耶未入中国前，然则中国数千年为无教之国耶？岂徒自贬。亦自诬甚矣。夫教之为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圣者皆是医王，并明权实而双用之。古者民愚，阴冥之中事事物物，皆以为鬼神。圣者因其所明而怵之，则有所畏而不为恶，有所慕而易向善。故太古之教，必多明鬼。而佛、耶、回乃因旧说，为天堂地狱以诱民。今谈佛典言地狱者，尚为之震栗。而常人循行城隍庙廊之地狱，亦多有感动而改过者。欧亚之人，俗皆略同，此耶、回所以成教宗而能大行。在中世愚俗，其有益于人心风俗，岂浅鲜也。管子曰：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孔子亦言：圣人以神道设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今六经言鬼神者甚多，肃祭祀者尤严，或托天以明赏罚，甚者于古来日月食社稷五祀亦不废之，此神道设教之法也。

但春秋以前，民之信奉杂鬼神者太多。今以《史记》、《汉书》考之，尚有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慎

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逐之属百有馀庙，又有五社主、寿星、兵主、阳主、阴主、四时主、蚩尤数十祠，长安祀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如此不可胜数。观匡衡所奏，罢三万七千祠，可见旧俗，其传甚古矣。

孔子恶神权之太昌而大扫除之，故于当时一切神鬼皆罢弃，惟留天地山川社稷五祀数者，以临鉴斯民。虽不专发一神教，而扫荡旧俗如此，功力亦极大矣。其仍留山川社稷五祀者，俾诸侯大夫小民，切近而有所畏，亦不得已之事也。若至人智大明，则泛扫之亦易事耳。孔子以扫荡旧时神俗，故罕语神。又曰：敬鬼神而远之。若其尊天之丁宁直捷，以《诗》《书》考之，幾于语必称天。如《诗》之“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天难忱斯，不易为王，天位殷适”，五语四称天。又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此虽耶、回之一神教，亦岂能过？况孔子实为改制之教主，立三统三世之法，包含神人，一切莫不复峙，至今莫能外之。其三世之法，与时变通，再过千年，未能出其范围。朱子不深明本末，乃仅发明《论语》，以为孔子之道在是，则割地偏安多矣。此乃朱子之孔子，非真孔子也。或乃不知孔子实为儒教之祖，误以为哲学之一家，乃以梭格拉底比之，则亦一朱子之孔子而已。

孔子实为
改制之教
主

但孔子敷教在宽，不尚迷信，故听人自由，压制最少，

此乃孔子至公处，而教之弱亦因之。然治古民用神道，渐进则用人道，乃文明之进者。故孔子之为教主，已加进一层矣。治较智之民，教主自不能太尊矣。（启超案：近者西人多有以哲学代宗教之论，盖亦以人道教代神道教也，我国则二千年前已臻此境耳。）

吾观今欧美之人心风俗，由分争而渐趋于一，由级别而渐趋于平，由好利而渐尚于名，由好礼仪而益底于文明。其中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甚多。如国战不能弭，而战时国际之条约，则不杀降、医痍伤。半仁半义之事极多，乃极可笑，其自夸以为文明而胜于野蛮者即在是，此与宋襄之“不重伤、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何异？试读各国宪法及国际法，何一不同于《春秋》？如此粗浊乱世，乃正宜以《春秋》治之。又人智已渐开，神权亦渐失，孔子乃真适合于今之世者。

孔子真适合于今世

惟女权渐昌，与《大同》所言“男有分，女有归”之说亦渐近。归者，岿然自立也。今欧美女权，仍未自立也。若君权有限，且渐立民主；则经、传之言限制君权，贬天子，制诸侯，“得乎邱民为天子”，“谋及卿士庶人”，“卿士从庶人从，谓之大同”，其义多矣。而学者乃必轻东家邱，而重海外之奇方大药以服之。新近之学科书，亦必裁弃六经，自攻弃其教主，而陷于无教，何其愚哉！

23. 博物院之刻石处

九日午，游博物院。此院陈列皆白石雕像，皆希腊罗

马旧物，自天神、名王、贤士、哲女皆备，凡千数。毛髮骨肉如生，筋脉摇注。希腊、罗马，古以雕刻名大地，今观之，信不虚传也。其像纯为赤体，盖非此则筋脉不见，而精巧不出，亦其时男女之界不严之故也。今男女入观者，扞娑忘形焉。中国刻像不精，以廉耻甚重，难作裸体故也。凡义有所偏重者，即有所短失，无可如何矣。其希腊刻石，别为一室，石色更奇古。然有似武梁祠画者，甚朴拙矣。

雕刻不作
裸体则精
巧不出

有刻一卧老人，手执拂，数十小儿缘其身，各有意态。有一执刀以杀其妻者，妻跪地乞之，勇恶哀乞，各尽其情状。又有上人身下马身者。其他百事万态，刻画如生。于刻像乎，观止矣。

历代帝像，有以晶为衣者。其历代完全，则以俗尚雕刻故也。中国求古人像至难。吾昔见蕪兰台郎中所摹画古人像，凡名臣、名儒、名士、闺秀、名妓，凡千数，而皆元明之人。此已为海内绝作。就此一事，吾国之文明，又深愧于罗马多矣。宜欧人之自负，而轻他国也。其余古刻花卉、鸟兽、昆虫、鱼介瓶盘，皆精选五色宝石，鳞羽精妙生动，刻之逼真。凡千万品，皆瑰宝也。自法国博物院稍得其一二外，余国无有稍比之者。盖二千年古大国之遗都，诚非新造之邦所可望也。若美国，自矿质外无有。欲观大地雕古器古像者，舍罗马无睹矣。今丹墨、挪威之博物院，皆以灰摹刻罗马古物之一二，滋为可笑。遍游大地而未至罗马者，其犹未见古物之精美者乎。

不至罗马
不知古物
之精美

有以杂宝石堆成花者，各如花色，如生新者。有阿刺

瑰品万亿
求不胜录

伯文石之瓶，高尺馀，如琥珀，内有雲气，其光可鉴。有紫文石大盘，圆径丈馀，以一石成之，皆千馀年矣。一红宝石大盘，可以转动。其红宝石几，光彩动人。有灰白青玉盘，长八尺，高四尺，其环及刻兽甚类中土，与吾承德殿元时大玉盘大小型式同，疑吾华物也。有数古石墙，雕刻宫殿楼阁舟车人物皆备，极通极妙。亦有数千年如埃及物极古拙者，则与武梁祠像同矣。一宝石柱，高二丈，径三尺，上刻彼得像，一千五百年矣，亦瑰宝也。有古罗马圆梯，以砖砌成者。有前教皇租行息近之旧船，犹存三桅，形同中土。又石柱九及他遗物，于今五百年矣。瑰品万亿，应接不暇。择其动目者，偶记一二。其馀宝异，不胜录焉。

其院之极端斜角，为教皇之观星台焉。全院楼阁，皆以白石为之，铺地皆文石砌成，各花无一同者，盖此院本教皇家也。又多有摩色画。其顶盖皆为金碧藻井，皆作画，着色精妙，皆西一千六百年者。即论此院建筑，已为他国所罕睹，况其品物乎。欲观博物院者，必于欧洲之大都，其偏方下邑，不足观也。又必于欧洲之古都，其新国近立者，不足观也。吾始到罗马游此，误以为全欧皆然。及後遍游全欧十一国，而知无比之者，乃悔游此之匆促也。

24. 博物院之藏书画处

上层为画院，有希腊画，金碧甚深，然甚古拙。罗马

画则甚多，与中土今日甚同。有摩色小石画，精巧如绘，有作山水船庐甚生逸者，皆二千年物矣。希腊画方板，甚类印度也。有匈牙利画，西一千五百年者，亦甚精工。有画蚕桑者，如新生，亦西一千五百年者，则中国蚕已传种于意久矣。

其一古画，在耶纪元前三百年。更有一画，在耶前四百年者，为吾战国时，颇拙，然亦难得矣。欧人最贵重织绒画幅，大数丈，多织山水楼台人物，又有织列国王者及战图。今各国王宫，皆挂此画，率皆西十六世纪之物，今每幅值百万，而最多莫如此院。虽为织成者，而神气生动，五色斑斓，古藻可挹，吾最爱之。此院所藏，皆绘耶教故事，盖教皇所在地故也。

织绒画幅

罗马画为全欧第一。凡欧人学画有名者，必来罗马学焉。罗马画院甚多，而此院为藏古物之最矣。其对门为藏书楼，夹道之橱，上下二层，并以白板饰金花，如各王宫然。至其上盖藻井之画，皆数百年名手作，真是观之不足矣。

书橱不用玻门，不如各国新制。惟此院皆藏千数百年古书，凡百餘万册，而近书不得阑入一部，此惟教皇之力为能。印度博物院古书甚多，可以略比，此外则可俯视大地矣。此又我中国号称文明所深愧也。所见拉丁书在西历前四五百年者多种，其纸甚旧，与今文不同，然亦不相远。其千年下者无数。有草稿数大册，皆拉丁文，千二百年者。我国藏书，以宋元板为至古，唐前笔迹，幾于无有。而此院则幾于宋元後不收。一面观之，一面私惭，甚憾吾国人

藏古书凡
百餘万册

之不能保存古物也。若其钉装之伟丽，多用金花，饰以杂宝。回教多间以画。各国文之教经，瑰异古奇，诚宇内无二之古册府矣。各国帝王，皆有赠物。俄帝所赠之绿玉大方盘，广数尺，彩色照人。奥皇所赠红白彩石，高五尺，自南非洲来者。法皇拿破仑所赠金饰烧青大鼎，德帝威廉第一所赠烧青金瓶，罗罗陈列其间，皆异宝也。中国愧矣，愧矣！

25. 公园中画院

其专藏画之博物院，即在初游之十里绿天公园中间。登楼八十级，螺旋而上。顶楼悬画凡千数百幅，而拉飞尔所画占数室，凡百数十幅。笔意逸妙，生动之外，更饶秀韵，诚神诣也，宜冠绝欧洲矣，为徘徊不能去。而四时钟响，闭门矣，购得拉飞尔影画数幅而行。欲再到亦无暇。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亦当派学生到意学之也。

吾国绘画
亦当变法

26. 加尔西尼宫藏画处

十日，游加尔西尼宫。意人呼宫为“拜留”，今已为博物院矣。此宫为西历一千六百年者。登楼数十级，先游石

像陈列所。有古石棺刻海神，极有名。睹马利尼所刻之像。马利尼，雕刻大家也，精妙甚矣。乃入画所。第一二室，皆罗家梯利画也，当西一千四百年时。第二室，一千三百
年斐尼士市之画也。当是时，十字军东征，各国联军粮运皆假道于此市。故斐尼士市富甲全欧，因成独立，至今犹称意之第一富丽地，其详别见後书。此图吾先游之。市中有楼河，夹岸楼阁，湖河中有舟，皆逼真，如亲游其地焉。其一室为多池之画，写美人，又写女抱一子，二画皆神彩如生，乃西一千三百年者。又一千六百年时，巫厘罗亦写一女抱子，奕奕有神，与前画争胜矣。又名画师罗福伦者，英人也，在西一千年时，亦存二画。其一作孝女入狱乳父，神气如生，各国画院多慕之，所以教孝也，如中国图廿四孝之类。其一作兵官，衣黄衣，神采飞动。

又入二室，皆拉飞尔之画也。有其自画童子一像，明润如玉，双眸如电，宜其以画名世也。其画幼弟，肉袒披髮，肉色、髮丝皆迫生人，秀采可照，真妙笔也。吾每入画院，辄于拉飞尔画为流连焉，以其生香秀韵，有独绝者。此如右军之字，太白之诗，东坡之词，清水照芙蓉，乃天授，非人力也。又入一室，为拉飞尔本师卑路知那之画，亦甚佳，但稍方板，盖创始者难为功也。更入一室，为马利罅之画，在西一千年时。皆画神像为多，金色庄严，如中土画神佛菩萨像，然板滞浅弱，独一殿多僧者佳也。盖拉飞尔未出世之前，欧洲之画皆此类也。所见各国画院，同时者皆然。于是叹拉开创写生之功，为不浅矣。

论中西画
法之变迁

拉生于西历一千五百八年也。基多利赋、拉飞尔，与明之文徵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基、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变为意笔，以清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彼则求真，我求不真；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若以宋元名家之画，比之欧人拉飞尔未出之前画家，则我中国之画，有过之无不及也。印度、波斯千数百年之画，有过之无不及也。印度、波斯千数百年之画，吾在加拉吉打画院见之，板极远不如我。阿刺伯、土耳其之画，稍过波斯、印度，亦不能比我宋元名家。故以画论，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国几占第一位矣，惜后不长进耳。又入一室，皆墨水画数百幅，此则与中国全同。盖淡远之品，固中国所能也。

27. 嗑士卑顺宫藏画处

观画足以
增广见闻

游嗑士卑顺宫，亦藏画公院也，意人于大室公院，多以宫称之，非必以王者之居为限也。此院仅十五年耳，凡廿四室。一室为拉飞尔之画。一室为基多利赋之画。一室皆丹青，则为巴利时画。一室皆白描，则为罗连赋之画。一室为近时大名手桥乍之画，亦列于此。然桥乍之画，亦佳甚矣，几不让古人。所画五十年前礼拜式，尚全身伏地，如蒙古僧礼佛然，今无之矣。然画中所见欧西间数千年古国衣冠器物甚多，极足增广见闻。其王者无不长袍严丽，

高坐庄皇，则无不同也。有铁铸之画，作耕者驱犊，人物逼真。中国铁画，只有花卉，尚逊一筹也。有以铁铸一岛，大数丈，上刻十数人醉舞其上，可以机转之，乃六年前新出者。又有近人画意奥近时战事，兵刃相接，卧草渍血如生。盖此院为时人争名表彰之地，其意不为藏古也。欧洲各国皆有之。

28. 邦非利宫藏画处

游罗士必利辽多（厘耶）邦非利宫，亦藏画院也。登楼甚曲，花木甚盛，布置甚佳，境殊幽闕。名画数百不胜数，拉飞尔亦占一室焉。拉飞尔之师曰基多利膩，有一大幅在顶盖，以镜倒影于下。视之人马超妙，盖已精绝，但不如拉飞尔之生香秀韵耳。为购拓影画数幅。罗马之古画名画，精妙超逸，冠绝欧洲。是数院画也，盖皆千数百年前之异宝，为全欧之所无，吾日览之而心醉。後游各国，不可复得，益悔匆匆也。後之来游者，宜加意焉。出罗马後，不可复得矣。市中售画之大肆，吾阅数家，亦无不心醉也。虽时人作，然精妙如生。出罗马後，亦不可复得也。当时以索价皆千百，不及购之，尚甚恨也。後之来游者，无入宝山而空手焉。盖罗马者，大地中写画刻石绝诣之妙境也。吾遍游全欧十一国，画院数十，全欧古画尽见之，盖思罗马也。惟冀他日再游，不再粗疏耳。

名画数百

29. 尼顺那院藏最古之刻石

五千年前
之石像

十一日，游尼顺那博物院。此院至古，乃西一千四百年者。其珍藏皆铁石刻像，器物尽二千年之物，且有数室，藏五千年石像。此院尤为大地所难得，盖前之博物院，尚古今杂陈；此则专陈数千年之古物，别为一院，故虽不如前院之大，而尤为珍重。其数千年之石像，凡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叙利亚之石像器物皆在焉。固多剥落，亦多有完存者。所刻则甚朴拙，略近武梁祠画像焉。有二千六百年前希腊维纳士女神像，极妙丽。有埃及女神呢呢跼像，则不及希腊女神远矣，宜希腊之文明独出也。希腊之租拿女像，为租必大妻，状极秀丽端正，如中土之刻观音，而精妙远出。

刻像美恶
足验国度
之文野

盖刻像之美恶，足验国度之文野。吾尝游爪哇博物院，雕木石像凡千万，皆丑怪不可迫视焉。殆及西印度、南美及非洲，刻像亦然，宜其日以杀人夺货为事也。吾国数千年神像，即已妙丽。生于其心者，作于其事。吾国文明已久，故垂裳端冕，正与希腊同风，特精妙不如之耳。想铸金范范蠡之时，必至精工矣。此院石像无数，有以数尺石刻战图数十人，神气操作，各各不同，而一一如生，亦绝技哉。有刻尼罗帝时鬥士败而自杀又杀其妻像，筋骨皆现，见者惊犹鬼神也。有一石柜，大尺许，极雕镂之工，值数

十万云。此院地皆杂宝石砌花，无一不精古。以我中国古物比之，惟石鼓可列厕耳。此惟罗马乃能致之，亦非欧洲诸国所得有也。

怀拉飞尔画师得绝句八首 画师吾爱拉飞尔，创作阴阳妙逼真。色外生香绕隐秀，意中飞动更如神。○拉君神采秀无伦，生依罗马傍湖滨。江山秀绝霸图远，妙画方能产此人。○生死婚姻居室处，画图实景尽游观。弟妹子妻皆写像，同垂不朽画神奇。○拉飞尔画师欧人重，一画于今百万金。我已尽观千百幅，灵光恍惚醉于心。○拉飞尔画多在意，意境以外不可觅。只有巴黎数幅存，瑰宝珍于连城璧。○拉飞尔画非人力，秀韵神光属化工。太白诗词右军字，天然清水出芙蓉。○基多利赋本师画，妙笔于今亦具存。终是出蓝能变化，拉飞尔作纪新元。○罗马画工兼石刻，精微逼肖地球无。最传秀气拉飞尔，曾见红闺合乐图。

怀拉飞尔
绝句八首

30.巴厘尼宫藏画处

巴厘尼宫，乃西一千四百年者，今为画院。入门见画天神者，盖波马兰助之画。又见画女乐者，兰佛兰高之画。二者皆六百年矣。

其一卑利滑画两女相争，在一千四百年。其一事瞞富画教皇，在一千三百年。又有基多利赋画教皇。又画小孩

拉飞尔之
师及祖师

睡状，笔墨古厚，闻以十四日成者。又画一小女，皆秀妙。基多利赋为拉飞尔之师，开山已精妙矣。其本师为卑路知那，尚有一画，在散咩利阿话绵那话袄祠，世界只存此一幅耳。此又为拉飞尔祖师，凿山开道者也。然生气秀逸，终让拉生出一头地，宜其出蓝而大成也。

又有一千四百年多咩赋歌那画耶氏事，如生。又有林文判以绒织教皇像，五日成之。迨辽赋作人物楼台，极浓极闹，皆最有名者。卡拉花画一弹琴女，遁士画山林雾气，皆极秀妙。又一千四百年罗卡爹利画山林人物，及罗兰尼士画树木山水、楼台人物、舟船器用，繁密而逼真。近人巴踪弥怒画女子与小孩，神气尤好。比之一千六百年衣摩拉画女孩，可争长也。拉飞尔则有为其所爱者作画，最有名，亦拉生得意笔也。其高弟沙陀，画一妇抱子，甚神肖。其一千年之亚理巴尼画，则朴略不及今画远甚。有一希腊画，似武梁祠矣，衣冠怪甚，如大鸟人形。此院古今名画凡数百，皆极佳之名品云。

夕游旃那祐连冈，有公园。一千四百年之故城尚存。喷水池最大，若怒涛之奔下，水声甚大，盖引山水为之。此冈可望半城，憩马临眺，追思罗马霸业，慨然有诗：

罗马怀古

七冈草树绿茫茫，大地山河此最伤。百里石渠连碧汉，千年古道黯斜阳。颓陵坏殿名王迹，高塔丛祠旧道场。泰摆江中桥上月，英雄照尽几沧桑。

道遇羽林军，头戴白铜壳帽，插黄鸡毛，甚雄丽。考石像已有之，则其来甚古矣。各国兵冠服皆殊，皆有其旧

俗，随时改之，非学人也。今吾国人所见，皆英德物，遂若以为欧人皆然，则愚甚矣。

31. 元老院旧址

罗马时旧元老院遗址犹存，意人名为科罗罗马那，今存七柱，甚宏巨也。罗马当汉中葉，废王而立总统官二人及护民官、法官。而一切政权皆在元老院，推举总统、护民官、法官皆由之。其员以罗马都人充之。虽以恺撒大功，犹谨奉元老院之命。至屋大维立，元老院上尊号为“奥古士多”，乃命其部将充元老院议员，增至千人。于是元老院之权望，轻而渐贱。然尼罗之无道，元老院犹能宣令而废之。其後迭迎立诸武将为帝，皆由元老院。及西二百年时，亲卫军跋扈，专废弑君者二十五帝，与唐末五代同风，而一切尚假元老院之命。非元老院公许，不得为帝。选官之权，亦尚在元老院。

元老院

至西二百十二年，塞维拉帝乃专帝权，令元老院自认无主权。然三十暴君之时，罗马大乱，置君如奕棋。当西二百七十五年，八月无君，一切政权，犹在元老院也。西二百八十三年，地克里生帝乃全行帝政，废元老院。其旧有之护民官、总统官皆从而裁之。于是元老院数百年之事权乃尽，而罗马亦由分而渐亡。

盖罗马帝政上半期，尚是君民共主者也。罗马初葉，

即有加俞、尼罗之淫暴。此后即迎武帅为君，贤者得世，绝则复迎君于诸将帅中。其险当卫军卖二十五帝之时，又当“三十暴君”之世，罗马无时不乱；而边外晏然者，则以民俗尚因民政之旧，帝位可由选举而来，而元老院为久远之权，百变而不改，得以居中坐镇之也。虽时有窃权之夫，时攘大位，乱离相继，不若中国帝政之安；而论罗马之美政，能久保其大一统之国者，则实元老院为之。今欧洲各国议院之开，亦由元老院旧事，入人脑中，故得刺激而为之。然则希腊之议院，可谓为今大地议院之太祖；罗马之元老院，可谓为今大地议院之太宗，所关亦大矣。但罗马元老院议员，只罗马都人充之，实同于贵族院寡人之政治，非全国民心之公体也。意则甚佳，体则未备。今宪政青出于蓝，冰寒于水，过之远矣。但推念祖所自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者耳。

元老院为
今时议院
之祖宗

32. 议院之制必发生于西

我昔尧舜咨岳，盘庚进民，犹有其旨。而中国亘古乃无议院政体、民举之司者，国民非不智也，地形实为之也。盖民权之起，必由小国寡民，或部族酋长之世。君不甚尊，去民不远。而贵族争政，君位难久，迭代为君，则自有贵族之寡人政治出焉。而国太小地太僻者，民智不开，亦必受治于一雄之下。惟欧洲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之中，港岛

论中国何
以无议院
政体

槎枒，山岭错杂，其险易守。故易于分国，而难于统一，乃欧洲之特形也。故远在希腊，区区蕞尔之地，不足当中国之一省，而已分为十二国，千年莫能一之。虽彼雅典之文明，亦不过比我今数县，而四面临海，舟船四达。其时南若埃及、腓尼西亚，东若巴比伦、叙利亚，皆文明久启，商市互通。地既不远，希腊人士得以游学探险，虚往实归，采各国之所长以文其国。民以通商而富，士以游学而智。智民富族既多，莫肯相下，故其势必出于公举贤而众议之。吾尝经希腊矣，群岛延回，峰峦秀耸，日有海波相激。生其间者，民必秀出；而又集各国之长，有富族智士之多。故梭伦以富人四级立会议之法，行之二百年。此民立议院之必开于希腊者，地形为之也。

希腊民主
政治与地
形之关系

罗马开于春秋之始，人口不过数千。盖以三十族开基，罗慕路之王五世，仅治罗马城之一隅，手辟草莱，回旋百数十里旁无大国，日与近邻意大利中诸蛮竞争。其为王虽世也，仅同酋长。故其为治，亦同部落，诸族分权而治，无名义以相统，其有不可，废而弃之；且鉴君权归一家一人之弊，不若众族众人分执之适；贵族本自平等，孰肯以君权归一人乎？此王权所以永废之原因也。其议会也，诸侯充兵者预焉。吾粤乡族村邑之间，凡小族小乡小邑，有一家独世为缙绅者，则一族一乡一邑之权，世为一绅家所主，而余人拱手听命焉。其乡族城邑大者，富家贵绅甚多，则众绅相与集议。若都邑中豪族贵家，久居其地，世柄其政，势力已定，其后来徙居之人，虽有贵势富力，亦必俯首让

罗马贵族
专政之缘
起

之，如顺德县大良城之龙、罗二族是也。罗马之元老会，限于罗马都中之贵族，亦若是则已耳。虽其後平民与贵族争权，平民终胜，亦以富分五级，各出兵队，共为百九十四队以出征他部。然所谓平民者，亦罗马都中之平民，于罗马全国无预焉。

日耳曼最
早之议会

若夫日耳曼者，当吾汉晋，尚为森林之野番。开创之始，攘辟山林，粗开部落，未成国土，未有君王。部落既多，群族相鬥，必开会谋之。凡称戈之卒，皆得预议；不能荷戈者，不得预会。所议者公举头目、将军及编兵之事，而预会者亦只有赞成可否之权，无发言之权。焚火射矢以集众，集于丘陵林丛或神前。可者舞蹈，不可者击器以乱之。其大不愿者，投戈于地。此屡集会，只可谓之部落械鬥会。其定年开二次，有新月满月，利于举兵，则野番日以杀邻为事者。今人以後世文明，蒙之以“国会”二字，误谬甚矣。

盖日耳曼当彼时代，仅为土番，部落杂沓，政体不一。然各部无论有王无王，即有王者，亦如今土番之头目，再进则酋长耳。不过供战役之所举，其後或因战事屡胜，举为将军，或由将军而进为大酋，要皆非有大国王者之体制也。至西历四百年时，部落战争，互相吞并，积久渐大，凡成十馀大部落，又与罗马日通，则始有君主，渐成酋长之世。至法兰克国兴，采用罗马制度，立有君王，粗具文明，乃始为国，则此类集议已息灭矣。

今吾粤僻处各乡械鬥，亦必鸣锣大聚乡人而公议之。

其出門者，皆得預會，而公舉統領之人、筦糧之人、前鋒接應之人。若苗、瑶、黎、僮各種，分據山洞，各立酋長，至有戰爭，亦射矢舉火為號，傳集各洞，而公議其事，舉其督戰分戰之人。至于雲南、貴州各土司，千年戰爭，皆自小部落并吞為大部落，可以《宋史·土司傳》考之。日耳曼史開創時，乃如一轍。即今爪哇、蘇門答臘各土酋之爭并，亦皆各部有會焉。此等部落互爭，軍事會議，人人直預，今各野番皆通行之。凡此等政體，皆由山海崎嶇，川嶺錯落，部落分據，統一甚難。故各占險要，地方數十里十餘里不等，人民自千數百至數萬，人多相識，亦甚平等。日以爭戰為業，故武士直接而預議兵事。至于國土稍大至千數百里，人民多至百數十萬，即有君主執權，無復有此等會議之事。

國大民多
即有君主

至于歐洲中世封建之時，日耳曼帝僅以虛名擁位。其時國會皆豪族，如諸侯、大僧之有領地者列席焉。所議為和戰、教宗、嗣王及國際大事，舉既不常。此等會議，猶之春秋列國諸侯大會，或遣大夫來會。則凡非大一統之世，眾國并立，必有此等會議，吾國固行之二千年矣。惟法國當西一千三百二年顯理布第四時，為抗教王故，乃藉民力而開國會，選大學及各郡縣舉人為之，則有今議會之意，然行之三百年而中絕矣。惟英以條頓種與挪曼人同漂泊于不列顛，傳其舊俗而世行之。至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約翰王時，遂定大憲章，日益光大，以至今日，而推行于天下。

吾國行之
二千年矣

英國世有王而國會不廢，久之且全奪王權，而成為立

英国议会
制度与地
形之关系

宪最坚之政体，而大地立宪政体皆法之。此为大地最奇特之事，亦绝无而仅有之事。盖考英当威廉由荷兰入主英国之时，当我朝康熙二十七年。而是时英全国人口不过五百万，区区小国寡民，故克林威尔之革命，亦不过如春秋时列国之废逐其君，晋厉、宋殇之弑，鲁昭、卫辄之出，若是者不可胜数。卫人立晋，乃出于众，贵族柄政，盖视为常。苏格兰、阿尔兰之混一不久，上溯约翰世，又四百年，计其时英国，仅英伦一隅，当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人民必不过二百馀万，如威廉第一之世，不过百馀万耳。立国于宋世，亦不过人口数万或十数万。名虽有王，不过如今滇黔土司之酋长耳。盖民数甚少，则君不尊大。地僻海隅之一岛，则罗马及东方之制度亦不广播，故能传其旧俗而不至灭绝。及文明大启，则国会已坚，而又有希腊、罗马议会旧事以会合之，则国会益坚。故日耳曼之分国虽多，而独能传其旧俗者，不属他国而属英伦，则以边海之小岛寡民故也。若在欧洲大陆，则早为罗马大国之政制所束缚，君权久定，国会奚从发达焉？

地中海之
形势使然

然欧洲数千年时之有国会者，则以地中海形势使然。以其海港汊互纷歧，易于据险而分立国土故也。分立故多小国寡民，而王权不尊，而後民会乃能发生焉。若印度则七千里平陆，文明已数千年，在佛时虽分立多国，而皆有王，人民繁重，君权极尊，国体久成，非同部落。若波斯则自周时已为一统之大国，帝体尤严。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更自上古已为广土众民之王国。至阿刺伯起立更後，不

独染于旧制，亦其教理已非合群平等之义，益无可言。凡此古旧文明之国，则必广土众民，而後能产出文明。既有广土众民，则必君权甚尊，而民权国会，皆无从孕育矣。

况我中国之一统，已当黄帝、尧、舜之时。盖古号九州为中国者，在大江以北太行以南，旷野数千里，地皆平陆，无险可守。故为一统帝国之早之远，在万国之先。不止成国体、立君权而已。既为数千里之大国众民，则君权必尊，无可易者。但其时土司旧国千万，至今滇黔未尽改土归流，况在三代以前乎？故有诸侯大夫合议之制。凡黄帝之合宫，唐虞之总章，周之明堂，皆贵族议院也。故尧咨四岳以举舜，而颡项、帝喾皆出一家，而非传子，有类于日耳曼之选举侯。而桀、纣既放杀，则千八百之侯，公举天子。及厉王被放，周公共和，若春秋之大夫，交政于列国，执权于邦内，皆贵族之俗也。盖不待秦汉以後，万里山河，纯赖帝制，而君权之巩固，已自神农、黄帝来矣。

中国一统
尊君与地
形之关系

亚洲皆大陆广海，凡有小国，无不并吞，无从容蕞尔之希腊，得有文明而自为政。罗马都人，类于丰、沛。而汉高五年成业，既已淹有百郡，大异于罗马之以千年之力次第平蛮者。若汤亳、周岐，虽起于百里，而承先侯业，独以灵武之君定天下。此类于亚历山大之一统欧亚，摩诃末之开万里回疆，益以巩固君权而已，尤非罗马之同类矣。故中国之势，无从生产希腊、罗马之议院者，实地形为之也。

中国与希
腊罗马之
比较

若日耳曼之部落，则西域之胡，及西南部之氐、羌、蛮、夷，乃正相类。凡极小之部落，何尝不会议乎？而在欧

英国与东
亚诸国之
比较

洲之罗马，一经分裂灭亡之後，无有能统一之者，故诸国竞争，相持千年。而英人乃得以其故俗，延一线于绝海之小岛，而又远播希腊、罗马之文明，以强其国，得以内平七国，外与欧陆诸国相持，及远灭印度，国遂骤强，而国会之制，遂为大地之师焉。

若中国既亘古一统，即不容四方小夷之苟延寿命。其少能自立之国，则已广土众民，采文明之制于中国矣，若日本、高丽、安南是也。然是三国者，开化皆二千年，人民皆久逾千万，安南、暹罗、缅甸之藩国已甚多矣。何从于二百年前，尚容四五百万人文明之英国哉！假令罗马而一统至今，则英伦三岛亦中国之琼台耳、滇黔耳，为罗马之郡县，奉罗马之政法，何从而有国会？何从而与王争？何从而渐进渐精而成今日之立宪政体乎？

亚洲与欧
洲之比较

统全大地论之：他地野番之部落，会议盖多，但无从得文明以立国。亚洲之文明立国已久，则以大国众民，君权久尊而坚定，无从诞生国会。惟欧洲南北两海，山岭丛杂，港汊繁多。罗马昔者仅辟地中海之海边，未启欧北之地。至欧北既启，则无有能统一之者。以亚洲之大，过欧十倍，而蒙古能一之。而欧洲之小，反无英雄定于一，故至今小国林立，而意大利、日耳曼中自由之市，若斐呢士、汉堡之类，时时存焉。即无英国，此根不灭，必有大生广生者矣。况有怪者，英廷条顿部落军议之旧俗，伏流千年而发于三岛；又以三岛之国会旧俗，伏流万里而起于美国；其反动力则刺触于法，而大播于欧，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

新政体。岂非欧洲凭据南北两海，多岛港而分立国为之耶？故曰：地形使然也。非中国人智之不及，而地势实限之也，不能为中国先民责也。

今大地既必行此政体矣。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强。欧美得其播种之先，故次强。兹七柱也，其先河也乎。或以为中国先民责，不论时地形势，而执一理以责人，妄也。及今移植而用之，人下种而我食之，岂不便宜乎，何必休他人之先我哉！物无两大，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中国万里数千年，已享一统之乐利。欧洲列国分立，经黑暗中世，千年战争，惨祸酷矣，乃得产此议院以先强，则有其害者亦有其利。然中国苟移植之，则亦让欧人先获百年耳，何伤乎！天道後起者胜也。

大地必行
议院政体

33. 罗马古迹

游克娇利士庙，为西历前四十年之物，当汉元帝时矣。高大三丈许，庙形圆，外廊有十餘柱绕之。

游（之援）庙，祀神女者。在西历前四百年，则当孟子时矣。

睹古戏院，名的羊多罗。

游散咩利庙，在西历前二百年，当汉高时矣。以石筑之，其顶盖皆作藻井，并刻金花，凸凹甚大，所费多矣。正寝室作半穹形，以金“摩色”作画，砌地亦以杂宝石为之，

处处不同。高台十层，若论大宫室乎，当为罗马之冠最。惟以罗马王宫，绝无此宏丽之作，颇不类，疑後人增修润色之也。

游加必多路博物院，仅馀柱础数百而已，他皆毁矣。此即恺撒所创之图书馆，而屋大维重修而增其式廓者也。俯仰流连，思恺撒父子文治武功不置。此盖我国汉世之天禄、石渠也，柱础犹存，不其幸乎。

道经卢布路士墓，盖罗马名臣也。此地颓垣相望，古迹极多。石础累累，广数十亩，其下皆罗马前王及将相名士坟墓。有石级展转而下，深通数里外。燃蜡而下。吾下数十步，阴气袭人。时新经病後，不敢行，乃退出，购碎瓦数十而归。有栅门，置守者，人收二佛朗，乃许入也。

游邦堆翁古庙，在西历前七十年，当汉昭帝时矣。高一百五十尺，广一百尺，上下皆圆，以纯石为之，朴无雕饰。中溜缺丈许以通天光，而无窗，真古物也。以有中溜可信，亦与王宫同制。其藻井三层，净面无饰。察其壁盖，亦非真石，乃以灰结者，可存数千年，亦良法矣。其左壁奉意前王之棺，右壁奉画师拉飞尔之棺，并有盖饰。以一画师与一名王并列，意人之尊艺术亦至矣，宜其画学之冠大地也，中土渐之矣。为口占绝句：“邦堆翁庙二千年，画著名王棺并肩。叹甚意人尊艺术，此风中土甚惭焉。”

出郭，见一古墓，门上似城楼，为锐三角形，高数丈。门上有楼，高七八丈，雉堞作丫字形，高出墙之半，巍峨天表。为何帝所作未考。或古陵门？或古城门耶？

当泰摆河旁，有崇楼宏伟，壮巨如石城。上有大殿，尤壮丽。盖西历一千五百年，卡的罗帝所筑之陵也。作罗马画及拓影者，必作此陵，盖古物之伟大而最当广道者。吾後在瑞典观剧，演罗马故事。一烈丈夫为乱兵乱枪轰毙，其妻在此楼前投江死，尚见此楼形影，于剧场夜月江波中也。

罗马最古之窰室陵庙，略具游于此。

又游波卢伽射士圈。其地据边画冈，夹道花木幽翳，亦七山之一也。入门有斐利呢十五岁作之画。其诸室皆藏名画者。有一室皆作罗马前王像，有以琥珀为衣者，亦精丽矣。吾国乃无历代帝王像也。

晚再游大公园，则士女如雲，旌旗缭绕于林木间，警察兵骑马而巡警于园内。乃为某诗人立石像，此为揭幕之吉日，故来游观。免冠行礼者甚众，以数万计。甚矣，意人之尊艺术也，宜其艺术之盛矣，此亦吾国所惭矣。

此亦吾国
所惭

游罗马拜西河阜公园，观诗人立像揭幕，士女如雲，旌旗缭绕，警察呵途，口占一绝。公园十里拜西河，士女如雲警吏呵。万众免冠旗影绕，诗人立像敬恭多。

十二日，游恺撒屋旁之古坟。驱车郭外二十里许。坟上为栅门，其内杂花夹道。有小室，僧居焉，售雕刻罗马古人及教中先贤各石像。欲游古坟者，入收一佛郎，燃蜡导下。坟中石级百餘，展转而下。其广一二丈，石棺左右列。墓门有石拱，有画甚古，盖自斐苏尔火山移来者。列棺皆有刻碑，如吾国志铭、神道也。见西比亚之棺及嗜非利

擒汉尼拔
之骨边

加那士之棺焉。西比亚为罗马民政时第一名将，手平迦太基国者也。迦名将汉尼巴乱罗马十七年，所向无敌，全意皆为所破，罗马人畏之如虎。至西比亚乃擒之，而逾海灭其国。乃为总统官，又有文学，盖恺撒以前，第一文武才也。盖天之勋，埋于七尺，为之感叹。然于今二千年犹存，罗马人之保存古物，敬恭英雄，亦至矣哉。又见总统西标士棺，于今二千二百年矣，皆有碑刻，及其二兄一弟墓。此圻罗马将相名士甚多，通十馀里，不可叙录。深入後，阴气袭袭，以新病後畏之，终不敢尽，乃复出。

焚馀之骨

游哥窿巴利伊阿古坟。有租厘尸士诸帝焚尸处。其焚尸室方形，穴地下数丈。凡为八百龕。每龕广尺馀，深尺许，置于四壁，高下层叠，如店肆之柜然。每龕圆穴二，大数寸，穴面有盖，穴即藏焚馀之骨者也。每壁八行，每行九龕，皆罗马皇亲之龕也。其上室以各墓碑砌成，盖一千五百馀年于今矣。又一室制同前，每壁横引十二行，每行九龕。而中有大方柱，上小下大，脚有四门。前後各八龕，四方各九龕，合共一千穴。此藏大臣、将军之焚骨者。其室上有窗，以铁柱为之，可开以通天光。据此，则罗马当时有焚尸之俗，与印度同。然其他古圻古棺甚多，岂皆有名之帝王将相名士，乃得全尸不焚耶？以庸人无不朽之业则焚之，或为此理耶？

恺撒所生
之屋

游恺撒所生之屋，石室层楼甚小，似吾粤乡间之屋，红石为墙。是地古木茂草，斜日荒烟，凄怆满目。益思恺撒生时，产此英物，此地尤难得者。断石碎瓦，皆数千年之

遗物，满地皆然。石碑石像，刻画刻字，堆积冈头，或以瓷花，或以蹶蹬，亦有老嫗陈列之于恺撒室前而出售者。古刻可爱甚，不知长安昭陵前，视此何如，而已逊其古矣！

为购罗马瓦石数十物及安敦像，寄还中国，约费七八镑，而寄费亦相等也。特购安敦像者，以与中国交通之始帝也。然罗马古物之入中国，当自我始，亦可自夸矣。且此诸石，皆购自恺撒之室。恺撒为欧洲第一才，令人益增霸图文思之感，尤为难得。以寄费过多，一二无刻花之石弃之于客店，今则仍恨所购之少也。以一出罗马，无古物故也。罗马人售物，索价定即售之，若减之，则彼复添，此亦一异俗也。去此十馀里，前山亦为古坟。隧道深远，以天晚日斜，又新病愈，不敢深入隧道，不往矣。

罗马古物
之入中国
当自我始

34. 游王宫

十三日，访外务大臣布理尔，则已避暑他往，意王亦往瑞士避暑矣。欧人官吏之多暇如此，故能养其神明以从容作事也。遂游意王宫。王宫门外有旷地二十丈许，立圭式华表，上立意开国王伊曼奴核第一骑马像，并有喷水池。宫二层，然石筑颇崇壮。门有卫兵一，鸡羽冠，持枪守门。入门环方廊百步，有卫士数人，佩剑巡视。中为广庭，砖砌地，似中国，而楼四环之。楼分二层，先登廿四级，後卅六级，乃入殿。每门皆有卫兵守之。殿四面有画，图罗

访外务大臣不遇

马战事，有先王之像及刀剑、旗帜、甲冑存焉。殿为第五教皇所筑，盖已久矣。

再入一殿，宝座以金树枝为之，乃南非洲王所赠。穿殿数重，其墙皆以杂色文石为之。屋盖及壁间画，皆拉飞尔笔。所陈设几，每殿异色，黄蓝白绿相间。其大瓷瓶尺馀，皆中国物也，无一他国者；间有日本瓷，彼仍以为华瓷也，其重之至矣，惜吾国不知讲求精致耳。一画是巴拉夫者，一画是东期朔者，皆名画也。穿殿七重，至一大殿。长七八丈，广二丈许，有宝盖座，後殿每墙一长几夹二小几。穿舞殿、食殿为一镜殿，四周皆镜为之。自此入，为馆各国王之殿，穿殿十四，陈设各异。室或大或小，寝殿凡二，浴室凡二，馀为穿殿、书室。其寝殿垂帷绿褥，电灯作蜡，旁陈几桌数四。有一日本式室，陈设皆日本物也。几榻亦殿各异。其一殿，上下皆拉飞尔画。盖拉飞尔为画师第一，故王宫皆其写生也。

陈设瓷瓶
皆中国物

欧洲各国皇宫，体式皆类此。其床亦与常人同耳，或有帐，或无帐，而用屏皆白色饰金。桌多用漆，灯皆用蜡，无电灯。陈设有各国王所赠之瓶，不外烧青、宝石、铜、银诸种。所挂之画，皆其十六纪之绒织画，织成山川人物楼阁者，每幅丈馀，值百万云。若其瓷之孟瓶，室室皆有之，皆中国物也。多蓝花，亦有红花者，亦非上品。其官官指二尺大瓶问我中国值千元否，盖欧人重之甚矣。後所游各国王宫皆然，我中国亦可知所从事矣。

欧洲王宫，式多类此。皆在市廛中辟一巨室，体制方

广数十丈，高二三层不等，形皆正方，如廊之四周然。中为空虚，无寸花一木，且碎石不整。其楼为穿室数十，可以周通，更无他廊别室，方板无味极矣。向怪中国大内殿庭无花木，今欧人王宫亦同，真可怪也。若其制度狭小，如一富室，盖王仅夫妇二人，子女数人，仆役百数十人，故无取于宏大。除其楼居稍高壮，铺设稍丽外，尚不及中土富家之巨室，况督抚司道之崇衙乎。

中西王宫
之比较

中土富家之巨宅，深十馀进，广十馀架，为座百数，为室数百。西人之曾到北京者，皆于我前诧其宏大焉。若外大官之衙，其宏壮无论矣。欧洲国土本小，其王不过如吾督抚之比，故其古今宫殿皆如此，非今为国会所抑致然。若法路易十四之宫，夸为世界第一者，雕镂固精。然仅此一大座，比之吾国帝居禁城之宏壮，相去尚十百倍。突厥、波斯之宫殿，吾未之见。印度壮丽，亦未极宏。若除此外，则中国帝室皇居之壮大，实为大地第一。盖万里大国，二千年一统致然，自建章、未央，千门万户，由来久矣。此其雄规，实关文明，不得以专制少之。然欧人之王居狭小，虽其小国寡民为之，而于近民之义，为有当矣。

于近民之
义为有当

35. 议院·大学

游议院，皆白石为之，甚壮丽。上下院分室同宅，式皆圆，有嘉富再像在焉，盖意大利合国後所筑也。下议院

须纳税十九佛郎乃得被选。上、下议员皆无俸，惟乘国中舟车不须费焉。上议员除王族及勋望大臣外，须纳税三千佛郎者乃得被选。

游大学，三层石筑，规模颇壮。时放暑假，无在学者，意国大学凡廿一所，然意南之民，不识字者尚百之八十也，旧国之变甚难哉。北意识字者过半，盖北意与奥法界，故文化亦优也。举国藏书楼一千八百三十一所，报馆九百零二。学校分四级，自小学、中学、专门学、大学，略与各国同。所过学校甚多，门壁皆新，不暇遍游矣。

旧国之变
甚难哉

36. 邦非尔宫

游邦非尔宫。在阜上，沿途屈曲上，林木修翳，花草铺芬，翠竹森森，与宫馆相联。其中古木森鬱，涧水清幽，亭馆清瑟，在罗马京中，至为清胜矣。是日，王子避暑于是，不得入宫，惟见楼塔十馀座在木杪而已。其墙壁花样新奇，有圆形、方形、卷尾形者。途中见载棺大车，四柱黑色，如大长箱，饰以金。在喷水池前少坐，俯望罗马全城，楼塔参差，斜对夕阳，光景如新。二千年来霸图宗教之争，英哲接踵于是，纵横大地。感慨流连，比之昔游舍卫，则尤深矣。

瑰殿崇楼倚夕阳，教宗霸业两张皇。东穷舍卫西罗马，大地山河最黯伤。

大地山河
最黯伤

37. 古迹杂述

罗马古迹至多，不可枚举。其纪功之牌坊华表，瑰伟高峻，树立大道中，崇十馀丈，刻镂精美者，不可胜数也。有牌坊刻人物、楼阁、舟车，凡廿五层，精湛。其喷水池无数，地中及四旁刻人马狮像。铁管引水，自人马狮口中喷出，盆溢大池，环以石阑。其刻人物皆精妙绝伦，处处皆有，式式不同，皆千数百年古物。今拓影十数，略见其式，亦足想罗马旧日之宏规焉。大概论之，罗马之古物，与埃及、雅典、印度并峙为四，诚非吾国可望。最奇者，数经乱离，其人民之能保存古物如此，诚咄咄怪事也。

盛赞罗马
人能保存
古迹

古物五章 印、埃、雅典多遗迹，瑰构雄奇尽石工。行遍地球看古物，尚看罗马四三雄。○颓垣断础二千年，衢道相望自岿然。最异频经兵燹乱，保存古物至今传。○後汉世称风俗美，贼畏名贤鬼读书。罗马人能存古物，此风粹美更何如。○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古物存，可知民敬贤英。古物存，能令民心感兴。吁嗟印、埃、雅、罗之能存古物兮，中国乃扫荡而尽平。甚哉，吾民负文化之名。○埃及陵塔何嵯峨，印度殿塔岁月多，雅典古庙何婆娑，罗马坏殿遗渠侵雪过。是皆周汉以前物，英雄遗迹啸以歌。回顾华土无可摩，文明证据空山河。我心怦怦手自搓，惟有长城

奈若何。

恨力薄不能多购

罗马市中，画店、古董店最多。金石之像、器，及罗马古碑、古盘、古柱，刻字、无字、完全、断缺，无一不有。连栋相望，过之垂涎，恨力薄不能多购之。虽明知真贋杂陈，然数千年希腊、罗马之器物，瑰式异制，置之堂室，亦足兴观矣。仅得金石像十数具，亦慰情聊胜无耳。

38. 罗马沿革得失

罗马历史

掠夺为事

战争为业

罗马开创，在周平王之二十一年（西前七百五十年）。罗慕路王之人口不过数千，盖野番部落云耳。经二百四十一年，废王而改为共和政体，则当孔子时矣。盖部落之俗，本是团体政治，而非君主政治也。特其时意大利未有文明大国，而罗马人得据冲要之地，以渐扩充而征服诸蛮。盖变贵族政后，立总督官二人，年一易之。其人在位，必以开疆辟土立功为荣，故最重凯旋之礼，而亦以掠夺为事，乃真野番故俗也，而沿尚武之故。至周赧王三十七年（西前二百八十年）抚有南意，盖立国五百年，日事开辟，亦仅得此区区小国耳。盖是时自希腊数岛外，欧陆未辟，皆同野番，比如今辟南美洲然。其与我国经三代之盛，迥乎异矣。经秦汉二百年，西比亚、马黎、苏拉、绷标、恺撒诸将，乃能推广于地中海沿岸，兼吞众邦，遂成一统之大国。数百年来，无岁不征。盖专以战争为业，有同匈奴、

蒙古之俗焉。其得成大国，亦以此也。

既日以征伐灭人国为事，故掠敌人以为奴隶，而货卖役使之。掠敌财而壮丽其都府，奢靡其服食，而罗马人乃豪富役奴而无税焉。此其行同劫贼，亦与匈奴、蒙古无异。

罗马以掠敌人财货之故，积金如山，故争相豪奢，一室皆费巨万。一桌之价，与掠一都城之财同。一月异室，冬夏异处，以孔雀、鹤、鹭为食品，此亦与金、元开国之贵人同耳。其开国之原，盖无足道，实为中国五千年之所无。盖夷狄之行也，去文明远矣。惟既灭希腊后，雅典之文学、政法、美术渐输入之，故法律、文艺渐有可观。而希腊本集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建筑雕刻之长者，罗马人亦师之。故王宫、公室、神庙、浴堂、技场、园囿，皆极天下之壮丽，亦以敌财为之。此如拓跋、金、元之改用华风，如秦政之仿六国宫室，沐猴而冠，由夷狄而进于中国，亦何足与我数千年世界文明比哉！

以孔雀鹤
鹭为食品

惟罗马一统之运，历六百年，自汉武帝时至南宋废帝元徽四年而后国亡（自西历前百三十三年至四百七十六年）。历世久长，淹有欧亚，文明自盛，乃理之自然也。此犹起家佣奴，积世贵富，已甚都冶，况千年之旧国哉。得失之鉴观既多，统驭之阅历自出。故所得之地，听其自由，所灭之国，粗收权利，而以宏大之律网罗之，亦自有精妙之律法出焉。今欧洲所用，亦多沿罗马律是也。

历世久长
文明自盛

罗马人以所统地太多之故，故其政法务为强幹弱枝之计，控制通易之方，今得而数之：

用罗马人
进行统治

其将相藩镇大官，皆用罗马人为之，虽多贪横，亦所不恤。盖如蒙古之私其色目人，英人之本种统治印度焉。一也。

隆上都以
观万国

都府官馆务极壮丽，以隆万国之观瞻，而弹压天下。各国入贡之品既多，库藏山积，四海之商品咸集，复有商船百二十艘，以运输于内外。罗马之都，百八十万市民，其富可敌国者无数，盖皆萧何隆上都、观万国之义。二也。

然因是之故，都府文物之遗迹，遂传流至今，以增欧洲文明之壮观与各国之进化矣。今欧洲各国，城都壮丽，为吏士工商万业所聚，有废帝亡朝而无迁都，如人之有脑，实本于罗马焉。

开道路

罗马以其国大地远之故，思控御之，乃最讲开通过路之法。凡得一国，必造大道焉，令各属地皆与京师通。其造中间道法，广大洁净，每石广数丈，大小不同，曲相衔接，而平滑如镜。其厚三尺，上下二层，上层合灰石为之，下层细沙作之。两旁石道，高于平地，以便民行。其最长者，西自直布罗陀海峡，东达波斯湾、幼发拉河之路，南达埃及，延袤万馀里，石材坚固，至今尚存。此其大业，可比吾万里长城，亦可惊矣。无事则通商便易，有事则调兵神速。三也。

行驿传

泰西驿传之法，起自波斯王赛拉司。而罗马帝奥古士多推广行之，定其规则，限其时刻，支以公费。故广土万里，消息迅速。四也。

设银行

既临莅众国，必握财权。乃创立国家银行，以租赋所入存于银行中。而更有借贷银行，以便贫民之兴业焉。则

全国财政大兴，流通操纵，无不如意。五也。

今者重都府、通道路、速邮传、立银行四大政，与其法律大行于欧洲，为盛强之一大原因焉。我国地土广大，逾于罗马，而不知大治道路以速通之；以金银贮库，而不知立国家银行，以操纵财权焉。于以文明不兴，盗乱难平，财货纒滞，甚非统驭大国之道，则愧于罗马矣。而数千年无一作者，道路间有开辟，而银行未识创设。以唐太宗、宋艺祖、明太祖及燕王棣之雄武硕画，才臣如鲫，而思不及此，岂不异哉！

论我国不
设银行之
失

罗马善政，以通道、银行为美矣 宏通石道万里远，税贮银行子息多。二政便于统大国，我于罗马愧如何。

我国数千年，皆以租税贮府库，而不知设立银行。昔户部之银，常数千万，堆积如山。各省藩库，亦略百万，江宁则多至五百万矣。其馀府县，皆十馀万、数万不等。既不知取息，尤不便流通。而终日仰屋呼贫，乃至鬻官开赌。夫以利息之正义，则认等作恶；以鬻官之大祸无耻，则视若当然，此真愚狂不可解者矣。若谓此非古义，今且勿引伪《周礼》“国服有息”之义，且试问古者纳总纳程，而今日折色纳银纳钱，亦何尝是经义乎？昔罗马人亦以取息为恶，柏拉图、亚利士多德皆不取之。盖古人不解理财之义，固中西同一俗哉！

今各国之富强，全藉银行为转输。吾国人处此大变，亦知之矣。户部及各督抚，亦多议及银行矣。而纷纷向外

招股，而不知即用所收之税为之。此又知二五而不知十，其愚不可及者也。凡一国各有风俗所滞之蔽处，当其一闻未达，甚难通之。及其豁然，乃觉昔者之蔽为大可笑也。吾国为府库财三字所蔽亦甚矣。

罗马立国
类于秦朝

罗马立国类于秦。其始统一意大利，如秦霸西戎。其近取希腊，类于秦之先取西周。其南灭迦太基，如秦之灭楚。其开西班牙、高卢，如灭蜀。其取亚美尼亚、亚西里亚、巴勒斯坦，如并韩魏。其灭巴尔的，如灭赵。是四国者，皆幼发拉、泰格里两河流域之强国也。其取黑海之奔多，如灭燕。其敌波斯，如结齐。其取埃及，如灭东周。皆以数百年之战争，而後成功于一旦。各国皆有精兵，文化亦与战国同。惟其立国一统，皆与秦类，故谬称为“大秦”，诚有故也。

汉魏六朝
与罗马之
比较

而汉之承秦，土地政治无异。其汉、魏、晋、宋人种内乱，不过如罗马历朝之变，与外族无关。（启超案：五胡十六国虽多属异种，然其发难者复已同化于中国，受中国之教育，凭藉中国之官职而因以作乱，其情形与辽、金、元不同，故曰与外族无关也。）罗马日受日耳曼之扰，亦与匈奴之南侵相类。其文治、哲学、法律、政治之美，与汉、魏、晋、宋无异。及我国魏蜀吴时代，益以公孙渊之辽，实为四国。与罗马地克里生帝、马西怜、君士坦周、卡比铎之分国为四无异。君士坦丁复统一之，与晋武帝之复为统一无殊。日耳曼诸部之南侵，东罗马之偏安，与晋末五胡之乱华、南朝之偏安，亦无一不类。拓跋魏之强大，类于沙

立曼之霸。北分德、法，而东罗马尚存。与我之北分齐、周而梁、陈尚存，亦无一不类。

惟隋唐混一华夏，而欧土无一英雄如周武帝、隋高祖、唐太宗者，遂使欧洲之不幸为千年争战之黑暗世界，而亦幸而因竞争以产今日之文明，得开辟大地。我国幸而一统千年，得以久安；不幸则以无竞争而退化，至有地球主人翁之资格，而反致危弱也。求所由然，则我国地形以山环合，欧西地形以海回旋。山环则必结合而定一，海回则必畸零而分峙，殆无可如何者耶？故马基顿、罗马之一统实年不过六七百；而战国、三国、六朝、五代之分裂，亦不过六七百年。我国数千年以合为正，以分为变；彼土数千年以分为正，以合为变。此则其大同而相反之故，而一切政俗因之。呜呼！岂非地形哉？故我睹地中海，而叹滂滂之大波也。

《禹贡》以五服分地治之亲疏，《春秋》以己国、诸夏、夷狄分三等。后世忘之，岂知人治之不得不然者耶。苟未至大同，则无五服、三世之分者，势将渐弱。盖三代至秦，皆有己国以与他国相对待，又有诸夏以与夷狄相等差，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亦理之自然也。罗马以意大利为己国，而後次第平列邦，故最爱罗马之民，以执政权；其後渐推权于意大利民而止。其于新定之邦，号曰“布尔宾”，则仅羁縻赋贡焉，所谓藩属，视为诸夏也。其于日耳曼诸部，则夷狄之薙芟焉已耳。以其有内国、外国之分，故日事征伐，以辟土为事，故能致强大。我国自汉

欧洲与中
国之幸与
不幸

罗马日事
征伐

中国专事
内治

後，以禹域为内国，此外皆夷狄，无诸夏之一义矣。夷狄则部落散漫，粗羁縻之，无足与较，亦无可畏忌。于是专事内治，而不事征讨。此我国之所以不增大，而罗马则增进无已欤？然罗马自奥古士多之後，亦有闭关专内治之意，与光武略同，但其後诸帝不守之耳。

39. 游加巴罗拉

拉飞尔之
故乡

罗马外有千年前之王宫，地名加巴罗拉，有斐个湖。昔本大埠，西历前四百年，为火山所沉，今遂成湖。此亦历阳湖矣。湖大二十里，临山明媚。宫临湖，风景至佳，但甚朴矣。其乡名朗痴罗赋，人民一万五千，盖拉飞尔所生处也。湖山秀极，宜产名士。距罗马五十英里，汽车一时可到。穷乡老屋，道路泥泞，污秽与华土荒村同。男女百数，皆奔走来聚观，盖未尝见华人故也。衣多褴褛，妇女尚多以首戴物，与印度同，孟子所谓负戴于道路者也。惟妇女颜色，红润如玉，明秀冠欧洲。身材不高，亦与华同。穷乡尚如此，惟瑞典、荷兰，能比意大利耳，岂非湖山秀美致然耶！

入一野店，楼三层，梯亦用土砖为之。食粗恶甚，不能下口，惟葡萄酒可饮，价亦甚贱。店地杂恶，吾乃假公园为食地。公园虽不大，筑亭堆石，架桥开涧，种花列畦，亦自楚楚。以候王宫二时乃开，故徘徊于此。时乡官敬远

客，园本常关，特为我开焉。

游拉飞尔故居及其夫妇婚姻之室，中悬一画大丈馀，拉飞尔自图其全家行乐者也。一母一妻一弟数妹，鸡犬皆仙，一经画笔，遂成不朽矣。对面之宅，为拉飞尔所生处，今为祔祠矣。宅以石筑二层，故久存。或曰拉飞尔生于佛罗练士埠，在罗马北，汽车四时，曾过之。其地最出名画家，有古画院十馀，皆至佳之宝物也。吾仅在汽车停处见之，未及下车视画院矣，今尚恨之。拉飞尔生地，究未知何所，人皆争之，然足见意人之重艺术至矣。

40. 佛罗练士市

佛罗练士市，当意大利市府盛行时，本为小共和国，佛罗练士以贵族执政。当明宣德八年，有银行商麦嘉锡者，为市会主，以才明遂执政权。其子继之，奖文学、励工艺、创商业学校及商业教科书。其善雕刻作画者，赏以功牌而特荣之，故学艺大盛。医院三十，有一所容三千人者。学校二百。金制、宝石制、染品、漆器、乐器、锦阑干、香花、石硷、香油，皆其名物。而最有权者，大银行八十馀所，支店无数，遍于全欧。即欧洲之以金为钱，在彼一千二百三十二年创于此市，斐呢士继之，德法乃渐效之，今行于大地矣。各国帝王，多与借债，因而握国权焉。今行金货、赏专技、讲商业三事大行，皆创于此市，不能忘所自出也。

市中车场广大，高塔巍峨。古画十餘院，皆千数百年名画，古刻石尤多。学画及雕刻者，欧美士人技师，皆来学于是，今尤为意国大埠焉。

41. 斐呢士市

威尼斯

游斐呢士市，此为意国自立市之最古而最大者也，在欧洲为最有名之佳丽地。地本海滨荒岛，而开河渠以通舟楫，曲曲交通，有花艇以往来焉。两埠皆巍楼华屋，并以文石筑之，柱础墙壁，皆五色宝石，筑工既精，其宏丽真为欧人之冠。盖意人建筑术，本自过全欧人，而此市以豪富甲全意，故第宅店肆之宏丽尤绝也。公馆、客店、戏园，精妙华侈，望之如金楼玉堂。歌人舞妓，在桂棹兰桨中，摇曳而过，音乐悠扬，观者夹道。其市中瑰货山积，大工厂相望，皆精工制金刻宝石，及乐器、文具、服物、美术之品为多，盖意之豪商富人所集焉。今欧洲称美丽繁华之都市者，以此市及法之满的加罗为最。宫室、饮食、歌舞、游乐、衣服、玩好，穷奇极乐，皆为欧洲第一。伦敦公园亦造此市街道、河渠、舟楫、店肆、舞女，以供人游焉。

此市创于罗马亡时。罗马人避匈奴之难，走居此岛。及唐中宗时，为西历六百九十七年，以制山盐致富，乃买数海港，而讲造船航海之业。至明初西十四世纪时，有商船三十，水手二万五千，又有军舰四十护之，以通商货于

全欧各国。十字军起，藉其舰队力，遂得无数特权，商力占于黑海及波罗的海，有地二万方里，人十五万。有可乐波罗者，远巡波斯、印度至中国。其子马可，仕元为平章政事。著书言中国事以通西欧者，自马可始。其後利玛窦、艾儒略等来游，中西交通，实皆斐呢士人开之。其後与葡萄牙人争东西之利，不胜，商权稍失。及意大利一统，遂并为意国，然犹为极富之商市焉。其以商立国，凡四百餘年，最久长矣。希腊、迦太基、腓尼西亚，皆以商立国，而开共和之制，增文明交通之业，若斐呢士市者，岂不重哉。

意大利据地中海之中心，当罗马既亡後，日耳曼人南下争欧洲霸权，意人无所胜，因其地利而开商业之国。自阿飞马市创之，皮摺市、遮乐亚市继之，斐呢士市乃为最盛。以商立国者，必无专制而讲自由，必无君主而讲共和。故雅典开其先，而意大利继之。此亦地中海港岛分歧，舟车便利，故能发生此异样之商国，而必非中国大陆万里一统者所能孕育也。既游既叹，颇惊国体政体之异，此亦农战之中国人所未尝梦见者矣。盖欧人思想之新奇，政体风俗之变异，无一不自地中海诞生乎。然雅典灭于马基顿，迦太基灭于罗马，商国必弱于战国，固无如何者哉！

将去罗马，先寄行李于伦敦，每重二百磅费五十佛郎。以罗马拜拜所得之瓦石古器寄港。

十三日二时去罗马。冈峦绵亘，皆种葡萄。于麦畦中，果树甚齐，桥道极整，男女刈麦甚多。山巅多民屋，然皆石筑。四时经□□□湖，山水明媚。素月渐上，奇大如落

日。得诗一章，

去罗马北行汽车道中 冈峦四绵亘，果树剪平齐。
山巅抗楼阁，郊外尽菩提。野女红兼白，山田高及低。
夕来明月大，逐我汽车西。

42. 游 美 兰

来兰

自罗马汽车北行十八时，六百三十启罗迈当，至美兰市。街道整洁，市场宏大，工厂林立，而意大利丝市皆在是。其地当意境极北，自此北通瑞士，东通奥国，以与北欧各国互市。既邻北欧诸国，故文明风尚，染冶为多。其学堂、公馆、剧场、妓馆，皆华丽精美，冠于全意，人民五十万，其繁华有“小巴黎”之称焉。八十年前，人口仅十二万，昔亦自为国。咸丰十年，意国一统，乃归并焉。

意大利南北之差异

意有大市二，南有奈波里，以海港胜。北有美兰，以孔道胜。人口并五六十万，热闹工作，皆过于罗马。而美兰之整洁富丽尤胜者，则以近北欧，有所讲求比较，激烈濡染故也。意国地形、南北狭长，如长履然。两两较之，北意富而南意贫，北意文学而南意愚陋，北意新整而南意敝旧，北意华丽而南意朴鄙，北意人红秀而南意人粗黄，北意有日耳曼风俗，而南意全罗马旧俗，此其大别也。美兰尤北意之代表矣。

早六时到，即乘车遍游街衢。见一扶祠，名马利亚拿

先甜，此市第一大庙也，高七八丈，广百丈，顶有尖柱数百，正中高塔又十丈，高峻突兀，上插云霄。墙角垂石刻旒形，立人像数百，极刻镂之美矣。殿内柱皆六棱，大可十抱，藻井刻金花，窗皆五色玻璃，极伟艳。盖意大利为教皇领地，其民迷信最深，故寺庙最丽。虽美兰此庙，求之北欧各国，已不可得。此乃意大利之特色也。

美兰教堂

其市易之所皆石筑，夹道阁上立石像百数，崇衙数层，结构瑰伟，过于王宫远甚，故夫欧人之重公所也。公园二，大者七里，林木幽茂。喷水池磴道丘岛甚多，胜于全意矣。街路以小石砌成砖形，中为车道，夹道植槐，以为人行，其整洁幽茂，亦冠于全意。入一古庙，墙边列古石，刻文字人像无数，多一二千年物也。

市易之所
过王宫

游博物院三。其一金石器像为多。其二画院也，皆千数百年古画著名者，而阿刺伯之画尤多，回教宫室衣服之沿革皆见焉。其国王朝会、教宗大集、战事之图，皆关典故。而拉飞尔及罗马诸名画师之画，亦充塞焉。出此埠後，再求之不可得矣。其一院为故富家布施者，亦藏金石像物，一古画、一石橱，已值数百万云。惟此院结构精丽，全欧少见。下层以五色文石为之，皆作各种花形，文如其色。楼上地板，皆以文木砌各色花形，文如其色。上下壁衣及顶盖，皆以文木为之，并作各色花形，文如其色。窗皆五色玻璃，极伟艳。曲室洞房，圆梯文屨，幽深精雅。屋不甚大，真妙构也。

游其兵房，因故城为之。四角有圆垒，高数丈，炮眼

加里波的

如蜂房。兵房正前，立加里波的将军像，策马雲中，想见天人之概。加将军为创意三杰之一人。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有范蠡、留侯、邨侯之高蹈，真人杰矣哉。兵房後有大牌坊，立拿破仑像，坐六马车。四角各立人骑马像，体制宏伟。盖拿破仑灭意时，立为伦罢王兼意王也。美兰自古为伦罢国，拿破仑于此戴王铁冠。然拿破仑与意人以自由，亦有功于意人者欤。牌坊外即公园。

此埠为意大利著名丝市，访大丝店视之，五色杂陈，绸缎毕备，花样无数，博异于我国矣。惟多闲行之样，与日本同。索价甚昂，每尺索十馀佛郎。其织厂则不在此，而在可磨埠，汽车北行，隔半时许，丝厂如林，烟筒插雲，以有事不暇入观。可磨在阿尔频山脚，临哥捞加那湖，水绿涟漪，风景秀美，宜于产丝也。自此入瑞士境。

43. 意大利沿革

意大利之
历史

意大利自罗马解纽，日耳曼大将阿拉烈，以重兵屠罗马。匈牙利之祖曷提拉，拥七十万众以蹙践之。此如刘渊、石勒之亡晋，惨祸同焉。其後意大利隶于日耳曼大将阿道塞，而帖阿他力与峨特亡之。其国境北自丹牛波河，西底西班牙境。衣皮带剑，而能用罗马文化，言语杂糅，于是意大利语出焉。此为苻坚、慕容垂争长中原之世，亦能用中国文化者也。时东罗马偏安，犹南朝矣，何其似耶。及西

五百二十年，东罗马英主茹斯底年兴，即制定法律者也，乃平定迦太基及非洲，覆汪德罗国，降峨特狄，恢复意大利。此犹刘裕之平秦齐、复河南矣。

越四十年帝殂，日耳曼之伦巴多人寇意大利，与东罗马战争二百年。其卒也，伦巴多人与拉威那之吏中分意国，至西历八百年，伦巴多覆拉威那，此与北魏南朝之竞争又相同，而陈霸先、萧察之中分国亦相类矣。于是教皇乞兵于法王比宾而破伦巴多，法人以拉威那京与教皇，于是教皇为有土之君矣，然意地亦有属东罗马者。至比宾之子沙立曼大王，乃擒伦巴多王而代王之，与教皇并治罗马焉，时西八百年矣。此又与隋文帝之一统相类，数百年争乱，亦颇同时。华夏交争，事势迁流，若合符节，何其怪哉！

查理大帝

沙立曼殂，三子分国，鲁设得意大利，不能统一，分裂互起。而斐呢士、佛罗炼士诸市，亦并出而自立，此与唐亡而五代之瓜分同。当西十一世纪时，日耳曼帝阿多取意大利，兼伦巴多王号及罗马帝号，此与宋同时，亦与宋之复一统中国同矣。伦巴多者，即意之北境美兰也，盖自西六纪至此，分意境而立国五百年矣。然地不容二帝，故日耳曼帝与教皇，累世争权。而以乱政兵争，民不知学，师儒使节，皆僧为之。故教皇之权力，能使各国君王惟命是听，否则废之。是则以教王为共主，中土所无可例似者。而教皇又与东帝并掌教权，中分为二。至西十五纪时，路德新教既兴，教皇始弱，然犹得行其令于意大利中。此千

黑暗时代

者也。比我唐宋之文明，乃正相反矣。

意大利北部隶于日耳曼後，数百年争乱如麻，而南部则统于教皇，不与其难。然当西十一纪时，诺曼人取奈波里，沙兰生人夺西西里，而日耳曼帝显理第六并灭之。及西十三世纪时，弗勒得力帝常都奈波里，而不还日耳曼。于是奈波里文物甚盛，学术技艺并集焉。是时斐尼士、佛罗炼士并为文美。至于十六纪时，意之学术、技艺、建筑、图画，为欧洲冠。意大利自罗马亡後，于斯稍盛，其有类南宋之临安耶。若利玛竇、南怀仁、汤若望、艾儒略之来游，与中国最先交通者矣！当千四百九十四年，法国王沙尔第八，南取美兰、佛罗炼士以入罗马，于是教皇联日耳曼、西班牙及斐呢士以抗法。逾二年，法王路易十二再下美兰，与西班牙分奈波里，又联各国袭斐呢士，教皇又联各国以拒之。路易又结斐呢士以袭美兰，教皇又联英、日、西诸王以拒法。至西千五百十五年，法兵再下美兰焉。此与春秋列国之争郑同，後世无得而拟焉，而今日均势之局自此出矣。然新旧教之争盛，发于此时。而西班牙王甲列兼帝日耳曼以救意大利，与法大战而败，大扰罗马，甚于阿特拉。

意大利千年以来，争乱无穷，中分为数小国，而以教皇为正统。盖当时欧洲各国，封建盛行，故意大利自由都市，亦得保全其间，以延绵千载。或不能自立，而隶属于强国如日耳曼、法国、西班牙，而自治之国体尚存焉，或则仍为封侯也。其北部之国五，曰萨蒂尼亚、斐呢士、伦

与中国最先交通

都市自治
隶于列强

巴多、摩丹拿、巴尔马。其南部之国，曰罗马、塔士加里、奈波里。三百年来，伦巴多、斐呢士隶为澳国地，余各小邦，皆制于澳。

当拿破仑盛时，胜澳，得意大利之北部，以乾隆六十年，于美兰戴伦巴多王冠，而为意王。今其纪功牌坊在美兰，吾尝见之。又使其将王奈波里焉。及拿破仑败，维也纳会议归旧地，意诸小国复归于澳。而意人多愤其压制，欲合为一国以拒澳。道光二十八年，法革命再起，伦巴多、斐呢士起而抗澳。罗马民悉教皇而放之，萨谛尼王阿尔培主民政而自立，北部各邦从之，皆背澳矣。

拿破仑为
意王

逾年，法人以兵戍罗马，复教皇位。各邦畏之，不敢动。惟萨谛尼王伊曼奴核第二，先立宪政，人心皆归之。咸丰三年，加富洱为相，结英法以战澳，破之，得伦巴多地。于是斐呢士国、巴尔马国、摩丹拿国、多士加纳国、拉西阿那国各小邦皆归萨谛尼，惟奈波里、西西里未定。咸丰十年，加里波的起义兵徇灭之，而归之于萨谛尼王。于是咸丰十一年，我生之四岁，意大利开国会，推伊曼奴核为意大利王，而意国统一之业成。

撒丁王统
一意大利

惟罗马尚属教皇，斐呢士尚属澳。同治五年，我生之九岁，普澳之战，意人助普而胜，得斐呢士。及同治九年，我生之十三岁矣，普法之争，法兵去罗马，意王收教皇之权，遂入都罗马，遂为今之意大利国，皆贤相加富洱之力也。以争乱如此，故贫弱。二千年来之变，其民酷矣耗哉。

收教皇权

44. 意大利国民政治

意国概况

意大利地方面积十一万有六百四十六英方里，人口三千二百四十五万。上溯百年前，不过一千七百万，今已倍之矣。其国土仅比雲南、直隶之一省，而分九十六州，则一州不过吾两县之比。其至小之州，若利扒尔拿，仅一百三十三方里，人民十二万四千馀，此不及吾粤一大乡矣。盖数百方里、四十万人民以下者，若是之类，居二十州，皆不过吾国一县耳，而设牧守之长官焉，则分治之密可见。而判官法衙之区，小者一千五百四十九，大者一百六十二，上控法衙二十。然则每州约有小法衙四五十，大法衙三，而三州有一上控法衙焉。推此以言，中国之治一县，略宜有小法衙二十馀，大法衙一，而一府宜有一上控院，乃为不疏也。

意国铁路长八千八百英里，费一亿八百四十万磅，其中六千四百里皆国有也。闻得利不过百分之二，货物亦少，则以国贫故也。当道光十九年时，意之汽道不过十三英里，自一统後，同光时乃大进，然不过岁增二百二十英里，亦有限耳。邮局信箱七千七百零七，亦多矣哉。

人民于欧洲为贫

意人民于欧洲为贫，故能耐劳苦，而南方尤著矣。其耕地仍多用人工，不甚用机器，开辟未尽，其荒地林藪，尚占全国三分之一。然较六十年前，葡萄、五穀、林木之

地，开辟已增一半矣，则农民之勤，功亦大矣。苏彝士河既通，南亚之米价甚贱，输入于意，二十年前仅二万吨，十年前则增至五、六万吨。耕植之新法尚少，赋税过重，农无资本，故田地难于改良。平计每亩之入，仅十三斗。而人口日增，七十年间，亦增至倍数。故二十年前，穀入仅当国民八日之食；今则垦辟虽倍，然尚欠四十二日之食。盖全国耕地，仅五千三百万爱坎，只足养二千七百万之人口；其余百分之十五，非国力所能养矣。

故其食穀品，法兰西人每年一吨，意人仅得半吨。其农产物值，法国每人平算得五十九磅，意人仅得三十磅。其全国产肉三十九万吨，除输出二万吨外，每人每年仅得肉二十七磅，不足以养生。故医生德林树谓意人之死，百分之四者为滋养不足，血枯而死。盖比之英民，死者多百分之三十八。服食之不足，死数幾多半百。民以贫而夭弱，亦可畏哉！以故意人在本国不足为养，故必须迁徙。故连年迁往南美者百一十万人，美国则二十八万六千人，其他各地六十二万，共二百餘万人焉。吾闻在纽约之意人，穷苦污秽之状，甚于我国。皆由国贫而机器不开，少大工厂养之致然。不知大势者，视欧人皆豪富逸乐若神仙，则大误矣。

我国荒地尤多未辟，机器尤多未开，人民尤多而贫，肉食尤少。虽无统计之确数，而岁岁滋养不足，血枯而死，及迁徙于外国者，宜尤多矣。徒以禁工不能入境，故往美无多。然国人之往南洋者，每日千数，统计六七百万矣，

略当意之三倍，皆闽广人也。虽吾民数千倍于意，然以闽广二省旅行则三倍焉，则亦相伯仲矣。益民多则必溢于外，乃事势之不得已者。今吾国旅民遍大地，随日月出入，他日必收其大益。使吾人种无地不殖，是在因势利导，善保护而推广之耳。

意之变法
我亦可采

意之地荒人多，与中国同；贫乏少用机器，与中国同；古国多旧俗，与中国同；迁徙殖民，亦与中国同；工商未盛，亦与中国同。故意之变法，我国亦可采择焉。惟意以增扩海军，重增赋税，银行困乏，人民愁苦，则我不可不鉴也。是故见欧人而震之，愚妄之甚者也。虽然，海陆之军不修，则人将予取予求，而惟命焉。非张国威，无以保国境。夫以意贫弱，尚甚于我，而遂有三门湾之窥伺请求。呜呼！以十倍于意之中国，而我不请其奈波里之海湾，意何胜于我，而敢请三门湾，亦可笑矣。虽然，人之轻我者，亦何由哉？

机器进步

意国二十年来，机器之进步亦大矣。同治十年时，其蒸汽力一百三十二万吨。至光绪二十年，已增五倍余，为五百五十二万吨。此则过于我国者矣，吾国所宜最急务也。

意田有田主自耕者，有田主及工人均分者，有佃人之地而纳租税者，亦与中国同。地主一百六十一万人，凡地五千八百二十万英亩，每人平均得地三十六亩。盖大农少，故机器亦少欤？每亩平均价值，耕地十一镑，不耕地五镑，总值三亿七千七百万磅。林地一千万英亩，出林木九百万

吨，以五百万吨供薪炭，四百万吨供木材，岁值三百五十万磅，所产值每亩值英七诗令。渔业七万人，渔船二万三千，岁入渔值七十万磅。矿工六万七千人，硫黄山六百十所。惟全国无一煤矿，岁用煤四百万吨，全藉外国输入，其损害国力甚大。其与我国煤层无限，山西一省可比英伦，宜意人福公司之力争此利也。我国人不知意之贫与我等，但望见欧人，一律畏而待之，岂不愚哉！

望见欧人
一律敬畏
岂不愚哉

意矿有铁、铜、铅、铋、金、银、水银，农产则小麦、米、粟、玉蜀黍、棉、烟草、葡萄酒、橄榄油、牛、马、豚、麻卵果为大宗矣。

意土产特出于欧洲者有二。一曰文石。欧人宫室最丽，承罗马之风，墙壁柱础，好用文石。而意之能用文石者，则以地多出文石故也。吾既见欧之宫庙公室，即无文石者，亦必画成文石之形。以文石价昂甚，王宫亦力多不逮，多用假文石，而文石之可宝贵益甚矣。所游博物院，剖解文石，五色并备，宝光夺目。罗马所产黄雲石者，尤为奇特，宜欧人之尤重之也。吾国宫室之不坚固垂久，以不用石筑故，不能精丽，以不用文石故。此亦吾国文明之大憾也。今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及太和门阶石及阑，纯用西山白石，明陵亦然，皆开自明世。石质虽不及罗马之宝石，然亦文美矣。肇庆之七岩，皆文石也。若以为室材，岂不极文美哉。雲南宝石尤多，大理最著矣。今意区区之国，文石岁输于外者，一千七百四十五万四千三百一十佛郎，其用工人六万七千。吾游爪哇宫衙及富人室，率用白

文石（大理石）

雲石铺地，乃荷兰之俗也，而石材闻多出于意。吾国山岳含珍，文石之材无限，若开采而运之他国，其富源岂可量哉。

蚕丝

一曰丝。意之蚕桑，既最先与中国通，久传于意土。今则桑麻铺菜，遍于原野矣。可磨埠为织丝厂地，机凡一百五十万，岁出丝织料四千万，值九百万磅，倍于吾祖国矣。闻皆运于法国为多，以法之妇女甚侈，好衣丝也。吾国蚕法不精，丝市日下，所宜鉴观人之良法，而改良以求进焉。

织布厂工人八万二千，岁出值一千三百万磅，然不足本国之用，尚须输入九十万磅之布焉。织绒厂在近二十年大进，岁得六百万磅，然不足本国之用，岁输入一百二十万磅之绒料乃足，羊毛多自中国运往者。

意人海岸甚长，本善于市舶，今汽船四百零九，帆船五千余，输出之货值一三三八二四六三五三佛郎，输入一七〇〇二三五六六五佛郎，岁亏约四万万佛郎矣，则工艺不开之故耶？盖全国制造所值，不过六千三百万磅耳。

全国屋价四万万四千磅，屋租二千六百四十万磅，田地值十一万万八千万磅，商物值二万万二千三百万磅，家畜及家财略称是。

与英德法国之比较

今以英、德、法考之。英织毛厂岁出六千二百万磅，德、法并四千余万磅，英棉织厂岁出九千二百万磅，皆将十数倍于意。蒸汽力尤足以验国内工艺之多少，今意仅得五十四万万八千万吨〔案：此数字与第174页数字相差一千

倍，肯定有一处错误，请读者注意），英十倍之，德六倍之，法四倍，俄、奥倍之。其运货物，得美二十之一，英、德十之一，法六之一，奥三之一。故各国制造业之以百万吨计者，意得九五，英则四三八，德则三四五，法则二九八，俄、奥犹倍之。通商以百万磅计者，意得九五，英得三三零，德则二七七，法则二四六。其他富商房屋货物，皆得各大国三、四、五之一。故每人之入息，美三十片士，英二十四片士，法二十片士，德十六片士，奥十一片士，意仅十片士，皆减英法之半焉。故其食用，皆比各国减半，或减三倍，则国贫民困，在欧洲与西班牙等矣。虽经伊曼奴核、加富洱贤君相之抚绥，而不能骤长，抑无如何。或加富洱寿之不长，故不能与俾士麦于成功治定後，竞于工商之业耶？

意之国税，与各国同。而有专卖盐税、烟草税、入市税、富签税，此其所独也。而烟草税倍于地税，亦大矣哉。民贫而赋重，则以治海陆军之故也。

意常备兵二十六万八千，後备兵八十八万七千三百四十五人，国民军二百一十一万六千七百二十。海军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战舰一等四，二等三，三等四，朽旧者铁甲巡洋舰九，防护舰十四，水雷艇十七，破敌舰九，水雷艇一等者十一，二等者百零一，三等者七十一，海底水雷一。只此海军，费帑无数。当竞争之世，岂得已哉！

陆海军

意之岁入，当其一八三零年八百三十万磅，至一八六 财政

零年三千八百万磅，一八七五年四千三百八十万磅，一八九五年六千七百二十万磅，地方税二千七百万磅。三十年间至今，所入过半矣。八十年间，所入十倍。惟军费七百八十万磅，及其他经营学校、官道，出入相比，岁亏八百万磅。故公债累加，今尚五万万零五百磅，过于岁入十倍。其国富力三十一万万六千。各国公债，以国富力十之一为极。今意过之几倍，而海陆军费有增无减，支持于后，亦甚危哉。

银行

意之银行，有国立、民立二者。惟用钞过多，至不能行，金价大涨，而货日贱。其政府所发之钞，当一八七一年，二千五百二十万磅。一八九四年，少减之为一千九百七十万磅。合民银行所发四千五百一十万磅，共六千四百八十万磅，较英国多十分之五。盖贫国开创之始，不能不藉钞法以兴百事，实势之无如何也。我国唐宋，已大用“交子”、“会子”。今当国争之世，收权于政府以便兴作，尤不得已者哉。

意为新创国，百事落人后，未开殖民地。惟近年欧人瓜分非洲，意亦分一杯羹，在红海之喀赫尔峡至的眉来峡间，得地面积八万八千五百英里，人口有四十五万。然国贫如此，经营甚难。

意与奥、德为联盟国，与德、奥、法、比为金币联盟。

罗马人口五十万，然工厂甚少。大工厂多在奈波里，船厂、炮厂皆在焉。英之麦边厂，亦分设于奈波里。

45. 意大利之俗

意人既贫，而立学开化皆迟于北欧各国。宫室古朴，既一望迥异北欧。乡曲衣服褴褛，民多未被教者。其流居德、奥、法者甚多，气质粗鄙，动辄殴骂。或酒后相争，一言不合，动至拔刀相向。故德、奥、法人多以野蛮目之，且亦畏避之也。其劫盗尤夥，即其流居美国者，其贫困污秽贱恶，且有甚于中国人。彼美之工党不攻之者，实以彼国能自立，而又同为白种故耳。未游其地，而一律重视欧人，则甚愚妄也。

统计意国，在今欧洲大国中为最贫国。自西十六世纪後，学人之发扬名世者亦少，工艺商业皆不盛。其统一在同治元年，先于德及日本十年。皆宪政国也，昔皆贫困，今德之盛强幾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跃为第一等国矣。夫以国体论，意无联邦，则为政易行于德国。日本起自东洋，与欧洲语言文字风俗皆隔绝，译书游学，备极艰难，岂与意国与诸强联疆接壤，风教相同比哉。其为难易，相去千万。而意之不能骤臻富强者，教之压制愚弱已久致然耶？抑以地小民寡不如德日耶？则欧洲中若比利时、荷兰、丹、瑞尤小矣。其与西班牙之贫弱，皆别有故。方今天主教国皆微，法人势亦日下，其内情甚深远，非旅人匆匆所能深知也。

在欧洲为
最贫国

其艺术可
遣人学之

惟其国势如此，彼自顾不暇，脱欲犯边，彼何能筹海
军之费？更何以持久？其有请索，可力拒之。其画术及雕刻
建筑，则可遣人学之，以增美术之文明焉。其工价亦贱，则其
船厂或亦可资购舰之用也。美之雕刻国手库洛克、博鸦、
枯罗阿尔，皆学于罗马及佛罗炼士而转移全美，岂不然哉。

意自为语言，亦稍非罗马之旧矣。其内地通英语者甚
少，上等舱尚不可得遇也。惟德、法语似稍多通者，岂以
旧曾混一故耶。

意之工艺不开，在罗马购影相镜及千里镜皆甚昂，盖
皆自英、德、法来者，其他可推矣。除制文石、写画、刻
像外，无特别精工之物。音乐昔甚有名，今亦让之德矣。
南意人尤朴鄙，衣服敝恶，人肥矮，稍黄，盖真山谷之民
也。其与纵横大地之英人，相去甚远。

意人贫，每日工得一佛郎足用矣。意人身之长短与华
人同，然貌颇丰腴红白，似湖洲人，则以地为之耶？意之
山水甚似江南，秀美静穆，三面滨海，长数千里，风景尤
佳。故人才甚盛，而美术尤著，盖生有自来也。当欧洲十
六世纪时，学术莫盛于意，虽教皇所为，亦其地秀美致然
也。法人小说，欲于百年後以意国为地球公园，岂无故哉？

46. 罗马之教

意国自罗马帝君士但丁许行耶苏教後百年，而西罗马

灭。阿道塞统意大利，为西四百七十六年，于是入中世黑暗之时，而耶教太盛，至称教皇。至西八百年，教皇为罗马皇帝，意大利境，或为自由都市，分立为诸小国，乱离相继。而教皇实以师代君，而统一欧洲，为大地上绝新之局。当时教皇之权，能召日耳曼帝显理跪雪三日，若非马丁路德教兴，则至今教皇尚为欧洲共主也。故罗马之都，实为欧洲二千年首都，虽君士但丁，亦其子孙耳。若回之麦加，印之舍卫，其为帝都教地，尚在其次也。若意大利者，千年以来，实可谓为僧国也。今意人乘德法之战，削教皇之大权，此实革命之尤大者。于今教皇，遂如东周君之仅拥虚位。盖自路德新教出，而天主教遂成偏安，今则教皇遂几近灭亡之时矣。然长衣缙徒，盈塞市里，寺庙相望，僧官尊崇，馀风未殄，神道设教之盛，尚绝异于他域焉。

削教皇权
实为革命

其国有大教区，分为三十七，小教区二万零四百六十五；寺五万五千二百六十三，僧七十万六千五百六十人，尼寺八百七十六，尼一万四千一百八十四人。然僧亦充兵二年焉，此意之抑教新例也。罗马名寺甚多，有古来巡礼参拜者，有耶苏及古德遗室者。吾有诗曰：“缙徒市里道相望，遗宝参经古道场。罗马名蓝四百寺，几多塔殿对斜阳。”

罗马城外加特古墨坟，为葬历代高僧处，各国多迎取供奉之，然亦有伪骨以充供养者。

教皇之下，有法老七十人，以备顾问，而充会议，且

选举教皇

选举教皇。而教皇亦自法老中举出，其制与古罗马之元老院同。七十人中，教正六人，训导五十人，试补十四人。其大教区有大教正统之，小教区有小教正统之，皆有会议，并有赏罚之权，不服者可上诉教皇。

其举教皇也，法老书名票面而投匭中，乃誓之。票过三分有二者得选，否则再投。教皇定，则烧其馀票。

教皇本山无募金，各分寺募之而来献。信徒见僧，握手接吻，又吻神像，彼得寺尤多吻之者。僧入席离席，必画十字于胸以致敬。

47. 耶教出于佛

耶教与佛教

吾于二十五年前读佛书与耶氏书，窃审耶教全出于佛。其言灵魂，言爱人，言异术，言忏悔，言赎罪，言地狱、天堂，直指本心，无一不与佛同。其言一神创造、三位一体、上帝万能，皆印度外道之所有。但耶教为末日审判，则魂积空虚，终无入地狱登天堂之一日，不如说轮回者之易耸动矣。其言养魂甚粗浅，在佛教中仅登斯陀舍果，尚未到罗汉地位。

希腊宗教
传自印度

考印度九十六道之盛，远在希腊开创之先。则七贤中毕固他拉之言灵魂、戒杀生，已有所自。盖希腊之与印度，仅隔波斯，舟车商贾大通，则文学教化，亦必互相输转。波斯已侵印度，至亚力山大半吞印度，印之高僧人士，必

多有入波斯、希腊而行于巴勒斯坦、犹太之间，此尤浅而易徵者矣。

且以外仪观之，耶教亦无一不同于佛教焉：不娶妻，一也；出家，不仕宦，二也；堂上供像以敬礼，或木像、金像、画像，三也；左右设白蜡烛多对，烧香，四也；案上陈花瓶，五也；神前设坛几案，布席，六也；供酒食，七也；僧衣袈裟，亦有斜条，八也；合掌跪拜，九也；肩挂数珠，或手弄之，乃至人民多然，女子颈皆挂之，与蒙、满俗同，而今施之中国长官矣，十也；神前昼夜点常明灯，十一也；鸣钟磬，十二也；神前跪诵经，十三也；朝夕礼拜讽诵，十四也；有食斋日断肉，十五也；僧居寺中修习，十六也；女尼，十七也；出游着法服，十八也；剃髮之一部，十九也；有僧正、法王统之，二十也。路德之娶妻改像法，犹日本亲鸾之改真宗，西藏莲华生之娶妻改红教，虽人情盛行，实非教主正义。考其内心外礼，无一不同。其为出于印度之教，无可疑易。英之学士多证其然，恶士佛大学教习麦古士米拉作《宗教起元论》，以《新约》证之佛典皆同，尤可为据焉。

仪式相同

佛兼爱众生，而耶氏以鸟兽为天之所生以供人食，其道狭小，不如佛矣，他日必以此见攻。然其境诣虽浅，而推行更广大者，则以切于爱人而勇于传道。其传道者，曾以十三代投狮矣，耐劳苦、不畏死而行之；而又不为深山枯寂闲坐绝人之行，日为济人之事，强聒不舍。有此二者，此其虽浅易而弥大行欤？夫道在养魂，行在医济，身神并

切于爱人
勇于传道

有以养，而又以大仁大勇推之，其蔑不济矣。

虽近者哲学大盛，哥白尼、奈端重学日出，达尔文物体进化之说日兴，其于一神创造、上帝万能之理，或多有不信者。然方今愚夫多而哲士少，尚当神道设教之时。设无畏警，则尽藉人力，其于迁善改过者必不勇，盖观于朱子为无鬼论而可证矣。耶教以天为父，令人人有四海兄弟之爱心。此其于欧美及非亚之间，其补益于人心不鲜。但施之中国，则一切之说，皆我旧教之所有。孔教言天至详，言迁善改过魂明，无不备矣。又有佛教补之。民情不顺，岂能强施？因救人而兵争，至于杀人盈城野，未能救之，而先害之。此则不可解者矣！

施之中国
民情不顺

墨子传道于钜子以为後，至死百餘人而争之，可谓重大矣，钜子即教皇也。墨子尊天、明鬼、尚同、兼爱，无一不与耶同。使墨子而成教主，中国亦有教皇出矣。但墨子有妻而多鬼，此则不同，其道太艱。夫不言魂而尚苦行，此必不可行者也。庄子以为去于王远，岂不宜哉！

夫古之为教主者，多有异术以耸人心。观佛之服大迦葉及诸梵志，皆以异术。耶苏亦然。墨子乃哲学者，王阳明亦直指本心，颇与耶同，然皆有道而无术。于吉之流，有术无道。惟张道陵尊天尚仁，又有符咒之术，道术全备，殆与耶同。其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起，幾成教皇矣，而一败不振。而晋名臣谢安、郗鉴等，尚奉其道，卢循亦然，必有可观者。若寇谦之，所挟大矣，然又有术无道。推诸子所以致败，则以中国孔子之道，无所不备。虽以佛教之精

孔子之道
无所不备

深，尚难大行，况馀子哉？其中虚者，外得侵之。其中实者，外物不入。中国本自有至精美之教，此诸子之所以难大盛也。

孔子与佛，皆哲学至精极博，道至圆满。而耶苏与张道陵，则不待是。耶苏与张道陵所生同时，惟张道陵不幸不生于欧洲，故其道不光也。人之成圣与否，亦有天幸欤？然道家之后，任道传教者不勇，虽亦剽窃佛说，仪式亦类，或终不能比基督也。

48. 旧说罗马之辨证

罗马自安敦帝始与中国通，今据《后汉书·西域传》条，考而证辨之如左：

大秦国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按罗马无“大秦”之名，译音亦无近似者。观传中所言罗马国事多夸诞，此必通商及来使之入，以中国之秦灭六国，地大威尊，而罗马之灭并各国类之，因亦自比于秦以晓中国，而加一“大”字以夸炫其盛强。展转传译，史官遂误录之。“犁鞞”之名，亦出误传，或译罗马人之一地及其奉使人之名未可知，重译之误盖多矣。“海西国”三字更出傅会，盖自安息指地中海而言。时罗马居极西，故称海西国，乃译者指地形而喻人，非指国名也，译者误译之耳。然本文言“以在海西”，则甚明白矣。

“大秦”与
“海西”

小国役属者数十。 罗马虽灭埃及、腓尼基、亚尔美尼亚、叙里亚、奔多、巴的尔及高卢、西班牙、日耳曼，然皆以为藩属，或仍其王号，受其职责，日耳曼及囊海之部落尤多。役属小国数十，乃罗马之特制实情，所谓“布爾宾”者。近之如我国朝之待蒙古、回、藏诸王，设大臣、将军以统之；远之如安南、高丽、缅甸、暹罗诸国，听其贡职。若罗马本部，仅意大利，渺乎其小耳。实非如我国，以禹域为本部之大也。

石为城郭

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堊壁之。 今罗马石城，尚有存者。当时环七山，即以为国境，後以为城郭。邮亭始于波斯，屋大维推行之。堊壁之，当真。今罗马室，多涂朱黄也。

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 罗马故以农立国者，至今禾麦遍野，勤于耕耘。松柏草木亦繁多，树木遍山原矣。惟蚕桑之业，出于近时数百年，或云马哥自中国携还者。若汉时有之，则丝业应大盛于欧洲久矣，此当有误。

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辘辘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今所见罗马帝王将相皆髡头，则传闻至确。今欧人皆髡，乃复罗马之旧也。然所见蜡人院欧人，八十年前皆有辫髮。则辫者日耳曼之俗，与匈奴同。或匈奴入西，如曷提拉之拥兵五十万入罗马然，因而易其旧俗耶？髮无关于体肤，留面事之，废日增事，无谓甚矣。秦汉以髡为罪。而罗马先为今日之法，则罗马胜也。所见画及剧，其

作罗马故事者，帝王将相皆衣绣长垂。乘车二轮，甚小如轿，无盖，前有板而後空，立而执轡。今云白盖，或别一制欤？剧场帝王将相之出入，亦有旗幡。

所居城邑，周围百餘里。城中有王宫，相去各十里。此指罗马城包七山为之者。王宫则自奥古士多及尼罗及卡的来、斐士巴顺各帝皆有之，故云相去各十里，今游之亦不然。

城周百里

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斐士巴顺之鬥兽剧场，今欧史称其以玻璃为柱，又镀金柱三百六十枝，以三千餘名人肖像饰之。各国博物院犹有罗马之玻璃食器，当时传以为水精也。然亦不过此大剧场耳，非诸宫室皆然。

水精为柱

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即元老院之议员也。奥古士多时，已有议员千人。後虽频更变，亦不止三十六人之数。然会议国事，则甚确矣。

三十六将

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輒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鬪不怨。罗马虽罗慕路为王，实起自诸村之酋长。後更民政，只有总统而无王。即屋大维之後改行帝政，亦拥“恺撒”、“奥古士多”之号，不称王。此称王者，姑译意以明其权云耳。无常人而立贤，则自尼罗之後，迎立斐士巴顺及涅尔华、大拉壤也。或并恺撒之先，民政诸统领而数之。或军队所拥立之二十四帝而并数之。其云灾异废黜者，则汉世免三公之故事，以之附会，罗马安得有此？其废者二十餘帝，皆被弑。惟地克里生自退让耳，所云不怨，或指此欤。

王无常人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康。今

其人民皆
长大平正

观罗马人之刻石像及画像，真所谓长大平正，且极秀美，与今意大利人同。盖高加索人种，已端正长直。而地中海人及欧人，莫不皙白，颜如渥丹。匈牙利人本出匈奴，今亦与欧红白壮丽同矣。英人居印度者，面变黑蓝。故知欧洲在寒带滨海，独擅其秀美也。欧人之迁居美洲者，颜色亦淡白矣，欧人真得地灵者也。吾咏欧游诗曰：“淫滞欧洲五月馀，遍游十国走飞车。腥鱼乾膻难为饱，华屋巍楼颇可居。风化何曾异中土，物华差可胜方舆。海在地中人色白，天骄二事果何如。”盖我于欧人无一事逊之，惟人色之白，真无如何。此大秦亦附会也。

外国珍异

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罗马并吞各国，珍异咸集于罗马，为中市。若西西里、埃及之五穀，波罗的海之琥珀，毛鲁塌岛之织物，印度之香料、丝绢、宝石，西班牙之羊毛、金类、革皮，英国之铁、革皮、珍珠也。而罗马人出资本畜奴隶，以为商业，行之东西各国。

金银为钱

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 罗马以金银为币固甚早。然我国汉时更大用金，见之《史》、《汉》者不可胜数。如汉文帝赐陈平、周勃金五十斤。梁孝王死，遗金四万斤。赵佗赠陆贾装千金。吴楚反，捕汉大将金五千斤，列将金三千斤，裨将金二千斤，二千石金千斤。汉律，赎死罪者金百二十斤。其时钱亦并用，而银亦用焉。《汉书》谓黄金一斤值钱万，银一流重八两值钱千，则一金值银五矣。其後佛像之饰太多，金日少，则废金为币。或者谓我国尚在铜国之时期，则我周汉时如何？不考古而妄自攻贬，何

其愚妄也。

安息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大质重，市无二价。穀食常贱，国用富饶。邠国使到其界首者，驛驛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缁綵与之交市，故遮关不得自达。安息即波斯也。当汉时，西方只有罗马、波斯、印度数大国。罗马既有骆驼之队商以通波斯，筑石道自埃及达幼发拉的河，又有商艘百二十往来于印度，凡玻璃、纸、瓷、织染、金银工雕刻品，皆通商之品也。我国丝品，为地球独有，安息人遮之，不得达汉。商人争利垄断，当是实情。观甘萸不能往，可见安息之商，碍我国之文明不少哉。其穀食赖埃及、西西里，故贱。其国用赖掠于各国之金银宝货与属地之贡，故罗马市民无税，所谓富饶也。邠邻使，或是好大喜功之实情。

安息遮关
不得通汉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以一译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安敦为罗马中叶第一贤主，在位自西一百三十八年至一百六十一年，凡二十三年，拓路修港，创设女学及恤贫院，好哲学，为罗马极盛之时。後帝以安敦为尊号，吾以其首通中国，特购其像而归。此为中西交通第一事，然所贡品乃南洋之物，非罗马所出，亦有可疑。或以埃及、阿刺伯之品为贡耶？

安敦遣使

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北行出海西者，即越亚细亚土而至地中海，乃西行也。地理无少

误。

亭置连属

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害行旅。不百余人资兵器，辄为所食云。亭置连属无贼，似指意大利内地，或自埃及至幼发拉的河之石道乎？经沙漠，故多狮耶？

阿蛮诸国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余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阿蛮国似巴尔的，斯宾国当是亚美尼亚。以地形考之，当时罗马与波斯中距在亚西里亚土者，惟此二国无可疑者。且云渡河九百六十里即至海，当是渡幼发拉的河而至亚耳居海也。地理无少误。

晋书所云

《晋书·四夷列传》：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棹柄，玻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其王有五官，其官相去各十里，每旦于一宫听事，终而复始。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故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以上所述，略采于《后汉书》，非他有所闻也。

甘英不渡

邻国使到者，辄贖以金钱。途经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贖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 资三岁粮乃能渡海，此当就印度通商而言。若自亚细亚至罗马，安得有是？或船人之欺甘英也。如下云云，皆船人欺甘英语，当是与安息遮关之意同。甘英愚怯，辜负班超凿空之盛意。至今中西亘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英之大罪也。其与哥仑布、墨领、岌顿曲之流，相反何其远哉。中国人而有此，至今国土不辟于大地，智识不增于全球，遂以一切让于欧人，皆英辈之罪也！晋武帝太康元年，当西二百八十年，其罗马王为布罗巴，太康三年被弑。改拉斯立，勤俭之主也，尝破波斯，太康五年死，或云被弑。子加利那立，亦被弑。通贡于我者，当是破波斯之改拉斯。

甘英之大罪

49. 罗马与中国汉世之比较

罗马虽承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希腊诸文明国之汇流，以一统大国名于西土，今欧人艳称之。然以之与我汉世相较，有远不逮者。今略举之，得五焉：

罗马不如汉代者五

一曰治化之广狭 罗马之政权，只三十族之罗马人有之。後贵族平民之争累三百年，乃推其权与拉丁人，而亦仅限于罗马一城之内耳，其後乃暂推其权于意大利人。盖终罗马之朝，皆以意大利境为内国。其馀高卢、西班牙、不列颠、西西里岛、迦太基等，谓之“布尔宾”，以为藩属地，

罗马本土限于一隅

遣都护治之，如我伊犁、蒙古、西藏、东三省之将军、都统、领队大臣然。故皆纵恣，贪暴虐民，而民得自行其旧俗，则实与未开化等。若埃及、亚西里亚、亚美尼亚诸国，则以虚名职贡，如高丽、安南之比耳，益不足数。至西三百年後，日耳曼各蛮部及各藩属，渐习罗马法律、风俗，渐有政权。而地克里生帝分国时，尚自领意大利，则其轻重可知矣。且其将相吏士之所自出，文人学士之所发生，政事礼俗之所盛行，图书戏乐之所开发，繁华盛大之会集，实只有罗马一城之内，并不能远及于意大利之封域焉。

文化只在一城之内

夫意大利之方域，当今世仅能比我直隶、雲南之一省。而当罗马时，尚杂蛮族未开化者无数，则正雲南之比耳。而意大利之民，率皆罗马虏掠他国之人以为奴隶，实未平等，不得比于人数。各郡邑未立学校，全国未有科举，故罗马极盛时，学者号称七六万，亦不过罗马城中人士耳。

我汉时以禹域百郡皆为内国，人民平等，不限奴隶。（启超案：汉初奴隶之制尚未尽革，观汉诏屡次免奴为民可知，汉之中盛，阶级殆绝矣。）郡国皆有学校，皆立文学掌故。县乡皆有三老，以掌教化。故犍为之僻远，其文学尚能著书。而陈元、杨孚，以经术起于南海。苍梧士燮，以文学化行于交趾。司马相如、扬雄起于蜀，陇西尤为六郡良家名将所出，而江楚之间无论矣。特设科举，郡国皆岁举孝廉茂才，或访问贤良。有道四行，故学术遍于全国之乡野。若蔡兴宗、郑玄之著录弟子万人，曹曾、楼望弟子并著录九千人，其一门数千人者不可胜计，皆方步矩领，诵法经学。

汉世文化普及全国

若河南汝颍齐鲁之间，彬彬极文明礼乐之世矣。其京师太学，弟子三万，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公卿倒屣，党派盛大。则以今欧美之盛，尚有逊之，何有于罗马乎？学风之盛如此，其与罗马区区数十人言哲学、诗歌、文史，辄号为文明，岂不极远而可笑哉！

盖我汉时之内国，过于罗马之意大利内国十倍。则其文明之化，亦过于罗马十倍。我少奴隶，而罗马纯用奴隶。我有学校科举，罗马无学校科举。则即一意大利之内国文化，尚不能及汉时三辅十之一也。若汉世两京之盛，则班固、张衡之赋，已见一斑。罗马大祠四百二十，剧场五，竞走场七，石浴池十六，以建筑之壮丽闻。而汉时未央、建章、甘泉、昭阳、上林之壮丽实过之。王侯第宅服食之奢，游侠商工聚集之盛，游学长安之众，以五千万人之大汉，岂区区罗马所能望其肩背哉！

文化过于
罗马十倍

二曰平等自由之多少 罗马开国千三百馀年，上世勿论，外域勿论，其自成罗马国土以後，贵族平民之争数百年。其为奴之“伯利便”族，为贵族欺压，婚姻不通，有兵事则弃耒而征伐从死。幸不死而归，则田荒而家人饥寒，借贷于贵族，限期迫速，不及偿则为奴，法律不得及。两族相争，乱靡有定。立国九百年，于前三百年，乃得少予权利而通婚姻，设护民官。然此乃同城之拉丁人得之，其意大利人仍数百年为奴而不得享权利也。

罗马贵族
压迫奴隶

至苏拉、马黎约之争讧，意人当前八十年罗马将一统时，乃渐与拉丁人少分权利。然终罗马之朝，意大利半岛

汉世人民
人人平等

之奴隶百馀万，仍受主人凌制，法律不同。其他藩属人民，则如英之待印度人，我之待蒙古、西藏人，更无权利之可言。至季世乃稍予以权利，而罗马之纽亦解矣。若我汉世，内国人民，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既无世爵，人人得徒步而至卿相，执政权。罗马人所有权利，限于一城数十万人之内。我汉扩之百郡万里五千万人之远，此其平等自由之相去何如矣！

罗马内乱
杀戮不已

三日乱杀之多寡 罗马立国无纪，其始民政时代，则豪族与平民之争，世有内乱，不可胜纪。及苏拉、马黎约之争，闭城大杀，罗马一城，死者十五万。其後申拉苏、绷缥、恺撒三头政治之争，屋大维、恩多尼、列比铎三执政之争，攻乱弥年，罗马之民，死者不可胜数，号为百年之内乱焉。即号称罗马盛世时代，自恺撒被弑至提庇留帝为其臣麦克罗所绞，加俞帝为近卫所弑，革老丢斯帝为其后所毒弑，尼罗为元老院所弑；则开国诸帝，自奥古士多外，无一能自保者。于是驾拔、奥苏威的路举兵争位一年，并互杀，则是为大乱矣。中间惟斐士巴顺、第度、大刺壤、哈的练、安敦、奥古里流，以贤获存，而多米山即遭弑矣。及高摩达斯被毒，于是军队拥立之帝二十五，仅四人考终，而大乱亦频数。即亚力山大稍能中兴，而亦被弑。于是入“三十暴君之代”，内乱频仍，外寇交至，领土大削。瓦连帝为波斯虏为奴，甚至内乱至于八月无君焉。盖自裔德西多外，无一免者。此後惟地克里生以高让君士但丁，以一统获安。自此末君无一保全首领者。且帝位不定，或兄弟相争，或

数将并立，日在大乱之中。

统观罗马一统之业八百年中，当国有位号之人以百数，能保全者不及十主，而争乱分离以数十计，其女后之乱政弑君，亦复无数。比之我之十六国五季，尚不如之。若我汉世，只吕后小乱、王莽大乱、质帝被毒外，数十代并皆平安，京师晏然，中外无事。唐自武后一乱、中宗被毒外，数十世亦晏然。宋除南渡，明除建文外，皆数十世无争乱。其与罗马一京之世载乱离，相去远矣。每读《晋书》及《五代史》，哀其时君臣人民之惨杀酷戮，为之掩卷。此乃中国数千年绝无仅有之世代，而中国人所忧心者。而罗马人乃视为朝夕餐饭之事，岂不哀哉！

汉世乱事
较少

四曰伦理之淆乱 罗马以家族为治，与中国同。其族长有权，其父子相继，女不嗣位，莫不相类。惟其淫乱之俗，则不及我国远甚。盖其奥古士多，已立其后先夫之子。已而提庇留死，则兄孙继之，又以叔继侄。而革老丢斯又以侄女为后，又立其后先夫之子。而第度之贤，亦以其女妻其弟多米山，其他废后、杀子、弑母，不可殚数。即开国诸帝已若此，其他不必数矣。中国汉唐，亦有废后、杀子之事，然亦少矣。父子相继，乱崩能戢。若叔侄为夫妇，则亘古未闻。观邦裨家人屋壁之图画多写淫具，则鸟兽之乱甚矣。虽为一家一人之私德，然其波及关系于一国者，不亦巨乎。

罗马淫乱
之俗

五曰文明之自产与借贷 罗马起于小蛮夷，日以争杀为事，立国千年，仅得意大利之半岛，虽有议会，绝无

罗马文明
来自希腊

文明。及西历前一百四十六年，当汉武世，平定希腊，乃以希腊之文学技艺，行之国中；然仅及罗马一城而止，未及于意大利也。其後有之，渐推广于全国，则甚微矣。故罗马实为武功之国，不得为文学之国。文明本非其自产，乃借贷于希腊而稍用之，此与北魏、辽、金、元之入中国相同。岂与汉世上承夏、商、周之盛，儒墨诸子，皆本国所发生，百郡人士，生来已习，濡浴已深，无烦假借。其与罗马之一城人民假贷希腊者，岂不远哉！

中国文明
源远流长

有此五者之悬绝，则罗马虽有国会之公议、公馆之同民、道路之长巨，皆不足与我齐驱矣。且其国会私于贵族，徒召乱争。公所宏丽，出于劫掠他人者。是皆非治法之美也，何足与我较文明哉！其法律号称美备，为今欧人之祖，他日当以与我汉律一一校之。然总而断：罗马人之政俗，实为北魏、辽、金、元之比例而已；虽号文明，未脱野蛮之本者也；非今欧人之比，亦非我中国之比也。

与民同者
乃反少焉

但其产育之美，有足异者。罗马以其本出于土番小部，故为团体民政。是故虽限于贵族自私一城，而其图书馆、博物院、戏场、浴场、公园、女学、恤贫院，皆与其城中之一族人共之。而今者欧人师之，乃推而遍与人民。而我国虽号文明，所有宏丽之观，皆帝王自私之，否则士夫一家自私之，而与民同者乃反少焉。此则反不如罗马之治，俗私狭而能诞育耶？然此亦让欧人先我百数十年耳，不足计也。

50. 论五海三洲之文明源土

大地文明之古，自中国、印度以外，以今突厥之境，为文明发生之始，亦为争战之聚。其变化繁多，荟萃杂沓，关系欧亚而交通之，实为大地数千年来最重大最怪异之境土。今地球大通，地形之要冲已大迁变，视之虽不能如昔之重大，然寻考旧迹，本元形变，除新大陆外，我国之视西土，亦无有更重之者。我自日本、緬、暹、南洋、印度及欧美十餘国，足迹皆遍，所未至者惟突厥、波斯之境，未得亲察视之。以入彼境，必有本国公使行文彼国，得其护照而後可入，故难之，每望叹咤。然经埃及、阿刺伯及希腊而望之，据所阅历及旧史所传，溯今欧洲盛强所自生，以与我国相比较，则有大大可感动惊骇者。埃及、希腊，近岁分出为二国。然统举大端，犹可蒙以突厥之旧号焉。

最重大怪异之境土

埃及以尼罗河流而先发文明，巴比伦、亚西里亚以凭幼发拉的河、底格里河而继开文化，巴比伦之都则临波斯湾海口，亚力山大之市则临地中海，君士但丁则临地中海、黑海之峡。此一片土，南北数千里间，界域于地中海、黑海、裹海、红海、波斯海五海之中，连络于欧罗巴、亚细亚、亚非利加三洲之脉，山海交错而耸荡，岛屿绣错以分峙，水道通贯而便易，又有沙漠纵午而交横，无所不备，实为大地独一无二之怪地也。故其产孕怪奇，亦无所不有。与

五海三洲
交会之地

我国文明之早发则同，而情形亦多迥异者也。

巴比伦与亚细里亚文字并方尖形，其与埃及文字迥异。巴比伦与亚西里亚地近俗同，虽迭相为王，实为一国，与埃及之文明两源，发生并在唐虞以前，我国似难比例。必若引证，则炎帝之与黄帝，及共工争霸、蚩尤作乱，颇有所同。但埃及、巴比伦未经波斯并吞以前，未有合一之者。下埃及之分为数小国而衰，则在夏时。上埃及虽隶于阿剌伯游牧人四百年，而当商世实为最盛。拉墨塞王之武功，震于小亚细亚，辟地至于幼发拉的河，而究未统一之。其後亚西里亚人大强，并吞诸国，割及埃及。殷末周初，千年之顷，两国因互为吞并而有交通。故巴比伦城、尼尼微城、启罗城三都，建筑之伟大，技艺之精美，颇有同者。其教则同源，以为文化混合，亦未尝不可。但终不类我国之一统，在黄帝尧舜前耳。

不类我国
一统之早

我国唐都平阳、虞都蒲坂、夏都安邑皆在山西，商起亳邑在河南，周起郃岐丰镐在陕西，并临河而居。虽仅千里，此犹巴比伦、亚西里亚之嬗代，而非埃及、巴比伦之分城也。惟三苗之地，左洞庭，右彭蠡，凭据江南，已为大国。自蚩尤与黄帝为敌，至舜、禹未能定之。其国统久远虽不可考，然必在炎黄之前千年以上。又有刑法政治制造，与华夏划分江河而居，颇似尼罗河之与幼发拉的河焉。但三苗之盛，必不如埃及耳。然三苗既有治法，我华夏必有采择灌输，则以为中国二文明源，亦无不可。但後观吴楚尚复断髮文身，蓝缕筚路，山越五溪之苗蛮朴鄙如此，虽

亡灭之後必多退化，然亦何至如是。则三苗之文化必非高度，无可上比埃及，亦只可以豕鹿、安邑、殷、亳、岐、丰互发文明相比可耳。

波斯附属马太，为六百二十五附庸小国之一，此与微、卢、彭、濮等耳。当春秋之末孔子时突起骤强，三十年间，始而灭马太，灭亚西里亚，进灭埃及，臣服腓尼基、巴勒斯坦，以大兵临希腊，幾并吞之，此为五海三洲间一统之最先者。波斯之立国，以武事而兼以文艺，与罗马同，故能日辟百里。然既合并诸文明国之一统，又东商印度，西侵希腊，凡二百年，则其文明之业，必有灌输而互进者矣。居鲁士、大流士连兵至百馀万，海舰至数百艘，此虽後之隋炀、帖木儿、拿破仑无以过之。此为西方第一期开辟之一统大国。其汇合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巴勒斯坦、波斯五文明国之泉源而为大流，虽以素称文明之希腊，然亚力山大帝倾心于亡国之化，而舍己从之者，必有故矣。

波斯最早
统一五海

英入印度，全用英俗。契丹、女真、蒙古之入中国，全用华风。亚力山大之从波斯俗也，何以异契丹、蒙古哉！特罗马人与波斯世仇，争战累千年，而波斯又曾为希腊所灭，故盛传希腊之文明，而不甚称波斯，为此故耳。当战国时，马基顿王亚力山大灭波斯，而进及印度，都于巴比伦，而杂糅波、希之文化。以其为欧人也，尤藉藉于人口。此为西方第二期之一统大国。夫希腊之突出于欧洲也，山岳耸峙，分为十二。雅典以商立国，而成民政。斯巴达以兵立国，而成大同。政体离奇，学艺妙发。波斯之君政、邮传、

亚力山大
二次统一

道路、兵律，希腊之民政、哲理、雕刻、画乐，皆为特出。又汇合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巴勒斯坦诸文明之源泉，而更成大流。夫汇流多则水大，汇流小则水细。以此而言，谁能比于此五海三洲之片土耶？

今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希腊之宫室、石刻、技术、文学、书册之遗传无数，我观于欧洲十馀国之博物院，已饱之矣。以我古物之流传寡少比之，实有惭色。

夫此土既有埃及、巴比伦之南北源泉，已大怪矣。而东大陆则突出波斯，西大海岛则突生希腊，有无穷之推广，实为地势之奇特致然。若我国则只中原独有文明，此外北之匈奴，西之羌胡，南之闽、粤、交、滇，东之朝鲜、辽东，皆蛮夷之俗，犹在野蛮，于我文明，毫无所助。三吴开于泰伯，朝鲜开于箕子，辟国至古。然只推广中原之文明，未能有分毫之创立。日本在大海中，为“三神山”，立国数十，争竞亦多年，山岳分峙，颇同希腊。然无腓尼基为之媒导，则亦长此终古；至于唐世，采用华风，亦非助我者也。又彼通印度，在于周世；我通印度，乃在六朝。夫以印度之文明输于我者在千年之后，输于彼者在千年之前。故我与印度，自作自生，无分毫之外助。而此五海三洲之片土，乃无一之不汇输，既有江海以通舟船，又有骆驼以通队商，于是无不通汇，亦异矣哉！

夫希腊之突助文明，已为奇特。而欧洲数万里之大陆，时尚等于美、澳之未开辟也。又有偏西之罗马，忽出于地中海之中心东南，统希腊、迦太基、亚美尼亚、奔多、巴

中国文明
与外界极
少交流

的尔、埃及之旧国，西北辟西班牙、高卢、日耳曼、不列颠之荒地，泱泱大风，又汇无量数之文明源泉而成大湖大海，此其奇特，且出五海三洲片土人之意外，而况吾国也！

吾国西启西域，经头痛身热之坂，风哭鬼难之地，尚不能达襄海而逾须弥；北开鲜卑、黠戛斯、薛延陀，则须度万里之瀚海焉；东南界海，浩杳无际。夫一则沙漠崇山苦寒之大陆，一则大洋浩杳之小岛，皆必不能诞育文明者也。夫以罗马之盛，亦不过开辟荒芜，与成吉斯同耳。其于文明事业，无所加于希腊以前，况中国四封之小蛮夷哉！然五海三洲之片土，东西推广，皆在近邻，浩浩无穷。罗马之外，又有日耳曼之新文明出焉，更有近世之西班牙、葡萄牙寻海之新事业出焉。此其子孙曼衍，不可纪极，则更不可言尽矣！

我国四境
极率通过

惟欧罗巴之文明，则罗马之子，希腊之孙。而五海三洲之片土，为祖所自出，而复有阿刺伯以为之母也。美洲之新文明，又为旁出之孙枝，近又倒流于印度、日本，而波撼于我国。虽为欧洲之新法，非复埃及、巴比伦之旧化，然滥觞有出，种核有因，岂不异哉！且君士但丁之建都也，盛大壮丽，亘千馀年，合大地都会之盛美久长，无有比之者，即今尚有突厥都会、回教之首善焉。

欧洲文明
肇于五海
三洲之地

而摩诃末之创业于麦加也，合并君师而一之，西并西班牙，东吞印度，南控北非，北尽襄海，中据君士但丁，交通中国，而开阿刺伯文明之业，恢恢乎二万里之大国，跨大海大陆而成新治教之大国，盖兼印度、波斯、罗马、中

国之文明而尽有之。盖大地古今之文明，至阿刺伯而尽集其大成，以组织新政教也。其後突厥、波斯分为二国二教，则波澜盖盛于斯土。今欧洲之文明，汎滥全地球，则又自十字军以输于阿刺伯者。然则此五海三洲之片土，为文明之生聚最久长最怪异之地矣！

不变即灭

今者大化环海，循环欲周，而此五海三洲之片土，为回教所困滞。突、波二国，比之万国，最为闭塞守旧之地，岂有地灵之尽耶？抑亦先发者必迟收，环行而复始，其道较远。然他日各国尽变，彼突厥、波斯，不变乎，亦灭耳。则此五海三洲之片土，当欧亚之中线，必复为文明所走集，其将为大地之公都会耶？抑不然耶？必复其始，殆有难测。高加索之人种，固有名于大地。君士但丁之人民甚秀白，鼻最高长。彼襟带五海三洲之片土，吾未能至而神往之。裏海、黑海乎，波斯湾乎，红海乎，此吾国人所宜注目也。

（弟子梁启超初校原稿）

（后学梁国华 初校）

（后学谭 镛 再校）

（后学黄之纲 三校）

（再传弟子杨维新四校）

法兰西游记

51. 巴黎观感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夜，自德之克虏伯炮厂往法国。八时，汽车行，频渡河，汽车入船中而渡岸上。睨灯火楼阁，闪煜辉煌，经大城市无数。十一时到奥斯鹿林州，自此易法国车，车场阔大甚，关吏验行李讫而行。此州为普法战时所割，城郭人民无恙，而主者易人。三十年前读《普法战纪》，至此见之，抢怀割据。自此入法境，皆普国用兵之地，惜深宵高卧，不克一一亲见之。二十三早六时，到巴黎矣。

自德往法

往闻巴黎繁丽冠天下，顷亲履之，乃无所睹。宫室未

巴黎道路之美

见瑰诡，道路未见奇丽，河水未见清洁。比伦敦之湫隘，则略过之。遍游全城，亦不过与奥大利之湾纳相类耳。欧洲城市，莫不如此。且不及柏林之广洁，更不及纽约之瑰丽远甚。其最佳处仅有二衢。其一自拿破仑纪功坊至杯的巴论公园十馀里，道广近廿丈，中为马车，左道为人行，右道为人马行。此外左右二丈许杂植花木处，碧荫绿草，与红花白几相映。花木外左右又为马车道。马车道内近人家处，铺石丈许为人行道，又植花木荫之。全道凡花树二行，道路七行。道用木填，涂之以油，洁净光滑。其广洁妙丽，诚足夸炫诸国矣。

今美国诸大城市，胜处皆用此法。惟夹马道以树，树外左右以炼化石为人行道，仍荫以树，则为三条道。或树外再用马路二条，则为五条。柏林至大之衢名“哇”者，仅中列花树一林，旁马行路又车行路，近人家处为人行路，仅六条，花林又少其一，皆不如巴黎也。

论变法当修路此

今美、墨各新辟道，皆仿巴黎。道路之政，既壮国体，且关卫生。吾国路政不修，久为人轻笑。方当万国竞争，非止平治而已，乃复竞华丽、较广大、鬥精洁以相夸尚；则我国古者至精美之路，如秦之驰道，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唐京道广百步，夹以绿槐，中为沙堤，亦不足以与于兹。他日吾国变法，必当比德、美、法之道，尽收其胜，而增美释回，乃可以胜。窃意以此道为式，而林中加以汉堡之花，时堆太湖之石，或为喷水之池；一里必有短亭，二里必有长亭，如一公园然；人行夹道，用美国大炼化石，加以罗

马之摩色异下园林路之砌小石为花样，妙选嘉木如桐如柳者荫之；则吾国道路，可以冠绝天下矣。

巴黎此道旁之第宅，皆世爵富商，颇有园林；亦有壮丽者，然不及纽约之十一矣。近园处则百戏并陈，傍晚时则车马如织。盖巴黎马车六万，电车二万。夕阳渐下，多会于是。士女如云，风驰雷骤。而电车疾速，马车少不及避，辄撞翻。绿鬓红裳，衣香人影。忆昔在上海大马路大同译书局倚栏而望，自泥城桥至愚园、西园等处，颇相仿佛，但逊其阔大耳。他时更筑丰镐，别营新京，以吾国力之大，人民之多，苟刻意讲求，必可过之也。

车马如织
士女如云

大约法之有繁丽盛名，乃自路易十四以来，世为欧雄。而路易十四欲以隐销封建，乃特盛声色之观、园囿之美、歌舞之乐，俾十万诸侯，乐而忘反，皆沉醉于巴黎，奔走于前后，而不欲还其荒山之宫垒以练兵治民。所谓此间乐不思蜀，柔肌脆骨，非复能以雄武抗叛。而路易十四不折一矢，得以统一王国；因益以矜夸诸欧，成为风俗。至今游其市肆，女子衣裳之新丽，冠佩之精妙，几榻之诡异，香泽之芬芳，花色之新妙，凡一切精工，诚为独冠欧美。然此徒为行乐之具，而非强国之谋。路易十四以收诸侯，则诚妙术也；今沿其故俗，欲以与天下争，则适相反矣。人艳称之，法人亦以自多，则大谬矣。

巴黎繁华
之由来

自埃及华表至百丈铁塔处，楼馆夹临先河，为故赛会地。赛会故宇宫馆十数所犹在，皆瑰伟诡异。长桥横河，金人、金凤十对，夹跨于桥，殆如汉承露台之金铜仙人掌、瑰

埃及华表
下为公园

丽极矣。过武库、拿破仑陵塔而至铁塔。铁塔高九百餘尺，上侵雲表，冠绝宇内。楼塔四脚相距百十丈，下为公园，士女掩裳游坐其间。埃及华表左右亦为公园，花木交荫，而戏园游乐场多列其旁。至夕电灯万亿，杂悬道路；林木中马车千百，驰骤过之，若列星照耀，荡炫心目。然电灯之繁丽，不如纽约之欢娱；杯论马车林木灯火连亘十餘里，尚不如印度之加拉吉打焉。新嘉赛会场，采法国之胜，而奇伟过之，然皆毁去。则宫馆楼观桥道之瑰犹存者，此地仍可称焉。此亦非妄有名者耶！

自纪功坊至卢华故宫，则大戏院、酒楼、大肆咸在，道皆夹树，士女游者昼夜不息。全都公园大者十五，小者十，戏班十五。巴黎所称号繁丽者，尽在此矣。以吾见其百戏之园，万兽之囿，不如德甚。或谓巴黎之以繁丽闻于大地者，在其淫坊妓馆，镜台绣阁，其淫乐竟日彻夜。已领牌之妓凡十五万，未领牌者不可胜数。若其女衣诡丽，百色鲜新，为欧土冠，虽纽约犹仿效之。果若此，则诚可称。此则若吾国之上海耶？非旅人所能深识也。以吾居游巴黎之市十餘日，日在车中，无所不游，穷极其胜，若渺无所睹闻而可生于我心、触于吾怀者，厌极而去。乃叹夙昔所闻之大谬，而相思之太殷。意者告我之人，有若乡曲之夫，骤至城市，而骇其日日为墟者耶？

要而论之，巴黎博物院之宏伟繁夥，铁塔之高壮宏大，实甲天下；除此二事，无可惊美焉。巴黎市人行步徐缓，俗多狡诈，不若伦敦人行之捷疾，目力之回顾，而语言较笃

实，亦少胜于法焉。吾自上海至苏百馀里中，若营新都市，以吾人民之多，变法後之富，不数十年必过巴黎，无可羨无可爱焉！

我若变法
不数十年
必过巴黎

法自道光五年始开机器，晚矣，学问、技艺，皆远不如德、英。彼所最胜者，制女服女冠之日日变一式，香水之独有新制，首饰、油粉、色衣之讲求精美，此则英、美且不能解其侔色揣称之工，然吾何取焉！未远游者，多震于巴黎之盛名，岂知其无甚可观若此耶？若夫览其革命之故事，睹其流血之遗迹，八十三年中，伤心惨目，随在多有。而今议院党派之繁多，世爵官吏之贪横，治化污下，逊于各国。不少受益，徒遭惨戮。坐睹德、英、美之日盛，而振作无由。士人挟其哲学空论，清谈高蹈，而不肯屈身以考工艺。人民乐其葡萄酒之富，丝织之美，拥女之乐，而不愿远游，穷夜歌舞，惰麻侈佚，非兴国者也。

法国政治
逊于各国

法人虽立民主，而极不平等，与美国异。其世家名士，诩诩自喜，持一国之论，而执一国之政，超然不与平民齐，挟其夙昔之雄风，故多发狂之论。行事不贴贴，而又党多，相持不下，无能实行久远者，故多背绳越轨，不适时势人性之宜。经百年之数变，至今变乱略定，终不得坚美妥贴之治，徒流无数人血。今英德各国，有所借鉴而善取之，则法国乎。为人则太多，自为则非也，其奈俗化已成，无有能匡正何？闻法人质性，轻喜易怒，语不合意，从君万曲梁尘飞。夫轻喜易怒者，野人之性也，法人犹未离之耶？德、英皆沉鸷，不轻喜怒，故强能久。二族之性，可以观

百年数变
徒流人血

其治矣。

故赛会地

自埃及华表至铁塔，中间数里，临先河处，皆故赛会地。楼馆桥道，皆至华丽。华表前敞场千步，电灯林立，车马如云。赛珍遗馆，今犹存有二处。一必地宫，前临草池，四角崇穹，中为圆穹。一为忌连宫，以玻为瓦，周以花木，後临先河，皆最壮丽者也。长桥数四，一皆伟观。一直通拿破仑陵前之铁桥。其第三桥为亚力山大桥，尤当孔道，而奇丽甲天下焉。其广数丈，电灯繁多，夹桥两边。其两桥头之四角皆有华表，上立金人一、金马一、面为金凤，大丈餘，光采照耀，十餘年常新，想糜金无算焉。

52. 登铁塔

天下之大观伟制，莫若巴黎之铁塔矣！当首登之，以望巴黎焉。

游观必先
登高四望

吾游观，必先择高处以四望，可揽胜概。吾少从先祖述之公登五层楼，于连州登画不如楼，昔游江南登雨花台，游扬州吾登琼花楼、蕃厘观，游西湖先登吴山，游武昌吾登望江门巡城而至黄鹤楼，游桂林吾登独秀山，所至各国皆是。以吾所登之塔，若吾粤梁时之花塔、镇江金山之雷峰塔，北京则西苑内之白塔、城外之天宁寺塔、西山之碧雲寺後魏氏白塔，而手扞西湖之净慈塔，多数千百年古物。而上海若龙华寺塔，则不足数。若游日本江户，登其浅草之凌雲塔，至缅甸登其王宫之木塔，游锡兰登其古寺之千

年旧塔；游印度所登塔尤多，而舍卫城中鸞岭顶之塔，及佛祇树给孤独园前七百年前之回王所筑塔，而加拉吉打公园中之英人纪功塔尤高峻矣。欧美高塔尤夥。其在德则议院前之纪功塔，若瑞典之思间慎公园顶塔，英水晶宫之塔，若美则华盛顿之方塔，波士顿之纪功塔，若是者皆宏工巨构，四十馀层，高数百尺，并有名于宇内。若印度之阿育大王筑八万四千塔，吾手扞其数塔焉。而宏规大起，杰构千尺，未有若巴黎铁塔之博大恢奇者。盖有意作奇，冠绝宇内，真可谓观止而蔑以加者也。

历数所游
各国高塔

铁塔筑于光绪十五年，当西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盖见败于德後，民力甫复，因赛会作此塔，以著民物之丰亨光复也。全塔体方。此铁枝凡分三层构成。其下层四脚斜撑于地，而嵌空玲珑，高三百尺。四脚相距亦数百尺。每脚奇大，立于四隅。每隅以四柱上矗，成四大室，方广十馀丈，内有机房、办事房及上下机亭，成一座落。由其塔之四脚下插地处望塔之最下层，已如雲表，巍峨无际。盖已在三百尺之上，中国楼塔已无有其高度者，即大地各塔，至高者亦不过尔尔；然置于此塔，乃在其至下耳。

铁塔

四隅皆有上下机亭，可引机而渐升。每至一层而歇，又待人而上下焉。每小时上下一次。自七时开机亭，至夕十一时止。夕七时後，上中层皆不复升矣。此下层每面柱二十，圆拱八，每柱距丈馀。下层中楼分上下二层，皆有回廊，低数尺。此层中戏院、酒楼、茶馆、球房、乐室无数，女子占地卖物者甚多，游人如蚁。其戏院在餐馆正中，

第一层

凭栏把酒，可望远。其酒楼五层，置其中尚渺然卑小。则但其一层之内容与其繁闹，已如一闹市。自远望之，如天际雲中，玲珑楼阁。幾疑蜃楼海市焉。其得未曾有之瑰制巨工矣！周步回廊，俯瞰巴黎。全城三百万人家，楼塔宫殿，高高数层者，皆在脚底。车驰马骤，皆如寸许。杯论公园池岛丘垤，若指于掌。其俯视城郭人民，已觉渺然，盖已高如天上矣。

第二层

自下层至中层，亦复四隅，各有四柱，共十六柱，斜插而上，又二百尺。至中层，四面周以回廊，皆赁于妇女，陈设售物。中有酒楼，广十馀丈。四方四大柱，馀柱各距丈馀，中有十字交柱。此层去地五百尺，俯视城郭人民，如垤如蚁矣。汉时神明台、井幹楼高五十丈，正与相比。而井幹之制，亦与此塔制相类也。

最上层

自此层以上，柱皆直上。四周用四〔三？〕大柱，合凡十二柱。其中皆有十字铁板，斜交贯之。每十字斜架约二丈，直上二十一架，凡为四十馀丈。将至上层，塔渐狭，改作六柱为六角，以至于颠。塔中央有一大柱，置上下机于柱中。有小层置机器，有房，但不设酒楼杂肆矣。大柱外夹以两小柱。又一柱作旋梯，人可步行至顶——此中央柱，自二层起也。乃登塔上层，高九百尺，广百尺，八角式，回廊四望。顶作平台，有一八角亭。再上一大柱，上有宝相，高二、三十尺，以验风。此层俯视雲气，凭虚御风，鲁河萦带，远山堆垤，杯论园青绿如掌，巴黎全城如缩型之泥木室矣。

计大地古今之塔，皆狭仅盈丈。安有三十丈之上作闹市，九十丈之上陈杂肆卖酒者乎？杜工部登慈恩塔，至翻为“高标跨苍穹，七星在北户”，若登此塔，不知更能以何语形容之。天下事往往所见不逮所闻。昔早闻此塔，而见拓影，绝未惊奇。今亲登之，乃惊其奇伟冠大地，竟所闻远不逮所见也，推此塔而已。逝夕辄登。凡登塔前楼三次。

所闻不逮
所见者唯
此塔而已

登铁塔顶，与罗文昌、周国贤饮于下层酒肆三百尺处，凭阑四顾巴黎放歌。浩浩凌天风，高标卓碧落。遥遥虚空中，华严现楼阁。神仙蕊珠殿，人间浪贬托。高高跨溢穹，仍扞尘中脚。霓裳羽衣舞，夜夜月裏乐。玉女紫霞杯，一饮成大药。回头凭紫阑，忽尔生玄觉。俯视下界人，城市何莫莫。河水紫若带，远山绿一角。闾闾何扑地，殿塔数历落。冈陵抗园馆，有若蚁垤作。问此何都市，巴黎称霸国。千年大都会，繁华此窟宅。人户三百万，烟树交迷错。时有英雄人，扬旗震天幕。下指纪功坊，石马欲腾跃。却怜八十年，革命频血薄。去去上青霄，更登上层阁。寰球我踏遍，名塔数之数。只许绕膝下，阿育见应作。摩天九百尺，寰构巍岳岳。呼吸通帝座，碧霞仰斑驳。深碧地中海，渴揽间一勺。汤汤太平洋，横海谁擎攫？我手携地球，问天天惊愕。

登铁塔顶
放歌

铁塔前，度桥，有圆殿。万户圆周，上下左右，耸立小塔，乃故赛会地正堂，今为博物院。据冈营构，前斜坡皆植花木，庄严伟丽甚矣。下为学堂，上置古物。皆各国

博物院

殿塔柱础残石或整室，自印度、埃及、波斯、突厥、希腊、罗马古物莫不备，皆数千年之珍物，雕刻奇诡，宏巨嵯峨。全屋移来，费力无数，盖非拿破仑不能得此。欧土各博物院皆有，而莫此院之多矣。有巴西人尸，以手抱足而绳缠之。其画极朴拙。有掘地马拉刻石。马达加斯加物甚多。摩洛哥物亦多，其王衣白衣。墨西哥文及像尤多，盖法曾得墨，故移来也。

三女神像

过一石像，圆崇屹屹，上立女像天神，手持花枝。下坐三神，盖自由、平等、同胞三神也，以示教焉，此则法之特色也。法人今躁进躐等，而召乱祸，他日大同世必行之。

53. 游卢华博物院

卢华宫之博物院

卢华博物院，此院以故王宫为之。宫皆石筑，虽二层，然体制瑰伟，雕刻甚精。欧洲各国王宫，皆远无其比。盖各王宫皆一小方院在市中，惟此宫居巴黎之中，横排数百丈，正中深入三四十丈，而两旁朝拱之，若吾午门之制。前後左右，门阙观庄严高数丈，可容有楼之大马车往来。正面敞地数百丈，若吾天安门外。而外为公园，横临先河，前无少障。虽方正宏伟不若吾禁城，而庄严亦类之。若其雕斲之精，则固非吾国所有，不待言矣。即此宫推之，法国君权之尊，亦可推想。既非一统天下，而尊严若此，宜

其召民变哉！

万国之博物院，以法国为最。法国七博物院，以此宫为最。夫天下之好奇异者，法国为最。法既久为霸国，文学既极盛，而又有拿破仑四征不庭，敛各国之瑰宝异物，而实之于此院。欧洲既无第二拿破仑，则自无第二之博物院矣。故此院在今世界上，无与争锋。必待复有拿破仑，又敛各国之瑰宝异物以集于其国之一院，或能胜之，今也则无。故欲观博物院者，不可不游巴黎，亦不可不游卢华故宫之天下第一博物院。

无拿破仑
即无此院

此院之物，瑰宝异器，不可胜原，繁颐夥颐，过绝各国。其名画、名石刻，埃及、希腊、罗马之古物，堆积骈比，直与意国争长，而远非他国所能得其一二也。珍异填湊，应接不暇。既太多矣，虽极精美，在他处为希世之珍，在此院亦了不觉。若欲按图细观，非一月不能得其梗概也。

埃及文似吾钟鼎，希腊文似吾古文，乃至笔意顿挫，何其酷肖。时相近者，制作亦近矣。

埃及希腊
之古文

希腊纸似布，文亦似印度之山士洁烈文。有作⊙者，似缅甸文。

埃及古器凡数室。其玉石器，精工滑泽，已如今日。但太久，渐变绿色。其石器上多刻人形，亦多刻文字，故体裁易别。其石瓦器，有如中国神牌者，亦可推进化之理。

其罗马时之画亦甚多，盖出于邦津也。虽比今稍拙，然着色甚厚。盖罗马人极明秀，故发达甚早也。

大宝石瓶

有大宝石瓶二，高五六尺许，一淡红，一灰色，光可

照人。缠以金绳，以二小儿作耳。盘盂如此甚多。宝色精光，并刻鸟兽花果，皆逼真，不暇一一记之。若欲考工，非博见此物，岂能致精而入古乎？

拿破仑既灭罗马，移其宝器来巴黎。虽二千年之大石与砖，亦皆移入。以其故石作尼罗宫之缩型于院中，亦可谓异构矣。

波斯、突厥之壁，以五色砖丛叠为之，彩色斑斓，古雅夺目。亦立壁于是，刻花刻人及虎，怪伟甚，凡数壁焉。

小亚西亚
文字

小亚西亚文字，末处多尖，疑刀刻也，颇类吴时天发神讖碑笔意。其刻像亦佳。

中国物甚少。画凡十帧，皆下品。惟传雯指画及陈洪绶一画，尚为雅品。馀皆观音、关帝、罗汉像，然罗汉像着色尚深。有吴道士墨刻观音。其三大士像，曹秦所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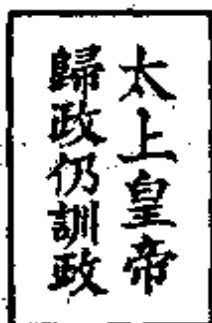
54. 游欽规味博物院

伤心处

欽规味博物院，此院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所开，来游此乎，则伤心处矣。郕鼎入于鲁庙，大吕移于齐台，中国内府图器珍物在此无数，而玉玺甚多，则庚子之祸也。呜呼！观内府玉印晶印无数，其属于臣下者不可胜录，今但摘御玺录于下，



碧玉璽紐長寸半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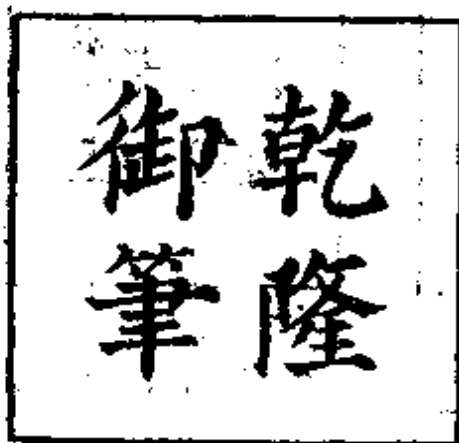
碧玉璽紐長寸半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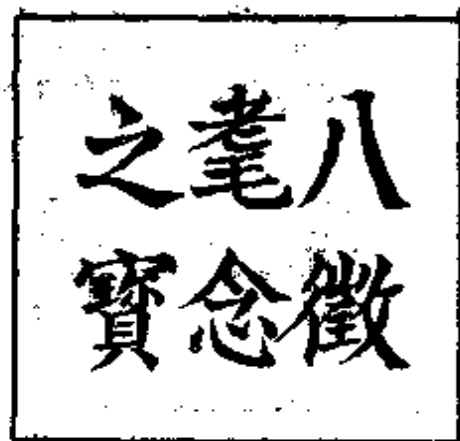
橢圓長寸篆文

“太上皇帝歸政仍訓政”玉印一盒，凡三印。其一文曰：“得遂初心”，蓋高宗授位睿皇後之印也。吾睹此伤痛。歸政仍訓政之事，在當日為創制古今未有之盛事，不意今日取法，為篡廢之奸謀。以此之故，數千年之珍寶，乃至祖宗之傳授玉璽，皆不保而流於敵國。此物之在此，為此故也。中國幾亡，黃種幾滅絕，為此故也。吁！

太上皇帝
歸政之璽



白玉方璽高廣二寸
二龍爭珠紐雕鏤極精



青白玉方璽高廣二寸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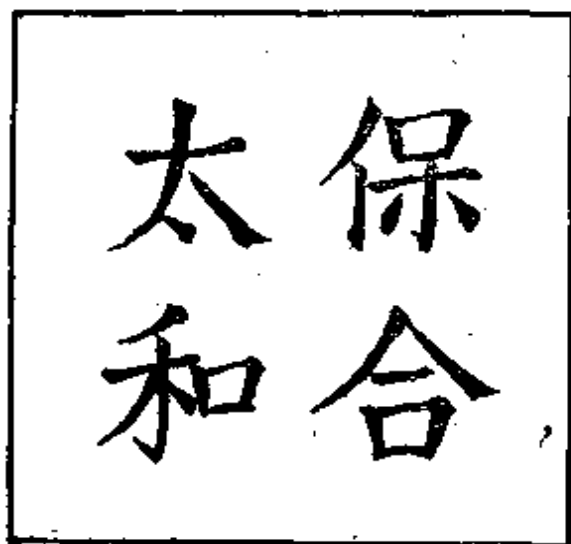
嗚呼！高廟雄才大略，每日必作四千言。想下此印時，鞭笞一世，君權之尊，專制之威，於是為極，並世無同尊

乾隆御笔
流落于此

者，遂以结中国一统帝者之局。岂意不及百年，此玺流落于此。昔在北京睹御书无数，皆盖此玺文，而未得见，又岂意今日摩挲之！岂止金铜仙人辞汉之歌而已耶？

岂知大变
在日用此
宝时耶

高庙有诗曰：“八旬天子古六帝，四代曾孙子一人。”福寿至隆，结大地大帝之局。此後地球合一，亦必无此尊崇。此时中国闭关熙熙，自乐自大；岂知尔时法革命大起，华盛顿忽兴，华武之机器大行，大地大通，而大变在日用此宝时耶！祸福无端，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岂可以目前定之哉？故君子不自满假，居安思危，处常思变也。



碧玉玺方二寸半螭纽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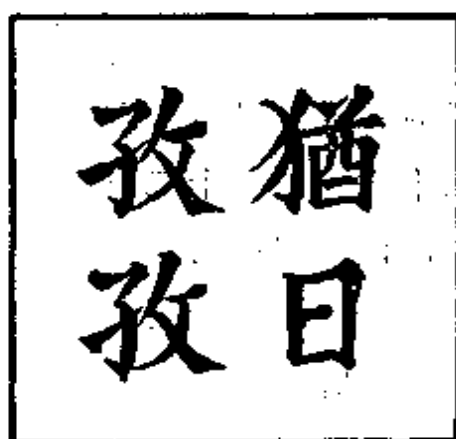


碧玉玺方寸半龙纽篆文
(此批覆刑部奏疏之玺也)

此二玺玉皆最美，他玺不及，非盛时安得有此耶？觚哉觚哉！



白玉玺方二寸螭纽篆文



碧玉玺方一寸半龙雲紐篆文



汉玉印壶芦样 长二寸篆文



绿白玉玺方广一寸半篆文

圆明园毁于庚申之役，是役法国与焉，此玺或庚申流落。嗟乎！京邑两失，淋铃再听，而不之戒，岂非安其危而利其灾耶？苟不若此，国安得亡，睹玺凄然。记十年前曾游圆明园，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殿亭，有白头官监守之，竟日仅能游其一角。有白石楼一座三层，玲珑门户，刻划花卉，并是欧式，盖圣祖所

圆明园玺

创，当时南怀仁、汤若望之流所日侍处也。圣祖疏通知远，早创此式，以广鲁于天下。孔子之为明堂制也，上圆下方，三十六牖，七十二户，皆为今欧美之先河。惜後世不善读书，误守屋卑污方之旧，而今为欧人所轻也。

巴黎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 宫苑深深老

柳卧，荷花开尽无人过。苇桥渡入福海中。白石台殿倚白松；白头宫监犹守护，凄然僵柏起长风。蔓草荒烟堆瓦砾，玲珑白阁犹奕奕，门户万千尽欧式，圣祖手作著象历。忆昔霓旌幸苑时，畴人南汤来侍值；寿山春日饶物华，鞞路繁华好颜色；罗刹远遣图理琛，荷兰贡入量天尺。当时威廉始入英，人民不及五十亿，欧土文明未开化，惟我威灵照八极。百年之间新世变，汽船铁轨通重译；惜哉闭关守长夜，竟尔绝海召强敌；阿房一炬光亘天，热河三年泪沾臆；小臣步履伤怀抱，手抚铜驼叹荆棘；岂意京邑两邱墟，玉玺落此无人识。雨夜淋铃几度闻，追思故苑满春霏。春宫莺啭春花落，玉泉飞落闲池阁；晋阳已败猎一围，燕子重笈恨十错；五凤楼头胡马来，秦晋西行日色薄；素衣敝尽豆粥无，归来歌舞又重作。逋臣万里游巴黎，摩挲遗玺心凄凄；尚想承平春苑道，千官拥从豹尾麾；黄屋龙旗绕朝晖，八校无哗万马蹄。

懋勤殿

碧玉玺
长方寸半
篆文

睹玉玺思
旧游感赋

凄凉回首
懋勤殿

殿在乾清宫侧，上日读书阅奏疏于是。戊戌七月，上锐意变法，欲召新政诸臣入懋勤殿行走，以备顾问，议大政，盖用圣祖用高江村、徐东海入南书房之例也。咸丰之时，用何秋涛、郭嵩焘入直，当时号称“二凤齐飞”。故李慈园尚书以为请，议以此殿为枢密之内议院，议选海内名士咸集于是，吾弟幼博亦被荐预焉。上发十朝圣训，与谭复生检阅故事而后发诏，将大涣汗，改元维新。事未定而难作，吾既远亡异国，而此殿玉印，亦流落绝域。睹此凄痛，得诗：

弟幼博
谭复生

忆昨维新变法时，延英选士赞黄扉。明堂大启咨群议，草泽旁求助万机。岂料群龙成血战，当年二凤话齐飞。凄凉回首懋勤殿，玉玺迁流国事非。

忆昨维新
变法时

其如意甚多。有翡翠全枝者极美，磁者极清雅。其铜铁如意不可数。

有绵恩所写佛经甚精。绵恩，仁宗皇子也，封定郡王，好事，颇有名。

见觅尸多那国女服，长衣全白，而束阔带缴绕，极似印度。食盘甚大，二尺许，亦似印度。食时以布蔽鬚，亦良苦矣。鬚髮皆无用物而害人事，何不薙之，而劳以布障之耶？佛法原是髮鬚并薙，一丝不挂，乃为清净也。此国近黑海，乃有印度热带服，大奇，更当考之。

觅尸多那
国女服

55. 又游乾那花利博物院

乾那花利博物院，此院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开，亦伤心

绮春园记
玉刻

地也。院为圆式。内府珍器，陈列满数架，凡百馀品，皆人间未见之瑰宝，精光射溢，刻籀精工。有碧晶整块，大五六寸。一白玉大瓶，高尺许。一白玉山，亦高尺许，所刻峰峦楼阁人物精甚。其五色玉盘，玉池、玉屏、玉磬、玉罗汉、玉香椽，皆精绝，亦多有刻字者。玉瓶凡十一，大小不一，皆华妙。有玉刻绮春园记十简，面底皆刻龙，精绝。一白玉羊大三寸许，尤华妙。如意亦百数，以红玉镶碧玉及白玉者佳；有一纯白玉者，至清华矣。其他水晶如意、磁如意，亦极清妙。其铜铁如意尤多，不可数。其刻漆、堆蓝、雕金之屏盘杯盂百器甚多，皆非常之宝也。

积世精华
一旦流出
可痛甚哉

其御制磁有字者甚多。有御书“印心石屋”墨宝六幅，金纸《印心石屋图》三幅，亦刻龙。斋戒龙牌一。封妃嫔宝牒一。其他晶石漆瓶盘、人物无数。皆中国积年积世之精华，一旦流出，可痛甚哉！

有君士但丁古石数四，文似希腊。埃及物亦多。最难得者，埃及古画也。

其纸似明绢。有纸绘之大画，方四尺。其衣摺钩勒，颇类吾元人笔意。其中座藏书，而藏中国、日本、埃及书甚多。

爹亚画像

法之名王、名臣像，多列其中。见和普国之爹亚像，清秀带髮。太史公称张良貌如妇人好女，吾于爹亚亦然。即华盛顿，亦不过端秀耳。盖盛德之人，文明和顺，不尚魁奇耶？又有路易十六像，在断头台，以垂戒也。百年来，皆自路易十六而大变生，自爹亚而民主制定，是二人者，法之

原始要终者也，所关亦大矣。

吾游街衢，过路易十六之坟。方广数丈，式如神龛。其从官兵九百余人从死者，与革命之及伦的党诸名士见杀者，并葬于此。民具尔瞻，亦千古之大鉴矣。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此放桀杀纣之亳社太白旗也。流厉于畿，周公共和，我固有此故事。特法之变，流血尤多，震惊欧土，波及东洋，罢弃君权，改行宪政，大地数千年来，为升平之第一关键。则其波澜浩漫，殆世界近事，未有大于是者也。惟路易十六自开议院，究非暴君，乃遭滔天之祸，而为专制君主之永鉴，斯为不幸也。

路易十六
之坟

游乾那花利博物院，见断头台路易与爹亚像，归过

路易坟感赋 断头台上见路易，和德场中识爹亚；专制监人耸毛髮，共和永定想叱咤。法人之皋何高蹈，乱舞傞傞日可射；尊崇道理去阶级，并行公产诚佳话，大同之道乃吾志，非时妄行马□驾。狂泉同饮众小儿，疾行狂奔口慢骂；慄慄敢死固可爱，轻佻颠蹶难假借。可怜百三十万人，流血成河果何因？美人如花血红茵，帝后卿士蝼蚁身。中间便宜拿破仑，起自布衣擎金轮，思混全欧续大秦。第三继起诡惠民，暗易民主代以君。八十年中乱纷纭，危哉汝国几瓜分。今虽立宪不可循，世爵贪横治未臻；荒淫孽胎绝人伦，人种渐少隐忧频；党派繁多政斤斤，施之国争无功勋，费尽人血野未文。震荡欧土民权伸，不得其食空耕耘，昧昧我思别有云：波及东洋大烧焚，尽改宪法君不神，天下为公选贤亲。七

过断头台
感赋

地政体胥变旧，万年升平法策勋。天生人权各有分，国为公器难私吞。岂其暴民肆一人？道术既裂但抑臣，莒杀庶其春秋文，汤武顺天非弑君。圣有大道含混沦，不偏一义圆且均，边见偏颇误人群。顷来道经路易坟，两龕供奉君后魂，从官九百可痛酸。民具尔瞻鉴在殷，此是亳社太白旗之殿军。

格顺伯博物院

格顺伯博物院，一千六百八十五年所开也。院门、高塔、门石，皆作巨砖形。此院画为多，皆二百五十年前物，写生如真，秀色逸韵，过于各院。大地画院，自意国外，以法为最，而此院又其至矣。有摹罗马邦堆瀚古庙，甚逼真。

56. 游基辽臚博物院

基辽臚博物院

基辽臚博物院，此院藏法人旧服器为多，最宜于考古。法博物院虽多，而各有主也。见旧銮舆甚多，体制大率与奥、德同，不复重录。其拿破仑之黄舆，以金饰幹，而花布及画纬之。各大国帝主舆轮，皆用金黄，体制全同中土。欧西君主，他物与中国异，而最同者莫若乘舆矣。

见四百年前大臣之服，皆以金绣火形，盖十五纪之制也，亦颇伟丽。藻火辉煌，固虞时十二章之物哉。其戴用假髮，犹其遗制。

女鞋皆尚尖、高

所陈法女鞋无数，皆尚尖、高。然则韩致光诗所谓“雲裏纒钩落凤窠”，李白诗所谓“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

鸦头、蟾钩，皆形容其尖，中西同风，有自来矣。观罗马刻石，足迹已斜下而尖；至今欧美男女，亦尚尖靴，此风未改，但不如中土渐成裹足之奇耳。然法之女鞋，多高至寸许，甚或高至二三寸者，行步艰难，何其相苦乃耳。今虽稍平，然亦多斜高者，终不能尽改。盖以女为弄，而小足为美观者，乃文明国之公耶？既有此公好，必有致其极者，则裹足之俗，或亦好文过甚致然耶？

以女为弄
乃文明国
之公耶？

见波斯大碟，多用灰色，亦有用蓝花，与中土同。其木刻亦然。想唐时与波斯交通至多，皆传自中国也。其刻牙则佳矣。

荷兰磁，多花菜鸟形，其式亦同中土。盖荷在明世，与我相通久矣。其壁砖五色花，则怪丽莫如荷，而法亦有佳处。

法今制磁，以贗华为著。而唯安之磁，法人尤尚焉。此唯安磁甚多。

德人磁色，似古钟鼎。只蓝□相同，古拙而雅。其价：八九寸大壶值四马克，六七寸者值二马克，四寸者半马克。

光器

法大碟值五佛郎，中碟值二佛郎，小者半佛郎，极大者十佛郎，盖盘值八佛郎。然吾游贗华，问其价，则昂甚矣。

法部署前有石华表，高五十迈当，刻文字分廿三层，雕镂甚精，摹罗马古式，盖拿破仑征埃及悼阵亡兵士而作也。拿翁此行，妄进妄退。幸天大雾，不擒于蕪尔孙，天幸矣。盖拿翁一生之奇功，皆在冒险。君以此始者，亦以此终。

57. 游古坟

游古坟

此古坟为一千八百四十年所开，凡法之帝王、总统、卿士、名人咸葬焉。盖哀功之典，祭于太烝之意也。瑰伟宏丽，皆以石筑。如斧如堂，无所不备。小室丈许，陈列夹道，如吾国贡院之文场。室中设石座，供像及花。其功德不甚著者，则无室矣。法前总统福儿、拿破仑第二咸在焉。

中西坟墓
之比较

以吾所见，欧美人之坟，法此地为最矣，全欧无及之者。惟美之纽柯连坟，石室伟丽，夹道数里，大有巴黎此风。盖故为法地，而纽柯连地平湿，不足以藏棺，故皆以石室藏之。吾国人最讲坟茔，富家皆以石筑。此中士大夫且有坟堂。以规模宏大言之，彼不如我；以瑰丽言之，我尚不如彼也。若合宏大壮丽言之，则莫若印度之王陵矣。坟室之上，或有树石华表高数丈者，亦似中土。但彼听人为之，不以辨贵贱之等级耳。故富家子女，受父母之遗产，多有尽以经营一坟室者，故瑰丽奇壮。此亦人子自然之心，无中西之别也。彼今坟制，犹是三代族坟之法，郭璞之葬术未创出焉。设若有人创出，彼之迷惑，殆亦与吾国人同而尤甚焉。盖以彼俗好奇，而茔坟壮丽可推也。

58. 拿破仑纪功坊

拿破仑之
纪功坊

坊以白石为之，高大十馀丈，顶平，门圆如城门，罗

马式也。当杯论园之大道。巴黎马车六万，电车二万，日出入其下而瞻仰之。

法人昔以拿破仑之败也，恨其杀戮子弟而恶之。既以外人惊其威名，而国体又适凌夷，于是迎其归榭及其从子拿破仑第三，而为之立纪功之坊焉。法人固好恶无常，而从来雄略好战之主，未有不与时会为抑扬，盖犹秦皇、汉武也。

59. 拿破仑陵墓

临先河面对铁塔，圆穹金紫，高十数丈，巍焕嵯峨者，拿破仑陵拿破仑之陵殿也。门外列树甚闳壮。陵在武库旁，由袄祠内可相通。

陵殿以文石为之，壮丽庄严。其式似意大利之彼得、保罗殿。左右柱亭，藏石椁，滑泽纯黑可鉴，则拿破帝之将也。周殿为阑，下室如池中，供红碧文石椁，以捲书形红文石座高七八尺承之。下室，阶地皆宝石，刻红绿花。隧道从椁入，周廓文石柱十馀，遍插拿破仑战胜平定各国之旗数十，敝坏凝尘，黯然而无光。追思当日嗜鸣咤叱万马奔腾灭国虜王之时，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盖天之勋，埋于七尺之棺，为之感慨歎歎。

武库中藏拿破仑衣物、军帐甚多，亦敝坏矣。而法人之崇敬英雄如此。当法人迎榭之时，万人歌泣，夹道欢迎，

法人崇敬英雄如此

不以拿破帝杀其父兄、寡人妻而孤人子为怨。旧恨既忘，国荣可念，此亦法人之好功名心所致欤。推此而言，吾国尚当修汉武帝之祠，重立金钢仙人之掌而记其功，以卫青、霍去病、张骞、班超之徒配享之，以作我国人辟地尚武之精神焉。姑为是言，若在法人，则必有实行者矣。

60. 游蜡人院

蜡人院

此蜡人院，楼上下十数室，意态如生，置活人于中，不动不能别也。有法国美人某像，号称倾国之美者，死于革命之难。此像所作，其脐犹能鼓动，法人号称极美者。拿破仑之后亦以美名，其像亦在，皆不解其何以号为至美也。

论人之好尚不一

白香山诗曰：天下无正色，悦目即为姝；天下无正声，悦耳即为娱。庄子曰：王媪、骊妃，人之所爱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数者孰知正色？人木处则惴惴恐慄，猿猴然乎哉？水处则湿疾偏死，鱼鲇然乎哉？数者孰知正处？夫韶、武、郑、卫，人之所乐也；而墨翟有非乐之论。兰芷香泽，人之所好也；而海滨有逐臭之夫。甚矣，人之好尚不一而绝殊也。虽然，为物理论者，于其不同而略大同之，于其不同尽而求近尽。孟子曰：不知足而为屨，我知其不为赍。凡圣者，因人情而立法，岂能尽得人人之情哉？只能曰：道不远人而已。是故，见白人，有不尽可爱者矣；而见黑人之铁面银牙，则未有不憎者，斯亦未赍之屨也。所

谓人情之中，只得如此。凡圣者立法垂制，一切如此，即众人公议立法垂制，亦只得如此，无有人人而同悦之理也。若欲适得其宜，只有各从所好。如贾让之游堤，必当宽以居之，听水之有泛滥，而不至崩决也。自得之欲，如欧人之衣履，时制紧切量身之切线，而无使廓泛焉，而後亲切有味矣。今吾国之立制也，重为任而责不胜，远为期而责不至也，是教民之诈欺而後已也。宋後学者之过严也，束缚驰骤其心，而夺其自然之性，扫弃四支之歌乐舞蹈，而失其条畅之天。其道太严，去于民心。民苦不堪，非益生之宜。民种不茂，非国争之世所宜哉！

立法垂制
无有人人
同悦之理

楼下一室，见拿破仑将死蜡像，卧帐中，属纆垂绝。其子愁眉侧坐而侍疾。一桌二几一榻，奄奄英雄末路，我心恻之。雄心屈于短绠，远志抑于近虑，幽于荒岛，斜对夕阳，海波淼淼，追怀夙昔。金戈铁马，已为昨日之山河；残喘离魂，将为蓐食于螻蚁。奋飞难再，断肠奈何，斯亦拔山盖世之雄所凄楚哽咽者已。苟非知道，能不痛心？知来去之无常，本纵浪于大化。喜欢则乘愿而来，缘尽则绝尘而去。假以黄金铺地，终有崩决之时。成坏怀空，何恋何爱？藉非为救世度人而来者，虽有英杰，西山日薄，漏尽钟鸣，能不悲乎？

观拿破仑纪功坊，巍峨参天，万旗欲跃。旋视其陵，文石为椁，旌旗绕之。已观瞻人院，见拿破仑卧帐琉璃，则为之惘惘痛心也。滑铁庐中龙血黄，囚龙绝岛太苍凉。万里战雲收大海，百年霸业对斜阳。旌

咏拿破仑

旗黯淡扶归棹，观阙嵯峨表石坊。最痛总帷殒殒日，奈何低唱月微茫。

过奴利故王宫，断墙犹在，盖二千年矣，疑高卢旧物。游那打卢泵古庙，西十一纪之物，罗马式，耸峭古极甚。

61. 杯伦园

杯伦园

自拿破仑纪功坊，驱车大道至杯伦园。此园极大，广凡三千万迈当，开数条之广路以走马，林木蓊鬱。车马骈接，而入园後不见其多，盖广大疏通故也。

园景

未入园门，有数院落以卖茶酒，皆在林木深处。正门有石坊，上立人坐四马车像，三门甚壮。园中为长岛，而後断之，通之以桥。环岛为溪湖，以小舟渡之。凫雁无数，呷喋湖中，游客棹小舟交错其间。岛首尾尽处皆有亭。首处斜坡种树植花。两坐卧处，峭崖着屋，芦苇绕之。中间有大茶屋，甚华丽。外为敞亭，绿架白幔，松遮待客。秋千树底，少女游嬉。岛上则杂树绿荫，苔如钱厚，仿佛山中。沿岛边为径，或植红花，或夹绿枝，或石激湍波，或藤垂碍路。时方五月，海棠覆地，猩红照眼，与绿草相映。正当来复，都人士女，携壶絜榼，倚櫺联袂。藉草岛边，铺毡树底。绕湖近麓，极目无穷。吾亦饮酒岛中，倚桥视白凫之唼喋，不知日之将夕也。

湖後又有石洞之山。堆石为洞，衣以草泥，激以飞波。倒沫激流，有如瀑布。泉声溅玉，冷气如秋。山阜上长松铁磴，夹以曲阑，待游客盘桓。于是出此，则深林大原。出林则为赛马场，倚山草绿，广袤十馀里。国有大事，操兵集众，则于是举行焉。往闻人称巴黎公园之博大深美，虽有不逮，亦庶几焉。

欧人于公园，皆穷宏极丽，亦门清胜。故湖溪、岛屿、泉石、丘陵、池馆、桥亭，莫不具备，欧美略同。虽小邦如丹、荷、比、匈，不遗馀力，各擅胜场。苟非藉天然之湖山如瑞士者，乃能独出冠时。此外邦无大小，皆并驾齐驱，几难甲乙。至此邦既觉其秀美，游彼邦又觉其清胜。虽因地制宜，不能并论，然吾概而论之，皆得园林邱壑之美者矣。

欧美公园
各种胜场

吾生爱风竹，卜居必林泉。自十一龄从先祖述老公读书连州教官署，即跨拥二园。及还吾乡西樵之北银塘乡，读书家园澹如楼、七松轩之中，有林塘之胜。吾粤城则花埭大通寺之烟雨楼、伍氏福荫园，皆假居焉。在京师南海馆，则居汗漫舫，老木巨石，供我逍遥。游桂林居风洞七月。游西湖遍住诸祠寺。自出亡，居域多利文岛之寥天室，则雪山照海波，日游一岛，备极幽胜。及出南洋，居邱氏之南华园，暨居丹将敦岛之灯楼，海波淼茫，山原相望。及移槟榔屿，居英督署，老树疏花，回廊敞地。登山顶，假寓英督、臬、辅政三别墅及半山谢氏别墅，岩林幽胜，天风海涛，益极山林之乐。暨居印度大吉岭，门绕繁花，坐对

卜居必林
泉

天纵山海
园林之乐

须弥。游缅甸，居杨氏之园。入爪哇，居李氏之食瓜楼。游伦敦，居公爵仙挖住之园。天虽极困阨我，而故纵我以山海园林之乐。及筑紫园于花埭，则我反未一见而被没矣。然大地各国之园林至胜，我乃得穷奇尽胜，而搜讨享受之。然则何者为我，而何者非我哉？

于各国各园之中，吾享受至多者，印度大吉岭及槟榔屿暨美国罗省哈佛之公园，盖岁月枕藉于是。而法之杯伦园，亦数日一游焉。踪迹较熟，情致弥深。吾昔名大吉园曰我园，此杯论园亦奚异我园哉！

62. 登 汽 球

游戏园中
乘汽球

廿七日，近杯论园有游戏园，唱戏饮酒，且放汽球焉。园周以绿阑，亭馆花木，飞楼皆绿色。绿能养目，观此诚宜。球大五六丈，内实空气，系绳无数，以悬藤筐。筐以架轧成，中空而周阑广六七尺，可座数人。吾与周国贤登焉，渐渐凌空，国贤颇惴惴也。後数日，同壁女来登，则球已坠地伤人，禁不复设，无可登矣。

他日往来
天空必用
此物

是日登球至二千尺，飘然御风而行。天朗气清，可以四望。俯瞰巴黎，红楼绿野如画，山岭如陵，车马如蚁。下界腥膻，真不复思人世，盖羽化登仙矣。神气王长，盖受空气之故；又俯望山川，亦增人神智也。此事非小，他日制作日精，日往来天空，必用此物。今飞船已盛行于美，又

觉汽船为钝物矣。至于天空交战，益为神物；盖自公输之鸢，已先作于二千年前矣。闻法人有制飞鸢，可跨人而携行李，亦自此而推之。要必为百年後一大关系事！

巴黎登汽球歌 超超乎我今白日上青天，杳杳乎俯视地上山与川。身轻浩荡入雲雾，脚底奇特耸峰峦。巍楼峻宇如蚁穴，车驰马跃似蚁旋。千尺铁塔宇内高第一，下览若插尖笔端。大道荡荡转羊肠，么么牌坊拿破仑；青邱绿壑大如掌，乃是卅里哀伦大公园。巴黎天下大都会，百万户口绕风烟；人民城郭数历历，回风飘我天上船；渺渺青霄游漪洗，不知是何世界何川原。德英罗马俱霏霏，埃及突厥何圈豚；或者已渡东亚海，临睨禹域为潸然；或者以我恶浊世，突出诸天之外焉。诸天世界多乐土，一星一界何殷繁；礼乐文章皆特别，七宝绚烂生妙莲；音声有树乐自发，其论微妙入神颠；其俗大同无争鬥，其世太平人圣贤；神馔饮罢颜色好，香积食既善见宣；但有喜乐不哀怒，长寿无量亿万千。忽视地球众生苦，哀尔多难醉腥膻。诸天亿劫曾历尽，无欣无厌随所便。不忍之心发难灭，再入地狱救斯民；特来世间寻烦恼，不愿天上作神仙；复自虚空降尘土，回望苍苍又自怜。问我何能上虚空？汽球之制天无功；汽球圆圆十馀丈，中实轻气能御风；藤筐八尺悬球下，圆周有阑空其中；长绳絙地贯筐内，绳放球起渐渐上苍穹；长绳一割随风荡，飘飘碧落游无穷。吾复登者球墮地，诸客骨折心忡忡。吾女同璧後

巴黎登汽球歌

特来世间寻烦恼，不愿天上作神仙

来游，球不复用天难通；我幸得时一升天，天上旧梦犹迷濛。

摩苏园

游摩苏园。摩苏园大四十英亩，绿草红花，小有丘阜，风景致佳。巴黎中尚有一园稍大者，吾以远未之往。其余小园，聊备居民之游眺，不足数也。

63. 游国家戏园

国家戏园

国家戏园近卢华博物院，石筑二层。瓦顶有女像，簇拥多像，甚精。崇壮因大，可容万人，号称天下第一。然吾观纽约新作公戏院，宏大尚过之。盖纽约有意争奇，故后来居上也。

法国戏剧
最有名

法国戏剧最有名，披华竞丽，则固其所然。以声歌之悲壮沉雄，陈百戏之园，党目二三，亭台林木。电灯万千，并陈百戏。士女杂沓，达旦乃散。吾则以德国为上，法则靡靡而已，但尚不如匈之表德卑士也。

然巴黎之盛名，盖亦有由。以吾闻今奥皇子纳法一女优为妻，奥王禁之，谓果尔帝位不能传尔，皇子乃徙居法为民。昔荷兰王子恋一法妓，王令归，将传位，亦不归也。各国王子，宁舍帝王之位，而流恋于巴黎，则巴黎之所以令人流连不返者，盖有在矣。

64. 巴黎风俗

闻巴黎妓十五万，其不领牌者，尚不知其数，岂非天下之异闻乎？而贵家富女，亦多有出而为妓者。法人自由既甚，故妇女多不乐产子，有胎则堕之，以故户口日少。盖自同治九年德法战时，法人已逾三千万，迄今亦复三千餘万。就此二、三年间，德之人口增至六千二百餘万，英增至四千餘万，而法乃日衰。若仍此不变，法可自绝灭，不待人灭绝之也。美国之俗亦然。吾华医生在美，多告我曰：“美国妇人，多请堕胎者，十居其八，吾不忍为之。他人多藉此谋利，虽国有重罚，不恤也。”

巴黎风俗
妇女多不
乐产子

夫天下万事，皆赖人类为之。若人类减少，则复愚。人类灭绝，则大地复为莽榛草昧之世矣。故妇人不愿有子，乃天下之大变；洪水猛兽，未有甚于此者也。而法、美以文明自由闻，乃先有之，且盛行焉，此其故何哉？

一、薄于父子也。夫妇人诞妊生产，至苦事也。小者不便纵欲，大者且有性命之忧。至于保抱提携，其事尤难。苟非终身所藉、倚望其子者，则必不肯忍欲耐苦，拚性命而为之。今欧美人之于父子，二十後别为自立，娶妻自由，虽岁时省亲，仅同作客。其父困绝而不必养，其母病而不之事。吾在印度与一英警官邻室，长夏周旋，茶会如雲，未尝一见英警官之母也。尝告我曰：“吾母居七里外，今多病，

薄于父子

吾每来复日必一省之。”彼盖以其孝告我也。然在中土，安有职官而令病母独居于七里外，七日乃一视之者乎？

美国车夫
述其子女

又一美国人为吾车夫，年六十，老矣。吾问其有子女否？答曰：“二子一女。女嫁法律士。一子亦然，一为商。”吾诘曰：“常见汝乎？”曰：“皆在远二百里外，不见年馀矣，一二年亦尝一来省。”吾诘曰：“汝子若婿，有金钱孝养汝乎？”曰：“无。”又诘曰：“彼来省，有所留献馈乎？”曰：“无。”吾曰：“然则汝尚须备数日之盛饌矣。”曰：“然。”吾曰：“汝养一子，学费金幾何？”屈指计曰：“人须六千。”吾曰：“汝养二子一女，费幾二万。而今汝老作车夫，汝子女乃无分毫之报，安之乎？”应曰：“彼须养妻子，安能及我；且人家多然，非彼独不肖也。吾不责望之。”吾乃反语诘之曰：“子女无用，不报至此，然则汝竭力养之何为？闻汝国女多墮胎。若然，吾为汝，亦欲墮胎矣。”车夫乃大笑曰：“诚如君言。但人皆养子，吾亦循俗；早知其见累，知其无所报也。”

麦坚尼

他事如此者尚多，今不暇征，但以美总统麦坚尼论之。麦以孝闻者。然其身死，家产二十六万，仅以千圆与母。以麦之贤犹如此，然则为妇女者，何所望于子？安所肯舍性命、忍嗜欲、耐劳苦而生之抚之，无宁预绝其萌以省事耶？我国人民甲大地者，盖由重父母而崇孝养之故。故妇人皆望有子，乃至有怀假胎、乞他种而求之者。轻重相反，故求弃亦相反也。

妇女自立

一、妇女自立也。凡天下之忍苦耐劳而待人者，必其不能自立，不得已而出之者也。苟能自立，则自由绰绰，何

事忍苦耐劳而待无所谓之人哉？今妇女之于子也，产之至苦也，抚之至劳也，育之至艰也。不知若何艰苦，然後得子之成立，则待我之老而子养焉，待子之富贵而我尊荣焉。甘耐无穷之劳苦，而思有以易之。今我自能养，我自能富贵尊荣，无事于求人待人；然则何为竭十馀年之力，忍苦耐劳，而生子养子哉？无宁预绝其萌而先墮之。故法美之妇，以自立故，皆不愿生子。其仁慈者，亦谓已生一子，亦足矣，餘则墮之矣。其为学校教习者，且多不愿嫁人。夫天之生人，各予人权，使之独立。然妇女独立，则人不愿生子，而人类将绝，岂不大可畏哉！

美之禁墮胎也，罚银六千圆，囚三年，然不足以禁之。法之禁例吾未知。然立法之难，得乎此则失乎彼，抑女则非平等之心，独立则绝种之患，谈何容易得其宜乎？

今之学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势，但闻欧人之俗，辄欲舍弃一切而从之，谬以彼为文明而师之。岂知得失万端，盈虚相倚。观水流沙转，而预知崩决之必至。苟非虚心以察万理，原其始而要其终，推其因而审其果者，而欲以浅躁一孔之见，妄为变法，其流害何可言乎！

译以彼为文明而师之则不可

65. 亚拉罗士园

百戏园甚多，以亚拉罗士园为至繁丽。园中有戏馆、茶室、跳舞、秋千，并陈百戏。回廊幽榭，花木缭曲，高塔

亚拉罗士园

诡奇，士女杂沓。门前骑木马戏，电灯照耀，竟夜不绝。然不能比伦敦之儿士葛也，若较纽约之欢娱挨伦，益相去远矣。尚有近埃及华表处二所，益不如此。

66. 游微賒喇旧京路易十四宫

游旧京

距巴黎汽车行一时许，旧京人民稀少，屋甚卑陋。老屋高者不过二层。馀无楼，斜瓦下垂，与丹墨老屋同；高丈许，多覆以茅尺许，与今北方屋同。乃知欧土楼阁崇丽，乃近百年骤长之俗，非欧土昔日能然。虽以法久为欧霸，而路易十四称雄欧土，其京邑不过卑陋若此，则吾中国之卑陋，亦不足异也。

物质关于
人世之重
要

盖机器未行之世，人民生计之程度有所限，欲为壮丽而不可得也。故新世人民之生计享用，皆机器为之超擢。今机器过人力者略三十倍，人民生计之程度亦三十倍，可以此推之。甚矣！物质关于人世之重要也。盖人体皆是物质，故养之亦用物质。心德为敛体，物质为涨体。敛者愈敛，故讲宋学必以敝车羸马为荣，以陋巷敝袍为美；令人安分而不妄营，此其效也。然物质之华无自生，国体陋，而民生亦苦焉。涨者愈涨，故美法之民，百元工贖之入，以五十元租屋而盛饰之。人民日放工之馀，皆拥女看剧，华衣盛饰，而物质之学益明，百产益昌，机器益盛，此其效也。而奸诈盗伪之作，亦日甚矣。是故圣者之导民，盖难之也。

此宫路易十三筑于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路易十四更大之，围墙凡三十五启罗迈当，费至五万万佛郎，法人夸为地球第一。近宫处有驻兵一营。有塔及屋，甚古朴。道广廿丈，以兵房夹宫门，大道植树无际。宫门外围以铁阑，敞地数百丈，皆以石块如砖大砌之，甚不平，似吾国大门内外。有路易十四铜像，跃马如生。

宫崇三层，横长数十丈，正面又分中、左、右宫门。中门突出，中高耸处三十户，左右略低，而中又为高塔焉。正面横廿七户，左右各卅七户，凡广千六百尺。宫前作凸形，似我午门。宫後作突形，甚庄严。楼石筑，纯白色，顶立像甚多，旁室仅一层耳。楼後作大喷池，池四周立铜像人物像甚多，费甚巨而极精，左右植花木。降三成而至平地，又有大喷池，上下五层，中有立女像。五层之四周，立铜石兽头，口喷水如雾如浪，数十枝并喷涌，周环立石像无数。繁花石磴，上下环绕。花外环树，树皆剪齐作方形，极望十馀里，树皆如一。大喷池正对殿後百丈外，夹道中作一长池，巨数里许，以树夹之。

徽猷喇宫

铜石兽头
口中喷水

园分四时。其夏园有岩洞。其雕刻皆以一石为之。又有别馆、回廊、圆亭，皆临池水，两旁列像。长池尽处，又开敞地，作一横大喷池。池中铸人马在水中，数四。圆周夹道石像无数。此外林木参天，中皆开一敞地，中为喷池，周立石像，如此凡数十焉。

园凡千英亩，喷水池八十。自殿上俯视，甚瑰异，极目绿天，覆冈陵无际。经革命毁後，今尚有大观焉。

园广千亩
喷池八十

殿中回室四周，与各国略同。其舞殿、宴殿、寝殿，长二十余丈，藻井皆画以云气，盘金。门用厚玻，左右列白石像无数。其正殿朝处，刻金床，高三四尺，四周多饰金。宝座上有华盖，前有棹，外有铜阑。其几下多交脚，若中国胡床式。其坐处、倚处，几榻皆用织画山川、人物、楼台，最为精美。此路易十四原物，他国博物院得其一几，已为瑰宝矣。

罗兰夫人

穿殿十餘。最难得者，在其壁画。其十六纪之织画，精妙绝伦，遍于墙壁，盖自法之前王妃后与邻国之战图，及法之大礼大事图皆在焉。革命时迫路易十六签名之图，两党相争之图，皆在于此。有罗兰两夫妇图像。罗兰夫人秀美如兰，令人倾倒。而焚香碎玉，芝艾同焚，无贤愚才士，皆投一炬，阅之至惨痛。有路易十四、十五与查理第七，显理第四、第八像，及其大臣各像。路易十五尚有辫髮，大臣皆披假髮，肩衣。有与意大利战图，大将迦士的科死之状如生。

山岳党魁
罗技士、
马辣、丁
度诸人像

登楼，则石像无数。有革命时呢勒布演说图。有大革命时画山岳党杀人故事。是时日杀五百人。中坐为老者，即山岳党魁罗技士、马辣。旁立书记唱名，即牵出狱杀之。有二将骑马，一即丁度也。罗兰夫人貌甚端秀，立于旁。至今观之，尚想见革党屠伯专制惨酷之状，真令人惶悚而为前车之鉴也。

其一殿画路易十四即位图、临议院图、会西班牙王非猎第四图、渡来因河图，拿破仑会俄主亚力山大图。一殿悬路易十六阅兵图、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公使大会图、拿破

仑第三即位图、暹官谢罪于拿破仑第三图。如见古王会，备极庄严。其战图尤多，皆大逾丈，如吾紫光阁矣。法人噫凤画法英战俄图，色状佳绝。其路易、非立与阿刺伯战图，其王子笃多玛以五百人大破阿刺伯。阿刺伯主衣黄袍，似中国，轍乱旗靡，伏尸走马如生。此图长九丈，为地球图画第二大者。若地球第一大画，在意国唯呢士云。一维也纳与阿刺伯战图。一拿破仑自俄出走图，大雪满地，卧枕于一卒之手，气象惨惨。一拿破仑助意战奥奏凯还宫门图。其一画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法与荷战图。其拿破仑第三战意图、战俄图、战普图，又与俄战于黑海之卡来蔑图，战摩洛哥图、擒阿刺伯大将而释之其母致谢图。戈戟森森，战地惨惨，如逼真也。所穿各殿，战画无数，不可胜录也。其前十年，法总统噶尔诺被弑送殡图亦在焉。盖此宫闼丽绝伦，画亦多且绝伦，故法人以为一公众胜地。後有大事，皆悬图于是，以示後人也。

轍乱旗靡
伏尸走马
图画如生

战画无数
不可胜录

穿一殿，为路易十四大婚祭天处，为其一千六百九十九年。文石为地，画饰穹盖，周环五色玻璃，柱皆文石，极瑰丽矣。有见各国使臣殿，其各殿室皆白门，饰金，极丽。楼上穿殿凡数十重。其最旧一殿，为彼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者。其后妃殿，上下皆文石，地下砌花。

大婚之处

67. 游威賒利旧宫

威賒利宫苑围二十九，高台四。给事宫殿四千人，瑞

王室宫廷
费用浩大

士护兵、宪兵、守门卫兵九千五人，王族家从二千余人，共万六千人。岁费二千万，宫女饮食岁支八百万。若不时之赏，中饱所得，则宫官俸入百数十，实得数千。女官繁多，皆无职事，以为荣饰。御厨岁费百四十六万，膳夫二百九十五人，膳长岁入三万四千。但酒费四百万，鱼鸟费四十万。宫马四千，舆辂二百二十，銮卫壮丽卤簿千五百人，医技供奉者千六百人，厩御岁费三百万。其俳优、牧犬、围御，皆宅宫旁。

百里猎场
禁民出入

环近畿百二十里为猎场，禁民出入。王与贵族岁时畋猎兔豕麋鹿无算，岁费四十八万，虞官私售羊兔可得八九千。自一七五五年至一七六九年凡十四年中，猎豕之役百四十有四，射鹿之役百三十一，猕羊兔之役二百六十有六，猕禽之役二十有五，每役三日。别有离宫十二，岁费百餘万，修缮岁费八十餘万。王每畋猎行幸，自贵族、侍从、宫人、牧圉，尽室从游，一日接从人之费须十万。王十四年中，除猎外，凡巡游二百三十四，而行幸百四十九云。

王妃指环
值三百万

王所私入岁二万万，王妃一指环值三百万，近侍岁俸一千三百万，其奢汰如此。以中国大朝，若汉武帝、隋炀帝、唐玄宗、明武宗，可相伯仲。蕞尔法国若此，民何以堪？若孙皓、高洋、陈叔宝偏安小朝，则立亡矣。法正其比。孟子所谓：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岂不然哉！

68. 游微賒喇宮

微賒喇宮更有閎偉特異者：法承佛蘭克客維特裘之舊國，裂地封諸將為列侯；其後曾任大官，列為貴族，如六朝之華腴焉。及王室用兵，頻頻擢爵。當西班牙繼統之爭，貴爵僅值五十金。真是大將軍告身值一醉，爛羊頭關內侯矣。及查理第九、顯理第三至路易十四，歲擢爵五百餘，於是貴族由八萬戶至十萬戶。路易十四收攬大權，日為削封建抑滅貴族之策。至大革命之時，諸侯僅存四萬戶，凡十二萬人。惟諸侯以國邑荒僻，無可游娛；不若微賒喇京邑之繁麗。一以縱燕遊戲獵，有聲色狗馬之樂；一以供奉宮禁，可攘邀權寵之榮。故當時十萬諸侯，皆不居其國土而環衛宮禁，皆有邸第于微賒喇宮旁，與其夫人皆出入後宮以从游幸，供談笑為榮。其權要重官，皆貴族任之。然皆不預職事，以宴劇游獵、清談諧謔、角技歌舞為事。才者擅丹青箏琶之技，媚女娛客，長夜為歡。昔梁世貴族子弟，隱囊麈尾，清談謝事，以望空為高，以任職為鄙，法是時乃正似之。而以十二萬貴族環列禁衛宮廷間，聚一國之貴富以縱奢淫、盛容飾，甚且以驕侈不足，竊及府庫，則中國古今未有之。意者路易十四為強幹弱支之隱謀，收拾封建，為關內侯之虛爵，特盛飾宮苑、侈畋獵聲色游娛，以大集諸侯于闕下，以隱銷其據土抗令之雄心，是無意一舉

封建諸侯
貴族極多

十萬諸侯
皆有邸宅
環衛王宮

路易十四
強幹弱枝
之隱謀

而灭十万之侯国矣。

观日耳曼之侯封，日月称兵，又与帝者频战，而无如何。法之古者亦如是。微论春秋之诸侯也，但汉之七国、晋之八王、唐之三镇，盖皆无术以善之。虽封土过广，尾大不掉，而日耳曼诸帝，实未有一路易十四之隐谋者欤！故此宫之供奉侍从、瑰闕博异，虽吾一统之中国，极无道之秦始、隋炀，殆未易拟之也。若封建之隐权已收，而小民之疾苦未解。彼所忧者在收贵族，若夫民变之祸，则古未之见，彼心目所不及矣。事变之来，多出所备之外者，虽自古英雄，不能防之。唐太宗乎定天下，大杀姓武者；宁知剿绝李氏者，乃在一宫女欤！此固未能为路易十四责也。苟非路易尽收列侯于一京，则民党百变，何能一举而燬之？是亦路易之功也。是游是宫，而法之兴亡在是，全地球万国之民权立宪多激起于是。追思当日阿房、未央、上林、西苑之华盛，关系之大，皆未能比焉。瑶台不远，隋宫近锁，令人感叹欷歔，可咋可骇也。

秦始隋炀
未易拟之

游路易十
四故宫诗

游微踪喇路易十四故宫 阿房三百里，仿佛见秦皇。迹是瑶台後，花繁上苑旁。舞鸾犹镜殿，画像遍椒房。拂拭金人泪，英雄事可伤。○追思繁盛日，宴剧压迷楼。三千备宫女，十万走诸侯。歌舞收雄据，貂蝉艳贵游。隐销封建患，英主自深谋。○欧土千年乱，封侯肇不宁。兵戈虽满野，磐石结维城。封建从销弭，民权乃发生。夜呼闻涉广，宪法大横庚。

69. 游矇华磁厂

矇华磁厂，为法国制磁第一厂。距巴黎汽车亦一时许，沿途夹先河行，绿草丰缛，人家楼阁甚多。门横大桥，停车处即磁厂也。门甚壮丽，即其博物院。高三层，极壮伟。楼下置法国新制之磁，楼上置各国今古数千年之磁，自埃及罗马至今欧各国无不备。吾华磁尤多，列至四室，多明制，红蓝花为多，约千数百件，然陈旧不变，亦可耻也。但开一厂，其所考据之宏博，已可惊矣。若不备各国古今之磁以穷极其色泽图画之异，则必不能更求新奇以轶过前人而冠绝各国也。

矇华磁厂

备各国古今之瓷以资考证

楼上各国之磁，比各国博物院尚有过之。所见已多，不复详述。楼下为此厂自制之磁，陈之四厅，新色异花，光怪炫目。其色多浅黄、淡碧、淡白、淡蓝，取花叶至嫩之色为之。又多取象于天色，晚天露抹，昔人所称“雨过天青”之色，不可复得者，今复见之。其佳者有黑底衬白花如云雾，又多取风雲大变之状色。其器多突。大瓶数尺者，亦多有金绳绕之，此则极伟丽。其作人物甚精，亦有金花衬白者，又多作冰纹式，亦多画菩提花。吾前後遍游德、英、瑞典、丹墨、荷、美，观各国制磁厂。意多黄，德多碧，荷多绿，英美多白，然少变化，其侔色揣称，无有及法者，信乎法磁之最精工，而非各国所及也。如比之古者，益过之远矣。

各国制瓷无及法者

引观其制磁所，法亦与各国无异。造范无数，以制一器必先范也。有铜桶置泥澄之。成水引管，出之于范，即成杯矣，他器类是。此法比德、瑞为妙，惟闻其着色精妙处不示人，此各国专工之通例。其他详见德、瑞诸游记。其要处在搥泥极清，累次愈多，至极白极柔极滑，无少渣滓，然後成器，而加色加花耳。闻其泥购自我国者。彼数万里运我磁泥来。而吾国自有其泥而不知精制之，亦可耻矣。

瓷泥由中
国购来

吾游遍巴黎，人皆不甚购华磁。华磁一肆皆旧式。问之肆主，云不销流。盖色不新，花不妙，宜无人过问也。以各国古今比较，但觉古器色不艳，花太多。即近年盛行之式，亦觉其尘旧不堪。大约古今进化之序，由瓦至磁，色由黯至明，花由繁浓至轻淡，次序秩然，不可紊也。今吾国人亦渐制磁争利，而非有大改良整顿，岂能与法争乎？

华瓷无人
过问

吾意今欲以吾磁泥之利与万国争，亦有道焉：一、尽购万国古今之磁，而备鉴其得失；一、派人入法、德、日、英各磁厂学其法；一、派人入罗马、佛罗炼士学其画。三者为之本，然後为二种之磁：一、仿古，师吾国之古式；一、用今，仿欧美之什器。二者兼备而日求精工，则以我本有之能力而胜之，其必可复胜于万国。磁为吾国天产，吾之游多留意于此。既遍购各国一二磁以资法式，附记于是，以待後之人焉。

振兴华瓷
之道

大学、议院，以笔记皆散失，不复录。

巴黎市长署临先河桥，前三层远不如奥丹市长署之壮丽。巴黎市长最有权，乃不如各国者，想创之在先，不及

改也。

70. 游满梯也地利袄祠

满梯也地利袄祠在巴黎之廊冈顶，登汽球与铁塔皆可望之，自汽车上可陟焉。圆穹隆崇，上有亭，下列百户。左右二塔，前楼作三尖形，左右二小塔。其簇拥崇雄之势，盖印度制也。登此可俯瞰巴黎全城云裹双阙、春树万家焉。

满梯也地
利袄祠

71. 游烟弗列武库

武库在拿破仑陵塔后，一千六百七十年所筑也。前院敞地数十丈，陈列古炮。林木整整，院楼四层，横长数十丈，体制宏壮。各国古今兵仗甲冑皆在焉。枪有连排如笙，圆拱如弓，有长丈许者，皆百年物。虽不如德之壮丽，然法故霸国，亦为第二矣。

武库（兵
器馆）

入门右室，有其十六纪封建世各国铁甲像，全屋皆是。有跨马者，马亦衣铁甲，将士之首亦蒙铁面具，仅露目与口以通光与气。其精粗之比，即武器进化之迹。日本之铁甲像亦在焉。吾国唐宋诗人之称全甲无算，若狄青之铜面具、李存孝之铁甲皆其著者，此进化之迹，必不能免。惜古物不存，无以考据；此则文献不足，真中国之大耻也。

中国兵服
不伦不类

正室有各国戎衣，吾国御用甲冑及将士之服存焉。御用甲绣龙，铜片蔽足，二玉如意夹之，咸丰十年法、英联军入京得之者也。惟兵士衣宽袖褂、背心、博裤，直非武服。置之各国兵服比较中，非止惭色，亦觉异观；盖不伦不类，真非尚武之国也。观吾国戏剧，武士服紧身多钮而窄袖窄裤，甚类欧人兵服。未审何时易今制？意本朝绿营无用已二百年，故兵伍久不闻战事。其入伍也，以家居常服为之。湖南地近南方，至热，故多宽袍博裤。曾、左草草招练，因而不改。以此内战则无碍，若投之万国竞争之世，则为一笑具矣！

今者吾已
夷为列国
非复一统

盖吾国一统久矣，养兵仅为警察，只以捕内盗，原非以敌外侮，故谓通国数百年无兵可也。夫苟如欧洲之群小竞争，安得不治兵？安得不日膏涂原野？观吾战国时，魏有苍头、秦有武骑、齐有武士可见矣。惟为一统天下一家，环我小夷，皆悉主臣，听吾鞭笞，无敢抗行者。故可罢兵息民，仅存巡警。此真一统天下之宏规，而非欧人诸小竞争所能望我治平也。然则兵衣宽博，乃益见吾一统久安不竞之盛轨。但今者汽船大通，万国沟合；吾已夷为列国，非复一统。冬夏既更，裘葛殊异，而犹用昔者一统之体以待强敌，则大谬矣。故道莫大于审时，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旨哉！

太阿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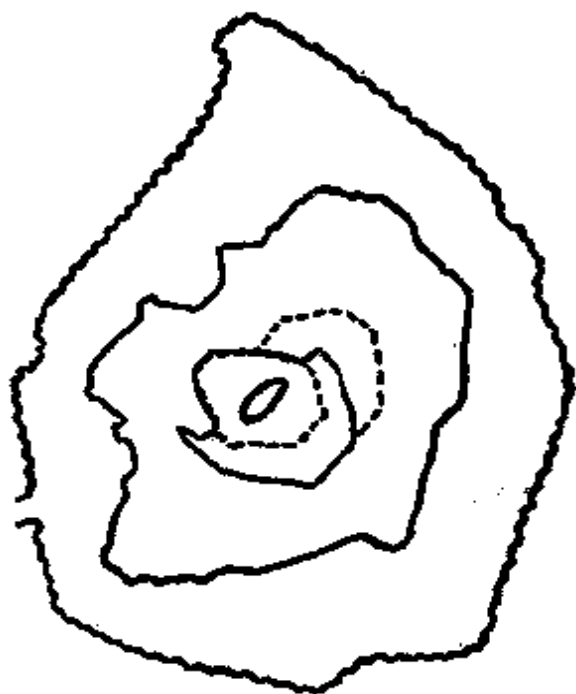
楼上有同治十二年金陵局所铸之炮十一具，法人庚子年所携者，又有吾国炮长丈许者。吾之兵服若此，此炮固宜在此也！有剑玉首金匣龙所镶宝石，刻“太阿剑”三字，

云一千七百年所得者，不知吾物抑安南物也？拿破仑遗衣物甚多，大套三，马衣一，行营铁床碧丝帐，薄褥甚敞，冠服与今略同。又有囚于圣唎利拿之黑木几。拿破仑之佩刃用枪咸在，皆以玻橱藏之，欧人之敬恭英雄以兴观感若此也。有金甲白银盗金饰，上有牛髦珠顶，制类中土，抑安南物耶？三层楼有军阵图甚多，但不如德之武库制缩型尤便览者；其他军用器物，皆不如德之备也。有威武将军玉牌，有安南王封法人多油尼为“翊国公”敕书及安南官服甚多。

拿破仑之佩刃用枪

72. 巴黎开辟之次第

高卢始在先河之中一岛，开辟最先。当时避难经商在此，凡三百年，为该撒所破，是为岛中黑线。(一)西十二纪，当宋时，渐辟为虚线。(二)西十四纪半，查理第五开辟，至第三虚线。(三)十六、十七纪，当国朝之初，增至第四虚线。(四)十八纪末，增筑虚地利城，为第五线。(五)十九纪中，辟至曲线，为今



巴黎开辟次第图

图。

以巴黎之盛，当我宋明，尚如弹丸。即路易十四雄霸，在吾国初，第四线之蕞尔，不及今巴黎二十之一，何雄丽之云？故时民居，多丈许茅屋。学者耳食巴黎之盛，切勿以今日之法，比例百馀年之法也。柏林六十年前仅七万人，今逾三百万。新世进化，古无可比。吾亦惊叹西欧百年来之治，但当知彼百年前不如吾中国远甚耳，可笑如此。

新世进化
古无可比

〔附一〕法国形势

73. 法之地与人

法地二十四万四千一百英里，与德相等，而略小于奥，亦大于吾四川四万馀英里，略当吾两省地。而地势居欧西，其南北西三面襟海，东邻日耳曼，西越海与英、南与西班牙千年竞峙而互争。其地虽仅得日耳曼之半，然日耳曼以封建日削，无能为也，故法与之南争罗马，北争诸侯，亘古若北朝周、齐之角立焉。以地滨海，故壤腴而人秀发。其西南为牛斯比山，东南为阿尔频山，其山高峻而嵯峨，海水湮渌而扬波，故人磊落而英多，法实有焉。抑发扬之狂度太过，法人之皋，使我高蹈也。

法国形势

法人口三千八百四十万。当百年前，法人口二千七百万，英仅千五百万（据西千八百一年，嘉庆六年也）；今则英人四千馀万，远过于法矣。德在道光中，亦远不若法；今且六千馀万，过法以倍。各国人口皆骤进，惟法不进。闻法妇女皆尚自由，不乐有子，故以堕胎为事。政府设法奖励育子者，然卒不能救。此非细故也。盖大地之不致狂榛者，惟人民繁衍而开辟之。而人之生也，皆赖妇女。妇女不愿生子，则数十年间，人类可立绝，而复还于全球狂榛之世，是虽洪水猛兽之祸，不烈于此矣。

妇女不育
人口不蕃

夫妇女之生子，自孕妊至诞育、抚养，至苦矣。当其妊也，行动饮食卧起皆不便，男女之道又绝。至妊成而产，则痛苦呻吟如割，或有害及生命者。幸而母子无恙，则抚婴劬劳，乳之哺之，提之携之，夜则辗转号啼，病则抚摩按抱，时而竟夕不寐，当餐不食。以其生育抚养之劳苦之甚也，故孔子立法尚孝，教子报之。故诗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也。以中国之厚于父母，故女母乐于生子，而望倚养于终身，报之于耄老。是故女有生子之望，人无堕胎之俗。故中国人民繁多，过于万国，盖有由也。今欧美之俗，人人自立，父母不能有其子。劬劳而抚子，子长而嫁娶，别父母而远居。积财而不养父母。孝者岁时朝谒其母，有同宾客。既无得子之报，则何为冒死亡之险，竭劬劳之苦而为之？无所望，无所欲，无所报，而为之者，非人情之所能也。强而行之，亦不可久。今美国堕胎之俗，有同于法。妇人居常之论，皆不愿有子矣。德、英妇女之好淫乐而自

中国尚孝
人乐有子

欧美之俗
父母不能
有其子

立，今虽未至于法之地位，然独立之风既扇，亦必不能久矣。然则欧美之人口，不其危乎！

嗟夫！道有阴阳，即事有利害。妇女亦天生也，不贻妇女以独立，则抑女过甚而不仁；然苟尽听妇女以独立，则息息行乐，以顾其有生之身，谁肯劬劳受苦，而育分身之子？苟未至于大同，则调停两得，此亦升平世至难之大题耶？吾深思而未能善之。抑女既甚，仁人悯之。天与人权之理既明，则妇女独立之势日盛，大化浩浩涵涵，转移而人不知也，亦安能逆之哉？若顺风而趋，则人道之灭绝可忧也，吾于法美妇女之趋势有惧焉。

妇女问题
一大难题

法五十年间，徙居外国者一百五十万。各国人之入居于法者仅八十万，则比、意人为多。法之产人最少，而死亡多于英国十之五；平均人寿，亦短于英人十八月焉；或亦自由太甚而淫佚过度致然耶？然法人虽少于英，而劳工多于英七十餘万；则以理财致富之术不如英耶？民既困乏，则卫生易损，而寿命有害耶？二者必有一于是。

徙居者多

74. 法事事不如德英

国之强弱，视蒸汽力。法国之蒸汽四百六十万匹马力，内中铁路九十三万匹，汽船八十四万匹。比之德国七百六十五万匹，去之远矣。英则千三百万匹，益远出法上。然法百凡比校，事事不如德，此则法人太自由之效欤！

国之强弱
视蒸汽力

葡萄酒

法以葡萄为大利，其园地四百二十万益格；穀类三千六百六十万益格；他地二千六百二十万益格；林地二千七十万益格；牧地二千三百十万益格。六十年来，所辟荒及以牧地为耕，凡增千三百万益格矣。

法葡萄酒著名久矣。在拿破仑时值二千九百万磅，今值五千万磅，然葡萄园却减于昔一百万益格；每益格，一英亩也。每亩可得酒二百加仑，然尚不足本国用。岁自外入者，与普战前十年四千八百万加仑，後十年六万万六千三百万加仑，近十年则二十二万万八千万加仑，而输出者仅五百六万加仑，平均岁输入一万万八千万加仑。

法人好酒

法人之好酒极矣。吾游巴黎，入店不饮。酒家请曰：“吾巴黎无不饮酒者。”乃为饮之，则法人之沉湎可见矣。书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与道光年间重惩鸦片之刑同。夫饮酒小过，何至惩以杀刑？盖当时国俗沉湎之极，故欲以此严警之。吾观欧美人醉酒之风，夜卧于道而哗于市，归殴其妻而争杀开枪致死者，比比也，阅报者日见之不鲜。所经小市大衢，卖酒店相望。竟日作工，所入尽付酒家。而导淫演杀，与酒为邻，若此败风，唯吾国无之。欧美皆然，但法人为尤甚耳。盖吾国酒俗，为过去世矣！不知者开口媚欧美人为文明，试入卖酒垆，观其乱状，与我孰为文明哉？近世鸦片之毒，弱人体质，其害为吾国数千年所无。然其毒自外来，去之不难，不如酒之甚也。即以烟店之害，一榻横陈，亦岂有啾争鬥杀之害乎？天下人道之大患，莫甚于相杀。故以烟酒相比，酒

酒之为害
甚于鸦片

之祸，于公同之俗尤烈也。

法食品皆仰输于外国。穀输出七千四百万蒲雪，而输入四万万八千万；即肉菜不足，每岁输入五万吨也。法每益格平均出产，可值九十二诗令，少于英四诗令耳。然英之农夫二百五十二万七千，法之农夫七百二十二万，而法农产值四万万一千六百万，英二万万三千万，并法每人值五十八磅，英每人得九十一磅。则法农业虽有名，然实际尚不如英也。

食品皆仰
输于外国

75. 土地与革命

法自革命之後，贵族之地，散之平民。今地主已有三百五十万矣。其有十二英亩以上之地主，一百六十三万八千人，凡有地九千一百二十五万英亩，人平均五十六英亩。英国尚仍贵族之後，馀风未殄，大地主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五人，有地五千七百八十九万亩，平均人三千五英亩。

贵族之地
散之平民

合观奥国之田地属于贵族二万人，普田地属于贵族三十万人，英万九千人，法未革命之前田属于贵族十万人。夫以欧洲万里原陆之地，英德奥法四大国将二万万之人民，而有地农主只此四十馀万人，其余将二万万人皆无立锥者矣。不平如是，怨毒已深；奴婢不甘，逼而怒起。此弥勒约翰自由之倡导，卢骚民约之起原，而贵族屠戮之惨因，路易断头之缘本也。加以旧教愚民之法，压制种种，皆为积怒之

路易断头
之缘本

原因，而种民变之祸胎也。

试问中国有之乎？中国之为小地主，听人民自有田地，盖自战国以至于今，乃在罗马未出现之前，不止日耳曼矣。孔子之道，以自然为教，绝无压制，又岂若天主教乎？故中国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馀年。而今之妄人，不察本末，以欧人一日之强，乃欲并其毒病医方，而并欲效法而服之。昔有贵人有痈而割之，血流殷席，命几不保。有贫子美好无病，慕贵人之举动，乃亦引刀自割，貌为呻吟，已而剖伤难合，卒以自毙。今吾国妄人媚外者，自以为取法于法、德，发狂呼号，日以革命自由攻教为事；不几类美好贫子，引刀自割，貌为呻吟，卒以创伤自毙哉！岂止见笑于欧美之识者，无病服毒，不其伤乎！

中国自由
已二千年

76. 法之产业(一)

法之林产

法之林木，培植日增，今有四百五十万英亩，值千四百万磅，每亩林值十三诗令也。

法之渔产

渔者八万五千人，岁得鱼十五万吨，值四百八十万磅，每吨三十二磅，昂于英者三倍，每人可得五十六磅。

法之织絨

法之织絨甚有名，织厂二千馀，机四万六千，纺锤三百三十万，用羊毛二十万七千吨，值四千五百万磅。哀摩市百年前未有此物，今则织厂三百馀，织工三万，可见其进矣。人匀计十九诗令。

织丝里昂为盛。自彼十五纪时已制丝。盖自明末葡萄牙得澳门後，中国蚕桑之法传于欧土，而法地颇宜，故法人先为之也。及拿破仑末年，有织工加克脱，创以机器织之，里昂遂大盛。法织丝厂千百七十，机十万七千，而里昂居四万四千，岁值千六百万磅，输出十之三。其输入者岁百七十磅，亦相当也，然每人平均仅一诗令耳。

法之织丝

77. 论中国丝服之美

丝于法国为盛，妇女亦好服之，然实萌芽耳。欧美男子，绝不衣丝也。丝为中国天产独擅之物，他日必当冠带衣履天下。中国若强而奖导之，欧美人必渐变矣。吾见欧美人于吾国丝服，皆艳羨之，但畏其贵而不敢服耳。如食品者，中国饮饌之店，已大行于美国芝加高。三年之间，骤开二百馀肆，美人争嗜之，他日各国人之嗜吾国之丝犹是也。里昂之养蚕甚大，有法以去其病。吾国若善治蚕桑，丝必日进。中国饮食衣服之美实冠万国，他日必风行万国。凡美者，人情之所爱。丝服之美，自在优胜劣败之例，不能以欧人一日之强而见屈也。

丝为中国
独擅之物

吾国地兼三带，衣服之制，又最适宜，寒暑皆备，披服简便，过于欧美之服远矣。欧服尚披禽兽之毛，膻腥未除，他日当令欧美人改而从我也。故吾国人辫髮可剪，而服必不可改。或者不察，慕欧美人之强，见俄、日之改服，

辫髮可剪
服不可改

而亦欲从之。岂知日本国小，俄昔野蛮，本非我比，且丝为我天产至美之物也。若吾国舍其天产而从人，则一国四五万万入皆服毡绒之服，一人四裘，一裘至贱者二十金，并革履、毡帽，人必百金而後可。是我舍数万万金之丝无所用，而须购绒革之服料于外；以人百金计之，是费四五万万兆，而纳贡于外，过于八国联军之赔款尚百倍也。内丝无所消，而产丝之民皆困绝；外贡四五万万兆，而国何可任之？顷闻京师有改服之谣，而苏杭丝业纷纷而倒，相戒不敢存货矣。况真变法乎，为国强否，在政治如何，岂在服制也？以吾国强，尤若反掌，但于物质中之汽机舰炮加意，甚易易耳。何为无耻媚外，倾民之所有以自敝乎？夫以中国地大人多，驾乎万国，何不志在使人师我，何事舍己从人耶？

真变法在
政治不在
服制

吾昔者阅历甚浅，亦妄有意于是。今游历既久，乃知变服之万不可行。有欧美士女数人亦告我曰：“君他日变法，百凡皆可，惟中国之服至美，万不可变。”盖万国皆不产丝，而丝为中国独有之天产。上考《禹贡》“蚕桑丝筐”，已在四千年前；故服物之五色六章，最为妙丽。此天以最厚吾中国者，宁可弃天赋乎？弃天赋者不祥，弃土产者自毙，服毡绒者退化，随人改者无耻，愿吾国识者深思之。

欧美百年之横于大地，如飘风暴雨之不能终朝耳，何足畏乎？以吾国辟地之广大，殖种之繁庶，教化之深厚，生质之聪敏，无在非具为地球主人翁之资。欧美人虽强盛，不过百年资吾先驱耳。横览大地，吾何有焉？皇皇神州，惟

地球主人
翁之资格

吾国乃能保存吾固有以化大地，而何事自乔入谷，以媚外苟存乎？俄、日之变服，乃其政蛮國小之不得已。印度岂不变服，益为奴耳，于自立何有。将欲以此为亲，吾面既黄，虽欲亲而安能亲？日本小島耳，炮声隆隆，则欧美畏媚之。近各国王宮多为日本装殿，而美人暑时亦多为日本服。但使内政修明，物质精美，炮舰大横庚庚，则中国丝服，自为大地所羨而师之。若徒改服乎，则印度人与黑人之改服，何见亲之有？吾奴吾奴耳！

当竞争之世，只有使人敬畏，无使人怜悯。且印人、黑人、緬人、爪哇人、马瘖人之改服，欧美人目笑之，益贱下之，何怜之有？若暂游欧美，易服自适，偶取其便，无不可也。若在国内乎，则堂堂数千年文明之中国，抚有天产吾丝文章之美而自弃之，以俯从深林後起日耳曼之毡服，则鄙人八年于外，阅历深思，期期见其不可矣。

当使人敬
无使人怜

78. 法之产业(二)

法织麻、棉甚古矣。始于西七百八十八九年织棉，阅廿三年机已七万，制棉丝一万一千吨，织出值七百六十万磅。今则机十一万二千具，织品值二千二百万磅。国中用二千万磅，人计十诗令。然比于英，仅十之五耳。

法织麻棉
为时甚早

织麻在法大革命之年（西千八百八十八年）已值五百万磅，阅廿四年至拿破仑末年，织工十三万九千人，值九

百七十万磅；此外女工三十五万人，值四百万磅。

新世界者，铁世界也；视制铁之多寡，可观其国之盛衰焉。法往者禁英国铁之输入，故铁器甚少，全国仅销八万七千吨。至拿破仑第三始开铁禁，于是冶铁骤盛；今六百厂，铁工十二万矣。其制金品值四千九百万磅，然仅当英三分之一。

法人善制履，故革用甚广。其值四千五百万磅，其用革九万吨，外革入者三之一。

陶器以除华最著，精于天下矣。创于西千七百五十六年，岁值百三十万磅。

法虽以工艺名，然乾隆时未有制玻。今则制玻厂八十五所，制品值八十万磅。

制纸及印刷，当拿破仑时仅一万五千吨，出报值百六十万磅。今则工厂五百三十，纸二十万吨，但巴黎已值三百万磅，岁出新书七千种，印刷值千六百万磅。

法衣制为欧美所艳称。女服之丽，盖自路易十四时以奢丽著欧土，今虽纽约，犹师之也。全法岁值五千二百万磅，而巴黎占四之三。游巴黎之杂货肆，五色十光，女工千馀，诚诡异之观矣。

法国屋及家值二十九万万四千万磅，以七厘息计，应有八千八百万磅。

法国炭矿最有名，岁出二千五百万吨，比道光十年已十五倍，除费外每吨值廿五诗令，每夫得二百八十吨。然法矿夫之巧不如英，法五矿夫所入，乃比英四人也。

法铁矿五十八。然昔以禁外物故，铁价大涨，贵于英三倍，故工业不进。当拿破仑晚年，制铁仅十万吨。至战普时，制铁百十八万吨，今则二百十万吨，仰外输者十之一。铜则无所产，全仰外输。

法之铁矿

全法矿产值一千六百万磅，工人十八万。

法开铁路，始于道光八年（西一八二八年）。至咸丰三年拿破仑第三即位时，有铁路二千四百五十英里，费三万六千三百万磅，其进甚迟。战普之后，乃始大增。今则二万四千九百英里，筑费每英里一万六千五百磅。

法之铁路

法之银行，开创最早，在嘉庆三年（西一八〇三年），本三百六十万磅。至今则有金七千一百五十磅，银五千二百二十万磅，钞一万万三千六百万磅，融通力三万五千六百万磅。各国国立银行皆归国，惟法则国立。然法现金银多于英三倍，而融通力亦少于英三倍，此于商事未善，更当细考其故焉。

法之银行

	金	银	钞	合计 (皆以百 万磅计)	一人 平均磅
法	187	140	140	467	12.0
英	58	24	41	150	3.7

法制造所十三万一千，值一万万二千七百万，而机器不计。计产额得三分之一，则合制造厂与机器，值一万万九千二百磅也。

巴黎人岁入五百磅以上者三万人，百磅以上者十八万

国民收入

人。法全国富家三十五万五千，有利息四千四百万磅，人约均计息一千二百四十磅，产九千七百磅。中资一百二十六万，人均计产一千六百磅，而利息二千四百万，仅半于富家，人均计一百九十磅。劳工七百三十万一千，岁有利息五千一百四十九万磅，人均计产五百九十四磅，息七十一磅，皆不能比英人远甚。

法之公债

法之公债多极矣，然自还德债以外，幸皆以为公共事业，故益增国富而无碍。自战德之後，募公债三万万九千一百万磅，筑灯台、道路、电线者费二万万，铁路六千万，匀计法国每人五十三诗令；加地方公债一万万八千万磅，连从前之债共十三万万七千万磅。五十年前少于英，今则英于国富仅百之七，法则百之十四，逾于十一之额，与意同为险事矣。然国为国民公有之国，则债亦公有之债；民分担其苦，亦公有其利。但立宪之後，使人民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则人民自皆乐担任之。故一国之大难大工，无不可举，故公债莫利焉。然一国苟为人主所自私，未为民之公产，则民孰肯以私财任国事乎？故利害与民共之，而後民可用也。考欧土小国，经营母财之始多赖公债。美之公债纸，凡银行皆当分担之，其条理甚繁，今不暇及。

利害与民
共之而后
民可用也

79. 法与英德比较

法当百年以前，为欧洲之霸。英乃海岛小国，远非其

比。及英之机器先出，于是大收海外各殖民地，凡印度、加拿大、亚丁皆夺于法人之手。法百年来乃空倡自由革命，内讧垂八十年。即拿破仑穷兵黩武，徒耀霸名，而于法人国民之实利无关也。于是英人百年来之盛业，无事不远胜于法，或且数倍之，十倍之。

法与英之
比较

岂惟英胜法哉？蕞尔之普，纠日耳曼之小侯，以与法争。当时日耳曼破碎空虚，工商不振，一无所有；视彼强霸之法，尤隔天渊。至西千八百七十六年，美国费城之赛会，德国除克虏伯炮外，无一物足称者。及休养教训二十年，而已无一事不远胜法。夫德之与法，其地相邻，而广大同为二十万英里；其政俗千年相接，其相忌相师而思愤起亦正同。而德合散漫之小群，二十馀年，遽能呼跃大进，而事事远出法上。此岂法人接邻之不知戒、不知愤哉？而何以比德顿缩若此？

是故，比英言之，则法革命之祸，与英安乐之福，宜其绝殊；比德言之，则法人自由散漫之失，与德国以主权国权督率之得，又可作证。夫英为立宪国，而非民主；德更兼君权而主服从，然较之于法，其效之得失若此。今吾国人多好述法国革命自由之说，不以为谬，行陷淖而艳称，而欲师之。吾今特列法与英德政治之比较，以见得失之实，吾国人亦可以知所择矣。嗟呼！法人之皋，使我高蹈。我无所鉴，惟法兰西革命自由，尘上血迷，民敝国虚，令我心凄。

革命之祸
自由之失

法之人口三千八百四十万，英人口四千一百六十馀万，

德则六千二百万。

法之国富九千六百九十兆磅，德之国富八千六十兆磅，英则一万一千八百六兆。

法之利息一千一百九十九兆，英则一千四百二十三兆，即德亦一千二百八十四兆。

蒸汽动力
德已倍法
英则三倍

法之蒸汽力四百九十一万五千马力，德则七百六十五万匹马力，已将倍法；英则一千二百九十七万匹马力，则三倍法矣。

法每方英里人口一百八十八人，英每方里三百三十人，几倍之，即德亦二百五十人矣。以都会计，法人九百二十万；英则二千六十万，固倍之，即德亦千五百六十万，亦过半焉。

以农计，法人七百二十二万，德人则九百三十五万。若英之农少者，英之益盛也。然以人匀计，则英农产所入殆倍于法。

以制造计，法人四百七十二万，德人九百二十三万，英人九百三万，皆倍之。

英之汽船
十倍于法

以机器计，法铁路则三百六十万匹马力，德则四百五十五万，英则四百八十万。法汽船则四十九万马力，德则八十九万五千五百马力，英则五百九十七万马力，直十倍于法矣。法锯解则八百二十五万马力，英、德皆二千二百万马力，几三倍于法焉。

以矿计之，法值千六百万磅，德值三千四百万磅，盖倍于法；英值七千八百万磅，则五、六倍于法矣。

以运费计之，法货值三千二百万磅，德则五千二百万，英则四千六百万焉。法船岁值五百万磅，德船岁九百万磅，已倍法；英船则五千四百万磅，是十倍于法焉。

以牧较之，英地少不论，但以法、德同地大比之：法马三百十万匹，德则三百八十万；法牛千二百九十万头，德则千七百六十万头；法豕六百十万人头，德千二百十万人头；法羊百五十万头，德三百一十万人头；法牧价值二百三十二兆，德值三百三兆。

牧地相同
牧产则异

以金工较之，法值四千七百万磅，德值一万万五百万磅，已倍于法；英则一万万四千二百万，三倍于法焉。

以革工较之，法四千五百万磅，德六千六百万磅，英五千九百磅，皆过焉。

以食品较之，法一百十三兆磅，德一百三十五兆磅，英一百二十七兆磅。

衣则法德相等，同为六十九兆，英则八十四兆。惟法以酒胜耳。

唯以酒胜

以棉布论之，法则二千二百四十万磅，德则三千五百四十万磅，英则九千二百十万磅，盖四倍于法矣。织麻、织绒，德法相若，惟不如英。惟法以丝胜耳。

以商货出品论之（一八九四年），法货一百二十三兆磅，德一百四十八兆磅，英货则二百七十四兆磅，倍于法焉。

商货制品
均运过法

就其本国商务较之，法制造货五百九十六兆磅，德六百九十兆磅，英则八百七十六兆磅，又远过矣。

以铁路里程较之，法则二万四千九百七十里，德则二

地半于法
客则三倍

万七千八百五十里；英地半于法，而亦二万九百里。法运货九十七兆吨，德则二百四十二兆吨，将两倍于法矣；英且三百二十五兆吨，则三倍于法焉。乘客，法则三百三十七兆，德则乘客五百二十一兆，过于法远矣；至英则九百十二兆乘客，则三倍于法矣。夫以地半于法，而客三倍于法，此其蕃盛尤甚焉。铁路所收入之费，法仅五十五兆磅，德则七十一兆磅，英则八十四兆磅，几倍于法焉。

以船之吨数较之，法八十九万吨，德则一百五十五万吨，几倍之；英且八百九十六万吨，则十倍于法矣。其运力，法则二百三十六万吨，德则四百二十六万吨，倍于法矣；英则二千六百八十七万吨。

以国债较之，法则千二百二十兆磅，英德皆六百兆磅，仅半之。法之公债千三百七十兆磅，英则八百五十九兆磅，德则一百一十七兆磅。

出生率以
法为最低

以生人较之，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则三百零七人，德则三百七十八人。

以食品较之，法之肉类费六十二兆磅，德费七十二兆磅，英费九十一兆磅。法饮品六十六兆磅，德七十一兆磅，英九十二兆磅。以乳品计之，法四十四兆磅，德六十二兆磅，英五十五兆磅。

以国内用品较之，法用物九十一兆磅，德则九十二兆磅，英则百二十二兆磅，多法三分之一焉。

〔附二〕法国创兴沿革

80. 古称高卢

法古称高卢。当太古时，老林蟠木，鸟兽充斥，气候严寒。塞尔达野人居之，以猎兽为衣食。其先亚利安，自襄海徙焉；又别有比利时与伊伯耳，皆高卢种也。是时为部落世，争雄周末，尝蹂意大利，几并之。战国时，尝南侵罗马，焚掠七月，势日甚。西前五十一年，恺撒伐之，围攻九年，深入其阻，擒诛降服凡三百万，乃尽定高卢。此如班超之开西域，司马错之取西蜀，赵光国之定氐羌，诸葛亮之定滇蛮矣。乃分州十七，设屯置吏，垦田植穀，渐为开化。及罗马末造大乱，有戡特族南牧（一名维思俄

古称高卢

恺撒

苏),据以立国。

81. 米罗维朝

米罗维朝

佛兰克祖客罗问,以西四百二十年,自来因河南渡,驱罗马戍卒,破峩特,侵入高卢。越八年卒,子客罗多嗣,辟土创制,封诸侯,为开创之君。越二十年卒,子客罗特美鲁威嗣,助罗马大败匈奴五十六万众,威名赫然。罗马封其子希特烈为法兰克王,时西四百五十六年也。越二十四年卒,客罗特维嗣(一译作哥罗味),英武雄略,后世称米罗维朝,实开法之第一朝者也。客罗特维时,罗马亡,乃自立国,自为王。时南齐高帝建元三年,西四百八十一年也。

客罗特维

当希特烈初王法时,为国人所废,一年复立;征服比利时之部,封其弟刚的巴(法语刚的巴作刊的步)于白良,既乃叛而自立。客罗维年十五,即讨平之,仍释令王其故地,此为比利时,荷兰立国之始。

比荷立国

建都巴黎

客罗维才武权满,东罗马帝忌之,遣将西亚克勒士屯兵防之。王自将兵五千,克而执之。遂移兵,大破峩特,全定高卢,傍先河(一译作塞纳河)创建巴黎为都,以破阿刺伯。从其后言神助,遂首奉耶教,受洗礼。盖定高卢,封荷比、都巴黎、奉耶教四大事,皆客罗维创之。在位三十年,以西五百十一年殁,葬于圣僧寺。今欧俗贤贵葬于

庙中，自是始也。四子分立。长子賒利拔王巴黎，以西班牙败卒。国人推士的司继位，与四王合攻日耳曼外别部，法遂强大。已而次子格鲁打兼并四王，遂如今之疆域。格鲁打自称地上大王。亦有四子，亦分地为王。恺利巴王巴黎，早卒，昆弟互争。已复居巴黎，同御匈奴而逐之。然各以宠妃富貌争权，骨肉相残垂四十年，东西法王相攻杀者二代，至六百十三年格鲁打二世，乃定于一。

昔奉耶教

米罗维分王诸子，乃取法罗马之地克里生、君士但丁两帝，以贻大祸也。野蛮少阅历，立法不良致此。已而卒，子达哥巴嗣，超用制几工人鲁亚为相，德化大行，于西六百二十八年朝诸侯而称帝，越十年殂。长子西的波嗣，有贤名。然嗣位时幼，卫将军兰鞞以兵护警卫，托孤柄政，名曰“默尔”。其子克利摩世执政，乘西的波殂，谋以其子篡位。诸藩皆僭号，国大乱。西的波弟客罗特维第二，以白艮王入靖难，除“默尔”，复王权。六年而卒，克鲁特嗣，时为西六百五十六年也。母后临朝，用僧为大臣，贵族攻之，避为尼。

达哥巴于
628年殂
帝

克鲁特在位四年死，其弟查理第三与弟希德烈迭为帝。是时政归“默尔”则德太尔，以才武握国政，大破阿刺伯兵三十万，威震三洲。乃平东法兰克而混一之，举国知“默尔”不知有王；且拥立童闾，三数年辄废或杀，无有寿过三十者，时人号曰“懒王”。自查理第三後，客罗特维第三、希德烈第二、达俄巴第三、西耳比西第三、查理第四、西耳德里凡六王。西七百五十一年，为“默尔”披宾幽于

政归默尔

“懒王”

细都寺而废之，朝亡。——王二十世，立国凡二百七十一年。其後百年，则政归权臣，寡人守府，与田陈篡齐、曹操篡汉同。凡君主之国，以女谒、权奸亡，中外同一辙矣。

82. 甲卢万朝

披宾父子

披宾为则德太耳子，父子以才武柄国，如操、丕焉。四征不庭，日耀其武；欲篡未敢，请于教皇。而教皇助之，亲为加冕，後遂为例。披宾与子沙立曼，乃尊教皇，厚给僧地。自是教皇权日盛，凌王者；僧地日富，比封君。欧洲千年黑暗，为僧所压制，教皇世与帝王争权，致有新旧之争、三十年之争，日耳曼人民三千万死者千八百万，他国不在是数，皆披宾之为之也。

沙立曼立
甲卢万朝

子沙立曼承披宾三分有二之大业，外破伦巴，救教皇，而王意大利；内平萨逊，南破西班牙之回部，东破匈奴，诸国称藩，遂为西欧之一统国。自东罗马及西班牙半岛外，皆隶版图。盖自罗马亡後，乱争相继，民不聊生，三百五十年，乃重睹一统之治焉。以全欧形势论，东罗马如西蜀、东晋之由正统而偏安，沙立曼起北部而统西欧全部，如曹魏、拓跋魏，而地势尚过之。欧洲地势畸零，实难统一。罗马时北欧未辟，内治只及意大利耳，高卢、西班牙仅属羁縻，如吾新疆、西藏云尔，人民土地之开化，尚不能比沙立曼也。

帝又好文学，宏开庠校，始辟博物院于巴黎，城廓宫室道路皆闳丽，遣使察吏恤民，乃创行选士千馀会议国事，有秦皇汉武之宏规焉！沙立曼以西八百一年即帝位，十四年殂，在位四十七年，寿七十一岁。次子路易嗣，既裂地分王三子，後生幼子，复取诸子地而王之于日耳曼。诸子不服，称兵抗命，路易大败，出奔失位。既乃大会议，裂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为三国，三子分王之。西八百四十年死，查理沙伯遂王法兰西，与日耳曼、意大利永裂之祸遂至今，其论见奥游记。

秦皇汉武
之宏规

法国裂地之始王，实自查理沙伯始也。分立为国，亦应自西八百四十年始，为孔子降生一千三百九十一年，唐文宗开成五年也，至今立国一千六十有六年矣。

查理沙伯
裂地称王

当沙立曼盛时，诺曼人为海盗，已盛强，频扰边，即今瑞典、丹墨人也。其酋拉德奴，善驾驶，自称为“海王”。西九纪上半期，法人大受其患，且入据里昂。王懦弱，大侯僭叛。王伐而败，奔比利时，既乃复位。子加罗曼又叛。诸将强请世袭，皆列为诸侯。己乃僭王号，民请自举守长，并乘乱割据。盖法甫立国，而封建之势成矣。其远因上启于客罗特维，近因成于查理沙伯，遂为国中千年争乱之始，小民千年压制之始，亦为大革命争平等自由之导焉，所关亦大矣。

封建为争
乱之始

西八百七十七年，查理沙伯殂，路易第二、第三及加鲁曼继立，皆两三年夭没。是时日耳曼帝为路易孙罗额鲁，并意大利，乃迎日耳曼帝兼王法。于是意、法、日耳曼复

合统于一帝，时西八百八十五年也。适诺曼大举寇巴黎，
 诺曼割地 帝畏之，割挪德列郡行成。自是诺曼分法地为国。法人以
 为辱而逐帝，以巴黎侯欧德大破诺曼，举为王。查理家照
 尔芝亦自立为王，举兵攻欧德，败走英。而欧德再破诺曼，
 以西八百九十八年歿。法合于日耳曼不一年即别立，故不
 足道也。

欧德歿，国人立路易第二子查理罗撒布为王，又以割
 地嫁女与诺曼。故诸侯怒之，别奉欧德弟劳白为王。战累
 年，王执劳白杀之。其子希何发愤报仇，尽国兵以战，擒
 王而囚废之，立不尔给农侯鲁笃富为王。诸侯横恣，王权
 益微。西九百二十九年，威满土侯幽废鲁笃富于白仑城而
 死。诸侯争权，国无主者七年。

于时巴黎斯侯大武额，擅权迎立路易查理撒布子路
 迎立路易 第四于英 易第四于英，号为“海外王”。王抑武额权，而欲并武额之
 姻诺曼地，武额乃囚王，仅给里昂一邑，君臣争乱。西九
 百五十年，王始与大臣结盟罢兵，四年遂殂。子路的立，
 与德战而败。西九百八十六年卒，子路易第五嗣。王仅食
 一邑，权益微。逾年死，无嗣，朝亡。大武额子加颁多为
 诸侯拥立，遂易姓矣，传世凡十二，历年二百三十六。

83. 前加颁的朝

加颁的朝 加颁的之父大武额，为巴黎斯侯。自西九百三十六年，

父子柄政，废立数君，历年五十。至九百八十七年，武额加颌多为诸侯拥立，路易第五之弟罗莱内侯查理起兵讨之，败幽于阿连斯塔，此如王莽篡而刘崇讨矣。

但加颌多自诸侯选升为王，亦与日耳曼同风。其视王不尊，公侯强者，若诺曼、若夏尔良、若亚几坦、若哥也纳、若加斯哥纳五公，若发兰德、若赏巴尼、若安如三侯，皆骄横如王者。加颌的虽英明创业，而已无如强侯何，在位九年殂。

五公三侯
骄横如王

嗣王罗伯笃信耶教，每逢耶稣蒙难日卧地上，至复生日设无遮大会三百案食贫者，尝供饌千人施舍贫者，为洗足。教法：七代後乃婚。教皇以王妻族妹，勒王离婚。王弗从，群臣皆去。王不得已，出妻。王听子显理握政，乃立赤白帜以叛，王遂卒于西千三十一年。显理嗣，诸侯不悦，党于王母，以与显理兵争。国王鬻地于诺曼求助，得保位。西一千六十年卒，子非力〔腓立〕嗣。

教皇逼王
离婚

是时诺曼日强，南取意大利，据西西里岛，而幽教皇。北则诺曼侯威廉以六十万兵灭英而王之，遂传至今。西班牙为回攻，求救。法遣不尔给侯显理帅师救之，大胜。班王割今葡葡地封之，且妻以女，遂建葡萄牙国，传至今。故英、葡，皆自法诸侯分出者也。于时候国凡八十馀，战争益纷，教士制止战日以稍息之，教权益尊，于是教王倡十字军东征。

威廉入英

葡萄牙建国

84. 十字军之东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法人伯禄，先省耶墓被辱，率卒八万及鲁达林军先行而败。千九十七年，各国大军七十万分道进。法大发列侯兵，而王弟武额及鲁达弗拿与额弗黎侯统之。兵入君士但丁，诸将骄横，与东罗帝交恶，告绝。破回军十五万，进围安提阿城，老幼数万皆屠之。逾年七月，遂入耶路撒冷城。兵饥困，噉人尸，炙谍者食之。犹太人避入其庙，焚之；妇婴皆尽入市，婴稚皆屠，东方人极谓其野蛮焉。吾国唐宋时文明已甚，而欧洲用兵屠食人若此，此真与蒙古无异，可见其旧俗实为狄行焉。

屠食人尸

阿刺伯数
字入欧洲

此为十字军第一役。于是公议立新国守墓，封额弗黎王之。额弗黎让王公之号。是役法人功为多，然欧人死亡八十五万，酷矣。但因是役，阿刺伯微积分传入欧土，法人先得之。欧人算数字，自是用阿刺伯文，足见欧人自此前算学之未兴也。

王腓立闾弱，辖地仅三县。诸侯割据筑堡，蓄兵力争，出则焚掠乡邑，妇幼遁匿，商贾绝迹。耗哉法民，不聊厥生。无治若此，卒于西一千一百八年。子路易第六以英武嗣，始平盗贼，毁城堡，抑封建，释奴婢，排豪强，大破日耳曼兵，殒于千一百三十七年。子路易第七嗣，悉教士骄横。教士鼓赏巴尼侯叛，王讨之，屠民三千。既乃悔之，

复起第二次十字军以忏罪。于西千一百四十六年，创开巴力门，会议东征。与日耳曼帝联军攻巴勒斯坦，暴师三年，大败而归。又与英累战无功，乃修好，法王始莅英都焉。千百八十年，禅位于其子腓立第二而卒。

第二次十字军

腓立尤英武，尽讨叛侯而服之。两破英，入伦敦郭。始于巴黎筑石道。是时耶路撒冷国建国八十八年，回人萨拉丁创国于埃及，伐之而亡。

腓立

千百八十七年，法、英、德起第三次十字军，屯重兵于耶路撒冷十六月。联军相忌无功，强订拜墓之盟而还。英王以数骑遁归，为澳侯所执。英王弟约翰许割诺曼地，法王助之，立约翰。已而背约，腓立乃伐诺曼而尽取其地。自是英法累年构兵。

第三次十字军

千二百四年，教皇意诺森欲张教权，举第四次十字军。法令发兰德侯巴多尹将兵，焚君士但丁而称帝，诸将各据地自主。意不欲东，乃强行，皆为突厥败而略卖之。德意志、匈牙利兵皆无功。然指南针自中国至阿刺伯者，由是入于法，而航海学自是兴焉。後德、英以大兵来伐，破之，幾虏德帝。又大举海舰千馀艘伐英，又伐日耳曼，武功日胜，版图渐拓。王能抚民，国日强，乃拓筑巴黎，壁厚七步，架楼五百，通门十三，遂为欧洲大都之始，欧史夸之。然按其地图，蕞尔十数里，不及今巴黎十之一，不足道也。

第四次十字军

指南针传入欧洲

腓立殁于千二百二十三年，子路易第八嗣。先为英诸侯，迎立为伦敦王，民不悦，遁归，乃尽取英地在法者。

亚毗延士 是时天主教横甚，法人有创亚毗延士派起攻之，以去偶像、服粗恶、苦身力行为教，从者日多，亚毗侯、紫罗塞侯信而保护之。自千二百八年，腓立至路易第八父子奉教皇命攻之，屠戮异教者数万，道皆赤。令各郡邑奉异教者皆杀之，而没其产。在位三年，王卒于是役，子路易第九嗣。

屠戮异教 欧洲新旧教争杀之祸，以是为始，凡十八年。比之德国约翰赫斯，为路德之先声，前于路德且二百年焉。

路易第九 有贤名 路易第九幼被贤母貌兰沙教，有贤名，敬神爱民，问疾苦，恤贫困。令民举法官，许冤狱诉于京都。开国会以抑诸侯。宠臣杀一童，立下狱。王弟强买民产，还之。与英和，互还侵地。英叛臣以地来，却之。英王与其臣讼，请判于王，诸臣欲藉以乱英，王曰：“以权诈乱人，天不福也。”令其君臣相让，有虞芮质成之风。虽三举十字军无功，盛德为欧洲令主第一。

最后数次十字军 王尤笃于教，尽译犹太书，独举十字军。先以千二百四十四年举兵，未行。後以千二百四十八年，以千八百艘军舰入埃及。遭尼罗河大水，疫并行，军没王擒，系于埃及狱三年。以黄金七百万赎还，仍居巴勒斯坦，修城练兵，闻国内乱而归。既王弟查理以骁勇取意国奈波里、西西里为之王，乃以为海军帅，再举十字军，伐回教之突尼斯。大败，王子丧焉，哭之而殂，时千二百七十年也，此为最後之十字军矣。

85. 欧亚之交第一大事

十字军用兵凡九次，绵百五十年，死人二百馀万，可谓欧亚之交第一大事矣。其後埃及来伐，都邑皆溃，杀虏又六万。盖十字军始终皆法人以之，王耶路撒冷者亦法人。以争一教祖墓地，惨伤至此，酷矣哀哉！然欧人千年抑压于教，民不知学，诸侯徒事争杀，文化不启，实同野蛮。惟其愚甚，故鬻争最烈，信神权最笃。欧人于此，诚与吾蒙古俗化相比耳；其尊耶教服教皇，与蒙人迷信佛教尊事达赖班禅，亦正相等。阿刺伯自摩诃末後，文明大启，久与中国、印度交通，收集其华实。天文、地舆、物质、算学，皆分设科于学校甚盛。十字军屡起，乃大转输其学术物巧以入于欧；玻璃亦自是入，筑室法亦得而效法之；画理词诗，皆有感益；索格底、栢提多、亚里士多图之哲学书，亦自是得译本以复还欧，而哲学乃渐启。中国之丝帛、麻苧、棉、蔗、梅、桑，皆假道阿刺伯而入欧。其时意大利之斐尼士，以十字军所过，得商贾大利，乃铸金钱开银行，今遂盛行欧土，而国以富。故九次无功，而东方文明，皆赖十字军多次以输入。欧土文明曙光，实自是启明。今遍观欧土各国博物院，皆于十二三纪後乃有精巧之物，可以观欧人进化之序。而今者欧人以制造物质之精，横掩大地，孰知其原因，则十字军之累败启之。天下之得失进退，

欧亚之交
第一大事

东方文明
藉此输入

若其导师
实出中国

固难言哉！自鸣钟以表时，指南针以航海，大炮火药以强兵，印书以广学，丹汞以明化，及其他制度，皆中国传之阿刺伯，由十字军以入欧土，而新世以出，欧人以强。若其导师，实出中国。欧人得之，青出于蓝；而本原所自，终不可没也。吾国人之忘祖而徒媚外，亦可知所反矣！

86. 前加颁的朝之末造

腓立第四

西一千二百七十年，路易第九既卒。腓立第三嗣立于突尼斯，有威名。索军费而归，伐西班牙，欲取其属地。其叔父西西里王查理，以虐其民致叛，法人万馀皆被殄。移师往，连兵二十年。而腓立先卒于千二百八十五年，子腓立第四以美称。西西里之战，久乃解。是时法诸侯多自立。哥纳侯迎为英王，有内乱。腓立攻之，教皇和焉。取英之里昂郡，乃讨法兰德侯，不胜，卒自立国王，税僧寺。教皇威之。王以兵擒教皇而大击辱之，致愤死。王立克列第五为教皇，而削教皇置于各国之庙军。英、德从之，教皇遂削。教皇入居于法凡七世，凡七十年。王乃大削诸侯，去世官，挟民权以助己，开国会以悦民，因以制诸侯。三族会议，即以是始也。卒于千三百十四年。

路易第十嗣，始许民自由，许奴婢纳金自赎。逾年卒，国人不许立女，乃立其弟腓立第五。许民纳财为贵族，置守长以治州县，正度量，频开国会。三百二十二年殂。弟

查理罗比立，卒于千三百二十八年，无子，是为前加颁的朝。

是朝贤君六七作，而自路易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腓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尤英明。相继削侯势，抑教力，开国会，予民权自由，法之渐强以此，亦欧洲开化之先驱者也。列国并立，必至竞争，乃事势之不得已。加颁的朝始于诺曼，中于十字军，始终战英，而後此愈剧矣。

欧洲开化
之先驱

87. 英法百年战事

腓立第三孙瓦罗西侯腓立第六为国人迎嗣大统，英王义德华第三为腓立第四外孙，争立，法人却之。英王乃自称法王，而刺腓立不遂，于是开英法百年战事。一千三百三十八年，英师入比利时。逾二年，法以四百舰兵四万邀英军，几尽丧。竭力治海军，再丧师，哥也纳复归英。腓立以诺曼等侯梗盐政，杀之，英王藉是称兵。黑王子骁勇甚，英大僧鲁惹儿巴，始自中国传至阿刺伯之大炮，长驱巴黎，大败法军于格利西。法大军尽覆，王从五骑逃。英进陷法海口加勒斯，法疫大行，死者二千五百万人。王乃委而去之南部，大战三年，逾年卒，是为千三百五十年。

百年战事

子约翰立，以淫昏，英人轻之，五年中大举入寇，焚城市五百。王大败，俘于英。而教长罗伯基、大商玛色尔谋废王统，以国会为共和。法之民主政体，实始于千三百

共和政体
之滥觞

五十六年矣，此与拿破仑第三立而爹亚改为共和相似。然无主之国，乱必大生。奈波里王乃入平内乱，割法南境自罗亚尔河至牛岭归英，又纳黄金一万八千万，乃赎王归，以王子为质而遁。法王畏英，自往质四年，卒于英。

查理第五

监国王子查理第五立，英武才练，富民练兵节用以思报仇。举克士兰为将，乘英王之老大，破英海军，复前王失地，以兵助西班牙王兄弟之争，後此班常助法以拒英焉。後又累战，至千三百八十年殁。查理好文学，始创巴黎藏书楼，置自鸣钟于公所，永设国会，精练海军，拓通非洲以广互市，可谓中兴之英主矣，比我燕昭王甚类。其举克士兰，亦类乐毅耶？

查理第六

其子查理第六嗣，年幼。阿连侯路易、白良侯腓立、伯尔里侯约翰以宗亲摄政，争权，民不服。各树党争，日事内乱。王赫然能平发兰德及克德耳侯国。欲伐英，未能，乃约息兵十八年。已而病狂，内乱益作。约翰遣人刺路易，党祸益甚，互相刺杀。阿连侯与白良侯各搂诸侯以相伐，连兵累年。阿连乃与英合而内伐。英王乃以偏师袭法，死亡十二万，丧贵族八千人，王族七人，遂取诺曼。王子查理第七怒约翰之刺路易也，令人刺之，夺其壤。约翰子腓立怒，乞师于英，导之灭法。巴黎人亦恶阿连党而降于英，请英王世世兼王法。英王乃入巴黎，朝法群臣而誓之，听其政。废法王查理第六，逾二年死。英王以其弟留守法而还英，时西千四百二十年也。

英王兼王
法国

是时法南部未服，奉王子查理第七即位于波亚叠，而

攻巴黎。英王弟战死。英王大举兵入中，道殒。子显理第六称英法二国王，西千四百三十八年，以英兵长驱入法，皆望风降。查理第七遁保阿连城，围七月，几陷。有奇女贞德，起于农牧，年十九，仗剑谒王，称奉天帝命救法。王封以将印，大破法〔英〕军，围遂解，进复侵地，迎立查理第七加冕焉。数月，为镇将所妒致败，为比利时人虏，以万六千佛郎鬻于英，囚而焚之于里昂。法人惧，内党渐和，合兵拒英。越八年，复巴黎。为弩兵万人当前敌，大破英。有一卒始制枪焉，乃大胜。至西千四百五十三年，恢复全境。于是法亡乱三十四年，乃复国。腓立之借英倾法以复父仇，甚类伍胥。贞德之起兵复国，甚类田单。而贞德以一少年农家女，杖策救全法，立新王，大地未之见也。吾国之木兰、秦良玉，去之远矣！吾在蜡人院见其像，一妙女也。欧人无老幼智愚，无不知有贞德者，真奇杰矣哉！

奇女贞德

亡乱三十四年

查理第七复国祚于已绝，镇强藩于横叛，置常备军以御侮，用贤才于不次。相黎西门与谋议，使约翰比鲁治兵，使热克格理财，知人善任，经国整武，成中兴之业，亦燕昭王之比耶？殷忧足以启圣，多难可以兴邦，人才皆起于乱世，德慧皆练于险难，华、法至远，何其类哉！夫事理既同者，则人理不能外。今吾国多难殷忧至矣，岂非奇杰挺起之时耶？其无之耶？则何地不产才。其有之耶？则庶几见之。

查理第七

88. 法之始强

查理第七卒于千四百六十一年，子路易十一嗣，或谓毒弑其父者。悍侯侮其幼而攻之，幽王于寺塔，盟而复之。白良侯沙勒实为之长，请王于日耳曼帝，不许乃止。既乃引英入犯以自固，已而为其部将所弑。其女马利袭侯，以其地嫁日耳曼太子马西密灵。法王不许其地出外。马利攻王，王师败，幸马利死乃止。路易十一实英武，恶诸侯之横，大诛削之，凡夺并十六侯之地。于是国内大定，王权渐一。置覆审局以待侯国民之上控，创三大学，医律皆置专门学。招良工于斐尼士、佛罗练士，始教民以蚕织，通道而创邮政局，皆至今行之。虽严于行法，诛戮大臣，株连至于四千，然英主多类是；汉高、明太已然，不足专为路易十一讥也。收王权于侯服，其周宣王、唐宪宗之比耶？法之英主世出哉！西千四百八十三年殂，子查理第八嗣。王姊安得摄政，伐平叛侯。娶不列太尼侯女为妃，而得其封地。安如侯以意大利、美兰两部内附，以绝澳婚。澳联英、班来伐，贿和焉。内乱渐弭，乃事外拓。

查理第八长，乃乘教衅，举兵入罗马，逐教皇而降奈波里王，封其将王之，自称罗马东帝，时千四百九十四年也。是为法争意之始。既而澳与斐尼士以大兵袭之，王以轻兵还西班牙，乃袭取奈波里王，欲再举而卒，千四百九十八年也，无子。

路易十一

马利以地
嫁德太子

查理第八

逐教皇

查理第五之裔路易十二以阿连侯入继，用贤相以治安，路易十二省刑薄税，有贤名。与英、丹、日联盟以免外患，述先志，专意复奈波里，下之。又擒美兰王，破斐尼士。而西班牙又来取奈波里，教皇、日耳曼帝、瑞士连兵拒法，又失美兰。既见败于英，遂弭兵。以千五百十五年卒。讫两世二十年，从事意大利，功卒不成，而法之强自此始矣。盖王权既复，国威自张。日耳曼帝权日衰，故国日弱；法王权日盛，故国日强。两国之创同时，而强弱异形于後，则视君权之能集与否，此中古时势之自然软！

89. 後加颁的朝之亡

路易十二无子，路易第六孙佛朗诗亚第一，自阿连侯以近支入继。败瑞士，降美兰。适西班牙王沙立曼第五兼帝日耳曼，最强；取美兰，而与法大战。王大败，被擒，繫致班京，要割白艮而释之。国会不肯与，以为地者国民之地，非王所能割也。班怒，来攻。王诱突厥攻日，乃行成；己又再来伐，乃媾和。沙立曼第五莅法相见。既而瑞典、丹麦、挪威连法攻德意志而败，德意志帝取美兰，封其子。王乃乞师突厥沙立曼，合攻德意志之湾京。德联英兵入巴黎，乃相会议和，准以美兰、奈波里、发兰德三国归德意志，德亦归白艮于法。用兵三十年，无岁不战。三世争意大利，凡五十年，讫无寸功也。

佛朗诗亚
第一

争意大利
迄无寸功

佛朗诗亚奢丽好武，有汉武之风。傭德、瑞兵练之。分七军，军六千人。编民兵，至今为法。大练海军，英兵畏之。是时当明中葉，法之兵法、律令、政治、文学日进，立印书局，改拉丁文以法文。西千五百四十七年卒。

子显理第二嗣，兼苏王，与英德两战，大破德、班兵，乃和。于是班、法争六十年矣。先是苏格兰女主美利立，英伐之，法助之。美利嫁法王子佛朗诗亚第二，已而嗣位。时外辟美洲，内改制度，内外无事，法日渐盛，而新旧教之争起，加颁的朝以亡。

法朗诗亚第二在位十七月而殁，后美利还往苏格兰。弟查理第九弱龄即位，太后加他邻临朝，时西千五百六十年也。自路德新教兴，法人迦尔文约翰，以高行博学，大倡其说。法人多从之，新教大盛。当日耳曼新旧教争既起于千五百十八年，止于六百四十八年，为三十年教争。法国三十年亦八次教争，又起于千五百五十九年旧教介斯族哥德侯之诛新徒千餘人。王为新教长，不早卒，幾及难矣。然新教有那瓦勒亲王及波旁族孔德侯、将军谷利尼为魁，旧教寺改从新教者二千餘所矣。孔、哥二侯以争教岁相战，或藉英、班为援。太后恶诸侯之横，欲其鬥而两毙，时袒新袒旧而挑之。于是战愈剧，互有胜负，亦视君后所从违以归心王室与否，于政权亦互有得失。新教亦时严诛禁，时听自由。后既以旧党为不足畏，于千五百七十二年八月，乃给王以新教叛，借大祭日而大捕之，八日夜坑杀五万人，但巴黎杀万人，斩谷利尼，号曰“圣巴沙罗米由虐杀日”。

苏格兰女王
玛丽

太后临朝

新旧教争
愈演愈烈

前後杀新徒十餘万，而王病狂死。

其弟显理第三为波兰王，急归即位，乃从新教。于是新徒得为议员及官，一切自由，是为千五百九十八年。哥德侯以破日耳曼有声威，还破那瓦勒。孔德自称法国誓而攻王，幽之。王走出，遣人刺杀哥德。旧教乃立十六利克，结巴黎议员以抗王，立摩治那侯为法总统。既而教士屠王，出弑王于车中，为千五百八十九年。後加颂的氏历世十三，经年二百六十一。

1589年后
加颂的亡

90. 波旁氏

显理第三弑，国人拥波旁侯显理第四入继，盖最有贤名之路易第九裔也，犹光武之出于景帝七世孙云尔。以第七子别封波旁，故别为波旁氏，实与加颂的氏同为一家人。虽支属少远，而迎入继统，既非异氏，又非篡争。并非大乱易朝，与守文世及者无异，而法人必别为异朝，甚不可解。甚至後加颂的腓立第六，以腓立第三之孙继统，于腓立第四实为胞侄，于路易第十、腓立第五皆为从兄弟，入继大统，名义尤正。欧人法人尤多，古今岂尽得子而传之？苟非传子即以为易朝，如斯之例，在欧人中亦不尔。不解法史乃以加颂的分前後二期，而以前朝为亡也。腓立第六之至亲犹如是，何况波旁氏之疏哉！今以中国人视之则不便，故不从焉。

波旁王朝

欧人移朝
无足重轻

欧人重天而轻父，无祠庙之祀以追远而收族。故一王之起废，与民之关系不深。权臣之篡位，与远支之入继略相同。甚至迎君于外，嫁女而国随嫁于外焉。惟市井不惊，制度如故，除二三亲贵有所关系，馀皆视若无有。即有争位争地之事，亦当时日行之常，司空见惯，民亦忘之。故苟非异国异种以兵入侵兼并于人者，有奴隶之恐，则欧人于移朝之事，殆无足重轻也。观权臣大武额与远支显理第三之为国人迎立，视同平等，可推见法俗矣。

显理第四

西千五百八十九年，显理第四以才贤由疏从入继王位。西班牙王罗莱内侯皆以故王之亲，欲觊觎法王位，旧教徒恶波旁故从新教也，乃引班、罗兵入。王结英破之。既知国人多从旧教也，乃改从焉，以靖国人，王权乃振。因出财与诸侯买地，侯国渐多纳邑者，王畿乃大。显理常恶列国之争，民生之困。举苏理为相，积食劝农，除疾苦，弛教禁。欲混一欧土以弭兵，始攻奥而被刺死，千六百十年卒。

路易十三

子路易十三，少而嗣位，与母后美利交恶用兵。母出奔，既复好如初。王少恩信，非有异才，惟信任教长黎塞留，为相二十余年，开霸欧之业，则几若齐桓公之任管仲矣。黎为欧洲名相，自俾斯麦前，殆无过之。其策以制诸侯而恢王权，挫寇敌以张国威为主。新教徒挟英来犯，筑堤数十里海上，以截英兵而败之。于是新教党悉平，皆受严禁。频讨强侯，皆平之，执强侯不用命者诛之。母后与王弟党焉，并加流放，此真范雎之说秦王矣。于是举大兵，南逾阿尔频山，两攻班京，三伐日耳曼，取其地，所谓

三十年之争也。与英、意、荷、瑞、葡盟，而断班右臂，于是班亦受盟。两强折节，而法遂称霸。至今累经变败，尚赫然为强国。虽历世有英主，法民亦踔厉，而黎塞留之功不可没也，与吾国张居正亦遥遥相对焉。乃始派使各国，设京报。其风雨表、玻璃镜、火漆、皆制于是时。奖励工商航海，开东南洋殖民地，通商中国，皆黎塞留时为之。黎塞留与姚广孝，皆以僧为名相，可偶矣。吾游各国，见黎塞留像，秀骨稜稜；游西山，见姚广孝像，乃如伏虎也。君相同卒于千六百四十三年，当明末崇禎十六年也，于路易十四嗣。

三十年之
争

91.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法以兵事终始成霸业最著者也。始即位，令大将孔德破西班牙，又累破日耳曼，割亚萨斯之地。于是丹人以四城叛，日耳曼内附。既亲政，班王亲帅大军来伐，大破之，而割阿尔颇山西与壁鲁尼之地，班霸业衰于是役。以教皇辱其使，伐之，而割其那维那地。于是东助日兵以拒突厥，内平地中海，南破突尼斯。乃欲北取荷兰于班，割其法兰孔的，自是九年为荷兰战。一六六六年，荷联英、班、瑞典来战，不得已暂撤戍兵。而益恶荷，赂英、瑞以离其交。乃擢罗窝亚为帅，大营海陆军，始加尖刃于枪端，亲帅精卒十三万伐荷，拔二十五城，又陷四州，海军蹂躏

路易十四

其沿海地。时荷兰王威廉有英名，其将雷的兰亦能军，班、日援之，皆大败。荷割法朗刚的地请和。已而威廉败瑞典兵，率日班大举来伐。分诸道应之，皆大破之，进取月数城。已而海军大败荷师，斩雷的兰。再伐而大捷，分拔班十四城。于是荷、班、日皆求和。既而戮新教数十万人，英、日、瑞、荷联师问罪。其孙腓立第四为班迎立。与日耳曼各国大战累年，虽一见败于英，稍挫霸威，而腓立终奄有西班，无牛岭之阻。欧土诸大国君主皆日事兵争，有类战国。而路易十四尽收侯权，无内顾之忧，在位既久，熟于事势，故成功尤著哉。

与日耳曼
大战累年

吾游路易十四遗宫，既纵览其像设，饱观其遗迹，法人夸以为冠大地者也。路易十四之王也，欧土近世千年中，在位之久，王权之尊，兵威之雄，奢肆骄淫之迹，自称大王英武之概，诚无其比也。但是时瑞典霸于北，西班牙霸于南，威廉挟荷、英而兼王于海，日耳曼则向为大帝国，路易十四虽武棱四溢，吞并纷纭，晚且能以子王班，然终为霸而不能为帝。则处列国之势，动皆以联军相抗，路易十四无如之何，有时亦俯首受盟。与我圣祖生同时，与高庙行同术，与汉武之雄武奢丽同欲，而地位远不能齐，比肩多主，究非大一统之帝。而侈然自以为天日照临惟已，朕即国家，岂不谬哉！然勤于政事，雄于用兵，明于用人。名相则有玛撒兰、卢窝亚，计臣则有古尔比尔，名将如林，奖文学，开学校，设图书馆，鼓励音乐图画百科之学，创道上马车，然街灯，取盗贼，兵威慑服，拓地四陲，宫馆

为霸而不能
能为帝

壮丽，声色欢娱，威仪严整，在位七十二年，晚悔兵祸，无一不有汉武之意气焉，真英主哉！

92. 法国王权独盛之原因

路易十四自五龄即位，在顺治元年之前二岁，一六六一一年也。其亲政当康熙元年之前二岁，在位七十二年，殁于西千七百十五年，当康熙五十六年也。其御宇与圣祖同极久长，又全同其时，但与圣祖之仁圣异耳。其于高庙则近之。然路易之王权尊大，盖亦非路易能为之。盖自查理第七胜英复国以来，路易十一、二，查理第八、九，显理第二、三，世有英主。抑诸侯而收王权者，积二百年，至黎塞留而大成。又藉十字军输东方文明，大炮既出，城垒难守。故能削平强侯，而王权复尊。盖天时人事兼之，非细故也。

与清圣祖同时

其王权独尊于法而不出于他国者：日耳曼国虽最大，而教皇久扼其权，选侯久柄其政，王位空虚如奕棋，而新旧教之争乘之，日耳曼且因此而分裂。岂惟不帝，侯国且因此并立以至于今，于以养成法国之雄，则以日耳曼帝与教皇同国故也。西班牙亦尝霸矣，其至桀颡者则兼帝日耳曼。令其时无新旧教之争，则沙立曼第五复为大沙立曼以一统可也。而无如适逢教争内讧，不得逞其雄心。其他则或地僻不能争中原，或國小无霸基。惟法则立国之远，与日

王权独尊于法之故

耳曼并起，分据欧东，土地既大，又不与教皇同国，而无所掣肘，故专心致志，世以削侯为事，果能竟其大功，而王权大收矣。

欧洲列
国霸主之
局

既有王权以指麾大国，近与破碎支离之日耳曼争，远与僻小之荷战，自必有勋。苟能大治海军以胜英、班，必成霸业。以法所积之厚，所丁之时，自必有长寿英姿之路易十四出于其间，万人为雌以成其雄，非偶然也。列国并立之际，英霸骄奢淫佚如此，亦欧洲霸争之结局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後此时局移变，不可得矣。故高庙在位六十年，复为太上，“九旬天子古六帝，四代曾孙予一人”，“十全老人”之武功，福寿盛隆，尽结大地一统皇帝之局，而非突厥、印度诸帝所能望者也，後此无有矣。路易福寿之隆长，亦结欧洲列国霸主之局，而非他国所可望，盖皆积数千年之文明争战而仅仅得之者。故路易十四之遗迹故宫，亦大地之瑰伟巨物，可以感慨者夫！

93. 法国与中国事势之异同

欧洲不能
成一统

何以谓路易结欧土霸主之局耶？凡物极则反、满则倾，消息盈虚，循环相寻，天之道也。欧洲之地形，既海岛交午，其治体复君师错杂，即无有能统一而成秦皇者。则威武奢淫，君权至于路易，无以加矣。夫凡列国并立，则君不极尊，民不甚卑。何者？以得罪则有邻国可逃，仕者则

有异国可从，与一统之国民无可逃邻无可仕者异也。君处列国之世，既不能独尊；而路易乘累世之威，乃行独尊之权，此必不能久，亦必不能行也。有其才以持世，仅能护持其生前，而必决裂于其身後，秦政是矣。

革命之事，陈涉最先；而共和不成者，则以中国仅一帝制，无十万贵族之暴压，故平等之说，不能出也。中国地大，无主则群雄争乱；异于法小，可以巴黎而控全国也。中国民之受害不甚，故民主之义亦不大光；故虽大革命而君主如故也。若法国贵族十万，压民既甚，大憎产业，占国民三分之二，此皆中国所无者也。压力既甚，则抗力因之而生；又有异国可容，以大发之。故福祿特尔攻教、卢骚攻君之说，大昌洋以转移国民焉。能攻教者，则承路德之後，旧教压力已除。能攻君者，则承倍根、笛卡儿之後，哲学渐昌。经此孕育而後诞生焉，故革命民权之事，不能在西十六纪以前，而生于西十七纪也。英克林威尔非不革命，未幾而王权旋复；则以英之大变，不根于学理而因于事势，与中国同也。

英民权之永定，王权之永削，实在彼西千八百三十二年，亦承法馀波所鼓动也。革命共和之事，不始于他国而必出于法者，以欧洲各国侯权甚大，群侯并强，民能小动其一二，不能全动之也。惟法国削侯权夺侯土久矣，自路易十四後百餘年，诸侯未闻有称兵作乱者，皆奔走後宫以希王宠。其小侯食邑，不满千户，幾致饥寒，故尔时惟一王独尊耳。巴黎乱民，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围王宫，撤

中法历史
之比较

福祿特尔
卢骚

革命独出
于法之故

卫兵，而迁王于市。王权一失，诸侯无力以救之，只有遁逃，故罗伯卑尔等得恣行焉。假令法不尽收侯权，强侯四布，则一有内乱反兵，定之至易。故革命共和所以独出于法者，即缘法尽收侯权之故也。

及革事已成，拿破仑以民权之公理布于欧洲，欲收人心以得其地也。不意根萌日深，故始则日、意诸小国，为民所迫而变；奥、普国大君尊，犹未及也。及法第三次革命，全欧震动，民心全易，而奥、普从之。故革命共和之不起于奥、普者，即以强侯犹多故也。今俄民变数十年矣，所以未成，以俄公爵尚多而强故也。凡物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法累世英君哲相，专志于削侯权，而不知民变即从此而生。犹宋艺祖专削藩权，而狄祸由此而盛。得失相寻，阴阳互根，故君子不可不知阴阳消息之盈虚也。

然民权共和，公理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孔子之为《春秋》，张三世也；于据乱世去大夫，于升平世去诸侯，于太平世贬天子。《诗》主文王拨乱，存君主也。《书》称尧舜升平，明民主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也，太平也。孔子立义广大，但未至其时而妄行之，则不可也。君主、民主之法度，譬犹方药也。方药当对其病，治法当视其时。中国未至其时，而或者妄欲师法，是大谬也。近人以民权革命共和之事始于法，多美法人。岂知侯权既削，而贵族尚压，大僧占产，又承哲学开明之后，事势迫人致然，非法人之独能卓立僿悍而取民权也，是故孟子贵于论其世也。

强侯多则
革命难兴

民权共和
未至其时
则不可行

94. 拿破仑

路易十四老寿，殁时子孙皆逝，曾孙路易十五嗣，颇
闇庸。然在位五十九年，以西千七百七十四年卒。父子相
继，在位久长，甚似吾康熙、乾隆两朝，亦复同时。故君
权益振，子路易十六本仁柔，乃以开议院而受祸。

路易十五
路易十六

当乾隆四十八年，为法革命改共和之岁（西一七九三
年）。乾隆五十九年，拿破仑由总统为帝，幾一欧土。十
年，而为八国联军所擒，流之圣厄理那岛。俄之败，战死
十万二五千，冻死十三万二千，俘十九万三千，还者四万
二千。自起裨将为帝至囚废，凡二十年；行荒岛六年，射
猎自适；後为英镇将黑游率凌侮，病不服药而死，为嘉庆
十六年（西千八百二十一年），五十二岁矣。後二十年，国
人思其功，迎柩而还。国王腓立第一率官民临葬，至者
凡百馀万人，有呜咽者，则忘其杀戮之祸，而思其赫赫之
霸功矣。拿帝之善治兵，人所共知。吾观巴黎博物院、图
书馆，冠绝万国；所制定民法，至今行之；有能发明艺术、
器械者奖之，文治之美，可为後法。与老学士辩论入微，
其聪明文思，尤为难之。且欧洲无起布衣为帝者，盖恺撒
後一人而已。

拿破仑败後，各国立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为王。贵
族大僧咸归，惟思恢故产，复王权。七年而卒，无可称者。

路易十八

三日革命

其弟鱗礼第十五益欲张君权，民不服，乃征非洲之阿耳及耳以泄之。西千八百三十年三月，王乃令散议员，改选法，禁不得自由刻书。巴黎人哗，仆王旗。王命讨之。遂与王战，三日，闯王宫。王奔苏格兰，六年乃卒。号曰“三日革命”。议院迎公爵路易腓立，号曰“民之王”，明非国王也。再击阿尔及耳，用兵十馀年，乃擒其酋。尝入君士但丁，终不克。後大破摩洛哥。时多水旱，民饥困。政党乃欲行大改革。旧制，人死财没入官，否则归寺院。至是改之，乃废世袭，平女权。立四海兄弟会，平财产，去政府。

四海兄弟会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宰相禁民集会，出兵伍以弹压之。巴黎府民夜呼，结栅鸣钟，得数万人，遂迫王宫。王出奔。乱党横行，毁名胜为瓦砾，死人无数，又复见大革命之乱矣。

此二革命，起于禁妄出书禁聚会，一夫夜呼，国王出走。盖巴黎民权之风，积久已成，一触即发。而法之君相，尚欲妄行威权，亦太不智夫！

拿破仑第三

于是拿破仑第三被举为总统，始暂行共和政。既得大权，三年，尽擒名士议员千人下狱，陈兵五十万，迫国人奉为帝。尝助萨谛尼攻奥，既而背萨而与奥和，得二郡地，卒以骄大败于普，西千八百七十年被擒，死者七十馀万。拿破仑第三狡黠多才术，其于内治，修堤防道路，定恤贫民新法，置工业学、积贮银行，亦有足取者。但以权术自民主为帝，凡奸雄之人，抑可推矣。

巴黎大乱

国既无主，巴黎乱民大乱十五日，宫馆寺署皆焚，死者四万，杀者一万八千，又幾再见大革命之祸。盖巴黎误

信自由已深，动行叛乱。八十二年间，大变数四。君主民主，举棋不定。即立宪法，改变亦已十次。其民死亡离散无数，为大地古今所未有。立爹亚为总统，至今七易。虽王党未尽，至今垂三十馀年，政体少定，兵革不事，民保其生。以法革命之事，所关最大，故详论述之以为鉴焉。

法国革命
所关最大

95. 法之文明远不如我

统观法事，千馀年来，名虽易数朝，实自大革命前，只有侯封之内争，而无易朝之大乱。巴黎虽频被兵，自普大胜法以前，只有英陷北境之大祸，而未尝有亡国之奇惨。所以能尔者，则众侯之力为之也，然诸侯内乱之祸亦惨矣。一旦芟夷贵族，而王室亦倒，可以观事变哉！

贵族芟夷
王室亦倒

然法封建之始，实同部落。甲卢万之朝，惟沙立曼父子雄飞一统；其余人主，皆闹乱无足称。盖自十字军未兴以前，法仅传北狄之旧俗，日事兵戎，仅如吾匈奴、突厥、蒙古，无足道焉。日耳曼尚兼王罗马时，输罗马之文明法律以入其国，法并罗马之文明亦无得焉。加颁的初立百年，权在诸侯，只有保守。後二百年，为十字军之世。晚季数十年，为罗马之争。至後加颁的初代，则与英为百年之争。盖自明成化以前之法国，内则侯争城堡，人民土沙；外则与班、英、日战，暴骨如莽；夷狄之政，野蛮之行，无足比数焉。即观其十四、五纪以前之器物，益亦绝不精巧，

夷狄旧俗

不过山颠之城堡坚奇，城市之寺庙突兀而已。览其图，绘及巴黎旧迹，犹可见也。若我则三代、汉、唐、宋至明，烂绚之极，已归平淡。以吾明初中国之文明，视法何如哉！

查理第七复国後，贤哲之君六七作，即抑侯服而振王权。上自十字军输我之文明，中自争罗马、奈波里受罗马之法度，近自哥伦布後日事拓地殖民，受五洲之闻见，而後学校渐启，制作渐精。入国朝来，路易十四乃丰亨裕大，始为郡县；收各国之精奇，而哲学渐发明于乾隆之世；即机器之创造，亦在道光七年。以一日之长，遂以教案辄灭安南而凌吾国。然是嚚然之民，蕞尔之国，政党繁乱，民俗骄淫。以言其法治，固无足观：宪法十变，而摇摇不定；政党七派，而互轧无权。以言其文明，则犹十龄之学童，而夸于儒林文人前也。以在近世收王权最早，霸欧洲最早，故巴黎有褒伦街及路易宫苑，颇为壮伟，而法文字亦大行于欧，幾为正文耳。然非所论于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也！今学者无中外之学，不考其本来，徒观其外迹，及震其百年之霸，而畏之媚之，何其愚哉！

近世以来
局面遂大

畏之媚之
何其愚哉

法与英对海立国，仅八十英里，灯火壁垒相望、寇仇婚媾累争将千年。然威廉第一未王英以前，法英未有交通之事。有谓西十纪时甲卢万末王路易第四迎立于英，英王以兵助攻乱，为英法交通之始。然出于或说，盖当时实无史文。英国七土司交争，蛮野之至，即法与壤对，不知开辟，不事交通，其交通之具未备，其文治未启。然溯在南宋初时，法之为法，文野程度，固可推矣。

英法交通
之始

〔附三〕法国大革命记

96. 法国召乱之由

法之召大乱也，以初开议院之制未善也。当时民党领袖人望最高者，莫如伯爵米拉、名士伯利、名将侯爵拉飞咽，其宗旨不过欲改专制而行立宪耳，乃心王室而拥护之，忠忱固甚盛。拉飞咽以助美自立，仗剑成功。吾游美华盛顿故宅，睹其遗像，英姿飒爽，未尝不起敬其高义也。然能成大功于助美，而反贻大祸于祖国之法，则以诊病未审，方药误发也。其方药之误，何也？则拉飞咽以美国政治之平等致治有效，欲以美国之政施之法国，而不审国势地形之迥异。于是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乱也。是犹医者

拉飞咽之
误

治病，不审表裏虚实，而以验方施之；其病在实在表者而效，则病在裏在虚者，必反而不效矣。

夫苟但执验方而可以治病，不待审夫病者之老幼强弱、表裏虚实，则天下执一《验方新编》，人人可以为名医矣，有是理乎？医一身既无是理，况诊一国之病，得其表裏虚实，其理尤难，而谓可妄执他国之验方，以望瘳己国之痼疾，其可行哉？

妄执他国
验方以治
己国痼疾

悲夫！以拉飞咽之忠勇，下爱同胞，上忠君国，一误发身亲经验之美国药方，遂以大毒法国，且自毒其身也。以拉飞咽之忠勇至诚，立功经验，天下士也，少有不慎，祸毒若是。况无拉飞咽之经验，而忠诚不及拉飞咽者乎？

且夫拉飞咽所持美国之验方，实天下公理之至也。其要旨曰：人权平等也，主权在民也，普通选举也。此至公至平之理，圣者无以易之，实大同世之极则也。然孔子早明太平世之法，而必先以据乱世、升平世，乃能致之；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拉飞咽不审先後缓急之宜，见义勇为，遽发权理案，乃以暴毙焉。吁！其可伤也。

97. 民权不得当之害

以普通选举故，当时法二十五岁男子，仅五百万，而选举人已四百二十九万馀人。凡乡市之吏，任参议、参政之职者，多不能读法令。以此愚氓任官，安得不乱？昔者

普通官员
酿成乱

地方各有自治权，与巴黎不相属。乃改州县，分全国为八十三州、三百七十四县。而市乡官衙置四万七千馀，虽百千人小乡，亦设理事官五人治之。故全国之民，三十人必有一官吏，而官吏多不识字，岂独不知治？犹悍横行无所不至。议员与官吏如此，故酿成大乱也。

夫立法之学，至深且远。以今日美国之久安长治，而法吏刑官皆举于民，多议其不能称职，不若英国。况于法国初变之时，人才尤乏乎？以其举于民党，故悍鸷之人，若罗伯卑尔、马喇、段敦、埃卑尔、易伯尔诸人，皆以屠伯之性充法吏，故妄行杀戮，惨无天日。始以除王党，继以除异己。不择善类，不论民党，互相争戮，流血遍地，断头台上，无能免者。首创变法、倡始革命诸功人，莫不戮屠无遗种，以是酿成恐怖之世也。

以屠伯之性充法吏

夫议院之有上下，以互相制也。田间少年、勇悍之人，与贵位老成、谨重之识相剂而调之，乃底中和，而得中适宜。今以主权在民，只有众议院而无上议院。民权既盛，悍持权，动辄屠诛，人皆不保。故贤士大夫，不逃则戮，即在民献之夫，良善皆诛，而惟悍敢狡鸷之人，可以在位。故挟其犷悍之党，日以流血为事，无复义理之可言。其凶横有过于无道之秦政、隋炀万万倍者。

凶横过于秦政隋炀

以是诸因，民权之害，遂如洪水决堤，浩浩荡荡，钲山襄陵，大浸稽天，无所不溺，亦若猛兽出柙，无所不噬，此则喇飞咽误师美国之毒也。

夫万法之对于人群，无得失是非，惟其适宜，譬犹药

不教之民
妄用民权

之补泻，亦无得失是非，惟其对病。苟不对病，则服人参一斤者，亦可发热而死。且药必加制炼乃可用也，不制之药，反可生病。民权固为公理，然不知制之，乃以不教之民妄用之。此则误服人参十数斤，误饮补酒百石，只自速其死而已；况于服砒霜，饮乌头，而又无分两之度限乎？死矣死矣，无可救矣！

法人既入于恐怖，而拉飞咽部下皆入嫌疑刑之戮。痛哉！自作孽不可活之忠勇拉飞咽也！

98. 米拉、拉飞咽之鉴

贼民兴，
丧无日

法未革命之始，先已毁教杀僧。民无教义礼法以服从其心，纲纪荡然，如猛兽假于自由，以恣凶横。无君无师，无教无学，无礼无义。贼民兴，丧无日，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乎？观法大革命七年中而恍然也。

君主立宪
之策不行

自巴士的狱破，卫军撤。王以一身为民拥迁于巴黎，自是白龙鱼服，喘息需沙，蝼蚁噬之矣。至是巴黎市会拥盗国权，以法衙刀锯驱除异己。米拉伯虽欲解散民会，仍拥王室，路易十六君后亦肯降心相从。后则约会于公园，以释嫌言好；君则订予俸还债，以简在爱立。然新旧两相之党交挤之，米拉卒不能执政，以行其君主立宪之策，而赍恨以死。

拉飞咽以督护国之大军，稍资拥护，苟延旦夕。然始

则失意于后妃，应得巴黎市长而失之于革党伯书。终则民党涨大，诛戮犷悍，人心全变，反以拉飞咽拥护王室为非。大功宿望，因此顿失。乃反军而讨之，力已不逮，进退失据，卒为降虏，流离英伦而死。

嗟夫！以二子之才望忠诚，志在立宪以安君国，岂有比哉？然行之无序，遂以毒乱法国。中欲转移，则能发而不能收。夫破坏，犹纵火也，不取将自焚也。纵火之始，所焚者仅欲在此，而大风忽乘之，则将倒焚，无能自主，且以自毙焉，此岂米拉、拉飞咽所预料哉！嗟夫！忠义人望若二子者，亦可鉴也夫！

能发而不能收

99. 革命党人

西千七百九十一年四月，米拉死。王孤立乱民中，无所恃，六月乃走依布意尔侯，为乱民截还。出走凡五日，民党决废之。幸拉飞咽以护国军弹压之，封雅各伯社，王室少安。君主立宪之机，赖此一线。然捕乱民而法院畏不敢问，乃释之。乱民无所惮，于是复炽。

国王出走
乱民截还

当王出奔时，搜得王之私书，多非难民会之语，用是藉口，至十月再开议院，不许用旧员。于是被举者，民党悍猛之人，充斥其间，而贵族王党，鲜敢举者；其有一二中立之人，皆畏懦不敢与民党争。于是平野党、山岳党出，而大革命大恐怖之期至矣。拉飞咽以一木支大厦，欲以君

主立宪定国，以中流人士执政，如捧土以塞孟津，无所济矣。

平野党

平野党者，及伦的党也，罗兰夫妇及伯书主之。此党多福祿特尔门人讲哲学主无神者，人才最多。

山岳党

山岳党者，雅各伯党、哥尔得尔党为之，皆下流人士，而罗伯卑尔、段敦、马喇诸屠伯主之，以主权在民为义。昔者北勃达尾州议员会于雅各伯寺，因以为党名，渐遍全国。陷巴士的狱，胁国王，皆是党之议也。马喇自苏格兰习医，後归为新闻记者，巴黎人心为之大变。其言动曰：“非尽杀贵族二十八万人，不能变法。”段敦猛厉，年三十为政社总理。罗伯卑尔出路易大学。雄辨而通哲学，实为革命之主。

非尽杀贵族不能变法

是时州郡已变画地之制，皆听命于巴黎。于是巴黎市会，实执国权。拉飞咽既失市长，而革党伯书得之。于是段敦、罗伯卑尔、马喇皆为市会议员，而断头台上之机，人人无能免者。王侯蝼蚁，兰艾同焚，为古今未有之惨焉。

100. 路易十六之被杀

欧洲诸国来助法王

当路易十六之被幽也，求救于列国。法诸贵族拟立王弟康对公于哥不伦德，亦求救于列国。欧土诸王，多法王宗戚，又虑革命之风潮波于己国，于是咸止国争，而助法王。奥、普、俄、班及瑞典、撒丁，与日耳曼选侯之大国，咸同盟谋法事。自是列国联军，七联七解，凡二十四年，死

人四百餘万，皆为法也。

法革党欲播民主义于全欧，路易十六度民党必败，亦缪为决战；王政党欲拉飞咽得兵权，亦主战。于是改新政府，增新兵九万，与旧兵合十五万。奥普同盟军十三万，直开战矣。是时法既大乱，各郡邑不听巴黎之令，各自募兵，争乱类于无政府。旧伍皆逃，仅餘五万；新募卒未经训练，队伍将皆无阅历。法纪甚乱，而奥军新破突厥，实为百战精练之师。于是诸将皆无战意，纷纷弃归。幸奥将持重太甚，与普王不协；然亦长驱而入，与巴黎仅隔大林。惜不敢穿林，普王自挑战而败；适全军大疫，死者四之一，于是撤军还。盖革党之不亡法者，有天幸焉，非人力所能保守也；若联军无疫，则革党覆而全法分矣。

奥普同盟

路易既幽，诸将皆请幸其军。而路易日夜冀援军之入，皆谢之。乱民要其撤卫兵，又听之。护国兵请以死卫王，皆谢之，专恃外援。民党忿敌军之入以救王，乃由散而合，益思速弑王以绝敌心，宜其死也。路易一误于拒议会，再误于撤卫兵，三误于不用米拉伯，四误于不倚拉飞咽，五误于中废及伦的党，六误于不听诸将及护国兵而恃援军，于是身死国亡，为天下戮笑矣。

路易十六
身死国亡

路易固仁厚，能开议院听民权者，而即以开议院听民权死。施而不报，且以囚戮报德，民心之难与亦甚哉！虽有护国兵四千五百、宪兵勤王家千餘人、瑞士亲军九百，然大势全去，岂能救乎？即护国兵帅曼达，不被市会之给，亦无济矣。

至是也，拉飞咽尚负其宿望，乃欲以单骑责议院，则

王之将戮
讯于议院

被攻为变节，布告为公敌。又不挟兵攻乱民，而身反为降虏，何其慎耶？当王之将戮而讯于议院也，从容慷慨。及伦的党至是流涕呜咽，力争其死；即罗伯卑尔、马喇之酷横，亦不能仰视。拒敌统帅杜马利耶回军欲救王死，而迟不及。然拉飞咽与及伦的，造端于先，势必难收于後。至是一则诘难民党，一则流涕力争。拉飞咽、杜马利耶，挟数十万之兵，不早平乱党；至是乃愤，则人心已变，徒为降虏。及伦的党被诬通敌助王，全党受戮，究何补乎？故谓纵火者，能纵之而不能收之；除互杀至尽，如鹤鹑之鬥然，无他途也。法之故事，可以鉴矣。

路易之死也，道绝行人，市廛闭业。妇女、寺僧，多愤死者。一书贾发狂。一理髮者自尽。人民多以巾拭王血为纪念。则遗爱已深，非众怒而众杀者矣。

101. 雅各伯党与及伦的党

共和议院

西千九百九十三年八月既杀囚王之後，九月二十一日开共和议院，则乱经三年，王政绝而民政始矣。于是各党议员，皆从事革命之人。而主民政者，雅各伯党号称山岳党，仅卅余人，拥巴黎市会之乱民为主而最横酷者也。罗伯卑尔、段敦、马喇为之魁。

及伦的党人才最多，兼有政府之权，伯书、罗兰、路伯等主之，悉乱民之横酷，而思保守焉。其中立之党，则

各郡县选出之议员也，人数尤多，亦附之。皆深恶巴黎市会山岳党之酷虐无道，思有以制之。然当大乱世，尤横暴者必锐敏，必得一时之胜。其稍有人心，稍顾公理者，必瞻顾而近于懦弱，则必败。故二党皆终归于齑粉，而山岳党得全胜也。然以火济火，亦同归于尽而已。

及伦的党
转向保守

当开议院之日，两党即互攻，皆互以勤王相诬。及伦的党路伯欲调兵守议院，及易市会议员。本党众情瞻望，不尽赞成，仅设十二委员以控巴黎市会，乃执马拉付之法司。而法司皆山岳党人，释之。于是山岳党人益恣肆自喜，知及伦的党之无能为矣。

两党互攻

夫及伦的党，当有议院多数、内阁大权之时，又为全国郡县所归心，其视山岳党，人仅数十，仅有议院少数之权，若如路伯之议，去之易矣。而不乘势同心，以力去山岳，则两雄之争，必有一败；少败则必不自保，事势之常也，然而及伦的党必不能以力去山岳也。盖其党人名士学人，研哲理，知公义，行事、赋刑，皆审轻重。即其敢于革命，亦由于怜小民之压制而舍身拯之，盖本于不忍人之心，而非以残忍流血行恐怖法以揽权位为志愿者也。夫当两争之地，有此不忍之心，则必不能妄杀人；既不能杀人，而不禁人不杀己，则必为忍人所杀矣。

不能以力
去山岳党

于时大乱之余，饥民无所得食，相率从乱。山岳党欲勒富民重捐，凡三百四十兆以济之。及伦的党事泄，十二委员会捕易伯尔囚之。山岳党令乱民围议院而请释易伯尔，撵议长及伦的党伊斯那尔于坛下，散十二委员会。中经两

乱民国议
院

日之暇，及伦的党尚不同心协谋，以兵力去山岳党；集议纷歧，乃揖让而请退会；惟于释易伯尔之事，尚为力争。于是慄悍之山岳党人，夜拥巴黎二十八区之市民，部署民兵八万，大炮百六十以袭议院，尽捕及伦的党人下狱。其伯书、路伯等逃匿，皆被追搜而囚焉。于是全党名士，皆上断头台。自杀巴尔德至伯尔及奥二十一名士，仅费时三十分。巴黎市长伯利首创革命，与法王弟痾尔良公及罗兰夫妇同时并戮。平野党议员七十一人争之，亦死焉，葬之路易坟旁，吾輿过而见之。岂意革命诸名士，即从葬于弑王之旁哉！

革命名士
上断头台

是时法国革命之志士，才英民望，一朝尽矣。全法之八十六州，皆归心及伦的党者也。皆哀民望，而愤山岳之无道，同兴问罪之师。是时勤王党率联邦大军，横压法境；其于灭巴黎之山岳党，亦至易矣。然与勤王党宗旨不同，诸州主者亦复意见纷歧，军事散漫，卒至败绩散去。于是法革命正党及伦的终，而法之恐怖时代出。大乱绵于八十馀年，流血至于数千万人，不亡国幾希。谁生厉阶，惨祸若是？吾不为罗伯卑尔、段敦、马拉、易伯尔、埃卑尔等诸酷毒民贼责，而深责及伦的党诸志士也！

深责及伦
的党人

102. 论及伦的党诸人之罪

今夫弈，至小数也。能弈者不预知六七着，不能图胜

也。即仅知三四着，可谓深远矣，然下棋立败。何况国政之深奥，民变之奇幻，其状之深远繁奥，有预算千万着而不能尽其害者？今以中国数千年治乱兴衰之多故，其事变得失，至易鉴矣。既聚古今万亿圣哲以策之，而防于此者失于彼，所患犹日出于意外。况大革命之事，古今所鲜经，常道所未由。即诸志士当开议院抗王命之时，亦未尝逆计夫大革命之全局：当革时之变状若何？既革後之变状若何？变若何来若何因应之？且虽有智者欲逆计之，而事变之来，如风吹火焚，实不能料。则预为因应之法，亦无所施也。

革命之事
无法预测

夫以事变之奇幻，欲逆计因应而不得。而及伦的党在当时，实见寸行寸而为之，非有能预计将来者。譬犹庸医，未识病症，而敢妄用砒霜之毒药、大黄之泻剂，其不毒杀人者幸耳。夫以及伦的党诸志士，其学术多出于福祿特尔，以救民水火为心；能舍身破家，以当大难，以成其回天荡地之大业。欲革命则革命矣！而革命之後，坐视凶残，无术阻之，遂以全党投于灰烬，而不能少救恐怖之祸。身既不保，生民涂炭，法幾危濒亡者数十年，则非及伦的党诸人所及料也。

非所及料

当及伦的党哗唱革命之时，若预知後祸之恐怖流血甚于洪水，同事之凶残害民甚于猛兽，吾度诸贤之必不敢高言革命也。于何知之？以山岳党欲弑王，欲加税，欲虐杀，而及伦的党皆争之；既不敌，则全党请退。其正直光明之概，仁爱慈惠之心，盖实为救国民而来，而非为争权势而起。若宗旨出于救民，不能救而且吮而食之；岂惟吮食之，乃令遍地流血，才哲贤美，兰艾同焚，无一免者；则虽尼

罗之暴臣民，第度之屠犹太，亦无若法革命之大祸。

不忍法民
压制之苦

夫及伦的党，以不忍于法民压制之苦，而恶其君而欲去之，岂忍于山岳党恐怖之凶而肯从之？夫以路易之仁柔，比之山岳党之凶残，孰得失焉？以法国君主专制之淫威，比之民主罗伯卑尔专制之淫威，孰为得失焉？夫以区区加富民税之小害，及伦的诸贤宁失民心，舍全党而争之不肯从，而谓恐怖狂戮，贤哲同焚，流血百二十九万，祸垂八十馀年之弥天大恶，及伦的诸贤忍为之乎？故诸人革命，实出于不忍民之心，而未知适成屠民卖国之举也。诸人恶山岳党之凶残，宁甘退会让权，而犹不忍调兵捕戮，而谓肯忍屠杀全国之人，宰割贤智，同于羊豕，以争权势乎？

骑虎难下

岂知当大任、临大机者，少有退让，祸败随之，岂非所谓“骑虎不能下”者耶？当猛兽，对大敌，不能克胜，反为吞噬，岂非所谓“当机不断反受乱”者耶？然乡曲自好之士，犹不忍妄戮一人，况于志士仁人乎？夫凡能以救国救民为志者，必具有不忍人之心，况于讲哲学，谈公理，至以博爱同胞，令人人得自由平等者乎？夫博爱同胞，救举国之人，置于自由平等之地，虽千岁以后，大同之世，至圣大仁，犹难言之。苟勿遽求其效，但以此为志，便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犹不肯为之概。尧舜犹病，孔佛为难，即亦不责求志行义之实。但既高揭博爱同胞之号，则仁心仁闻，自触于不忍之怀来，已不能如枭鸷之英雄，杀人不瞬，漠然不关其心。盖凡稍言公理者，必有仁质，必有义心，必有轻重之裁量，而不肯袭杀无辜之全党。宋襄之不

博爱仁人
不如枭鸷

擒重伤，建文之宽待燕棣，所以败也。鲁隐之不杀桓公，陈宫之不杀曹操，曹爽之不杀司马懿，我不忍彼，彼将忍予，卒反噬也。故当大变非常，仁柔之君子，必以犹豫不忍败；悍毒之奸雄，必以凶忍捷疾胜，此古今之故事也。

及伦的党既藉乱民之凶以革王室矣，既日与猛虎游矣，而欲佩玉鸣琚，以止张牙舞爪，以小惠大让而当乱贼暴人，其何异秣薪膏油以止大火之焚，凿孔决堤以捍洪涛之溢乎？

秣薪止火

夫有救民不忍之心者，必不能妄屠无辜。既不能妄屠无辜，必被反噬而失势。仁贤失势，则必屠伯悍贼执政；必至各争权位，而互相屠戮。内相争屠，则必多疑，而立嫌疑之狱以罗织无辜；则必猜忌，而恶才贤之人以剪除异己。积之既久，逼之既极，于是人人但思自保，不复顾有人理，而非常之残杀随之。故同志同党之必互杀，恐怖流血之自然，此非罗伯卑尔之性特惨酷，乃事势曲折导之使然也。

人人但思自保

故夫人人以仁让相处，则安然可久矣；人人以争杀自保，则惨息相对矣。是故其始也，立宪党与尊王党争，相恶而相杀；王党败矣，无王党之敌，则立宪党与革命党争，相恶而相杀；及宪政党亦败，革命党全胜矣，则中和党与悍激党相恶而相杀；中和党败矣，悍激党全胜矣，则悍激党中，又有极悍与不甚悍之党争而相杀。夫既悍无人理者，则必揽权植势，则虽同党同心、同功同难，亦必以争权相忌而相杀。前者既作，后者随之。迭代更杀，无有已时。朝政暮战，附乘连枝。飞蝶投火，同归烬期。兰玉碎焚，流

人人以争杀自保

血横尸。亿万驱除，独令奸雄之起，挟兵力而坐受之。乃扫凶残救水火，民久疫于大难，得蒙煦咻。咸忘前事而乐戴依。则复于一君之专制，而数十年数百万之流血何为？

不观于法革命乎？始则名将拉飞咽、杜马利耶之仁心义望，以欲行宪政，附会革命党，而卒为革党所陷死。中则及伦的党罗兰、伯书、伯利数十人，首创革命，至于成功，而卒为山岳党所袭诛死。终则山岳党中，段敦、易伯尔、埃卑尔为罗伯卑尔所杀死。以罗伯卑尔之雄，卒为党人所杀。而凡预于革命之役，无仁暴智愚贤不肖，无一人能免者。百廿九万人流血以去一君，卒无所成，只助成武人拿破仑为大君，复行专制而已。向使拿破仑第一少戢枭雄，慎保禄位，则世君法国，至今不改可也。然则百廿九万人何所为而流血哉？追源祸首，及伦的党诸志士仁人，不虑事变，妄倡革命，大罪滔天，无可道也。

百廿九万人流血，只助成拿破仑专制

103. 论中国不当谬倡革命

且法国大革命之不亡其国也，抑幸赖罗伯卑尔、马喇诸屠伯悍贼之酷毒、绝无人理耳。当联军之入讨也，苟非忍心尽诛勤王立宪党，不论贤智忠仁而皆杀之，则联军功成，而法可亡。当大乱农工之皆绝，财政之困匮，乱民之叫嚣也，苟非忍心酷毒，尽夺诸寺领僧产，尽夺诸贵族富室大商之物业，则必不足以支国用而给民食，则食货绝，而法可亡。当

大革命而不至亡国之原因

勤王军与全欧各国联军入法，全法八十郡县及拉枉德郡农民义军之环攻革命军也，苟非忍酷毒驱十八岁至卅五岁之公民三十万人人出战，不从者杀，则法可亡。尽诛豪富，下及农工，会举国人皆无所措，惟投足军队，可救生命。于是英猛之士，咸乐从军。既有英猛壮士，故可以靖内乱而抗外敌。故法之不亡，赖罗伯卑尔之妄杀，以迫成强兵队也。乘联军之不和，勤王军与义民军之不睦，乃以极酷虐无道，行其极酷虐无道之策，四面完成，故能自立。此其间若稍存人理，有一线不忍之心，则无以清内之异己，无以充内之兵食，无以聚内之猛士，即无以拒外之强敌，而法国必亡。

赖妄杀以迫成强兵

罗伯卑尔诸贼，行其酷毒之极点，故反得扬其革命除君主之讨徽于全欧。此如秦政、隋炀之必有所成，张献忠、李自成之必有所立。彼固不杂不芜，故能坚成一体。但飘风暴雨，必不能久；沸汤烈火，旋即熄灭。既背人道，岂能有成；破坏既尽，一切空虚。真如佛所谓大劫焉，少即灭亡，徒为他人作驱除耳，是其究竟者也。而生际其时，居于其国者，人民何罪，蒙此惨剧，耗矣哀哉，则及伦的党与米拉、拉飞咽、杜马利耶诸贤贻之祸也。然则谓诸贤操刀以杀此才智无辜之百廿九万人，当亦诸贤所为法受过也。

人民何罪蒙此惨剧

吾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倡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而学呻矣。好名之人，一唱百和。无赖之徒，因势谋利。非有深知得失，出于不忍而救民水火者也。当平世群居，争

中国自由平等已二千年

论中国不
当倡革命

錙铢之利，相怨相攻，甚且造谣相杀，盖无所不至矣。上海相传，至有无三人之党，无十日之交。盖仅空唱革命之谈，全未有分毫之事实，而恶薄已如是之甚也。罗伯卑尔、马喇、段敦，已触目接踵矣，奚待革命之成，而恐怖之期必至矣。

中国革命
非尽杀四
万万人不
止

但法国革命之时，全欧汽机未行，故革命之徒，得驱市民以当列国。今则兵舰炮队，皆经百练，迥异法时。我又为黄种之独国，白人纷纷，虎视逐逐，莫妙于假定乱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实。恐吾国革命之徒，虽酷毒至于极点，人理可以绝无，比罗伯、马拉而倍蓰之，然必不能驱市民而当诸白之强敌也。然则岂止流血百廿九万哉？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为白人之奴隶马牛而已。无论其不应革命及革命不成，即使果成，此则吾国革命後之效果矣，然则嗷嗷言革何哉？

论者或谓，革命可也，惜无人才；假得真人，义热实心，以救国救民为事者，则可矣；惜吾国民智未开，人格未至也。以吾谓：无真人而假托革命，谬谈自由，其为不可，不待言也；假令吾国民智大开，人格皆至，才哲如林，义热实心救国之人无数，以言革命，则其祸酷必更烈，而亡中国愈速焉。

吾国所谓民智、人格义热实心、救国救民者，能得及伦的党诸贤，于愿不已足乎？及伦的党诸贤，皆大哲福祿特尔之徒，一国之才秀，人望归之。故其败也，八十六州皆为兴义师，以为复仇讨罪，然益以增流血百廿九万人之数，

助成鱼烂鼎沸而岌岌幾亡而已。若果如此类之仁贤愈多，则其爱心未除，而必不能尽行无道之事，优柔不断，驱策不前。夫经革命之後，全国散漫，控御无方，内乱并起，而外侮乘之，中国之亡益速耳。盖行歧道者不至，踏两船者必溺，反不如罗伯卑尔等无道已极，尚能专制保国也。

今伪慕革命者，心仪自由，畏称专制，浮慕共和，谬事开议，虽操一舟不可行，治一家不可举，而欲革一国之命，不其远乎？手摇覆屋之大机，从容退让以鸣和，而授群贼以大柄，群贼乃纵火爆原，同归于尽，是谁之过欤？不深观数着之棋而妄弈，犹不可也。无知小儿，弄兵戏火，自杀自焚，已而已而。

伪慕革命者之译

吾观今谈革命之人，非无至诚义热救国为心者，亦颇有文学之士，不察知中外，从其扇动者。皆因目击国弱，积愤牝朝，无所发舒，鬱极生变。盖中国甫当开关，未经阅历，盲者试步，非有真知，人云亦云。盖忧国至极，以为舍此无由，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其忧国之心，亦可原矣。然诸至诚义热之人，其才贤义愤，能比及伦的党诸彦乎？吾国事势，其比于法乎？才贤果能比于及伦的党，吾国果类于法国，其事效亦如法而止，然已流血百廿九万人，貽祸八十餘年矣。况以吾国比于法之不伦不类，而谓白强国之环伺眈眈乎！果能为及伦的党之贤而爱国也，其恶中国之寿而促之云尔。

真心革命者之译

（以下文字因模糊不清，无法准确转录，但大致为对前文的进一步论述或批注。）

104. 山岳党终归灭亡

及伦的党既歼尽，议院权亦失，于是凶悍之山岳党握法国全权，无敢少睨视者。而以争权势来者，外争既尽，内讧即起矣。

马拉被刺

山岳党魁罗伯卑尔、马拉、段敦，于是裂而为三党，又相竞焉。马拉者，市民党，先为及伦的党侠女哥尔底所刺，而其党人埃卑尔、旭墨及易伯尔代为之魁，仍拥乱民，而据巴黎市厅为枢要，于山岳党中最残暴者也。凡破坏一切，皆其党所为也。

段敦者，哥尔德尔社之主盟，稍平和，尝恶同党之暴，而与及伦的党结。为司法卿，有内阁之权。

国安委员会

罗伯卑尔久据雅各伯党为魁，尤枭鸷。自马拉死後，负其资望，欲专制全法，而徐图为王。而与己并名者惟有段敦，则尤忌之。既有安利河八万护国兵为爪牙，乃立国安委员会，掌全国权，在议会之上。使其幕僚十二人桑非古敦总委员会，掌政权，兼收海陆军。又令哥罗德波亚入市厅以分马拉党之权，以都马掌革命法院，又收地方自治权，乃造讪构段敦与埃卑尔交恶，而助段敦以杀市厅党。三月二十日，自埃卑尔、旭墨诸渠及无政府党魁五十人皆戮之。四月五日，遂诬段敦通王党而阻革命。以兵胁议员，皆畏之而画诺。市民皆哗。然终执而杀之，并戮其党人，散

其哥尔德尔社。

罗伯卑尔既剪除异己之政敌，又虑同党人之图己也，以自保之故，猜疑愈深。既立嫌疑之刑，谋除向之同事，自山岳党议员及警保委员、国安委员、民政议会委员皆尽去焉，且扬言于议院而不著其名。于是，同事人人疑惧于将为段敦也，密谋之。七月二十七日，于议院反执罗伯卑尔而诛之，并执其心腹护国兵帅安利河、革命法官都马二十人与其亲党七十三人并诛焉。此则所谓恶毒既尽将自毙，必无幸逃者，无得而议焉。

罗伯卑尔
亦被杀

渠魁既除，又分为二党。杀罗伯卑尔者为其亲党哥罗得、波亚比罗、巴勒内等，专以悍杀为事，又甚于罗伯卑者也，是为恐怖之残党，拥国安、警保两会之权者也。段敦之旧党收合议院众党，名为焦月党，平野党久恶山岳，亦归附焉，人数遂多，气势渐振。乃逐哥罗得波亚而废市厅，设警察、财政二司，以代总巴黎市政。于是数年跳梁之酷毒之市民党，乃得扫除焉。

焦月党

人心厌乱，于时有良家子编少年军队，与护国兵队结合，以助议院党，随所在以锄乱民。既击败雅各伯党，乃禁闭革命法院与革命委员会，杀酷吏之革命法院长甫几坦比尔及难得斯郡守加利尔，下恐怖党魁哥罗得波亚十余人于狱。乱民两起救之，聚众至三万余人，围议院，尽逐议员，欲复恐怖之政。至夜少年军队救至，大败乱民，杀山岳恐怖残党四十余人，囚六十余人，窜六十五人。于是七年凶残革命之山岳党，诛锄乃尽矣。其後王政党再结雅各

杀山岳党

伯徐党争权，拥护国兵三万而起，为拿破仑所破，是为西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八月。

105. 革命党之辗转相杀

辗转相杀
无一免者

自革命之事起七年，革命之党派无数。不论穷凶极恶之山岳党，平和义热之及伦的党，附和中立之平野党，皆辗转相杀，同归于尽。乱党乱民，无一免者。其始同托名于覆王政，其中覆君主立宪，其後则革命之中互相屠戮，或同志而以异党相杀，或同党而以争权相诛。于一党之中，又分数党；于小党之内，又分亲疏。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图保卫，究则无同无异，无亲无疏，不保不卫，一无所得，只有尽上断头台，以为结果而已。其究也，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何为哉？

且夫彼革命者之政论甚高，揭博爱以为名。彼革命党之政策无他，以上断头台为实。彼革命党之言志甚侠，皆以舍身流血救国救民为词，而必日杀同志同党左右至亲，以为自保。夫彼革命党能舍身流血以救国民，则不思自保可也；而无如革命党之徒，思自保以杀人，且至立嫌疑之狱，捕至立杀也。夫革命者果思自保，则勿妄杀人或可保

也，既妄杀人，而犹思自保，必不能也。汝妄杀人，人亦将杀汝，安能保也？

夫以革命者之必作乱也，作乱者之必无秩序无理义而争权也；其必至同志同党至亲左右展转相杀者，势必不可已也。董卓之乱也，卓既诛矣，而李傕、郭汜、樊稠、张济争而相杀矣。洪秀全之乱也，杨秀清思篡之，于是其东、南、西、北王杀杨秀清而又互相杀也。

革命作乱
必无秩序

岂惟乱人？其诸学道者犹难之。凡人谈学则易，共事最难。虽有道义至交，刎颈相与，一至于共事，则不能相容矣。盖名誉利害之切于身，人人相反也。人既相反，不能不出于自为，则必相失矣。十年道义之磨砺，不及一事利害之反攻。远观于陈馥、张耳之交，近观于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肃之事，则耸然矣。当曾左之互劾也，曾文正曰：“不意同里起乎戈矛，石交化为豺虎。”幸而诸公非为革命者耳，否则诸公必相杀矣。

争权相左
必至相杀

拨乱之举，事势至难。名分正而力足，犹未易定乱。况于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不解剖割之学，见小病而动操刀，其有济乎？谬意纵火，岂能定大风之从何方来耶？夫当革命党之举事，而语之曰：救国而国将毙，救民而民殆屠尽，凡倡革者身必死。彼必不信，则何不观法之往事乎？夫既必死而不能救国，则不如早自刎，而勿害多人之少为愈也。

暴民乱人
不能成事

106. 大革命杀戮之惨

法以革命故，流血断头，殃及善良，祸贻古物。穷天地古今之凶残，未有比之。今略举其大端，表之以为前车之鉴焉。

1789. 7.
14 巴黎乱起

西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乱民始创市厅，募市民四万八千，焚官舍，烧关门，停百业。破巴士的狱，杀守将数人。已而乱民廿馀万，成大兵团，气焰益炽。虐杀首相弗勤隆及其婿，迫大农输粟而杀之，凡巴黎贵族富豪有资财者皆杀。各州民效之，皆烧诸侯城，袭吏尹邸，杀掠之。中家人无罪，亦视为贵族，皆残杀而掠之。有一县焚邸第六十七家，掘坟无算。于是富家豪族，皆走外国，议会不敢问。

封建既废
而乱不止

十七日，王族皆出奔，王党并从亡。其贵族留者咸被戮。于是十万贵族，日日逃亡。八月四日，废封建之议成，则数百年压制既扫除，而乱可平矣，然乱愈甚。盖乱民益昌，则不止如其向之求望而遂止也。

十月六日，乱民鏖战王宫，卫士皆死。挟王迁巴黎。商工半逃亡，财政尽坏。乃夺教会地，占全国三分之一者，值二十万万法郎。定法官由民举，于是狡毒横恣之小人司民命，而恐怖生于是矣。于是毁全国寺院，崇塔巨刹皆烬。典礼废，家族乱，法纪皆荒，而大乱成。法今寺院名胜，

不若罗马者，为是也。

西一七九一年六月，王出奔，为乱民截还。王权尽失，王党二百余人皆逃。乱民数万起兵，幸拉飞咽以护国兵平之，死者无数。此乱杀无辜民三千七百五十三，焚屋无数。于是贵族教徒拥康对公为勤王军，据来因河而内侵，以联盟军数十万来。州县乱民四起。马赛则犯市厅，杀吏。老幼男女皆囚，杀囚六十余人，投尸教皇宫。

王权尽失

六月二十日，乱民围王宫。八月八日，斐兰党主救王。乱民击斐兰议员六百余人于道，流血呼号，护国兵总督曼达被刺，瑞士卫兵三百余骑皆死。乃烧宫殿，破镜器，焚古书，毁宝器，发陵庙，掘诸名相之坟，焚寺社，毁第宅，法国千年之宝尽矣。其王侯旧迹，至是一扫而空。

千年之宝
一扫而空

八月十九日，开革命法院，选酷吏主之。大索官商民家，有嫌疑于抗革命者皆捕杀。瑞士亲兵都督巴隆巴塞曼侯、著名记者德罗索亚并杀。段敦乃日以杀勤王党为事，行大索令。自八月三十至九月一日，按户搜形迹可疑者，囚至巴黎者日五千人。以屠者三百人为一团，每屠者杀百数十人。袭杀亚卑狱，亦尽杀之。袭第宅寺舍，杀男女老幼，流血成河。杀瑞士残兵五千四人。自三日至六日，杀孔西尔囚二百八十九人，格拉勤舍丁囚三百人，他狱千二百二十二人。围比塞德尔狱，皆非国事犯也，亦尽杀之。乃令各县乡皆设革命法院，以刺客三百人充警兵。没邸寺之财，搜掠富家，胁夺财宝。逢富人于道，则夺其金。白昼盗横行，政府不罚，且与分赃焉。

革命法院

男女老幼
血流成河

親皇昂金
城

西一八三〇年六月，主革命之及伦的全党被执杀，八十餘州起问罪之师。山岳党征兵州县，少壮皆从军。围里昂，粮尽城陷。凡富人有罪，则杀而焚其家；其无罪富人，则锢而没其财；无知劳民，则逐之。毁全城市，凡值七百万。尽毁寺院。捕市民皆下狱。投尸于河，水皆赤。又毁土伦城市，囚八十聋盲之老者，以其富八百万也。

台刑水刑
死者一万
八千

拉枉德州人八十万，岁为勤王之举，且守教甚笃，与革命党不共戴天，募义勇八万，挈棒提小枪以为战。革命军以二十万大兵破之。曼市之溃，死者二万餘。既困疾疫，渡河皆溺死。败兵八万，仅餘三千。乃派刺客自妇婴悉杀之。令最凶恶者为队，任所欲捉人民，收产业，烧屋舍，乃至犬马木石，皆仇视之。尚以行刑迟烦，置囚于大漏舟而沉之，名曰“革命宣礼式”；或对缚合年男女投水中，名曰“革命结婚刑”。凡台刑、水刑死者一万八千餘，此外死者三万餘，河流皆臭，二百里间水赤。鸟雀集啄人尸，鱼含毒不能食。舟夫拔锚多获尸，尸投海者，沙鱼海兽噉焉。

九杀之律

九月十七日，布嫌疑刑律九条，凡有非革命政府悲叹而播言者杀，不责王党中立党者杀，口言共和自由革命而与贵族豪绅僧侣及温和党通交者杀，不喜新宪法者杀，不效力于巴黎市厅者杀，出入上级人会者杀，曾为立宪党拉飞咽部下者杀，不力求自由者杀，急言危论耸人民者杀。凡涉此九者，革命法院皆捕而戮之。法院调查，应杀者七十万人。

于是慄悍无赖，皆充委员，乱民益擅杀戮。名将加斯丁以被疑通外敌杀，王妃杀。自王族、贵族、僧侣，凡有门

地资望皆杀，资主、银行大商及有才学者亦杀。盖以平等之说，不容有才能、阶级、富资也。农工商贾漂泊沦亡，不在囚则逃域外。发祠墓，尽仆寺庙，悉收其宝器移于市斤。既主无神论，大汰僧尼，勒大僧正哥配尔去僧还俗，皆令誓不信教。改历度，废礼拜，葬送吊唁祈祷之事，奉娼女美拉尔为神，立于议院坛上，而众议员拜之。于是毁桑特尼之大庙，掘太祖匹宾之陵，发显理第四之墓，寸断其体；掘法兰西士第一及路易第十二之坟，断其头及腕而抛之。全国城寨宫殿及王侯名将相名士之像以及名宝皆毁焚无馀。乱民贱妇，践踏帝王英雄之骨以为快。以自然为教，一切无可信者，故举古今之信仰礼义皆扫除之。道德废尽，男女惟淫乱。有温良纯正者，目为教徒或勤王党。非革命党即及祸。以服污秽粗野之服，行凶险乱暴之行，为爱国之据。（吾闻上海爱国社首革命者，皆服粗野而行险暴，何其显法国耶？幸事未成而未至恐怖时耳！盖言革命之人，其气凶凶，皆扫除一切，故不待导引而其归必如此，可畏哉！千圣教之而不足，一二凶人一日抉之而有馀也。此如服毒之怒发，无可醒解；其毒尽则已毙，旁观视之怜之怪之，无如彼误服毒何也。若其清醒，岂肯盲从，日发狂舞刀杀人，且以自杀哉？）

有门第才
学资产者
皆杀

讯上海之
革命者

当恐怖时，国囚逾三十万，但巴黎已逾八千。禁囚会谈，惟坐待死。囚车昼夜载道。被捕惊悸，母子兄妹相抱而哭死别。贵主、名媛，相继屠戮。法官皆凶徒，不详问。北部求刑使勒班，捕近县民二千馀皆杀之。西部加利尔更

国中囚者
三十万

酷，难得斯市囚常四千，狱室空空，仅铺湿草；男以贿，女以淫，仅得偷一日之生，儿童则立毙。

当恐怖时，始则刑贵族、大僧，中则及地主、富室，终则及于缝衣、理髮、靴匠、农民。但其他乡市，遇人即杀，见物即焚；刀所不及，以火补之。全法人民，人人不保其生。其最反异者，日揭博爱、自由、平等为徽，乃假博爱之名以为屠队，用自由之义以为囚狱，假平等之说以杀夺富资、剪除才望，称自然之美而纵淫盗。一时之才子佳人、名宝古物，皆泛扫净尽，比之黄巾、黄巢之祸，尚远过之。而饰绝美之名，以行其凶残之实。而人或信之，至今吾国人尚妄称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师之。此则其欺人之甚，而天下之人果易欺者也。

一反博爱
平等自由
之道

107. 被刑之数

当罗伯卑尔以嫌疑刑杀人时，日不下三千。法人民二千六百万，巴黎六十五万人，杀其四十分之一。初时囚千六百一人，至五月囚八千二百四十一人，革命党报自记之。自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被刑之数，表之如左：

巴黎处新	在巴黎革命法院被处斩刑者	一八、六一二
	内中贵族 {男	一、二七八
	{女	七六〇

僧	{ 男	一、一三八	
	{ 女	三六〇	
工人及其妇		一、四六七	
平民		一三、六二五	
里昂			
九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变被杀者		三一、二〇〇	里昂被杀
攻围中因恐怖饥渴而死者		一八〇	
兵士侵入私家所杀者		四五	
孕妇之死者		三四八	
死于七月二十九日反动变乱者		一四五	
囚死者		三二	
自杀者		四三	
马赛			
战死者		六五九	
囚死者		七九	
土伦			
死于攻围中者		九、〇〇〇	
被虐杀及水刑者		三、〇〇〇	
囚死者		一六〇	
射死者		八〇〇	
投入海中之妇女及儿童		一、二六五	投入海中 之妇女儿 童
南部地方		三、六〇三	
拉托德州			
男		九〇〇、〇〇〇	

女	一五、〇〇〇
小儿	二二、〇〇〇
村落之被尽灭者	二〇、〇〇〇

难得斯州加利尔为知州时屠毒数

儿童	五〇〇
水刑 铕刑	一、五〇〇
女 { 铕刑	二六四
{ 水刑	五〇〇
僧侣 { 铕刑	三〇〇
{ 水刑	四六〇
工人等(水刑)	五、三〇〇
囚死者	八、〇〇〇
自杀者	四、七九〇
孕妇之死者	三、四〇〇
饿死者	二〇、〇〇〇

总计 一、〇二七、一〇六

此外因革命而发狂者 一五、二五〇

此表外，如九十三年九月二日被虐杀于法巴黎亚瓦伊及加尔美等之牢狱者，死于克拉西尔、亚威农者，在土伦、马赛被铕刑者，在比德安被麈杀者，尚不在内。又由此表观之，凡因革命之变故而死者，概为中下之人民，而如贵族大僧，仍居极少数也。然则名为革王侯之命，实则革人民之命而已。人民何辜，遭此大革命哉！

孕妇三十

实则革人
民之命

108. 大革命使民大不自由

革命党以自由为名，今将其压制非常，令民大不自由，列表于下：

西千七百九十三年春，制定一切物价。凡货物非市场不得买卖，使吏严行监督。如米穀、帛、牛酪、穀粉、肉类、家畜、车马、船舶、木材等有关于军用之货物，无论其为原料品，为制品，总称之为军需品，制定其价目。政府随时买之，其价银则仅发当时极低价之纸币，强使通用。名是购买，实则与征索无异。当时物价，较三年前之市价，增高十分之三。

革命政府
压价强买

又禁囤积居奇。各商人皆将贮藏之物品，揭明目录，即一私人之杂物，亦不许暗藏。劳工所得之劳银，亦与品物同视。较诸三年之赁率，增加十分之五，著为定。政府随时起劳役，或造器物船舶，或筑道路桥梁，其银亦皆强用纸币。

强用纸币

寻又因物价及币价之高低不一，严禁为投机业（投机商探市价买贱卖贵以图其利者也）。视银行家、资本家、贸易投机商等，皆为国贼。如经商于外国，或储金于外国，均干厉禁。废汇票。使法国之国产物及制品不得输出于外。苟有持英国所产之物品者，则科罪。

是时财政紊乱已甚。公家从豪强中夺得全国之地三分

财政紊乱

之二，悉行出售，得貲七十亿万圆，以支办政费军费，犹嫌未足，乃更增发三十五亿万圆之不换纸币（即中国所谓空票也），仅得救一时之急。

寻又于全国之市村，各设革命委员会，所委任委员，无虑五十万人，使搜求非革命党，悉捕鞠之。此等委员，皆极激烈之雅各伯党也。其日俸三锁，计一年总额实二亿三千万圆。盖法国当时各党，类皆俊秀之伦，徒赖国库以为衣食，傲于四民之上。而微弱凡庸者，则蜚伏于下，独负担纳税之重任。

入不敷出 观财务卿加漠奔之所报告，九十三年八月，政府一月所支出之政费，实为一亿二千万圆，而国库之所收入者尚不满其四分之一。于是欲补足其空额，不得不时时发行此不换纸币。在八月十五日，纸币流通总额已十五亿一千万圆；而自革命起发以来，所发行之总额，实有二十亿四千万圆之多，後犹每月累增一亿万圆。

因此生计非常惶恐，币价低落，无所底止，而物价愈腾，民之生计倍穷。时比塞格尔总督北军，月俸只得千六百圆，其实获现银不过八十圆。又总督拉托德征讨军名珂斯者，尝欲购一战马而无财，特请于巴黎政府发给云。观将军犹如此，则兵卒之穷困更可知矣。

钞价大落 政府财用不足，发行十五万万钞，钞价大落；于是复下严令强禁纸币与现银之价格不得歧异，有犯者罪禁锢六年。因此负债者均以滥贱之币偿债。债主得无用之纸币，不能有益于资产，而负债者之数，多于债主也。受此怨愤，

无所告诉。于是信用委地，平昔之富民渐窘乏，货物之销数顿衰，工厂诸业殆全歇绝。职工劳民失业，无所得衣食。

地方农民，亦不愿受此极低价之纸币也（当时纸币之价一圆只值十钱），囤积米谷，不肯发售。用是巴黎食米愈缺。警保委员会乃分遣吏员搜米商家，且发行米票，计人口，限制食量。于麵包店前拦以绳，使买主雁行而进，且派警吏镇其骚扰。贫民皆不得饱食，遂千百成群，赴市厅哀求给米。

巴黎缺粮

市厅乃白其状于民政议院，求救助之策。当时巴黎市厅藉此贫民为其权势，故不得不救济之。议院亦徇市会请，选拔兵士七千人，编成革命军队，分遣于各郡县，征发粮食。此兵士皆大猾剧盗，以征发为名，强夺民衣食，有不顺者，加以苛责，投之于狱。

搜刮粮食

政府更从议员中选出巡检吏十八人，分派各郡县，强征军马、军器、粮食，被服等。除马匹为农耕工作所必须者留，余之悉征发供政府之用。又收贵族亡命者宅第，改为造兵厂。在巴黎更起一大造兵厂，收全国之铁工玉〔？〕工。

征发各地之农产物，以颁给巴黎市民，其量实抵全收获十分之九。政府定麵包一封，给价纸币三锁，分配于市民。而给用低价之纸币，实与无价同，不过征商人以养多数之乱民耳。

农产物十分之九被征发

又收全国寺院之钟，改铸一锁之小钱。益从民间强募政费军资。譬如岁入有二万圆者，勒捐至一万五千圆。余如麵包、酒、牛肉、米麦、菜果、石炭、木材、乾酪、金

巾草、棉衣等杂货，苟有隐藏不发卖者，或买占者，皆处死。各市村派公吏随时入人宅搜索，据商品目录捡其物品。拒其搜索者，罪囚或死。

又随意制定物价，以买巴黎市乱民之欢心，而全国农工之穷蹙不计也。因此财界生大恐慌，全国商业相继停闭，工作中绝，币价益落，买占盛行，市仅馀劣货。于是入繁盛喧嚣之巴黎，如行墓地，令人心意衰落。而贫民之不得食者，至大举袭议院胁迫之，曰：今者民无所得食，除食富豪之外无他法云。

巴黎闹市
如行墓地

革命政府犹强压。向来止查定制造品之价格者，今复定原料品之价格。凡原料品及职工，皆收入官，不得为私用。凡营商业在一年以上者，禁无故废业，或被嫌疑者锢之。此时无有合股公司。银行家、大贾被送于刑场者，日有所见。富豪之徒，皆畏缩潜踪，汇兑家门可张罗。所谓自由者若是矣。

一切入官
不得私用

今吾国愚者，不求其实，而慕袭其名。而主革命者，尚以此诱人。果如所愿，则不过如法之凄惨困苦而已。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能幸免。其悬法革命之拓影，以为覆辙之鉴夫！

109. 法国何为而起大革命

法国何为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

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实中国人所未梦想者也。

中国人所未梦见者

吾国地大，古之封建，率千数百里，即极小之子男附庸，亦有地数十里。夫地大则民多，即使封君稍无道，而多取于民，亦易供给。且我春秋封建时，民税于诸侯大夫者，王者即不税之。又无大僧寺院之捐纳，故民犹易支。若法地仅二十万英里，其视吾四川一省，仅较大四万英里耳。此四万英里作国王自领。而全法国有贵族十万，是犹我四川百县，每县有一千封建小国也。夫每县有一千小国，则仅如一乡之大而已。法民当时二千五百万，是每封建国平计，不过男女二百五十人而已。及近革命之时，侯封削除，尚余四万。则每县地尚有四百小侯，亦不过一乡而已，平计男女亦不过千人。其二十五岁以上之男子，全国六百万人，则每侯国仅百五十人而已。破碎微小，仅如中国一小地主。而贵族与公侯之号，尊骄汰侈；自侯族以外，尚有家宰及治民群官，皆仰食于此数百之民。其诸侯在此么么境内，皆有专制君权，设宰官，张警吏，税官捕役、法吏书记皆备，牢狱绞台、生杀刑威皆自专之。恣意征税，任情徭役；按户派金，揣肥量瘠。侯不自理，委之宰官；宰官不自理，委之税吏；税吏不自亲，委之差役。层层中饱，层层敲剥。或故入人罪，而没收其产。田十年不耕者，亦没收之。江海船沉，亦收其漂泊物。其他营苑囿，开道路，筑桥梁，营城垒之事，皆役其民，不发工金。夫以此数百之民，而供应此尊侈之君侯、繁多之官吏寺僧及君吏

中国地大故民税轻

诸侯皆有生杀之权

之妻子奴婢，其何以堪之？以放弃家行乞，散走他国，山童田芜，凄凉满目，民愈少而地愈荒。地愈荒而侯愈贫，侯愈贫而苛征愈甚，民困愈不可言矣。

免兵之征
人头之税

本国之封君征徭，既如此其甚也。此外国税，尚有免兵之征，後遂为人头之税，虽无产业者，亦复人征二十法郎。下至负贩菜圃，亦收四法郎，不少宽假，否则没收家产器物以充公。其不出免兵费者，二十以下至四十岁者，皆充兵籍，辄终其身，故奸宄之人充斥焉。又有所得税，凡生计所入，取十之一。其盐税人二金，合一家众口，少者十圆，多有至八十圆者，岁分四期征之。其田穀所获，领主之侯税百之十五，寺僧税百之十四，王国税百之五十三，农民所得仅百之十九。王侯又时以盐关杂税制卖与豪家，并赐以刑罚牢狱鞭笞之权。豪家以重金购得税权，必加重税以取盈馀，不得则严刑以要之；或纵恣轻减其亲旧，而加苛于怨嫌者，民是以沸怨焉。

农民所得
仅百分之
十九

部民嫁女
领主先宿

其领主藩侯之待其部民，专横无不至。有猎归而焚其部民二人，以火燹其足者。凡部民嫁女，必先往领主陪宿，乃得与夫婚焉。王侯大僧权贵既多，皆有生杀刑威之权；夫人贵女，又与夫并；小民误触，即犯刑网。王侯法例杂出，无所统一；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或以怨怒施刑，或以豪强见锄，或以异教见恶，既投牢狱，任施酷刑。或传背于轮，首足屈垂；或系身于架，膝股加锯；首碎号绝，惨莫甚焉；触地犯罪，衔痛无诉。吾游巴黎蜡人院，尚见革命前各刑具，扣之心慄也。

酷刑

当是时，法民衣破衣，居敝屋，食草根或黑麵包，生计类牛马。其岁饥，则饿莩载道。虽以巴黎豪富，在午前七时，求麵包于市不可得。一邑人民四千，饥民仰赈者已千七百人。巴黎人七十万，仰赈者六十一万人。一乡户仅十数，男女不嫁娶者三十余人，有子不举，畏无以养也。自路易第八时，西千七百十五年，以大饥死人二百余万，去法人口三之一。其後仍岁荐臻，恶疫流行，道馑相望。人弃稼穡，土地荒芜，即沃土亦隔岁一耕。收获愈少。民困弥甚。各州郡民，有但以胡桃乌麦为食者；体羸血枯，少女若姬。贫丐十百连群，各郡邑穷民仰赈，皆以三四万人。即巴黎近郊，亦复人烟稀少，行路断绝。有行四十里仅遇四人，更行二十里，仅见三户而无一入者。当时民困既极，生计阙乏，自无知识，百人无一读书识字者。法人民之颠连愚蠢，可悯可怜，殆中国人千年所未闻未见，而未能梦想及之者也。

饥荒

法民之可
悯可怜

110. 中国情形大异于法

吾以法国封建情状，推之吾中国，无可比焉。当黄帝尧舜禹时，凡分万国；至汤三千国；及周武时千八百国。此皆如今土司，重税淫刑，当亦不可闻问；然未有大于吾四川一省，而封建十万国者。以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计之，禹贡九州五倍于法国，则法封建五十倍于禹时，百六

中国情形
大异于法

孔子之非
封建

十倍于汤时。至周则通道于九夷百蛮，疆域益大，不止五倍于法境；法之封建，三四百倍于周时矣。春秋战国之大国，若晋、楚、齐、秦，则与全法等，益不类矣。即计春秋初年二百馀国，春秋之末数十国，法之封建，殆千馀倍于春秋时焉。然孔子生春秋时，已深恶封建之害民，日讥而去之。盖凡有封建，即有公卿士大夫千百数，皆食民而役民者也。虽以文王之号称仁圣，然灵台灵囿之筑，已取于民力，而不给工金。其他封君之淫用其民，视为固然，不待言矣。故筑城筑台，役兵争战，无国无岁不为之。故孔子深恶而力救之，凡有力役、兵役皆讥之；贵卑官恶服，而戒峻宇雕墙。淫于原野，不得已而定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孟子亦频称“不违农时，穀不可胜用”，而讥时君“率兽食人”，言之如此其痛切也。若夫税敛苛重，尤痛言之；凡初税亩、作三军，皆以为大戒。哀公之时十税其二，有若犹令其行彻法，十税其一。当时民有井田，皆由官给，孔子犹恶其二十税一，税过重，乃定十一之税，与其徒大呼，而欲改革之。孟子告梁、齐、滕诸君，开口即言什一法，尤夥详矣。

孟子讥时
君率兽食
人

汉行三十
税一之法

汉既一统，听民买卖其田，乃行三十税一之法，然民犹有徭役任兵之苦。魏、周、隋、唐，复行口分授田之法，每夫授田五十亩，而分租、庸、调以征之。及中葉授田之制不行，杨炎行两税法，亦仍三十税一之制。其後世有仁主，代有减租。以元代混一宋金，而天下钱粮仅二百万两。明万历时，尚不过三百五十六万两，然尚地丁分征。是时吾

邑庞尚鹏为福建巡抚，乃创定“一条鞭”法，将丁役应征之庸，摊于地税。至国朝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乃命全国通行之。于是全国数百年永免丁役，且定制後世不得加税，其群臣有请加税者斩，後嗣帝有加税者不得入太庙。故至今二百年，中国田税不加分毫。自江浙承宋世官田之税，亩有三四钱银以上者，为至重矣。即吾南海之征，并地方官吏一切之折色火耗幾加数倍，然亩尚不过一钱八分耳。若天津等处，有亩仅收铜钱十三者，是仅当各国一仙耳！

田不加税
户不抽丁

今以日本考之，每田百圆税五圆，地方税不得过五分之一，则每田百圆者收七圆。若吾国如新宁者，每亩价五百圆以上，照日本税，应每亩三十五圆矣。而今新宁税尚不及一毫八，是尚不及日本税二十之一也。夫日本之税三十而一，美税二十二而一，英税二十而一，德税十七而一，法税十六而一，意税十五而一，奥税十四而一，西班牙税十三而一，而吾中国税千分之一。盖以薄税而论，即今美国尚远远不及我国，况其他乎。此何以故？盖自孔孟以来，诸儒日讽其省刑罚薄税敛之言，以为至仁之政；而世主亦统计朝庙会同设官养兵之用已足，故听其说而赋税得日以薄也。然所以能若此者，以封建既废，一统一君，官府之愿欲易给，设官甚少，养兵亦极少，故行极薄之税，而绰绰有馀裕。若圣祖薄税之制，尤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而康雍乾百年间，用兵于准、回、青海、西藏者数四，拓地万馀里，而户部之库，尚常馀七千馀万两。此正当法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朝，我之一

中国之税
天下最轻

统薄敛而民安乐，文学咸兴，与法之封建厚征，而民困苦蠢愚，相去何如也，岂有道里可计，而巧历能算之欤？

历史上之
比较

法岂止不能如本朝，又岂止不能如汉、唐、宋、明？以比之吾三代封建之世。凡其封建十百千倍者，其仁暴亦十百千倍；民之苦于苛征暴刑者，亦十百千倍。当春秋之侯国，孔子已深恶其刑敛之苛暴，况之千倍苛暴于春秋时者乎？以唐、宋之征税，比今法税已甚轻，然阳城、道州民咏，杜工部三吏、三别，聂夷中卖新丝新穀之诗，郑侠流民图，其激切已如此。若如法封建制，征罚之繁苛，田税至十分之八，比之鲁哀公之二十而五过之四倍，民更何堪？况又有人头税、所得税、盐税及卖税豪家之纷耶？

中国又无
其他苛税

观法封建征税之苛重，民敝衣败屋草食、饿莩相望若此，其孰能忍？此平等所由倡，自由之说所以起，革命所由生也。试问中国有之乎？中国既无二十佛郎之人头税，又无十一之所得税，又无夫家十圆之盐税，又无百之十五之侯税，又无百之十四之僧税、国税，又无百之五十二之苛征，而仅千分之一。民生惟有田者纳此区区之税，外此一切营业、筑室、蒸酒皆无税，荡荡然自由。若无田者，即营商千百万金，尚不须纳分毫于国。又无卖税豪家，听其苛重之事。直至咸丰时兵乱，始有征商税千分之一；民所怨苦者，即此千分之一之税而已。而或者昧昧不察本末，乃欲引法之革命自由，以行于中国，以为无病之剖割，其类否乎？其当否乎？

中国因苗旧制，刑虽重，然自汉文帝、隋文帝後，已

改去肉刑。法律统一，举国相同，贵贱平等。虽帝者无道误杀，尚畏史书。其馀自亲王宰相，不得妄杀一人，有者科罪。讼事惟知县乃得决狱，佐杂官不许问焉，违者罪之。其知县不平者，可上控于知府；知府不平者，可上控于臬司；臬司不平者，可上控于督抚；仍不平者可上控于都察院，且叩阍焉。虽亲王宰相督抚，皆可控也。又有御史可风闻入告，以达民隐。天子杀罪人，须经秋审三次，必须三宥，不得已然後杀之。近同治後，督抚乃借军兴例杀人。安有以稍大于四川省之地，而有十万侯可操刑杀之权，令民无所诉者乎？

中国刑法
较轻较平

夫以法当吾两省之地，吾问官仅二百知县、二十知府及臬道数人耳；近者多设谏局，派候补府州县为谏员，亦不过多数十人；计两省可讯民讼行刑威者，无过三百人。而法则十万侯之下，有无数之刑司、僧正皆操生杀之权；是一法不止三十万之作刑威者，是刑官千倍于吾也。其逞淫威，所不待言。况酷刑至毒，而法律不一，民无适从，惟法官之意。有以冒神小罪，而遭屈首足于车轮之酷刑者。夫以司刑者之多，而法律之无所适，民真无措手足之地矣。中国有司，非无妄施酷刑者；若企笼夹棍之类，固时有闻焉，然非法律所许也。只与私人相毒同科，则无可议也。故中国人苟非与人有讼，可终身不至公庭。只有教俗，乃所浹被，所谓道之以德，齐以礼也。有司之政，有终身不干及者，况于刑乎？即今万国文明，亦无能比，以视十万封建之法，其相去何如哉！

法之刑官
千倍于吾

法国诸侯
之淫虐

若夫一侯出猎，鬻足二人；民女将嫁，领主先宿。此野蛮之俗，尤中国有史数千年所未闻。间有豪强夺民妻者，虽在亲王，刑诛无赦。昔激贝勒以恭亲王议政之尊，身为其子，而以幽禁民妻囚禁。若在督抚卿贰，有娶部民女为妾者，立行革职；以吾所亲见，若陕西巡抚冯誉骥是矣。而安有民女将嫁领主先宿之蛮行若是者哉？地方官有妄杀一人，法皆徒死。夫以吾督抚之尊，国仅二十余人，守令亦少，仅二千余人，而不能少肆。若曩尔之法国，即其国王，亦与吾督抚等耳。而下有十万诸侯，可先宿民女，而行猎杀人，淫用非刑，淫暴压制如此。此平等所以倡，自由之说所以起，革命之乱所由生也。试问中国有此十万诸侯淫暴压制否乎？而或者不察本末，妄欲以法国革命自由之说施之中国，以为无病之呻，其类否乎？其当否乎？

法以阶级
门第限人

法之大僧数万，贪暴专横，奸淫妇女，占夺民地，无所不至。当其十八纪之时，占法国田地三分之一，皆免税役。而权要之官，乃至中职及兵官将校以上，皆为贵族所充领，平民不得一官半职焉。夫同是国民，而以门族限人，此尤压制不平之事也。贵胄据高，英俊沉下；苗生山上，松屈涧底；不平则鸣，此岂能久忍者乎？

王室骄侈
著此

况复曩尔法国之王，而徽踪喇之宫，费至二百兆，别苑二十九，离宫十二，宫人万六，宫马四千，鹵簿二千，厩舍御厨各费数百万，猎巡无数，侍从宫禁佞倖十万。岁费无谓之俸数千万。侈泰若此，尤足贾怨。以秦始、隋炀之一统，犹以骄侈之故，以数年之间，大召革命之变，以

亡其国。况如法者，众恶兼备，过于秦始、隋炀远甚者乎？此平等所由起，自由之说所由倡，革命之变所由生也！

夫晋室之贵族清谈，则石勒倚啸；咸阳之宫殿嵯峨，则项羽焚烧。此王衍所以遭排墙之祸，而杨广更先上断头之台也。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师旷曰：天岂使一人肆于民上。故首悬太白之旗，组系积道之旁，革命之变，乃义所在。汤武豹变，应天顺人。刘邦、李世民应运而兴，除暴拯民，君子所与。此吾国故事，最古而最多，不烦远引之于法国者也。若使吾中国而有十万淫暴之诸侯，占国地三分有一，专横之僧寺，举中国平民不得任权要之职；则鄙人必先奋笔焦唇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诛民贼。革命吾国自有之义，岂待译书之入，先卢骚、福祿特尔而力为之矣！然试问中国有此否乎？

君王暴虐
则不能免
革命

国朝礼乐文教，皆述周公、孔子之馀。政治法度，皆循汉、唐、宋、明之旧、八股、弓石之愚民，因乎明制。科举选补之用吏，多属汉人。将镇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从科举而得。尚虑宗室亲王之恃势凌民，至禁不得出京三十里。封爵极少，间以大功得爵，只有禄位而无土地。亦无僧寺之能纵横，虽乾隆之世，帝权最尊，压制最甚，时有焚书禁论之苛忌，而亦多蠲租兴学之仁政。我中国乎，凡法压制之苛害，盖皆无之。我之大革命，盖在秦世；我之享自由，盖自汉时。凡法政之苛暴，大约在我中国三四千年前各土司之世，或间有之。而有书传以来，侯国已大灭，神权不甚迷，已无有如法之十万淫暴侯者矣！

中国平民
皆可致公
侯将镇

111. 我之文明远胜于法

昧昧我思之，佛兰克起于深林游牧之野蛮。甫成国土，即分为部落，所谓封建者也。当客特裘维之建国分封，如匈奴、蒙古诸汗之分诸部名王云耳。其後渐入罗马，法律宫室什器，乃始稍有文明之制，乃以纵其奢淫，益加精丽。此如鲜卑、氐、羌、契丹、女真、蒙古之入主中华，亦复有汰侈绝伦者，非有道法也。微賒宫虽穷奢绝丽，与高洋建邺宫二十六丈之铜楼同耳。石虎之建筑宫寺，何尝不极丽？即今辽、金、蒙古之遗宫殿寺庙，何尝无极壮丽者乎？然究于文明之治法何关也？盖凡迷信神道者，宫庙必极壮丽。自埃及之启罗、巴比伦之尼尼微、希腊之哥林比亚、印度诸佛回之寺皆然。而缅甸之野蛮，尚有黄金庙数所：大者一塔至高三百尺，为全球所无。岂得以缅甸为文明耶？

法自立国
即行封建

迷信之国
宫庙必丽

欧土在彼中世千年黑暗，彼亦自言之矣。当此时之人民，食色之外，不知读书识字，惟事佞神野战，纯乎吾蒙古及缅、暹之俗。即十二三纪时经十字军输阿喇伯文明而少变，宫庙器物稍有精美者；然缅暹人雕刻甚精，惟读佛典，则亦缅暹人之比而已，终不能脱野蛮之俗。至明末班、葡、荷兰骤辟新地，国骤以富，制作日精，新器日出，新理日创。至十六纪路德既创新教，倍根、笛卡儿出後，哲

欧洲中世
千年黑暗

学日盛。然在国初时，路易十四方霸之世，英机器未出之先，各国虽有学校，但其贵族学之，未及平民。议院既开，则辩护士设于京都，中等之民渐有知学者，终不能及于外郡僻邑，以及小民。当其时全欧皆封建贵族，法贵族既十
万，英贵族一万五千，奥贵族二万，普及日耳曼各国三十
万。除此四十三万五千贵族及数十万大僧外，其馀数千万
人皆佃民奴隶，无立锥之地，无入学之事。蠢蠢男女，衣
食如牛马。政不逮下，学亦不逮下，一切人权不逮下。内
事压制，民不聊生；外事战争，杀人盈野。此三百年中，
欧洲始破蒙昧，虽有新器新学，仅比吾战国之世，皆不能
比吾中国一统时之文明也。

文明学术
不及平民

三百年前
始破蒙昧

吾中国二千年改郡县後，既无世诸侯大夫，人人平
等，无封建之压制。民久自由，学业、宗教、士、农、工、
商，皆听自为之。外不知兵革徭役，上可为公卿将相。学
校遍于全国，僻壤穷乡，亦多读书识字者。儒教成俗，人
知忠信礼义，而不待密为法律以治之。至今欧美人，皆称
吾国人之信义，抑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虽未至耶，亦庶
幾近之。其宫室器物之不精，外观似甚愧于欧人；然不足
愧，且更可有矜焉。统天下而考之：凡迷信神道者，宫室
伟丽；凡多立贵族者，器物精奇。苟非若今机器盛行，治
尚平等，教以道德者，势必尚俭。既以深恶诸侯世卿之汰
侈而虐取于民，则必矫之，以苟完苟合。故杨绾为相，豆
粥芦帘；虽功臣郭子仪、才臣黎幹之奢，为之屏姬侍，罢
驺从，毁楼阁。宋贤讲学，皆以敝车羸马为美德。冠敝不

中国早已
人人平等

更，室坏不修，则以为贤。其奢汰者，则必小人之归者也。无鬼之论，既以哲学而大明，科举之行，又为大夫而不世。迷信神权、封建贵族之世，皆过之已久。平等自由，若今惟美国有一二少能比我，但异于一民主耳。

唯美国有一二能比

美当今日，机器盛行，工商致富，故宫室器用亦精丽。然试考美国五十年以前，未有铁路之先，一切正与我国等耳，吾别有详证考之。今浅人以美今日之富强，动称其文明自由，亦愚而不知考矣。是知我之宫庙不丽器物不精者，益以见我国之无神道之迷信，侯无国之压制，尚道德而贵廉让耳。比之欧土之旧，岂不益见进化之高乎？

吾闻桂、滇诸土司，惟其子弟得考试服官，而禁民不得读书，故土司人少识字者。赋敛繁重，惟意所欲；子弟甥舅，纵横贪虐；民有财产，辄谋倾陷，或假以罪法，而没收之。故富民有资，不敢令官亲知之。诸官亲横刑苛暴，苟触其怒，或失其左右之意，皆投之狱，或以鞭杖非刑致死。民之妻女有姿首者，土司取之，次及其亲；亦有将行新婚，而必伴土司宿者。故民贫困，敝衣破屋如牛马。吾闻安南、缅甸之政，亦有同者。及游南洋爪哇，考巫来由诸王，若吉德、彭亨、吉隆、大小霹雳与竹渣、井里汶诸王，其贪横淫暴之政，与吾土司正同。今吾国人为大地主于爪哇者，部民尚有七日之役，惟所命。有法堂以讯讼，见则屈身长跪，尚有其馀威焉。吾国人未知法国百年前之俗，未知欧土五六十年前之政，可游滇、黔及南洋爪哇，观巫来由诸王与土司治民之政俗，而同一缩影也。其治法

滇桂土司之治，正与百年前之法同

巫来由诸王

与我中国何啻天渊，此吾国人所以数千年自负为文明上国，而以夷狄鄙夷一切国土之由来也！

彼大进化，乃在数十年来耳。以言工艺，则自华忒之後，机器日新，汽船、铁路之交通，电、光、化、重之日出。机器一日一人之力，可代三十余人，或者能代百许人。于是器物宫室之精奇，礼乐歌舞之文妙，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而驾而上之。以言政治，则经道光十年、道光二十八年法国两革命之变，欧土各国，咸生民变，贵族尽倒。道咸之後，各国皆开议院而与民权。于是比、意自立，德国合并，皆在我生数十年前後之间。

彼大进化
乃在数十
年来耳

嗣是欧土战争少戢，文学大兴。小学行强迫之教，遍于国民；才俊与政议之选，不限贵族。立法出自议院公众之论。民讼皆有陪审辩护之人。人民皆预闻国政；有选举议员之特权；国王皆隶于宪法。无以国土人民为私有。医院、公园、聋盲哑校、博物院、藏书馆，都邑相望。公馆壮丽，狱舍精洁，道路广净。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法律明备，政治修饬。彬彬翼翼，光明妙严。工艺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诚我国所未逮矣。今且当舍己从人，折节而师之矣！

新世文明
我所不逮

然此之新文明者，乃皆开于道光之世，盛于咸同之时，仅数十年之间耳。若我同治中兴时变之，比于诸国，未为晚也。今虽稍迟，然我数千年冠绝大地之文明，视彼数十年之精美，其何有焉？取其长技，择其政律，斟之酌之，损之益之，断之续之，去短取长，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

文明皆在我矣。

一片白地
光明锦

以我文学聪敏之人，忠信礼义之教，顺而导之，一则后来居上，故事简而功多；一则地大物博，故举轻而成速；一则我旧俗本平等自由，盖无新旧教之争之攻，无封建贵族之逐之去。一片白地光明锦，受和受彩，在加绘画。故不劳而成，不烦而治。但行宪法，讲物质，一转移间，而国有霸业之基，民有富乐之实。兵船旌旗，既横于海外；宫室什器，自美于国中。天下强治之易，未有若中国者也。

所缺仅在
物质民权

以吾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实久得，但于物质、民权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质、民权，则急急补此二者可也。妄人昧昧，不察本末。乃妄引法国夙昔野蛮之俗、压制苛暴之政以自比，而亦用法国革命自由之方药以医之。安平无忧，而服鸩自毒；强健无病，而引刀自割。在己则为丧心狂病，从人是庸医杀人。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乃益信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

先破坏后
建设之译

凡万国政俗之初更，志士学人，阅历必浅。既寡书传，又未亲游。但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故未及深思，轻为举发。故皆欲先行破坏而後徐图建设之功。即法之卢骚、福禄特尔诸人，亦不无阅历短浅轻于言论之咎。夫举事能规其後，发言能见其极，论义能得其平，露惟难哉！况夫法之暴政压制，实非人道。诸人执笔，发

愤不极，岂能拨乱世而反之？我中国平等自由已甚，与法全反。立宪之后，恐更有加重征税、密增法律之事。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国人一切举动，益不自由耳！有慕法之革命自由者，其深思明辨之。

恐革命之后
益不自由耳

112. 因法事而知变法之难

春秋之讥潞子也，潞子之变法也。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国，狄民怨之，中国不救，是以亡也。今世之变法者，其不为潞子者几希也！

俄帝亚力山大第二之与民权也，大反其先帝尼古拉专制之政，大赦奴隶。听报论学士之言论自由也，始则颂之，继则攻之。帝不堪而易其令，则弑之矣。故论者谓亚力山大也，犹自决堤而自淹也。夫人心之愿欲，至无已也；得陇望蜀，其求无止。既求果矣，则求刃以食之；求刃而不与，则怨之；既与刃矣，又有求而不应，则戾戈焉。此必至之势也。

俄皇变政之失

当法之公选举议员于人人也，至公至平，有若美国。大付之于无阶级、无资产之民，于是桀悍之乱民得厕其中矣。彼庸知美国至公至平之事，即召法国流血成河之事乎？夫美法之新旧，至相反也。美起于新地，毫无旧积，一片白地，举用平民，至公也。法妄用之，则为大乱大灾矣。故同病同方而异效，视乎其体之少老强弱也。创议者但知

法国妄效
美国行普
选之失

召集，而未定决议之法。又未审国民之情状，党派之内容。宫府之志愿必不同，上下之所求必相反，而不知预计之。以此合众，必溃而无成。岂惟无成，必乱而生灾。

路易十六
之失

法王路易十六有爱民之心，而无决断之才，依违宫府，号令数易。既召一国之望与谋变政，忽乃行专断而散之，则反复足以失人心。既调重兵以弹压之，乃忽而受众逼而解兵，则孤立足以酿乱逼。夫龙之腾也，乘风雲而翻海波；其在沙也，则蝼蚁制之。将之威也，拥士马而秉斧钺；其独行也，则一夫擒焉。国王何以异此乎？人心失矣，重兵解矣，王之立于民上，犹土梗块垒耳。敬神者跪坐拜之，不敬神者则抛掷碎弃之。经此数变，于是法之大革命成而君弑朝亡矣。

复叙1789
年革命事

自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五日（乾隆五十四年）始开议会。以王散会故，巴黎编义勇四万，劫武库枪炮。乱民十餘万，以七月十三夜破巴士的狱，射杀守将及巴黎守长。胁法王撤兵，拥之至巴黎。而巴黎六十区乱民，合成市会，无级序，无条理，无政才。不过求食之饥民悍者，假藉之以掠夺贵族之财及权而已。全国乡邑，皆仿巴黎逐官吏而举人自治。招乡兵二十餘万，乱民自推举将校。工人贫妇，白昼持刀。首相林勒萨被杀，官吏皆逃，贵族富豪皆被杀。烧领主之宫城，焚吏尹之衙署。有一二州，数日间燔第宅六、七十家，掘坟墓无算。举国大乱，国民议会畏而徇之不敢问。十七日，王族及贵族富家皆絜眷亡外国，王党不避亡者尽杀焉。

当时虽极乱无理，而千年封建压制极恶之政，藉此尽灭去之。国会议定废藩权，凡人役税、隶农尽免；旧藩狩猎权、裁判权皆停止；罢寺僧十一税；停卖爵令；凡公民皆得为文武官；减死刑；去长子嗣产制；取寺产二十万万佛郎为国费；听民领其地；保护财产；听信教言论出版之自由；限制国王虐杀刑。于是旧日藩下之农工，皆从压制而得自由；贵族、平民，皆得平等；小民皆得有地。至今法国有三百五十万地主。国民议会开两年，扫陷廓清，等于新朝之更革，改定凡二千五百五十事，此其最大端而大有益于国民者也。法後虽改民政，然实益于国民者，除民权选举外，岂更有过于以止数者乎？此法人所日夜大呼，以无量英雄之血，购得之自由平等者也。而平等自由之四字空文，又今吾国新学所终日大呼者也。

千年恶政
革而去之

改定二千
五百件事

然试问法人所以无量血购得之自由平等，若以上诸事者，若废藩权，停旧藩之狩猎裁判，免隶农人役税，民得为文武官……则我国秦汉时已久去其弊，久得此平等自由二千年，在罗马未现之先。六朝寺产弥天下，经唐武德沙汰僧尼，已尽夺寺产矣，在日耳曼混一之先。其保人民财产，听诸子分产，听信教自由，听出版言论自由，则自汉、晋、唐以来，法律已具有而久行之。故佛、道、景教大行于六朝之时，听人信仰。出版、言论之过悖谬者，非不有时而禁，而数千年无有立文部察人出版之事，则比今立宪国，号称听人自由而仍有文部检查者，且更宽矣。

法人以无
量血购得
者我早已
有之

是故空言之自由平等无界者，我不知之。然万国皆有

骑牛觅牛
不知何求

法律，实无一切听人自由者。若法人所矜夸以无量血购之平等自由，则我国久得之而忘之。骑牛觅牛，不知何求也。

今新学师法人言革命自由者，请无以其名，而以其实。则何不一考法人所得平等自由之实物乎？法人得此，亦既全国二千五百万人称万岁，我国人以孔子经义之故，经秦汉大革之後，平等自由已极，今知之，应大呼孔子万岁，应大呼中国人在地球万国先获平等自由二千岁而已。

凡呼号而求食者，必饥人；呼号而求衣者，必寒人。凶年荒旱，饿莩载道，则其呼号求食尤甚。若其食前方丈，八珍充腹，必无有呼号求食者矣。诸生考试，梦想科第，艰难负笈，若既通籍，则不复再以科第为念。薄官筮仕，家贫亲老，则求差求缺，捧檄欣然；若拜相封王，则不复再有升官之喜。若必再求进焉，则杨再思之欲作一日天子，死亦无憾也。人人欲作帝王，而帝王只有一，则只有相杀而已。

妄者引法
国之事以
动中国人

今法人之求自由，乃凶年荒地之饿夫求食也，老名场之诸生求科第也。吾中国之不复求自由，则富家之饔飧已饱，学士之科第已成也。而妄者引法国以动中国人，是已饱而再强食，势必裂肠而死；已位极人臣而再进，必为杨再思而後可也。今後生少年，不知其由，慕自由之便于己也，乱舞傴傴，至以绝父母攻师长为维新能事，此则误于服药，而毒中于身矣。是非後生之过，而庸医不审病，惟妄开方药之杀人也。

于自由平等之外，法人欲以美国之政理行之于法国，乃提出权理案，曰人权平等，曰主权在民，曰普通人民有权

选举。此三者，诚公理之极也，但法人行之则太速也。法当时举国之民，读书识字者尚少，岂独不知政学，乃至不能识国会布告之法令。以若斯之人格，而听其握选举之权，握政议之权；又令司法之官，皆听民举，则又握法权焉。彼惟有纵其悍戾贪横之性，以仇异己。强者肆其杀戮，贪者肆其劫夺而已。夫以政学之博大，法意之深远，专门硕学，名臣老儒，犹或难之。古今才人，曾有幾见，而谬戾百出，不可胜指焉。乃以付诸不知学未经教之人，暴狠恣睢，有同猛兽，只有攫食人肉而已。此法大革命所以生，恐怖期所以至，而流血百廿九万所由来也！

民权不可
付诸不学
未教之民

法人若知少止，俟全国人皆学，乃渐求进焉，则可免恐怖之大祸。而得觊望蜀，冒进不止，贪求无厌，不知别择己之宜否。妄慕美国之人参，而法人服之，化为乌头也。

夫天下之同病异药者多矣。吾见有日服附子有若果饵者而病瘳，此虚症也。有日服羚羊角为茶饮而疾瘳者，此实症也。然病症之为虚实，至难辨也。若使实症而误服附子，则必毙矣。吾叔父玉如公以误日服附子而死也，吾至今痛之。若使虚症而误服羚羊角也，吾一族弟又以此而死矣。若法之与中国，其病本易见也。而庸医犹误引之者，则未尝望问诊切，而仅以数万里传闻之一二，遂发方药。其奇谬狂愚，不可思议，安得不令服药者发狂而将毙耶，呜呼！

药不对症
则能杀人

113. 因法事而知国会之难

英美立宪
之风

法革命之惨酷，古今无比。其造因由于压制过甚，固矣。而英美立宪之风，激刺而来。适哲学大兴，政府焚书禁版，名士皆遁于英，益发舒其新异之论。福祿特尔创无神论以攻教，卢骚发民约论以攻君。诸名士一倡百和，导入本国。举国男女日读其书，而心移俗易。巴黎集会，无人不谈自由平等，无人不攻教疑神。于是革命之种根，隐成于国民之人心矣。

弥天大祸
发于隐微

法革命之祸，至于弑君易朝，死者百廿九万，可谓弥天之大祸矣。而其造因，至隐至微。祸患多发于隐微，而常出于人所不觉。石勒羯儿，孙秀小吏，而能致晋室邱墟，生民涂炭。嗟夫！伏分厘之炸药，则可以燎原破城。民诚可畏哉，为民上者，曷其奈何不敬？

民情可静
而不可动

夫法之始开三族议会也，出于筹饷不足而求之民，非有合宫明堂公与国人之心，本原已不正矣。然当压制之朝，不以威力，而托于集议，亦庶幾于渐与民权，可与为善者矣。然当哲学大明，民约平等之论，乘以饥馑荐臻、乱民弥漫之时，而创议之人阅历甚浅，徒慕公议之名，而不深究公议之法。夫民情可静而不可动，易集而难于散，以党派利害之至相反，而决议从违之至难定也。若以专断行之，则不如仍行君权而不必召议矣。若不以专断行之，而听议

员之自决，则孰肯舍切己之利害，而从人之论乎？若以多数取决，则党人之孰为多寡，而多数党之能与朝旨合同与否，甚难定也。且夫舆论之所指决，必与朝旨大相反，与权贵大相反；且有要求夺朝权于万难骤行者，朝廷与权贵能屈己而从之乎？若能屈己而从之，则朝廷之权骤扫地，权贵之宠骤衰失，必不可忍也。逆知将来民权之必伸，则一忍而百忍之可也。是不如一切早全与之，而不待其求，而必不能也。夫要求既深，朝廷必不能尽舍其权也，则不能不复行专断也；有一不遂，则民怒起矣。

不如一切
早全与之

盖民既得权，有不遂其求者，则以为朝廷复行专制也，为我民公敌也。弱者怒于心，强者怒于言。合此一国家豪俊之人，因机乘衅，一旦翻然，则大变作于俄顷矣。众怒变後，将皆顺之，以姑塞民望。则乱人知朝廷之易与，而一切勒索无不至。朝权已尽，而废弑易朝听之，固朝廷所不愿也。大众变作而不听之，必镇以兵，则上下交哄，仇衅永结，终无解时。内讧纠纷，外衅乘之，间隙迭生，不知所以善其後也。

众怒难犯

故夫集国众之大事至难也。创始者无虑终知敝之谋，无见微知著之识，无果敢勇决之才，苟焉为之，事变繁生，防于此者起于彼，扶于东者倒于西。至于败也，乃始以谋以力弥缝之，未有能免者也。

集国众大
事之至难

夫吉凶悔吝生于动。国会者，动之至大者也。横览各国立宪国会之故，争权兴衅之由，至今泚笔，犹为兢兢也。夫立宪国会之为公义，易知也；其变难滋繁，难图也。勿

徒美其名而轻举之！若法，其尤者矣。

114.〔附〕法国通中国之始

法之与中国通商，自明末西千六百十三年始。然当元时，先交通矣。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法王路易第九遣比利时人路布路幾斯至蒙古求和。盖其时成吉思可汗始居阿尔泰山麓，出兵征伐中亚细亚。兵威所至，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侵及于东亚细亚十之六七。飘飞电扫，直捣襄海，略窝瓦河界，而迄于襄海东陲。路布路幾斯道经其地，但见髑髅塞空，尸骨枕地，皆成吉思可汗战胜诸国，戮其鲸鲵，所封之京观也。是时俄罗斯、波兰、匈牙利、西里西诸邦，皆为蒙古游骑所及，屡被抄略，声言势将西下。欧洲君臣，罔不震惧。法国故有是行。由君士但丁启程至哥罗米诣敦河，道经窝瓦河，最后抵乌拉河。其东沙漠浩渺，一望无际。过此入蒙古覲可汗，周历其境，由阿斯达干、高加索隘区而回。往返之时，约计两年三阅月。曾游蒙古营垒，得见宋人。知有中国之言语文字，此为最先。法之通中国，实自此始。

1253年法
王始遣使
通中国

蒙古大军
震骇欧洲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人名索引

二 画

卜君夫妇

1

三 画

大武曌 (Hugb the Great, 伟大的
休)

82 83 90

大刺壤帝 (Trajanus, 罗马皇帝)

15 48 49

大流士

50

上 (清德宗)

54

爱德华第三 (Edward III)

87

马西狄 (Maxentius, 罗马皇帝)

16

马西密怜 (Maximilian Daza, 罗
马副帝)

16 38

马太

50

马可 (即马可波罗)

41 48

马利 (Mary of Burgundy, 勃艮
地公爵之女)

88

马利尼 (雕刻家)

26

马利姆 (画家)

26

马喇、马辣 (马拉)

66 97 99 100 101 104

马黎、马黎约 (罗马将领)

38 49

四 画**开多勃德斯**

16

比宾 (法王)

43

瓦连 (Velerianus, 罗马皇帝)

49

瓦特 (James Watt)

序 19

毛沙列温 (Marcus-Aurelius)

47

丹墨王子 (丹麦王子)

4

巴利时 (画家)

27

巴拉夫 (画家)

34

巴离尾路 (画家)

13

巴勒内 (Barère, 巴累)

104

巴除弥怒 (画家)

30

五 画**艾儒略**

41

可乐波罗 (马可波罗之父)

41

丕先那士 (Pertinax, 罗马皇帝)

16

布拉沙希 (罗马教皇)

12

布罗巴 (Probus, 罗马皇帝)

48

布理尔 (意大利外务大臣)

34

布意尔堡

99

东期朔 (画家)

34

卡拉花 (画家)

30

卡比铎

38

卡的来

48

卡的罗帝

33

卢布路士 (罗马名臣)

33

卢骥 (卢梭)

75 93 110 111 113

- 申拉苏 (Crassus, 克拉苏) 49
- 甲列 (加特列君主, 即 Isabella) 43
- 兰佛兰高 (画家) 30
- 兰租 (Pepin I of Landen, ? — 640) 81
- 汉尼巴 (Hannibal, 前246—183) 4 33
- 尼罗 (Nero, 罗马皇帝) 14 18 31 48 49 102
- 弗勒隆 (法首相) 106
- 弗勒德利 (Friedrich) 43
- 加里波第 (Garibaldi) 6 42
- 加利尔 104
- 加利那 (Carinus, 罗马皇帝) 48
- 加底林 (G.V. Catullus, 卡图鲁斯) 16
- 加南 (雕塑家, Canova, 卡诺瓦) 12
- 加俞 (Caligula, 罗马皇帝) 18 31 49
- 加佩多 (Hugh Capet, 休·卡佩) 31 32
- 六 画**
- 地克里生 (Diocletianus, 罗马皇帝) 16 38 48 49
- 亚力山大帝 (Alexander, 亚历山大大帝) 4 16 32 47 49 50
- 亚古列巴 (Agrippa, 罗马名将) 16
- 亚古列比纳 (Agrippina the younger) 18
- 亚里士多德 (亦作亚里士多图) 4 38 85
- 亚理巴尼 (画家) 30
- 西比亚 (Scipio, 小西庇阿) 33
- 西标士 33
- 西赛罗 (Cicero, 前106—前43) 16
- 达尔文 (Darwin, 1809—1882) 19 47
- 达哥巴 (Dagobert, 达戈伯特一世) 30

列比钵(M. A. Lepidus, 李必达)

16

毕固他拉(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4 47

贞德(Joan of Arc, 1412—1430)

87

同薇(康同薇)

1

同璧(康同璧)

1

刚的巴(刊的步)

81

则德太尔(Charles Martel, 查理·马尔泰尔)

81

华盛顿

4

伊曼奴核第一(V. Emmanuel I)

57 84

伊曼奴核第二(V. Emmanuel II)

43 44

旭墨

104

多米山(Domitianus, 罗马皇帝)

49

多咩威歌那(画家)

81

多美顺(Domitianus, 罗马皇帝)

16

衣摩拉(画家)

30

米拉、米拉波(Mirabeau, 1749—1791)

96 98 103

汤若望

43 54

安利诃

104

安敦帝(Andrianus, 罗马皇帝)

16 33 48 49

约翰王

32

约翰赫斯(德之异教派首领)

33

七 画

麦古士米拉(牛津大学教授)

47

麦克罗(奥古斯丁之臣)

18

麦坚尼(W. Mackinley, 美国总统)

64

麦加锡(佛罗伦萨市市长)

40

玛色尔(埃蒂恩·马塞尔, 法之大商人)

87

- 花诗尼 (画家)
13
- 苏拉 (L. C. Sulla)
38 49
- 苏维亚 (法律家)
15
- 克列第五 (Clemens V, 教皇)
86
- 克利摩 (格里莫尔德, 7—656)
81
- 克林威尔 (Cromwell, 1599—1658)
32 93
- 克罗问 (法国始祖)
81
- 杜马利耶
100 102 103
- 巫里罗 (画家)
26
- 甫几坦比尔
104
- 里息勃斯 (Lesseps, 1805—1894)
8
- 发顿曲 (Clerke, 克拉克)
序 48
- 利维亚 (Livia Drusilla, 奥古斯丁之后)
16 18
- 利玛表
41 43
- 何秋涛
54
- 伯书
98 99 101 102
- 伯利
96 100 101 102
- 佛朗诗亚第一 (Francois I)
89
- 加勒留 (Galerius, 格利里厄斯)
16
- 希特烈 (Childeric, 7—480)
81
- 库洛克 (美国雕塑家)
96
- 沙尔第八 (Charles VIII)
43
- 沙立曼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38 43 82 95
- 沙陀 (画家)
81
- 沙勒 (Charles the Bold)
88
- 君士但丁 (Constantine I, 323—337在位)
16 46 49
- 君士但周 (君士但丁大帝之父, Chorus Constantius)
16 38
- 改拉斯 (Carus, 罗马皇帝)
48

阿拉烈 (日耳曼大将) 43
阿布 (Antoninus-Pius, 罗马皇帝) 47
阿尔培 (Carlo Alberto, 意大利王) 43
阿特拉 43
阿道塞 (日耳曼大将) 43 46
駁丕亚 (Poppaea Sabina, 尼罗之后) 18

八 画

非猎第四 (腓力四世) 66
述之公 53 65
奈端 (Newton, 牛顿) 43
欧德 (Eudes, 857—898) 82
拖来 4
披寅、匹寅 (Pepin III) 81 82 106
拉飞尔 (即拉斐尔) 13 25 26 27 28 29

33 34 39 42
拉飞咽 (Lafayette) 96 97 98 99 100 102 103 106
易伯尔 97 101 102 104
帖阿他力 43
罗文雷 52
罗卡爹利 (画家) 30
罗兰夫妇 99 101 102
罗兰尼士 (画家) 30
罗连赋 (画家) 27
罗伯卑尔 (Robespierre) 66 93 97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7
罗咩利 (画家) 13
罗家梯利 (画家) 26
罗福伦 26
罗瑟 5

罗慕路 (Romulus, 罗慕洛)

4 17 38 48

迫江赋 (画家)

30

卑利滑 (画家)

30

卑路知那 (培鲁基诺)

26

周国贤

9 52

波亚比罗

104

波花路地筛士 (教皇)

12

波马兰助 (画家)

30

弥葡约翰

75

居鲁士

50

迦尔文约翰 (John Calvin)

89

驾拔 (Galba, 罗马皇帝)

49

九 画

革老丢斯 (Claudius, 罗马皇帝)

18 49

茹斯底年

15 43

南怀仁

4 43

枯罗阿尔 (美国雕塑家)

45

查尔斯三世 (拿不勒斯王)

8

查理沙伯 (Charles II)

82

查理第八 (Charles VIII)

88

柏拉图 (Platon, 前427—前347,

又作柏提多)

4 38 85

勃利的尼加 (革老丢斯之子)

18

勃拉斯 (Burrus)

18

勃拉曼德 (D. Pramante)

12

勃德斯 (M. J. Brutus)

16

威廉第一 (William I)

32 83

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32

显理 (Henri I, 亨利一世)

83

显理第三 (Henri III)

90

显理第六 (Henri VI)
43

显理布第四 (Philippe IV)
32

易搆拉 (匈牙利之祖)
43 48

哈的练 (Hadrianus, 罗马皇帝)
15 21 47 49

段敦 (丁度、丹乐)
66 97 99 101 104 106

恺利巴
81

恺撒 (Gaius Julius Caesar, 又作该撒)
4 14 15 31 33
38 48 49 72 80

美利 (Mary Stuart, 苏格兰女王)
12 89

客罗向
81

客罗特美鲁威 (Merowech)
81

客罗特维 (Clovis I)
81 111

屋大维 (Caius Octavius)
16 19 31 33 48 49

贺梅尔 (荷马, Homeros)
4

十 画

都马 (杜马)
104

埃卑尔 (Elbée, 艾贝尔)
97 102 104

桥乍 (画家)
27

格鲁打 (Lothair Chlothar I)
81

格鲁第二 (Lothair II)
81

索拉底、索格底 (即苏格拉底)
4 22 85

哥伦布 (Columbus)
序 48

哥白尼 (N. Copernicus)
47

哥尔底 (S. Corday)
104

哥罗得 (科洛)
104

哥罗德波亚
104

恩德尼、恩多尼 (即 M. Antomus)
16 49

峨特、峨特狄
43

租辽玛路 (画家)
13

俾斯麦 (又作俾士麦)

6 44

倍根 (弗·培根)

93 111

拿破仑

4 16 42 43 54 56 58

59 60 66 71 94 102

拿破仑第三

87 95

高摩达斯 (Commodus, 罗马皇帝)

46 48 49

郭嵩焘

54

阿尔良公 (奥尔良公爵)

101

烟询咽地 (罗马教皇)

12

参亚 (L.A.Thiers)

54 87 94

涅尔华 (Nerva, 罗马皇帝)

48

十一画

基多利威 (画家)

26 27 30

梅纳斯 (Marcellus, 罗马名将)

16

梭伦

32

笛卡儿

93 111

第度 (Titus, 泰特斯, 罗马皇帝)

8 14 15 49 102

康对公 (康克公爵)

100 106

清圣祖

54

清高宗

54

绷标 (又作绷纛, 即 Pompeius)

4 15 38 49

十二画

斐士巴顺 (Vespasianus, 罗马皇帝)

14 48 49

斐利呢 (画家)

33

博鸦 (美国雕塑家)

45

提庇留 (Tiberius, 罗马皇帝)

18 49

黑王子 (Edward the Black Prince)

86

奥古士多 (Augustus, 罗马皇帝)

16 18 38 48 49

奥古里

49

奥苏威的路

49

奥克德维亚 (Octavia)

18

鲁设 (Louis, 即查理八世)

43

腓立 (Philippe II, 1180—1223)

84

腓立第四 (Philippe IV)

86

鲁亚 (法相)

81

鲁达弗拿

84

鲁笃富 (鲁道夫, 929—936)

82

十三画**查理第五 (即查理五世)**

72

裘利亚那辑 (法律家)

15

路布路蔑斯 (1253年通中国)

114

路易第九 (Louis IX, 1215—1270)

84 114

路易十二 (Louis XII)

43

路易十四 (Louis XIV)

34 51 66 68 72 91

路易十五 (Louis XV)

94

路易十六 (Louis XVI)

54 94 100 112

路伯

101

路德 (Marten Luther)

12 43 46 47 84

85 89 93 111

高德西多 (罗马皇帝)

49

塞维拉帝 (Severus, 146—211)

31

福禄特尔

93

十四画**嘉富洱 (Cavair, 1810—1861)**

6 7 35 43 44

歌里高 (尼罗之爱妃)

18

赛拉司 (Seleucos I, 前353—280)

38

赛尼加 (Seneca, 革老丢斯之师)

18

赛奥德西亚 (Theodosius I, 罗马皇帝)

16

十五画

- 聃室** (画家)
30
- 喀非利加那士**
33
- 噶尔诺** (S. Carnot, 法国总统)
15
- 曼志顿** (Magalhães, 麦哲伦)
序 48
- 黎西门** (查理七世之相)
87
- 黎塞留** (Richelieu)
90 92

德林树 (医生)

44

摩诃末 (Muhammad, 穆罕默德)

83 101

额弗黎 (Godefroy, 1058—1100)

84

十六画

邀厘士

4

霍尔孙 (H. Nelson, 1758—1805,

纳尔逊)

4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译名简释

三 画

三族会议

Estates-general, 三级会议。

干地亚岛、结烈地

Crete, 克里特岛

及伦的党

吉伦特派

丫多罗

罗马古戏院名

小吕宋

菲律宾

马基顿

Macedonia, 马其顿

四 画

不列太尼

Brittany, 布列塔尼

日

日耳曼之略称

文岛

vancouver I. 温哥华岛

牛岭、牛斯比山

比里牛斯山

毛鲁塌岛

Malta, 马耳他

丹牛波河

Duna R, 多瑙河

丹将敦岛

Pulau Tekong, 得江岛

丹墨

Deonark, 丹麦

巴尔马

Parma, 帕尔马

巴连的诗

Brindisi, 布林的西

五 画**可磨**

Como, 科摩

布丹

Bhutan, 不丹

卡来蓼

克里木(克里米亚)

卢华故宫

Louvre, 卢浮宫

甲卢万朝

Carolingians, 加洛林王朝

白艮

Burgundy, 勃艮第

白根半岛

Peloponnesos, 伯罗奔尼撒半岛

皮摺市

pisa, 比萨

圣厄理那岛、圣嘎利拿

圣海伦那岛

圣巴沙罗米由虐杀日

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加拉吉打

加尔各答

加勒斯

加来

加斯哥纳

Gascogne, 加斯科尼

发兰德

Flandre

六 画**邦津**

Pompeii, 庞贝

吉冷

Kelantan, 吉兰丹

吉德

Kedah, 吉打

亚几坦

Aquitaine, 阿基坦公国

亚尔美尼亚

Armenia, 亚美尼亚

亚尔频山

Alps Mts

亚耳居海、亚居

Aegean, 爱琴海

亚西里亚

Asia, 亚细亚(古罗马)

亚毗延士派

Albigensian heresy, 今译作阿尔比异端

亚得亚海 (亚德亚狄海)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芝加高

芝加哥

西顿

Sidon, 塞达

西布拉斯岛

Cyprus, 塞浦路斯

西西里岛

Sicilia

西里西

西里西亚

达麦狄亚

Damascus, 大马士革

迈当

metre, 公尺

先河

selne, 赛纳河

伦巴 (伦罢国)

Lombardia, 伦巴底

华武

瓦特(功率单位)

伊大利

Italian, 意大利亚(古罗马)

后加颌底朝

瓦罗亚朝(包括瓦罗亚、奥勒安朝)

多士加纳

Toscana, 托斯卡纳

米罗维朝

Merovingians, 墨洛温王朝

安如

Anjou, 昂儒

启罗

Cairo, 开罗

纪功坊

凯旋门

七 画

苏

苏格兰

苏来斯

Thracia, 色雷斯

苏禄

Sulu Arch

巫来由

马来亚

拉任德郡

Vendée, 旺代省

利扒尔拿

Liparil, 利巴黎

佛兰克人

Franks, 法兰克人

佛罗练士

Florence, 佛罗伦萨

佛郎

franc, 法郎

狄西亚

Dasia, 达西亚

汽车

火车

汽道

铁路

启罗迈当

Kilometre, 公里

君士坦丁

伊斯坦布尔

爱尔兰

Ireland, 爱尔兰

阿尔卑山

Alpis M, 阿尔卑斯山

阿连

Orleans, 奥尔良

阿非利加

Africa, 古罗马地名

阿剌伯

阿拉伯

纳帕南西斯

Narbonensis, 纳尔榜南西斯

纽柯连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八 画**表德卑士**

Budapest, 布达佩斯

杯伦园、杯的巴伦公园

布伦花园

奈波里

Naples, 那不勒斯

奔诺尼亚

Pelusium, 佩卢西翁

依利根

Illyricum, 伊利里库姆

彼得庙

圣彼得教堂

底布亚国

Dacia, 达西亚

诗令

Shilling, 先令

扶柯

(天主)教堂

九 画**威除利**

Versailles, 凡尔赛

挪曼、挪德列郡

Normandy, 诺曼底

星架坡

新加坡

哈乔拉念

Herculaneum, 赫库莱尼恩

须弥山

喜马拉雅山

美兰

Milano, 米兰

突厥

土耳其

柔佛

Johore

十 画

泰格里河

Tigris R, 底格里斯河

泰摆河

Tiber R, 台伯河

班

西班牙之略称

恶士佛

Oxford, 牛津

哥也纳

Guienne, 吉延

哥尔得尔党

哥德利埃俱乐部

哥尔德尔社

人民及公民之友社

哥林多

Corinth, 科林斯

哲孟雄

锡金

喇利

Lira, 里拉

峨特

Goths, 哥特人

钵除

Port Said, 塞得港

益格

aere, 英亩

诺曼

Normans.

十一画

域多利

Victoria, 维多利亚

萨拉斯

Pharsalus, 法尔萨勒斯

萨谛尼

Saturnia, 萨图尼亚

掘地马拉

危地马拉

赊华

Sevres

十二画

斐兰党

Feuillant, 福杨派

斐尼士、斐呢士、哑呢士

Venece, 威尼斯

斐苏威(又作斐苏斐士)火山

Vesuvio, 维苏维火山

塔士加里

Toscana, 托斯卡拉

雅各伯社

雅各宾党

锁

苏(法国货币单位)

奥斯鹿林州

亚尔萨斯——洛林

普

普鲁士之略称

湾纳

Wien, 维也纳

腓尼士

Venice, 威尼斯

腓尼西亚

Phrygia, 弗里基亚

十三画**蒲雷**

bushel, 蒲式耳

微除喇

Versailles, 凡尔赛

廓尔喀

尼泊尔

满的加罗、蒙的卡罗

Monte Carlo, 蒙特卡洛

满梯也地利

Montmartre

十四画**遮乐亚市**

Genoa, 热那亚

奥尔良

Orléans, 奥尔良

十五画**撒哈拉**

Sahara, 撒哈拉

摩丹拿

Modena, 摩德纳

澳

奥地利之略称

十六画以上**默尔**

maire du palais, 宫相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 梁启超 •

光緒廿五年十一月	十八日舟发横滨
光緒廿五年十一月	廿九日抵檀香山
光緒廿六年閏八月	十四日离槟榔屿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	初三日始游澳洲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	离澳洲而返日本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	十三日横滨启程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	初六日抵暹罗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	十六日抵达纽约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	十六日至华盛顿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	五日离美洲返日

- 《新大陆游记》据新民丛报社（日本横滨）印本，删去原有附录。《汗漫录》据《饮冰室文集类编》。《梁卓如先生澳洲游记》据澳洲《东华新报》（1900—1901），每节标题为校点者所加
- 钟叔河校点

钟叔河

启蒙思想家梁启超

作为戊戌时期主张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的鼓动家，梁启超实在是太有名了。郭沫若自传中有一段写到他说：

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

梁启超能够取得这样的历史地位，主要是由于他经过康有为的介绍，以“新兴气锐”的姿态，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他用来批判旧思想、旧风习的武器，完全是从西方近世文化思想的武库中搬过来的。这确实是他的

一大功绩。但是，梁启超向西方学习真理很多，在中国寻求真理不成；武器拿到了手中，靶子却未能对准。他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封建专制的巨大优越性，却又害怕革命的暴烈行动，顾虑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他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充满着矛盾的人。

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梁启超的经验是重要的，梁启超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本文试图加以讨论的是：梁启超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背景和条件，他从戊戌至癸卯流亡国外时期的一些主要活动和言论，以及这些活动和言论的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

决然舍去旧学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生而颖异，四岁时即从祖父和母氏学读四书和诗经；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考取秀才；十七岁中举；随后又到广州学海堂肄业，专攻训诂词章。这时候的梁启超，“不知天地间，于括帖、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然而，正当他在“少年科第”路上“春风得意马蹄疾”时，外部世界的信息却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1890年，梁启超会试下第归粤，道经上海，偶然在书坊见到一部《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这个聪明而敏感

的十七岁少年从此知道了：在十三经、廿二史所说的“四夷八荒”之外，还有一个如此广大的、多样化的世界；知道了在世界上还有这样多的“西书”，还有所谓“西学”。他的思想立刻为之一变，决心要探求自己过去所不晓得的新知识和新道理。

启超回到广州，学海堂的同学陈千秋（通甫）告诉他，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来，“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两人立即修弟子礼，往谒有为。

关于“康梁”的初次见面，梁启超《三十自述》中有一段十分生动的叙述：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

其实，当陈、梁二人联袂往谒时，康有为自己懂得的“西学”并不多，不外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各种，“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但康氏“以其天稟学识，别会有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

开一境界”，而能使得梁启超、陈千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见梁氏《南海康先生传》及《清代学术概论》）。

把康有为对青年的吸引力全部归之于他的“天禀”，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解释。但即使康有为所接触的西学“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而这些书所介绍的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却确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足以在学问范围和思想领域中“别开一境界”。

1891—1893，梁启超“学于草堂者凡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深入接触并且实际参加了康有为著书立说的活动。这既是一种学术活动，也是一种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的宣传活动。康氏著《新学伪经考》，他协助校勘；康氏著《孔子改制考》，他担任分纂；康氏开始写《大同书》，秘不以示人，唯有他和陈千秋得读，“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在这三年中，梁启超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关心天下、关心世界的人才，成了一员宣传社会政治改革的健将。

1894年即有名的甲午年，梁启超作《戊戌政变记》，一开头就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是年，梁氏在京师，战事起，愤愤对局，时有吐露，“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决心从“译书”中寻找救国的道路。1895年和议成，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接着在京师组织“强学会”，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机关。启超奔走宣传，并担任学会书记。

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为齐备。他“居会所数月，……得以餘日尽浏览之，尔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矣。

“强学会”开办不久，即被清政府封禁。在欧美日本看到报纸在维新开化事业中的巨大作用的黄遵宪，准备在上海开设报馆，把“强学会”的事业继续下去，请梁启超去专任撰述。启超有“训诂词章之学”的根柢，有从“万木草堂”学到的“史学、西学之梗概”，又有一支“笔锋常带情感”的笔杆子；于是，从丙申（1896）七月开始，一篇接着一篇新兴气锐、精彩有力的宣传变法维新的文章，就连续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出来了。这些文章，确实起到了郭沫若所说如“狂风扫败叶”的巨大作用，梁启超的名声也就很快地传遍了全中国。

丁酉（1897）十月，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维新派人士陈宝箴和江标，聘梁启超前往主讲“时务学堂”，唐才常为助教。是时，黄遵宪、谭嗣同也在湖南，“湘中同志称极盛”。梁氏欣然前往，每日主讲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这些批语，“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胥举失政”；“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拊击无完肤”。“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叶德辉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进行驳议。一时湖南辩论风气空前高涨，实际上成了戊戌前夜全国思想文化斗争的一个中心。

康有为上皇帝的万言书，在戊戌（1898）年春天得到了光绪的重视，中国的“百日维新”开始了。梁启超到北

京，“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他破格得到皇帝召见。五月十五日，上命赏给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六月二十九日，所拟译书章程十条，得旨允行，并命拨给开办及常年经费。七月初十日，请设立编译学堂，给予学生“出身”，并书籍报纸免税，得旨允行。此时的北京城，似乎弥漫着同三十年前日本江户城差不多的空气，中国的“明治维新”似乎就要开始了。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摺请皇帝亲自游历日本及各国。千百年来的“祖宗成法”，似乎会要彻底改变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似乎推行得很顺利，维新派人士都似乎在入参机要各据要津时，梁启超却担负了“办大学堂译书局”这个看起来比较闲冷的工作。他是认真地把介绍西学看成救时救国的要务的。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有为事先得到皇帝的密诏，梁启超和康广仁等跪着请他离开，遂于初五日晓离京，卒得英国保护逃往香港。谭嗣同对启超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于是启超避入日本使馆，嗣同则“横刀向天笑”，为中国的改革而献出了一腔热血。

戊戌九月，梁启超到了日本，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活。这个极力主张译读西书、效行西法的人，从此有了直接接触和研究西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机会。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担负着“程婴、西乡”的使命，仍然积极协助康有为进行反对慈禧复辟、保卫光绪皇位的宣传工作。

后来他旅行北美、澳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西学和变法

从丙申到戊戌三年（实际上是两年）中，梁启超宣传维新、宣传变法的本钱，主要是经康有为介绍入门后他自己广泛涉猎的“西学译书”。

丙申年开始发表的长篇政论《变法通议》的第一章《论不变法之害》，一开头就运用了他在“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以来所扩充的世界知识：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休，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之矣。……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彼犹大

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梁启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跟过去王韬、李圭、郭嵩焘、曾纪泽诸人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他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观，肯定了“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这个前提，认为“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完全在于能否自觉地适应“变”的规律。“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第二，他已经不只是在日记里自言自语，和朋友们互相讨论；也不限于向朝廷陈述意见，对国事贡献方针，而是向整个知识阶级大声疾呼，让大家都来看清“大地万国”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得出中国必须变法才能自强的结论。

第一点是康有为首先做到的，在这一点上，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第二点却是由梁启超最早开始做的，他是中国近代启蒙时期最大的宣传鼓动家，也是把世界（历史、地理、文化、思想）知识普及到一般知识分子中去的卓著成效的启蒙教育家。

《变法通议》第二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中国自同治以来，“讲求洋务三十餘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根本原因在于“变法不知本原”。接着举出一件事实以说明问题：

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

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梁启超指出的“本原”，同郭嵩焘二十年前所谓“大本大原”是一个意思，亦即明谓西人政教当为学习仿效之根本，而不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搬运坚船利炮、制造技术上面。本章之结论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也就是要改革政治制度。文中引证了许多事实和外论，据梁氏原注，分别“见去年七八月间上海、香港各报所译西文报中”、“见七月上海某日报”、“见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所著《西铎》，以乙未年刻于京师”、“见去年《万国公报》”、“见《时务报》第八册”，都是当时介绍西学的新书新报，可见其浏览之广泛。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提出了三条变法的总纲：“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学堂；二曰（变）科举；三曰师范；四曰专门；五曰幼学；六曰女学；七曰藏书；八曰纂书；九曰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报馆；十三曰学会；十四曰教会；十五曰游历；十六曰义塾；十七曰训废疾；十八曰训罪人。”并且提出：“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这是一个大规模地全面地改革“政教”的纲领，其中心内容则是要引进西学，学习西方。《论

译书》一章，论述至为精详，曰：

西人致强之道，条理万端，迭相牵引，互为本原；历时千百年以讲求之，聚众千百辈以讨论之，著书千百种以发挥之。……苟非通西文、肄西籍者，虽欲知之，其孰从而知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也，必……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

这就是说，需要让读通了中国书的成熟的人才兼通西学，因而必须在“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之外，再“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本章开列现时“当译之本”，包括所谓“章程之书”、“学堂定课之书”、“律意之书”、各类史书、各国年鉴、“农书”、“矿书”、“工艺书”、“商务书”、“希腊罗马名理诸书”等等。事实上，当时已译之上列各类书籍，梁启超几乎无一不曾涉猎。

丙申年间，梁氏曾著《西学提要》，缺医学、兵政两门未成；“而门人陈高第、梁作霖、家弟启勋，以书问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乃为《西学书目表》，将二十餘年来中国所译西书的书目，除去谈基督教义的以外，汇为三卷，附中国人言西学之书一卷、杂记一卷。其序例云：

……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

至今二十餘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昔纪文达之撰《提要》，谓《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为依仿中国邹衍之说，夸饰变幻，不可究诘。阮文达之作《畴人传》，谓第谷天学，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畔道，不可为训。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言之。若两公，固近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括帖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

丁酉春间，梁启超在上海主《时务报》笔政时，即计划联合同志，创办“大同译书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决定“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中国人所著或编辑之书，有与政教艺学相关、切实有用者，皆随时印布”。

是年冬，梁启超到湖南后，翌年发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又提出“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建议全省书院改课时务，“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授以内

外公法各书，使明公理之足贵”；同时，还建议在全省绅士、官员中提倡西学，“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在所必读；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如果说，译书是为了介绍西学，这些措施则是为了推广西学，二者正是相辅相成，梁启超视为当务之急的。

因此，在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被光绪皇帝破格起用，他别的官都不当，专拣起“办理大学堂译书局”这件事来干，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惜乎维新的幼芽不幸被守旧的石板压杀，梁启超的“译书局”计划就这样幻灭了；当然，同时幻灭了，还有清朝复兴的希望。

日本之学

1898年秋，梁启超逃脱守旧派的屠刀，“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流亡到了日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国事东渡，居于亚洲创立行宪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国之始”。

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出国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出了国也还要继续进行政治活动。初到日本一年多时间内，“师友弟子眷属来相见者，前后共五十六人”，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同志；横滨侨商“同志相亲爱者亦数十人，其少年子弟未及门者以十数”。戊戌十月，他取得侨商资助，创办《清议报》，作为宣传机关。己亥七月，复与同人共设高等

“大同学校”于东京，吸收国内留学生，培养预备干部。梁启超自己也抓紧学习日文，努力通过日文继续接受西学。己亥年（1899）他作《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云：

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夫兵学艺学等专门之学，非舍弃百学而习之不能名家；即学成矣，而于国民之全部无甚大益；故习之者希，而风气难开焉。使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尽人而能读之，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其所成就，岂可量哉！……学英文者，经五六年而始成。……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如久履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果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且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

辨英文，以读欧洲之书，不亦可乎？

这一段话，把他自己藉学日文以通西学的目的和手段都介绍得很清楚了。同年冬作《汗漫录》，又自述云：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

在这里，梁启超承认自己到日本以后，思想上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进一步西化——资产阶级化。由于这个变化，梁启超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了解大大加深了，进一步接受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向西方学习的意义上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大的进步。但是，他在接受西方观念的同时，也无批判、无分析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对中国人、对中国革命，以及一般对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错误看法，这就不能不使他开始走上背离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

这一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商会议》、《论商业会议所之益》等论文，提倡在华侨社会中“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欲使戊戌年功败垂成的政治理想行之于海外。文中引“西方天演家之言曰：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又云：

我华民所至各国，动见驱逐，不以平等之人类相待。虽各国私意苛政，深可愤恨，然亦我民有以自取焉。彼其言曰：“支那人贪鄙龌龊，风俗败坏，倘来者

日多，则其恶俗将如传染之病，遍于国中，悉成秽土。”彼之厄我，盖有词矣！

而在代神户侨商致日本公众的一封信件中，更公然承认：

一曰：支那下等社会之人，多未经教育，若行杂居，恐害于日本之风俗及卫生也。……以上所据，虽非无一理，然大抵有此诸弊者，惟劳动工人为然耳。若商业之人，其实情与此相反，……即使间有恶习，然以日本法律之严明，警察之整肃，以法治之，何难之有？

这里流露的鄙视“劳动工人”的思想，当然和梁启超“少年科第”的出身有关，但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西方“商业之人”的观点的结果。

1899—1902（己亥、庚子、辛丑、壬寅）四年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继续介绍西学，宣传康有为派的政见。在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和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时，他的文锋仍然是那样的锐利。但是，他的文章的积极意义，已经逐渐由鼓动国内的政治改革，转移到宣传西方的学术文化这方面来了。吾人固不能因梁氏政治态度之渐趋保守，而否定其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巨大功绩；亦不能因为他在文化思想史上的贡献，而讳言其政治上的“退坡”。梁氏所作《康南海先生传》后，曾略缀数语，谓：

英国名相克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盖恶画师之谗已，而告以勿失吾真相也，世传为美谈。吾为康南海传，无他长，惟自信不至为克林威尔所呵。

吾人之于梁氏，亦宜尔也。

梁启超在这四年中所发表的重要论文，差不多都从标题即可看出强烈的倾向性，即是主张将西方的学说移植于东方，藉世界的潮流以推动中国。诸如：

-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
-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以上1899年)
- 《立宪法议》
- 《立法权论》
- 《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以上1900年)
- 《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
- 《霍布士(Hobbes)学案》
- 《斯片挪莎(Spinosa)学案》
- 《卢梭(Rousseau)学案》(以上1901年)
- 《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
-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事略》
- 《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
-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
- 《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未完)
- 《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
-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 《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 《格致学沿革志略》
- 《政治学学理摭言》
- 《地理与文明之关系》
-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 《斯巴达小志》
- 《雅典小志》
- 《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
-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 《世界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 《新民说》（以上1902年）

这些文章，纵论世界时局和潮流，评述西方史事和人物，有的仍然针对中国现状，有所为而发；更多的却是以“开民智”为目的，意不在直接进行鼓动，而是通过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政治理论、历史哲学和价值观念，以“陶冶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因为他讲的道理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郑振铎语），而又“笔锋常带感情”，“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周启明语），这些文章，在当时确实拥有最众多的读者和最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及其他学问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完全要归功于读日本书。在《乐利主义者泰斗边沁之学说》文后，梁氏列举之参

考书目，除边氏原著外，还有陆奥宗光译《利学正宗》、中江笃介译《理学沿革史》、纲岛荣一郎著《西洋伦理学史》、《主乐派之伦理说》、山边知春译《伦理学说批判》、竹内楠三著《伦理学》、田中泰磨译《西洋哲学者略传》、杉山藤次郎著《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小野梓著《国宪泛论》、冈村司著《法学通论》、有贺长雄著《政体论》，共十一种，全都是日本人的著译。

当时日本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英人颉德(Ben Jaman Ridd)之《泰西文明原理》一书，于1902年4月出版；当年冬天，梁启超就根据日文译文，撰写并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未完）。他还撰述了《东籍月旦》长文，系统介绍日本关于西学的译著，仅在已发表的“伦理学”和“历史”（未完）二章中，即介绍了书籍七十二种。其叙论云：

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直至通商数十年后之今日，此事尚不得不有待于读东籍之人，是中国之不幸也；然犹有东籍以为之前驱，使今之治东学者得以幹前此治西学者之盛，是又不幸中之幸也。

我们也可以说，梁启超“割慈忍泪出国门”，是中国之不幸也；而他“掉头不顾吾其东”，使“日本之学尽为我有”，促进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青年思想上的启蒙，是又不幸中之幸也。

从真理再向前半步

在梁启超之前到西方去的人当中，容闳留学最久而未志于学，王韬助译汉籍而未译西书，只有郭嵩焘曾经接触比耕(培根)、戴嘎尔(笛卡儿)及希腊先贤的学说，但也只是个人有所认识，没有进行传布；能够“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的，的确非梁启超和梁氏一再提到的严复莫属了。严复留学时亦写有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曾予摘录，可惜至今尚未发现。

梁启超所最推崇也最着力介绍的西方思想家，是他所称的“十贤”——哥白尼、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丹斯密、伯伦知理(Bluntschili, 1808—1881)、达尔文。其述培根实验派之学说有云：

培根以为人欲求学，只能就造化自然之迹而按验之，不能凭空自有所创造；若恃其智慧以臆度事理，则智慧即为迷谬之根源。譬如戴青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青；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一切物果青乎哉？果黄乎哉？常人妄思，以为五官所感触之外物，一与其物之原形相吻合；不知其相吻合者，吾之精神耳，非物之本质也。此种妄想，为人性所本有；百般误谬，由此生焉。

其述笛卡儿怀疑派之学说有云：

笛卡儿以前，宗教之焰极张；……古学复兴以来，

学者视希腊先贤言论如金科玉律，莫敢出其范围，此皆束缚思想自由之原因也。笛卡儿起，谓凡学当以怀疑为首，以一扫前者之旧论，然后别出其所见；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实为数千年学界当头棒喝，而放一大光明以待来哲者也。……

然则所恃以破疑之术奈何？曰：凡遇物皆疑之。而其中必有不容疑之一物存，曰“我”是也。当其怀疑也，而心口相商曰：“我疑之。”疑之者谁？我也。知我之疑者谁？亦我也。疑也者，思想之一端也。我自知我之思想，而当我思想之之时，即我自知我思想之时。我与思想为一体：此天下之最可信凭而为万理鹄者也。

笛卡儿乃立一案曰：“我能思故，是故有我。”以是为一切真理之基础。此事存于我精神中，与外物毫无所预。……

其述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之政体论，则有云：

凡专制之国，必禁遏一切新奇议论，使国民隤然不动，如木偶然。其政府守一二陈腐之义，有倡他义者，则言为畔道、为逆谋。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时之安为极则也。以故，务驯扰其民若禽兽然，时时鞭撻之，使习一二技艺，以效已用。民既冥顽如禽兽矣，则其中有一极狞恶而善威吓者，则足以统御之。不宁惟是，乃至不必以人为君，而治之有餘……

孟氏谓立法、行法二权，若同归于一人，或同归

于一部，则国人心不能保其自由权。……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权者，而欲夺国人之财产，乃先赖立法之权豫定法律，命各人财产皆可归之政府，再藉其行法之权以夺之。则为国人者，虽起而与之争论，而力不能敌，亦无可奈何。故国人当选举官吏之际，而以立法、行法二权归于一部，是犹自缚其手足而举其身以纳之政府也。又谓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法权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亦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盖司法权与立法权合，则国人之性命及自由权必致危殆，盖司法官吏得自定法律故也。……

这些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介绍到开始变革的封建社会里来，应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梁启超也介绍了一些宣扬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东西。如《霍布士学案》有云：

霍布士曰：人人本相仇视者也。各人皆求充己之愿欲，而他人之患，曾无所撓于其心。人人如是，欲其毋相斗焉，不可得也。故邦国未建、制度未设之前，人相吞噬如虎狼。然吞噬不已，胜捷必归于强者。强者之胜，乃自然之势，合于义理，而无容异议者也。由此论之，则谓强权为天下诸种权之基本可也。……众互相争，以强凌弱，是自然之势，即天定之法律也。

梁氏评称：“霍氏之哲学理论极密，前后呼应，几有滴水不漏之观。其功利主义，开辨端、斯宾塞等之先河；其民约新说，为洛克、卢梭之嚆矢。虽其持论有偏激，其方

法有流弊，然不得不谓有功于政治学也。”虽不是毫无保留，赞许之情却跃然纸上。

在梁启超著书为文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于欧洲。梁氏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中，也介绍过“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云“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麦喀士者，马克思也。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要说霍布士的功利主义，就是培根、笛卡儿、“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统统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不应该全部照抄、机械搬运的。但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到东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还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这些自由资产阶级的观念，用来反对封建专制、迷信落后和闭塞保守，还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梁启超自己也看到了这个“时间差”，他在《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中写道：

西人有言：“十八世纪者，十九世纪之母也。”（原注：专指欧洲言）故吾愿今日自命维新党者，勿遽求为欧洲十九世纪之人物，而先求为欧洲十八世纪之人物，吾亚其将有瘳。

他是这样想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拿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来，就未免显得陈旧和无力了。这在康梁1898年以后的实际政治活动和政治言论中，看得尤其清楚。

试以梁启超壬寅（1902）年发表的长篇政论《新民说》

为例来略加剖析。本文之主旨在说明：“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在“新民”，而“新民”的涵义则在提高“民德、民智、民力”；必须先使中国人民取得“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然后才能使中国自立于今日之世界。在本文《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一节中，梁氏写道：

凡地球民族之大别五，闻其最有势力与今世者谁乎？白色种人是也。……

白人之优于他种人者，何也？他种人好静，白种人好动；他种人狃于和平，白种人不辞竞争；他种人保守，白种人进取。以故，他种人只能发生文明，白种人则能传播文明。……其勇猛果敢、活泼宏伟之气，比诸印度人何如？比诸中国人何如？……白种人所以雄飞于全球者，非天幸也，其民族之优胜使然也。

这完全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白人优越论。文中以白人优越论的观点，“举吾国民所当自新之大纲小目，条分缕析，于次节详论之”。这些纲目，按照梁启超的次序和说法是：

一、中国人缺乏公德心。“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

二、中国人无国家思想。“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

三、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一部十七史之列传，无有如哥仑布、马丁路德、克林威尔之人，“藉有一二，则

将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

四、中国人无权利思想。“有权利而不识有之之为尊荣，失权利而不知失之之为痛苦”。

五、中国人缺乏“不自由毋宁死”之精神，习为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遇之奴隶、情欲之奴隶。

六、中国人缺乏自治之能力。

七、中国人保守性质太强。其原因一曰大一统而竞争绝；二曰环蛮族而交通难；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四曰专制久而民性漓；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

八、中国人无自尊心。“我中国人格所以日趋于卑贱，其病源皆坐于是。”

九、中国人不能群。其原因：一曰公共观念之缺乏；二曰对外之界说不分明；三曰无规则；四曰忌嫉。

十、中国分利之人多，生利之人少。

十一、中国人无毅力。“义和团之起也，吾党虽怜其愚，犹惊其勇。……而何以联军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顺民旗，不复有一义和团；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复有一义和团也？”

十二、中国人无义务思想。

十三、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

就这样，梁启超开列了中国人民的一大堆缺点。他用西方的真理标准和价值观念，来衡量中国的“民德、民智、民力”，结论是中国人根本不行。虽然他的本意在唤起国人自觉，怀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情；但是他把专制统

治在人民身上造成的恶果，说成是人民群众不争气，甚至把这些说成是专制统治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这就把是非弄颠倒，使自己的立场滑到历史唯心主义方面去了。在本文《论合群》一节结束时，梁启超万分感慨地说：

吾闻彼顽固者流，既聒有辞矣，曰：“今日之中国，必不可以言共和，必不可以言议院，必不可以言自治。以是异之，徒使混杂纷扰、倾轧残杀，以犹太我中华，不如仍因数千年专制之治，长此束缚焉，驰骤焉，犹可以免滔天之祸。”吾恶其言，虽然，吾且悲其言，吾且惭其言。呜呼！吾党其犹不自省不自戒乎？

于是，梁启超又“脑质为之改易”了。他仍然主张改革，主张变法；然而他所设想的改变，已经不是依靠四万万人民起来打碎封建专制枷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由少数象他这样的“先知先觉”，自上而下地来改造和教育四万万人成为“新民”。这当然是一个根本的错误，但这却是康有为、梁启超壬寅、癸卯以后组织保皇会的指导思想。

从真理再向前跨半步，就会变为谬误。梁启超在学习西方、改造中国问题上的表现，最生动、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夏威夷和澳洲之行

《新大陆游记》是梁启超1903年到北美旅行的游记。他

于癸卯正月廿三日自日本横滨首途，二月初六日抵加拿大温哥华，四月十六日由加拿大满地可（蒙特利尔）到美国纽约，以后历游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必珠卜（匹兹堡）、先丝亨打（辛辛那提）、纽柯连（新奥尔良）、圣路易、芝加哥、舍路（西雅图）、钵仑（波特兰）、旧金山、罗省技利（洛杉矶），九月初十日复由钵仑至温哥华，十二日离加，廿三日回到横滨。

梁启超的这次旅行，完全是一次政治旅行，其任务为促进北美“中国维新会”（即保皇会）的建设。

四年之前，也就是1899年的冬天，梁启超即拟前往美国，结果因清政府阻挠，走到夏威夷就停止了。关于这次事件，《饮冰室文集类编》杂文卷《复金山中华会馆书（庚子）》的按语讲得很清楚：

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属金山大埠华人致电敦请往美，遂于十一月由日本首途。道经檀香山，拟小住一月，即便前往。总署闻之，惊惶失措，遂移檄驻美使臣伍廷芳，令其阻止登岸，……

那一次梁启超于己亥十一月十八日即西历1899.12.20从日本出发，“航太平洋，将适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他因“昔贤旅行，皆有日记，因效其体，每日所见所闻所行所感，夕则记之，名曰《汗漫录》，又名曰《半九十录》，以之自证，且贻同志云”。因为他美国没有去成，《汗漫录》也只写到抵夏威夷檀香山后十天就中止了，现存约九千字，篇幅虽少，但作为《新大陆游记》的前奏，却是

值得重视的。其记抵檀香山后情形云：

……舟将及岸，忽闻岛中新有黑死疫病。经过旅客，不许登岸。而埠中华人，不许越雷池一步。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无知者。一人独行，言语不通，甚苦之。于是投亚灵顿客寓中暂居。是日（1899，12，31），即往见日本领事斋藤君……

西历一千九百年正月一日，寓阿灵顿旅馆。岛中同志来访者十余人，相见咸惊喜出意外。……

二日，复往见日本领事斋藤氏，相偕往晤本岛外务大臣葛士蔑氏。吾邦领事某，闻余之来，惊惧失措，移文外务请放逐；即不尔，亦请监察，不许有举动。外务辞以无名。盖檀岛近已归美属，一切从美例，凡足迹踏本岛之地者，即应享有本岛人一切之自由权，非他人之可侵压也。……

四日，数月以来，埠中乡人纷纷咸集，询问国事，日不暇给。

中国人旅居此岛者，凡二万人之间，而热心国事、好谈时局者，殆十而七八……

七日，檀岛政府以防疫故……禁止集会，虽礼拜堂、戏院，亦一概停止。故余到此，经一来复之久，不能得演说之地，殊为怅然。是日同志十余人，集于保皇会总理黄君之宅，共议论国事。……

正如《汗漫录》所记，夏威夷的华人是“热心国事，好谈时局”的。还在1894年，即梁启超来此之前五年，孙中

山就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那时还不甚知名，梁启超很可能还没把他看在眼里。但事实证明，革命比改良有更强的生命力。十七年以后的事情，就不是梁启超所能逆料的了。

梁启超在夏威夷淹留了半年，看样子他在那里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庚子（1900）六月，他得到自立军起事的消息，动身经日本返上海，“遽闻汉口之变，志不遂，遂折而南，由香港而星加坡而檳榔屿而印度，绕澳大利亚一周，辛丑（1901）四月经菲律宾复至日本”（《新大陆游记》）。

梁启超到新加坡，是为了会晤避居当地的康有为。澳洲之行，便是他二人会商的结果。当时澳洲雪梨（悉尼）侨商已建立保皇会组织，有会员二百五十人，并且创办了机关报——《东华日报》。雪梨保皇会想请康梁旅行澳洲，以壮声势；康梁也想在澳洲扩大组织，筹集款项。大约其时适无新加坡到澳洲的轮船，梁氏遂由新加坡经檳榔屿到锡兰岛（时属印度）科仑坡启程赴澳，开始了他所谓“绕澳大利亚一周”的旅行。

此次澳洲之行，梁氏本人只留下了一些诗作，并无纪游文字。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项下，也只引用了《新大陆游记》的一句话，说：“先生这次游澳的详细情形，很少材料可以参考。”

但是，在悉尼密普尔图书馆保存的1900、1901年的《东华日报》上，却有不少有关梁氏游澳的纪录。台湾《传记文

学》杂志第三十八卷第一、第四两期，刊有刘渭平氏《梁启超的澳洲之行》长文，转载了《东华日报》上的许多文字，极可宝贵。

《东华日报》上的第一篇报道，题为《梁孝廉卓如先生澳洲游记》，署名“随行书记罗昌”载笔，《传记文学》所载系全文，约三千餘言，兹节录如下：

西十月七日（按时为1900年），先生自槟榔屿首途游澳洲。……廿五日乃抵西澳洲之非厘文度埠（Freemantle）……舟未抵岸，已有西报馆访事登舟问讯。须臾泊定，乡人咸集，握手欢极……

廿六日，先生乘汽车往巴扶（Perth）埠，遍拜乡人。廿七日晚在长老会会堂演说，集听者数百人，建议开西澳保皇会……同人咸激爱国之心，知皇上因救民而蒙难，莫不淬厉奋发，思拯国危。书名入会者，踊跃争先……

十一月一日，在遮炉顿（Geraldton）长老会会堂演说。该处华人不过三十餘，是夕咸集倾听。演说后，邝君（按名亮）首倡开保皇会，在座之人无一不入会者……

十日，舟抵黑列（Adelaide）……华人叶君寿华等偕西人议院首领、议绅数辈到船奉迎……

* 罗昌为康有为之婿，留美学生。梁氏不善英语，故偕罗昌同行，赖以传译。

十四日上午十点钟，先生到域多利省之美利畔（墨尔本）埠，阖埠名望绅商五十余人迎于车站。……（十五日）在戒酒会馆演说，张卓雄牧师为主席，听者千二三百人。十六日，雪梨埠保皇会总理刘君汝兴、欧阳君万庆来迎先生于美利畔……（十七日）新宁、开平二邑请宴，宴毕遂公举保皇会总理、值理各员……（二十日）先生之宗亲梁忠孝堂合族父老请宴……二十一日，四邑会馆请宴，其晚各值理开捐保皇会会份，一席之间立捐七百餘镑。

十三日，先生游孖辣（Ballarat）埠……（廿四日）先生出游矿务学堂……次往织絨局……晚间复在西人礼拜堂演说……欧阳君、刘君次第皆演焉。

此外，1900，12，1的《东华新报》，还报道了梁氏在墨尔本市政厅的演说，主要说明保皇会主张改革中国政治之两大原则，一为“设立议院、仿同英国律例”，二为“洞开中国门户，与天下万国通商”。梁氏在演说时，并分发一小册，内列六款：

第一款为设立皇家书信馆，广开新闻纸馆；第二款为各人自有独立之权；第三款为免除厘金；第四款为设巡捕署，筑铁车路，开五金各矿，考究农业；第五款为审案规制务要更改；第六款为设立议院，选各国〔？〕有才能者充当官职。

这就是康有为派的政治纲领，即全面推行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将中国的门户对西方彻底开放。应该指出，当时孙中

山的革命宣传和组织，还没有及于澳洲，故梁氏在这里似乎得到了比在夏威夷为多的收获。

罗昌所记梁氏游踪止于墨尔本。此后，1901年一月下旬的《东华日报》，又陆续刊出了署名“庞冠山载笔”的《梁启超先生坑上*游记》，全文约三千六百字，其中载有梁氏1900，11，25到坚连尼士（Glen Innes）时向全埠华侨二十人所作演讲，词云：

今日小弟出游外国，乃承皇上密诏出外求救。……中国自甲午败于日本，赔巨款，割台湾。皇上处忧积虑，知非变法维新，无以自强。……太后复出垂帘听政，幽皇上于瀛台，诛逐忠良。我中国居地球大地，虽英、俄莫与京也。……今因守旧，凡有百姓谋食外洋，莫不被人窘辱。……我同胞每恨官府不善，王家不善，其实历来为王家、官府所压制。皇上变法，首及民权；盖洞悉子民受害，欲子民有权，则官府不敢肆无忌惮也。……望列位同胞体念皇上如此爱民之盛心，务宜各发天良，以答君恩于万一也。

于此可见当时康梁宣传侨众之一斑，盖虽仍言及自强、民权，而奉光绪皇帝为变法之领袖，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主张背道而驰了。

文中还有一节，叙及澳洲侨领与西人对梁氏之评价，节录如下：

* 旧时澳洲华侨称南威尔士州中部山谷地带为“坑上”。

……该院管理西人闻先生驾临，乃出院前迎接，握手为礼，请进客厅坐，问先生春秋几何及新政等事。鲍焯（澳洲华人牧师）为先生介绍，既以先生之年若干答之，继言：“光绪皇帝爱民睦邻，仁德著于寰宇，前年改革政治，先生即居维新领袖之列，为皇上所重用者也。嗣因奸臣不喜新政，酿祸滔天，以致先生有此游历外国之举也。”西人再言：“光绪皇帝用贤行政，锐志维新，先生之盛名，我西人闻之稔矣。今蒙辱临，三生有幸焉。”

《坑上游记》还纪录了梁启超在南威尔士州（原称乌修威省）天架（Tinga）、贪麻（Tamworth）各埠的活动，至一月二十四日（礼拜四日）结束。之后《东华新报》二月六日又续载游记一段，未著撰人姓名。

梁启超在澳期间，大部分时间均寓于悉尼。1901，3，13《东华新报》有《孝廉著书》新闻一则，报道梁氏“在本埠著《中国近十年史记》一书”。4，17 又报道梁氏于“办理公务，练习英文之暇，近数礼拜，晚在本报馆楼上，取是书逐节而演说之，同志诸人列坐环听”。

梁启超二十九岁的生日，也是在悉尼度过的。《东华日报》报道了本埠保皇会同志设宴庆贺的情形。稍后并刊出梁氏小像，英文标题作“The Hon Leong Che Tchau, The 2nd Leader of 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并附像赞，对梁氏颂扬备至。

梁氏离澳后，《东华日报》5，8 刊出了他的辞行小启

5, 11又刊登了雪梨保皇会总理吴济川《赠梁任公先生回国七绝四首》和梁氏《和吴济川赠行即用其韵》，均不见于《饮冰室全集》，兹各录其一，以见当时海外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情趣：

（赠诗之二）公推人杰志峥嵘，冒险当年出帝京；
价换头颅金十万，民权演说发文明。

（和诗之二）年来志气尚峥嵘，欲挈民权朝玉京；
君看欧罗今世史，几回铁血买文明。

梁启超熟看过“欧罗今世史”，知道文明和民权需要“铁血”才能换来，可惜他只是在做诗的时候才这样说罢了。

《新大陆游记》

《新大陆游记·凡例》云：“兹编本游历时随笔所记”。其关于英属加拿大的一部分内容，曾以《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为题，发表于《新民丛报》。大概原来是打算随写随发表的，“丛稿盈尺”。梁氏“返日本后，以两句之力重理之”，面目已和原稿颇有不同。

《游记》第一节，首叙四年前蓄志游美不成之经过，提到了“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时所作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首长歌《新大陆游记》并未收录，却可以从《饮冰室文集》中读到。诗中讲自己到新大陆去的目的，是“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讲到新大陆被发现以后，数世纪

以来，“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天地异色神鬼瞠；四大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悬岩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竟愈剧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讲到当前世界上的形势是：“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尔来环球九万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强加强；惟余东西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最后寄托自己的希望：“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颺。”

应该说，此时梁启超的情绪还是饱满的，思想也还是积极的。

但在写了这首长歌后不久，在自澳洲归日本的舟中，他又写了一首题为《举国皆我敌》的诗：

举国皆我敌，吾能勿悲？……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是我先与众敌。……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匪今。……眇躬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

一方面“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一方面却又把四万万同胞看成是“四万万群盲”，这难道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吗？正因为梁启超在思想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所以他才会一面大声疾呼：“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一面又反对“内乱”，说“内乱”是“最不祥物”，一面痛骂专制政权的“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蛾如蛆之官吏”，一面又认为在中国实行改革，“一切事舍官莫

属”；一面大力宣传“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一面又说“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一面“日与人言西学”，一面又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

关于这一点，梁氏本人在给严复的一封信中有很坦率的自白：

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专心肆力，……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抚心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搬动已冻之脑官，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

既承认了“自欺”，也承认了“欺人”，承认了自己的论点“固已矛盾”；但梁启超把它归因于“于学本未尝有所专心肆力”和“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就未免仍旧在“自欺欺人”了。

梁启超的根本矛盾在于：他重视向西方学习，从西方理论武库里拿来了思想武器；可是他却并没有掌握实际政治发展的方向，没有对准中国进步和改造的真正的靶子。他要“挑战”的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是“四万万群盲”；这就难怪他只能向皇上“激发天良”，而在心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举国皆我敌”的孤臣孽子的感觉了。

在专制蒙昧主义面前，梁启超是“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四万万人民群众面前，他却变成了一个害怕革命、害怕

“内乱”的读书人。正跟明明对一切事情都很热中，偏偏要自号为“饮冰室”一样，梁启超一生都在以折中的态度掩盖思想的矛盾，又以过正的议论来求得态度的折中——这就是本文作者研究梁启超的一点心得。

《新大陆游记》（以下简称《游记》）这本书正好反映了梁启超思想上的深刻矛盾。这是一本精华与糟粕互见的书。所谓精华，是作者仍然在以下三个方面宣传了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一）宣传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宣传了美国革命独立后短短一百余年中的突飞猛进，这就等于用事实继续宣传了在中国实行变革的必要性。

美国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梁启超第一次从东方来到美国，于美国建国一百余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深有所感。《游记》第八节叙述：

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二万馀（其时美国中一万人以上之都市仅五处耳）。迨十九世纪之中叶，骤进至七十馀万。至今二十世纪之初，更骤进至三百五十馀万，……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说，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游记》第九节记美国各大公司，资本总额合“上海、香港通用银九十万万元有奇，……其气象之伟大，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第十节记美国工业进步，“1860年英国所产工业品之金额每人平均九十五元，其年美国所产之工

业品之金额每人平均不过五十九元”，而“1900年美国每人平均百七十一元有奇，英国则每人平均百二十元耳”。第十五节记大企业家摩尔根，其所控制之铁路“足以绕地球四周而有馀”，其资本“当中国政府二十年之岁入”。第二十八节记太平洋海底电线告成，有线通信十二分钟即可环绕地球一周，莎士比亚在三百年前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第三十四节记横贯美洲大陆的“大北铁路”修成后，“数千里之荒原，不十年间，而千数之大村落、百数之大城市弹指涌现，岁岁产七千万石以上之小麦供给世界市场，其余物产亦称是。至今全世界农业制度最完美之区，惟此为称首。”

梁启超兴致勃勃地介绍了美国的建设成就，他的结论很明确：

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第二十七节《独立纪念日》）

主观上不赞成革命、共和的梁启超，客观上却不能不承认革命、共和是“创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而为之大唱赞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革命、共和的强大生命力的明证。

（二）继续介绍了资产阶级的一些主义和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对当时闭目塞听的国人继续起了启蒙的作用。

八十年前的“新大陆”，对于正在经历戊戌政变后黑暗时期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世界。《游记》介绍的那里的情况，有许多是足以使人们深思猛省的。

游华盛顿时，作者见到“全都中公家之建筑，最宏敞

者为国会(即喀别德儿),次为兵房,次为邮局,最湫隘者为大统领官邸。“观此,不得不叹羨平民政治质素之风,其所谓平等者真乃实行,而所谓国民公仆者真丝忽不敢自侈也。於戏,侷乎远矣!”

作者在论述美国政治时,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并引卢梭、波伦哈克的话,说这种不同于中央集权的政体,是实行民主共和的要素之一。接着又介绍了美国的两党政治,结论是“美国卒以此两者之相竞争相节制相调和,遂以成今日之治。”同时《游记》又愤慨地提到“现时中国政府”(指戊戌政变后的清政府)之“摧锄新党”。一贬一褒,用意十分明显。

《游记》以整整一节叙述了“前世纪与今世纪之交”新出现的一大“怪物”——托辣斯,列举了它的十二利和十弊。作者既看到了托辣斯对于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危害,也指出了企业联合、资本集中对于发展生产的巨大作用,是现代经济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里,梁启超的出发点,仍然是要“冲破”阻碍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

在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地,作者访问了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的历史遗迹。他在记述“新世界石”时,歌颂了初到美洲的101位英国人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在游览1775年4月北美民兵和英军交战的古战场时,又作诗云:

生命固所爱,不以易自由。国殇鬼亦雄,奴颜生
逾羞。当其奋起时,磊落宁他求。……谓是实天幸,

人谋与鬼谋？谓是某英雄，只手回横流？岂识潜势力，乃在丘民丘。

这里仍然强调了人民群众（丘民）的“潜势力”作用。作者和从根本上敌视人民群众的封建顽固派，毕竟是完全不同的。

（三）从一定的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弊病。

《游记》对美国的许多方面提出了批评，有一部分批评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即使到今天也依然是正确的。

在纽约，梁氏写道：“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他罗列了纽约贫民窟脏乱、死亡率高、犯罪者多、性关系乱等黑暗面，归结到一点：美国的贫富过度悬殊，“譬之有百金于此，四百人分之，一人得七十元；所余三十元以分诸三百九十九人，每人不能满一角，但七分有奇耳。”

梁氏在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的同时，还接触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第十五节称：“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云云。”极力鼓吹资本主义的梁启超，当然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真正的认识。他以为这些意见“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不能与之深辩”。但是，他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当成洪水猛兽，而说：“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

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

《游记》继续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第十五节说社会主义者“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信新旧约然”。梁氏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迷信”，又说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之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这些看法当然只能是错误的。但他意识到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已也”，又不能不使人佩服他毕竟是很有远见的。

上述三方面，可算是《游记》的精华。但是，《游记》也确实有一些糟粕：

（一）作者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和共和制的弊病时，没有首先肯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总的说来要比君主制进步得多这个前提。第二十二节批评美国总统选举不一定能选出优秀人物，说什么：“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当然，他讲的君主立宪制，是英国那样的政体，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但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怎么能比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流弊少而运用灵”呢？梁启超纵有生花妙笔，也写不出一个道理来。

（二）作者总是牵强附会地攻击暴力革命，吹嘘英国式的“和平过渡”。第七节云：“以名义论，则加拿大者，君主国之一附庸也；中南美诸国者，则独立之共和民主国也。以实际论，则加拿大人所获之自由、所享之幸福，以视中

南美诸国如何？”第四十三节又云：“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而为暴民专制，……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其实，当时中南美诸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制，法兰西共和国内的自由也并不比美国的少。而前面所引梁氏咏民兵战地的诗，恰好证明美国的自由也是美国人民奋起为独立而战所得来的果实。在这里，作者又一次犯了他向严复坦白承认过的那种错误。

(三)《游记》以很大篇幅叙述美国的华人社会，作为史料，弥足珍贵。但在批评自己同胞的缺点时，却颠倒是非因果，不把责任归之于封建统治、帝国主义，而一味谴责群众“愚昧落后”。第四十节列举所谓“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如“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偻，再命而倭，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之类。在作者的心中，也许正因为爱之深，所以才恨之切；但叙述的态度显得那样超然、冷静，就难免使人反感。其实，这也不过是《新民说》中发表的理论的“具体化”罢了。

梁启超“自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前所深信（按：其实也不怎么深信）之破坏主义与革命的排满主义，至是完全放弃”（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到乙巳（1950）年发表《开明专制论》以后，他就完全站到反对民族民主革命上的立场去了。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徐序	415
自序	417
凡例	419
1. 由横滨启程	421
2. 至温哥华	422
3. 华人在加拿大之状况	423
4. 对华人之种种限制	425
5. 中国维新会	428
6. 卢斯福之演说	429
7. 由温哥华至满地可	434
8. 在纽约	437
9. 托辣斯	439

-
10. 美国之经济448
 11. 美国之移民450
 12. 美之犹太人456
 13. 繁盛之纽约459
 14. 黑暗之纽约461
 15. 哈利逊与摩尔根464
 16. 美人嗜杂碎与华医.....468
 17. 哈佛之中国留学生.....470
 18. 游波士顿.....473
 19. 波士顿之图书馆与报馆478
 20. 游华盛顿.....481
 21. 美国之外交政策484
 22. 美国之大统领488
 23. 美国之社会495
 24. 美国之政府500
 25. 游费城501
 26. 美国之海军及军舰.....503
 27. 卡匿奇508
 28. 太平洋海电511
 29. 美国南部之黑人516
 30. 游圣路易.....520
 31. 游芝加高.....521
 32. 访杜威524
 33. 芝加高之续游527

34. 游沃天拿省528
35. 游博奇梯拉532
36. 大北轮船公司534
37. 游钵仑537
38. 旧金山之华人539
39. 华人团体545
40. 论中国人之缺点555
41. 卜拔利大学之中国留学生562
42. 游罗省拔利566
43. 美国政俗述略568
44. 美国建国之历史571
45. 美国之两大政党574
46. 美国政治之缺点577
47. 美国之妇女与劳力者583
48. 由温哥华返日本585
- 汗漫录**
49. 小序587
50. 暂别日本588
51. 出国日记当用西历590
52. 太平洋舟中591
53. 舟中作诗并论诗593
54. 壮别二十六首596
55.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600
56. 抵檀香山608

57. 檀香山之华人605
58. 夏威夷国之教训607
59.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610
- 〔附〕梁卓如先生澳洲游记
60. 自槟榔屿往游澳洲612
61. 游西澳巴扶614
62. 游南澳黑列615
63. 游域多利省美利畔616
64. 游孖辣617
65. 游坚连尼士618
66. 向同胞演说620
67. 访问西人622
68. 演讲上谕623
69. 往外埠演说624
70. 游食麻625
71. 孝廉著书627
72. 致澳洲联邦总督电628
73. 雪梨庆寿629
74. 像赞629
75. 雪梨酬唱630
76. 辞行小启631
77. 致雪梨保皇会函631
78. 赠别郑秋蕃兼谢惠函633
79. 澳洲别赠635

徐序

徐勳序

余游美数年，以余所见，举美国一学校也，举美国一兵队也，举美国一商店也，举美国一工厂也，举美国一家族也，举美国一花园也。以语任父，任父曰：良信。吾困而返观比较于我祖国，觉我同胞匪惟不能自治其国而已，乃实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乃至所行者不能谓之路，所居者不能谓之室，所卧者不能谓之榻；此岂耻恶衣恶食，亦以觐文明程度之标准也。吾又觉吾同胞乃至言者不能谓之能言，立者不能谓之能立，步者不能谓之能步，此宁细故耶？国民之体魄，即一国强弱所由基也。细故如此，大者可知矣。余非崇拜西人者，余倔强之僻性，凡知我者靡不知之。虽然，余以我民族与彼民族比较，余惟有怵息，余惟有流涕；余不忍道，余又不忍不道。任父，

我国同胞
不能自治

皆余欲言
而不能言

之在美也，余与之同游者月馀。任父将为游记，余尼焉。既乃见其稿，则皆余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且彼以十月间所观察所调查，乃多为吾三年间所未能见及，人之度量相越，不亦远耶？以是公诸世，其影响于民族前途者，必非浅鲜，岂徒小道可观云尔。任父索序，乃弁数言。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同学三水徐勤

自序

自序

余游新大陆，日拉杂有所记，将诠次为一小册。君勉至纽约，尼余曰：“子毋尔。凡游野蛮地为游记易，游文明地为游记难。子以尔许之短日月，游尔许之大国土，每市未尝得终一旬淹，所见幾何？徒以辽豕为通人笑耳。”余领其言，欲中止者屡。顾性好弄翰，有所感触，不能不笔之。积数月，碎纸片片盈尺矣。自一覆视，虽管蠡之见，可笑实甚，然容亦有为内地同胞所未及知者。宋人之献其曝，曝宁足贵？惟献焉者之愚诚欲已不自己也。因积两旬之力，诠次丛稿。既成，乞序于君勉而布之，志余悔谏之咎，且以自赎。

愚诚欲已
而不自己

癸卯除夕，著者识

凡 例

凡例

一、兹编本游历时随笔所记，但丛稿盈尺，散漫无纪，令读者有悉卧之想。故返日本後，以两旬之力重理之。如今本一段中所记，或非在一时也。

一、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惟历史上有关系之地特详焉。

风景记
悉予删去

一、兹编所记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但观察文明复杂之社会，最难得其要领；况谫陋如余，又以此短日月，历彼广幅员耶？其不足当通人之一矐明矣。但以其所知者贡于祖国，亦国民义务之一端也。于吾幼稚之社会，或亦不无小补。大雅君子，尚希亮之。

美国政治
客当续评

一、此次于美国政治，所欲论述尚多。本拟附录一“美国政治评”，但稿太丛乱，重整理之，费日更多，出版更迟。故惟于归途篇略附一二，今後得间，再赓续之。

一、此次所至，承我海外同胞异常之欢待，实不克当。本宜详述，以志感谢。但限于篇幅，详叙或失诸冗漫，使读者厌。故此类之笔记，悉从删去，诸君谅焉。

甲辰正月，著者识

新大陆游记

1. 由横滨启程

余蓄志游美者既四年，己亥冬，旧金山之中国维新会初成，诸同志以电见招，即从日本首途。前所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所谓“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者是也。道出夏威夷岛（即檀香山），夏人繫维之，约留一月行。既而防疫事起，全市华侨廛宅付一炬，环岛不通行旅者数阅月。于是余自庚子正月至五月，蛰居夏威夷。六月十七严装往美，忽得上海电，促之归，遂以二十日回马首而西，道日本返上海。遽闻汉口之变，志不遂，遂折而南，由香港而星加坡而檳榔屿而印度，绕澳大利亚一周。辛丑四月，经菲律宾复至日本，居日本者又几两年。至是始续旧游，实癸卯正月廿三日也。

蓄志游美
者既四年

太平洋上
初度卅一

廿六日为余三十一初度。余频年奔走海内外，未尝有所终三年淹。其尤奇者，则年年今日，必更其地，十年来无一重复。自癸巳在家乡一度生日，诸母犹嗅以饴饧枣栗之类。尔後，甲午此日在黄海舟中，乙未此日在京师，丙申此日在上海，丁酉此日在武昌，戊戌此日在洞庭湖舟中，己亥此日在日本东京，庚子此日在夏威夷岛，辛丑此日在澳洲雪梨市，壬寅此日在日本北海道汽车中，今年癸卯今日在太平洋。嘻！此亦一诗料也。成诗一章：“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日月苦随公碌碌，人天容得菜栖栖。庄严地岳来何暮，乌狗年华住且佳。一事未成已中岁，海雲凝望转低迷。”

2. 至温哥华

二月初六凌晨，舟入加拿大属温哥华岛之海口。两岸青山，如送如迎，左英属，右美属，山皆秀丽，灌木如莽。舟行于朝曦融曳之间，颇极快游。

维新会同
志来迎

午後一点钟，舟抵域多利，维新会同志李君福基等迎于码头者数十人。停舟十五分钟，即启行。温哥华及二埠之同志葉君恩、刘君章轩、李君佑枢等，亦至域多利相迎。夕间抵温哥华，同人迎于码头者复百馀。

英属加拿大凡分七省，其沿太平洋海岸者为布列地士哥伦比亚省。计加拿大金属华人约二万，而哥伦比亚省居十之六七焉。哥伦比亚省之首府曰域多利，其附近大都会曰温

哥华(华人俗称咸水埠),曰纽威士绵士打(华人俗称二埠)。一切华商、华工,皆麇集于此。计全加拿大华人人数大略如下:

域多利	五千餘	温哥华	四千餘
纽威士绵士打	一千	天寅米	一千
奶公	五百	卡拉布	一千
噶黎	一千	满地罗	二千餘
阿图和	二百餘	其余散在各市者	约三千餘

加拿大之
华人人數

十餘年前C.P.R.公司筑大铁路之时,华人来者最众。计全盛时代,殆不下七八万人。铁路成後,需工渐少,今仅有此数。

3. 华人在加拿大之情状

温哥华市,距今十五年前一林莽耳。自太平洋铁路公司(西名为Canada Pacific Railway Co. 省名为C.P.R.公司)开大铁路横截大陆以通纽约,凿欧洲交通东方之孔道;又开“中国皇后”、“日本皇后”、“印度皇后”三船,来往于日本及中国;其铁路之车站,轮船之码头,皆以温哥华为终点,故温哥华骤盛。哥仑比亚省本以域多利为首府,今则势力全趋于温哥华矣,地价骤涨至百数十倍。吾华人十五年前来此者,既实繁有徒,从无一人肯买地以牟大利者;虽或西友劝之,亦莫或应。此亦学识不足,不能与西人竞争之明证也。

华人之在加拿大者,生计殊窘蹙,远不逮在美国。其工人之不得职业者十而五六,困苦不可言状。商人恃工人

华人生计
颇为艰困

为生，工业衰故商业亦衰。盖商于此间者，皆非有大资本营大事业，不过专办本国日用饮食之物，售诸工人以取利耳。故工人来者少，则商店自少；工人困苦，则商利益微。吾所至夏威夷、澳洲各地，皆同一现象，而加拿大为尤甚。

业渔者多

哥仑比亚省之工人，以做沙文鱼为最多。计每年鱼来时，业此者每月可得美金三十元至六七十元不等，然每年惟四月至七月为鱼来时节耳。自馀数月，凡业渔者皆无所得业，束手坐食，故岁入恒不足以自贍也。日本人在此者，亦以渔为业。然日人则采渔也，华人则制鱼也。采渔，每日每人工价，优于制鱼者数倍。然此地西人，限华人非已入英籍者不得采渔。故虽以此区区之利权，亦不得与他族竞。

厨工与洗衣工

制鱼业之外，惟有厨工、洗衣工为大宗。厨工最上者每月可得美金七八十元，最下者十馀元耳。洗衣工工价甚微，大约每月美金十馀元。满地罗洗衣工最多，以其地为加拿大之最大都会也。其馀尚有采矿工伐木工等，然不多。

制贩鸦片

合观哥仑比亚省之商业(专指华商)：域多利埠凡商店百四十馀家，温哥华五十馀家，纽威士绵士打二三十家，其数不可谓不盛。然与西人贸易者，不过一两家耳，其馀皆恃华工以为养者也。中国杂货店，居十之七八。而域多利埠，则以制贩鸦片为一大宗。盖鸦片入口税轻，易于牟利也，但所牟者亦皆华人之利而已。大半销入美国，近则美国查税极严，故所销岁减。其馀则洋服裁缝店有十馀家，稍争西人利益于一二而已。

商于此者，以赌博为一专门业，幾于无家不赌。以区

区之温哥华埠，而番摊馆有二十餘家，白鸽票厂有十六七家，他埠亦称是。吾常稽其每月销费之数：每一番摊馆受工者约五六人，每人每礼拜薪金美金六元内外；每馆地一间租钱每月约美金四十元。通计温哥华摊馆每月之支费，约在美金六千元内外，为中国通用银者万二千元矣，每年当销费十五万元矣。白鸽票及其他杂赌之销费亦称是。是每年温哥华一埠之资本，蚀于赌者将三十万。合计哥仑比亚全省，岁蚀至百万矣。所生之利，不足以偿所分，华人生计之日蹙也，固宜。

无家不赌

日本人亦最嗜赌。闻其每年输与华人者，约在美金十六万元云(温哥华一埠)。此亦争外利之一道欤？嘻！

日本人之不能商务，尤甚于中国。计日人在此者约四千人，而无一稍完之商店。吾昔曾至木曜岛(在澳洲之东北隅)，见其地有日本人二千而极贫，有中国人不满一百而颇富。诘其由，则此数十中国人即恃彼二千余日本人之贸易以致富者也。而二千日本人中竟不能立一商店，因疑华人商务之天才过于日人远甚，今观此地益信。虽然，华人商务之天才，只能牟本国之利，只能争东方人之利；然与欧美人相遇辄挫败，则有此天才而不知扩充故也。

日人经商不如华人

4. 对华人之种种限制

哥仑比亚省亦有限制华工之例，前此每一人登岸，须纳税金一百元(美金)，近则增至五百元，合中国通用银千

限制华工

餘元矣。此案自五年以前，已提出于本省议院，久未通过。今年则提出于加拿大之总议院，以四月初一日通过，千九百〇四年正月一日实行。自此以往，吾华工来此地之路又绝矣，一叹！

白人之殖民地，除南亚美利加及南洋海峡群岛以外，无一不限制华工。其限制之例种种，以余所知者，则：

美国及其属地，皆与中国申明禁约，严定法律，一切劳动者皆不许至（禁约禁例详下编）。

每船限搭
华工一名

澳洲之乌修威省徵税金一百磅（华银千元）。澳洲之域多利省、坤锡兰省，限每船容积五百吨者，则每次许搭华工一名；每五百吨递进一名，不许逾额多载。澳洲之西澳、南澳两省，限能解英语五十句以上者乃可登陆。（此一千九百年以前之例也。其时澳洲诸省各自分治，华人在甲省上陆者不许阑入乙省。自千九百年一月澳洲联邦成，六省合而为一，其已登陆者各省许通来往。然此後限制之例益苛；今则虽纳税金亦不许至，虽吨位亦不许容，其苛禁殆更甚于美国矣。）

纽西兰岛徵税金三十磅（华银三百元）。

加拿大徵税金一百元（华银二百元），今增至五百元（华银一千元）。

夏威夷、古巴、菲律宾，昔皆许华工自由。逮隶美後，一从美例。古巴近已独立，若当其政府新易时，解此禁自非难。惜我国政府恬不以为意，今无及矣。

白人待华
人之两法

白人之待华人，惟有两法：其一则既居其地者，一切

应守之法律与彼民平等，惟限制我不许来；其二则来去任我自由，惟居其地者设特别法律以相待。其第一法用之于白种人多他种人少之地，如美洲、澳洲是也；其第二法用之于白种人少他种人多之地，如南洋群岛、安南、暹罗诸地是也；要之不许与彼平等而已。

吾昔在澳洲，闻吾华工每一人至其地者，率须费七八百金。其船位之价不过百金耳，何以馀费之巨至于如是？盖因坤士兰、域多利两省限吨位，每船率仅能载四五人。而欲往者之数，殆十倍之而未已。故必须报名候补，候补或至五六年不得，故竟以多金赂船行之司事。甲以三四百得一位，乙以五六百夺之，丙又以七八百夺之，故遂至以七八百为定价也。其事殆与官场之捐“倭先班”者同矣。寻常西人以三百金得头等船位，而我华人乃以七八百金得三等船位，可叹！

赴澳洲须
报名候补

华人之往澳洲者，其目的地率在鸟修威（雪梨市者鸟修威之首府也）。以千金之税不易纳也，故由吨位以过域多利或坤士兰，然後复由彼两省间道以潜入鸟修威境（两省皆鸟修威之邻境），谓之偷过界。偷过界被拿获者，除照徵税金百磅外，仍加罚五十磅。无资可罚则下狱一年，狱满仍逐出境。

加拿大属兔工甚难，而华人来此络绎不绝者何也？盖由此偷过界以入美境也。去年一岁上陆于域多利、温哥华两埠者五千余人，其入美境者殆十而六七，他岁称是。

偷过界

此间华商有专以导人偷过界为业者，每人索贿美金二

百餘元，其賄則美境之稅關及駐溫哥華之美領事皆有分潤云。故今日華工之改入美境者，亦須華銀七八百元乃得達。蓋來加拿大之稅金二百元，入境之賄四五百元，其餘船費車費不過百餘元耳。以祖國數万里膏腴之地，而使我民無所得食，乃至投如許重金以糊口于外，以受他族之牛馬奴隸，誰之過歟？

5. 中國維新會

維新會

華人愛國心頗重，海外中國維新會（西名為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實起點於是。自己亥年此會設立以來，至今蒸蒸日上，溫哥華入會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則殆過半，紐威士綿士打幾無一人不入會者。會中章程整齊，每來復日必演說，每歲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數萬金建總會所于溫哥華，俨然一小政府之雛形也。

今歲會事益有進步，效立憲國選舉法，公舉總會之副總理一人、監督一人（其大總理既有定員）。域、溫、紐三埠，各出候補者二名，先期一月布告其名，屆日以匿名投票之法選舉之。三埠同時開票，互以電報報某名得票之多寡。當選舉期以前，競爭殊劇烈，各候補者到處游說運動，演說其所懷抱之政策，俨然與文明國之政黨無異，此誠中國數千年所未有也。他日有著中國政黨史者，其必托始於是矣。余到後四日，為總選舉之期。定章，凡會員皆有選舉權，有權者六千餘人，投票之數不過千餘；蓋風氣初開，未知公

权之可贵，各国皆如是也。得票最多者为六百七十一票，被选为副总理。明年届选举期，则弃权者之数必少于今年矣。

三月廿六日为维新会总会所兴工建筑之期。西例凡有公家建筑，必请一有声望之人，先置一石，且献祝词，名曰树础之典。请同志以余适至，因固留数日，使行斯礼。当时中西人士，观者如堵。余置石献祝词后，演说一次，鼓掌之声雷动，此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举也。

为总会所
行奠基礼

6. 卢斯福之演说

在温哥华读西报，见美国总统卢斯福巡行太平洋沿岸，所至演说雄辩滔滔，其言有深足令吾国人猛省者。今录其在屈臣威尔市所演者如下：

其言足令
吾人猛省

(前略)吾国民有不可不熟察者一事，即吾国在太平洋上过去及现在所占之优势及其根原是也。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纪中，当为吾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虽然，欲就最大之事业者，不可不负最大之责任。凡国民欲增进其幸福与其名誉，不可不先纳其代价。苟不尔者，亦疲茶之国民已耳。呜呼！我同胞！吾信诸君，吾信吾国民，吾深谢彼苍之以此绝好机会畀于二十世纪时代之我同胞也，吾为诸君贺。呜呼！机会不可逸。吾侪今者以吾祖宗遗传活泼进取之精神，对于此问题，吾祝吾侪大成功之日，不在远也。

宣布美国
势力范围

嗚呼！何其言之自負乎！而大統領之自負，亦即全國國民自負之代表也。此演說之語，飛達歐洲。歐洲各國，奔走相告。各報館群起而睨之，而德國為尤甚。伯林公報論之曰：“美國之懷抱野心以欲盜太平洋，匪伊朝夕。至其明目張胆無忌憚以言之，自此度始。雖然，我歐洲列國，其與太平洋有切密之關係者亦不鮮。盧斯福之佳夢，殆未易遽踐也。”其餘各報，同時為此等議論者，亦雜沓相接。笑罵之聲，殆不可聞（據當時美國各報所譯載）。

未幾，盧斯福至舊金山，更為第二次之太平洋演說，其氣焰益高。茲譯錄如下：

（前略）余之未親睹太平洋也，余已為國中主張帝國主義者之一人（拍掌）。及今親見之，而益信夫欲進吾美于強盛之域，為我子孫百年之大計，舍帝國主義其末由也（拍掌）。在今世紀中，惟能在太平洋上占優勝權者，為能于世界歷史上占優勝權。請言其理：人類權力舞台之中心點，自陸而陸，自海而海，恒變動而無已時。以吾輩所記憶，若上古之小亞細亞文明、埃及文明，其與海運關係者雖絕少。洎夫腓尼西亞人勃興以來，地中海遂為歷史之中樞。若喀西士、若希臘、若羅馬，皆以其軍艦商船，以爭產業上軍事上之牛耳。繫何故乎？蓋國民興盛之要具，舍此末由耳。彼羅馬之霸九州，全在其掌握地中海航權之時代，是其例矣。雖至羅馬滅亡之後，其南方海濱為全歐文明之中堅者，猶亘數世紀。地中海之勢力，不亦偉耶？彼俾尼士、志

挪亚诸市府之发达，即在彼时也。

虽然，权力日渐推移，北方诸国，稍崭然显头角。商船贸易，日以发达。而北海、波罗的海及比斯加湾（按：Biscay湾，今法兰西与西班牙接壤之海湾也）沿岸诸市日见兴旺。而冒险勇敢之商人，来往于大西洋之欧岸者如织。此奈渣兰半岛（按：班葡两国之总名）诸市发达之原因也。英、荷、班、葡、法诸国，竞张帆于海外，一以博名誉，一以谋大洋上利益之优先权耳。其後遂寻得好望角航路与美洲新大陆，于是大西洋海权，左右世界，其位置与昔时之地中海同。

今也，以悬崖转石之机，其大运乃直趋入于世界最大之洋。而此最後之大规模，非以文明国民之力，无由开拓之。呜呼！天将以太平洋界其第一之骄子，今正其时矣。

太平洋之
第一骄子

今吾与诸君翻观十九世纪之初，此庞大之太平洋，何物之与有？其与波涛冲激航行稍远者，惟少数之捕鲸船耳。宅于其中之岛屿，与环于其旁之岸原，曾未能一脱泰古原人之情状。其在洋之东，犹有旧式之帆船，稍游弋于中国、日本、印度间。若吾美大陆之西鄙，则依然为红夷之巢穴。眺其海岸，惟时见刳木之舟（按：吾中国古代言刳木为舟，今地球上此种舟尚不少，吾于印度尝试乘之）三点两点，与波上下而已。此岂远而？不过一世纪以前事耳。何图仅及百年，当本世纪之初，其状态之变迁，遽乃若此。其地位之重要，

殆有非吾辈拟议所能及者。位于其南之澳洲联邦，既已突兀涌现；日本亦非复昔日之日本，蹩蹩乎欲与列强争中原鹿；而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吾合众国亦以同时扩其版图，若加罅宽尼、若阿利根、若华盛顿（按三省名也，旧金山即加罅宽尼省最大之市，钵仑即阿利根省最大之市，舍路即华盛顿省最大之市，三市实太平洋东岸之中坚也，吾国人旅于是者甚众），昔也石田，今也天府矣。至如阿拉悉加也（按太平洋北一岛，距日本四日程耳），夏威夷也（按即檀香山），菲律宾也，皆次第内隶，为我郡县。海岸线之扩张，驯使吾美一跃而立于太平洋一等国之位置。若吾国民能以精心果力，利用此地理上之优胜乎，吾信其将来以平和之手段，制此莫大之霸权，决非难矣（拍掌）。

今者洋底之海电既已告成，洋面之大航船亦已着手，世之论者，至有谓此船为当今船中之王者矣（按：详见别节）。地峡运河之开凿权，其必归于我手，殆又可断言也（拍掌）。（按：彼时巴拿马尚未自立）。而彼运河者，实使我大西、太平两洋之沿岸地忽相联属，其所裨于我商业上海陆军上者，至重且大也。且我国民非好战也，而迫于不得已，使我无端而出于征讨菲律宾之举，不谓之天助焉不得也。我国民乎！我辈苟不愿为劣者弱者，不愿以堕落之历史贻我子孙，则猛进猛进，以实行我所怀抱之壮图，今其时哉（拍掌）！

一跃而成
一等国

凡欲以大国民自负者，必当思将由何道，使吾国在世界上得占伟大之地位，且持续之。故不进则必退，国家存亡，皆在此点。吾国民万不可以不占此地位，势使然也。而加罅宽尼省诸君之责任，尤加一层。何也？吾国之国力，将皆由此金门（按：旧金山海口之名）而进也（拍掌）！

呜呼！我同胞诸君，吾今深庆吾国之得此好机会，吾又深信吾国民之智识，勇气，毅力，视此机会犹高一级焉，此吾所为欢喜无量者也（拍掌）！吾国民其毋曰：吾从事于此大业与否，吾将择焉。何也？人各有天职，天职者，天所命也，吾能辞乎（拍掌）！若犹欲超然于世界活剧之外，而袖手旁观焉，非惟不可，抑亦不能矣。今後之美国将大成功乎？将大失败乎？其机皆决于今日。故夫小国之国民，在世界之舞台执小役，斯可也。何也？物理则然也。苟以大国民而执小役者，吾以为不如死之为愈矣（拍掌）。（下略）

美国成败
决于今日

吾在报中，见卢斯福此演说文之后，吾怵怵焉累日，三复之不能去焉。夫其曰“执世界舞台之大役”，曰“实行我怀抱之壮图”，其“大役”、“壮图”之目的何在乎？愿我国民思之。

此虽卢斯福一人之言，实美国之公言也。自德国报纸之冷嘲热骂，频数相加也，美国报纸与之舌战者，全国嚣然焉。

世界大势日集中于太平洋，此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世

吾安忍言
太平洋哉

界大势何以日集中于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势日集中于中国故。此又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此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国。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虽然，吾之所不忍言者，又宁止一太平洋哉？

7. 由温哥华至满地可

铁路与国家之关系

四月三日，由温哥华首途，乘汽车往纽约，即C.P.R.公司之铁路也。此铁路横贯美洲大陆，长三千馀英里，实中国万里矣。当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未成以前，此路实世界第一之长线（美国铁路，虽贯大陆者数线，然非全成于一公司之手）。当初议建筑时，资本家多目笑之。募股份，应者寥寥，谓其工程之断难就也，今则利数十倍矣。加拿大联邦之巩固，实自此铁路始。铁路与国政群治之关系，伟矣夫！

行经落机大山而东，层峰积雪者千馀里。汽车所经行最高点，距海平殆三千尺。以机器车三座推挽，始得上。沿山螺旋，蜿蜒而进。一目见三铁路，若作平行线形，亦一壮观也。车中有感，口占一绝：“四月犹为踏雪游，光明世界入双眸。山灵知为谁辛苦，如此华年也白头。”

行五日抵阿图加。阿图加为加拿大首都，总政府在焉。加拿大之政体，与澳洲略同。名虽英属，实则一独立国也。七省各自有政府，各自有议院，复合为一联邦，有联邦之

总政府，有联邦之总议院，其性质亦皆大类美国。

加拿大与美国，万里接壤，仅地图上以一直线为界。其历史上发达相类，其现行政体相类，顾何以百餘年来不合并于美，此实一疑问也。考其历史，当独立战争时，美军侵入加拿大者亦数次，然其时美国以十三省起义，只求完十三省之自由独立而已，他犹非力所能及也。而加拿大东部之殖民（其时西部全未开辟，加拿大美国皆然），法国人最占势力（至今犹然）。美国之倡独立者，皆前此清教徒之子孙，其信仰其习惯，皆与加拿大东部之民不相容，故彼时不能合并，此其理由一。千八百十二年，英美海战开，彼时美人并吞加拿大之志始萌芽，然战端不久即熄，且美国国力未充，犹未以外竞进取为国是。至千八百二十三年，门罗为总统时，宣告亚美利加与欧罗巴之关系，即今日美国人所奉为金科玉律之“门罗主义”是也。其宣言中有云：“欧罗巴诸国现在之属国及殖民地在美国者，美国决不干涉之，且将来亦不干涉之”云云。此门罗主义，在今日固一变而为进取的，而在十年以前则一向皆为保守的也。以此之故，苟加拿大非有自谋叛英之举，则美国势不得强迫之，此其理由二。英政府自美国独立以后，其对殖民地之政策一变，舍干涉主义而取放任主义。加拿大无论属英，无论合美，其所得政治上自由之权利等耳，而何必为此一举？此其理由三。迨南北战争以后，全美国人狂热于战事，倡并吞加拿大之论者，一时沸腾。然老练之政治家，见夫经营南部诸省，已经尔许窘难，深察夫国群之离合，由历史

加拿大不
合并于美
国之原因

上自然发达，不能强求。故持重之论胜，而并吞之论卒不敌；此其理由四。自兹以往，而英美两国之感情日加亲密，同种同文相友相助之义，深入于两国民之脑中。苟从事并吞，势不得不诉于兵力，而两国民皆有所不欲；此其理由五。自C.P.R.公司横贯大陆之铁路既成，加拿大联邦之力日以巩固；且大西洋海运日盛一日，故其与母国之关系，亦日亲一日。至于今日，美国虽锐意实行帝国主义，而加拿大之势力，亦已不可侮；此其理由六。吾研究此问题，欲以兹六者解释之。其犹有未尽欤？则非吾游客皮相之所能道也。

加拿大与
中南美诸
国之比较

位于美国之北者为加拿大，位于其南者为中美、南美诸国。以名义论，则加拿大者，君主国之一附庸也，中南美诸国者，则独立之共和民主国也。以实际论，则加拿大人所获之自由、所享之幸福，以视中南美诸国何如？使加拿大非以宏毅慎重之条顿人种为其中心点，而一任彼轻儻浮傲无经验之拉丁人种主持之（加拿大东部，拉丁人种居其半，条顿及他人种居其半），妄为无谋之革命独立，则其现象或竟与今之秘鲁、巴西同，未可知也。天下事有与名实不相属者，此类是矣。

国会议堂

阿图国会议堂，其结构之美丽，在世界诸国会中，号称第一。余至此得保守党领袖褒尔君之介绍遍游之，诚壮观也。全厦以红白大理石相间构造，居中一最大座，为上下议院；左右两座，其大稍逊，为行政各部官公署，亦可见英人之视立法重于行政也。堂中于上下议院之外，复有

实业会议所、藏书楼、书记房、议员治事室、议员休憩室等，俱极壮丽。堂中一高塔，凡拾五百馀级，始达绝顶，全市皆历历在目矣。其中最伟观者为藏书楼，楼为一圆形，凡六层，藏书三十一万册，在堂下一望，可以尽见之。

初十日，抵满地可。满地可者，加拿大最大之都会也。人口约四十馀万，工商业大盛，视西部各市，过之远矣。其中法国之移民强半。市内除最旺之一隅外，多有以英语不能通行者。吾未尝至法国，观此亦可以见法人社会之一斑焉。

法语区

凡在阿图和二日，在满地可五日。其地素未有中国维新会，至是始设，人心大好，会所咄嗟成立焉。

8. 在纽约

四月十六日，由满地可抵纽约，以午後九点钟至。维新会同入迎于车站者数百，华人市皆罢工，观者如堵。余直至华人戏院，演说片刻，表谢意。座中西人亦多，并以英语谢其欢迎。

抵纽约时
之盛况

居纽约凡两月馀，其间由纽约而适波士顿，而适华盛顿，而适哈佛，而适费尔特费，而皆复返于纽约。实居纽约者不过一月，其间接见邦人，接见报馆访事，演说，赴宴，费时日十之八九，殆无餘晷以及游览调查之事。所观察草草殊甚，仅以夜阅借字典及舌人之助，一阅报纸，或访问于其市民。欲以评论此世界第一都会，所谓隔靴搔痒

也。姑就所触，随记一二。

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二万馀（其时美国中一万人以上之都市仅五处耳）。迨十九世纪之中葉，骤进至七十馀万。至今二十世纪之初，更骤进至三百五十馀万，为全世界中第二之大都会（英国伦敦第一）。以此增进速率之比例，不及十年，必驾伦敦而上之，此又普天下所同信也。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壮丽繁盛
不知从何
说起

斯宾塞言：“野蛮时代，以生产机关为武备机关之供给物，文明时代，以武备机关为生产机关之保障物。”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各国，殆皆日趋重于生产一事，而美国又其尤著者也。考现在各国都市之趋势，皆由政治上之结集，一变为生计上之结集。故古代希腊之雅典、斯巴达等市，大率为政治上兵事上奠安防御而设。及中世著名之意大利市，亦为政权发达之地。凡市之以政治而结集者，虽极繁盛，而总有所限量。至于以都市为生产机关之总汇，则其发达之速率，有不可思议者。现世之大市，莫不皆然。而纽约则尤为纯粹之生产机关，而无所搀杂者也。

生产城市

若伦敦、若柏林、若巴黎、若维也纳、若罗马，皆当今第一等都会也。一國中政治之中心点在是，商业之中心点在是，乃至文学美术之中心点，莫不在是。独纽约不然，惟为商业之中心点而已。虽然，商业者，位于美国凡百事物之第一位者也。故观美国之菁英，于纽约焉可也。且纽约不徒为美国商业之中心点而已，又实为全世界商业之中

商业中心

心点。然则观二十世纪全世界生存竞争之活剧，亦于纽约焉可也。

9. 托辣斯

纽约市于前世纪与今世纪之交产一怪物焉，曰“托辣斯”。此怪物者，产于纽约，而其势力及于全美国，且展展乎及于全世界。质而言之，则此怪物者，其势力远驾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第一而上之者也，二十世纪全世界唯一之主权也。吾欲考求其真相也有年，今至纽约而始得此机。

托辣斯

托辣斯者，原文为Trust，译言信也。其用之为一特别名词者，自一八八二年，而大盛于最近之五年中。托辣斯者何？以数公司乃至数十公司之股份之全数或过半数，委托之于所谓“托辣斯梯”Trusty者（即可信之人之意）；而此“托辣斯梯”（或一人或数十）发回一证券于股东。自此以后，此托辣斯梯有全权管理各公司之营业，或分析，或合并，或扩充，悉听其指挥，而以所得利益分配于股东。托辣斯者；以政治上之现象譬之，则犹自各省并立而进为合众联邦也，自地方分治而进为中央集权也，质而言之，则由个人主义而变为统一主义，由自由主义而变为专制主义也。

托辣斯之滥觞，起于一八八二年之煤油托辣斯，即世所称煤油大王洛奇佛儿之所手创也。尔後一八八三年，绵油托辣斯成。一八八六年，蒸饼托辣斯成。一八八七年，

煤油大王
之所手创

制糖托辣斯成。其利益昭昭，耸动一世耳目。自兹以往，
 举国皆狂热于托辣斯。及于今日，而美国全国之资本，其
 在各托辣斯之支配下者殆十而八。夫美国者，今世界第一
 之资本国也。美国资本，殆占世界全部资本之半。然则现
 今世界资本总额之小半数，全归于此最少数之托辣斯梯诸
 人之手中也。嘻！岂不异哉，岂不伟哉！

今欲语托辣斯之盛况，特将纽约《四季丛报》所列最近
 五年托辣斯之资本表，译录如下：

1899年一月以後设立之托辣斯资本表

(附注)其资本一千万元以下者原文不录

近年设立
 之托辣斯
 资本表

托辣斯名	设立年	资本额(美金)
联合制铜公司 <small>(附注)以公司代托辣斯名,下同</small>	1899年	153,000,000元
美国农业联合公司	1899年	33,600,000元
美国蔗糖公司	1899年	20,000,000元
美国自由车公司	1899年	36,496,400元
美国黄铜公司	1900年	10,000,000元
合众国制罐公司	1901年	82,466,600元
合众国制车公司	1899年	60,000,000元
亚美利加制雪茄烟公司	1901年	10,000,000元
亚美利加草丝公司	1899年	13,083,000元
亚美利加制革公司	1899年	33,025,000元
美国制冰公司	1899年	41,705,000元

美国制网公司	1899年	20,000,000元
国民制造饼乾公司	1901年	12,127,000元
美国机关车(即火车头)公司	1901年	50,412,500元
美国机械公司	1902年	10,000,000元
美国装填公司	1902年	20,000,000元
美国农器公司	1901年	75,000,000元
美国汽车装饰公司	1899年	22,000,000元
美国水喉公司	1900年	10,295,700元
美国造船公司	1899年	15,500,000元
美国铸熔及精制公司	1899年	100,000,000元
美国鼻烟原料公司	1900年	23,001,000元
美国钢铁制物公司	1902年	30,000,000元
美国窗牖玻璃公司	1899年	17,000,000元
美国羊毛公司	1899年	49,796,100元
美国笺纸公司	1899年	39,000,000元
美国贩卖商联合公司	1901年	15,000,000元
大西洋树胶鞋公司	1901年	10,000,000元
牛奶业联合公司	1899年	20,000,000元
中央铸造公司	1899年	18,000,000元
芝加高气学器具公司	1902年	10,000,000元
殖民地木料及箱篋公司	1902年	15,000,000元
室内御寒御暑器具公司	1901年	17,000,000元
联合烟卷公司	1901年	262,689,000元
五穀属类生产物公司	1902年	80,000,000元

美国水锅钢铁公司	1900年	50,000,000元
东方铁器公司	1901年	19,773,100元
亚美利加电气公司	1899年	20,368,400元
电车公司	1899年	18,475,000元
佛耶门煤炭公司	1901年	18,000,000元
垦辟公司	1899年	16,821,500元
哈比逊倭加熔化公司	1902年	25,750,000元
万国收获公司	1902年	120,000,000元
万国制盐公司	1901年	33,000,000元
万国制造蒸气筒公司	1899年	31,150,000元
约翰郎格灵制钢公司	1902年	30,000,000元
煤炭及煤气公司	1899年	39,470,000元
国民制造火柴公司	1900年	55,563,000元
国民炭气公司	1899年	10,000,000元
国民化药及制造模型公司	1899年	23,838,400元
国民防火公司	1899年	12,500,000元
国民精炼白糖公司	1900年	20,000,000元
纽英伦纺绩公司	1899年	15,577,000元
纽约船渠公司	1901年	28,580,000元
太平洋铁器公司	1902年	10,000,000元
滨士温尼亚省制网公司	1901年	34,250,000元
必珠卜酿酒公司	1899年	26,000,000元
必珠卜煤炭公司	1899年	59,731,000元
农家压榨器公司	1899年	10,000,000元

钢铁车公司	1899年	30,000,000元
活版字制造公司	1901年	11,500,000元
铁路用钢条公司	1902年	20,000,000元
共和国制铁公司	1899年	48,204,000元
帝国油漆用器公司	1899年	20,000,000元
树胶用物制造公司	1899年	26,410,015元
士洛士佛得制钢公司	1899年	18,200,000元
士丹特制造公司	1900年	17,250,000元
联合轮船公司(大西洋)	1902年	170,000,000元
联合制纸及制袋公司	1899年	27,000,000元
制筐及制纸公司	1902年	30,000,000元
制铜公司	1902年	50,000,000元
全国果品联合公司	1899年	15,369,500元
制靴机器联合公司	1899年	22,656,000元
合众国煤炭、铁管 及铸熔公司	1899年	25,000,000元
合众国棉纱公司	1901年	13,100,000元
合众国建筑公司	1902年	66,000,000元
合众国精制公司	1901年	12,808,300元
合众国造船公司	1902年	71,000,000元
合众国钢铁大联合公司	1902年	1,389,339,956元
世界烟草公司	1901年	10,000,000元
华治尼阿煤铁公司	1899年	18,970,000元
合 计		4,318,005,646元

以上所列，除铁路托辣斯及一八九八年以前所立之托辣斯未计外，其资本总额已四十三万万零一千八百万有奇。以现在中国银价之比例，实当上海、香港通用银九十万万元有奇。计美国现在通用货币之数，二十五万万有奇，而钢铁托辣斯以一公司之资本而居其半额，其气象之伟大，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考托辣斯之所由起，原为防自由竞争生产过度之病，实应于今日时势，不得不然也。而其流弊亦自不少，今刺取各家言其利害者而平论之。

托辣斯之利

托辣斯之利

(一)可以利用最新最大最敏之机器而尽其所长，所用资本、劳力视前此为少，而所产物品视前此为多。

(二)资本既合并，则需用原料多；需用多，则其购之也较廉，原料价廉，则制出之物其价亦随而廉。

(三)以工场夥多之故，可以实行分业之学理，使日趋精密，则佣工各尽其长，成物良而速。

(四)以资本多之故，能有馀力以利用废物，造出种种附属副产物，使无弃材，而正产物之价亦得更廉。

(五)以全国本业皆合同故，能节制生产，毋使有羡不足，因以免物价之涨落无定，而资本家无时常倒闭之患，劳力者亦不至被牵涉而失其业。

(六)能经营附属事业，扩张外国贩路。

(七)能淘汰冗员，节减薪费。

(八)凡一切竞争之冗费，如告白费、运动费等，皆可

以节省。

(九)以其工场遍于全国故，可以节省运送费，使本公司与贩卖人皆食其利。

(十)以制品多故，能随时立应买客之求，使生计界之信用日坚实。

(十一)以资本雄大故，不假借贷，无畏外界市场之恐慌，即有借贷，其息亦廉。

(十二)可以交换智识，奖励技术，为全社会之利益。

托辣斯之弊

托辣斯之弊

(一)以全权委诸一二人之专制，苟不得其人，则全局失败。

(二)以规模太大故，统一之监督之大非易易。

(三)独占一业，莫与之竞，则生产技术之改良进步将中止。

(四)淘汰多数之工场，采用省力之机器，许多劳佣因以失业。

(五)以垄断利益故，有相竞争者以种种手段摧灭之，使小资本家不能自存。

(六)以独占之故，强以廉价勒买原料品，使生产家蒙其害，强以高价售出制造品，使消费家蒙其害。

(七)以独占之故，所制产之物，虽日杂粗窳以欺市众，而莫敢谁何。

(八)滥用保护关税之权利，其制造品售出外国，价或更廉，售于本国者反更贵。

(九)以独占之故，劳力家舍彼处别无糊口之途，因得任意克减工价，延长作工时刻。

(十)其资本估价，多报浮数，号称百万者。其实不过五十万或二、三十万，一有失败，则其托辣斯证券搅乱市场。

以上所陈，左右袒两说之大略在是矣。要之最近十年间，美国全国之最大问题，无过托辣斯。政府之所焦虑，学者之所讨论，民间各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之所研究争辩，举全国八千万人之视线，无不集于此一点。故欲知美国之国情，必于托辣斯；欲知世界之大势，必于托辣斯。

美国全国
最大问题

托辣斯之初出也，全国视为怪物，视为妖魔。政府务所以摧抑扫除之，殆与现时中国政府之谋摧锄新党者无以异。故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凡二十八省之政府，发布法律，以禁止托辣斯，华盛顿政府亦随之。然卒不可禁，民间之组织托辣斯者，易其名而用其实，而发达且日盛一日。至千九百年以后，举国舆论，幡然一变。知此物之发生，由于天演理势，相迫使然，愈遏之则其势愈盛，而弊亦愈深。于是禁遏之政策，一变为补救之政策；而托辣斯之机体，乃今渐确立矣。

今举一八九七年以后之出版书籍及杂件，其关于托辣斯问题最详博确实而有力者，列数种如下：

关于托辣
斯之书籍

(甲) 政府调查报告书及托辣斯会议议事录

(1) 美国上下议院联合调查托辣斯会之报告书

- (1) 芝加哥高及圣路易之托辣斯调查会议事录 (1897年)
- (2) 芝加哥高及圣路易之托辣斯调查会议事录 (1899年)
- (3) 美国调查工业委员会之报告书，
及美国保工局报告书 (1900年)
- (4) 芝加哥高反对托辣斯会议之报告书 (同上)
- (5) 美国生计学会总会演说集 (同上)

(乙) 民间之著述

民间著述

(1) 以托辣斯为适应于现今生计界，实天演使然，无可逃避，而因详论其起原利益流弊，及谋所以补救之法者：

Jenks: The Trusts Problem

Harpers: Restraint of Trade

Collier: Trusts

Halle: Trusts and Industrial Combination in
United States

(2) 攻击托辣斯者：

Ely: Monopolies and Trusts

Clark: Trusts

(3) 颂扬托辣斯，谓其功德巍巍，为全社会各阶级人之利益者：

Gonton: Trusts and the public

要之托辣斯实二十世纪之骄儿，必非以人力所能摧沮。

受害最剧
必在中国

此今世稍有识者所同知也。自今以往，且由国内托辣斯进为国际托辣斯，而受害最剧者，必在我中国。然则我辈不能以对岸火灾视此问题也明矣。至其起原、其利害、其影响，及吾国今後对之之策，吾将别著论论之。

10. 美国之经济

亚细亚协
会之宴

廿六日，赴亚细亚协会之宴。座中美国人二十三，日本人二，中国人并余而六。其美国人，类皆纽约市中实业家之有力者也。此会之目的，全在生计上，于政治上毫无关系。然东方稍知名之人至者，必飨宴焉。前公使伍，现公使梁，皆尝到演说。宴梁後半月而余至。席间总幹事赫钦士先起演说，极言美国无利中国土地之意，惟愿保和平、兴商务。余亦照例述感谢之词，并言中国若不得良政府，则世界之平和，终不可得望。列强狙于现政府一日之安，欲在此乱机满地之市场殖其产业，非预备数倍之保险费不可。或又欲利用现政府之昏弱，而因以攫特别之权利，吾信其将来之或失，必不偿现在之所得云云。余约演四十五分之久，此後继演者尚十数人，率皆照例附和余言。

中国局面
影响美国
者甚大

次日访赫钦士于其家，赫氏复极言中国之平和扰乱，其影响于美国者甚大。即如拳匪之变，美国南方业棉花者，已倒闭三之一，失业之劳佣数千云云。余时读新闻纸，见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所演说，谓英国工业品（即物之已经制造者）输出额，每人平均二十五元六角（美金），美国工业

品输出额，每人平均仅五元一角，足证美国犹未脱农产时代，其工业实未足与英颉颃云云。余惑其说，因以叩赫氏。赫氏曰：不然。美国人工业发达之实力，实已在英国之上。不过其所产工业品，大半销于本国。仅据出口之额以为比较，非笃论也。且美国非不能推广其工业品于海外，实缘本国人消费力甚大，现在尚无馀裕以输于外耳。欲实知两国工业进步之比较，必须合其工产之全数计之。因检出英人玛尔荷（按玛氏近世统计学最著名之大家也）所著《民富论》一书，举其统计相示。则当一八六〇年，英国所产工业品之全数，每人平均九十五元；其年美国所产工业品之全数，每人平均不过五十九元。迨一八九四年，形势已一变，英国每人平均增至百一十元，美国每人平均增至百四十元，相去仅三十四年间耳，而其位置之改易如此。赫氏又言玛氏之统计，为万国所共信者也，且出诸英人之口，而其言如此。又言玛氏书刊于一八九五年，于近数年之统计未及详。而此数年间美国之进步，更有不可思议者。千九百年，吾美工业品之全数，实一百三十万万零三千九百二十七万九千五百六十六元（美金），以现在人口计之，每人平均百七十一元有奇。其年英国工业品全数，不过五十万万内外，每人平均百二十元耳。若夫以出口额计之，而美反劣于英者，则英国之工业品以百分之二十五输出海外，而美国则仅以百分之四输出耳，此其所以迳庭也，云云。其言确凿，至可信据。

昔欧洲人口产业发达之故，不得不求尾闾于海外。新

竞争舞台
日益东渐

大陆之开辟，其原因殆皆在于是。今则新大陆者，已无复隙地可容欧洲产业之渗入。不宁惟是，且更皇皇然自求其尾闾。此竞争之舞台，所以日东渐也。

11. 美国之移民

余游美，无一事为美人忧为美人恐者。虽然，有一焉，则欧洲及其他各地之下等民族，日输入于美国，而为其国民是也。试将去年及今年之统计，列其移民比较表如下（此表据西历十二月在旧金山所购美国今年统计书）：

美国移民 统计表	国名	一九〇二年	一九〇三年	增加数
	奥地利匈牙利	171,989	206,011	34,022
	比利时	2,577	3,450	873
	丹麦	5,660	7,158	1,498
	法兰西	3,117	5,578	2,461
	德意志	28,304	40,086	11,782
	希腊	8,104	14,090	5,986
	意大利	178,376	230,622	52,247
	奈渣兰	2,284	3,998	1,714
	那威	17,484	24,461	6,977
	葡萄牙	5,307	9,317	4,010
	罗马尼亚	7,196	9,310	2,114
	俄国及芬兰	107,347	136,093	28,746

塞尔维亚及 布加利亚	851	1,761	910	
西班牙	975	2,080	1,105	
瑞典	30,894	46,028	15,134	
瑞士	2,344	3,983	1,639	
欧洲土耳其	187	1,529	1,342	
英伦	13,575	26,219	12,644	
爱尔兰	29,138	35,310	6,172	
苏格兰	2,560	6,143	3,583	
威尔斯	763	1,275	512	
中国	1,649	2,209	560	中国移民
日本	14,270	19,968	5,698	
亚细亚土耳其	6,223	7,118	895	
澳洲及纽西仑	384	1,150	766	
英属加拿大	638	1,058	422	
南亚美利加	337	589	252	
西印度诸岛	4,711	8,170	3,459	

(附注)上表所列，连美国属地在内。即如中国条下，包含往檀香山及菲律宾者。日本条下，则往檀香山者居大半也。然惟此两国为然耳。自余诸国人，皆往美国本境。其往属地者，不及百之一也。

更举最近二十五年间移民之统计，则：

二十五年来移民数	1903年	857,046人	1890年	455,302人
	1902年	648,743	1889年	444,427
	1901年	487,918	1888年	546,889
	1900年	448,572	1887年	490,109
	1899年	311,715	1886年	334,203
	1898年	229,299	1885年	396,346
	1897年	230,832	1884年	518,592
	1896年	343,267	1883年	603,322
	1895年	279,948	1882年	788,992
	1894年	314,467	1881年	669,431
	1893年	502,913	1880年	457,257
	1892年	623,084	1879年	177,826
	1891年	560,319	1878年	138,469

(附注)上表所列,以今年(即1903年)为最高额,而1882年次之,去年(即1902年)及1881年1892年复次之。1885年何以锐减?则初禁华工之结果也。1894年以后何以复锐减?则再禁华工之结果也。由此观之,知前二十年移民之数,中国人占一大部分也。至近一两年之增加,则全属欧洲人矣。观前表自明。

由此观之,仅以二十五年间,而外国人之入美者,总数凡一千一百八十馀万,居美国人口七分之一有奇矣。而其势且滔滔横流,未知所届。稽其国别,则意大利人及奥匈人最多,在昨年各十七万馀,在今年各二十万馀,居全

数之半。次则俄罗斯人，去年十万馀，今年十三万馀。合三国计之，幾居全数三之二。稽其种别，则拉丁民族居八分之三有奇，斯拉夫民族居八分之二有奇，其余东方民族及难晰别之民族居八分之二有奇，而条顿民族则仅八分之一也。且其国别种别之递嬗，愈近而愈变。当十年前，即一八九三年，德国人之来者七万八千馀人，去年则减至二万八千馀人。十年前，爱尔兰人之来者四万三千馀人，去年则减至二万九千馀人。若意大利，则十年前来者仅七万二千馀耳，而去年乃增至十七万，今年乃增至二十三万。此实北欧移住者日以少，南欧移住者日以多之明证也。若是者为美国之利乎？将为美国之害乎？吾不能无疑。

南欧移民
日以多

美国当千八百年，只有五百三十万人。至千九百年，骤增至七千六百三十五万人。百年之间，增十五倍。何以得此？曰惟受海外移民之赐。美国前此以欢迎移民为国是也，无足怪者。虽然，以今日大势所趋，恐数十年以后，美国将不为条顿人之国土，而变为拉丁人及他种人之国土。此其视不徒在移民之突进而已，其原住之旧民，婚姻愈迟而产子愈少，其入籍之新民，婚姻愈早而产子愈多。苟率此不变，吾恐不及百年，而前此殖民时代独立时代高贵民族之苗裔将屏息于一隅矣。吾所以代美国抱杞忧者，莫亟于是。而美之政论家，若瞠然不以为意焉，是则下走所不解也。

代美国抱
杞忧

美国人以平等博爱之理想自夸耀者也，故其对于他民族，妒嫉之念颇淡（除中国民族不计），是其可敬佩者也。但以吾观之，美国立国之元气何在？亦曰条顿民族之特质

而已。使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权利，全移于条顿以外诸民族之手，则美国犹能为今日之美国乎？吾所不敢知也。昔北欧蛮族南下，而罗马之文物以亡。自今以往，美国若有溃虞，其必自此焉矣。

同化力

美国自恃其同化力之强，谓能吸集种种异族，使从同于美，故虽庞杂不为害，斯固然也。虽然，吾见其同化力之速率，不能与外加骤进之力相应也。昔日本人谓中国人最不肯同化，无论至何地，必自成所谓支那村、支那町者。今吾观于美，则岂惟中国人而已。即纽约市中，若者为意大利村、意大利町，若者为犹太村、犹太町，若者为俄罗斯村、俄罗斯町，虽以吾辈初旅行者，犹一望而知其区别。然则所谓同化力者，其亦仅矣，其亦缓矣。

以吾所见，则外来之民，其影响于美国之道德上政治上者甚多。

道德上之影响

其道德上之影响奈何？外来之民，固非无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足为美国前途之光者。虽然，不过百中之一二耳。若其大多数，非无智无学之农民，则荡检败行之丑类也。或其生计不能自存于本国，或其性行不能见容于本国，乃不得已而以新大陆为逋逃藪。据伦敦移民会报告书云，每岁由爱尔兰移住美国者，其百分之七十四，为罪满出狱之囚徒。观于此，不能不为美人瞿然惊也。失业无赖之人麇集既众，于是酗酒、奸淫、杀人、盗窃诸恶风，日浸淫于美国，终非宗教之制裁所能范围。据千九百年统计，纽英伦四省之人口，其外来者居百分之四十；而

犯罪之人数，外来者居百分之七十五，可以见其概矣。其他虽不悖于法律，而有害于风俗者尚多。据千九百年统计，则美国卖酒业中百分之六十三，酿酒业中百分之七十五，饮食店中百分之七十七，皆为外来移民之所营业云。其于道德上之影响，必不少矣。

其政治上之影响奈何？

(一)外来者多酗酒，故务求所以利酒业。当投票选举时，至生出所谓“酒家票”者，驯至为政治上一势力。近世有“禁酒会选举团”，亦因防此弊而起也。

政治上之影响

(二)外来者多好淫，故摩门教利用之（摩门教起于美国中部，以一夫多妻为教义）。当选举时，生出所谓“摩门派投票”者，为政治上一势力。

(三)外来者之大多数属天主教，故天主教投票，为政治上一势力。

(四)外来者多持偏激之社会主义，故社会党投票，为政治上一势力。

(五)外来者多麇集于大都会，致使市政种种腐败，危及地方自治之基础。

(六)外来者多不能同化于美国，各自用其国语，沿其国俗，于合众国政治上，别为一团。若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其最甚也。故有所谓德意志投票、意大利投票、爱尔兰投票者，各为一特别之势力，牢不可破。每当选举时，其妨害公安公益者实甚。

(七)外来者以无智无学无德之故，实不能享有共和国

民之资格。以一国主权，授诸此辈之手，或驯至堕落暴民政治，而国本以危。

由是观之，则外来移民，其关系于美国前途者，辽乎远哉。然此等种种恶影响，惟自欧洲来者实尸其咎，而自中国来者盖甚稀焉。中国人之病美国者，不过劳佣价廉，与彼之下工相竞耳。而所竞者，不仅在太平洋岸之一小部分，而非若彼等之蔓延及于全国也。然则为美国计，中国移民不过疥癬之患，而欧洲移民实心腹之忧也。乃彼中政治家，顾厄我而骄彼者何哉？彼有选举权而我无之耳。美国政治家他无所惧，而最惧工党，盖一失工党之欢，而位遂不可保也。准是以谈，则美国人对于此问题之理由，可以见矣。夫孰不知其为国家将来一大患，其奈国中选举票之半数，皆已在外来新入籍者之手，一倡异议，则万戈向之。彼十年前，固尝有议禁意大利人者矣，乃不旋踵而噤若寒蝉焉，则国中有二百馀万意大利人之投票以盾其後也。使我华人在美者而有此权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噫！

虽然，以媚众取宠之故，而置最大问题于不顾，则与专制国讳言朝廷阙失者何择焉？此亦共和政体一大缺点也软？

12. 美之犹太人

美国外来移住民之中，其势力最大者，则犹太人也。闻美国之银行业，犹太人居十之三四；其银行职员，犹太人

中国移民
无选举权

犹太人之
势力最大

居十之五六云。

布塔委街者，纽约第一大街也，大商店凡数千家，属于犹太人者十而六七，吾中国则仅一家而已。

纽约市政之权，一惟犹太人所左右，他无足与抗者。其他大市，亦大率类是。

犹太人何以能若是？则以其团结力之大，为他种人所莫能及也。闻之彼族有一公会，其组织规制甚秘密，外人莫得闻。凡一犹太人来美国者，公会量其才而贷以资本，使营商业。获利则税其若干，以复于公会；折阅则再贷之，复折阅则三贷之；贷之三而犹不能自立，乃不复矣。此所以相扶相导，而全世界之商业，日入彼掌握也。故纽约市中二十馀万之犹太人，其从事于下等劳动职业者甚希，而小商店营业不计其数。

团结力大

余初到纽约时，适遇俄罗斯杀掠犹太人事件。纽约各报，日攻击之，描写其惨状。不遗余力。其实此次被杀伤者，合计不满四百人。以视拳匪之役，俄人在黑龙江畔，一日而杀华人七千，其相去亦远矣。而全球报纸，其肯为我实力讼冤者有幾耶？彼曷为尔尔，则以纽约者犹太人之纽约也，动纽约则动全美国，动美国则动全世界；而俄人虐杀事件，遂招天下公愤。于此见中国人之生命，贱于犹太人远矣。此役也，纽约市捐救济金千馀万，全美国合捐二千馀万，纽约之华人亦有助者。闻美国犹太公会，建议欲尽迎旅俄之同胞至新大陆云。

华人生命
贱于犹太
人远矣

近世犹太人最有名者，如英国前大宰相侯爵的士黎里，

犹太名人 为保守党魁，与格兰斯顿争政权数十年，其最著也。既今
 纽约市中，若西士弗氏，为纽约财界之雄，每年捐助教育
 事业，常在万金以上。若士特拉夫氏，两任土耳其公使，为
 美国第一等外交家。若立温德列氏，现任纽约高等法院长，
 为法律名家。其馀类此者，不可枚举。纽约《每月丛报》，
 尝汇举现世界重要人物属于犹太族者，凡四十八人（各国
 皆有），揭其小传，及其肖像。

吾人视犹
 太为何如

呜呼！以数千年久亡之国，而犹能岿然团成一族，以
 立于世界上，且占其一部分之大势力焉，则其民族之特色
 之实力，必有甚强者矣。不然，彼巴比伦人、腓尼西亚人，
 今何在也？即希腊人、罗马人，其今昔之感，又复何如也？
 吾中国今犹号称有国也，而试问一出国门，外人之所以相
 待者，视犹太为何如？而我国人之日相轧辄相残杀，同舟
 而胡越，阖室而戈矛者，视今之犹太人，又何其相反耶？吾
 党犹器器然曰：中国将为犹太，将为犹太。呜呼！其亦不惭
 也已矣。

犹太人之趋利若鹜，视钱如命，诈伪贪鄙，此尽人所
 同知也。故西国通用语，呼人之贪吝谲诈者曰“周”，周者，
 犹太字之原音也。吾尝论犹太人对于本族有道德，对于本
 族以外无道德。虽然，凡道德者皆爱其类利其群之谓耳，又
 岂独犹太哉！

犹太人之不洁，与中国相类。纽约唐人街与犹太街接
 壤，其秽湫不相上下。

13. 繁盛之纽约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

眼界一变
再变

吾闻日本游历家皆曰，先至美国，后至欧洲者，无不惊欧洲之局促顽旧；先至欧洲，后至美国者，无不惊美国之嚣尘杂乱。吾未至欧洲，吾不能言之。

吾在纽约无馀日以从事游览，若政治上、生计上、社会上种种观察，百不得一，固不待论；即风景亦所见绝稀，吾深负纽约也。初到时，有拉杂笔记百数十条，记琐见琐闻。及游历遍，覆视之，觉其全属辽东豕，故概淘汰不编入，惟略存十数条如下：

纽约观感

野蛮人住地底，半开人住地面，文明人住地顶。住地面者，寻常一两层之屋宅是也。住地底者，孟子所谓下者为窟窟。古之五祀，有中溜。穴地为屋，凿漏其上以透光，雨则溜下也。今吾国秦晋豫之间，犹有是风。北京之屋，亦往往有入门下数石级者，犹近于地底矣。纽约之屋，则十层至二十层者数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真所谓地顶矣。然美国大都会通常之家屋，皆有地窖一二层，则

又以顶而兼底也。

纽约触目皆鸽笼，其房屋也。触目皆蛛网，其电线也。触目皆百足之虫，其市街电车也。

纽约之公园

纽约之中央公园，从第七十一街起至第一百二十三街止，其面积与上海英法租界略相埒，而每当休暇之日，犹复车毂击人肩摩。其地在全市之中央，若改为市场，所售地价，可三四倍于中国政府之岁入。以中国人之眼观之，必曰弃金钱于无用之地，可惜可惜。

纽约全市公园之面积，共七千方噠架，为全世界诸市公园地之最多者。次则伦敦，共六千五百方噠架。

论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无相当之公园，则于卫生上于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纽约而信。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

街上车、空中车、隧道车、马车、自驾电车、自由车，终日殷殷于顶上，砰砰于足下，鳞鳞于左，彭彭于右，隆隆于前，丁丁于后，神气为昏，魂胆为摇。

人言久住纽约者，其眼必较寻常人为快。苟不尔者，则当过十字街时，可以呆立终日，一步不敢行。

纽约之最大旅馆，其上等房位，每日百五十元（合墨西哥银三百馀元）。房中陈设，皆法前王路易第十四宫中物云。李文忠游美时住此馆，但仅住二等房位耳，每日七十五元。其参随辈，皆住三四等以下云。以中国第一等地位之人，而作纽约第二等客，一笑。

李鸿章仅住第二等房

格兰德之墓，亦纽约一游燕处也。格兰德罢任总统

後，貧不能自存，无有恤之者。及其死也，以数兆金营其墓，可称咄咄怪事。闻賤丈夫欲罔利者，营此别业，吸引裙屐，因使其附近地价，可以骤涨云。兹事虽小，亦可见薄俗之一斑也。墓临河，风景绝美，士女雲萃，过于公园。合肥手植一树于墓门，泐数言焉，行人咸目之。

李鴻章手
植之树

自由岛者，在纽约海口中央，竖一自由女神像，法国人所赠也。美人宝之，登之有潇洒出尘之想。

郎埃仑在布碌仑之西，由纽约乘电车半点钟可达，避暑之地也，游者以夜。余尝一游，未至里许，已见满天雲锦，盖电灯总在数千万盞以上也。层楼杰阁，皆缀华灯，遥望疑为玻璃世界。中有一园，名狂笑园者。人以洋半角售券入园，园中诸陈设玩区，有普通者，有特别者。特别者另买券乃能入观，其券賤者半角，最贵者亦不过两角半。然欲遍观之，每人须费二十三元有奇。其余如狂笑园而稍小者，尚数十区，欲遍游非三四日不能。然至者，率皆中下等社会及儿童耳。

14. 黑暗之纽约

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吾请略语黑暗之纽约：

略语黑暗
之纽约

排黄热者流，最诋华人不洁。以吾所见之纽约，则华人尚非不洁者。其意大利人、犹太人所居之数街，当暑时，老嫗、少妇、童男、幼女，各携一几，箕踞户外，街为之

寒。衣服褴褛，状貌猥琐。其地电车不通，马车亦罕至也，
顾游客恒一到以观其风。以外观论，其所居固重楼叠阁也，
然一座楼中，僦居者数十家，其不透光不透空气者过半，燃
煤灯昼夜不息，入其门秽臭之气扑鼻。大抵纽约全市，作
此等生活者，殆二三十万人。

贫民窟

据一八八八年之统计，纽约之赫士达及摩比利两街（大半属意大利人所居，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亦间有），其人口死亡之比例，每千人中至卅五人，有奇。其五岁以下之小儿死亡者，每千人中至百三十九人有奇；较之纽约全市普通统计，每千人实应死亡廿六人有奇耳。其贫民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此等率皆由住宅缺空气缺光线所致云。

又一统计家言，全纽约赁人合居之房屋，凡三万七千间，住于其中者百二十万馀人云。

此等住居，非特有妨于卫生也，且有害于道德。又据统计家言，纽约某街有一楼，居者四百八十三人，而一年之间，犯罪者百有二人，其影响亦大矣。

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譬之有百金于此，四百人分之；其人得七十元，所馀三十元，以分诸三百九十九人，每人不能满一角，但七分有奇耳，岂不异哉，岂不异哉！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

贫富悬殊

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纽约、伦敦，其最著者也。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

社会主义
万不可已

此等情形，既日日别心怵目，于是慈善事业起焉。据统计表，则纽约既有之慈善事业凡千二百八十八所，其类别如下：

公立	28	常川救助	67
特别救助	51	救助废疾	16
传道会附属救助	49	医院	101
教会附属救助	590	改良事业	16
临时救助	83	相互救助	78
救助外国人	26	杂类	183

现在纽约全市，每年慈善事业所费，亦恒在千万元以上云。虽然，慈善果遂足以救此敝乎？慈善事业，易导人于懒惰，而生其依赖心，笑其廉耻心者也；此所以此等事业虽日兴，而贫民窟之现状亦日益加甚也。观于此，而知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

社会革命
其终不免

观各公司之制造工场，更令人生无穷之感。近世之文明国，皆以人为机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者也。以分业之至精至纤，凡工人之在工场者，可以数十年立定于尺许之地而寸步不移。其所执之业，或寸许之金，或寸许之木，磨着焉控送焉；此寸金寸木以外，他非所知、非所闻也。如制针工磨尖者不知穿鼻之事，穿鼻者不知磨尖之事，而针以外之他工无论矣，而工以外之他事业、他理想更无论矣。

富者愈富
智者愈智
愚者愈愚
贫者愈贫
愚者愈愚

以是之故，非徒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已，抑且智者愈智，愚者愈愚。如彼摩尔根、洛奇佛拉之徒，以区区方寸之脑，指挥数千兆金之事业，支配数十百万之职员，历练日多，才略日出。而彼受指挥受支配之人，其智识乃不出于寸金寸木。呜呼！何其与平等之理想太相远耶！此固由天才之使然，然亦人事有以制之。准是以谈，则教育普及之一语，犹空言耳。呜呼！天下之大势，竟滔滔日返于专制。吾观纽约诸工场，而感慨不能自禁也。

女多于男

纽约省统计，对于男子一人，而有女子六七人之比例。闻由近日东方之民，谋食于太平洋岸一带及大北铁路一带者日多，而其细弱则仍居东部，故悬绝至此甚云。此事于道德上影响亦不少。美国号称最尊女权，然亦表面上一佳话耳。实则纽约之妇女，其尊严娇贵者固十之一，其穷苦下贱者乃十之九。娇贵者远非中国千金闺秀之所得望，下贱者亦视中国之小家碧玉寒苦倍蓰焉。以文明之地，结婚既难，而女性复多于男性数倍，故怨旷之声，洋洋盈耳。以华人之业贱工者，而中下等之西女，犹争愿嫁之，则其情形略可想矣。此摩门教所以岁月侵入，而卖淫业者之数殆逾三万，其号称良家而有桑濮之行且遍地皆是也。此亦纽约黑暗之一大端也。

15. 哈利逊与摩尔根

廿九日，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氏来访。余

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一在城多利，一在纽约，一在气连拿，一在碧架雪地。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云云。余谢以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几。彼等皆云：均之改革也，均之与旧社会之现状战也，均之艰难也；大改革所费之力，与小改革所费之力，相去不相上下，毋守适取其大者焉，所谓狮子搏兔与搏虎之喻也。余以其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不能与之深辩，但多询其党中条理及现势而已。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以土地尽归于国家，其说虽万不可行；若夫各种大事业如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之类，其大部分归于国有；若中国有人，则办此真较易于欧美。特惜今日言之，非其时耳。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问题，吾将别著论研究之。

中国改革
必从社会
主义着手

社会主义
与中国颇
相契合

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其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信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为最强，社会主义之蔓延于全世界也，亦宜。

马克思

哈利逊为余言，现在全地球社会党之投票权，合各国

计之，已共有九百馀万。而近一两年来，其党员以幾何级数增加，不及十年，将为全地球政治界第一大势力云。此其言虽不无太过，然其盛大之情况，固在意计中也。近来国际社会党最发达，此亦人类统一之一徵兆。

哈氏言日本人入党者已有九百馀人，而中国尚无一。（以余所闻，在美洲有余君表进者，社会主义党员之一人也，余君亲为余言之，特未能为该党有所尽力耳。想曾入其党者，尚不止此数，哈氏或未确知耳）。哈氏极欲与吾党联络，拓殖此主义于我国，且欲得内地或海外之华文报数家为其机关报。余以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婉谢之，期以异日而已。哈氏以其党之主义纲领等小册子及其丛报凡数十册见赠，余深谢之。

是日下午往访摩尔根。

摩尔根者，世所称托辣斯大王，又称现今生计界之拿破仑者也。余本无事与彼交涉，特以全美国最大魔力之人，以好奇心欲一见之耳。彼生平未尝往访人，惟待客之来访，虽以大统领及国务大臣，或关于一国财政上求助于彼，亦惟就谘之，不敢望其枉驾也。又闻彼之会客，以一分钟至五分钟为度，虽绝大之问题，只以此最短时刻决断之，而曾无失误，其精力真千古无两。

余于前两日以书道来意，求五分钟之晤谈，且约期。至是诣彼窝尔街之事务室访之，则应接所之客数十，以次引见，真未有过五分钟以外者。余本无所求，且不欲耗彼贵重之时刻，故入谈仅三分馀钟而毕。彼赠余一言云：凡事

业之求成，全在未着手开办以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云云。此语殆可为彼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门，余深佩之。

摩尔根，美国干捏底吉省人，累代皆为美名族。父拥大资本，在波士顿创一摩尔根银行，握大西洋两岸金融之权者数十年。摩氏虽藉父业起家，然自少年即富于自立之性，大学毕业后，二十一岁即入纽约之丹康查门银行，从事实务之练习。自南北战争以后，美国产业复兴，而全国中各事业，其资本在数百万元以上者，殆无一不与摩氏有关系。

及一八八二年以后，美国托辣斯渐兴，野心家从事此业者踵相接，而真能成就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则屡起屡仆，大牵动生计界，惹起举国物议。于是天然淘汰，优胜劣败，其成功全归摩氏之手。

计今摩氏所倡办，及与彼有关系之托辣斯公司等，凡三百六十馀家。全美国总资本之半额，归彼一人支配之下。其最大者：（一）铁路大托辣斯，以千九百年成立，凡合并十一大公司。全美国最大之干线，皆被网罗。其线路合计四万三千三百馀英里，足以绕地球四周而有馀。其资本为美金十万万零五千四百馀万，当中国政府二十年之岁入。（二）钢铁大托辣斯，以千九百一年成立，凡合并八大公司，其资本为美金十一万万零四千五百万，部下职员凡二十五万有奇。（三）轮船大托辣斯，以千九百二年成立，凡合并八大公司，有船百十八艘，八十八万一千五百六十二吨，

全国资本
半归一人

英美德三国在大西洋航路之船一网而尽。

噶，伟矣！当摩氏之谋设钢铁托辣斯也，钢铁大王卡匿奇不欲，乃摩氏仅一席话，而卡氏遂帖然奔走，三月事遂大定。其谋设轮船托辣斯也，欲握大西洋航权，使新旧两大陆交通机关入于其手也。黎伦轮船公司者，英国最大最久之公司，其船来往大西洋者二十九万三千馀吨；英国百馀年来所以左右海权者，实惟此公司是赖。摩氏之初至英也，英人闻其有建轮船托辣斯之议，目笑存之。乃亦不及数月，竟戢戢以就范围。于是全欧人始骇汗相惊，曰美国祸，曰美国袭来，曰美国统一世界。若此者，谓其原动力在摩氏一人可也。举世锡彼徽号曰：“商界之拿破仑”。诚哉！其拿破仑也。

商界之拿破仑

摩氏至德国，德皇维廉第二出其御船迎之，与之同游宴者三日，退而语人曰：“吾见当世英雄，惟有一人，曰摩尔根。”摩氏亦语皇云：“使陛下而生于美国，凭藉此大舞台，以演陛下之大手段，其鸿图当更有不可思议者。”呜呼！使君与操，真并世之两人杰哉！其目无馀子也固宜。抑二十世纪以後之天地，由武力时代，变为实业时代；然则今日再有一武力之拿破仑，亦终不免在劣败之数。而有一实业之拿破仑，其并吞囊括之大业，谁又能测其所终极耶？

16. 美人嗜杂碎与华医

纽约全省之华人约二万，其在纽约市及布碌仑（与纽

约相连今合为一自治团体)者万五千,大率业洗衣工者最多,杂碎馆者次之,厨工及西人家杂工又次之。其馀商人,则皆侍工以为生。商店大小亦有数百家,自成一所谓“唐人埠”者。每来复,唐人埠街衢为塞,盖工人休暇,皆来集也,馀日则颇冷淡。吾侪在东方诸市演说,惟来复日听众阗塞,馀日则至者不及半数。

唐人埠

杂碎馆自李合肥游美後始发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後一到游历,此後来者如鲫。西人好奇家欲知中国人生活之程度,未能至亚洲,则必到纽约唐人埠一观焉。合肥在美思中国饮食,属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饌数次。西人问其名,华人难于具对,统名之曰“杂碎”;自此杂碎之名大噪。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遍于全市。此外东方各埠,如费尔特费、波士顿、华盛顿、芝加高、必珠卜诸埠称是。全美国华人衣食于是者凡三千馀人,每岁此业所入可数百万,蔚为大国矣。

杂碎馆

中国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举国嗜此若狂。凡杂碎馆之食单,莫不大书“李鸿章杂碎”、“李鸿章麵”、“李鸿章饭”等名。因西人崇拜英雄性及好奇性,遂产出此物。李鸿章功德之在粤民者,当惟此为最矣。然其所谓杂碎者,烹饪殊劣,中国人从无就食者。

西人性质有大奇不可解者,如嗜杂碎其一端也。其尤奇者,莫如嗜用华医。华医在美洲起家至十数万以上者,前後殆百数十人。现诸大市,殆无不有著名之华医二三焉。余前在澳洲见有所谓安利医生者,本不识一字,以挑

嗜用中医

江湖騙子
以醫致富

菜为生，贫不能自存。年三十餘，始以医诳西人，後竟致富三百餘万。及至美洲，其类此者数见不鲜，所用皆中国草药，以值百数十钱之药品，售价至一金或十金不等，而其门如市，应接不暇，咄咄怪事。西例，凡业医者必须得政府之许可，然在美国得之并不难，各医家皆自称在中国某学校毕业之医学士、医学博士等。盖美国贿赂风盛行，有钱则万事俱办也。自此点观察之，则不如日本远甚。日本唐人埠之医生，无一能得免許状者。

中国貨

纽约者，全世界第一大市场，商业家最可用武之地也。中国至微至贱之货物，如爆竹，如葵扇，如草席，每岁销数皆各值美金数百万，大者无论矣。然大率由美国人手经办，中国人自办者寥寥。统计纽约全市，其与西人贸易之商店，仅两家而已。中国人对外竞争之无力，即此可见。谓中国人富于商务之天才者，亦诬甚矣。

纽约及东部一带之华人，有眷属者颇稀，不如西部之多，盖道远往来难之所致欤？以此之故，华童在学校者亦甚少，约计不盈百人。

哥倫比亞
大學之
中國留學生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大学中之第一流也。吾中国学生一人，曰严君锦镛，北洋大学堂官费所派遣者，学政治法律，明年可以毕业。

17. 哈佛之中国留学生

四月晦，由纽约至哈佛。哈佛者，干涇底吉省之都会，

而东部著名之市府也。

居纽约将匝月，日为电车、汽车、马车之所鞅鞅，神气昏浊，脑筋聩乱。一到哈佛，如入桃源，一种静穆之气，使人悠然意远。全市贯以一浅川，两岸嘉木竞荫，芳草如簪。居此一日，心目为之开爽，志气为之清明。

一到哈佛
如入桃源

全市华人不过百馀，而爱国热心不让他埠，举皆维新会中人也。时容纯甫先生因隐居此市，余至後一入旅馆，即往谒焉。先生今年七十六，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

拜会容翁

翌日乡人请余演说，容先生亦至。

哈佛者，中国初次所派出洋学生留学地也，于吾国亦一小小纪念。容先生导余游其高等学校，实全美国最良之高等学校云。（余行後三月，康同璧女士来留学斯校。）其校长出二十年前校中记事录言及中国学生者见示，余为歎歎久之。

中国初次出洋学生，除归国者外，其馀尚留美者约十人，余皆尽见之。舍叹息之外，更无他言。内惟一郑兰生者，于工学心得甚多，有名于纽约。真成就者，此一人矣，然不复能为中国用。以美国数百万学者中，多此一人，何补于美国？其次则容駸，现在我公使为头等翻译，笃诚君子，文学甚优，亦一才也，吾深望其将来有所效于祖国。自馀或在领事署为译员，或在银行为买办，等诸自郅矣；人

留美不归
之学生

人皆有一西妇，此亦与爱国心不相容之一原因也，一叹！
 市中有一室，昔为留学生寄宿舍者，中国政府所购置也，数年前始售去。其一匾额落杂货肆中，乡人以数金易归，免将来入博物院增一国耻而已。

昔之留学生寄宿舍

由纽约至哈佛，道经纽海文，实耶路大学所在地也。耶路为美国最著名之大学，吾国学生亦有三人在焉，曰陈君锦涛，曰王君宠佑，曰张君煊全，皆北洋大学堂官费生也。吾自初即发心往参观此校，然迫于时日，所至各地，皆有期约，竟不能下车，以为遗憾。今年夏季卒業，其法律科，王君褒然为举首。受卒業证书时，王君代表全校四千餘人致答词，实祖国一名誉也。是次法律科第一名为黄种人，第二名为黑种人，第三名乃为白种人。各报纸竞纪之，谓从来未有之异数云。

耶路之中国留学生

对外国人未半办学之见解

闻耶路大学近拟开一分校于我上海，已有成议，或以明年秋冬间可开校云。果尔则为吾国学者求学计，便益多矣。虽然，我辈当思彼美人者果何爱于我，而汲汲焉乃不远千里而来教我子弟耶？人才未始不可以养成，特不知能为祖国用否耳？教育者何？国民教育之谓也，天下固未有甲国民而能教育乙国民者。不然，香港之皇仁书院，上海之圣约翰书院，其学科程度，虽不及耶路之高，然在中国固罕见矣，问其于我祖国前途作何影响耶？吾闻耶路开学之举，喜与惧俱矣。

余在哈佛二宿即行，五月二日至波士顿。

18. 游波士顿

波士顿者，马沙诸些省之首都，现今美国第五位之大都会，而自独立以前素著名誉之市府也。人口五十六万馀，华人约三千。美国东部中国维新会之开，以斯市为最早。会成于己亥秋，至壬寅冬而大扩张，故吾党与该市华人关系颇切密。既至，诸同志迎于车站，留学生徐君建侯借焉，欢迎一如纽约。是夕，余为中国国旗演说，及波士顿历史之演说，听者颇感动。

为中国国旗演说

波士顿者，美国历史上最有关系之地，而共和政治之发光点也。初英人之殖民于美洲，在千六百二年，初有新英兰、勿尔吉尼诸地之公司。而其实行共和政体者，为自今马沙省所属普利摩士一支之殖民始。余于五年前所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一条题为〈自由祖国之祖〉者，其文云：

北亚美利加洲有一族之人民焉，距今二百七十馀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苛政，相率辞本国，去而自窜于北美洲篷艾藜蒿之地，栉风沐雨，千辛万苦，自立之端绪稍萌芽焉。其初至之地曰普利摩士，遗迹至今犹有存者。尔後有志之士接踵而来，避秦而觅桃源者所在皆是。积百有馀年，户口渐繁，财政渐增。至千七百七十五年，既弥漫于十三州之地，遂建义旗，脱英羁轭。八年苦战，幸获胜利，遂为地球上一大独立国，即今之美国是也。回忆此一百有一之先人，于

自由祖国之祖——百有一人

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风阴雪中，舍舟登陆，蚩足而立于大西洋岸石上之时，其胸中无限块垒抑塞，其身体无限自由自在，其襟怀无限光明俊伟，殆所谓本来无一物者；而其一片独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种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结果在千百年以后者。今之人有欲顶礼华盛顿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新世界石

吾梦想此境者有年，吾今乃得亲履其地，抚其遗迹，余欣慰可知矣。普利摩士距波士顿仅汽车五点余钟，余凌晨而往，观所谓“新世界石”者，即彼百有一人初至时登岸所立之地也。二百年来，美之爱国家及外来游客至者，每槩凿少许怀之而归，以作纪念，原石损坏殆半。至是以铁栅围之，禁采折云。徐君建侯锡其名曰“新世界石”。本书所载之图，即徐君亲自摄影见赠者也。

清教徒中之急进派

初，十七世纪之初元，英民以谋利目的渡航美洲者渐夥。至其真为自由主义坚苦刻厉以行其志者，实始自此百有一人。百一人之首领为勃黎福，实清教徒中之急进派也。当英王占士第一即位，严压新教。勃黎福及其党人，乃决计出奔异国，自行其是。千六百八年，率其徒赴荷兰，寄居数年，困甚。又虑其子弟久居异邦，失其国粹。时闻勿尔吉尼省之殖民公司，为清教会中所主持，始谋来美托庇同道。乃贷资于伦敦富商，期以七年偿还，约定买巨艇尽族而行。

千六百二十年，抵普利摩士，见其地饶沃，宜种植，遂定居焉，不隶于勿尔吉尼。其始定制，通力合作，种植所

得，悉存为公积，而同人亦衣食于公家，无有私财，实行柏拉图之共产主义。未幾，故国人闻之，深相慕羨，来者日众。见共产之制不可以久，乃议每夫划田一亩为私有，建筑村邑，公议管理之法。首建议会，举勃黎福为伯里玺天德，小事由伯理玺处分，大事则公议公断，凡成年者皆有会议权。至一六三八年，以居民分拓殖于各地，散处不能悉赴会，乃行代议制度，是普利摩士开辟之略史也。（普利摩士初时自为一省，後乃合并于马沙。）故美国共和政团，实托始于是。

共产之制

美国人合众自立之端绪，殆无一不发源于波士顿。当一六四三年红印度土人屡与殖民诸白人为难，而英廷亦与清教会相持，于是始联合马沙诸些、普利摩士、干涅底吉、纽海文四省，立一殖民总会（後普利合于马沙，纽海文合于干涅，实今之二省，而当时分四政府也），实为联邦之滥觞。而其总会所在，波士顿也。

合众自立
发源于此

一六六四年，英廷颁发航海条例，欲以限制殖民，遣使至新英兰及马沙诸省。而廷折其公使，拒不纳者，波士顿人也。

一六八四年，英廷废马沙省之证书（美国诸殖民地皆受自治证书于英廷，或先得证书而後来，或殖民渐就绪而後求得证书），特派一总督统辖新英兰诸省。及一六八八年，马沙人首立共和政府，复要求自治证书于英廷，其政府所在，则波士顿也（是年英王维廉第三遂给回证书于马沙）。

当英法七年战争之役，法人犬联红印度土人与英属诸殖民省为难，故诸省不能不会同拒敌。于是有亚尔拔尼（纽约省之首都也）大会议，实为联邦进步之第二着。而其时之军事会议，则在波士顿也。（时华盛顿为勿尔吉尼省之副将，参与军事会议于波士顿，自是华盛顿始著名。）

一七六五年，英廷创行印花税，诸殖民地大愤。其首发难相抵抗，使税员惧而辞职，而印花税得以暂废者，则亦波士顿市民之为之也。

一七六七年，英国户部大臣汤欣厉行苛税，设法六章，而特由英廷设一美洲总税务司于波士顿。其首倡临时公议抗此新法，令各税务司皆惧而逃匿于炮台者，亦波士顿人也。

一七七二年，居民与驻防兵首交哄，为军事之先声者，又波士顿人也。其後汤氏新税虽废，而仍留茶税一项。印度茶必经由英国，由英廷抽税乃许入美。

夺茶事件

一七七三年，英茶至波士顿，起岸候验。居民闻之大哗，群起夺取茶箱，尽投诸海港，此实为美国人对于英廷宣战之第一着，则亦波士顿之倡也。其年，英廷遣兵一小队，以军政治其地。而马沙亦自设政府，募民兵。一七七五年，遂有奔勾丘之战。其最初交绥之地，则波士顿也。其年五月，复开国会于费尔特费，举华盛顿为统帅。其第一次战捷，挫英兵之锐气者，则首围波士顿而夺据之也。由此论之，谓波士顿为美国合众自立之母，谁曰不宜？

余在波士顿九日，每以半日与国人演说谈论，以半日

访寻其历史上遗迹。手美国史一部、波士顿名胜记一部、地图一纸，按图而索之。初四日，往观抛弃英茶之港口，则今为一大街最繁盛之区矣。街角墙上嵌一铜碑，铭曰：“一七七四年抛弃英茶处”，下复纪其事略。盖当时有市民七人，涂面易服，为红印度人之装束，夜袭英船，取其茶数十箱，投诸海云。斯事与林文忠在广东焚毁英人鸦片绝相类。而美国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独立，而吾中国以彼役启五口之通商，则岂事之有幸有不幸耶？毋亦国民实力强弱悬绝之为之也。余徘徊久之，得一绝句：“雀舌入海鹰起陆，铜表摩挲一美谈。猛忆故乡百年恨，鸦烟烟满白鹅潭。”（雀舌谓茶。美国以鹰为徽章。）

与林则徐
焚烟之事
绝相类

同日，游奔勾山，至则仅一小丘耳。一七七五年四月，马沙民兵围波士顿，与英驻防兵初交绥，即在此地。今有一华表一民兵首领战死者之铜像。华表之守护人导余遍游全丘，逐一指点曰：某处者，某兵官所立发令之地也；某处者，某兵官战死之区也。是役也，英兵死伤千五百，美人仅四百云。余凭吊感慨，不能自禁，成一诗云：

昔游东台冈（日本勤王师战胜处，即今东京上野公园是也），今上奔勾丘。渺兹一黄土，长留万人讴。生命固所爱，不以易自由。国殇鬼亦雄，奴颜生逾羞。当其奋起时，磊落宁他求？公义之所在，赴之无夷犹。一射百决拾，往折来轸辍。大业指挥定，嘖嘖凝万眸。谓是实天幸，人谋与鬼谋。谓是某英雄，只手回横流。岂识潜势力，乃在丘民丘。千里河出伏，奔海不能休。

奔勾山战
场怀古

三年隼不鸣，一击天地秋。获实虽今日，播种良远畴。固知无实力，不足语大猷。即今百年後，兵销日月浮。铺锦作山河，琢玉为层楼。周文与殷质，国粹两不仇。入市观市民，道力尚无俦。清明严肃气，凛凛凌五洲（波士顿风俗之美，至今犹为美国冠）。益信树人学，收效远且遒。仰首啸鸿濛，回首睨神州。先民不可见，怀古信悠悠。

华盛顿点
兵处

翌日游公园，有一树为华盛顿初次点兵处。原树已槁，今所见，其补植者也。

随游道前斯达岭，前此英兵所屯，华盛顿夺据之，以临波士顿，遂获全胜者也。有石碑示华盛顿所立处。

同日，游一礼拜堂，乃独立前清教会之所建者。规模甚局小，体制甚古朴，实独立时民党屡次集议之地云。今不复在此讲道，惟以当一博物院而已。其中所陈历史上纪念物甚多，不能备述。

19. 波士顿之图书馆与报馆

公共图书
馆之鼻祖

初六日，往观市立图书馆。设图书馆以保存古籍者，自十六世纪时日耳曼人已行之。至以此为公共教育之机关，实自兹馆始云。千八百四十七年，波士顿市长乾士氏议徵市税，以设市立图书馆，议会许之，即为此馆之嚆矢。越二年，英国仿其例，由议会提款以充兹事之用。千八百五十四年，英之门治斯达、利物浦二市始有图书馆，实波士顿以後第一

次继起者也。以千八百九十六年之调查，则全美国中藏书三千卷以上之图书馆，凡六百二十六处云。本馆所藏书凡八万册，其前後建筑费合计美金二百六十五万元。除总馆之外，其分布于市中者，尚有分馆十所、借书处十七所云。此皆馆长为余所言者。彼断断然以此为波士顿市对于全世界之名誉也。

同日往观波士顿报馆，史家或亦以此为世界最古之报馆云。考新闻纸之起源，或云当中世之末，意大利之俾尼士已有之，由政府发行，每月一册，用手写，非印刷也。其在英国，则千五百八十年，额里查白女皇与西班牙交战之时，政府亦曾发一新闻纸，出版无定期。至占士第一时，始有礼拜报。实则英国每日新闻，实自千七百九年始。而此波士顿报，则滥觞于千七百四年。然则谓此报为报界之祖，殆无不可。距今适二百年，已不知幾易主，而其规模之宏大，亦不可思议。余往观经三点钟乃毕，内容繁贖，倦于笔记矣。观毕後馆主请留一相。余每至一市，诸报馆访事皆来照相，此次又特别留记者也。

世界最古
之报馆

报馆愈古者则愈有价值。盖泰西之报馆，一史藏也。其编辑文库所藏记事稿，无虑百千万亿通；所藏名人像及名胜图画，无虑百千万亿卷；分年排比，分类排比。吾尝游大新闻报馆数家，其最足令吾起惊者，则文库是也。故无论何国，有一名人或出现或移动或死亡，今夕电报到，而明晨之新闻纸即登其像，地方形胜亦然。彼何以得此？皆其文库所储者也。

泰西报馆
皆史藏也

美国报业
之盛

美国当千八百五十年，全国报馆仅二百五十四种，读者仅七十五万八千人。至千九百年，报数增至万一千二百二十六种，读者增至千五百十万人。全国印出报纸，总数凡八十一万万零六千八百五十万部。统计全国报馆，平均支出费用总额一万万零九千二百四十四万元(美金)，收入总额二万万零二千三百万元。予戏，盛哉！而倡之者实自波士顿报，此亦波士顿之一荣誉哉。

美国之大报馆，皆一馆而出报至数种或十数种之多，有晨报焉，有午报焉，有晚报焉，有夜报焉，有来复报焉，有月报焉，有季报焉，有年报焉，皆以一馆备之。其最大者如纽约之太阳报、世界报、时报、每日出至十数次以上，大抵隔一点或两点钟即出一次。午间向街上卖新闻者而求其早间所出之报，则已不可复得矣。凡大都会之大新闻，大率类是。以视吾东方之每日出一张，销数数千乃至数万，即庞然共目为大报馆者，其度量相越，岂不远耶？

俄皇赠威
平帝之表

初七日，往观博物院。其中陈设之璀璨瑰玮，吾固数见不鲜，不复缕述。所最令余不能忘者，则内藏吾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是也。大率得自圆明园之役者半，得自义和团之役者半。内有文宗所用之表，云是俄罗斯皇室所赠者，其雕镂之精巧，殆无伦比。表大不过径寸，其外壳槩两裸体美人倚肩于瀑布之上，两鸟浴于瀑布之下。表机动，则瀑布飞沫，诚奇工也。其余雕玉物品、雕金物品、古近磁器凡数百事，并皮一瓮，不遑枚举。余观其标签，汗颜而已。

初八日，观哈佛大学。美国东部大学以哈佛、耶路、哥仑比亚三者最著名，其程度莫能轩轾。至科学，则仍以哈佛为最高云。吾中国始终未有一人毕业于此校。

初九日，往纽巴弗。其地华人不过数十，徐建侯留学于其地实业学校，招往焉，演说一次，往观学校而还。

初十日，由波士顿复返纽约，道经科利华。其地有华人百馀，强留中宵演说。

十一日，乘船归纽约，其船称世界汽船中最美丽者云。

20. 游华盛顿

五月十四日，由纽约至华盛顿。

由纽约至
华盛顿

华盛顿——美国京都，亦新大陆上一最闲雅之大公园也。从纽约、波士顿、费尔特费诸烦浊之区，忽到此土，正如哀丝豪竹之后闻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余嚼鲈莼之味，其愉快有不能以言语形容者。全都结构皆用美术的意匠，盖他市无不有历史上天然之遗传，而华盛顿市则全出于人造者也。

都中建筑最宏丽庄严者为“喀别德儿”(Capitol)。喀别德儿者，译言元首之意，谓此地为一国之元首也。喀别德儿之中央一高座为联邦法院，其左右两座次高者为上议院、下议院，其後一大座为图书馆，合称为喀别德儿。喀别德儿之前，置华盛顿一铜像。其中央高座、中门、棂楹、棉壁，盖皆美国历史纪念画，其技或绘或雕或塑，其质或金

国会大厦

或石或木，自殖民时代、独立时代、南北战争时代以至近日，凡足以兴国民之观感者，无一不备，对之令人肃然起敬，沛然气壮，油然意远。甚矣，美术之感人深也。环喀别德儿之周遭，皆用最纯白大理石铺地，净无纤尘，光可鉴髮。其外则嘉木修荫，芳草如簪，行人不啻，珍禽时鸣。琅环福地，匪可笔传矣。

华盛顿之图书馆，世界中第一美丽之图书馆也。藏书之富，今不具论。其衣墙、覆瓦之美术，实合古今万国之菁英云。吾辈不解画趣，徒眩其金碧而已。数千年来世界上著名之学者，莫不有造像，入之如对严师。其观书堂中，常千数百人，而悄然无声，若在空谷。

观书堂壁间以精石编刻古今万国文字，凡百馀种。吾中国文亦有焉，所书者为“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二十一字，写颜体，笔法遒劲，尚不玷祖国名誉。

喀别德儿之庄严宏丽如彼，而还观夫大统领之官邸，即所谓白宫（White House）者，则渺小两层雪白之室，视寻常富豪家一私第不如远甚。观此不得不叹羨平民政治质素之风，其所谓平等者真乃实行，而所谓国民公仆者真丝忽不敢自侈也。于戏！侷乎远矣。

全都中公家之建筑最宏敞者为国会（即喀别德儿），次为兵房，次为邮局，最湫隘者为大统领官邸。民主国之理想，于此可见。

华盛顿纪功华表，矗立都之中央，与喀别德儿相对，高

五百英尺，实美国最高之建筑物也。其中空，可以升降。用升降机上之，须五分钟始达绝顶，步行则须二十分钟以外。登华表绝顶以望全都，但见芳草甘木，掩映于琼楼玉宇间。左瞰平湖，千顷一碧。同行一西人，为余指点某邱某壑，是独立军决鬥处；某河某岸，是南北战争时南军侵入处。余感慨欲歎，不能自胜，得一诗云：“琼楼高处寒如许，俯瞰鸿蒙是帝乡。十里歌声春锦绣，百年史迹血玄黄。华严国土天龙静，金碧山川草树香。独有行人少颜色，抚阑天末望斜阳。”

华盛顿纪
功碑

华盛顿纪功华表构造时，徵石于万国，五洲土物，鸠集备矣。各国赠石，皆系以铭，用其国文泐之，以颂美国国父之功德。吾中国亦有一石焉，当时使馆所馈，道员某为题词。其文乃用《瀛寰志略》所论载，谓华盛顿视陈胜、吴广，有过之无不及云。呜呼！此石终不可磨，此耻终不可滴，见之气结。

中国赠石
铭文鄙陋

旅美十月，惟在华盛顿五日中最休暇，遍游其兵房、库房、铸银局、博物院、植物园等。惜不能到华盛顿故里一观遗迹，最为憾事。

每夕使馆中人多相访者，询美政府对满洲问题之真相颇悉。今事已过去，已发表，不复再述。

华盛顿除使馆外，有中国留学生八人，寿州孙氏居其五，皆沉实向学，有用才也。

21. 美国之外交政策

语国务卿
中国朝局
真相

十六日访外务大臣约翰海氏于其家，谈两点余钟。语以中国朝局真相，及一二年来民间之思潮，海氏皆若不胜其骇者。劝著一书以谗欧美人，许之，病未能也。海氏号称美国第一政治家，任国务卿兼外务大臣者将十年，近年美国对外政策多由彼主持。彼又为余言，彼向持中国可以扶植之论，虽同僚亦多非笑之者；今见余，且闻余言，益自信其所见之不谬。余闻之，深为我祖国悲慚，唯唯而已。濒行，殷殷以常通信相嘱，亦有心人也。其人沉默廉悍，一望而知为外交老手。

总统以来
见康有为
为报事

十七日访大统领卢斯福于白宫。时卢氏巡行国内初归，坐客阗溢。导余别室，会晤约两刻。无甚深谈，惟言常接我会电报，且见章程，深佩其宗旨及其热诚。祝此会将来有转移中国之势力，且祝其现在有转移美国华侨之势力云云。又言，深以未得见康南海为憾事，属余代致意。且属有欲陈之言，悉告海氏，与彼无异云。

卢斯福之人格，与德皇维廉第二相仿佛。并世各国首长中，其雄才大略，有开拓万古推倒一时之概者，惟此两人而已。

卢斯福总
统

卢氏以千八百五十九年生于纽约市，千八百八十年卒業哈佛大学，受法学博士学位，出仕为海军部书记官，已著论大倡扩张海军之议，其时国民无以为意者。西班牙战

役起，慨然投笔，自募义勇队率以从军，威名大显。战毕，被举为纽约市警察总监，旋任纽约省总督，极力节制资产家，使不得跋扈。及选举大统领时，资产家忌其能，故欲以闲职安置之，乃推为副统领之候补员，竟获选就任。美国制，副统领不过上议院一议长，且在院中无发言权，无投票权，实坐啸画诺之闲员耳。党人以此术敬而远之，将使彼无用武之地。乃无端而有前统领麦坚尼遇刺之变，定例以副统领袭其後，于是卢氏一跃而立于最高之地位，驷足始克展矣。

美国自麦坚尼以来，共和党（即利帕辞力根党，现政府党也）即已倾心于帝国政略，卢氏更持极端之进取主义，雄心勃勃。其所著书，有《奋斗的生涯》一篇。其馀所至演说，无不以战争为立国之大原，即此可见其为人矣。将来下次选举大统领时，卢氏已有独占多数之势，大约其复任可以预决。果尔，则卢氏在任七年中，美国之突飞进步，正未可量也。

共和党之
政策

美国近数十年，以门罗主义为外交上神圣不可侵犯之国是，此尽人所同知也。虽然，经麦坚尼、卢斯福两大统领之时代，而门罗主义之性质，生一大变化。欲知世界全局之大势者，不可不深察也。

考门罗主义之宣言，在千八百二十三年，其时中美洲、南美洲诸国尚悉为欧罗巴人殖民地，顾皆不堪虐政，欲脱母国自立，而母国犹汲汲镇压，始终认属地为其固有之权利。其时欧洲各专制君主国结集所谓“神圣同盟”者，思

门罗主义

以挫民权自由之火焰；而西班牙遂借此同盟之威力，欲镇压殖民地之叛乱，而恢复其故权。以此之故，中美、南美战乱无已时，而商业上交通上皆生障害。美国大统领门罗氏乃宣言于各国，明定北美合众国对于全美洲之权利及其义务，是即所谓门罗主义者是也。故门罗主义者，非国际法上一原则，而实对抗于神圣同盟之防守军也。

所谓门罗主义之性质如是如是，今剖析其内容，则有积极之方针三，有消极之方针三。

积极方针

一、亚美利加大陆中，凡已宣告自由独立之国土，则欧罗巴诸国不得以之为殖民地。

二、若欧罗巴诸国欲压制拉丁亚美利加诸国（案：中美、南美诸国皆拉丁民族所殖民，故谓之拉丁亚美利加；美国人自称则条顿亚美利加，或盎格鲁亚美利加也），或以他种方法阻其进步，是即与美国为敌也。

三、欧罗巴同盟诸国，不得扩殖其政体于南北美两大陆，苟尔，则是有意欲破坏美国之平和及其幸福。

以上三条积极之宣言。

消极方针

一、欧罗巴诸国所有现在之殖民地及属国，美国不干涉之。

二、亚美利加大陆诸国，各从其所采择之政体，美国不干涉之。

三、欧罗巴诸国之内政及其外交和战等事，美国决不干涉之；但有侵害美国权利之时，则为正当之防御。

以上三条消极之宣言。

此门罗主义最初之本相也。虽然，八十年来随美国国

门罗主义
之变迁

势之进步，而此主义亦日变其形。今略述，则：

一八四五年，博克为大统领时宣言曰：“合并美洲大陆之国土，此美国之义务也”云云。

一八八一年，加弗为大统领时宣言曰：“拉丁亚美利加诸国所有纷扰事件，宜以美国为其裁判者”云云。

一八九五年，国务大臣阿尔尼宣言曰：“美国者，亚美利加全洲之主权者也”云云。

由是观之，则门罗主义之本相，则所谓“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是其义也。及其变形，则所谓“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矣。而孰知变本加厉，日甚一日，自今以往，寢寢乎有“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之意。而其所凭藉以为口实者，仍曰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嘻，岂不异哉！谓余不信，请观卢斯福之门罗主义演说。

美国主义

卢斯福巡行全国，至芝加高演说云：

(前略)门罗主义者，今犹未能为国际法上之原则。顾其将来，必有成为国际法上原则之一日，此吾所敢断言也。虽然，此主义能实行与否，全视吾美国人之远志与实力何如，而其为国际法上原则与否殆馀事耳，此则我国民所一日不可忘者也。夫大言壮语，非所贵也，于人与人之交涉有然，于国与国之交涉亦有然。使徒言之以快一时，仓卒遇变，而无所以应之之具，则辱滋甚耳。谚有之，“勿多言，携盾于手，汝斯得进。”鄙人思之熟思之，苟吾美国能具置有力之海军，且持

久而勿替焉，斯我门罗主义，所向无敌矣。（下略）

（案：此演说甚长，且极有关系之文也。其大意皆在奖励海军思想，于下节观美国海军时再录之，兹不多赘。）

若不阙秦
将焉取之

吾读此演说，三复其“门罗主义所向无敌”一语，吾不禁瞿然以惊，而未测卢斯福及美国国民之本意何在也。夫使门罗主义而仅曰“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也”，则需海军何为者？就使门罗主义而仅曰“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也”，则需强大之海军何为者？且门罗主义，凡以保守耳，防御耳；故他国之向于门罗主义，容或有之。至以门罗主义向人，吾不知其何意也？卢氏之言曰：“所向无敌”。呜呼，可以思矣！夏威夷、菲律，夷为郡县；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吾恐英国鸦片烟之役、法国东京湾之役、德国胶州湾之役，此等举动，不久又将有袭其后者也。

22. 美国之大统领

总统之权力

美国大统领，其权力职掌，与他国之首长有所异。今据其宪法所定者论次之：

一、大统领有总督联邦海陆军及各省民兵之权。

二、大统领有缔结条约之权，惟须得上议院议员三分之二之协赞。

三、大统领有任用外交官、司法官及联邦政府各官吏

(其宪法中特别规定之官吏不在此限)之权，惟亦须得上议院之协赞。

四、有赦减刑罚之权(惟议院所弹劾之案不在此数)。

五、遇大事故，有临时召集议院之权。

六、国会决议之法律案，大统领有权拒之，或飭令再议(惟再议之後，若两院皆以三分二之多数通过前案，则大统领不得不画诺)。

七、大统领有将美国国情禀告于国会，以政策呈荐于国会之义务。

八、有效忠于法律之义务。

九、有监督联邦官吏之义务。

美国大统领之性质，其最与他国首长相迥庭者有一焉，则在平时其权力甚小，在战时其权力甚大是也。盖在平时，国内行政大部分之权，在各省政府。即联邦之诸政务(论美国政治者，当于各省政府与联邦政府划清界限，本书末章已略论之)，亦大率由立法部(即上下议院)之法律所规定，故行政部(即大统领所属)无自由行动之馀地。若一旦与外国宣战，或国中内乱起，则大统领据其总督海陆军之权，且实行其效忠法律之义务，可以将一切权力悉入掌握中。如南北战争时之林肯，是其例也。彼于一八六二年宣告放奴之檄于全国，未尝问各省立法部之许可与否，而毅然举行。且一切普通法律，皆得以便行事停止之。故西人常言在盎格鲁撒逊人种之中，其个人之权力最大者，前有一克林威尔，後有一林肯耳。大统领战时之大权，可见

平时权小
战时权大

一斑。

总统与立法机关之关系

美国大统领与立法部之关系，以视英王与立法部之关系，大有所异。彼英王者以形式上言之，则立法部之一员也。何以故？彼英国宪法本以国会为王所召集，以王为会议长，以听人民之疾苦，而制定匡救之法律者也。（今事实上实非尔尔，但其由来则如是耳。）故现今英国重要之法律，大率皆由政府大臣奉王之名提出于国会，以求其协赞。美国则不然，彼大统领非立法部之一员也，故其宪法不许大统领及其阁臣提出法律案于议会。何以故？彼等无列议于国会之权利故。此亦政法上一有趣味之问题也。盖美国者，实行孟德斯鸠三权鼎立之义，而界限极分明者也。美国何以能如此？则以英国之宪法由天然发达，而美国则全加以人力也。

总统多庸材

美国大统领多庸材，而非常之人物居此位者甚希焉。此实我辈异邦人所最不可解之问题也。试历数建国以来二十四名之大统领中，除华盛顿、遮化臣、林肯、格兰德、麦坚尼五人，此外碌碌馀子，其不藉大统领之地位而能传其名于历史上，殆无一人也。呜呼！距今不过数十年耳，试问全地球中，谁复知博克（一八四五至四九年之大统领）、皮阿士（一八五三至五七年之大统领）之为何如人者？亦谁复欲知其为何如人者？故以百馀年来英国大宰相与美国大统领比较，英则有维廉、龔特、小龔特、惠灵顿、罗拔比儿、巴马斯顿、格兰斯顿、的士黎里、沙士勃雷，皆可称世界历史上第一流人物。求诸美国，足与颉颃者惟彼五

人（遮化臣、格兰德尚稍有惭色）。嘻！咄咄怪事，孰有过此？

若此者，其理由何在乎？英人占士布利斯所著《美国政治论》，书中言之特详，且深中癥结。兹节译之：

第一、美国第一流人物，多不肯投身于政治界也（此事之原因，布利斯别有详论）。

一流人物
不肯从政

第二、美国之国势及其宪法所规定，非必须非常之才，始足以当此任也。如彼英国之大宰相，总揽立法、行政两大权，故必须有左右群众之雄辩，有案画大政策、创制大法律之能力，始克堪此。若美国大统领，则不能参列于国会，不能妄演说于公众之前，不能提出议案于两院，不能以别种手段扩张其势力于立法部。故大统领之在平时，不过一奉行成法之长吏而已，与寻常一公司之总办，其职务正相等。故勤慎敏直之人，即可当此职而有馀，而远虑博识、雄才大略，非所必需也。

总统不必
雄才大略

第三、美国自建国以来，于专制武断政体，深恶痛绝。此等脑识，传数百年，入人最深。其所最惧者，若克林威尔、拿破仑等人物，滥用其权力，驯变为僭主专制政体也。故以华盛顿初次就任时，犹且谤议沸腾，谓其妄自尊大，欲拟英王。故第二次满任时，华盛顿决避嫌引退。其後格兰德在任时，舆论亦以其功名太盛，部卒爱戴，谤妒之言，横生叠见。故美国之大统领，非特不必要第一流人物而已，抑且不欲要第一流人物，此美人之僻性使然也。

人民厌恶
专制政体

第四、英杰之士，多友亦多敌，此常理也。今当两政

英杰之士
不利竞选

党竞争选举之时，各指定一人为候补者，彼通例不肯用其党中第一等人，而惟用第二三等以下之人。何以故？彼第一等人久已著名，为万众所具瞻，而任事愈多者，其授人以可攻之隙亦必愈多。当其竞争剧烈之时，甲党对于乙党之候补者，攻击每不遗余力。往往将其平生行谊，毛举以相指摘。枫秀于林，风则摧之。故英杰之士，不利于候补，毋宁举无咎无誉之辈之较有成算也。是则党派之私见为之也。

地域观念

第五、且美国人有两重爱国心，一曰爱合众之国，二曰爱本省之国。彼等各以大统领出于其省，为一省之名誉。又以为本省人为大统领，其所以谋本省之利益者必更周也。故甲省之票，投诸以举乙省人者甚稀。故各党指定其候补人之时，常校其籍贯，务取之于大省。若纽约省选举大统领有三十六票，宾士温尼亚省（案：即费尔特费所在）有十一票，伊鲁女士省（案：即芝加高所在）有三十票，阿...和省有二十三票，若温门省、埒埃仑省则仅各四票，的拉华省、柯利根省则仅各三票（案：美国选大统领用间接选举法，故每省只有此数），然则其候补人出于纽约与出于柯利根，其得票之数相去必悬绝矣。故阨滋之乡，虽英俊不能以自达；冲要之邑，虽庸材反得以成名。亦党派之意见为之也。

要而论之，大统领自大统领，候补者自候补者。良大统领，未必为良候补者；良候补者，未必为良大统领。昔一名士求为大统领而自荐于友人曰：“诸君当知以余为大统

领袖则甚良，以余为大领袖候补者则甚劣。”当时传诵以为名言。痛乎哉！美国党人之意见也。与其求得良大领袖也，毋宁求得良候补者之为急。盖为国家百年之大计，事未可知，而为一党目前之利害，则选举一失败，而此四年间本党已螻屈而不可得伸矣。（案：大领袖任期四年。）故其所兢兢研究之问题曰：将由何道而使本党之选举获胜利而已。噫！此大领袖所以不得人才，而共和政体之所以有流弊也。

第六、不宁惟是，高才之士，亦多有不自愿为大领袖者。盖任期只有四年或八年，任满之后，欲再投身于政界，太有所困难也。各部之次等行政官固非所欲，欲入于上下议院，则本省各有常员，不易出缺。且曾居高位，为十手十目所指示，不免授敌党以可攻之隙。在本党中，则当其在任时，党员之请谒，势不能尽如其意，相憾者亦复不少。故以罢任大领袖而望再举为议员，是殆必不可得之数也。不宁惟是，罢职之后，欲营别业，从事于辩护、商务等，非惟损名誉也，又辱国体。故退职之大领袖，几无一业可就。非生计素裕，甚或罹冻馁之忧。故人之不甚乐就此职也，亦宜。（案：国家待退职大领袖之法，此亦美国多年一大问题也。昔罗马共和政时代，其退职之“康士”，皆为上议院议员。盖以其名誉阅历，深有补于政界也。此实良法美意也，奈美国则其势万不能行。盖美国上院议员代表一省，每省之员数相均，各二人。今若以退职大领袖加入之，则甲省多一人，而乙省之妒嫉将起，此其所以不能行也。）

高才之士
多不愿为

党派中之
一傀儡

案布氏所论，可谓穷形尽相矣。准是以谈，则大统领者，殆不免为党派中之一傀儡，其废置一在党中策士之手。既傀儡矣，则其好用庸才也亦宜。难者曰：若英国亦非无党派，何故其大宰相不用傀儡？曰：其情实不同也。英国党派之胜败，于选举议员时决之；美国党派之胜败，于选举大统领时决之。英国但求党员在议院中占多数耳，既占多数，则其党魁自得为大宰相而莫与争，故所争者，非在宰相其人也。美国反是，胜败之机，专在一着，夫安得不于此兢兢也。夫美国争总统之弊，岂直此而已，其他种种黑暗情状，不可枚举。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若夫中美、南美诸国，每当选举时，必杀人流血以相从事者，更自邻无讥矣！（党派之以大统领为傀儡者，盖大统领有任用官吏之权。苟新任者与前任者异党，则一国之官吏，将尽行易人。新大统领对于举主，不能不为特别之酬劳。昔加弗以三月就任大统领，以七月被刺死。有记其事者谓，此五月中，加弗除应酬求官者之外，别无他事云。其奴隶于党派，可概见矣。自文官任用法改正后，此弊稍减。）

虽然，大统领之好用庸材，此惟在太平时为然耳。彼美国人者，固非于国之利害与党之利害，尽倒置其轻重者也。以彼为在平时则大统领虽庸才，而非有所大害于国，故利用之以为党谋。其谋私益也，以不侵公益之范围为界也。（于公益非无所损，但以比较的言之，未为甚耳。）一旦有事，则各能诎小群以伸大群，忍小害以防大害。故南北战争之前，

能用林肯其人者。故奴义举，其成功不徒在林肯，而国民能任用林肯，实其足以致成之道也。

今者万国比邻，外竞日剧，美国方汲汲然扩张其帝国政略于新大陆以外，势不能不戴雄才大略者以为一国之元首。故最近两大统领麦氏、卢氏，皆一世伟人也。吾知自今以往，若博克、若皮阿士之徒，断无望滥竽斯职焉矣。

23. 美国之社会

美国有最奇者一事，曰无首都是已。

华盛顿，美之首都也，曷云无之？曰：吾之所谓首都者，谓全国中各种权力之集中点也。若英之有伦敦，法之有巴黎，德之有柏林，奥之有维也纳，意之有罗马，俄之有彼得堡，日本之有东京；举国中人口最多者此地也，财力最厚者此地也，商务最胜者此地也，工业最繁者此地也，富豪权势之人最乐居者此地也，最大学校之所在者此地也，最大新闻纸发行者此地也；一国中政治势力之源泉在是，学问智识之源泉在是，财富通输之源泉在是；国中诸地，万海朝宗，归集于此一点，复由此一点以分布于诸方，如血轮之在心房然；是之谓首都。若此者求诸美国中，何地足以当之乎？将曰华盛顿乎？以最近之统计，其人口仅二十七万八千余人，黑人居三之一焉；与诸市府比较，班在第十五。其社会之交际，仅议员、官吏、外国公使等耳，大商业家不在是，大文学家不在是，大艺术家不在是，大工

华盛顿非
全国中心

场、大新闻不在是；其不足以当此名，昭昭然也。

纽约亦非
政治中心

将曰纽约乎？纽约诚人口最多、财力最厚、商务最盛、工业最繁之地也。虽然，其在政治上，除选举大统领投票占多数外，无一毫特别之势力。（此亦指纽约省耳，非指纽约市也。）实业上之伟人虽多，而文学上之伟人殊少。其新闻纸诚最良最广销者也，然究为纽约之新闻纸，以视伦敦巴黎之一国新闻纸自固有间。故纽约非首都。将曰费尔特费乎？波士顿乎？当独立时，此两地虽幾有此资格，而今则无有也。将曰芝加高乎？圣路易乎？此两地将来之发达虽不可限，然充其量固无以逾纽约明甚也。若是乎美国洵无首都，且殆将终无首都也。

又不徒全国为然也，于各省亦有然。政治之中心点，与社会之中心点，常不相合并，是美国之特色也。纽约省总督所在，阿尔拔尼也，而非纽约。宾士温尼省总督所在，哈利士卜也，而非费尔特费。伊里女士省总督所在，士庇灵弗也，而非芝加高。加姆宽尼省总督所在，沙加免图也，而非旧金山。阿海和省总督所在，哥仑布士也，而非先丝拿打。柯利根省总督所在，西林也，而非钵仑。自馀各省，大率类是。以吾侪外国人之眼观之，实千万不可思议。

各州首府
大半类是

美国以何因缘而无首都？由自然耶？由人造耶？此问题吾犹未能断之，大率两者各与有力焉。若华盛顿，则全由人造者也。彼自其始未尝不可择一繁盛之都市，若波士顿，若费尔特费者以为首善，但以各省互相嫉妒，且大市府竞争剧烈，虑其于政治上起骚扰，故避之而宅于一林莽

未辟之地。故华盛顿者，在美国诸省中，不属于一省，别以七十英方里之地，自名哥林比亚，为联邦政府之直隶。（略与我顺天府不属于各省者同，而其性质微异。）此所谓由人造者也。其馀亦有由天然者，若纽约省当独立以前，阿尔拔尼市之繁盛实过于纽约市。後此以交通大开，其商业中心点随而移动，而政府所在尚未易也。（如我中国直隶省会本在保定，通商以後忽移于天津，但我则政治枢纽随之而移，彼则尚仍其旧耳。）其馀他省，亦有类此者。此所谓由天然者也。

凡殖民地之现象，往往如是。如英属加拿大最繁盛之市为满地可，而其政府国会乃在阿图加。澳洲初为联邦时，维多利省与乌修威省争联邦之首都，卒乃于两省之界，划一阨脱而建置焉，是亦美之华盛顿也。

除美国外，其无首都之国，当惟中国。中国之北京，本有完全首都之资格者也，近则势力已渐坠落。其政治上之权，多分散于各疆吏。学术思想界之权，当乾嘉间，悉萃于北京，今翻其反矣，若夫商工业则更不足道。以将来之趋势测之，则上海骎骎乎有将为中国首都之势。夫至以上海为首都，则亦列国公共殖民地之首都，而非复我之首都矣，一叹！

余在美时，有西教士杜威者偶为余言曰：华盛顿市民无选举权。余初闻大骇愕，及察之，信也，此真一怪现象也。考美国例，有所谓某省某省之市民（citizen），而无所谓合众国之市民。（外人欲入美籍者必入某省籍，得省籍

北京亦大
首都资格

华盛顿人
无选举权

而国籍亦同时俱得矣；若欲竟入国籍，则无从入也。）市民者，选举权所从出也。哥伦比亚（即合众国直隶华盛顿所在地）无市民，则华盛顿人无市民权也亦宜。虽然，此则真普天下立宪国之所无矣。（华盛顿市民欲求选举者，则各归其本省求之，盖各有原籍故也。）

欧洲、日本诸立宪国，其选举区与被选举人，常不相属。甲地之人，可以运动乙地以竞选举，甚自由也。惟美国不然，此省之票，决不投彼省人；彼市之票，决不投此市人。此亦美国与诸国相异处也。此皆由联邦政治，各自保其邦之权利然也。

一流人物
不投身政
界之理由

前引布利斯言，谓美国第一流人物，不肯投身政界。此其理由究何在乎？请毕布氏说：

第一、则以无首都故。彼欧洲各国政治中心点所在，即职业中心点所在。故如英法之政治家在伦敦巴黎，一面运动国事，一面仍照常操其职业。美则不然，苟欲为联邦政治家（如国会议员之类），势不得不别家乡抛职业以居于幽静之华盛顿，非人情所甚欲故也。

第二、欧洲诸国国会中数百议员，位置甚宽，欲得之者可以到处游说，以求选举，此地不得，去而之他。美国则诸省诸市各举其土著人。若己之选举区，本党党员候补者之额已满，则更无术可以闖入，若必闖入，则出于内竞耳。故其得为议员也，视他国为较难。怀才之士，不欲作鸡虫之争，盖亦为此。

第三、美国政界之大问题，不如欧洲之多。欧洲政界

所屢演之大活劇，則外交政略問題也，改正憲法問題也，宗教問題也。此三者，美國皆無之。所餘者，惟貨幣問題、關稅問題等一二大事耳。故奇才异能之士，往往不屑屑意也。

第四、歐洲百年来争竞最劇者，則地主富豪家壓抑下等貧民，而貧民亦日思上進，以迫彼輩也。一則欲保守其特別之權利，一則欲爭其應享之權利，咸思舌戰于議會，以決勝負，凡以為自為計也，故兩階級中，皆多產政治家。美國則建國以來，已墨守人類平等主義，除放奴問題外，更無足勞辯爭者，此亦政界所以少活氣也。

政爭不烈

第五、美國之立法權，由聯邦議會與各省議會分掌之，各有其權限。如外交、關稅諸問題，則屬於聯邦；社會改良、慈善事業諸問題，則屬於各省。以分之，故其範圍遂狹。政治家入聯邦政界，則不能為本省有所盡；入本省政界，又不能為聯邦有所圖。故第一流之經世家，為功名心所驅迫者，以其地小不足以回旋也，故望望然去之。

第六、歐洲各國凡在政界得意之人，其于社會交際，常得特別之名譽利益。美國則萬民平等，雖大統領猶一市民，故慕虛榮家不趨焉。

第七、美國人欲求出身之路，與其入政界也，寧入實業界。蓋以無盡之富源，新辟之地利，懷抱利器之士，投身于商業、工業、礦業、鐵路，可以數年之間，起蓬華而埒王侯。故美國當今第一流人物，咸願為所謂鐵路大王、煤油大王、鋼鐵大王、托辣斯大王者，而不屑在“喀別德兒”中爭一座位也。

寧為實業家，不為政治家

以上所论，真有待识，观此则美国社会之情状，可睹一斑焉，故并译之。

24. 美国之政府

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自一七八七年九月十七日制定，凡七章二十条。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十条，一七九八年一月八日修正十一条，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修正十二条，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修正十四条，一八七〇年三月三十日修正十五条，即现行宪法是也。立宪以来，凡修正者五次，然大致不异于其初。

上议院代表各省。每省二人，由各省立法部（即省议会）派遣，任期六年。每六年改选其三分之一。现时总数九十员。

下议员代表个人。各选举区以人口疏密定员数多少，任期二年。现时总数三百五十馀。

总统及政府

行政权在大统领。大统领以下有政府，今举政府各员如下：

大统领

副大统领（兼上议院议长）

国务大臣

户部大臣

兵部大臣

检事总长

邮运总监

海军大臣

农务大臣

大统领年俸五万元，自副大统领至农务大臣各年俸八千元，上下院议员各年俸五千元(皆美金)。政府各员，任期皆以四年，如大统领。

余旅美十月，其最闲静者，则在华盛顿四日间也。除访卢氏、海氏外，更不见客。晚间惟使馆中一二旧友，及留学生诸君，来寓纵谈。此地华人甚希，且无维新会，应酬殊希。尽日游览，各名胜遍历矣。

十八日晚返纽约。

25. 游 费 城

五月二十一日，由纽约至费尔特费(华人通省称费城)。费城者，独立时代国会所在地，现今第三位大市府也。人口共一百二十九万三千六百九十七人，华人约三千餘。有维新会新开，会员约华民全数之半。

至费城演说後，所最关心者则访独立厅也，二十二日晨兴造焉。

费城独立
厅

厅两层，上有阁，惘朴质素，百年前风也。

门外地石嵌一铜碑，盖林肯尝立此演说云。

门外铸华盛顿铜像一。

入门左侧一堂，即千七百八十七年会议宪法处也。陈

开国诸贤 旧椅七张，围以铁链。中一椅，华盛顿所坐也。华盛顿时为议长。馀六椅，则哈弥尔顿、遮化臣诸人所坐，皆标名椅旁。当时各代表人签名所用之笔及墨水壶等，皆宝存焉。

闻李合肥来游时，必欲一坐华盛顿所坐之椅。闾人曰：“自国父去後无坐者。”合肥曰：“我偏尔尔。”闾者难拒，卒破例许之云。此老作此态，何居？

堂上悬遗像数十通，皆当时会议宪法各省代表人也。

出堂登楼，楼梯下甌脱处置破钟焉，即所谓“自由钟”者是也。

余将至费城前数日，读新闻纸，忽报自由钟出游。余嗒然谓何无缘也。及钟归之後一日而余至。钟之出游，波士顿迎之也，以五十万金作保证云。

缘梯而上以至楼上之堂，满壁皆画像。自殖民时代至独立时代之先民凡数百通，不能悉记，内英前王前后遗像亦与焉。其当中最大之像为维廉滨，盖滨士温尼省（即费城所属之省）之殖民，自滨始也（即以其名名省）。滨父母之像皆在。

独立宣言
原件

楼上西堂，为一七七六年宣读独立檄文处，原草稿存焉。余购其影本一张，十七省代表人之签名皆备。

楼板新加一层于其上覆之，惧剝伤旧板也。中空尺许，覆以玻璃，使游客窥旧迹一斑焉。

堂为华盛顿慰恤伤兵处，时伤者皆昇堂东此至，狼籍满地云。今旧楼中尚见斑斑血点。

东堂置维廉滨所用之几及书案，皆初殖民时自英携来

者，几为滨母所手制云。

华盛顿母像与维廉滨母像，同悬一室，皆蔼然仁人也。

有维廉滨当时与红印度土人买地之质剂，及土人所馈维廉滨物品十数事。滨待土人最宽，土人德之，卒以辟滨士全省云。

余徘徊摩挲一时许，向阁人购买纪念物数十种归。

26. 美国之海军及军舰

费城历史上遗迹尚多，惜余在彼时日匆促，未能遍探。二十三日往观海军造船所，美国第一军港也。

美国昔持非战主义，故海军之建设为日甚浅。一八九五年以前，殆微末不足道。今则形势一变，以武断主义为对内政策，以侵略主义为对外政策，至是扩张海军一事，为国家百年大计矣。闻美国今年一九〇三年海军扩张豫算八百四十万元(美金)，与去年比较实增加四十万。以此趋势，岁岁进步，则其凌德法驾英俄之日，亦当不在远耳。

扩张海军

考美国海军发达史，当以现任大统领卢斯福氏为功首矣。当一八一二年与英国争战时，及一八六一年南北之役，海战之绩，良不可没。然殆如曾文正之长江水师，置之今日，值一嘘耳。迨一八七〇年前後，参将马韩氏大声疾呼，言经营海军之为急(美国人之注意东方问题自马韩氏之著书始)，然举国目笑存之，莫以为意也。

一八八二年，卢氏奉职海军省，著一书，极言：美国

现在之海军，非旧式老朽之鱗鱗，即新造劣等之舳舻，我国民举其国防托诸此等之手，其危险实不可思议云云。卢氏大文学家也，其词剖切透达，足以动人，民渐倾听，舆论一变。至一八九〇年，海军省乃设海军军政局，提出军舰扩张案于国会，得其协赞，是为美国有海军之嚆矢。

美国军舰之参列于世界海军团，自一八九五年始也。其时德开凿恺沙维廉运河，动工之际，各国军舰参贺于德之奇尔港，美国二舰至焉：

自1895年
始

(舰名)	(进水年)	(排水量)	(马力)	(速力)
纽 约	1890年	8,200	17,401	21
哥林比亚	1890年	7,375	18,509	22.8

美国军舰出海自兹役，不过七年前事耳。其时新式战舰，美国无一焉。据最近之海军报告，则美国所属十二战舰，皆一八九五年以后所新造。惟“印地安拿”、“马沙诸些”、“柯利根”三艘，以一八九三年进水，然九五年以前未供公用也。其十二舰中，内五只排水量各一万六千吨，现方制造，不日落成，成后则美国海军之位置跃进矣。要而论之，则谓一八九五年为美国海军之新纪元可也。

及一八九九年，西班牙战役起，美国海军在散地哥、马尼刺等处连战连捷，声价顿增，而国民海军热亦渐盛。考其时美国之海军力，则：

一等战舰	四只
二等战舰	一只
装甲海防舰	七只

装甲巡洋舰	二只
保障甲巡洋舰	十八只
小巡洋舰及炮舰	十八只
水雷舰	十八只

以视五年前奇尔港会操时，洵一日千里之进步矣。近两年来，其计画日益扩张。据本年（一九〇三年）统计年鉴，美国最近之海军力如下表：

(军舰种类)	(现在)	(制造将成)	(预备制造)
一等战舰	六	五	二
二等战舰	六
三等战舰
四等战舰	一
装甲巡洋舰	二
摩尼特尔舰	十	一
四等巡洋舰	二
五等巡洋舰	一
六等巡洋舰	十一
七等巡洋舰	七	六
炮舰	二十	一
灭水雷舰	二十	二
水雷船	二十四
潜水雷船	八

1903年美
之军舰数

卢斯福氏当一八九九年尝演说云：

卢斯福之
权力鼓吹

我国民非好战者，若事势相迫于不得已之时，不战则已，战则不可不期于必胜。而在今日世界大势，战之胜败，必以海军之优劣为衡。苟海军不完，则不论我国民之富力进步何若，智力进步何若，其失败可计日而待也。故扩张海军者，我今日爱国之国民，所当每饭不忘也。

今年其在芝加高演说亦云（参观第二十一节）：

（前略）两年以来，我海军突飞进步。鄙人所以为国民庆者，莫大于是。吾深谢前议会之诸君子，赐我同胞以九艘之大战舰，且许增加海军将校及其兵员，俾平时练习得宜，一旦有事，可以扬国威于海外。此之功德，我国民终不可谖者也。诸君当知军舰者，最精细、最复杂之一种大机械也。故制造之非以数年之岁月，不能为功。且将校及水兵之训练，尤非咄嗟可办。苟当国际破裂兵戈相见时，而始为见兔顾犬之计，既无及矣。试观近世之战事，其终局皆甚速，然则开战以后，决无复余裕以为制舰练将之预备。苟尔者，非直愚而失计，且罪恶莫甚焉。何也？以其驱无罪之民肝脑涂地，而且以辱国也。夫西班牙之役，吾国人在马尼刺及散地哥所奏凯歌，国民咸艳称之。而其所以得此之由，则十五年前之经营之为之也。吾侪深颂吾海军将校之伟业，吾尤不得不深谢我国之公人（按指政府及议员等），与夫造船厂厂主及各铁工也。何以故？一八九八年荣誉之战胜，皆受彼等之赐故。抑吾更有

见兔顾犬
副无及矣

一言，余之欲我国有庞大之海军也，非为战争计也，以此为平和之保证而已。若吾果能得有力之海军而继续之扩充之乎，则敢信我国将来之国难，必永远销息。而海外诸国，更无复能与吾门罗主义争轻重者。诸君请悬此以验吾言。

(案：卢氏此次演题本为门罗主义，故末节并及之。)

此论者，在二十年前为卢氏一人之私言，在今日则已成全国之舆论矣。美国对外政略之变化，于此益可见。

更据统计年鉴所列列国海军比较表，则其等第如下：

国名	铁甲舰		非铁甲舰		总计		列国海军之比较
	只数	吨数	只数	吨数	只数	吨数	
英国	63	750,200	483	751,818	546	1401,018	
法国	54	481,294	316	172,648	370	690,942	
德国	35	240,001	170	142,714	205	382,715	
俄国	32	267,416	188	83,984	220	251,400	
美国	24	177,174	87	107,513	116	284,687	

呜呼！“门罗主义所向无敌”，“门罗主义所向无敌”，岂其将以之向欧洲而行门罗主义之正反对耶？而汲汲焉何为？我同胞一念之。

卢氏此次演说又云：“即我陆军之宜增设者亦久矣，而蹉跎以至今日。夫以拥七千馀万自由民之大国，置十万以

上之常备兵，抑亦微乎末矣。而论者犹或惧以此故，危及共和政体之前途，其亦过虑之甚矣。”云云。以此可见美国人对于兵备之猜忌，其旧谬见至今未泯。而识时之士，所以晓舌堵口，谆谆以此相劝勉者，其亦可得已之言也。伯伦知理谓共和政体不适于今後之竞争，信然信然。虽然，美国国论今固大变矣。

共和政体
不适竞争

费城之制造汽车机器厂为全世界第一，余往观矣。

二十五日返纽约。

27. 卡 匿 奇

闰月初四日，由纽约启行而西，复至费尔特费两宿焉，应该地维新会之大会议也。

初六日往波地摩，美国第六大都会也，属美利仑省，人口五十万八千九百五十七，华人约六百馀，未有维新会。余至演说一晚，会遂成。迫于他地之期约，不能少留。

巴尔的摩

初七日至必珠卜，行汽车十七点钟。

必珠卜者，美国第十一大都会也，属滨士温尼亚省（与费城同省，一极东，一极西也），人口三十二万一千六百十六人。以人口与富率平均比较，全国中以此市为第一云。华人六百馀，维新会已开，余留市一来复。

匹兹堡

必珠卜者，钢铁大王卡匿奇之老营也，其大钢铁公司在焉。满市皆机器厂，烟囱如林，煤气成雾，有烟市（Smoke Town）之目。市甚炎热，而无穿白衣，盖不半日而

钢铁大王

素化为继也。

卡匿奇为现今美国第一富豪。然其所以为世模范者，不在其能聚财，而在其能散财。彼常语人曰：“积资产以遗子孙，大丈夫之耻辱也。”于是定计，将其有五万万美金之财产，务于生前悉散之，分布于社会之自助者，务使得其所，毋失其宜。彼近年来之苦心，皆在于是。彼尝言大集者必当大散，集之固不易，散之亦良难。于是有好事某大药房之主人，作八百万部美丽之小册子，记卡氏小传及其财产总数，而颁之于美国，募人投票，论卡匿奇当用何法以散其财于公益事业。于是应募投书者凡四万六千通，其类别如下：

现今美国
第一富豪

自请赠与者	12,246	应募投书 论当以何 法散其财
请赠与于别人者	2,268	
请施送此药房之药以济世者	5,296	
请助教会传道事业者	2,044	
请施救贫民者	1,562	
请捐助癫狂院者	341	
请施恤南非战死之孤儿寡妇者	1,458	
请投诸殖民事业者	332	
请用以养老人者	1,320	
请为工人建模范家宅者	278	
请以设医院者	709	
请赠少年子弟为资本者	277	

请施入孤寡院者	651
请设立学校者	264
请捐印度济饥者	629
请给家宅与鳏寡孤独者	248
劝卡氏让财产于其女者	509
请代偿国债者	237
请给家宅与老人及废疾者	403
请为美国预备战费者	236
请给家宅与贫民者	393
请建设图书馆者	204
请捐助俱乐部者	389
其他	7,760

着手处置
其财产

当此投票纷纷骚扰之时，卡氏乃始着手处置其财产。计数年来，设必珠卜工业大学捐五千万元，纽约市图书馆一千万元，纽约以外美国诸市之图书馆凡一千万元，必珠卜图书馆及工人救恤费一千万元，都合捐出八千万元以上云。

卡氏虽常助金钱于种种团体，然始终未尝一助教会，未尝一助政治运动。

卡氏不助不自助者。彼常言曰：“自发心欲上梯子者，从後助之可也。若不欲上者，虽助之亦不得上，徒令其受堕落之苦而已。是非益之，却害之也。”云云。

卡氏出身寒微，自其幼时，未尝得受相当之教育，惟恃在公立图书馆中得种种之智识。故卡氏以图书馆为慈善

事业之第一，倾全力以助之。余所至各市，无不见有卡氏所立图书馆者。虽日本所设立，彼亦资助数处云。惟其善果未一播于中国，殆岂中国人无自助力，不足邀卡氏之助耶？噫！

余至必珠卜时，卡氏往欧洲，惜未得见。

十一日，即西历七月四日，百二十七年前美国宣告独立之日也。以财赋最盛之奥区，行举国最大之祝典，其盛况可想矣。余不能殚述之，且羞述之。有诗两章：“此是君家第幾回？地平弹指见楼台。巍巍国老陪儿戏，得得军歌入酒杯。十里星旗连旭日，万家红爆隐惊雷。谁怜孤馆临渊客，凭陟升皇泪满腮。”“寻思百廿年前事，穆穆神山不可望。拚使军前化猿鹤，岂闻闾左有鲷螭。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予欲无言君记取，勃黎遗教十三章”（殖民初祖勃黎福；有共产自治团体规则十三章，皆德育要领，至今美人宝焉。勃黎福实以一讲学大师，开此宏业者也）。

美国国庆
作诗两章

28. 太平洋海电

美国太平洋海电告成，即以独立纪念日举行通信祝典。我太平洋彼岸人当此，其感更何如！

太平洋之
海底电报

昔英国诗圣索士比亚作梦游仙吟有句云：“吾有宝带兮，以四十分钟一周地球。”此实三百年前理想家之一寓言耳。岂期物换星移，物质文明之发达，不可思议。我辈生

此二十世纪者，竟人人皆得以至微末之代价，利用彼索士比亚之宝带而有餘。嘻！不亦异哉，不亦伟哉！

此宝带之出现，始自千八百五十年英吉利海峡之设置海电，及至本世纪之第二三年，英国之太平洋海电、美国之太平洋海电先後竣工，而全带乃成。英国之线，则自加拿大属之域多利经佛安宁岛、菲支岛、那儿福克岛而达于澳洲之比里斯宾市终焉，以一九〇二年完成。美国之线，则自旧金山经夏威夷岛之汉挪路卢，再经蕞德威岛、嘉谟岛，至菲律宾之马尼刺终焉。其旧金山至夏威夷间之线，以本年西历元旦告成。其夏威夷至菲律宾间之线，即此次所成者是也。

开始通报

七月五日，必珠卜报载四日之夕十点五十分时，大统领卢斯福在纽约电报总局发一电于菲律宾总督达富特氏。（文曰：“祝美国太平洋海电之开通，并颂贵督及菲岛人民起居万福。”）迨十一点二十分，达富特氏之覆电已至。（文甚长，凡百五十餘言，并有求美国政府轻减菲律宾生产品进口税之语。）

此祝电既发後，大统领更发一电贺海电局总办麦奇氏，即在本局发电，令绕地球一周而复还本局。麦奇氏亲自监督发电（文曰：“贺太平洋海电之成功，并代全国民敬谢足下之先君子及足下”），实其夜十一点二十三分也。麦奇氏自揣环地球一周，大约历一点钟可以复还，心急之极，自持时表注视长短针之运行，怵息以待。忽然电机跃动，举局之人环集争睹，随现随写，视之正大统领祝电也，距发

信时不过十二分钟耳。彼时麦奇氏之得意，真有万乘不易者。

十二分钟
绕地一周

此电经行之路，则由纽约经大陆出旧金山，由旧金山即用此新海电经夏威夷岛、茂德威岛、嘉谟岛至马尼刺，更由马尼刺接英国海电至香港，复由香港经西贡、新嘉坡、檳榔屿、马德拉士、摩尔达(地中海)、志布罗尔达、利士般(葡萄牙)达于亚佐士群岛(大西洋)，再由彼循美国海电复返于纽约云。

麦奇氏既接此祝电，复致一覆电于卢斯福。此次之电，改由大西洋发，循前此欧洲与东方通行之旧线至马尼刺，复由马尼刺用新海电至旧金山，经美洲大陆复还纽约。发电时十一点五十五分，接电时十二点四分三十秒，相距仅九分零三十秒云。呜呼！人巧之夺天工，至此而极。

今举其彗行之里数如下：

(电 线 路)	(英里数)
自纽约至旧金山(大陆电线)	3,650
自旧金山至汉挪路卢	2,100
自汉挪路卢至茂德威岛	1,200
自茂德威岛至嘉谟岛	2,150
自嘉谟岛至马尼刺	1,500
自马尼刺至香港	400
自香港至西贡	750
自西贡至新嘉坡	600
自新嘉坡至马德拉士	1,550

自马德拉士至孟买(印度陆线)	500
自孟买至亚丁峡	1,700
自亚丁峡至亚历山德利亚	2,300
自亚历山德利亚至利士般	2,490
自利士般至亚佐士群岛	1,170
自亚佐士至纽约	2,650
总计	24,660

其距离之远如此，而以十二分至九分之短时刻，瞬息相接，嘻！伟观矣哉！回忆大西洋海电初议建设之时，实在千八百五十八年；而历数次之失败，直至千八百六十六年，始获就绪。曾幾何时，今则大西洋上之电线已十六条，而亘世界大半之太平洋，亦同时而成二线。世界之进化，真不可思议。

《纽约太阳报》曾论美国与太平洋海电之关系云：美国之电报，前此全恃大西洋传来；倘或偶有事变，大西洋海电稍生窒碍，则美国与世界全部，无一地可以交通，其危险莫甚焉。且也世界之大势，日趋于泰东。今吾美既得夏威夷、菲律宾，以东方诸国为吾市场，非在东方得一最迅速最直接最确实之交通机关，则事事将落人后。前此华盛顿政府与马尼刺之交通也，由迂回辽远之电路，当外国干涉之冲，虽幸而未尝遇意外之变，借或有焉，何以御之？故海电告成之日，即美国在东方势力范围始稳固之日也，云云。由此观之，美人之注热诚以欢迎此海电也，亦宜。

抑吾更有一言，四十六年以前，纽约之人口，不过七

十万，及今乃一跃而至三百馀万。虽其他种原因尚多，而自大西洋海电既通以後，驟增突进之迹，历历不可诬矣。然则此太平洋海电开通以後，东亚之纽约殆将出现，此亦推理而可徵者矣。我国民若能利用之，其助我文明进步之速率，又岂浅鲜？而惜乎锦绣江山，他人入室，吾又安忍言哉！

东亚之纽约殆将出现

（附记）西七月二十五日芝加高电局改正电报价目表，摘录如下：

芝加高至汉挪路卢	每字	0.44	（俱记美国银，下同。）
芝加高至度德威	每字	0.69	
芝加高至嘉谟	每字	0.94	
芝加高至菲律宾岛	每字	1.14	
芝加高至香港	每字	1.19	
芝加高至中国	每字	1.19	
芝加高至澳门	每字	1.29	
芝加高至日本	每字	1.50	

前此由芝加高发电至中国每字电费一元六角，今减四角一分云。

美国诸市工价之昂，以必珠卜为最。华人在此者，照例仍以洗衣工为独一无二之职业。以此贱工，而每来复所入，自美金十七元乃至二十二元。视内地候补道一局差，优之远矣。

洗衣工将入死于候补道

十四日行。

29. 美国南部之黑人

閏五月十四日，由必珠卜首途之纽柯连，道经先丝拿打，被邦人繫留焉，一宿行。

辛辛那底

先丝拿打者，美国第十大都会。属阿海和省，人口三十二万五千九百〇二人，华人九十馀。市虽大，颇贫瘠，拉丁人种所麇集，文明程度远出他市下。余演说一夕，维新会成。十五日行，以溽暑节入热带地，坐汽车竟日，如入瓮然。口占一绝：“黄沙莽莽赤乌虐，炎风炙脑脑为涸。乃知长宿水晶盘，三百万年无此乐。”

十六日至纽柯连。

新奥尔良

纽柯连者，美国第十二大都会，而南部之重镇也，属路易安拿省。人口二十八万七千一百〇四人，华人千馀。

此地西人华人之生计风俗，皆与东部绝异，至此耳目为之一新。

南部诸省，前此所谓“奴隶省”，而纽柯连实为之总镇。纽柯连即南部数省之撮影也。故吾至纽柯连，其特别之趣味独多。

南部黑人

南部诸省黑人殆三分之一，而纽柯连之比较率，恐尚不止此数。盖旧蓄奴者皆大地主，而大地主集于大都会，故奴数尤多；今虽自主，犹附著于土地也。入其市，幾忘为白亚美利加，而疑为黑亚美利加矣。

南部诸省号称为共和政体，实则至今仍寡头政体也。其人民大率可分三级：其一曰上等之白人，即南北战争以前此地之殖民贵族（亦有新自北部移来者），而掌握地方上实权者也。其人数甚少，不过十与一之比例。其二曰下等之白人。此辈当用奴时代即已来住，但其时富家以蓄奴获利，一切垦辟耕耘之业皆奴为之；此辈既不自有资本，求劳佣之业亦无所得，其生计之困难不可名状。坐是之故，更无余力以兴教育、受教育，其智识亦在水平线以下数级；其优于黑奴者，不过名义上有选举权，称自由民耳。（此在南北战争前耳，若在今日，则黑人与彼等不能轩轻。）近年来矿业、制造业渐兴，此辈之困稍苏。然其进步究缓慢，远不逮上级社会。此等人约居十之四有奇。其三则黑人。黑人自解放后，有选举权，与齐民等；然黑白之不敌，岂待论矣。黑人亦约居十之四。

寡头政体

吾故谓南部之政治，非共和政治，而寡头政治；抑亦非寡头政治不足以靖南部也。

黑人蕃殖于美国之前途，其影响将何如？此亦一问题也。千八百九十年之调查，美国黑人共七百四十七万四千人。（最近精确之调查未见闻，约近九百万云。）适居总人口十分之一。而据米因斯密之社会统计学（日本有译本）所论，有大足资研究者。即自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凡十年间，黑人生产之数比前锐减；及七十至八十年间忽骤增。计此十年，黑人每百人增加三十四人有奇，白人每百人增加二十九人有奇。及八十至九十年间，其现象复倒置，黑

黑人于美国

人每百仅增加十三人有奇，白人每百增加二十六人有奇。三十年来，忽涨忽落，如波折然，其故果安在？

米氏对于此理由，未下解说。以鄙意度之：当初放奴时，彼等乍离其主，而未别得谋生之路，其惨苦为最甚。闻当时黑人怨林肯者甚多，曰林君虽不杀吾曹，吾曹由林君而死，情状可见一斑。其生不蕃，实由于此。及十年以后，稍稍得职业，白人晚婚而少育，黑人早婚而多育，其率之骤加也亦宜。然此不过一时耳，白人竞争力终非黑人所能敌，且近年来美国由农业国而进为工商业国，工商业之生产力更非黑人所能任。故其生计复日悴一日，而生殖力随之，乃至由三十四人而减至十三人。何其一落千丈，至于如是也？嘻！不适之种，未有不灭，此岂独黑人哉！（又统计家言，现今美国之黑人，实减百年前三之一云。）

不道之种
未有不灭

黑人之自由权，不过名义上耳，实则其状态仍与前此相去无几。现纽柯连市之黑人，非得市会之许可，不能移住他市。南部诸省，大率皆然。盖昔则一人一家之私奴，今则一市之公奴也。（中国人则不使来，黑人则不使去，咄咄怪事。）而彼等对于旧主人，亦若有恋恋不能去者。非馀恩有以结之，实馀威有以慑之也。有最可笑者一事：放奴之举，本共和党所主持也。既放之后，旧奴悉有选举权。共和党以为吾有恩于彼，必可得其助，增数百万票以制胜。孰意投票之时，黑人票之全部，悉加于合众党。盖南部之上等社会，悉为其主人者，皆合众党，而彼等不得不听其指挥也。彼奴性终古不改，可见一斑。

奴性不改

美国人有一种私刑名“灵治”刑者，以待黑人。此实文明国中不可思议之一现象也。初有农夫名灵治者，一黑人触犯之，乃缚之而悬于树上，以待警吏之来；吏未至而该黑人已死，後遂袭用其名。近所通用者，则焚杀是也。每黑人有罪，不经法官，直聚众而焚之。当二十世纪光天化日之下，而有此惨无人理之举，使非余亲至美洲，苟有以此相语者，断非余之所能信也。计旅美十月，在新闻纸中见此等怪报，不下十数次。初甚骇之，及习见亦不以为怪矣。查其统计，乃知自一八八四年以来，每年行此等私刑者，殆平均百五十七次云。嘻！俄罗斯杀百数十犹太人，举天下以为暴，吾不知美与俄果何择也！

私刑

黑人之举动，亦诚有足令人愤恨者。盖彼等以得一接白人妇女之肤泽，虽九死不悔，往往于暮夜林薄中强污焉；毕，复杀之以灭口。故“灵治”之案，十有九为此云。斯固可愤也，虽然，不有有司乎？而国家于妄行“灵治”之人，不加以相当之刑罚，抑又何也？无他，人种上之成见则然耳。美国独立檄文云：凡人类皆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彼黑人独非人类耶？呜呼！今之所谓文明者，吾知之矣。

强奸

纽柯连市湫隘嚣尘，视东方诸市幾若异国。除市中一大街外，其馀道路，殆与吾北京无甚差别。

市中之所谓下等白人者，多西班牙及法兰西遗民。其楼屋之结构，有一种异色。土人语余曰：此西班牙风也。其市会议堂，今犹雕西班牙国徽章焉。吾来此，可当游西班牙一次。

西班牙之
遗风

30. 游圣路易

闰五月廿五日，由纽柯连至圣路易。

圣路易

圣路易，美国之第四大都会也，属迷梭里省，人口五十七万五千二百三十八人，华人约六百餘，有维新会，团体甚坚。

世界博览会

明年开世界博览会于此市。其会期本在今年，以预备未完，故改订。否则余到之日，正开会时也。逸此机亦一可惜，但游会场一周，以当望梅。

会场外观之宏丽不待言，但其材料皆用细木片耳，丹漆而垂饰之，则琼楼玉宇不如也。会毕，则拉杂而摧烧之云。

中国所派赴会人员

北京政府所派博览会副监督黄开甲，适先余数日至，做屋居焉，带有工人三十餘名。时方溽暑，圣路易炎热尤甚。其工人皆裸体赤足，列坐门外，望比邻之游女，憨嬉而笑，大为市中恶少所不平，掷石唾面不绝，致一日数呼警吏以相弹压。呜呼！各省摊派搜刮数十万金，以贾唾骂，是亦不可以已耶！

中国商人亦自占一区于会场中，陈华品焉。今亦在建造中。发起之者，费城之维新会员也。

六月一日行。

31. 游芝加高

六月二日，由圣路易至芝加高。

芝加高者，美国第二大都会也，属伊里女士省。人口一百六十九万八千五百七十五人，华人三千餘。维新会新成，成後一月而余至。

余在芝加高所最感动者，则文明西渐之潮流是也。文明之起源，在小亚细亚，由巴比伦、叙利亚达于海滨之腓尼西亚，遂超地中海，开希腊，开罗马，此上世紀之事也。乃駸駸弥漫欧罗巴全陆，及于穷北。而数百年间，常向西方进行。寔假而权力中心点，专集于大西洋沿岸，此中世紀之事也。近世以来，复超海而达于大西洋彼岸之新大陆，所谓美国东部、加拿大东部一带，殖民地星罗棋布，有跨灶母国之观。凡此者，皆尽人所能道矣。此文明之传播，由海而陆，由陆而海，由海而海，由陆而陆，而其线向恒在西。证诸美国，最易见之。

文明西渐
之潮流

当十九世纪之初，新大陆著名市府，只有纽约、费尔特费、波士顿及加拿大之满地可而已，其他无足称者。若太平洋岸一带，全为红印度土人之巢窟，固不待论。即如芝加高号称今日美国第二大都会、全世界第四大都会，其在十九世纪之上半期，犹一区区之三家村而已。岂图数十年间，遂一跃而立于此地位；此西渐之力，最彰明较著者也。今试将百年来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高四地人口

百年前犹
三家村

之增进比较表列如下：

四大城市
人口增长

年次	纽约	费城	波士顿	芝加高
1800年	60,000	69,000	25,000	—
1810年	96,000	95,000	33,000	—
1820年	124,000	113,000	43,000	—
1830年	203,000	161,000	61,000	—
1840年	313,000	220,000	63,000	4,500
1850年	516,000	340,000	137,000	30,000
1860年	814,000	568,000	178,000	109,000
1870年	942,000	674,000	251,000	299,000
1880年	1,207,000	847,000	363,000	503,000
1890年	1,515,301	1,046,000	448,477	1,099,850
1900年	3,437,202	1,293,697	560,892	1,698,575

芝加哥之
发展

由此观之，美国诸市，皆岁岁进步，不待论；而其飞行绝迹者，尤莫如芝加高。当千八百三十年时，仅一林莽耳；四十年时，仅四千余人；越五十年而增一百馀万人；自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十年间，复增七十万人。其进步之速，真可谓冠千古而无两也。曰：惟文明西渐之力驱迫使

然故。

近年之世界博览会，一开于芝加高，再开于圣路易，皆文明西渐之表证也。越五年後至一九〇七年，又将开博览会于钵仑，则直移至太平洋岸矣。太平洋海电既成，东亚商务日益发达。十年以後，芝加高或凌驾纽约一跃而为全美第一之市府，亦意中事也。

以学界之发达论，则当二十年前，全国中真可称大学者，不过东方大西洋岸七八校耳。近则芝加高大学，駸駸有凌哈佛、耶路之势。而加鱒宽尼省之斯丹佛、卜技利两大学，又绝足而驰。以云完备，虽不能无所让于东部；以云进步，固迥非东部之所能望也。此皆文明中心点日移于西之明证也。

初五日往观芝加高大学。吾游东部所见学校既多，虽规模甚宏大者亦若数见不鲜，然且匆匆一瞥，万不能悉其内容。故余屡次所观学校，其最感动者，则体操场、图书馆规模之大而已。

芝加高大学

体操场皆建筑物，非在校外空地也。而其场中，往往有可以赛马处，可以竞船处，则其建筑之庞大可想矣。其体操器具之五光十色，不必殚述。

余所见各学校之图书馆，皆不设管理取书人，惟一任学生之自取而已。余颇讶之，至芝加高大学，询馆主：如此，书籍亦有失者否？答云：每年约可失二百册左右；但以此区区损失之数，而设数人以监督之，其所费更大，且使学生不便，故不为也。大抵失书之时，多在试验期之前

半月，盖学生为试验而窃携去备温习，验毕复携返者亦甚多云。此可见公德之一斑。即此区区，亦东方人所学百年而不能夔者也。

教育由各
省管理

美国教育之事，皆由各省自行管理，非中央政府所得干涉。政府虽设有一学报长官，不过调查报告而已，故美国无国立大学，此亦一怪异之现象也。去年卡匿奇往谒卢斯福，劝立一国学于华盛顿，自认捐二千万元，以为之倡。卢斯福尚未全诺，现正在计划中，想不久可成立耶。

32. 访 杜 威

初七日，往西贤雪地。

圣西门之
实验地

西贤雪地者，新立之一市也。余前在东籍中，见一段言社会主义之初祖圣西门，以欲实行此主义，故特为一队新殖民于美国。初至切市省，失败；继复至伊里女士省，成焉，然不能有所发达，但保守而已，至今犹有六十馀家奉圣西门之教不变，在美国中划然为一新天地云云。余未至美，即欲访之。及至芝加高，闻人称西贤雪地者颇与相类，因遂访焉。

宗教界之
拿破仑

至则非是，乃一“宗教界之拿破仑”新创之市也。其人名杜威，本澳洲人，十三年前移住于美国。其宗教与前此诸宗派大有所异，自谓独契帝子之微言，排斥异己，不遗余力。而其魔术，尚有一端足以耸听者，彼窃比耶稣，以祈祷疗病，不用医药，亦往往有奇效。故教士与医生皆衔

之极至。闻其至美十三年，凡被讼者千馀次，下狱十四次云。初至时无一徒党，今有七十馀万人，且遍地球各国无处无之（上海亦有），其教会公款至千数百万金以上云，洵一奇才也。

西贤雪地者，仅一年半以前所成立。杜氏欲聚其教徒，成一地上之天国。因自相地得此，以一百万元购之，遂辟新市。仅一年半，而市民已有二万馀，现来者尚接踵，但土木不能速就耳。盖彼教不许吸烟饮酒，入其市犯此者课罚二十五元，故工人就之者希云。市内惟有一商店，百物俱备。惟有一旅馆，以供寄居者。其餘百端事业，皆独一无二。其断绝竞争，实行干涉，颇有类社会主义者。余初至时，甚疑其为该党人之实行，细询乃觉不类。盖其市中，惟土地及两大工厂、一银行属公有财产，其餘各种事业仍归各私人，惟无同业之竞争而已。实亦非强禁之，彼辈自好尔尔也。其租税惟有所得税之一项。无论执何业者，以其所得什之一归教会。故教会之富，岁增不可纪极。

“地上之
天国”

其市一种亲爱、清明、肃穆之气，实有令人起敬者。据市中人言，立市以来，年馀未尝有一次之讼狱。以二万馀人麀居一市者，年馀而讼狱不一见，亦真可谓异数矣。

余至匆匆数点钟，即返芝加高，盖相距幾一时许也。是日杜威不在市，未见之。及暮彼归，闻余至，乃大惊，飞电来芝加高，务请再一临，使彼尽地主谊。余既奇其人，亦欲一见，初七日再往焉。

往见杜威

至则杜威以军乐迎于驿站，导至其家，款待殷勤，不

可名状。其人美髯鹤立，目光闪人，一望而知为一大人物也。

“上帝之
能力”

是夕彼请余至其教堂演说，听众六千馀。彼言现在教堂之宏敞（专指容众之多），在全世界中，此为第二云。余演说後，杜威自演三时许，其音之雄壮，余生平所未闻也。辩才亦横绝一世，其所以起平地而成此大业，盖有由也。彼演说毕，语余曰：“吾将以上帝之能力示足下。”余静听之。彼呼于众曰：“诸君中谁是曾经有病为上帝疗治得愈者，请起立。”众起立者过半。余思之，彼若与其人作弊以诳余，岂能尽数千人甘心为其作伪之奴隶，此必真事也。度生理学与心理学，有一种特别之关系，现今未能尽发明者。而迷信之极，其效往往能致此。此亦非可骇之事，前上海某教会所译治心免病法一书，固略言之耳，但彼益实行之而见效耳。彼则以为非己之能，皆上帝之力。故其徒咸信之，谓为“先知”（旧约全书谓耶稣以前诸贤皆先知）复生云。

顾吾所最不解者，彼教会中下等社会人固多，其上等社会亦不少。余在彼所见某甲则芝加高大学教授，某乙则法学博士，某丙则医学博士，某丁则芝加高国民银行总理。凡此辈者，皆非易被魔惑之人，而何以竟信之若是？其人之材略，必有大过人矣。现彼日日辟新市，闻今年又将在太平洋岸开一第二之西贤雪地云，其教徒殆每月以幾何级数增加。窃意此人如不死，十年以後，其势力必占美国一大部分，请悬吾言以俟之。

此人野心勃勃，大有并吞宇内之概。现四处行其教，明

年元旦即复起行往英国，欲开第三之西贤雪地于欧洲云。其竭诚尽敬以欢迎我也，凡欲藉我为扩张势力于中国之地也。彼运动我入其教，且明言之，谓十年以内，必有一西贤雪地见于中国云。吾信其力能致是。使其致是，则洵大可畏。此君之魔力，不可思议。吾谓现今全美国，惟摩尔根与彼两英雄耳。

欲行其教于中国

彼之教理亦有大可佩者。畴昔景教者流，皆言末日审判时，善者、信者永生极乐，恶者、不信者永死沉沦。杜氏谓不然，上帝无使人永死沉沦之理。今之恶者、不信者，特机缘未熟，迷而不返耳；要其善根固在，至末日审判时，虽以极恶之人，一睹上帝之灵光，亦必大彻大悟。至彼时，终得与善信者同立于平等之地位。盖上帝之条，本重悔改。悔改者，前恶尽消也，云云。此其义与佛教大乘法全合。所谓一切众生皆成佛，即其义也。此亦杜氏独到处，宜其有以立足也。此人或为第二之马丁路得亦未可知。顾吾终觉其权术过于道力耳。

33. 芝加高之续游

芝加高之大屠兽场(实托辣斯)，称世界第一。余往观之，内职工九千余人。一豕之所产出物品，凡百三十余种。一牛所产出物品，凡百四十余种。该总理语余云，诸兽所不能利用之部分，惟屠杀时所失之呼吸气而已。其副产物(见前论托辣斯章)之所值，视正产物(即牛肉、豕肉之类)

大屠宰场

四倍有餘云。一点钟内可屠三百五十餘牛，自繫屠以至装罐一切妥毕。

芝加高旧博览会，现留存一座以为纪念。余往游之。内所藏希腊、罗马古迹之模范品甚多。

芝加高之公园，风景冠绝全美，盖湖沼多，以水胜也。“林肯公园”清幽殊绝，“华盛顿公园”前临墨西哥湖，有气吞雲梦波撼岳阳之概。余绝爱之。尝往游，忽遇暴风雨，登湖楼凭眺，白马吼突，海天无际，真壮观也。成一诗：“黑风吹浪鱼龙舞，白日沉天鹰隼豪。何意迷漫金粉地，登楼犹见广陵涛。”

十三日行。

34. 游汶天拿省

六月十四日，至悬士雪地。

悬士雪地者，美国第二十二大都会也，人口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二人，华人约二百，维新会早成。余至此仅一宿，演说以外，不能多有所观察。

十五日晚，自悬士雪地起行，北迤入汶天拿省，乘大北铁路之汽车行。

大北铁路

大北铁路者，亦美国近十馀年来之进步一大关系也。其东方起点自米尼梭达省之圣保罗市（此市亦有维新会，华人百馀，余以匆遽未及至），横贯南北，达哥他省、汶天拿省、华盛顿省以达于太平洋岸之舍路市，线长六千馀英里。

现新大陆之铁路中，除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外，以此路为最长。而在美国境内，则此为第一也。

自十五年前，此诸省者皆一望林莽，兽蹄鸟迹相交错，时或有一二红印度人持石镞、手钻燧相与出没而已。以美国东南部一带富源尚未尽辟，资本家惟择已开之地日相争竞，而此西北一带，莫或过问。

时则有一英雄曰占士比儿，具远识，怀大略，谓此荒弃之地利，实足为美国前途增无限势力，汲汲谋拓殖者有年。虽然，比儿固寒人子，衣食尚不自给。年二十馀，尚在密士瑟必河畔为一挑夫，每日得一二元之工价，仅以糊其口。以勤慎之故，渐升为一铁路公司之代理人，如是者二十年。

占士比儿

至千八百七十五年间，彼乃发表其意见，谓自圣保罗至舍路筑一大铁路，（一）可以辟无穷之宝藏，为一国前途之大利；（二）可以通美国东西两部，使联络日固；（三）可以与东洋航路衔接，为扩张美国势力于东方之地步。虽然，以蒙茸林莽、人迹不到之地，投数千万金之资本，寻常无经验之人所最怖也。且其时之比儿氏，人微言轻，不足以动众。其独立之资本，又不克任。于是闻者皆目笑存之，如是者又十馀年。而比氏气不少衰，日日运动，渐至耸一世观听。

直至千八百八十七年，而此大铁路之计画乃实行。阅五年而路成。美国诸铁路中，其工事之艰难，殆莫过于此路。其所经过者，有全洲最大之落机山，有大森林，有大

工事艰难
莫过于此

湖沼，穿无数之大隧道；与积雪战，与坚冰战，与酷日战，与瘴雾战，与猛兽战，与土蛮战，乃至与饥渴战，与死亡战，其工程之幾中止者屡矣。比儿氏卒以坚忍不拔之力，冒万苦，排万难，以底于成。嘻，亦伟人哉！

铁路一成，而数万年来鸿荒黑暗之天地，遂放大光明。至是而此数千里之荒原，不十年间，而千数之大村落、百数之大都市，弹指涌现。岁岁产七千万石以上之小麦，供给世界市场；其馀物产亦称是。至今全世界农业制度最完美之区，惟此为称首。而比儿氏在此诸省中，其受崇拜也，幾与华盛顿同，尊之曰：“大北之父”（华盛顿有国父之称）。嘻，岂不亦人杰哉！

大北之父

余在汽车中，见有“大北铁路历史”一书（美国各汽车中皆有图书室），穷日之力读之，觉其关系如此其雄深，其人物如此其伟大，故记其崖略如右。

大北铁路之经营日益庞，今复造世界第一大之汽船，以握太平洋航路之权，其影响于我中国者最大，下章更论之。

十六日，至比令士，演说，一晚行。

十八日，至笠荣士顿，演说，两晚行。此两地皆属汶天拿省。

汶天拿省华人数不过二千馀，分属十馀市，而维新会发达最盛，有会所之市十二焉。余不能尽历，惟至比令士、笠荣士顿、表雪地、气连拿数市。附近各市之同志，皆走集相见。

笠荣士顿为全美国最高之都市，盖在落机大山之半麓

矣。余至是适患小恙，同人劝浴于温泉。泉距笠市二十餘里，落机深处也。风景幽绝，尘念顿消。余浴三日行，得诗数章：“名山穆穆日如年，独步长歌复醉眠。亦是兹游一奇绝，落机深处浴温泉。”“泻潭飞瀑何太急，栖壑片雲长自闲。安得风尘弃我去，年年携酒看青山。”“九万里中得三日，二十年间此一回。猛忆过去未来事，清明肤寸现灵台。”

落机深处
浴温泉

落机山中有黄石园者，周遭八百里，实全世界第一大公园也，闻奇景最多。有种种定期之喷泉，或一日喷一回，或一日喷三四回，或隔日喷一回，或一来复喷一回，或一月喷一回，皆有定期，靡差靡忒。园中熊最多，皆驯扰不犯游客。园中禁射猎，每岁只有半岁可游（馀日积雪）。由联邦政府派兵一小队守卫之。游客不得携枪械。惟今年总统卢斯福来游，曾破例许猎一熊以归云。园距笠市仅半日程，惟往游非半月不能探其胜。余无此暇曷，仅购影画数十枚，当卧游耳。

廿二日到表雪地，华人六百餘，甚瘠苦，多以西人餐馆为业。数年前，工党用强制手段，不许西人就食于华人餐馆，固此损失甚巨，全市为之寂寥。此事屡以国际交涉，提出于美政府，莫能伸也。全美中待华人最酷者，此市为第一。

华人多在
餐馆谋生

廿六日到气连拿，实汶天拿省之省会也。华人六百餘，以军乐相迎，极一时之盛。至夕，其总督来相访，颇殷勤。总督士蔑氏，良喜华人。此市与表雪地相距不过百餘里，而

吾民之舒蹙迥殊矣。

汶天拿省人虽少，而维新会之开最早，且最普及。其中热诚之士数辈，坚苦刻厉，令人肃然起敬。

汶天拿省以西人最相凌侮，故维新会别立一联卫部，专贮积公款，为相周相救之用，法甚密，意甚美，现各属多有踵效者。

上今
万寿节
遥祝

廿八日，为今上万寿节，在汶天拿省遥祝焉。附近各市，皆各出代表人至，一同庆祝，且议本属各支会改良进步之法。

廿九日行。

35. 游博奇梯拉

廿九日，至博奇梯拉。余本不欲下车，有乡人数辈苦相邀，乃一宿焉。此地华人百馀，有维新会。有会员而无会所，余匆匆演说一次，亦未能睹其成。

印第安人

此市红印度人最多，政府设法保护之，免俾绝种，每来复颁食一次焉。余至日，适遇颁食之期。全市阗塞。其衣皆红绿两色，为种种式样以文其身，各以一木箱负其婴儿。诡形殊状，见所未见，亦一眼福也。

当维廉滨初至美时，滨士温尼省之土人，殆二十馀万云。其余东部各省亦称是。其总数虽不可全考，史家谓总在三四百万以上云。观殖民时代与欧洲人种之血战，可见一斑矣。十七世纪之中叶，土酋有名腓力者，骁勇绝伦，统

率诸部与白种为难。各殖民地乃设总会于波士顿，共商捍御之法，则其势力之大可想。其後英法七年战争，法人亦勾连土人大扰英属地。即华盛顿之将略，始亦以攻剿土人著者也。是时新英兰附近诸地，土人如织。乃曾幾何时，至今落机山以东，无复一土巢矣。余行半年，走万里，欲求一遗民之迹不可得见。

据千八百九十年统计，谓全国今尚有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五十三人云，率皆被迫逐窜于西部。今则西部亦日辟，深山大泽，悉化廛市，无复寸土以容此辈。今此十三年间之锐减，又不知若何？

要而言之，若三十年後再游美国，欲见红印度人之状态，惟索诸于博物院中之绘塑而已。优胜劣败之现象，其酷烈乃至是耶？君子观此，肤粟股栗矣。

优胜劣败
酷烈至此

三十日至片利顿，博奇梯拉、片利顿同属埃的荷省。片利顿华人约五百，有维新会。

七月初一日至碧架雪地，华人百餘，吾族人居三之一。有维新会，甚巩固。亦以军乐迎，会所遍结电灯焉。

军乐相迎

初三日至贝市雪地，华人四百餘，有维新会，亦以军乐相迎。余至是飞信前途诸市，属毋以军乐，实不克当，且耗费无益也。

初五日至抓李抓鱗，属华盛顿省，亦西部一新兴市也。华人将及千，有维新会，开会甚早，而团体最固，至可钦敬。此市华人多从事农业及饮食店，光景颇佳。白人则俄罗斯移住者甚多云。

以上诸市，皆匆匆税驾，不能有所观察，笔记甚略。

36. 大北轮船公司

初八日至舍路。舍路者，华盛顿省第一大都会，而太平洋岸重要之港口也。大北铁路以此为终点，日本邮船会社之太平洋线亦以此为终点。日本人在美国者以此市为最多，华人亦约三千。美国境内维新会之开，以此市为嚆矢云。康同璧女士与家弟启勋同来美游学，适至此市，相见甚欢。

康同璧

余至舍路所最感者，莫如大北铁路公司之经营东亚政策，今略记之：

余甚陋，不知世界。自庚子年由印度楞伽岛航澳洲，乘英国 P. & C. 公司之船总容积九千吨者，余喜愕不知所为。又从该岛港口见德国公司船容积一万一千吨者，余愈喜愈愕。去年见美国航太平洋之“高丽”、“西伯利亚”两船寄泊横滨，闻其容积一万八千吨，余愈喜愈愕。今次游美，矢愿附之；而船期适不合，往来皆相左，余滋憾焉。顷到美国，乃复闻有大北轮船公司造绝大汽船之事。

眼界愈开
愈喜愈愕

大北轮船公司者，大北铁路公司之子孙也。初，美国西北一带，长林蔓草，人迹杳绝。自千八百七十九年，有占士比儿者，始排万难，以建一横绝大陆之铁路。自是美国太平洋北岸一带日趋繁盛，遂辟今之柯利根、华盛顿两省；而此铁路公司，亦享莫大之利益。至于今年，乃益为

垄断太平洋航权之策，造绝大之汽船，以往来于中国美国日本之间。自一年前，已在美国东方造船公司定制姊妹船二艘，其一名“弥奈梭达”者，以本年四月十二日竣工，明年（一九〇四年）元旦自华盛顿省之舍路港起航云。其他一艘尚未命名，约以明年四月竣工，而将来办理获利之后，尚拟更造多艘云。据钵仑市之《北美丛报》所记，则：

绝大汽船

“弥奈梭达”船长六百三十英尺，幅七十三英尺，吃水三十六尺半英尺，排水量三万七千吨。内容一等客位百五十人，二等、三等客位各百人，下等客位一千人，除外仍可容军队一千二百人，船中职役人等三百人，共容二千八百五十人。载货物二万吨外，尚容煤七千吨，速度一万一千匹马力。现在世界中商船之大，此为第一。

二十世纪之世界，商战世界也。而商战之胜败，惟视其在泰东市场（即中国及东亚诸国）所占之地位何如，此又尽人所同认也。自千八百六十九年，苏彝士运河开通之后，欧亚之距离虽已缩短，然以视美国之由太平洋直达者，其利便仍远有所不逮。今略比较之：则从欧洲经苏彝士河东来者，以法国之马赛起计，到香港凡七九〇二海里，到马尼刺凡七九〇六海里，到上海凡八七五八海里，到横滨凡九四七六海里。若由美洲渡太平洋而来，以旧金山起计，到香港凡六〇八七海里，到马尼刺凡六二五四海里，到上海凡五五五〇海里，到横滨凡四五六四海里。然则美国之地势，已占世界商战上优胜之位置明甚矣。而前此太平洋航业所以未甚发达者，则有三故：其一，由美国之力尚未

二十世紀
為商戰之
世界

膨胀于外也。其二，由东亚诸国之贸易尚属幼稚也。而犹有第三端焉，则以太平洋海程太远，中间无贮煤港以为之接济，故当启轮以前，应用之煤必须备足，载煤多而载货之余地自少，故其逊于苏彝士航线一着者以此。

不得不用
大船

以故欲以太平洋线航利压制他线者，势不得不用大船。非以其洋之大而然也，盖其船必容三千吨以上之煤而不觉其太多，然後可以利用太平洋。查十年来海运发达史，当千八百九十二年，全世界中四千吨以上之船凡二百六十六，八千吨以上之船凡八；至千九百年，四千吨以上之船凡八百十二，八千吨以上之船凡六十四。船舶容积之增大，与商战之进步最有关系焉。然此，即太平洋飞跃之一先声也。

苏伊士运
河地位之
变化

窃尝论之，将来太平洋航业发达日盛，则苏彝士运河之地位必将一变，而其势力亦大有所减。何以言之？试观近年来欧亚间之邮政，已不由苏彝士而由太平洋。彼苏彝士通航之船非不密也，而顾若此者，迟速之异也。夫自欧洲各都市经苏彝士以达亚东，至速亦须三十二日。若由大西洋逾美大陆道太平洋而来，则柏林以九日，巴黎以八日，伦敦以七日，即可达纽约；纽约以四日零三点钟达旧金山，旧金山至上海，若以每点钟行十七海里之船，则十六日可达。邮政之舍彼就此，盖有由也。故使太平洋之航业，有大船以发达之，则将来不惟于邮政为然，于货物亦然。盖商战者，以白圭之勇、庆忌之捷而制胜者也。人之乐去迟而就速，势也。况苏彝士河之经过，必须纳税，平均每吨在三元以上，久为商家之所苦乎。以此言之，则今者大北

轮船公司之计划，可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胸。将来此轮船之成效日增，即彼大北铁路之进步日盛，占士比儿亦可称近世商界之小拿破仑哉！

吾国人于实业思想，毫未发达。闻吾喋喋论此，不隐几而卧者希矣。虽然，此太平洋上之航权，实我国应染指者也。而以吾招商局开设四十年，曾无丝毫之远虑。而其余商人，亦更无有起而图之者，吾侪亦复何颜以责备政府耶？吾记此，吾有馀悲，吾犹有馀望云尔。

在舍路三日行。

37. 游 钵 仑

十二日至钵仑。钵仑属柯利根省，亦太平洋岸一要港也，华人约五千，维新会最盛，西北部诸市以为总镇。余将至，钵仑会中特号召各市出代表人来赴会，至者廿馀市，一时称极盛焉。余在市数日，日接见同志，于他事观察殊少。

波特兰

在钵仑读新闻纸，忽见巴拿马市民宣告独立之事，仅三日而美国公认之，此实向来革命时代国际史所未闻也。越两来复，而美国政府遂与巴拿马革命政府结条约，以巴拿马运河开凿之权让于美国，而美政府以金二百万磅为报酬，且每年以金五万磅给巴拿马新政府，约遂定。于是哥仑比亚政府责言焉（哥仑比亚国者，巴拿马旧所属也）。国务大臣约翰海氏覆牒曰：若哥仑比亚必欲破此条约（案指

巴拿马独立

运河开凿权归美国

运河条约)，则或至破两国之国交，恐我议会不复能附于哥伦比亚，相为亲友，云云。国际上用语，其傲慢无礼，至是而极。美国与哥伦比亚，虽有大小强弱之殊，以国际法论之，固皆对等之独立国也。使哥伦比亚以此施诸美，美人将何以待之？若今之哥伦比亚，则吞声泣血而已。俾士麦曰：公法不可恃，所持者惟赤血耳、黑铁耳。吾观于美国对于巴拿马之政策，歔歔累日而不能自禁也。

昔英相的士黎里，以一夕秘密之交涉，遂举五千万苏彝士运河之股票，从埃及王室之手，而移诸英国政府之手。当时全欧震动，谓为神奇。今次约翰海之敏腕，毋乃类是？呜呼，强权世界之外交家，可畏哉，可畏哉！

英自收苏彝士河股份票，而英霸东方之局遂定。美自得巴拿马开凿权，而美霸东方之局亦遂定，以二千万易此最高之地位，天下古今之物品，其代价之廉，当未有过此者。

美霸东方
之局遂定

今者，名义上巴拿马为一独立国，且为万国公保之中立地。但其实际如何，不待知者而决也。美之巴拿马，犹英之埃及也。余至日本，余乃见吾国革命家所出之报纸，讴歌巴拿马革命者，不可胜数。金曰：吾同胞何不如巴拿马！吾同胞其学巴拿马！呜呼，吾同胞而欲学巴拿马也，则亦何难之有？新政府之岁给，尚可以什佰倍于五万磅，吾敢断之。

谭某被殴
自杀

在钵仑读旧金山华文报纸，知有我领事馆一随员谭某，为西美国警吏辱殴自戕之事，余深为国体痛，作挽诗三章

(稿不存，其一首不复记忆)：“丈夫可死不可辱，想见同胞尚武魂。只惜轰轰好男子，不教流血到樱门。”“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变到沙虫已天幸，惊心还有劫馀灰。”

国权堕落
嗟何及

八月初三日，行。

38. 旧金山之华人

八月初五日，由钵仑至旧金山。

旧金山本名三藩兰斯士哥，日本人通译作桑港，华人呼以今名，属加麟宽尼省，美国现今第九大都会，而华人最多之地也。人口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二人，华人约二万七八千之间。维新会成立最早，注册会员者约万人。余至时，以军乐欢迎，盛况更过纽约，感谢无量。

旧金山维
新会员约
万人

吾以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外洋华人所至之地，亦分两大类：一曰白人少而华人多者，白人为特别之法律以待我，如南洋诸区是也；二曰白人多而华人少者，我与彼同立于一法律之下，如美洲澳洲诸区是也。其第一类者与内地几无以异，故亦不足研究，所研究者第二类而已。第二类之中，其最大多数之所在，莫如旧金山，故吾欲以旧金山代表此问题。以吾所见，则华人所长者如下：

华人优点

一、爱乡心甚盛。（即爱国心所自出也。）

一、不肯同化于外人。（即国粹主义、独立自主之特性，建国之元气也。）

一、义侠颇重。

一、冒险耐苦。

一、勤、俭、信。（三者实生计界竞争之要具也。）

华人缺点 其所短者如下：

一、无政治能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一、保守心太重。

一、无高尚之目的。

各地华人
人数

今请先叙其情状，次乃论其性质。余所至之市，凡二十馀，其人数约如下：

纽约及其附近	约八千
哈佛	约一百
波士顿及其附近	约四千
费城	约一千
华盛顿	约五百
波地摩	约六百
必珠卜及其附近	约九百
先丝拿打	约一百
纽柯连及其附近	约一千
圣路易	约六百
芝加高及其附近	约三千馀
愚士雪地	约百馀
汶天拿全省	约二千

埃的荷全省	约二千
钵仑及其附近	约一万
舍路及其附近	约三千
旧金山及其附近	约三万
罗省拔利	约五千

其馀未至之地(所至者尚不止此数, 其小埠略之), 约尚有五万馀人。大约我同胞在美国者, 通计不过十二万人内外。

今举其重要之职业如下:

工业	}	洗衣业	约四万人
		渔业	约万馀人
		厨工业(僮仆业附)	约二千人
		农业	约四千人
		采矿业	约千人
		制靴业	} 约二千人
		织带业	
		卷烟业	
		通事业	约五百人
商业	}	杂货店 { 中国杂货	约五千人
		{ 日本杂货	约千馀人
	}	裁缝店 { 成衣(西服)	约二千人
		{ 裘服杂件(妇女所用)	约千人
	}	饮食店 { 华式	约三千馀人
{ 西式		约二千人	

华人之职业状况

杂	医生.....	约二百人
	传教.....	约二百人
	学生.....	约二百人
	妇女.....	约二千人
	儿童.....	约三千人
	无业者.....	约万人

以上所列，非有精确之调查，但举其概耳。

洗衣业

洗衣业实在美华人最重要之职业也，东部诸省，十有九业此。其工价最廉者，每礼拜美金八九元（约每月合华银七十元），最昂者，每礼拜二十元（约每月合华银百六七十元）。以此至贱之业，而庸率如此其大，故趋之若鹜。

渔业

渔业惟太平洋岸诸省有之，旧金山、舍路、钵仑其大宗也，南部纽柯连亦间有。

此业最苦，每年只有半年作工，其半年则坐食。其工价亦不昂。业此者其资本主皆西人，华人有一人为工头，代彼招工。工人当坐食时，常先支其工价之半额，渔毕而归，复支半额，故常仅糊其口而已。其采渔之地，或在附近海岸，或远适他岛；其最远者，乃至亚拉悉加岛云（轮船约行十一日，渔者多用帆船，往往月余）。南部渔业，则皆华人为资本主。

厨工业

厨工业各地皆有，东方稍盛，在西人家中或旅馆司庖者也。其工价优于洗衣业者三之一，实最优之业也。

农耕

农业惟加罇宽尼省有之，餘则甚稀。此业不如洗衣工，然颇有独立之姿。大率赁地而耕，华人自为资本主，赁地

而佣数人至数十人。所种植以蔬果为大宗。

采矿业前二十年加姆宽尼最盛，今则无有矣。现惟北中部之洛士丙令等埠，南部之切市省，尚有一二，其工价甚苦云，余未至其地。又前此铁路业为华工一大宗，盖西部诸大铁路皆成于华人之手，今亦无有矣。

采矿业

制靴、卷烟、织帚三业，惟旧金山有之，他处无有。此三业前此极盛，资本主亦华人，华商以此致富者不少。後工党妒之甚，设种种法律相胁迫。如吕宋烟非经政府盖印者不能出售，而政府于华工所卷者不盖印，是其例也。此等事本大悖国际私法。盖禁华工犹可言也，华工既经政府许其住美境者，而为特别之法律以夺其执业之自由，不可言也。岂有他哉？亦曰强权而已。使我政府而以民为念者，仗义执言，彼无以为难也，而惜乎非其人也。现此业日衰微，行将绝迹矣。

卷烟等业
昔盛今衰

通事业，在小法衙中或税关或律师处为翻译者也。其工价自较寻常稍优，然此辈大率皆非端人，在各市中颇有权力，而乡人最恨之。

通事业

中国杂货店之业，在各市中最有权力者也。其与各工人，殆有贵族与平民之关系。凡一切关于公共团体之事，皆取决焉。然绝不能与外人争利权，惟吸工人之脂膏以为养，且业此者十有九兼业赌，以生计学理论之，实分利者也。其与外国贸易，惟爆竹、草席、糖果等为大宗，丝类亦间有，茶则绝无。其输出货，洋参、麵粉两项稍有之。然有外国贸易者，不过二十之一而已。

杂货店

日本杂货店，则取外人之利者也。以日本磁器、漆器、丝类为主，中国杂物亦间有。其获利不能甚丰，各地皆有之。

裁缝业

裁缝业有二种，一为做西装外衣者，一为专用丝类做西妇裹衣及约领、面巾诸杂项者。西部诸省钵仑、舍路、旧金山等处最盛，其馀颇少。此业获利，亦不菲云。

餐馆业在
纽约市有
三百余家

饮食店有二种：一为华式者，东部诸省最盛，芝加高以西则无有矣。此业自李合肥至後始有之，即所谓“李鸿章杂碎”者是也。其利殊丰，他业无足以比之者。现纽约市将三百馀家，波士顿、费城等市各数十家，芝加高市有一家，而投资本十万金（华银）者，陈设皆用华式，门如市焉。一为西式者，则寻常餐馆是也。华人可较西人价廉，故或在一二市为独占焉。汶天拿省、埃的荷省此业最盛，柯利根省次之，馀则甚希。

王老吉凉
茶

医生亦争利权之一法门也。西人有喜用华医者，故业此常足致富。有所谓“王老吉凉茶”者，在广东每帖铜钱二文，售诸西人，或五元十元美金不等云，他可类推。然业此之人，其不解医者十八九，解者往往反不能行其业云。

传教者，各市皆有，亦衣饭碗之一端也。

学生近渐发达，下节别论之。

娶西女者
二十之一

妇女、儿童，西部多于东部。然美洲大率皆求食而归之人，与南洋及檀香山颇异，眷属甚少也。娶西女者，亦约二十之一。

无业者居一大部分，此实最怪异之现象也。此等无业者之中，其年老不能做工又不能归去者，约十之一。其馀壮而游手者，约十之九（其老不能归者，前此必亦壮而游手者也）。彼等何以为业？则赌其一大宗也。在美洲之华人，以赌为业 幾无复以业赌为耻者；谨厚君子亦复为之，真可异矣。以华工所入，每人每年平均可得千金，然其能赍以返国者，不及十之一，皆赌害之也。虽然，赌亦争外利之一道。如温高华、舍路诸埠，赌客之大部分为日本人。每年贡于我者，埠各十馀万。旧金山埠之番票（西人赌白鸽票者，别为赌馆以待之，与华人不相杂厕，各埠皆有），当最盛时，西人之赌金将三百万美金，今犹五十万美金云。以此等文明播诸彼国，亦无怪人之相恶焉矣。

39. 华人团体

华人团体最多者，度未有过于旧金山焉矣，试分类列之。

甲、公立之团体

- (一) 中华会馆
- (二) 三邑会馆（南海、番禺、顺德）
- (三) 冈州会馆（新会、鹤山）
- (四) 宁阳会馆（新宁）
- (五) 合和会馆（新宁之余姓者及肇庆府属之一小部分）
- (六) 肇庆会馆（肇庆府属之大部分）

华人会馆

(七) 恩开会馆(肇庆属之恩平, 开平)

(八) 阳和会馆(香山)

(九) 人和会馆(客籍)

(十) 六邑同善堂(不详其县)

自(二)至(九), 是为八大会馆。

以上诸团体, 皆有强制的命令的权力。凡市中之华人, 必须隶属。各县之人, 隶属于其县之会馆。全体之人, 皆隶属于中华会馆。无有入会出会之自由, 故曰公立者。

市中华人
必须隶属
会馆

八大会馆与中华会馆之关系, 颇似美国各省与联邦政府之关系。美国先有各省, 後乃有联邦。彼亦先有各会馆, 乃有中华会馆。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後, 尚加入三十餘省; 彼亦中华会馆成立後, 加入两会馆(合和、恩开乃後加者)。美国联邦政府初建时, 其财政不能独立, 由各省供赋之; 彼八大会馆之于“中华”亦然。质而言之, 中华会馆之地位, 与美国独立後、立宪前十年间(美以一七七六年独立以一七八七年立宪) 费尔特费之总政府绝相类。今各会馆皆有伯里玺天德(即主席), 惟中华会馆无焉。有事集议, 则八主席同到。其印则八家轮掌之, 经费则八会馆摊派。其大邑派一份半或两份(如三邑、宁阳、冈州之类), 其小邑派一份乃至半份(如其餘五家)。一切大小事, 大率决于各邑之本会馆。苟非关于华人全体之利害, 或甲乙两邑交涉者, 不集“中华”。

其会馆之财政, 则:

(一) 捐助 初建时有之, 近则甚希。

会馆财政
来源

(二)出口税 此最重要之部分也，其法：凡归国者每人须纳出口税若干于会馆，由各邑会馆派委员在船头收之，不纳者不能上船，此例盖得政府之许可云（不纳者可呼警吏索之）。其所收或三元四元至五六元不等，由各会馆自定。惟不论所收多寡，概以一元半纳于中华会馆，此“中华”经费所由出也。此出口税惟教民抗不纳，教会别以出口票给之，而警吏许其自由云。呜呼！亦可以观世变矣。

归国者须
纳税会馆

(三)祝税及醮金 各会馆皆祀关羽，每岁课司祝者税若干，多或至万金焉。又一年或两年建醮一次，各商户各私人皆捐醮金，所捐必逾豫算之额。因存积之，以为会馆基本金。

皆祀关羽

此其岁入之部也。其岁出之部则无定，不能详知之。其最奇者，则各会馆必在内地请一进士、举人、秀才其人者为主席是也。此费每岁例须千馀美金，多或二千馀。其人或三年或两年或一年满任，一语不能解，一事不能办，惟坐食而已。时或武断而鱼肉之，乡人莫之敬，莫之畏，然亦顺受也。人人知其有害无益，而莫肯改革者。此殆所谓天然之奴性，非有一人焉踞其上者而不能自安欤？

中华会馆之岁出，则以清一西人律师居其大部分，此却是不可少之事，但得其用者亦实希耳。中华会馆出口税所入不敷岁出，往往使各会馆摊派。

凡外洋之粤民，皆有所谓三邑、四邑者，是最怪事。所谓三邑，则南海、番禺，顺德也。所谓四邑，则新会、新宁、恩平、开平也。会、宁属广州府，恩、开属肇庆府，而

以方言分
系疏

会、宁之人昵其异府之恩、开，而疏其同府之南、番、顺，岂非异闻？推原其故，则言语之同异为之也（新会、新宁之语，在省会幾无人能解，恩、开则甚相近）。三邑、四邑，殆如敌国，往往杀人流血，不可胜计。非直金山，即他埠亦然。嗚呼！国语统一之法之不可不讲也，如是夫！

分裂之法
极可笑

旧金山之四邑，又分为五会馆，视前表自明，其分裂之法极可笑。最奇者，则余姓又自外于新宁是也。其故皆由人多之县，不欲与他县合并；人多之姓，又不欲与他姓合并（金山最多人之县为新宁，新宁最多人之族为余氏）。此亦其无政治能力之一大徵证也，小群可合，而大群遂不能合也。

慈善团体

乙、公共之慈善团体：

（一）东华医院

（二）卫良会

此皆与中华会馆同，全市所公立，不以邑姓等分者也，惟入否听人自由。

商家团体

丙、商家团体：

（一）昭一公所

（二）客商会馆

初时本惟有昭一公所，创立实在各会馆以前。其目的则防同业之竞争，相与划定物价，且调停各商家种种交涉者也。後三邑、四邑相闻，于是四邑人别为客商会馆，而昭一专属于三邑，其冈州人，则分属焉。

丁、各县之慈善团体

- (一) 福荫堂 (南海)
- (二) 昌後堂 (番禺)
- (三) 行安堂 (顺德)
- (四) 保安堂 (东莞)
- (五) 福善堂 (香山)
- (六) 同德堂 (新会)
- (七) 徐庆堂 (新宁)
- (八) 仁安堂 (增城)
- (九) 同福堂 (恩开)

尚有数家，不能尽记。

此等团体最奇，其目的甚简单，仅为客死于外者运骸骨归耳。葬祭之礼，本吾国所最重，此实原于宗教之习惯也。狐死首丘，亦爱国之情之一端，然愚亦甚矣。每运一骨归，动需数百金。故此类之团体，蓄积甚厚，少者数万，多者如番禺之昌後堂现存三十餘万金云。其财政大率于会馆出口税带徵之。

运骸骨归
国之团体

嘻！以此款兴学校，蔚然成一大学矣。

戊、族制之团体：

(团体名)	(姓别)	(团体名)	(姓别)
颖川堂	陈	荃阳堂	郑
陇西堂	李	马家公所	马
江夏堂	黄	西河堂	林
忠孝堂	梁	沛国堂	朱
庐江堂	何	胥山堂	伍

族姓团体

风采堂	余	清白堂	杨
彭城堂	刘	武陵堂	龚
天水堂	赵	高密堂	邓
清河堂	张	南阳堂	葉
陇西堂	关	爱莲堂	周
光裕堂	谭	安定堂	胡
三省堂	曾	宝树堂	谢

由是观之，以二万馀人之众，而此种团体如此其多，则族制思想之深入人心，可以见矣。此种团体，在社会上有非常之大力，往往过于各会馆。盖子弟率父兄之教，人人皆认为应践之义务，神圣不可侵犯者也。故虽以疲癯之长老，能驯桀骜之少年。旧金山所以维持秩序者，惟此攸赖。

賴宗族力
維持秩序

其同姓之人，相亲相爱，相周相救，视内地更切密。固他乡之感情，例应尔尔，然亦由有宗教之理想，以盾其後也。

我梁氏本为粵巨族，旅人在美洲者将万焉。所至各市，忠孝堂伯叔兄弟皆为特别之欢迎，至可感也。

梁氏宗族
特別歡迎

族制不奇，最奇者则有所谓联族是也。今举如下：

联族团体

(团体名)	(联族)
龙冈公所	刘、关、张、赵
至德堂	吴、周、蔡
溯原堂	雷、方、邝
笃亲公所	陈、胡

昭伦公所	谭、谈、许、谢
邻德堂	卢、罗、劳
世泽堂	邓、岑、葉、白
凤伦堂	司徒、薛
中山堂	甄、汤

或尚有而为吾所未能尽知者。

此真不可思议之现象也。彼等之相亲相爱，相周相救，与同姓无以异也。彼等子弟率父兄之教，与同姓无以异也（关氏子弟率刘氏父兄之教，吴氏子弟率周氏父兄之教，他皆类是）。推原其故，殆由小姓者为大姓者所压，不得不采联邦之制，以为防御之法。于是求之于历史上稍有相属者，则从而联之。如吴、周、蔡，盖谓同出于姬姓也。如陈、胡，盖谓同为舜後也。如邓、岑、葉、白，盖谓同为楚之名族也。此等之理想，颇有趣味。吾在金山演说，尝言之，谓推此等联族之思想，当知我四万万人皆同出于黄帝，既知同出于虞舜者当相亲，同出于周后稷者当相亲，曷为举同出于黄帝者而疏之？彼辈皆解颐，若深颌者。然至最奇者，若刘、关、张、赵，则演义的历史之思想，以下等社会之脑识观察之，谓其非历史的焉不得也。尤奇者，若谭、谈、许、谢，以偏旁联；若卢、罗、劳，以双声联。则直是无理取闹，观此者与读野蛮人之游记同一趣味矣。

不可思议
之现象

己、秘密之团体

致公堂	保安堂	聚良堂	秉公堂
秉安堂	安益堂	瑞端堂	群贤堂

秘密团体

俊英堂	协英堂	昭义堂	仪英堂
协胜堂	保善社	协善堂	合胜堂
西安社	敦睦堂	萃胜堂	松石山房
安平公所	萃英堂	华亭山房	洋文政务司
保良堂	竹林山房		

此诸团体者，实全市之蠹也。历年种种风波，皆自此起。其源盖皆同出于三合会，而流派之歧，多至如此，真可浩叹。溯咸同间，最初有所谓广德堂（四邑），协义堂（三邑）、丹山堂（香山）者，亦统名为三合堂，是为秘密结社之嚆矢。盖四五十年前，良懦之民俾于远游，其冒险往者，率皆乡曲无赖子。迨洪氏金陵溃後，其馀党复以海外为尾间。三合会之独盛，盖以此故，其後统名为致公堂。致公堂者，三合会之总名也，各埠皆有，其名亦种种不一，而皆同宗致公。虽然，致公之下，复分裂为前表所列之廿四团体者。然则致公之为致公，亦可想矣。全美国十馀万人中，其挂名籍于致公者，殆十而七八。而致公堂会员中，殆无一人不别挂名于以下各团体者。致公派者，以倾满洲政府为目的者也；而其内容之腐败之轧轹，视满洲政府又十倍焉。

致公堂

国民心理

法儒李般曰：国民之心理，无论置诸何地，皆为同一之发现，演同一之式。吾观于中国之秘密结社，而不禁长太息者矣！

互为仇讎

以上诸团体，轧轹无已时，互相仇讎，若不共戴天者然。忽焉数团体相合为一联邦，忽焉一团体分裂为数敌国，

日日以短枪、匕首相从事，每岁以是死者十数人乃至数十人，真天地间绝无仅有之现象也，痛哉！

“洋文政务司”者，本诸团体中之稍解洋语者，相结以鱼肉其本团体。故现在二十餘团体，复相结与洋文政务司为仇云，是一年金山秘密党最重要之事件也。要其离合之迹，大率类是，吾不忍复道之。

庚、文明之团体

文明团体

(一)保皇会

(二)学生会

(三)青年尚武会

(四)各教会(准文明)

(五)同源总局(准文明)

保皇会即中国维新会也，己亥冬始成立，有会员约万人。其组织悉依泰西文明国公党之式，为有机体之发达，与各埠相联络。近以支会太多，将美洲画为十一总部。而加罇宽尼省与居一焉。其本部总事务所，即在旧金山。今将保皇会总部之名列如下：

保皇会

一、加拿大部——所属十二支会，以温高华为部长。

二、美国加罇宽尼部——所属六支会，以旧金山为部长。

三、美国西北部——所属九支会，以钵仑为部长。

四、美国东部——所属六支会，以纽约为部长。

五、美国中部——所属十三支会，以芝加高为部长。

六、美国南部——所属四支会，以纽柯连为部长。

七、美国汶天拿部——所属十二支会，以气连拿为部长。

八、墨西哥部——所属九支会，以莱苑为部长。

九、中亚美利加部——所属四支会，以巴拿马为部长。

十、南亚美利加部——所属三支会，以秘鲁之利马为部长。

十一、檀香山部——所属八支会，以汉挪路卢为部长。

都凡太平洋以东八十六支会十一总部。

学生会本内地往美留学诸君所发起，而华商子弟在学校者亦加入焉，数约七十余人。初发达未有会所，借中华会馆为议场。

青年尚武会

青年尚武会乃新创者，会员大率皆保皇会中之少年子弟也，现不过四十余人，将来发达可望更盛。其规模略仿日本体育会，有兵式体操。

教会凡八家，照例与内地各教会同，不必多述。华人入耶稣教者约千人。

同源总局

同源总局，美产之华人所立也。其始本以争选举投票权利为目的，故亦可谓之文明。但其组织甚不完备，计旧金山之华人，有美籍者不下二千人，全国约有四五千人（未成年者亦尚多，现计殆止有三千之间）。使果能一致投票，尽可以操纵两大政党，要求种种权利，为祖国同胞吐气。就使在全国中无甚影响，若夫旧金山之市政，则可以为所欲为矣。何也？以旧金山之二千票，使全加于甲党，则乙党所弱于甲党者已二千票。二千票之势力，其左右一市也必

矣。余在彼时，向同源总局会员演说，极力鼓舞之，且为之拟联合选举章程，未知将来能实行否也？现金山美籍者虽有二千人，其为同源总局会员者不过三四百，而投票时至者不满百人云。嘻，以自由权赋诸中国人，果何益哉！

以上所列，凡八种九十六之团体。其余若俱乐部等小小之结集，尚不在此数。以人口平均比例算之，则除日本东京留学生外，其团体之多，当无有及旧金山者。

旧金山报馆之多，亦冠绝内地，今举其名：

文兴日报（保皇会机关报）

中西日报

大同日报（致公堂机关报，新立者）

华记日报

萃记报（来复报）

华洋报（同上）

旧金山之
中文报纸

以区区二万馀人之市，而有报馆六家，内地人视之，能无愧死？此亦文明程度稍高之明证也。

40. 论中国人之缺点

综观以上所列，则吾中国人之缺点，可得而论次矣。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有族民资
格而无市
民资格

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

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住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资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此亦可见数千年之遗传，植根深厚，而为国民向导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

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吾闻卢斯福之演说，谓今日之美国最急者，宜脱去村落思想，其意盖指各省各市人之爱省心爱市心而言也。然以历史上之发达观之，则美国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实全恃此村落思想为之原？村落思想固未可尽非也。虽然，其发达太过度，又为建国一大阻力。此中之度量分界，非最精确之权量，不足以衡之；而我中国，则正发达过度者也。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廉颇用赵，子房思韩，殆固有所不得已者耶！然此界不破，则欲成一巩固之帝国，盖亦难矣。

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此实为狗万物之言也，虽然，其奈实情如此，即欲掩饰，其可得耶？吾观全地球

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夫内地华人性质，未必有以优于金山，然在内地，犹长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约束也。南洋华人，与内地异矣，然英荷法诸国待我甚酷，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其严刻更过于内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则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则旧金山其称首也，而其现象乃若彼。

有乡人为余言，旧金山华人，惟前此左庚氏任领事时，最为安谧，人无敢挟刃寻仇者，无敢聚众滋事者，无敢游手闲行者，各秘密结社皆敛迹屏息，夜户无惊，民孜孜务就职业。盖左氏授意彼市警吏，严缉之而重罚之也。及左氏去后，而故态依然。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即如中华会馆者，其犹全市之总政府也。而每次议事，其所谓各会馆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废弛，莫之或问。或以小小意见，而各会馆抗不纳中华会馆之经费，中华无如何也。

至其议事，则更有可笑者。吾尝见海外中华会馆之议事者数十处，其现象不外两端。其一则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其二则所谓上流

形式仿西人，所行则相反

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

暴民专制

此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

行合议制
能耶否耶

更观其选举，益有令人失惊者。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各会馆多合同数县者），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馀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

行选举制
能耶否耶

难者将曰：此不过旧金山一市之现象而已，以汝粤山谷犷顽之民俗，律我全国，恶乎可？虽然，吾平心论之，吾未见内地人之性质，有以优于旧金山人也。吾反见其文明程度，尚远出旧金山人下也。问全国中有能以二三人之市，容六家报馆者乎？无有也。问全国中之团体，有能草

定如八大会馆章程之美备者乎？无有也。以旧金山犹如此，内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与五十步，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则一而已。夫岂无一二聪伟之士，其理想、其行谊，不让欧美之上流社会者，然仅恃此千万人中的一二人，遂可以立国乎？恃千万人中的一二人，以实行干涉主义以强其国则可也，以千万人中的一二人为例，而遂曰全国人可以自由，不可也。

无享受自由之资格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返吾思，吾惟祝祷返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後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後与之谈华盛顿之事。（以上三条，皆说明无政治能力之事。其保守心太重一端，人人共知，无俟再陈。）

立宪共和于我不适

数十年后而后可

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均是国民也，或为大国民、强国民，或为小国民、弱国民，何也？凡人处于空间，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时间，必于现在安富尊荣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进步，缉熙于光明，否则凝滞而已，墮

无高尚之目的

落而已。个人之么匿体如是，积个人以为国民，其拓都体亦复如是。

真善美

欧美人高尚之目的不一端，以吾测之，其最重要者，则：好美心，其一也（希腊人言德性者，以真、善、美三者为究竟。吾中国多言善而少言美，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孟子言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皆两者对举，此外言者甚希。以比较的论之，虽谓中国为不好美之国民可也）；社会之名誉心，其二也；宗教之未来观念，其三也。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

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此不徒海外人为然也，全国皆然。但吾至海外而深有所感，故论及之。此其理颇长，非今日所能毕其词也。

此外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余偶有所触辄记之，或过而忘之。今将所记者数条丛录于下，不复伦次也：

不知休息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每来复日则休息。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十一二点始歇，终日危坐店中，且来复日亦无休，而不能富于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故休息者，实人生之一要件也。中国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无休息实尸其咎。

美国学校，每岁平均只读百四十日书，每日平均只读

五六点钟书，而西人学业优尚于华人，亦同此理。

华人一小小商店，动辄用数人乃至十数人。西人寻常商店，惟一二人耳。大约彼一人总做我三人之工。华人非不勤，实不敏也。

来复日休息，洵美矣。每经六日之後，则有一种方新之气。人之神气清明，实以此。中国人昏浊甚矣，即不用彼之礼拜，而十日休沐之制，殆不可不行。

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东洋汽车途间在两三点钟以上者，车中人假寐过半；美国车中虽行终日，从无一人作隐几卧。东西人种之强弱优劣可见。

咳嗽呵欠
之声不绝

旧金山西人常有迁华埠之议。盖以华埠在全市中心最得地利，故彼涎之，抑亦藉口于吾人之不洁也。使馆参赞某君尝语余曰，宜发论使华人自迁之。今夫华埠之商业，非能与西人争利也，所招徕者皆华人耳。自迁他处，其招徕如故也。迁後而大加整顿之，使耳目一新，风气或可稍变；且毋使附近彼族，日日为其眼中钉，不亦可乎？不然，我不自迁，彼必有迁我之一日，及其迁而华埠散矣，云云。此亦一说也。虽然，试问能办得到否？不过一空言耳。

欲迁华埠

旧金山凡街之两旁人行处（中央行车），不许吐唾，不

许抛弃腐纸杂物等，犯者罚银五元。纽约电车不许吐唾，犯者罚银五百元。其贵洁如是，其厉行干涉不许自由也如是。而华人以如彼凌乱秽浊之国民，毋怪为彼等所厌。

西人与
华人之
比较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偃，再命而倭，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

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珮佩玉，真乃可厌。在街上远望数十丈外有中国人迎面来者，即能辨认之，不徒以其躯之短而颜之黄也。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与一人讲，则使一人能闻之；与二人讲，则使二人能闻之；与十人讲，则使十人能闻之；与百人千人数千人讲，则使百人千人数千人能闻之；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西人坐谈，甲语未毕，乙无搀言。中国人则一堂之中，声浪稀乱，京师名士或以抢讲为方家，真可谓无秩序之极。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徐勉之言

41. 卜技利大学之中国留学生

吾国人留学于卜技利大学者十余人，大率皆前此北洋大学堂之学生也。每来复日辄渡海来谈，联床抵足，亦

快事也。此间本有一学生会，凡姓名籍贯年岁及所在校皆备载于会籍。余携其一册，拟为此游记材料，及理丛稿时，不知何往，今不能备录，至可惜也。今就所记忆者录如下，其非自内地来者不载：

伯克利大学之中国留学生

(姓名)	(籍贯)	(学校)	(所在地)	(专门)	(费别)
陈锦涛	广东南海	耶路大学	纽海文	政法数学	北洋官费
王宪惠	广东东莞	”	”	法律	”
张煜全	广东南海	”	”	政治	”
薛颂瀛	广东香山	卜技利大学	旧金山附近	经济	自费
王宪佑	广东东莞	”	”	矿务	北洋官费
陆耀廷	广东	”	”	工程	”
胡朝栋	广东	”	”		”
谭天池	广东	”	”	农务	游学会费
王建祖	广东	”	”		”
吴桂龄	广东新安	斯丹佛大学	”	电学	北洋官费
严锦镛	广东东莞	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	政法	”
徐建侯	广东香山	私立大学	纽比佛	工商	自费
章宗元	浙江乌程	卜技利大学	旧金山		杭州官费
嵇苓荪	江苏	”	”		
濮某某	浙江	”	”		
程斗	广东香山	私立学校	芝加高		自费
程耀	”	”	”		”
黄旭	”	”	抓李抓罅		”
梁启勋	广东新会	”	芝加高		”

王宪惠

	薛锦琴女士	广东香山	中学校	卜技利	自费
	薛锦标	"	"	"	"
康同璧	康同璧女士	广东南海	高等学校	哈佛	"
	李国波	广东鹤山	中学校	费城	"
	张谦	广东新会	"	"	"

以上举吾所记忆者，其余漏略尚多。复有学生会所收得报告一纸，由该会员寄赠者：

	(姓名)	(籍贯)	(年岁)	(所在地)
留美学生会之会员	施兆祥	浙江钱塘	二四	遏沙加
	故永其	安徽桐城	二四	"
	黄子静	安徽无为	二八	"
	黄子静夫人	"		"
	方和	福建侯官	十九	华盛顿
	孙多钰	安徽寿州	二十	"
	孙元芳	"	十九	"
	孙季芳	"	十七	"
	孙裕芳	"	"	"
	孙震芳	"	十六	"
	继先	满洲	十七	"
	陶德琨	湖北襄阳	十九	波士顿
	卢静恒	湖北郢阳	十九	"
	姚臣恂	湖北汉阳	廿二	维布拉罕
	朱启烈	湖北荆州	廿二	"

刘庆霖	湖北汉阳	廿一	曼沙加
杨恩湛	江苏武进	二十	”
张楚业	湖北鄖阳	二十	华盛顿
恽应麟	广东香山		
黄日升	”		
梁贲圭	广东南海		
陈耀荣	广东番禺		
郑垣	广东香山		
蔡国藻	”		
容彭	”		
林铎	”		

美洲游学界，大率刻苦沉实，孜孜务学，无虚器气，而爱国大义，日相切磋，良学风也。前北洋大学堂诸君现皆已卒業，得学位，尚皆留校研究。其餘或有学级稍低者，七八年後总可皆在大学毕业云。

刻苦务学

游学会者，北洋大学堂留学诸君所发起也，现徐君建侯为会长，谭天池、王建祖两君即该会所供养云。

关于游学之事，*《美国游学指南》*一编，言之详矣，兹不再赘。

惟余之意见，复有数端：一曰其程度非有足以入大学之资格者不可妄去；一曰女学生不可妄去；一曰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骛哲学、文学、政治；一曰勿眩学位之虚名，宜求实在之心得。鄙意如是，愿以还诸留学者。

对留美的
几点意见

加罅宽尼省两大学（卜技利、斯丹佛），进步甚速，駸駸乎有比肩东部之势。吾国游学者，来此甚便也。

斯丹佛大学校长佐顿氏邀余至其校演说，纵览一周焉，佐顿氏大才槃槃，斯丹佛之进步，皆由其力云。

偕留学诸君游卜技利大学一周，未尝惊动其校长，粗览而已。卜技利大学最壮观者为一戏园，闻仿古罗马剧场式云。上无覆瓦，而在台上演说，不须用力，而万数千之座众皆能听之。西人学校学生，常自编戏剧演之，文学上一高尚之业也。

屋仑者，旧金山之隔海，与卜技利毗连者也。华人数百，有维新会，规程严整。会中多青年向学之士。余亦往演说一次，欢迎甚盛。

42. 游罗省技利

九月初五日，由大埠入沙加免图。

沙加免图者，华人俗称二埠，实加罅宽尼省政府所在地。华人约六七百，维新会新成。余在此三日返旧金山，随往罗省技利，初十日至焉。

罗省者，美国第三十六大都会，而加罅宽尼省之第二大都会也。人口十万二千五百五十五，华人约四千馀，维新会成立已数年，至是大扩张。各埠欢迎之盛，以此为最。盖西人特别相敬礼，余未至时，市会长预备行市民欢迎之典，以马兵一队，军乐一队，迎于驿站。市会长陪乘，先

洛杉机

维新会特
别欢迎

绕市一周。所至沿途，西人观者如堵，咸拍掌挥巾致敬。余亦不解其何故，惟一路脱帽还礼不迭而已。

华人之热诚，尤至可敬。以无合式之演说场，特赶盖一彩楼于街心，以供演说之用。

十三日，罗省技利市举行市民欢迎典。结彩于市会堂，全市名誉绅商咸集。市会长演说，言两年前一欢迎前大统领麦坚尼，一欢迎现大统领卢斯福，此为第三次云。余演说一时许，复有继续演说者。礼毕，乃赴茶会。

市民欢迎

西人中有数将官最相敬礼。其一少将李氏，乃前此南北战争时著名之李将军（南军大将，与格兰德将军齐名）之犹子也。其热心于中国，视吾辈殆尤甚。其一皮将军，尝在菲律宾转战二年余，健将也。彼语余云：美国人之克菲律宾，藉菲人之力者居其半，盖经彼手尝练八万馀之菲兵云。即以菲兵还攻菲人，英灭印度之故技也。由此观之，菲律宾之名誉，不逮波亚矣。岂东洋人之奴性，终不可免耶？皮氏又言：凡菲兵有一美人督队，则全军俱勇，否则甚怯云云。亦一奇也。

李将军之
犹子

罗省华人西人皆苦留，依依不相舍。余以归期迫，留九日，遂行。

行经斐士那，其地华人二千馀，旧未有维新会。余至演说两次，会遂成。复入显佛演说一次。二十日复返于旧金山。

43. 美国政俗述略

由旧金山
至温哥华
回国

九月初五日，遂自旧金山首途归亚洲。余本拟乘“高丽”轮船经檀岛西返，适“高丽”船开罪于檀岛之华人，我同胞与之断交通，以挟制之，故吾不便附焉。归後乃知檀人预备欢迎，意盛且厚，吾深愧无以对檀人也。遂由旧金山经屋仑、沙加免图、尾利允、钵仑、舍路，复至温高华，乘“中国皇后”船返日本。所经诸市，诸同志皆至车站，握手依依，余亦有馀恋焉，惟钵仑小住一日乃行。

余在美所见美国政俗，其感触余脑者甚多，丛稿满篋，欲理之为一美国政俗评，匆匆未能卒业，姑述其略。若夫全豹，愿以异日。

美国政治
之简评

今年美国大总统卢斯福巡行全国，所至演说，有常用之一言焉，曰“铲除村落思想”。此实美国厉行帝国主义，日趋中央集权之表徵也。然卢斯福何以断断为此言？是又美国至今日犹未能铲除村落思想之表徵也。何也？村落思想者，实美国人建国之渊源，经百馀年之进化，而至今犹未能脱其范围者也。

吾侪以寻常之眼瞥观美国，见其有唯一之元首（大总统），有唯一之政府，有唯一之国会（上下议院），且也其外交上有唯一之宣战媾和订盟结约之机关，其外形与他国无所异，于是心目中惟有一联邦政府。吾侪游美国者，自旧金山上岸，经芝加高、费尔特费以达纽约，凡六七千馀里，

四五日汽车，然始终用同一之货币、同一之邮政，途中无税关淹滞之事，亦无复言语衣服习俗之不同，亦谓在一国内之旅行，例应如是耳。夫孰知此车声辘辘，汽烟勃勃之间，已经过十一个之共和自治国而不自知也。

美国之政治，实世界中不可思议之政治也。何也？彼美国者，有两重之政府；而其人民，有两重之爱国心者也。质而言之，则美国者，以四十四之共和国而为一共和国也。故非深察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之关系，则美国所以发达之迹，终不可得明。其关系奈何？譬诸建筑，先有无数之小房，其营造不同时，其结构不同式，最后乃于此小房之上为一层堂皇轮奂之大楼以翼蔽之。而小房之本体，毫无所毁灭，毫无所损伤。盖小房非恃大楼而始存立，大楼实恃小房而始存立者也。设或遇事变而大楼忽亡，则彼诸小房者，犹依然不破坏，稍加缮葺，复足以蔽风雨而有餘。故各省政府，譬则小房也；联邦政府，譬则大楼也。各省政府之发生，远在联邦政府以前。虽联邦政府亡，而各省还其本来面目，复为数多之小独立自治共和国，而可以自存。此美国政治之特色，而亦共和政体所以能实行能持久之原因也。

联邦政府
与各州政
府之关系

故他国之国家，皆以国民之一原素组织而成。美国之国家，则以国民及国民所构造之小国家凡两原素组织而成。故美国国会之两议院，各代表此两原素之一。其下议院，则代表国民也（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二节云：下议院议员每三万人以上举一人）。其上议院，则代表国民所构造之小国家也

(第三节云,上议院议员自各省之立法院举出,每省二人)。

美国之自由得之于革命之外

论者动曰:美国人民离英独立而得自由。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後而始巩固则可。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後而始发生则不可。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餘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以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故美国之获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者,不可不察也。

民主之基在于地方自治

法儒卢梭言:欲行民主之制,非众小邦联结不可。德儒波伦哈克亦言:共和政体之要素有数端,而其最要者曰国境甚狭。吾观于美国,而知其信然矣。彼美国者,非徒四十四个之小共和国而已;而此各小共和国之中,又有其更小焉者存。即以新英伦海岸一带论之(新英伦者,今之马沙诸些、干捏底吉、洛爱兰、纽亨布士亚、威绵、米因六省之总名也),当时如披里门士,如沙廉,如查里士汤,各自为独立之殖民地,而不属于洛爱兰;若菩列摩士,若纽眸,若婆罗城达士,若纽海文,各自为独立之殖民地,而不属于马沙诸些及干捏底吉;诸如此类,不可枚举。自十六世纪殖民以来,即已星星点点,为许多之有机体,立法、行法、司法之制度具备焉,纯然为一政府之形。故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其国,而成于组织一国之诸省;又非成

于其省，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

44. 美国建国之历史

窃观美国建国之困难，有深可惊叹者。当殖民时代各小共和团体之分立也，其所恃以联合统一之之原质无一物，藉曰有之，不过曰同用一国语、同为英王之臣属而已。及其不堪英之虐政也，以同病相怜故，不得不协力以相抵抗。于是一七六九年，始由九殖民地各派代表人开公会于纽约；及一七七四年，复由十二殖民地各派代表人开公会于费城；翌年，十三殖民地复会议，是为联合之第一着。

小共和国
体之同盟

虽然，当时此公会者，不过暂时设立之革命团体，其法律上之人格毫无所存也。及一七七六年，此公会宣告独立；翌年，又置一永久一致之条款；一七八一年，各殖民地之政府皆批准此款，是为联合之第二着，始略带法律上之性格。

虽然，彼时之公会，谓之为各政府之同盟体则可，谓之为一政府则不可。何也？彼各省者（即各殖民地），无大无小，皆有同一之投票权，不相统属，纯为群龙无首之气象。而此中央公会者，对于一市民，曾无有裁判权，曾无有徵税权。中央之行政机关无有也，中央之司法机关无有也，仅恃各省之捐款以充国用。而各省所捐，又皆缓怠，时或无有；至各省及其所属之市民有不奉中央公会之命令者，

公会无如之何也。

不愿接受
集中统一
之权力

此何以故？彼等实视公会为赘疣，甚或视之为毒物故。其所以生此妄见奈何？彼等（指各省）当抗英王而自立之时，誓不欲复戴一权力于彼所固有之权力之上，即其所自择者亦不愿戴故。故当独立军未告成功以前，此公会之指挥既已不灵。读华盛顿传，观其军中屡次兵变，公会种种不相接应，其踟蹰情形，殆可想见。及一七八三年和议成后，外患既消，而内讧乃益甚。各省或不派代表人于公会，即派者亦往往后期不至。公会毫无威力，不惟不能使人服从，亦且不能使人起敬。商业上、交通上生种种障碍，各省又或滥发不换之钞币，或以金银以外之物品为通货，举国皇皇，不知所措。

恶政府愈
于无政府

故华盛顿有言：恶政府固恶也，犹愈于无政府；不图吾侪以八年血战，易此无政府之气象。其言忤乎有馀痛矣。是时美国之危，间不容髮，幸也。彼盎格鲁撒逊民族根基甚深，经失败之试验，遂能幡然谋补救之方。一七八六年，五省之代表人，开会议于米里仑省之安拿坡里，谋所以整顿通商之法。遂乘此机，作一报告书，极言现时凋敝之情，及将来危险之象。遂乃倡议，以明年开大会议，再谋联合之巩固。迨翌一七八七年五月十四日，遂开宪法会议于费尔特费，是为联合之第三着。

自兹以往，而美国始得谓之一国家矣。呜呼！破坏固不易，建设良亦难。以美国之本来有无数小房者，从而加一大楼于其上，而其层累曲折也尚若此。苟非有群哲之灵，

与诸国民之肃，则彼美者将不亡于战败之时，而亡于战胜之後也。嘻，亦危矣！

此次宪法会议，以华盛顿为议长，各省代表人凡五十三员，皆一时之俊也。凡经五月之久，苦心焦虑，乃以秘密会议，成彼七章二十条之宪法。论者谓此举之困难，实十倍于独立军云。其所难者，不徒在创前此所未有而已。彼离群独立之十三共和国，各有其利害，各有其习惯，地方上种种感情不能相容，彼此以恐怖嫉妒之念相见，于此而欲调和之，难莫甚焉。故哈弥尔顿（本华盛顿之书记官，联邦成後为户部大臣，当时第一流人物也，宪法草案，半成于其手）尝云：“当甲兵收息之後，乃能以国民全体之同意制定宪法，实可称一异事。吾盖战战兢兢，至睹其成效，而乃稍自安”云尔。谅哉斯言！

制宪之难

犹幸也，此宪法成于秘密会议也。苟公议之，则今之所谓合众国者，其终不可得建。宪法草案既布之後，各省议论蜂起。以为立此强大之中央政府，则诸省之权利，与市民之自由，将从此而危。其言曰：“自由将亡，我辈以血以泪从佐治第三手中所夺回之自由，将亡于其子孙之手。”曰：“中央集权灭各省政府，灭地方自治。”此等舆人之诵，嚣嚣遍于国中。其最重要之省，若马沙诸些，若纽约，其反对为最力。

舆论反对
中央集权

使当时若如今日者以普通投票法取决之（现今美国若有改定宪法之事，须由全国人民投票取决），则宪法之实行，终无望耳。幸也彼时未知用此法，各省皆以其代表人决事，

由数伟人
强制而成

而所举代表人，皆适当之人物，能知大势之所向，毅然任之。时草案所定，谓此宪法经九省认可後，即便施行。而纽约省、威治尼亚省犹且徘徊迟疑，虽他九省既已公认之後，犹自恃其省分之大，良久不从，直至千七百八十八年始画诺焉。呜呼！舆论之不可恃也久矣。谁谓美国为全体人民自由建立之国？吾见其由数伟人强制而成耳。以久惯自治之美民犹且如是，其他亦可以戒矣！

45. 美国之两大政党

美国政治进化史，有独一无二之线路焉，即曰趋于中央集权是也。语其阶级，则自初殖民以至革命会议时而进一步，至宪法成立华盛顿为大统领而进一步，至林肯为大统领、南北战争时而进一步，至麦坚尼为大统领、西班牙战争後而进一步；此其最著者也。其馀百端施設，皆着着向于此而进行，不及备述。但美国支配政界之实权者，政党也。吾今请略语其政党。

两党政治

美国百馀年来之政治史，实最有力之两大政党权力消长史而已。两大政党何自起？即起于会议宪法时也。当会议之际，而两政见之相战已非一日。两政见者何？其一则重学家所谓离心力，其二则所谓向心力是也。盖一则务维持各省自治之势力，一则务扩张中央政府之威严，赖华盛顿之调和，宪法案乃仅得就。及华盛顿任大统领，网罗一时之贤俊，以组织内阁，而阁员之中，两派生焉：即户部大

臣哈弥尔顿为集权派之魁，国务大臣(美国之国务大臣，殆如立宪君主国之首相。译其本名，则云联邦之书记 Secretary of States 也，惟性质全与宰相异，其职兼掌外交) 遮化臣为分权派之杰。旗鼓相当，各不相下。初次召集议院，而国会中之此两党已划然分明。

汉密尔顿
与杰佛逊

及法国大革命以后，哈弥尔顿派鉴彼覆辙，益觉中央权力之不可以已，持之愈坚。遮化臣怨华盛顿之祖哈氏也，率其同志退出内阁，以各省独立、地方(案：指各省所属之市乡)独立、个人独立三大义为揭橥，号呼于国中。及华盛顿退职后，而两党之形遂成。哈氏所率者曰“菲的拉里士”党(译言联邦之意)；即今之“利帕璧力根”党是也；遮氏所率者曰“利帕璧力根”党(译言共和之意)；即今之“丹们奇勒”党(译言民主之意)是也。是为美国有政党之始。

共和党与
民主党之
前身

质而论之，则遮党者自由之本铎也，而哈党者秩序之保障也。此两义之在政治界，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美国卒以此两者之相竞争、相节制、相调和，遂以成今日之治。而国民对于此两党之感情，亦随时为转移。当遮氏之初退出内阁也，热心鼓吹其自由主义，民多听之。时以华盛顿左祖哈氏之故，乃至谤言云起，昔也尊之曰国父，今乃嘲之曰国之继父云，其激烈可见一斑矣(附注：华盛顿实不偏于两党，当时敌党以嫉哈氏，故波及之耳)。虽然，哈党之根据地，在新英兰诸省，为美国最有势力之地；且承华盛顿之教，民思慕之。故华盛顿八年退任之后，继任者为约翰亚丹，实哈党也。

如车之轮
如鸟之翼

联邦党之
败亡

及千八百年选举之际，遮化臣以其辩才及其伎俩，卒能被举为大统领(哈弥尔顿副焉)，复再举，共任八年。退职后，其党人马丁逊继之者八年，门罗复继之者八年。于是凡二十四年间，政权归于利帕璧力根党。而弗的拉里士党于一八一〇、一八一四年间累失败，以失败而遂至灭亡。虽然，利帕璧力根党之所以能独占政权，非其才力之果能如是，实缘弗的拉里士党失其首领，而後此无复英才足以继之也。(附注：当遮化臣再任大统领时，其党人有名布尔者，妒哈弥尔顿之能，乃挑之决斗，遂毙哈氏，全美国无不痛惜，此实美国政党史不可磨灭之耻辱也。呜呼！以最文明最自治之美国，犹有此等举动，完全民政成立之难如是耶?)至是，而美之政党一衰。

奴隶问题

凡生息于自由政体之下之国民，其万不能无政党者，势也。故旧党一灭，而新党直随之而生。至千八百三十年，复有两党者起。一曰丹们奇勒党，即受持旧利帕璧力根党之主义者也。一曰利帕璧力根党，即受持旧弗的拉里士党之主义也。其时所争者，为奴隶问题。南方诸奴隶省皆丹党，北方诸自由省多利党，而丹党复制胜者十馀年。及千八百六十年之选举，丹党南北分裂，内讧以争候补者。于是利党乘此机，举林肯为大统领，至此而哈弥尔顿之灵魂始复继续，利党之势披靡全国。而南方十一省，遂相率脱联邦以谋自立，遂有南北之战。而此两大政党及其党名，遂继续以至今日。

要而论之，则美国建国以来之历史，可中分之。其上

半期为地方分治党得意时代，其下半期为中央集权党得意时代。虽然，尚有一事宜注意者，即遮化臣派所揭橥之主义，谓节制中央政府之权力也。然及其得政也，固亦知集权之不可以已，且决为有利而无害。故彼党柄政数十年间，人民此等僻见亦渐化去。至林肯时，而全局已大定。两政党所争者，已非复国权省权之问题矣。此後所争者，则自由关税、保护关税，其一也；用金、用银，其二也；侵略主义、平和主义，其三也。此皆南北战争以後之大问题也。自林肯以还，其党势力继续以至于今（中间虽亦有十数年政归丹党者，然总可谓之利党时代）。近今之麦坚尼、卢斯福，皆利帕璧力根党员也。

利党之大多数为资本家，丹党之大多数为劳动社会。现今之美国，对于内而实行干涉主义，对于外而实行帝国主义，皆利帕璧力根党之最新政策，抑亦其最旧政策也。盖自哈弥尔顿以来，其精神传于今日者，殆相一贯也。二十世纪之天地，纯为十九世纪之反动力。所谓自由、平等之口头禅，已匿迹于一隅。吾料利帕璧力根之党势，正未艾也。

资本家与
劳动者

46. 美国政治之缺点

美国政治家之贪黷，此地球万国所共闻也。吾昔求其故而不可得，今至美，悉心研究此问题，质诸彼地之口碑，参以书报之论断，今所略发明者如下：

政客贪黷

有所利而
为之

凡认报国之义务以投身于政治界者，各国中固亦有其人矣，虽然凤毛麟角，万不得一焉。其馀大多数，则皆有所利而为之者也。其所利若何？则社交上之特权，其最歆者也。而此物固非美国之所能有，其最可歆之一端已失矣。而彼美国之政治都会，与职业都会常分离。一国之首都与各省之首府，皆在一僻陋之小市。苟投身于政治，势不能兼从事于他职业，其视欧洲政家之营业自由者迥殊趣矣。以此诸因，故高才之士，常不肯入政治界（其说详见华盛顿篇）。且美国政治家之种类，与欧洲亦异。欧洲政党所竞争者，大率在政府之诸大臣、国会之诸议员而已；而美国大小官吏，率由民选，且任期甚短。故选举频繁，一投身政党，势不得不以全力忠于本党，终岁为此仆仆，毫无趣味。故上流人士多厌之，除一党中数十重要人物之外，其馀党员皆碌碌之辈也。而此重要人物者，又势不得不藉彼碌碌辈以为後援。而此碌碌辈，果何所利，而为一党供奔走乎？既无社交之特权，亦非有可歆之名誉，然则所藉以为饵，官职而已。官职所以能为饵者，廉俸而已。故美国殆无无俸之官（欧洲则此等名誉职多有），此即所以驱策中下等人之具也。

任官之法
有如市场

美国自一八二八年以後，至一八八三年以前，其任用官吏法，殆如一市场。每当大统领易人之年，则联邦政府所属官吏，上自内阁大臣、各国公使，下及寒村僻县之邮政局长，皆为之一空。使新统领而与旧统领同党派也，则犹或不至此甚，若属异党，则真如风吹落葉，无一留者，

此实千古未闻之现象也。此例自房臣氏为大统领时（一八二八年）始开之，一就任即易官吏五百余人（前此华盛顿在任，八年中所免黜官吏不过九人。自遮化臣至门罗为大统领，二十年间免黜者不过六十人），以酬选举时助己者之劳。此风一开，遂成为例，故大统领林肯尝云，区区白宫（案：即大统领官邸），遂将为请谒者（案：宁谓之要求者）所踏倒。而某氏稗史记大统领加弗自就任以至被弑时，凡七月间，除应酬党员之索官者，更无他事。纲纪泯弊，至是而极。盖数十年间，美国之官吏，成一拍卖场耳。

白宫请谒者之多

专制国之求官者，则谄其上；自由国之求官者，则谄其下。专制国则媚兹一人；自由国则媚兹庶人。谄等耳，媚等耳，而其结果，自不得不少异。虽然，以之为完全之制度，则俱未也。

媚上与媚下

英国亦有政党，英国之政党亦竞争，然其弊不如美国之甚者，何也？窃尝论之，英国政党之战，惟有大将有参谋有校尉而已。美国政党之战，则并有无量数之兵卒。兵卒者何？即吾前所谓碌碌之中下等人物是也。此辈于生计上学业上皆不能自树立，而惟以政治为生涯，其尽瘁于党事也，以是为衣食之源泉也。故此辈者，实政界之虱也。

政界之虱

论者或以此为民主政治之弊，以余论之，则此弊实缘美国之地理上、习惯上而生者（参观华盛顿篇“第一流人物何故不入政界乎”诸节）。使美国而易他种政体，其腐败亦当若是；使民主政体而行于他国，其腐败或亦不至若是。

迷信共和
之误

虽然，美国国民何故默许此等举动乎？此不得不谓为迷信共和之所误也。当是臣氏之破坏旧章而任其私人也，乃宣言曰：官职之屡屡更迭，是共和政治之原理也。于是国民咸翕然信之，流弊遂至于此极。此又与选大统领好用庸材，同一迷见者也。

官职屡易
不利国家

官职屡屡更迭之不利于国家，近今政治学者如伯伦知理、波伦哈克辈言之详矣。夫一国中重要诸职，屡屡更迭，犹且不利，而况于各种之实务乎？官如传舍，坐席不暖，人人有五日常兆之心，事之所以多凝滞也。英国每次更易政府，其所变置之职位，仅五十员内外耳（大率皆中央政府各部重要之地位，日本诸国亦然）。而美国乃至举全体而悉易之，此实共和政治之最大缺点也。迨千八百八十三年，改正官吏登庸法案，其弊稍减，然犹未能免。

历代大统领中虽多庸材，然其以贪黷闻者尚无一人。盖大统领总算一党中上流人物，终知自爱也。而其最腐败者，莫如市政。

市政腐败

据布黎氏《美国政治论》所记，纽约一市，平均每年选举费（选举时投票场中建置、监督各费用）二十九万元，系由各候补人所担任者（无论何人，欲自为候补人可也，但无论入选不入选，必须担任选举费之一部分。两候补者争选举，则两人分任之。十候补者争选举，则十人分任之）。然公费之外，尚有各党派之运动费，共约四十馀万元，合公费计之六七十万（美金）（附注：布氏书千八百九十年出版，近日不知有增否），其势不得不皆出诸入选得官之人。而此辈者岂其

自倾私囊以易此无足重轻之官也，其究也仍取偿之于市而已。

故市中极闲散之官吏，率皆受极厚之廉俸。得官者例须割其廉俸之一部分还诸党中，以为下次争选举之用。是市也者，以己之公产，扶持己之虐主，使其势力愈积久而愈巩固也。而其滥用职权，蹂躏公益，又事势之相因而至，万不能免者矣。

故美国诸大市中，如纽约、费尔特费等，常为黑暗政治之渊藪，非无故也。(附注：此布黎氏著书时之现象也，近屡改良。)

布氏又论美国选举之频数，举阿海和省为代表而论之，

选举频繁

第一种联邦官职	{	大统领.....	每四年一回
		下议院议员.....	每二年一回
		公共土木委员.....	每年一回
		高等法官.....	每年一回
		本省总督及 政府各大臣.....	各每二年一回
第二种本省官职	{	代表本省之联 邦上议院议员.....	每二年一回
		本省学务委员及 高等法院书记.....	各每三年一回
		本省财政检查委员.....	每四年一回
		巡行裁判官.....	每二年一回
		第三种各府官职	{
		本省评定物价委员.....	每十年一回

第四种各县官职	县长及县委员……………各每年一回 医院理事人……………每年一回 县会计员及验尸员……………各每二年一回 本县财政检查委员、 登录者、测量家、 民事裁判所书记官、 遗产裁判所委员等……………各每年一回
第五种各市官职	警察委员……………每一年一回 医院理事员……………每一年一回 水道委员……………每一年一回 市长、市书记及 市财政检查委员……………各每二年一回 下等法官及警 察署附属法官……………各每二年一回 街道委员及工师……………各每二年一回 救火局委员……………每二年一回

今以该省中最大之市先丝拿打为代表：其市中之投票所，则每一年所行之选举凡七次，每二年所行之选举凡二十一至二十六次，每三年所行之选举凡八次，每四年所行之选举凡二次，每五年所行之选举凡一次，每十年所行之选举凡一次，合计每年平均所行选举约共二十二次。夫以欧罗巴各国，每年平均所行选举不过三、四次，最多至五次而极矣。而美国乃四、五倍之，无论其人民政治上之知识若何发达、若何高尚，终不能举二十二种之人物而识别之，确信某甲宜于某职、某乙长于某才，此事之至易见也。

一市之中
每年选举
二十二次

于是乎不得不以政党运动员为虾，而自为其水母。（案：余所见美国选举多有同时并选数职者，各政党自印刷出许多投票用纸，上将某职举某甲、某职举某乙印出，投票者直取其纸而用之耳。）此大政党所以独霸政界之原因一也。又如上所陈选举费运动费如此其浩繁，其党派非有大力者断不克任，且不敢妄充候补人。此大政党所以独霸政界之原因二也。质而言之，则美国之政治史，实其党派史之合本而已。

二大政党
独霸政界

以上所论，言美国民主政治之缺点居多。虽然，以赫赫之美国，岂其于政治上无特别善良之处，而能致有今日者？其所长者多多，固不待问，余亦稍有所心得，但今以编辑之无馀裕，姑略之，以俟异日。

47. 美国之妇女与劳力者

西人有恒言曰：欲验一国文野程度，当以其妇人之为地位为尺量。然耶？否耶？凡游美者，皆谓美国之风，女尊男卑，即美国人亦自谓然。以余观之，其实际断非尔尔，不待辩也。虽然，谓美国妇人之为地位，在万国中比较的最高尚者，则余信之。观其表面之现象，则凡旅馆、凡汽车以及诸等游乐之具，往往为妇女设特别之室，其华表远过于男室。道中男子相遇，点头而已，惟遇妇人必脱帽为礼。在高层之升降机室中，一妇人进，则众皆脱帽。街中电车座位既满，一妇人进，诸男必起让坐（此风在东方诸

妇女地位

市，如纽约、波士顿等，不甚行)。繁文缛节，如见大宾。然此不徒对于上流社会为然也，即寻常妇女亦复如是，此实平等主义实行之表徵也。

职业妇女

至其内容实权，亦有甚进步者。其在专门高等之职业，日与男子相争竞，如女医生、女律师、女新闻主笔、女访事、女牧师、女演说家、皆日增月盛。其他如各官署、各公司之书记，各学校之教师，尤以女子占最大多数，男子瞠乎後焉。

女权

其法律上之权利，各省虽小有异同，然其大端不相远，大抵一切私权，皆与男子立于同等之地位。无论既婚未婚之妇人，皆有全权自管理其财产，夫死之後，皆得为其子女财产之代理人。此实美国妇人权利优于他国者也。(附注：美国当一八九六年以前，犹未许妇人为子女之代理人。)

妇人干政
利少弊多

妇人选举权之议，自初建国时即有倡之者。及放奴功成之後，其运动益盛。盖据独立檄文人类平等之大义，白黑种之界限既除，则男女性之界限亦不可不破，此其理想之源泉也。自兹以来，北部及西部诸省多数之国民，热心此事，屡以妇人选举权法案提出于本省立法部，且频议修正联邦宪法，加入此条。然此修正案殆未易得可决，惟威阿明、天达、华盛顿三省之本省宪法曾许可之，而天、华两省旋改正废弃。今美国诸省中，惟威阿明省尚有此权云。实则妇人干涉政治，在今日之社会，实利少而弊多，伯伦知理辈论之详矣，其法案之久不能通过也亦宜。(附注：澳洲之纽西仑、遏得力、西澳、忒斯米尼亚诸省皆有妇人选

举权，闻前十年纽西仑曾有一妇人被选为市会长，男子皆梗其号令，不久遂辞职云。）其学务委员之选举权、被选权，则现今有十四省许诸妇人者。然彼等大率放弃此权，不知宝贵。闻有某市人口二十万，当选举学务员投票时，妇人至者不过二三百。又马沙诸些省初行此例时，妇人至者甚众，其後年减一年云。由是观之，妇人之加入政界，非徒不可，抑亦不能矣。

美国劳力者之地位，亦日高一日。“劳力者神圣也”，此言殆美国通用之格言也。其原因盖由社会党自争权利之思想日炽，亦由上流社会慈善事业之日盛，两者相提携，而得此进步。其庸率既日渐增高，而各大公司又往往多建房屋贷诸职工而不徵其厘税，又或设特别之学校及游戏运动场者，以教育其职工之子女，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非耶？各市中之铁道电车，大率凡劳力者仅收车费之半额。各游戏场之景物，须纳钱乃得入观者，劳力家大率皆减半焉。要之美国之优待劳力者，大率如日本之优待军人。彼劳力者，亦商战最最重要之军人也，其特别优待之也亦宜。

劳力者，
神圣也

其馀琐屑风俗，有趣味者颇多。丛稿盈篋，检阅眼花，太费时日，兹并略之，读者谅焉。

48. 由温哥华返日本

初八日，复至钵仑。会所已迁，焕然一新。留一夕与诸同人作长夜谈，欢可知矣。翌日，行。

长夜之谈

新会新
会所落成

初十日复至加拿大之温高华。新建之会所，已于一月前落成矣，轮奐堂皇，整齐严肃，令人起敬。加拿大为维新会起点之地，而其内部之发达进步，亦为各市冠。今次以会所新成，合七省选举议员，以十一月开议会。各议员由会员全体投票公举，纯用文明国自治制度。

乘轮返日

十二日，遂乘“中国皇后”船返亚洲。其日接到各市同志送行电报九十六通。“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至可感也。午後登舟，送行于海岸者百馀。爆声巾影，绵亘一时许。夜间至域多利，未登岸，遂行。翌日晨起，回望新大陆，青山一髮，微横海天际而已。

廿三日至横滨。翌日，诸同志开欢迎会于大同学校。

〔《新大陆游记》终〕

汗漫录 (一名《半九十录》)

49. 小 序

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贱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沉于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

由“乡人”
一变而为
“世界人”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

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是岂十年前熊子谷（熊子谷吾乡名也）中一童子所及料也。

虽然，既生于此国，又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世界，又固不可不为世界人。夫宁可逃耶？宁可避耶？又岂惟无可逃无可避而已；既有责任，则当知之；既知责任，则当行之。为国人、为世界人，盖其难哉！夫既难矣，又无可避矣，然则如何？曰：学之而已矣。

戊戌秋以
国事东渡

于是，去年九月以国事东渡，居于亚洲创行立宪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国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将适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洲之始。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曾子曰：“任重而道远”。吾今者上于学为人之途，殆亦如今日欲游阿美利加，而始发轫于横滨也。天地悠矣，前途辽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敢不惧欤？敢不念欤？

昔贤旅行，皆有日记。因效其体，每日所见所闻所行所感，夕则记之。名曰《汗漫录》，又名曰《半九十录》。以之自证，且贻同志云。其词芜，其事杂，日记之体宜然也。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十八日。

50. 暂别日本

西历十二月十九日（即中历十一月十七日，以后所记皆用西历）始发东京。昔人诗曰：“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日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吾于日

本，真有第二个故乡之感。盖故乡云者，不必其生长之地为然耳。生长之地，所以为故乡者何？以其于己身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也。然则凡地之于己身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皆可作故乡观也。

于日本有
第二故乡
之感

吾自中日战事以来，即为浪游：甲午二月如京师，十月归广东；乙未二月复如京师，出山海关；丙申二月南下，居上海，十月游杭州，十二月适武昌；丁酉二月复还上海，十月入长沙；戊戌二月复如京师，八月遂窜于日本，九月初二日到东京，以至于今，凡居东京者四百四十日。自浪游以来，淹滞一地之时日，未有若此之长者也。

此四百四十日中，师友弟子眷属来相见者，前後共五十六人；至今同居朝夕促膝者，尚三十余人。日本人订交，形神俱亲，谊等骨肉者数人，其余隶友籍数十。横滨诸商，同志相亲爱者，亦数十人；其少年子弟来及门者以十数。其经手所办之事，曰《清议报》、曰高等学校；此外有关系之事尚数端；倡而未成，成而未完备者亦数端。

到日本后
之交游

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

读日本书
思想言论
为之一变

吾友葉湘南，以去年十月东来，今年七月一归国，十月复来。语余曰：乡居三月，殆如客中，惟日日念日本如

思家然。湘南且然，况于余哉？孔子去鲁迟迟吾行，去齐接淅而行，孟子之去齐，则三宿而後出昼，亦因其交情之深浅而异耳。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滞之消，固知不免。爱根未断，我劳如何？

是夕，大同学校幹事诸君，饯之于校中。高等学校发起人诸君，饯之于千岁楼。席散，与同学诸君作竟夕谈于《清议报》馆。

51. 出国日记当用西历

或问曰：子中国人也，作日记而以西历纪日，毋乃无爱国心乎？答之曰：不然。凡事物之设记号，皆所以使人耳。记号之种类不一，如时月日、度量衡之类皆是也。乃至
 记号当求画一
 于语言文字，亦记号之繁而大者耳。记号既主于使人，则必以画一为贵。孔子大同之学，必汲汲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吾昔有《纪年公理》一篇论此义）。当各人群未交通之时，各因其习惯而各设记号，此是一定之理。及其既交通之後，则必当画一之。不然，有十群于此，则一事物有十记号；有百群于此，则一事物有百记号。如是恐人类之脑筋，将专用之于记此记号，而犹且不给矣。然则画一之不可以已，无待言。

虽然，此群彼群，各尊其所习惯，将一于谁氏乎？曰：是有两义：一曰强习俗以就学理，以公议比较，其合于公理最简易者而用之是也；一曰强少人以就多人，因其已行

之最广者而用之是也。既知此义，则无论何群之人，皆不可无舍己从人之识量。夫然後可引其线，以至于大同也。且亦使各群之人，皆留其有用之脑筋，以施之他事也。

舍己从人之识量

如彼太阳历者，行之于世界既最广，按之于学理亦极密，故吾不惜舍己以用之。且吾今所游者，乃行用西历之地，吾若每日必对翻中历乃录日记，虽此些少之脑筋，吾亦爱惜之也。抑所谓爱国云者，在实事不在虚文。吾国士大夫之病，惟争体面，日日盘旋于外形。其国家之实利实权，则尽以予人而不惜，惟于毫无关轻重之形式与记号，则出死力以争之，是焉得为爱国矣乎？吾则反是。

52. 太平洋舟中

二十日 正午 乘“香港丸”发横滨。同人送之于江干者数十人，送之于舟中者十余人。珍重而别。午後一点，舟遂展轮。

发横滨

二十一日 风浪渐恶。船摇胃翻，偃卧一床，蜷伏不敢动，经一日大觉其苦。因自思我去年本九死之人，脱虎口者幸耳，若就法场时，其苦较今日何如？即不尔，在纆綆中，坐卧一漆室，与蟹蚤为伍，其苦又较今日何如？乃强起行船面，然遂苦吐，终蜷伏将息之。

是夕向晦即睡，沉沉然至明日午饭时乃醒，俛数日前之睡渴也。其夜风大作，船簸荡如箕，上下以百尺计。然竟不知之，毫不觉其苦也。因触悟三界惟心之真理。盖

船者，非船之能晕人，人之自晕也。六祖曰：“非风动，非幡动，贤者心自动”。因此可以见道。

二十二日 风益恶。涛声打船，如巨壑雷。浪花如雪山脉，千百起伏，激水达桅杪。船如钻行海心者然。忽焉窗户玻片为冲浪击碎，水喷射入数斗，床毡衣服书籍俱湿。强起启篋易服迁他室，晕漉不可支。舟人以木板遍护窗外，室中白昼燃灯者两日。

向晦，船忽停轮，盘旋良久。询之，则舟中服一日本人，为浪所卷落于海也。汨浴于海面者，殆两刻之久，然遂不能救。闻之惊惋久之。呜呼！古人曰：“死生有命”，谅哉！苟其不死，虽日日投身于硝烟弹雨之中，不死自若也。苟其死也，则何地无岩墙？何日无虎疫？又岂独今之一舟子哉？死而可避，则此生存竞争之剧场中，无茧足而立之隙地矣。其以避而不死者，必其未至死期，未得死所者也，然则直多此一避耳。观于此，使人冒险之精神勃然而生。

冒险精神
油然而生

其明日，船员为死事者募恤孤之金。附者咸有所赠，余亦赠十金。

二十三日 风如故，然既已安之，能饮食行坐，无大苦。因思人之聪明才力，无不从阅历得来。吾少时最畏乘船，每过数丈之横水渡，亦必作呕。数年以来，奔走燕齐吴越间，每岁航海必数次；非大风浪，则如陆行矣。此次之风色，为生乎所仅见；然不数日，已习而安之，知习之必可以夺性也。历观古今中外许多英雄豪杰，少年皆如常儿耳。董子曰：“勉强学问，勉强行道。”吾因此可以自慰，可

以自厉。

53. 舟中作诗并论诗

二十五日 风稍定，如初开船之日。数日来偃卧无一事，乃作诗以自遣。余素不能诗，所记诵古人之诗，不及二百首。生平所为诗，不及五十首。今次忽发异兴，两日内成十馀首，可谓怪事！

作诗自遣

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鸚鵡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鸚鵡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後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後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
走哲仑

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有三长具备者。如东坡之“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之类，真觉可爱。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

今尚未有其人也。

黄公度诗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

夏穗卿及
谭复生诗

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试举其一二：穗卿诗有“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民皇备矣三重信，人鬼同谋百姓知”等句，每一句皆含一经义，可谓新绝。又有“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徙”等句，若不知其出典，虽十日思不能索其解。复生赠余诗云：“大成大辟大雄氏，据乱升平及太平。五始当王讫获麟，三言不识乃鸡鸣。人天帝网光中现，来去雲孙脚下行。莫共龙蛙争寸土，从知教主亚洲生。”又有“眼帘绘影影非实，耳鼓有声声已过”等句。又“虚空以太显诸仁”等句，其意语皆非寻常诗家所有。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後，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

金星动物
入地球

吾既不能为诗，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辄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记有一首云：“尘尘万法吾谁适？生也无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战起龙蛇。秦新杀翳应阳厄，彼保兴亡识轨差。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尝有乞为写之且注之，注至二百馀字，乃能解。今日观之，可笑实甚也，真有以金星动物入地球之观矣。

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文艺阁有句云：“遥夜苦难明，他洲日方午”，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邱仓海《题无惧居士独立图》云：“黄人尚昧合群义，诗界差争自主权”，对句可谓三长兼备。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

郑西乡自言生平未尝作一诗，今见其近作一首云：“太息神州不陆浮，浪从星海狎盟鸥。共和风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权皆偶国，天人团体一孤舟。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与化游。”读之不觉拍案叫绝。全首皆用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诸语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而西乡乃更以入诗，如天衣无缝。“天人团体一孤舟”，亦几于诗人之诗矣！吾于是乃知西乡之有诗才也。——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

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

新词新语
入诗篇

欧洲之精
神与思想

二十七日 三日来，风虽稍息，然舟尚甚簸。日往船楼望海，吸新空气，神气殊旺。诗兴既发，每日辄思为之，至此日共成三十馀首。余生平爱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辄沉溺之，无论美事恶事皆然。此余爱性最短处也。即如诗之为道，于性最不近，生平未尝一染。然数日来，忽醉梦于其中，废百事以为之，自观殊觉可笑也。禹饮仪狄之酒而甘之，遂疏仪狄。吾于今乃始知“鸚鵡名士”之兴趣，不及今悬崖勒马，恐遂堕入彼群中矣。乃发愿戒诗，并录其数日来所作者为息壤焉。

〔按：《饮冰室文集类编》以下共录诗八十馀首，颇有与汗漫之游无关者，今只保留《壮别二十六首》、《太平洋遇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共二十八首，又将《留别梁任南汉挪路户》一首移至篇末，将游澳洲时所作各首移至《梁卓如先生澳洲游记》之末，其余悉予略去。〕

54. 壮别二十六首

首途前五日，柏原东亩饯之于箱根之环翠楼。酒次出缣纸索书，为书“壮哉此别”四字，且系以小诗一首，即此篇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无一事。忽发异兴，累累成数十章。因最录其同体者，题曰“壮别”，得若干首。

壮别诗

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丈夫有壮别，无如远从军。手激天河水，清爽五浊尘。

螽灵待雷雨，身世入风雲。今我胡为者？虫鱼注古文。

丈夫有壮别，仗剑行复仇。一卮酌易水，如闻风萧萧。
今我其蹉跎，墓草宿已凋。中夜栗然起，胥江号怒潮。

丈夫有壮别，无如汗漫游。天骄长政国（日本昔有山田长政者流寓暹罗，後竟执其政），蛮长阁龙洲（哥仑布日本人译之为阁龙）。文物供新眼，共和感远猷。横行天地阔，且莫赋登楼。

相送复相送，群贤返自崖。骊歌犹上下，鸿爪已东西。波路空逾阔，楼台望转迷。齐洲烟九点，回首渺予怀。（别送别者一首 两邦志士，送之于东京车站及横滨海岸者百馀人，送之于舟中者十馀人。）

莫道无家别，并州是故乡。思潮三派壮（日本明治间新思潮有三派：一英国之功利主义，二法国之共和主义，三德国之国家主义），民气百年强。国土皆知我，江山似旧行。去齐濡滞意，惶恐谢君王。（别日本东京一首）

思潮三派

东海数健者，何人似乃公。劫馀小天地，淘尽幾英雄！闻鼓思飞将，看雲感卧龙。行行一膜拜，热泪洒秋风。（别西乡隆盛铜像一首：像在上野公园，吾于行之前一日，独诣其下，顶礼而去。）

西乡隆盛

福地不易得，逝水何时休。偷度百忙里，来为竟日游。雲霓迟下界，风雨别高楼。芳草虽云好，王孙未敢留。（别环翠楼一首：楼在箱根塔之泽，风景绝佳，去年曾侍南海先生一游此。）

罪屈家为累，愿深报苦迟。十年惭虎变，两月补乌私。

为儻悬弧训，更劳陟岵思。牵衣日追从，最忆是儿时。（呈别家大人一首：余十年以来，浪游中原，侍养久缺。去年之变，累及家属，遁迹澳门。今年九月，家大人东来抚视余，居两月复拜别。）

南海先生

狂简今犹昔，裁成意若何？鞅环人事瘁，棒喝佛恩多。翼翼酬衣带，冥冥慎网罗。图南近消息，为我托微波。（寄别南海先生一首：先生东还时，在横滨为半日谈；今在香港，且将有南洋之行。）

大隈重信

第一快心事，东来识此雄。学空秦火後（伯有自述《昔日谭》一书，自言其所学渊源），功就楚歌中（伯一生立于逆境，作事遇反对，每挫败，而气转壮，卒底于成，余最服之）。大陆成争鹿，沧瀛蛰老龙。牛刀勿小试，留我借东风。（别大隈伯一首）

犬养木堂

汨汨口悬河，棱棱目如电。重围独往来，六合任舒卷。血泪热在腔，胚胆沥相见。嗤哉此为谁，毅也字子远。（别犬养木堂二首）

群公皆好我，爱我莫如君。责善情弥苦，参谋道益亲。何心恋蛮触，努力造风雲。无限分携感，英雄髀肉新。（木堂语余云：日本今无事可做，惟将投身于亚洲大陆耳。）

我昔露山会，与君为弟兄。千劫不相遇，一见若为情。许国同忧乐，论交托死生。如何别容易，无语只惺惺。（别柏原东亩一首：余与东亩为兄弟之交。）

伊藤博文

赫赫皇华记，凄凄去国吟。出匡恩未报，赠缟爱何深。重话艰难业，商量得失林。只身浮海志，使我忆松阴。（别

伊藤侯一首 余去年出险之役及今次远游之费，皆感侯之赐。侯临别勤勤有所语，且举吉田松阴蹈海事，及已前者游学时艰辛之状以相告。）

文明发商界，欧米昔其乡。徐福三千壮（横滨中国居留人数不及三千），田横五百强。自由成具体，以太感重洋。努力宗邦事，蓬莱日月长。（别横滨诸同志一首）

别同志

广厦需材众，群贤集此堂。精心探太理，分业务专长。团体相亲下，机缘事扩张。莫辞文字累，棉蕤费思量。（别东京留学诸友及门人三首）

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华盛顿）拿（拿破仑）总馀子，卢（卢梭）孟（孟的斯鸠）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

我性有奇癖，贪痴似蠹鱼。恨为众生累，不读十年书。浮海知何补，藏山愿已虚。劝君好爱惜，难得是居诸。

卢梭与孟德斯鸠

患难相从我，恩情骨肉亲。变名怜玛志（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一，二十年流亡于外，屡变其名），亡邸想藤寅（吉田松阴又名藤寅，早年因与同志结社，漫游逃亡其邸，被削籍）。愧我乏恒德，半途又离群。丈夫各独立，毋为吾苦辛。（再示诸门人一首 诸子相从，多逃家艰辛而来，今皆自隐其名，于余之行也，咸有恋恋不舍之色，以此慰之。）

一身常自主，四海等无家。合并聊相慰，分携亦自佳。围炉谈意气，对镜数年华。匹马忽飞去，黄尘帽影斜。（别内一首：内子随侍家大人来省视，相居月馀，复别去。）

别内

公当从此逝，我亦耻怀居。劳燕分寥廓，鱼龙待简书。

发机当起陆，养晦且悬车。珍重再相见，头颅百战馀。（别同别者二首）

机会满天下，责任在群公。涂炭宁无极，精神自可通。推心下豪杰，捷足取枭雄。某甲虽无似，赢粮或许从。

亦有英雄泪，不向离别挥。苍黎哀水火，社稷惨戎衣。恩怨何时报，康同与愿违。劳劳精卫志，填臆涕如糜！

极目览八荒，淋漓幾战场，虎皮蒙鬼蜮，龙血混玄黄。世纪开新幕（此诗成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去二十世纪仅三日矣），风潮集远洋（泰西人呼太平洋为“远洋”。作者今日所居之舟，来日所在之洋，即二十世纪第一大战场也）。欲闲闲未得，横槊数兴亡。

诗思惟忧国，乡心不到家。山河水漂絮，身世浪淘沙。浩荡天风远，侵驰白日斜。惊心自鞭影，何处不天涯。

附：太平洋遇雨 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馀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55.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髮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其时人静月黑

世纪开新幕

太平洋遇雨

誓将适彼世界共和之祖国

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龙睡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士兀然坐，澄心摄虑游宵茫，正住华严法界第三观，帝网深处无数镜影涵其旁。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後，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迴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

新旧世纪之界线、东西半球之中央

巨灵擘地鑿鸿荒，飞鼉碎影神螺僵。上有抔土顽苍苍，下有积水横泱泱；抔土为六积水五，位置落错如参商。尔来千劫千纪又千岁，保虫缘虱为其乡；此虫他虫相阅天演界中复幾劫？优胜劣败吾莫强。主宰造物役役物，庄严地土无尽藏；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濫觴；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侯官严氏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邻相望（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厥名河流文明时代第一纪，始脱行国成建邦；衣食衍衍郑白沃，贸迁仆仆浮茶梁；恒河鬱壮殊伽长，扬子水碧黄河黄；尼罗（埃及河名）一岁一泛溉，姚台（姚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皆安息大河名）蜿蜒双龙翔。水哉水哉厥利乃尔溥，浸濯暗黑扬晶光。

河流文明时代

此后四千数百载，群族内力逾扩张。乘风每驾一苇渡，搏浪乃持三岁粮（《汉书·西域传》言渡西海不得风，或三岁乃达。西海，即地中海也）。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葱葱鬱鬱腾光芒；岸环大小都会数百计，积气森森盘中央。自馮各土亦尔尔，海若凯奏河伯降。波罗的与亚刺伯（二海名），

内海文明
时代

西域两极遥相望。亚东黄渤（谓黄海、渤海）壮以阔，亚西尾闾身毒洋（谓印度洋）。斯名内海文明时代第二纪，五洲寥邈殊未央。

大洋文明
时代

鼙雷一声百灵忙，翼轮降空神鸟翔（哥仑布初到美洲，土人以为天神，见其船之帆，谓为翼也）。咄哉世界之外复有新世界，造化乃尔神秘藏！阁龙（日本译哥仑布以此二字）归去举国狂，帝者挟帙民羸粮；谈瀛海客多于鲫，莽土倏变华严场。揭来大洋文明时代始萌蘖，亘五世纪堂哉皇！其时西洋（谓大西洋）权力渐夺西海（谓地中海，用汉名也）席，两岸新市星罗棋布、气焰长虹长。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天地异色神鬼瞳；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四大自由（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悬崖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竞愈剧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流血我敬伋顿曲（觅得檀香山、澳大利亚洲者，後为檀岛土民所杀），冲锋我爱麦寨郎（以千五百十九年，始绕地球一周者），鼎鼎数子只手挈大地，电光一掣剑气磅礴太平洋。

帝国主义
正跋扈

太平洋，太平洋，大风泱泱，大潮滂滂。张肺歛地地出没，喷沫冲天天低昂；气吞欧墨者八九，况乃区区列国谁界疆？异哉似此大物隐匿万千载，禹经亥步无能详。毋乃吾曹躯壳太小君太大，弃我不屑齐较量。君兮今落我族手，游刃当尽君所长。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鸷东西帝，两虎不鬥群兽殃。後起人种日耳曼，国有馀口无馀粮；欲求尾闾今未得，拚

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门罗主义”北美合众国，潜龙起蛰神采扬；西县古巴东菲岛，中有夏威八点烟微茫；太平洋变襄湖水，遂取武库廉奚伤。蕞尔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费商量。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水银钻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虫焉藏？尔来环球九万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强权强。惟馀东亚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肃肃天雨霜，鼾声如雷卧榻傍；诗灵罢歌鬼罢哭，问天不语徒苍苍。

不优则劣
不兴则亡

噫戏吁！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锦绣壤，君之背兮修罗场。海电兮既没，舰队兮愈张。西伯利亚兮铁路卒业，巴拿马峡兮运河通航。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鞞鞞。吾曹生此岂非福？饱看世界一度两度为沧桑。沧桑兮沧桑，转绿兮回黄。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飏！

欲我同胞
破浪以飏

海罢极目何茫茫，涛声彻耳逾激昂；鼉腥龙血玄以黄，天黑水黑长夜长。满船沉睡我徬徨，浊酒一斗神飞扬；渔阳三叠魂惺伤，欲语不语怀故乡。纬度东指天尽处，一线微红出扶桑，酒罢诗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

56. 抵檀香山

二十八日 风复大作，船头之桅为折，昼燃电灯者又

两日。浪浸灌船中，水深数寸。船主自言航太平洋数十年，未见有遇风巨九日之久如此次者也。

德富苏峰

余既戒为诗，乃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开一别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苏峰在日本鼓吹平民主义甚有功，又不仅以文豪者。

三十日 风已尽息，海平如镜。时已入热带界线，天气炎燥，如广东七八月之交。余在东京首途前一日，雨雪尺许，汽车中御重裘犹慄慄。海行十日，间日辄易服，至是御单袷矣。

抵檀香山

三十一日 舟抵檀香山，午後两点登岸。此行在舟中，余以不解英语之故，颇为寂寥。幸有耶稣教士二人，久在甘肃传教者，善操北语，日夕相谈，且屡为余通译，余甚感之。船主英人，温厚勤恳，善人也。船员前岛弥君，乃前岛密之子，途中为余照料一切，殷勤备至。同舟有德国将官一人，曾在胶州两年者。其余白人，尚五六人，日本人四五人。

舟将及岸，忽闻岛中新有黑死疫病，经过之客，不许登岸。而埠中华人，不许越雷池一步。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无知者。一人独行，言语不通，甚苦之。于是投亚灵顿客寓中暂居。

日本领事

是日即往见日本领事斋藤君，适外出，未得见。见副

领事田中君而归。夕间同志已闻余之来，其不在禁限内者，有数人来谈。

西历一千九百年正月一日 寓阿灵顿旅馆。岛中同志来访者十余人。相见，咸惊喜出意外。午间偕十余人，美往观华童学校。校中生徒七十余人，土人数名，其余皆同百粤子弟也。校为耶稣教会所设，掌教者牧师化冷爹文，我西人而老于广东，能操粤语，其夫人尤娴熟，相见握手如乡人。

岛中同志

二日 复往见日本领事斋藤氏，相偕往晤本岛外务大臣葛士蔑氏。吾邦领事某，闻余之来，惊惧失措。移文外务，请放逐；即不尔，亦请监察，不许有举动。外务辞以无名。盖檀岛近已归美属，一切从美例。凡足迹踏本岛之地者，即应享有本岛人一切之自由权，非他人之可侵压也。见外务毕，一游览其公署而归。

中国领事
惊惧失措

57. 檀香山之华人

四日 数日以来，埠中乡人纷纷咸集，询问国事，日不暇给。

中国人旅居此岛者，凡二万人之间。而热心国事，好谈时局者，殆十而七八。风气之开，冠于海外各埠。余推原其所以能致此者，盖亦有故。盖此岛虽小，昔固俨然一国也。而今华人所居号称正埠者，则其国都也（都名汉那路卢）。此都十年以来，经三次倡革命，卒倒旧朝，兴新政

风气之开
冠于各埠

改铸国民
脑质之法

府。其事历历接于吾邦人之眼帘，印于吾邦人之脑膜。故政治思想，比他处人为优焉。观于此，而知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其影响所及，披靡全欧者数十年，决非无故也。观于此，而可识改铸国民脑质之法矣。重学之公例曰：凡物有永静性者，非加以他力使之动，则虽历千万年不能动焉。吾国民之永静也久矣，虽然，其中非无有能动之性质存，特视乎转捩之外力何如耳。

檀山全岛，统名夏威夷。凡为连珠形大小八岛，其首府则汉挪路卢都城也。其次为夏威夷（又为八岛之一专名），为道威，为茂宜，为莫洛鸡，为兰尼，为卡富拉威，为尼孝。而华民所居，以夏威夷为最多；汉挪路卢、道威、茂宜次之，其余各埠，皆不过数百人。海港惟汉挪路卢（即俗称正埠）一处。故商务咸集于斯。其余各小埠，皆由此转运者也。

檀岛华人

华人业种蔗、制糖、植穀者最多。其商务则皆贩运土物，供工人之用者也，与西人争利者甚稀。近者开设数个有限公司，以机器制糖、作米、锯板，颇见起色。自全岛归美属以来，百物腾踊，需用日繁，商务日盛。故一两年来，商人受其益者，亦颇不少。而工价亦渐增，昔时种植之工，月给最厚者十八圆（美国银），今涨至二十四圆，谋生者颇易。然自属美后，美人布其国例，禁止华人登岸。今登岸之难，尚过于金山焉。而日本人来者日众。每一船至，辄运载五六百人。今岛中外国人民，以日本人为最多矣。吾国外交官吏，能无愧死！

六日 同志诸君，为僦一屋于啾嘛街，是日始迁寓。数

人同居，护卫出入。

护卫出入

檀香山虽在赤道线内，而因有非常之高山，故地面之气候，变更殊多，产物因以极盛。而贸易风自大洋四面吹来不断，比灵海峡之寒潮暗流，绕于环岛。故其气候比之他处同纬度之地，常低冷十度内外。平时，华氏寒暑表大抵升降六十至八十之间。终岁御单夹衣，夜间盖秋被。东坡在琼州有句云：“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此二语可以移咏檀岛。竹林果园，芳草甘木，杂花满树，游女如云。欧美人谓檀岛为太平洋中心之天堂，非虚言也。

七日 檀岛政府以防疫故，始火我华民所居铺屋。初议有病疫者之家则火之；其後则议一家有疫，殃及左右两邻；其後又议一家有疫，火其全街。禁令一日数变，又以防疫故，禁止集会；虽礼拜堂、戏院，亦一概停止。故余到此，经一来复之久，不能得演说之地，殊为怅然。是日同志十余人，集于保皇会总理黄君之宅，共议论国事。

以防疫故
不得集会
演说

58. 夏威夷国之教训

十日 从坊间购《檀岛志》一部，译读之。

檀香山幅员不过六千六百四十英方里，其半径之长二千二百英里，而将来为全地球上军事商业一大关键之地，此天下有识者所共认也。当今万国兵力、商力，齐集太平洋，而此地实为太平洋一中心点。故檀岛之发达，实与太平洋之发达，形影相随者也。风景之优美如彼，地形之要害如

读檀岛志

此，白种人之眈眈逐逐，日夜垂涎，务求必得之而后已，不亦宜乎？

主权尽归
美国

自一千七百八十八年，英人伋顿廓氏，始到此地。至今百馀年，白种势力，逐渐扩张。近三十年来，法权、教权、财权，尽归于美国之手。握其国之实权者，皆白人也。本岛土王，守府而已。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遂殄其臂而夺之，行革命，改民主。九十五年，土人有倡议谋恢复者，事不就，为白人所繁，投诸狂狷，而白种之主权遂定。九十八年，改隶美国，为其一省。前者岛中女王，今屏居华盛顿府，夷为编氓矣。江山如此，坐付他人；月明故国，不堪回首。读李後主眼泪洗面之词句，旁观犹为伤心，不知彼妇独居深念，何以为情也。呜呼！莫过乌衣巷，是别姓人家新画梁。壮哉此夏威夷国之山河，美哉此太平洋之乐园！独惜享受之者，非彼都之主人耳。

今将全岛户口总数，列其国别，观其数年间之比较，有可以令人别心怵目者焉。

一千八百九十年人口统计表

人口统计

夏威夷人	三万四千四百三十六人
半土人（即土人妇与黄人、白人 结婚所生之子）	七千四百九十五人
中国人	一万五千三百〇一人
日本人	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人
葡萄牙人	八千六百〇二人
美国人	一千九百二十八人

英人	一千三百四十四人
德人	一千〇三十四人
挪威人	二百二十七人
法人	七十人
其他外国人	一千〇〇五人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人口统计表

夏威夷人	三万一千〇十九人
半土人	八千四百八十五人
日本人	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九人
中国人	一万九千二百八十二人
葡人	八千二百三十二人
美人	二千二百六十六人
英人	一千五百三十八人
德人	九百十二人
挪威人	二百十九人
法人	七十五人
其他外国人	八百三十三人

两者比较，即六年之间，全岛人口总数共增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九人。内夏威夷人减去二千四百十七人；而杂种之半土人，增二千二百九十九人。其余增高之律，以日本为最速；中国及美国次之。近五年调查新籍，尚未出来（岛例：每六年调查户口一次，明年其即其期也），然其增减之率，可以推见矣。除中国人被禁登岸之外，其余大率照前表比例之差也。惟土民之减少，闻更甚云。

土人减少

呜呼！当彼顿廓初到檀岛时，此岛土人之数二十餘万。曾幾何时，所餘者仅得十分之一。而以此十年间统计表观之，每六年殆又减去十分之一。依此比例，则百年以後，全岛中将无复一土民矣。今者以英语为国语，即土人中，亦有过半不能解其祖父之乡音者。自古之亡国，则国亡而已，今也不然，国亡而种即随之，殷盗不远，即在夏威。咄彼白人，天之骄子！我东方国民可不傲惧耶？

殷盗不远
即在夏威

自革命以来，岛中商务日盛，谋生容易。彼蚩蚩之土民，方且自以为得意，而岂知其绝种之祸，即在眉睫间耶？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天下万世之公理也。彼白人者，岂能亡夏威哉，亦夏威人之自亡而已。

59.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吾宗有俊杰，名义何渊醇，远慕圣之任，近思吾道南。秋气满中原，众醉方沉酣，志士在江海，鬱鬱多苦心。我昔乘槎来，求友晓其音，与君一夕话，把臂遂入林。筚路辟蒿莱，事事同苦甘；岂直意气交，每为道义谈。天下正多事，人才苦销沉，万里得一士，此行庶不惭；慨然望澄清，与君骋两骖。

留别梁任
南

冤霜六月零，愤泉万壑哀。蓼莪不可诵，游子肝肠摧。魑魅白昼行，啗人如草莱。劳劳生我恩，惨惨入泉台。悠悠者苍天，哀哀者谁子？人孰无天性，人孰无毛哀？孰无泪与血，孰无肺与腑？海枯山可移，此恨安可补！沉沉得

沉沉，怨毒乃如此。

沥血一杯酒，与君兄弟交；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况我实君累，君更不我尤；我若不报君，狗彘之不犹。劝君且勿哭，今哭何所求？磨刀复磨刀，去去不暂留。上有天与日，鉴我即我谋；我行为公义，亦复为私仇。脚蹴旧山河，手提贼人头；与君拜墓下，一恸为君酬。万一事不成，国殇亦足豪；雲霄六君子，来轸方且遯；谁能久鬱鬱，长为儒冠羞。

沉痛悼念
六君子

半岁馆君家，今夕行别离；居亦不言谢，行亦不言辞。君我既一体，安用区区为。但恐江湖上，风波不可期；未知再相见，何地复何时。与君尽一杯，为君进一词：事苟心所安，死生吾以之；人事无尽涯，天道有推移；努力造世界，此责舍我谁？来日舒且长，大地坦且夷；与君一挥手，毋为儿女悲。

〔附〕梁卓如先生澳洲游记

60. 自槟榔屿往游澳洲

西十月七日 先生自槟榔屿首途游澳洲。十一日抵印度锡兰岛之科林布埠，转船而东。所乘之船在苏彝士河阻潮，故候船于锡兰者六日焉。

经锡兰往
澳洲

锡兰故有十馀华人，有商店一家，闻贸易颇盛。自中国义和团起事後，患土人凌迫笑骂，遂相率俱归云。今已无华人之迹于其地矣。政事不修，横挑强邻，使我旅外商民不能安其业，谁之咎欤？世俗浅识之徒谓国家之强弱于我百姓身家无涉，盍亦观此锡兰之同胞哉！

十六日 自科林布登舟，飓风大作，舟逐颶而行者四昼夜，廿五日乃抵西澳洲之非厘文度埠。

先是，西澳诸埠乡人得接雪梨埠保皇会电报，知先生来游，道经斯境。于是鲍君炽、宋君广、陈君霞、李君殿洪、黄君藉、李君寿田等十余人来迎于海滨。舟未抵岸，已有西报馆访事登舟问讯。须臾泊定，乡人咸集，握手欢极。群请先生登岸，小住十数日，然後东行。先生以此埠距雪梨较远，归途未必再经，因从众请登岸焉。

非厘文度

其日，雪梨保皇会有电报来舟中，问先生安，且言已拟同志二人预来预利滨埠迎导焉。黑列埠亦有电报来舟，请先生道经彼处，登岸小住。

西澳之大埠曰巴扶，距非厘文度十二英里，铁路通焉。巴扶有华人六七百。合非厘文度及其他三四小埠，共有华人千焉。

先生是日登岸在非厘文度之“华利号”小宴。华利号者，即陈霞、李殿洪司理之商店也。合非厘文度之中西商店，而“华利”居第三焉。可见吾华人善于经商，能以客与主争利而无所让于西人也。

华利号

宴毕，乡人导先生就馆于阿士盘大客寓。西报馆访事二人来就见。阿士盘者，西澳第一客寓也，左望海，右望湖，风景绝佳，点缀精雅。鲍君炽陪侍先生同寓，备极殷勤，可见乡人爱敬之深焉。鲍君者，长老会传教牧师，热心达识，与先生谈甚契。

61. 游西澳巴扶

巴扶埠

廿六日 先生乘汽车往巴扶埠，遍拜乡人。

议开西澳
保皇会

廿七日 晚在长老会会堂演说，集听者数百人，遂议开西澳保皇会。先是鲍君等屡接雪梨同志信，促开会。曾小集一次，入会者数十人。至是乃大成焉。

廿九日 先生移寓于巴扶埠宋君广之家，以便乡人来谒焉。

三十日 晚复假西人大会堂演说，乡人集听者愈众。演毕，同人咸激爱国之心。知皇上因救民而蒙难。莫不淬厉奋发，思拯国危。书名入会者踊跃争先。

先生之初抵西澳也，有遮炉顿埠同乡邝君亮以函表请临于其地。先生感其诚，喜而诺之。

三十一日 偕鲍君炽乘汽车前往遮炉顿，距巴扶三百有六英里，晨自巴扶启行，夜十二点半钟乃达焉。邝君先乘汽车出迎于十八英里外之驿。其夜，遂安息于遮炉顿大客寓。

在长老会
会堂演说

十一月一日 在遮炉顿长老会会堂演说。该处华人不过三十馀，是夕咸集倾听。演说後，邝君首倡开保皇会，在座之人无一不入会者。人心之齐一，实可敬叹。

二日 由遮炉顿乘汽车还巴扶。

三日 复在西人大会堂演说，入会者踊跃有加。

四日 乡人以先生将行，共设茶会于西人大会堂以奉

钱，中西士女集者数百人。其夕复请先生演说，译以西语，以告西人。西澳总督亲临主会。总督先演数语，述先生来游及讲论之大意。次先生起演，鲍君传译。中西人士咸倾听，拊掌赞叹。演毕，宋君广以西澳保皇会同人之意，赠一宝星于先生，以为旌谢，且表纪念焉。宋君起立致同人之意，乃以宝星呈总督，托其代赠先生，以示郑重。总督殷勤捧赠，先生起立述谢词，成礼而散。其夕，先生移寓于非厘文度之“华利号”，亲就乡人焉。

西澳总督
亲临主持

五日 先生由非厘文度启行，夕八点钟登舟，乡人送于海滨者二十余人，郑重而别。

62. 游南澳黑列

十日 舟抵黑列，南澳洲之第一都会也。先生本拟乘船直往雪梨，然後分游各埠。乃舟未抵岸，而华人葉君寿华等，偕西人议院首领、议绅数辈，到船奉迎，言本省政府预备迎接。总督以车马在车站伺候，且已送有火车票，专备一火车以应先生过东省之用。先生感其厚意，遂登岸。

南澳黑列

黑列正埠距海滨九英里，乘火车而达。西报馆访事人来，就汽车中一路问讯。葉君与议绅二人，同陪先生到埠，寓居大客寓中。葉君周旋一切，备极殷勤。

舟始抵黑列埠，有预利滨埠四邑会馆一电报来舟中，问先生以何日到预利滨，俾得预备迎接云。先生当日行电复报。

西十一月十二日 先生在黑列埠，往见该省司法大臣。

握手甚欢。该大臣为政变时曾游中国，熟悉先生行事云。

十三日 往见市民公会长官，设酒为寿。又往见该省总督。总督巡行他埠，使其参赞迎焉。下午往观议院，议院长迎焉。南澳省议员凡五十人，妇女亦有权投票选举，全澳洲惟此省为然耳。其附近之鸟西兰岛亦然。下午四点钟，乘汽车过域多利省。

63. 游域多利省美利畔

墨尔本

十四日 上午十点钟，先生到域多利省之美利畔埠。闾埠名望绅商五十余人迎于车站，中西人士观者如堵墙焉。遂同乘马车到所寓之大酒楼，置酒为先生寿。黄君植卿起致祝词。先生起道谢。举觞既毕，乃与同人复握手讯姓字。报馆访事数辈请见焉。先生有姑丈谭君烈成在孖辣埠经商，亦来美利畔同迎先生。乡人请其陪先生同寓。

十五日 往拜各铺户。下午冈州会馆请宴。是晚先生在戒酒会馆演说，张卓雄牧师为主席，听者千二三百人。

保皇会总理来迎

十六日 雪梨埠保皇会总理刘君汝兴、欧阳君万庆来迎先生于美利畔。盖先生初意欲在美利畔小住一二日即往雪梨，而後乃复来。故雪梨会中同志特公议派人远迎也。两君既到，握手欢极。是午，谭英才邀饮于其家，遂偕两君同往焉。下午望看水车馆救火机车。是晚“同昌号”请宴。

十七日 往拜本省署任总督，张君卓雄、黄君植卿偕往。下午往看博物院。是晚新宁、开平二邑请宴。宴毕，遂

公举保皇会总理、值理各员。

十八日 晚复在戒酒会馆演说。是日为来复日，附近各小埠纷纷来集，听者幾二千人，座无隙地焉。

十九日 往看铁路工厂，厂中司理导游厂内各局，备极殷勤。是晚复在戒酒会馆演说，听众之盛如前。

二十日 往游动物园及赛会场中之水族园、博物馆等。下午，先生之宗亲梁忠孝堂合族父老请宴。是晚十一点钟，先生往看大报馆之机器房。此报馆每日印发十二万张，馆中机器值银三百二十万元，馆员共有三百余人云。

梁忠孝堂
父老请宴

二十一日 四邑会馆请宴。其晚各值理开捐保皇会会份，一席之间立捐七百餘镑。

64. 游孖辣

廿三日 先生游孖辣埠。美利畔同志数辈送于车驿，又由美埠保皇会派值理谭英才、梁贤统两君同行。雪梨来迎之刘、欧阳两君亦偕焉。下午三点钟汽车抵孖辣，乡人有数十辈、西人数十辈同踴立于车驿恭迎，皆有名望之人也。先生下车，一一握手。既毕，乘马车，东市长官先导，至东汤荷设酒相待。长官起立演说，颂扬先生。合座齐声歌颂词，乃举杯为寿。先生亦起致答谢之词。礼毕，西市长官又导至西汤荷，置酒颂祝如东市之仪。又导至水部总局，款待一如汤荷。诸西官款接既毕，乃偕至大客寓下车焉。

保皇会干
部随行

乡人设茶果酒点之宴于客寓，中西人士咸集，请议院

长谟利君为主席。先生及合座中西人士先後起演说，互述亲爱欢谢之言，共举觴为寿。数刻散席。乡人设宴于邓祖攸师之教堂。宴毕，乃往演说。是夕在西人礼拜堂演说，集听者数百人。先生演说国事既毕，刘君汝兴次演说雪梨开会情形及本埠之当速开会，谭君英才次演说美利畔埠开会情形及已书捐之芳名，同人咸肃听感激。演说毕，先生乃偕同人诣其姑丈谭君烈成之家茶宴，夜分乃归客寓宿焉。

参观学堂

廿四日 黄君保世邀晨宴于其家。宴毕，先生出游矿务学堂。此学堂为澳洲学矿最大、最著名之区，全澳人士欲治此学者，皆不远千里来受业焉。虽欧洲人亦多有至者。堂中总理导先生遍游，一一指示，颇极敬礼。次往织绒局，局中工人三百馀云。次往公家花园一游。先生本欲往游金矿矿穴，以日暮不果。

下午遍拜各铺户既毕，黄君丽泉邀饮于其家。即席同人议保皇会义捐之事，书捐百磅内外。晚间复在西人礼拜堂演说，听者之数如昨日。先生演说後，欧阳君、刘君次第皆演焉。

〔以上60—64节，原载1900.11.21澳洲《东华新报》，署作“随行书记罗昌载笔”〕

65. 游坚连尼士

梁启超先生蒙坚连尼士埠梓友敦请再四，经于十一月

廿五日偕鲍焯、罗昌、陈寿诸君乘火车，同志送别直上。该埠华商“广生和”翌日与梓友备驷马高车，恭迎于车站。时八点十五分钟，先生乘车抵埠。同志高悬中国徽章示敬，并邀先生进“广生和”商店。握手分主宾而坐，各道姓名。茶罢，即请先生与同行各友诣西人大酒店憩息片时。朝膳毕，乘驷马车游于埠之左右，览崇山之胜景，眺峻岭之奇形。怡情悦目，乐意骋怀，载驰载驱，如入山阴道上，真有美不胜收之概，南华老者之逍遥，不是过也。乐哉游乎！然乐而忘倦，程途已逾五十里矣。俟见夕阳西坠，遂亦回车。

“广生和”
商店欢迎

华商设宴于“广生和”宝号。先生就席，先谢适馆授餐之隆情，折柬备车之雅意，于是兴而言曰：“今日小弟既蒙列位同志不余遐弃，敦请之恩实越恒格。到游贵埠，得见列位义士兄，真令小弟感激不已。又蒙设筵款待，躬逢盛宴，殊令小弟铭感五中。”

同志谦辞“简慢”，并致词曰：“先生奕世簪纓，胸罗锦绣，腹储经纶。蒙我皇上知遇之恩，擢录英才，以备顾问，变法维新，而济国家之危。且先生素抱悲天悯人之大志，泽民致君之奇才，辅政百日，国势焕然可观。诗所谓：‘敷政优优，百禄是遄。’詎意豺狼当道，虎豹司权，妒忌我汉人，荼毒我华种，冤诬我义士，杀戮我忠臣，使我中华明而复昧，光而复暗。幸而天佑忠良，先生获离虎口，又得异国保护，同人钦仰。先生念切圣主被困，思设法以解救皇上。于是舍身远游，唤醒同胞，合群集力。观去年十

欢迎词

皇上无恙
先生之力

二月廿四日太后下诏废皇上，于本正月立新君。海内外同胞，闻之痛哭流涕，奋然兴起，大集同人，飞电抗拒。不期而行者为数十处。皇上今幸无恙者，诚先生之力也。”

言毕把盏传杯，觥筹交错，齐呼光绪皇帝万岁者三次，欢声雷动。并祝我皇早日复权，励精图治，挽弱为强；先生回朝，辅相圣主，变通新政，见利者兴，见害者除，拯故国生民于涂炭之中，免海外同胞有鱼肉之苦，是我等今日之厚望也。时夜既深。遂宴毕撤席焉。

66. 向同胞演说

是晚邀集该埠同胞听先生演说。埠中只廿人而已，人人皆到。先生言曰：

皇上密诏
出外求救

“今日小弟出游外国，乃承皇上密诏，出外求救。自抵澳洲，既承各埠同胞厚待，迭开保皇会。雪梨保皇会同志命弟一游坑上。今晚小弟见列位同胞如此齐集，不胜悦意也。”先生谓：

维新则强
守旧则弱

“中国自甲午败于日本，赔巨款，割台湾。皇上处忧积虑，知非变法维新，无以自强。中国虽大，反败于日本，致辱国体。思念外国维新则强，守旧则弱。及得康先生诸君子上书言事，历陈维新之利，守旧之弊。皇上览奏，毅然锐意废八股，改武科，兴学堂，开矿务，筑铁路，设医院，立宪法，树民权；凡天文、地理、水陆武备、枪炮制造，次第举行，停捐纳，裁冗员，厚廉俸；并许百姓上书直陈疾

苦，受奸官贪吏剥削，皇上言听计从；凡有益民之事，责成通国官府，务要实力奉行。天下闻之，咸谓中国睡狮已醒矣。不意荣、刚二贼，早藏谋窃神器之心，构起滔天之祸。遂请太后复出垂帘听政，幽皇上于瀛台，诛逐忠良。

“我中国居地球大地，虽英、俄莫与京也，且天时气候，又得中和之脉。天下共有人民一千五百兆，我中国已得四分之一；地球土产，金、银、铜、铁、锡、煤，五穀百物，无所不有。如果变法自强，天下无敌，谁敢来辱我哉？今因守旧，凡有百姓谋食外洋，莫不被人窘逐，笑骂凌辱，或税，或禁，或监，低首下心，吞声忍气，甘为万国之下人。而我同胞每恨官府不善，王家不善，其实历来为王家官府所压制。皇上变法，首及民权。盖洞悉子民受害，欲子民有权，则官府不敢肆无忌惮也。又许各省、府、州、县设报馆，许报章张扬官府之善恶。若使新政既行，我同胞不必离父母妻子，而远游外国，被人欺负也。望列位同胞体念皇上如此爱民之盛心，务宜各发天良，以答君恩于万一也。”

皇上变法
首及民权

言毕，众人鼓掌称善。先生又命鲍炽先生演说。鲍君言曰：“我皇上圣德，奸臣残毒，梁先生已言之矣。然弟在西省非利文度、高炉加地埠，闻先生道经其地，同胞早已预备各事，恭迎先生。及登岸与众相见，即成会基，捐助会项，已见前报矣。今晚见我同胞咸有忠愤之心，望多助会份，弟诚心所愿也。”

鲍炽演说

众又鼓掌，遂挥笔共捐得银五十馀镑。时钟鸣十二点，

各人送先生往酒店而罢。

67. 访问西人

西人请问
新政等情

西正月十七号 坚连尼士埠诸同志，晨早八点钟同赴先生寓所请安。随用早膳毕，请先生等游于该埠，并往病人院抚慰抱病诸人。该院管理西人闻先生驾临，乃出院前迎接，握手为礼，请进客厅坐，问先生春秋几何，及新政等事。鲍炽先生为介绍，既以先生之年若干答之，继言：

“光绪皇帝爱民睦邻，仁德著于寰宇。前年改革政治，先生即居维新领袖之列，为皇上所重用者也。嗣因奸臣不喜新政，酿祸滔天，以致先生有此游历外国之举也。”

西人再言曰：“光绪皇帝用贤行政，锐志维新。先生之盛名，我西人闻之稔矣。今蒙辱临，三生有幸焉。”言毕，偕先生遍阅病人房。先生善言慰问，乃捐资以助该院之经费。西人称谢不已。少坐，乃告别而归，西人送先生至酒楼而後返。

是晚，同志复设宴于“广生和”号，以款先生。举杯交劝。先生致词以谢同志敬爱之深。且曰：

吁请同志
救主复权

“圣上前者困于瀛台，欲求食鸡粥而不可得。今又乘舆西幸，蒙尘艰难，然亦因救我四万万万人所致也。仰诸位同志合力，救圣主复权，则小弟不饮亦醉矣。”众同志闻皇上蒙尘之苦，于是尽量而撤席焉。

酒後，叙谈良久，更夜已深，众同志乃送先生及罗昌、

鲍焯、陈寿诸君往酒楼安睡。

68. 演讲上谕

翌晨，众同志复往请安。又请先生在“广生和”楼上谈论时务。晚膳後，请先生登场演说。先生起言曰：

“维新之利，守旧之害，众同志已咸喻矣。但皇上于戊戌年七月廿四日所下之上谕，真令我民万世不能忘也。谕云：‘国家振兴庶务，兼采西法。良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今士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幾谓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命，延人寿命。凡生人利益之事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交凌迫，尤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心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中外。庶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焉。’”欽此。

“夫皇上之用心，以中国地大物博，人民众多，居于中国，亦可优游自得。乃旅外同胞受人拘缚，为工为商，均被设法以禁制，必咸使我同胞之利权尽夺而後已。苟有积

室讲戊戌
变法上谕

皇上之用
心

端王荣禄
刚毅诸贼
举动匪

蓄资财旋归故国者，亦已在外备受凌辱矣。此无他，皆由守旧积弱，不能伸我国威也。五月北京之乱，乃奸臣端王、荣禄、刚毅诸贼，久藏篡弑之心，故耸动团匪以与外国为难。其中用意，盖以外国及外洋华民尊崇光绪皇帝，抗阻废立。‘今我与尔为难，战退汝等，以示我威。则毒害皇上，压制汉人永为我满人奴隶，不敢昂其首也。’不意天心攸属，不祐奸人。始战而胜，继战则败，又战则逃。竟致京城沦陷，挟圣主以西巡，再期死灰复燃，以肆其狼毒也。乃刚毅行至山西，则见六君子在天之灵，前来索命，大呼一声，昏仆于地而自刎焉。今者守旧奸臣日弱，维新志士日盛。皇上复辟之期，指日可待；新政之善，拭目可观。凡我同胞，仍望勉励以助义举，则万民幸甚，天下幸甚。”

说毕，众同志鼓掌称善。然味上谕之言，固不让尧舜之爱民也，真令人感泣不已耳。众同志于是请先生座谈，交询时事。忽忽乎不觉钟鸣十二响矣，乃请先生往酒楼安歇。

屹

69. 往外埠演说

往外埠演
说

次日十九号 则有威治步埠、烟阜炉埠、天架埠众同胞来电恭请先生往游，演说国事。

二十号礼拜日 先生等启程往威治步埠。同志十余人，乃备四轮车四，乘送先生出境。有同志乘马二匹为先导，又有脚车二堂为後行。薰风拂拂，尘土腾腾。及至四、五

十里之遥，先生告辞，毋劳同胞远送。同志乃开樽畅饮，依依而别。然有同志八名眷恋先生，须送至威治步埠而後返，仍策马前行。将至威治步十里之遥，乃见该埠梓友八、九名，驾车三乘前来迎迓。先生遂下马，握手为礼。该梓友即请进埠，直抵“锦生昌”号安歇。而送行同志，即告别旋返焉。

上礼拜日二十号 梁卓如先生等抵威治步埠。是晚，梓友请先生演说，集听者百余人。後有同志议开保皇会，而当时人心不一，入会未得众盛，未卜将来如何耳。

人心不一
入会者少

礼拜二日 先生等到烟卑炉埠，坚连尼士“广生和”号之黄君焕楠等随陪前往焉。兹据同志来书，极言该埠之梓友得闻先生之言论，能亲先生之丰采，无不激发忠爱，眉喜色飞。该埠仅廿馀梓友，相率入会，乐捐会项焉。然先生演说两晚，汤君禄堂为主席，刘君湘兰、方君金满皆办事踊跃云。

礼拜四日 先生启程往天架埠，烟卑炉亦有同志三人陪送而去。而天架之孙君述远、郭君庆二人，出境六英里相迎云，足见其爱敬先生之情深款款矣。至其会事如何，未闻其详，尚俟探悉续报。

〔以上64—69节，原载1901.1.23澳洲《东华新报》，署作“庞观山载笔”〕

70. 游 贪 麻

梁卓如先生既游坚连尼士、威治步、烟卑炉及天架等

埠，人心可用，已可概见。後往贫麻埠一游。该埠梓友早筹多金，以备先生来游之经费。上礼拜一日，先生抵其埠。梓友欣跃，远出迎迓，居处饮食，款待悉臻美盛。

是晚，先生演说，举中国之是非得失，历落而痛陈之。该埠只百十梓友，多赴听焉。由是人心愈愤，忠爱激昂，咸知皇上之圣德，维新之有益，固当保其复辟，以图中国之自强焉。

开保皇会
公举职员

先生次晚再演说，众同胞遂开保皇会，公举周君有定为总理，周君载赓为副理，周君攀桂、周君炳安为司库，周君金怀为书记兼司库焉。周君金湖、谢君渭璋、周君家保、张君逢、郭君生、黄君富滔、陈君观杭、钟君金木、翟君见安、周君贵恩、周君肖发、周君国祯、任君春河、周君荫安、周君容端、张君家乐、周君泽华等皆为值理。一时互相劝捐，入会甚众。而鲍君炽、罗君昌、陈君寿亦从中鼓舞，以作其勇往之气，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矣。

赠金牌

礼拜三晚大聚会，中西人咸集，先生演说。西人大绅为主席。鲍君炽传以英语，听众数百人。演毕，听众鼓掌称善。是时，入夜既深，乃各散场而去。翌晨，先生附火车返雪梨。该埠保皇会同志且赠先生金牌一枚，以为纪念焉。观各埠同志之热心爱戴皇上如此其深，爱敬先生如此其笃，则皇上复辟之机大有可望，而先生忠爱之德益不可忘矣。

〔本节原载1901.2.6澳洲《东新华报》，无标题，未署名〕

71. 孝廉著书

梁孝廉卓如先生抱命世之奇才，感宗邦之危局。自昔开创《时务报》于上海，掌教时务学堂于湖南。著书立说，大声疾呼。冀能鼓舞士气，启迪民智，以跻世运于文明，而救国家之倾覆。朝野士夫，莫不翕然从风，奉其言论为矜式。戊戌之岁，皇上变法，擢先生为懋勤殿顾问，以资理新政。海外下士，窃喜先生之声望益彰，经纶克展，足以开人智慧，致国富强兵。不意政变祸作，党狱大兴。先生以孜孜辅政之心，忽变为惶惶逃命之境。其遇困，其志苦矣。

东华新报
介绍梁氏

先生愤贼臣之飞扬，悯皇上之幽废。乃在日本横滨创报馆、开学校、倡孔教，痛陈奸党之构祸，慨言时局之艰危，发明圣经之精义。使薄海臣民咸晓然于君父之明圣，朝野之得失，中外之利害。发动公愤，激励忠爱，以行其救君救国，保种保教之义务。先生之道范行谊，所以感人天性者，久已闻风仰慕矣。

去冬，先生来游澳洲。所到诸埠，中西人士亲其言论丰采，多观感而兴起者。第以僻壤遐陬，不能遍行游历。爰在本埠著《中国近十年史论》一书，以扩充同胞之见识。该书条目，分作十六章。第一章：积弱溯源论；第二章：日本战祸记；第三章：列强染指记；第四章：新党萌芽记；第五章：今上百日维新记；第六章：后党篡权记；第七章：

著《中国
近十年史
论》一书

伪嗣公愤记；第八章：后党通匪召敌记；第九章：万乘蒙尘记；第十章：东三省沦亡记；第十一章：疆臣误国记；第十二章：列强政略记；第十三章：帝后实录及人物小传；第十四章：琐闻零拾；第十五章：十年来大事表；第十六章：中国起衰策。此书合计约二十万字。原欲在本报排印成书，分售众梓友观览。嗣因本馆字粒不能足用，今只排就《积弱溯源论》一篇而已。

《积弱溯源论》

此篇已有二万字，现拟将此刻成一小本发售远近，以供先睹为快。俟印成，当另布告，以便诸君购览也。其余十五篇，必待先生附往横滨，汇印全书，然後寄来发售焉。

〔本节原载1901.3.13澳洲《东华新报》，有标题，未署名〕

72. 致澳洲联邦总督电

澳洲联邦总督好顿爵帅钧鉴：敬启者，仆代表澳洲各省保皇会华民，致书爵帅钧座：顷闻大英国太后帝龙驭上宾，殊深惋惜。我华民旅居澳洲者，无不敬爱后帝，悼惜不置。谨修寸楮，奉呈爵轅，伏恳代达帝后亲属，以表区区之忧，不胜铭感。抑后帝崩殂之耗，实全世界凡有血气者所共悲悯也。梁启超再拜。

吊唁英国女王逝世

〔本节原载1901.2.2澳洲《东华新报》，无标题〕

73. 雪梨庆寿

昨正月廿六日，为梁卓如先生悬弧令旦。是日三点余钟，本埠保皇会同志，设宴于《东华新报》馆楼上，以贺先生。与宴者二十余人，各举杯觞，为先生献寿，先生欣然道谢焉。酒至数巡，先生与诸同志共祝光绪皇上早日复辟，施行新政。众同志又举杯恭祝先生荷天之庥，风云有会，翌戴圣明，为我中国四万万同胞之民，造福于邈远。合口同声，欢腾满座。于是飞觞复饮，觥筹交错，兴高采烈，热闹非常。筵宴既毕，在座诸人各抒议论，畅谈中外事务，以冀我国朝野升平，君民同乐云云。于此益见先生忠君爱国之心，实足兴起吾同胞不鲜也。当斯笑语一堂，不竟夜景多添，钟鸣九点矣。爰有同志，为奏琴曲数终，极欢而罢。

保皇同志
为梁祝寿

伏思先生春秋二十九度，年富力强。将来置身廊庙，光于邦家。吾同志之所以期望先生，其前程正未可限量。然则今此之樽开北海，寿上南山者，亦不过尽其诚敬，略表区区之葵忱而已。执笔人忝侍先生，欣忭不已，爰藉管城子而乐纪之。

暮秋廿九

〔本节原载1901.3.20澳洲《东华新报》，无标题，未署名〕

74. 像 赞

像赞

天生俊杰，拔萃超常，学问渊海，才德圭璋。

君国筹救，民权扩张；志节耿介，文采飞扬。
 莘莘名世，誉播万方；经纶雷雨，应运斯臧。
 仰瞻颜色，邦家之光；猗欤休哉，同胞不忘。

〔本节原载1901.4.17澳洲《东华新报》，同时刊出梁氏照片〕

75. 雪梨酬唱

吴济川赠梁任公先生回国七绝四首

吴济川赠
诗

作客天涯幸识荆，慰心奚异到蓬瀛；丰仪亲炙光阴少，
忽赋骊歌感远行。

公推人杰志峥嵘，冒险当年出帝京；价换头颅金十万，
民权演说发文明。

才德崇高纘圣贤，匡时责任一身肩；五洲硕士无多让，
特达聪明纵自天。

政尚维新夙有声，君民筹救义光明；狂澜力挽中原局，
砥柱应留万载名。

梁任公和吴济川赠行即用其韵

梁氏和诗

怅望铜驼卧棘荆，一槎如寄泛寰瀛；论交肝胆逢吴季，
万里应无负此行。

年来志气尚峥嵘，欲挈民权朝玉京。君看欧罗今世史，
幾回铁血买文明。

合群救国仗群贤，四亿同胞共一肩；为有横磨十万剑，
终教人力可回天。

一曲骊歌带别声，归欤时节近清明。胸中落落无穷事

爱国原来不为名。

庞冠山赠梁任公先生回国七律二首

自主钧权不可无，神州种族悯将奴。山河纷裂凭弥补，水火恩援感疾呼。议论纵横昭日月，声名洋溢遍江湖。泰来伫看明良会，公展经纶入赞谟。

庞冠山赠诗

道范欣瞻未幾时，骤闻返旆蹙愁眉。山陬雲树趋风隔，天际梯航别路歧。致远愧难随骥足，飞高徒令盼鸿仪。茫茫此去关君国，稳度安澜慰我私。

〔原载1901.5.1澳洲《东华新报》〕

76. 辞行小启

敬启者，弟自来游澳洲，忽逾半载。所至各埠，敬蒙同志殷勤厚待，感惠既多。兹弟于本月十四日由雪梨埠乘轮东旋，复蒙各埠同志多赠贶仪各物，拜领之下，感激万分。然同志之所以眷注小弟，厚礼深情者，实推忠君爱国之心以及于弟者也。弟以王事靡盬，行色匆匆，弗克遍与各埠同志握别。特刊数语于报端，以布恭辞而表谢忱。伏冀鉴照不宣。会小弟梁启超偕罗昌顿首。

辞行小启

〔原载1901.5.8澳洲《东华新报》〕

77. 致雪梨保皇会函

澳洲保皇会列位同志父兄鉴：握别以来，匆匆月馀矣。

致保皇会同志函

报告返日
本后情形

五月廿九号舟抵长崎，三十一号舟抵神户，皆登岸暂留半日，与各同志相见。日本各新闻纸已纷纷记弟行踪，络绎不绝。三十一号弟即乘火车入东京。诸友及各学生皆迎于火车站，横滨诸同志亦有来东京相见者。

六月二号横滨诸同志开一欢迎会，请弟与罗昌为洗尘之宴。是日九点钟，弟由东京去横滨。下午一点钟在会所演说，集者四五百人。主席冯君紫珊，先述欢迎之意，请弟开演。弟历演去年七月首途横滨以来，经历各事。言及到上海一礼拜，入虎口而不死，则同人皆为欢慰；言及汉难诸君之惨烈，则同人皆为愤动；言及澳洲以来各埠同志之热心忠爱，又推其爱国之心以爱及小弟，情意之厚，礼貌之隆，则同人皆油然而生亲爱之心，恍如与澳洲诸同志相晤对。末复论及现时中国之情形及弟最近之意见，则同人皆深表同情，愿相与戮力，成始成终。计演说凡两点半钟之久，冯君复将澳洲各会所赠宝星遍示同人，始散。

横滨同志
大有进步

会后稍歇息，各同志纷纷问行踪安否，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五点钟就宴于聘珍楼，集者百余人。计是日距弟在雪梨赴饯别会之日恰满一月，而其盛会亦不相上下；南北数万里间，而同声相应，若合符节，岂非合群之大效耶。席间冯君紫珊先起演说，次弟演说，次郑君席儒演说，以次演说者十余人。或言内地之情势；或讲吾党之责任；或论扩充东京学校，培养人才之要；或谈开设大译书局，广开风气之益。高谈雄辩，美不胜收。弟与滨中诸同志相别一年有馀，觉其见识议论比前者大有进步，尤使弟喜跃不

胜者也。

弟以东京事务纷繁，故翌日即由滨返京。而滨中同志相爱殊甚，纷纷召宴，乃于六月六号复去滨住数日。我同志之厚情深爱，历久弥新，真使人感谢不尽也。自到日本十日，日日接见宾客，几无一刻之暇。日本友人及留东学生来相见者，络绎不绝。最可喜者，张之洞撤回学生之议後，为日本政府所坚持不许撤回，仍勒令张供其学费。张不得不从。现被撤者，不过七、八人耳。故此後负担，可以稍轻。又弟前年与诸同志在东京所创设高等学校，现建筑校舍已落成，规模极为完整，深可喜慰。然经费所缺甚多，现每月尚须另筹二百馀金，乃敷开销。加以内地各寒士有志者，纷纷东来求学，每月来者，殆三四十人。其人大率皆聪明特达之士，然大半不能自备学费者。若能筹有巨款，将此学校扩充之，大养各省之少年奇士，则将来扶持国脉，皆于此是赖矣。读杜工部“安得广厦千万间，尽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句，不禁为之翹然高望。穆然神往也。此请义安。会小弟梁启超顿首。六月十三号。

撤回学生
之议不行

盼能筹得
巨款

〔原载1901.7.27澳洲《东华新报》〕

78. 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

(辛丑三月澳洲作)

鲁厩漆室泣，周蠹螫纬悲。谋国自有肉食辈，幹脚甚事胡乃长叹而累欷？覆巢之下无完卵，智者怵惕愚者嬉。

澳洲作诗
别郑秋蕃

渡海廿载
纵横商战

天下兴亡各有责，今我不任谁贷之？吾友柴阳郑，志节卓犖神嶽崎；热心直欲炉天地，视溺已溺饥已饥。少年学书更学剑，顾盼中原生雄姿；此才不学万人敌，大隐于市良自嗤。一槎渡海将廿载，纵横商战何淋漓！眼底联罗世界政俗之同异，脑中孕含廿纪思想之瑰奇。青山一髮望故国，每一念至魂弗怡；不信如此江山竟断送，四百兆中无一男儿。去年尧台颂衣带，血泪下感人肝脾；义会不脛走天下，日所出入咸闻知。君时奋臂南天隅，殷家纾难今其时；悲歌不尽铜驼泪，魂梦从依敬业旗；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不愿金高北斗寿东海，但愿得见黄人捧日崛起大地而与彼族齐奔驰。我渡赤道南，识君在雪梨；貌交谈于水，魂交浓如饴。风雲满地我行矣，壮别宁作儿女悲！知君有绝技，馀事犹称老画师。君画家法兼中外，蹊径未许前贤窥。我昔倡议诗界当革命，狂论颇领作者颀。吾舌有神笔有鬼，道远莫致徒自嗤。君今革命先画界，术无与并功不訾。我闻西方学艺盛希腊，实以绘事为本支；尔来蔚起成大国，方家如鲫来施施。君持何术得有此，方驾士蔑凌颇离。（英人阿利华士蔑 Oliver Smith，近世最著名画师也；希腊人颇离奴特 Polygnotus，上古最著名画师也。）一缣脱稿列梳会（君尝以所画寄陈博览会评赏，列第一云。博览会两名，曰益士彼纯—Exhibition，又名曰梳—Shew），万欧（谓欧罗巴人也）啧啧惊且哈；乃信支那人士智力不让白皙种，一事如此他可知。我不识画却嗜画，悉索无虞良贪痴；五日一水十日石，君之惠我无乃私。棱棱神

益士彼纯

鹰兮历历港屿（君所赠余画一为《飞鹰搏鹞图》，一为《雪港归舟图》，皆君得意之作也。雪梨港口称世界第一，画家喜画之，而佳本颇难），縹以科葛米讷兮藉以芦丝（西人有一种花，名曰科葛米讷 Forget me not，意言“勿忘我”也，吾译之为“长毋相忘花”。芦丝 Rose，即玫瑰花。君所赠画，杂花烘縹，秾艳独绝）。画中之理吾不解，画外之意吾领之。君不见鸞鸟一击大地肃，复见天日扫雾翳；山河锦绣永无极，烂花繁锦明如斯。又不见今日长风送我归，欲别不别还依依；桃花潭水兮情深千尺，长毋相忘兮攀此繁枝。君遗我兮君画，我报君兮我诗；画体维新诗半旧，五雀六燕惭转滋。媵君一语君听取，人生离别寻常耳；桑田沧海有时移，男儿肝胆长如此；国民责任在少年，君其勉旃吾行矣。（原载《饮冰室文集类编》）

勿忘我花

79. 澳洲别赠

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

留别澳洲
诸同志

扰扰阴阳战，苍生苦未苏。民权初发轫，王会已成图。
狐兔中原恶，干戈旧岁徂。回天犹有待，责任在吾徒。

田横栖海岛，敬仲隐图廛。夙有澄清志，咸明自主权。
负风能万里，零雨已三年。幾度闻鸡舞，摩挲祖逸鞭。

危矣前年事，尧台一髮悬！攀髯回浩劫，沥血赖群贤。
岂谓黄巾祸，更移白帝权。天津桥畔路，肠断听啼鹃。

历历汉阳树，轰轰楚客魂。剖心侪六烈，流血为黎元。

既痛桐宫祸，逾怜精卫冤。凄凉後死者，何处诉天阍。

顿闻天下事，无易亦无难。常溜能穿石，危崖独挽澜。
文明原有价，责任岂容宽。欲话兴亡事，高楼夜色寒。

我来亦半岁，惜别犹匆匆。骊唱公无渡，鸿飞吾欲东。
有盟齐海石，无泪到英雄。何物相持赠，民权演大同。

将去澳洲留别陈寿

别陈寿

结客瀛寰两载馀，似君肝胆幾人俱；酒魂剑魄世无敌
(君以豪饮名，且善剑术)，热血寒威我不如。天下苦秦谁
逐鹿，宗邦微禹吾其鱼。他年燕市相逢道，应识高阳旧酒
徒。

鸚鵡洲头碧血滋，黄金台下草离离。忧时合有维摩病
(君时方卧病)，许国宁求燕雀知。何日雲雷起潜蛰，幾回
风雨误佳期。匹夫例有兴亡责，归去来兮尚未迟(君亦有
归志)。

铁血(澳洲作)

铁血

铁血无露龙苦战，钧天如梦帝沉酣。故人新鬼北邙北，
万里一身南斗南。汉月有情来绝域，楚歌何意到江潭。凭
高著望中原气，昨夜西风已不堪。

澳亚归舟杂兴

归途

长途短髮雨萧森，独自凭栏独自吟。日出见鸥知岛近，
宵分闻雨感秋深(归时三、四月之交，实南半球之秋末
也)。乘桴岂是先生志，衔石应怜後死心。姹女不知家国
恨，更弹汉曲入胡琴。

拍拍群鸥相送迎，珊瑚湾港夕阳明(澳洲沿南太平洋

岸珊瑚岛最多，亦名“珊瑚海”）；远波淡似襄湖水，列岛繁于初夜星；荡胃海风和露吸，洗心天乐带涛听；此游也算人间福，敢道潮平意未平！

珊瑚海

蛮歌曲终锦瑟长，兔魄欲堕潮头黄；微雲远连海明灭，稀星故逐船低昂；绳床簸魂梦耶觉，冰酒沁骨清以凉。如此闲福不消受，一宵何苦为诗忙。

苦吟兀兀成何事，永夜迢迢无限情。万壑鱼龙风在下，一天雲锦月初生。人歌人哭兴亡感，潮长潮平日夜声。大愿未酬时易逝，抚膺危坐涕纵横。

〔原载《饮冰室文集类编》〕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人名索引

三 画

- 士特拉夫 (美国外交家)
12
- 士蔑 (汶天拿省总督)
34
- 大隈伯 (大隈重信)
54
- 门罗 (Monroe, 美国总统)
7, 45, 46
- 小懿特 (小庇特, 英国首相)
21
- 马丁路得
32

- 马丁逊 (麦迪逊, 美国总统)
45
- 马韩 (马汉, 美国海将)
26

四 画

- 王宠佑 (北洋官费留学生)
17
- 王建祖 (游学会所供养者)
41
- 犬养木堂
54
- 化冷彦文
57

文芸阁 (文廷式)

53

方金满

69

巴马斯顿 (巴麦斯顿, 英国首相)

21

邓祖 (牧师)

64

五 画**左庚 (中国驻旧金山领事)**

40

布利斯、布黎氏 (著有《美国政治论》)

22, 23, 46

卡匿奇 (A. Carnegie, 美国钢铁大王)

15, 21, 27

占士比儿 (大北铁路创建者)

34, 36

占士第一 (詹姆士一世)

19

卢梭 (J. Rousseau)

40, 43, 54

卢斯福 (罗斯福, 英国总统)

6, 21, 24, 26, 28, 31, 34, 42, 43, 45

田中 (日本驻檀香山副领事)

56

倭顿曲 (倭顿廓, 今译库克—克拉克, Cook—Clerke, 探险家)

55, 58

皮阿士 (皮耳斯, 美国总统)

22

皮将军 (皮氏, Pereshing)

42

邝亮

61

立温德利 (纽约高等法院院长)

12

圣西门

32

加弗 (加菲尔德, 美国总统)

21, 46

六 画**吉田松阴 (藤寅)**

54

西士弗 (纽约财界之雄)

12

西乡隆盛

54

达富特 (菲律宾总督)

26

刚贼 (刚毅)

68, 66

伍公使 (伍廷芳)

10

任春河

70

华盛顿18, 20, 21, 25, 34, 35, 44,
45, 46 54**伊藤侯 (伊藤博文)**

54

刘汝兴

52, 53

刘章轩 (维新会会员)

2

刘湘兰

69

米因斯密 (社会统计学家)

29

汤欣 (英国户部大臣)

19

汤祿堂

96

安利 (澳洲医生)

16

好顿 (澳联邦总督)

72

孙氏 (中国留学生, 寿州人)

20

孙述远

69

约翰亚丹 (约翰·亚当斯)

45

约翰海 (美国国务卿兼外务大臣)

21, 24, 37

七 画**麦克士 (马克思)**

15

麦坚尼 (威廉·麦金莱, 美国总统)

21, 42, 45

麦奇 (美海电局总办)

28

玛尔荷 (著有《民富论》)

10

玛志尼

69

玛赛郎

53

严氏 (严复)

55

严锦镛 (北洋官费留学生)

16

克林威尔 (克伦威尔, 英国政治家)

22, 40

杜威 (西教士)

22, 23

李氏 (李将军之犹子)

42

李文忠、李合肥（即李鸿章）

13, 16, 26, 36

李寿田

60

李佑枢（维新会会员）

2

李将军（R·E·Lee, 美国将军）

42

李般（法国作家）

39, 40

李福基（维新会会员）

2

李殿洪

60

来喀瓦士

40

吴广

20

吴济川

75

佐顿（斯丹佛大学校长）

41

伯伦知理（美国政治家）

26, 46

余进表（自称社会主义党员）

15

沙士勃雷（萨利斯布里，英国首相）

22

宋广

60, 61

启勋（梁启勋）

36

灵治（美国农夫）

29

张伯伦（英国首相）

10

张卓雄

63

张家乐

70

张逢

70

张煜全（北洋官费留学生）

17

阿尔尼（美国国务大臣）

21

陈观抗

70

陈寿

65, 67, 70

陈胜

20

陈锦涛（北洋官费留学生）

17

陈震

60

八 画

- 林文忠(林则徐)
18
- 林肯
22, 29, 45, 46
- 欧阳万庆
63, 64
- 臧臣(杰克逊, 美国总统)
46
- 罗拔比儿(R. Peel, 英国首相)
22
- 罗昌
64, 65, 67, 70, 76, 77
- 的士黎里(狄斯累利, 英国首相)
12, 21, 37
- 周肖发
70
- 周定发
70
- 周国祯
70
- 周金怀
70
- 周金湖
70
- 周泽华
70
- 周荫安
70

- 周贵恩
70
- 周炳安
70
- 周载康
70
- 周容端
70
- 周家保
70
- 周攀桂
70
- 庞观山
69, 75
- 郑兰生(中国初次出洋学生)
17
- 郑西乡(孝胥)
54
- 郑席
77
- 波伦哈克(德国学者)
43, 46
- 孟德斯鸠
22, 54

九 画

- 荣贼(荣禄)
66, 68
- 南海(康有为、康先生)
54, 66

柏拉图

19

柏原东宙

65

勃黎福 (英国清教徒领袖)

18, 27

哈利逊 (美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

15

哈弥尔顿 (哈密尔顿)

25, 44, 45

钟金木

70

前岛弥 (前岛密之子)

67

前岛密

56

洪氏 (洪秀全)

39

洛奇佛拉 (资本家)

14

十 画**格兰斯顿** (葛拉斯吞, 英国首相)

12, 22

格兰德 (格兰特, 美国总统)

13, 22

索士比亚 (莎士比亚)

28

哥伦布

54, 55

夏穗卿

53

徐君勉、君勉

自序, 40

徐建侯 (中国留学生, 游学会会长)

18, 19, 41

拿破仑

54

郭生

70

郭庆

69

斋藤 (日本驻檀香山领事)

56

容闳 (纯甫)

17

容骏 (中国驻美公使头等翻译)

17

十一画**黄开甲** (赴世界博览会副监督)

29

黄公度

54

黄君 (夏威夷保皇会总理)

57

黄丽泉

64

黄保世

64

黄炳楠

69

黄植卿

63

黄富滔

70

黄藉

60

乾士 (波士顿市长)

19

傅士麦

37

康同璧 (康有为之女)

17, 25

康南海 (康有为)

21

梁公使 (梁诚)

10

梁任南

59

梁贯统

64

维廉 (英国首相)

15, 20

维廉第二 (威廉二世)

15, 20

维廉滨 (美滨士温尼殖民之始祖)

25, 35

十二画

博克 (波耳克, 美国总统)

21, 22

葉寿华

62

葉君恩 (维新会会员)

2

葉湘南

61

惠灵顿 (威灵顿, 英国首相)

21

斯宾塞

8

赫力 (美国北部土酋)

35

曾文正 (国藩)

36

谟利

64

谢渭璋

70

十三画

鲍炽

60, 61, 65, 66, 67, 70

十四画

赫钦士 (亚细亚协会总干事)

10

遮化臣 (杰克逊, 美国总统)

22, 25, 45, 46

端王

68

谭天地 (留美学生)

41

谭英才

64

谭某 (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随员)

37

谭复生 (嗣同)

53

谭烈成

63, 64

翟见安

70

十五画

德富苏峰

56

摩尔根 (美国“托辣斯”大王)

14, 15, 32

麦尔 (保尔,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

7

额里查白女皇 (伊利莎白女王)

19

十九画

冀特 (庇特, 英国首相)

22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译名简释

二 画

卜拔利

Berkeley, 伯克利

三 画

三藩兰斯士哥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士庇灵弗

Springfield, 斯普林菲尔德

干裡底吉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州

大埠

即旧金山

门治斯达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马尼喇

Manila, 马尼拉

马沙诸些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

么匿体

单位、个体

四 画

天架

()

比令士

Billings, 比灵斯

比里斯宾

Brisbane, 布里斯班

切市

Kansas, 堪萨斯州

贝市雷地

Boise City, 博伊西

气连拿

Helena, 赫勒纳

天寅米

Uranium City, 铀城

片利顿

Pendeton, 彭德尔顿

勿尔吉尼

Virginia, 弗吉尼亚州

丹们奇勒党

民主党

火奴奴

Honolulu, 火奴鲁鲁

巴扶

Perth, 珀斯

五 画**布加利亚**

Bulgaria, 保加利亚

布列地士

British, 不列颠

布碌仑

Block Island

卡拉布

Colgary, 卡尔加里

卡霍拉威

Kahoolawe I, 卡霍奥拉韦岛

鸟西兰

New Zealand, 新西兰

鸟修威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尔士

兰尼

Lanai I.

汉挪路卢

Honolulu, 火奴鲁鲁

必珠卜

Pittsburgh, 匹兹堡

尼孝

Nuhau I.

加姆宽尼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州

台格里士河

Tigris R. 底格里斯河

六 画**亚历山德利亚**

Alexandria, 亚历山大

亚尔拔尼

Albany, 奥尔巴尼

亚佐士群岛

Acores, 亚速尔群岛

亚拉悉加岛

Alaska Pen, 阿拉斯加半岛

芝加哥

Chicago, 芝加哥

西林

Salem, 塞勒姆

西澳

西澳大利亚

达哥他

Dakota, 达科他

先丝拿大

Cincinnati, 辛辛那提

伊鲁女士, 伊里女士

Illinois, 伊利诺州

米尼梭达

Minnesota, 明尼苏达州

米因

Maine, 缅因州

安拿坡里

Annapolis, 安纳波利斯

那儿福克岛

Norfolk I., 诺福克岛

挪威

Norway, 挪威

七 画

志布罗尔达

Gibraltar, 直布罗陀

志挪亚

Genova, 热那亚

坤福兰

Queensland, 昆士兰

苏彝士

Suweis 苏伊士

坚连尼士

Glen Innes, 格伦因尼斯

利士般

Lisbna, 里斯本

利帕璜力根党

Liberal Party, 自由党

伯里玺天德

President, 总统、主席

佛安宁岛

Phoenix Is., 菲尼克斯群岛

汽车

火车

汶天拿

Montana, 蒙大拿

沙加免图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

沙廉

Salem, 塞勒姆

灵治

美国之私刑, 今译凌迟

瓦利允

Vallejo, 瓦列霍

阿尔拔尼

Albany, 奥尔巴尼

阿利根

Oregon, 俄勒冈

阿拉悉加

Alaska, 阿拉斯加州

阿图加

Ottawa, 渥太华

阿海和

Ohio, 俄亥俄州

墨尔本

Melbourne, 墨尔本

纽巴弗

New Bedford, 新贝德福德

纽西兰岛

New Zealand, 新西兰

纽享布士亚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州

纽英伦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纽肝

New Jersey, 新泽西

纽柯连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纽威士绵士打

New Westminster, 新威斯敏斯特

纽海文

New Haven, 纽黑文

八 画**非厘文度**

Fremontle, 弗里曼特尔

表置地

Butte, 比尤特

茂宜

Maui I, 毛伊岛

菲的拉里士党

自由党

奔勾山

崩克尔山

奇尔港

Kiel, 基尔港

拓都体

整体、全体

披里门士

Plymouth, 普利茅斯

罗省技利

Los Angeles, 洛杉矶

舍路

Seattle, 西雅图

的拉华省

Delawara, 特拉华州

贪麻

Tamworth, 塔姆沃思

波利摩

Annapolis, 安纳波利斯

九 画**哥伦布士**

Columbus, 哥伦布

南澳

南澳大利亚州

柯利根

Oregon, 俄勒冈州

查里士汤

Charleston, 查尔斯顿

威治尼亚

Virginia, 弗吉尼亚

威治步

Warrnambool, 瓦南布尔

威绳

Vermont, 佛蒙特州

显佛

Simi Valley, 锡米

星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

哈利士卜

Harrisburg, 哈里斯堡

科林布

Colombo, 科伦坡

科科华

Quincy

恺沙维廉运河

即基尔运河

美利仑

Maryland, 马里兰州

莫利畔

Melbourne, 墨尔本

迷梭里

Missoula, 米苏拉

洛士丙令

Rock Springs, 罗克斯普林斯

洛爱兰

Rhode Island, 罗得岛

郎埃仑

Long Island, 长岛

厘仑

Oakland, 奥克兰

费尔特费

Philadelphia, 费城

埃弗里士河

Euphrates R. 幼发拉底河

十画**姆埃仑**

Iowa, 依阿华州

埃的荷省

Idaho, 爱达荷州

莫洛鸡

Molokai I, 莫洛凯岛

哥林比亚

Columbia, 哥伦比亚

夏威夷

Hawaii, 夏威夷

烟卑炉

Albury, 奥尔伯里

益士披纳

Exhibition, 博览会

海电

海底电缆

恩士雷地

Kansas City, 堪萨斯城

十一画

域多利

Victoria, 维多利亚

菲支岛

Fiji, 斐济岛

菲律

Philippines, 菲律宾

莱苑

即今Torreon, 托雷翁

善利摩士

Portsmouth, 朴次茅斯

雷地

City, 市

雪梨市

Sydney, 悉尼

俾尼士

Venezia, 威尼斯

笠荣士顿

Livingston, 利文斯顿

婆罗域达士

Providenci, 普罗维登斯

密士瑟比河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

十二画

斐士那

Fresno, 弗雷斯诺

博奇梯拉

Pocatello, 波卡特洛

斯丹佛

Stanford, 斯坦福

散地哥

Santiago, 圣地亚哥

落机大山

Rocky Mountains, 落基山脉

喀别德儿

Capitol, 美国国会大厦

腓尼西亚

腓尼基

黑列

Adelaide, 阿德莱德

道威

()

温门

Vermont, 佛蒙特

温高华

Vancouver, 温哥华

十三画

楞伽岛

Lakshadweep, 拉克沙群岛

路易安拿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州

啞架

acre, 英亩

新英兰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满地可

Montreal, 蒙特利尔

宾夕温尼亚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

塞尔维亚

Servia, 塞尔维亚

十四画

碧架雷地

Pasco City, 帕斯科

嘉谟岛

Guam, 关岛

詹德威岛

Midway, 中途岛

遮炉顿

Geraldton, 杰拉尔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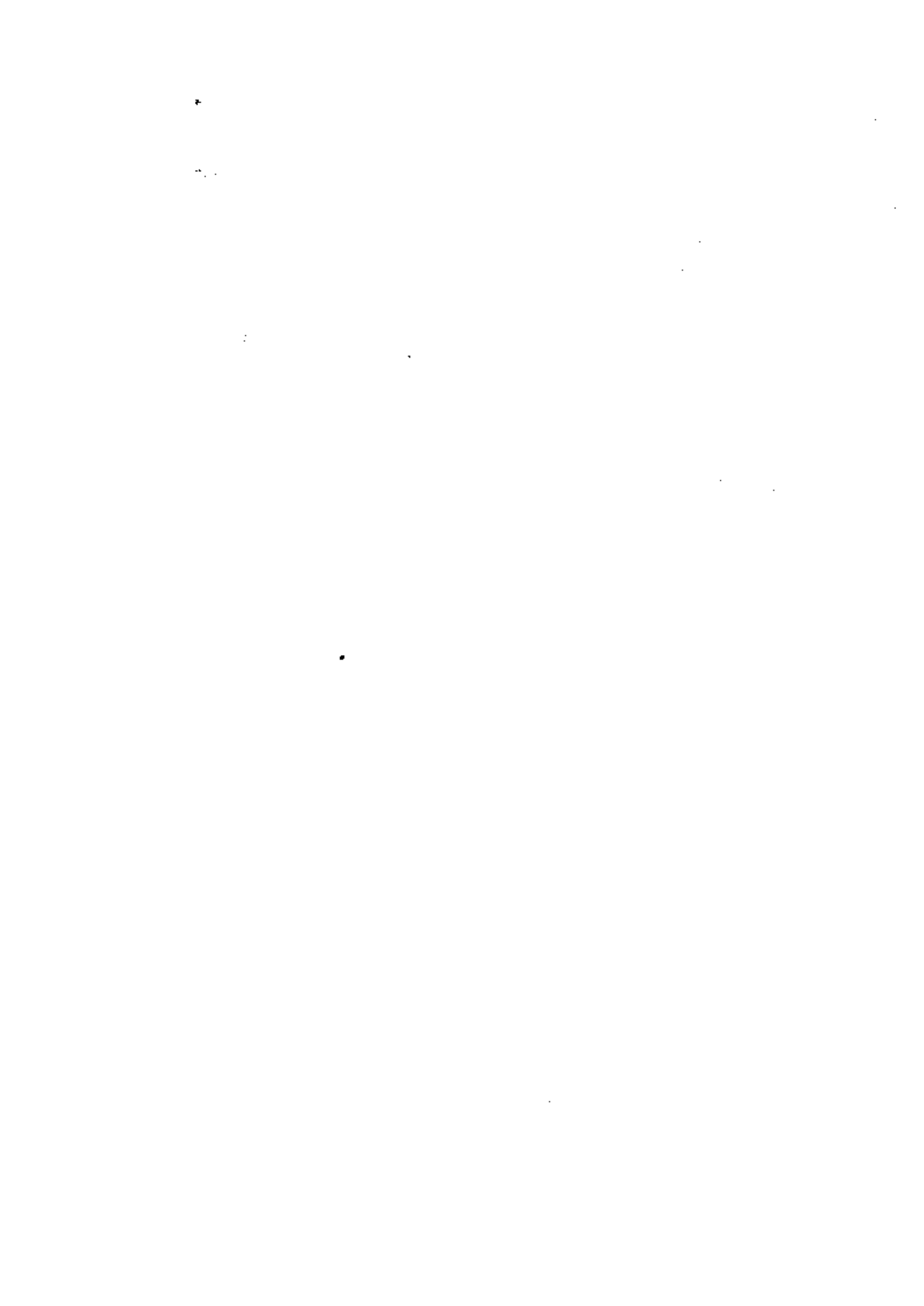
十五画

噶黎

Cachrae, 科克伦

摩尔达

Malta, 马耳他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

·钱单士厘·

光绪廿九年二月

十七日自东京至大坂

卅日自长崎返抵上海

光绪廿九年三月

五日由上海返硤石镇

十四日由上海赴日本

廿三日由日本至朝鲜

光绪廿九年四月

六日船抵俄国海参威

十二日乘车到哈尔滨

十七日由东北入俄境

十九日车过贝加尔湖

廿七日乘车抵莫斯科

- 《癸卯旅行记》据北京图书馆藏稿本，以日本同文印刷舍1904年印本校过
- 《日潜记》据归安钱氏家刻毛本
- 杨 坚校点

钟叔河

第一部女子出国记

中国妇女的启蒙和觉醒是特别艰难的，她们走出国门和走向世界就更加艰难了。在1900年以前到欧美的中国人中，妇女只占百分之几以下的少数，其中称得上观察者的知识妇女屈指可数，能够用著述表明自己思想和见解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的作者钱单士厘，便是这绝无仅有的一人。

单士厘始出国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其《癸卯旅行记》为1903年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八十天旅行的日记，《归潜记》则成书于1910年，内容主要为记述意大利和古希腊罗马艺文，以及关于中西文化史的研究。前者有1904年日本“同文印刷舍”排印本，

后者则只有家刻本(未竟)。《走向世界丛书》特将二者合编在一起，以利阅读。

从闺房到广大的世界

中国知识妇女之前往泰西，不知始于谁何。1896年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云：

女士名爱德，江西九江人，幼而丧父母，伶仃无以自养。昊格矩者，美国学士有宦籍者之女公子也，游历东方。过九江见之，爱其慧，怜其穷，挈而西行，时女士才九龄耳。既至美，入小学、中学，……最后乃入墨尔斯根省之大学。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女士之适美也，实母昊格矩。至是既卒字，复从其母归于中国，盖年仅二十有五云。

康女士之适美，当在1870—1880之间，迟于容闳；而其得以至美，入小学、中学，最后大学毕业，情形与容闳颇相仿佛。惜其无另一《西学东渐记》传世，数及1911年以前身历远西而有亲笔记载的女子，便只能推单士厘了。（最近获知，还有一位金雅妹早期留美，但亦似无载记行世。）

单士厘（1856—1943），浙江萧山人，出身于一个文化教养程度很高的家庭。其外祖父家先人官至礼部尚书，舅父许壬伯的著作多达十餘种；父亲单思溥，字棣华，也有文名。她在《和张甥菊圃戊寅除夕诗原韵》诗中自称“家世餘黄卷”，注云：“余家世代清贫，而书籍不少。”这些书籍就

成了她儿时最可记忆的宝物。

单士厘幼年失母，随舅氏读书，受到了如同“母慈师严”般的照料，得以在闺中涉猎子史、玩习文词。后来她有“不能见母幸见舅”的诗句，表示对给自己提供了“读书灯下音四壁”的环境的舅父的感激。

大概是由于舅家钟爱、择配很严的关系，单士厘到二十九岁才结婚，这在当时的大家闺秀中是较为少见的。晚婚使她有了更多的读书和写作的机会，更幸运的是婚后的情况也仍然如此。

单士厘的丈夫为钱玄同的长兄（比玄同年长三十四岁）钱恂（1853—1927）。恂字念劬，自号积跬步主人，“好治小学暨韵学”，是一个思想开通、于旧学新知都有了解的人物。钱恂青年时即随薛福成等人出使欧洲，后来又到过日本，于1907—1908年先后做到出使荷兰和意大利的大臣（公使）。他身为清朝的外交官，思想上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影响，曾于清末秘密加入光复会，并实际参加辛亥革命，当了民国政府的顾问。就是到了晚年，钱恂的思想也还能与时俱进，对保守顽固势力持批评态度。这一点，在鲁迅日记里也能看出一点痕迹*。

婚后两人感情很好，单士厘曾在诗中怀念新婚远别的

* 《鲁迅日记》1913年9月28日记：“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丈夫：“栏外几枝红芍药，怜他何事号将离。”丙申（1896）除夕又有寄外诗：“夔铄高堂健，嬉游稚子欢；遥怜游宦客，谁与话团圆。”钱恂对妻子耽嫔卷帙、浸淫文史的习惯和趣味，也很表示理解和同情。单士厘后来在《马哥博罗事》一文中，回忆钱恂“二十年前初次从西欧归来，为予道元世祖时威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事”，因而使她“艳羨马哥之为人”，对远西山川文物不胜向往，终于在十九年后“亲履威尼斯之乡，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既记游事，并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从这件事情，即可见单士厘之所以能成为清季唯一有国外旅行记传世的妇女，盖亦不是偶然的了。

象单士厘这样有才学、有见识的女子，在中国历史上虽不数数见，毕竟还是有的。但因为她们不幸身为女子，每每只能在狭小的闺房里度过一生，最多留下几首“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诗词，让后人一洒同情之泪。即使如此，正统封建礼法的维护者们，还要不时对她们横加指摘，什么“与德、容、言、工四者何与焉”，什么“以妇人而自炫才学，其薄命也宜矣”……连蔡文姬、李易安等千年一遇的才女，也不能幸免。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坚冰毕竟开始融化了。单士厘虽然出身闺秀，又成为了“朝廷命妇”，却也能听到象“威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之类的事情，在闺房里也多少能够呼吸到外边广阔天地的气息了。这既是单士厘个人的幸运，更重要的还是时代的推移所使然，谁说

不是呢？

后来钱恂到了日本，见到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者”，于光绪丁酉（1897）首创留学日本之议，而以己弟幼樗为先导，并陆续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都带到日本留学，使自己的家庭成为中国第一个有女学生到日本留学的家庭。《癸卯旅行记·作者自叙》称：

回忆岁在己亥（光绪二十五年），外子驻日本，予率两子继往，是为予出疆之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今癸卯，外子将蹈西伯利之长铁道而为欧俄之游，予喜相偕。十餘年来，予日有所记，未尝间断，顾琐细无足存者。惟此一段旅行日记，历日八十，行路逾二万，履国凡四，颇可以广见闻。录付并木*，名曰《癸卯旅行记》。我同胞妇女，或亦览此而起远征之羨乎？跂予望之。

钱恂的题记则云：

右日记三卷，为予妻单士厘所撰。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方今女学渐萌，女智渐开，必有乐于读此者。故稍为损益句读，以公于世。

这些文字，不仅道出了单士厘出国和写作的原委，也

* 并木是当时日本一家出版社的名称。

能告诉我们钱单夫妇志趣融合、相得益彰的仪型风范。

在国外，单士厘广泛接触了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化，并和外国知识妇女交上了朋友，如东京学校女干事时任竹子、女教师河原操子、爱住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等。她的日语学得很好，能会话，能笔译；对欧洲现代语文和拉丁、希腊古文，也多能通解。在《彼得寺》文中，她自称：“予两旅罗马，瞻游此寺无虑二、三十次。”此时的单士厘，已是孙儿绕膝，渐入老年，却依然对寺中“歌路刹埤”（Chorea chapelle，唱诗小教堂）的音乐极感兴趣，“恒率孙辈伫门外听之，不觉神往；孙辈侍听，亦自有一种静肃气”。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曾皙所向往的情景：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此种阔大自由、平等和谐的气象，在几千年封建礼法“尊卑长幼”观念笼罩下的家庭中，确实十分罕见。如果不是到了罗马城中，这位钦差大臣的二品夫人，恐怕也不便率孙辈久立寺门之外，听得如此“神往”的吧！

启蒙时期的女性

单士厘到日本，比秋瑾早了五年，比何香凝也要早。这是中国妇女从启蒙运动中开始觉醒的时代，是何香凝深思冥想、秋瑾慷慨悲歌的时代。单士厘并没有被卷入革命的漩涡，却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把整个身心投入了时代

的潮流。这一点，从《癸卯旅行记》一开头就看得很清楚。她离开东京后，先赴大阪参观日本“第五回内国博览会”，于述及教育馆时发表了下面的议论：

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即所以能设此第五回之博览会，亦以有教育故。馆中陈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学校之种种教育用品与各种新学术需用器械，于医学一门尤夥。更列种种比较品，俾览者得考见其卅年来进步程度。……

……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
……故男女并重，女尤倍重于男。中国近亦论教育矣，但多从人材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故谈女子教育者尤少。即男子教育，亦不过令多材多艺；大之各政府指使，小之为自谋生计，可叹！况无国民安得有人材？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观彼教育馆，不胜感慨。

从大阪到京都，单士厘见到日本游览处所陈设朴素，不似欧美“动以千万金相夸，陈列品无非珠钻珍奇”，又“益知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焜耀。入东京之市，所售西派物品，亦图籍为多，工艺为多，不如上海所谓‘洋行’者之尽時計（钟表）、指轮（戒指）以及玩品也”。她虽然自谦道：“予知家事经济而已。”但观察入微，议论中肯，固于维新时务具有真知灼见，远非以手表、戒指为时髦的夫人小姐可比矣。

类似这样赞美维新、批评守旧的言论，书中所在多有。

如批评俄国不用“格勒阳历”（即通行的公历），实际上是批评了中国反对“改正朔”的守旧论调：

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一岁之日有定数，一月之日有定数，岁整而月齐，于政治上得充分便利。关会计出入无论矣，凡学校、兵役、罪愆，均得齐一。故日本毅然改历，非好异也，欲得政治齐一，不得已也。予知家事经济而已，自履日本，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闻外子述南皮张香涛之言曰：“世人误以‘改正朔’三字为易代之代名词，故相率讳言。不知此三代以前之事耳？汉兴，承用秦历，代易矣，而正朔未改也；太初更历，正朔改矣，而代未易也。……何讳之有？”诚确论也。

单士厘“用格勒阳历”的主张，在四十八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终于得到了实现。

但单士厘又不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中国的精神文明确有不可抹煞的优越性。比如在谈到“女学”即女子教育时，她认为中国女子看重性道德，这是为西方妇女所不及的；中国的缺点在于完全没有认识到女学的重要，以为“妇德”就是“一物不见、一事不知之谓”。她说：

论妇德，究以中国为胜，所恨无学耳。东国（日本）人能守妇德，又益以学，是以可贵。……西方妇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然表面优美，

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

而女德云者，初非一物不见、一事不知之谓。……中国女学虽已灭绝，而女德尚流传于人人性质中。苟善于教育，开诱其智，以完全其德，当为地球无二之女教国；由女教以衍及子孙，即为地球无二之强国可也。

现在社会上有极少数男女青年，实际上并不懂多少“西学”，却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派“性解放”、“性自由”的影响，追求“荡检逾闲”的生活方式。他们（或她们）连表面上“谈论风采”的优美也表不出来，内在的道德情操当然更谈不上优美。对于他们（或她们）来说，听听八十年前这位思想解放的老祖母的话，也许不无裨益。

思想认识如此，在家庭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单士厘也能够突破封建的藩篱，进行启蒙的工作。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她携带子妇同行，大雨竟日，却步行参观不辍，至晚始归寓所。是日记云：

中国妇女，本罕出门，更无论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予因告子妇曰：“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踟躕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而行乎？”

从日本准备赴俄期间，单士厘曾绕道回硃石乡间省视数日。这几天的日记，可见其处处以移风易俗为己任，亦可见国外生活对她的影响，如：

六日晚乘月率朝日婢步行至东南湖母舅家，距予家不足三里。中国妇女，向以步行为艰。予幸不病

此，当在东京，步行是常事。辛丑寓居镰仓，游建长寺则攀树陟巖，赏金泽牡丹则绕行湖堦，恒二三十里。……此硖石为幼年生长地，今已老（时单士厘四十七岁），乡党间尚不以予为非，故特以步行风同里妇女。

八日 伯宽之友顾、金二君，欲见予谈日本女学事。论乡曲旧见，妇女非至戚不相见。予固老矣，且恒与外国客相见，今本国青年，以予之略有所知，欲就谈女学，岂可不竭诚相告？乃借伯宽接见……

十三日 李君兰舟家招饮，其太夫人率两女、一外孙女接待。席间谈卫生事，因谆戒缠足，群以为然。这些记载，生动地刻画了一位蔑视封建礼法、提倡文明开化的启蒙时期的知识妇女长辈可敬可亲的形象。

以国民自任

对于落后的封建中国来说，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社会和文化是进步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毛泽东）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技术、社会和文化也是比较进步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要剥削落后民族，要侵占和掠夺殖民地，要扩张势力范围，它们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沙文主义思想，又是完全反动的。单士厘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技术、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性，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国外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政策的反动性。

并且以满腔爱国热情，对这种反动进行了口诛笔伐。

从长崎到海参崴的航程中，轮船曾在朝鲜釜山停泊避风。单士厘等上岸游观，见“密树一山，为日民万馀群居地。有驻兵约一大队，有临时宪兵队，有领事，有警察……一望而知为日本之殖民地，且已实行其殖民之政矣！”沦为殖民地的朝鲜的人民处境又如何呢？《癸卯旅行记》云：

朝鲜土人，除运木石重物及极劳极拙之事外，无他业。见土人运木者，横负长五六尺之大木于背，喘步市街，凡不知市街尚有他人他物者。……船上僱彼苦力数十辈事搬运，事毕，以舟渡之归。舟小人多，不能容，日本人捽其发捺入舟底……

在海参崴登岸后，入境旅客必须接受世界上最严厉的检查，而“遇东方人尤严，盖无方寸之包不开视，甚至棉卧具亦拆视，一盆栽之花亦掀土验之”。铁道进入中国东北境时，“由俄入华，其关权应在华而不在俄；然今日关权，乃在俄不在华”，中国人在本国领土上仍须接受俄人检查。由满洲里车站经越国界进入俄境时，检查之严又“无异海参崴”。因为钱恂是外交官，单士厘等人得以免受检查。但目睹这些情形，她仍然十分气愤，写道：

中国妇女，笼闭一室，本不知有国。予从日本来，习闻彼妇女每以国民自任，且以为国本巩固，尤关妇女。予亦不禁勃然发爱国心，故于经越国界，不胜慨乎言之。

癸卯年正是日俄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当时中国东北全

境都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单士厘记俄国侵占和经营哈尔滨的情形云：

旧哈尔滨，土名香坊，旧为田姓者“烧锅”所在。五年前，俄铁路公司欲占为中心起点，乃逐锅主而有其地。……续见（秦家冈）冈地爽垲，濒江而不患水，尤占形势，于是于冈建都会（即新哈尔滨）。今划入界内者一百三十二方华里，已建石屋三百所，尚兴筑不已，盖将以为东方之彼得堡也。……俄人在哈尔滨“购地”，固以己意划界，不顾土宜；以己意给价，不问产主……

至于俄人在东北的侵略罪行，单士厘写道：“自以海兰泡之杀我男妇老幼三千余人于一日，为最著称。……辛、壬以来，被杀一二命，见公牍于三交涉局者以百数，不见公牍者不知数；至于毁居室、掠牲畜、夺种植，更‘小事’矣……”就在单士厘等到哈尔滨的前一日，又“有俄兵刃杀一解饷华官之仆于途，并伤二同行人”。而俄人肆虐，又往往有卖国的官吏、土豪为虎作伥。在哈尔滨，就有一个“满洲世职恩祥”：

恩祥恃其世官之焰，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每霸占附近民地，以售于俄人，冀获微价。……俄人利用之，故土人畏之，官宦又媚之。

最使单士厘对清政府卖国行为印象深刻的，是宁古塔副都统讷荫“率阁属官员铺商等建”献给“大俄国恣海滨省巡抚迟公”的一座“功德碑”。这个迟法苛夫，于庚子年

同率兵侵占中国领土塔城(宁古塔)，干尽了坏事。作为塔城地方长官的纳荫，不仅不抵抗侵略，反而以建碑的方式向敌人献媚乞怜。碑文无耻地恭维俄国军队镇压中国人民的“功绩”道：

……公乃统节制之师，朔戈电举；拥貔貅之众，铁骑风驰。竟以八月初旬据塔。……其始则军容甚盛，阗若雷霆；其终则恺泽旁流，沛如雨露。……欣此日干戈已戢，俾环海群登衽席之安；冀将来和睦恒修，幸吾辈共享升平之福也。

读了这座“丰碑”上的“新铸汉文”以后，单士厘愤极而出以冷嘲，曰：“纳荫满洲世仆，其忠顺服从，根于种性。见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其所长也！”数日后，车过牡丹江，迤南即宁古塔城。《癸卯旅行记》追述了顺治十一年俄兵犯宁古塔，为中国都统沙尔呼达所败，浙人吴兆骞待亲荷戈，记宁古塔事颇为详尽这一段历史，无限感慨道：“今亦时异势殊矣！南望增叹。不知撰碑之纳荫，尚在塔城否也？”

在横过西伯利亚大陆时，单士厘清楚地感到，俄国在中亚和远东经营的铁路，正如巨蟹双螯，目的物是我北中国。她在海参崴遇见任中国驻海埠商务委员李兰舟，其人曾在未有铁路之时，“万里长途，三马散车，冰雪奔驰”，旅行西伯利亚，“较缪君祐孙之仅至伊尔库次克者过之，盖中国一人而已”。李氏告诉钱恂，他曾于乙未岁（1895年）条陈总署，“言俄人志在接踏中国地上”，请政府注意利害，

及早对策，结果却是“可以无庸置论”，“一语扫空”。关于纳荫建献俄人的石碑，李氏也曾录告北京政府，“引为国民之大辱”，政府也不予置答。

钱恂的另一位旧友李佑轩，此时任哈尔滨俄国铁路公司的高级职员。某日休假，李乘马车入市至饭店进餐，并令车夫就食，“可谓毫无过失”。而擅作威福的俄国警察，“怒车之驻于肆门也，摔车夫殴之”；“李君闻声趋出，向警役用俄语申说”，该警察竟连李也打了一顿。“以铁路公司之高等华员，且善俄语，竟以一车夫就食之故，大受警辱”。

为了处理中俄交涉纠纷，“奉、吉、黑三省各设一交涉局于哈，例以候补道府司之”。这些中国官“惟恐失俄欢，仰达尼尔（俄国总监）鼻息惟恐不谨”。钱恂曾因事到交涉局，见门外用木笼囚禁着好几个荷校（即戴枷）的中国“犯人”，有一俄国车夫正在“用华语毒骂此荷校人，作极村辱语。一中国所谓‘二爷’者出，笑靥向车夫，怒目视荷囚”。钱恂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单士厘；单士厘说：“（此‘二爷’）真不愧为（交涉）局中人矣！”冷冷一句话，充分表现了她对卖国官员的失望和鄙视。

入俄以后，单士厘历述：“俄商之不得自由贸易”，“俄学生之不得自由读书”，西伯利亚大监狱“待遇囚徒之残忍举世无双”，西伯利亚的流放犯人多达五十万；俄国的新闻事业不发达，原因是“政府对报馆禁令苛细”，“执笔者既左顾右忌，无从着笔，阅者又以所载尽无精彩而生厌”；俄国的宗教气氛极浓，原因是专制政府“务欲使人迷信宗教，

则一切社会不发达与蒙政治上之压迫损害，悉悉委于天神之不佑，而不复生行政诉愿、行政改良之思想”。尤其使她感到可笑的是，明明情况不妙，偏要粉饰太平：

譬如水旱偏灾，发帑移粟，乃行政者分内事。而在俄国则必曰：“此朝廷加惠穷黎”，“此朝廷拯念民生”。一若百姓必应受种种损害，稍或不然，便是国政仁厚。此俄之所以异于文明国也！

从接受启蒙、追求进步开始，就必然产生对制造愚昧和不公正的专制政治的不满，产生对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政治的不满。单士厘虽然少谈政治，却能毅然“以国民自任”，在日记中留下了很多颇有政治意义的记载，值得后人仔细玩味。

介绍西国艺文

单士厘深受文化薰陶，极具审美能力。她个人的兴趣，始终是在艺文学术方面。《癸卯旅行记》中有一节关于托尔斯泰的介绍，在中国恐怕要算是最早的：

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一度病气，欧美电询起居者，日以百数，其见重世界可知。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以行于俄境者，乃寻常笔墨，而精撰则行于外国，禁入俄境。俄廷待托极酷，剥其公权，接于教外（按教为人生莫太辱事，而托澹然），徒以各国钦

重，且但有笔墨，而无实事，故虽恨之入骨，不敢杀也。曾受芬兰人之苦诉，欲逃无资。托悯之，穷日夜力，撰一小说，售其版权，得十万卢布，尽畀芬兰人之欲逃者，藉资入美洲，其豪如此。

《归潜记》十二篇，《彼得寺》和《新释官》两篇详细介绍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和罗马有关史事，旁及罗马之神话故事，极富文化史的价值。其尤妙在皮里阳秋，娓娓叙来，而讽喻自见。如叙寺藏“耶稣受拭之巾”云：

当耶稣自肩十字架登山受钉，中道喘息。妇人威隆尼加怜之，出巾拭其汗。一拭，而耶稣神貌即留巾上不去。……此巾为约翰七访得，于707年藏彼得寺，后移圣灵寺。罗马贵族六人，各持一钥，非六人齐集，巾不得出。……1440年复移彼得寺。有西文著名游记言：“此巾吾亲见之，确无可疑为耶稣受拭之巾，必毗山丁美术，其麻织绘工，确是七、八世纪(!)之物。”两用“确”字，可知其所以“确”矣！此巾每年于圣木曜节、好金曜节、东日节出示信徒，倏悬墙柱数秒钟。人苟得一见，云可免七千年之罪，真子孙百世之业矣！

《景教流行中国碑跋》、《景教流行中国表》、《摩西教流行中国记》、《马可博罗事》等篇，为中西交通史和宗教史研究论文。如述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弥施诃”一词云：

弥施诃者，希伯来字为 Meshiha，叙里亚字为 Mesiha，希腊译为 Christos，拉丁译为 Christus。《新

约》约翰一章四十一、四章二十五、皆言弥赛亚即基督，配译最相吻合。厥义为受圣膏者，谓受抹膏礼于耶和華者，基督一人而已；基督之神，必先亲受抹膏礼于耶和華，而后成圣也。碑文“景尊弥施诃”，即今通称之耶稣基督。钱氏《廿二史考异》引《至元辨伪录》：“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即此。洪氏铎言：详《西游记》“迭失头目”注。今洪著《西游记注》不传，无从参证。

《罗马之犹太区——格笃》、《义国佩章记》、《奥兰琦——拿塔族章》、《宝星记》等篇，记述西国礼俗典章，而尤以《罗马之犹太区——格笃》为有深意。其述罗马迫害、歧视犹太人之情形云：

古罗马习惯，……迫令犹太人喀尼乏尔节日竞走于群民嘲讪之中……驱驴于前，犹太人逐驴后，仅许围一缕布于腰下，四肢尽裸。犹太人后为水牛，牛后为野马，凡不以人类视犹太人也。

……今虽不用此例，而犹太人尚于节之第一土曜，往嘎毕都行敬礼于马鞍。盖纪念往事，而谢马之娱罗马民以代己也。

单士厘明白表示：她写这篇的目的，是为了“以示亡国遗黎受辖于白人治权下之情况”。在正文之后，又特别加了一行话：“此格笃记，阅者宜细心味之。数百年后，吾人当共知之。”这无非是暗示同胞，如果中国还不力疾自强，保国保种，犹太人的惨况就会落到中国人的头上。在谈艺文、

述史事的时候，她依然没有忘记国家和人民，始终保持了一个启蒙者的良心和激情。

《归潜记》最有价值的是《章华庭四室》和《育斯》两篇为中国介绍希腊——罗马神话之嚆矢。

《章华庭四室》从介绍乏氏刚（梵蒂冈）收藏的古希腊石雕开始。四室一室一雕，为劳贡（Laocoon，拉奥孔）、阿博隆（Apollon，阿波罗）、眉沟（Mercure，墨耳库里）和俾尔塞（Persee，柏修斯）等神与英雄的雕像。以四位神人的故事为经，穿插叙述了金苹果、特洛伊之战、木马计、大蛇丕东、达夫奈化月桂、奥林匹亚山、百眼怪、九位缪斯、奥德赛、潘、美神、黄金雨、美杜萨等有名的神话。其叙美杜萨（梅塞思）云：

梅塞思者，福尔希（海中神之一）第六女也，与其两妹共有三皋尔拱（Gorgos）之称。……或谓三人但有一目一齿，公而用之，齿利胜野豕之牙。或谓口鼻无缺，且艳丽，但有毒，见者辄迷。雕画象多从后说……海神讷都诺者，好色不亚其兄，知梅塞思之美也，变为鸟，攫之飞，止于女战神密讷尔佛之庙。梅塞思即与庙神较美。神恶之，悉改梅发为蛇，俾损色，又变梅目力，俾见者成石，不为所迷云……

《育斯》专论Jupiter（今译朱必特）及诸神世系，兼及神话之起源，希腊神话流传罗马后之转变，古代之神庙、神职与仪式，神话与宗教，育斯崇拜为多神至一神所自始，……实可谓为近代中国第一篇自成系统的神话学论文。

清词丽句，写景关情

《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的文学性也是很不错的。除了这两部作品以外，单士厘还有许多首在国外生活时期写下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什，可与二书参读。现在我们从单氏游记和诗作中，各举几个例子，以见这位前辈女作家的文笔，亦可进一步窥其学识。如《癸卯旅行记》卷下四月十九日一则：

黎明，知将过色楞格河桥，特起视之。四山环抱，残月镜波。予幼时喜读二百数十年前塞北战争诸记载，其夸耀武功，虽未足尽信，然犹想见色楞格河上铁骑胡笳之声，与水渐冰触之声相应答。今则易为汽笛轮轴之声，自不免兴今昔之感。然人烟较昔为聚，地力较昔为任，则又睹今而叹昔。凡政教不及之地，每为国力膨胀者施其势力，亦优胜劣败之定理然也。

天明，渐渐从山缺树隙望见水光，知为世界著名之第一大淡水湖，所谓贝加尔湖者矣。自过上乌的斯克，浓树连山，风景秀丽，殆迈蜀道。而此夷彼险，但有怡悦，无有恐怖。因想苏武牧羊之日（武牧羊于北海，海即贝加尔湖），虽卓节啮雪，困于苦寒，而亦夫妇父子，以永岁月，亦未始非一种幽景静趣，有以养其天和也。……

环湖尽山，峭立四周，无一隅之缺。苍树白雪，

错映眼帘。时已初夏，而全湖皆冰，尚厚二三尺（湖面拔海几千五百六十英尺），排冰行舟，仿佛在极大白色平原上，不知其为水也。……

又如《归潜记·彼得寺》叙寺前方尖柱竖立时的情形：

一五八六年，（教皇）息司朵五命丰丹那移此柱于寺前。植立此柱时，需人八百，马百五十，卷绳器四十六具。丰丹那云，重量九十六万三千五百三十七罗马磅云。未移柱之前，息司朵五入彼得寺，礼大弥撒，盛祝丰氏及众工人福，并命：“柱升时，不得有人语，语者死。”迨柱缓缓而升，升至中途，忽然不动。众正屏息间，忽闻大声曰：“润其绳！”工人先未受此指示，闻言，又不敢问，惟亟润绳，绳润上引，柱动而植。当时实一工人，见引绳几断，亟而狂呼耳，按命令应处死。无如柱赖以立，督工者大发慈悲，不忍加刑，乃谓此声发自上帝耶和華，众工亦默喻无言。……

单士厘的海外诗，保存在她自订诗集《受兹室诗稿》中。这部诗集并未刊行，因单士厘于去世前一年手钞一本，赠给罗振玉的侄女罗守巽，罗氏珍藏不失，得以保存至今。总计诗一百八十三题，二百九十九首，海外部分约占四分之一。如在日本所作《日光山红叶》：

欲画秋容着色山，无将奇丽难荆、关。霞烘霜染轻千卉，岩际松间见一斑。有客停车怜晚晚，阿谁题句寄漫漫？旧游回首增惆怅，相落吴江鹤梦闲。

清词丽句，写景关情。《汽车中闻儿童唱歌》：

天籁纯然出自由，清音嘹唳发童讴；中华孩稚生何厄？埋首芸窗学楚囚。

从日本的新式儿童教育，联想到“中华孩稚”的命运，正好和《癸卯旅行记》卷上三月十六日一则参看：

……国所由立人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有教必有育，育亦即出于教，所谓德育、智育、体育者尽之矣。教之道，贵基之于十岁内外之教年中所谓小学校者……

在单士厘的诗中，和她的文中一样，启蒙思想是和国民意识的觉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游俄都博物馆》诗：

只今新世代，主义益繁广。欧美竞文明，宜思所以抗。露*虽非立宪，民志藉开畅，远游饶眼福，学界无尽藏。

《乙巳秋留别陆子兴夫人》，是赠给嫁给中国驻荷兰公使陆徵祥的一位欧籍妇女的，诗云：

俊眼识英才，于归我国来；神明仰华胄，未许谤表颓。

《庚子秋津田志者约夫子偕予同游金泽及横须贺》诗中，更对中国妇女寄予希望：

寄语深闺侣：疗俗急需药。幼学当斯纪（原注：英人论十九世纪为妇女世纪，今已二十世纪，吾华妇女可不勉旃），良时再来莫。……

* 日文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此处系借用日文。

正因为单士厘深爱吾国吾民，有“未许谤衰頹”的强烈爱国心，所以她才会痛惜“中华孩稚生何厄”，亟呼“吾华妇女可不勉旃”。真正的爱国心，和真正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是完全一致的。这道理，又岂是“见俄感俄”的纳荫和下令拜孔的汪总长（大燮）之流所能懂得的呢！

从国外归来后，单士厘继续潜心文史，从事著述。钱恂逝世后，她曾依次子穉孙寓居沈阳。1936年穉孙亡后，由长子稻孙迎至北京奉养，仍笔耕不辍。所著《清闺秀艺文略》，对于研究清代妇女生活和思想很有价值，因为无力刊行，七十多岁的单士厘竟亲自手钞数部，分赠国内外图书馆。她在写给女友“夏穗嫂”（夏曾佑夫人）的诗中自叙著作此书的情景云：

闺阁姓氏资考核，伏案终朝户不出。师承无自苦茫然，单独生涯岁逾七。赖有良朋素志同，道义文辞互相匹。历年酬唱解烦忧，蔗境怡怡忘苦疾。能将镇静免乱离，存问不辞寒凜冽。……

单士厘活了八十七岁。逝世前三年，八十四岁的她还写了一首忆幼侄钱三强的诗，题为《庚辰端节家宴，忆三强侄时在巴黎围城中》：

今岁天中节，阶兰等二雏。一家兼戚党（原注：长孙外姑增田夫人同座），四代共欢娱。不尽樽前话，难忘海外孤。烽烟怜小阮，无计整归途。

可见这位老太太直到衰龄暮景，仍然关心世界情事，关心自己以外的他人，不失启蒙时期先进妇女的本色。

②③ 1943年单士厘卒后，钱稻孙有《追记》一篇，其中谈到单士厘“一生著述，凡十一种”：

其经刊印者，《癸卯旅行记》三卷，《家政学》二卷，《家之宜育儿简谈》一卷，《正始再续集》五卷；其刊而未竟者，《归潜记》十卷，《清闺秀艺文略》五卷；其未刊者，有《受兹室诗钞》、《发难遭逢记》、《懿范闻见录》、《噍杀集》，唯《懿范闻见录》之稿俱在，《受兹室诗钞》已不全，他二种更因寄递失佚不归。

不要说有这么多著作，就凭编入《走向世界丛书》的两种国外载记，单士厘的名字也就足以长留天地间了。



钱单士厘

癸卯旅行记

题 记	683
自 序	684
卷 上	(发自日本东京, 观大坂之博 览会, 归中国, 再道经日本, 朝 鲜两国, 而至俄之海参崴)685
卷 中	(发自海参崴, 暂驻哈尔滨, 再 循铁道干路而至国境满洲里)707
卷 下	(发自满洲里, 渡贝加尔湖, 经 西伯利之长铁道, 越乌拉岭, 驻莫斯科, 而至俄都森堡)731

题记

作者丈夫
钱恂题记

右日记三卷，为予妻单士厘所撰，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方今女学渐萌，女智渐开，必有乐于读此者。故稍为损益句读，以公于世。

钱恂志

自序

光绪己亥
首次出国

回忆岁在己亥（光绪二十五年），外子驻日本，予率两子继往，是为予出疆之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今癸卯，外子将蹈西伯利之长铁道而为欧俄之游，予喜相偕。十馀年来，予日有所记，未尝间断，顾琐细无足存者。惟此一段旅行日记，历日八十，行路逾二万，履国凡四，颇可以广闻见。录付并木，名曰《癸卯旅行记》。我同胞妇女，或亦览此而起远征之羨乎？跂予望之。

历日八十
行程二万

浙江钱单士厘志于俄都森堡

癸卯旅行记卷上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阳三月十五）黎明，发发自东京自日本东京寓庐。是行也，留两子一妇一女婿三外孙于东京，远别能无黯然？然两子一妇一婿，分隶四校留学，渐渐进步。外子自经历英法德俄而后，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者，毅然命稚弱留学此邦，正是诸稚弱幸福，何惜别之有？且予得一览欧洲情状，以与日本相比较，亦一乐事。时大坂正开第五回内国博览会，尤喜一观。遂命长子妇侍往大坂观会，俾于工艺上、教育上增多少知识。午前七时余，汽车发新桥驿。家人之外，同国人、日本人送行者数十。汽笛一声，春雨溟濛，遂就长途。新桥、神户间，所谓东海道者，予已三度经过，均晚发晓达，未得领略风景。此次虽雨窗模糊，究比宵中明亮，

自山北驿至御殿场驿，穿过隧道不少。急湍峻岭，翠柏苍松，仿佛廿馀年前游括苍道上。过琵琶湖南，入西京近乡，夹道田畴，正事耕作，现一种农家乐境。午後九时半，抵大坂，寓环龙旅馆。自新桥至大坂，凡日本三百五十六里半（日本一里当中国六里）。

大坂观会

十八日（阳三月十六） 观博览会。外子承日本外务省招待，为赴会之宾，有优待券。予相偕而往。外子云，虽不如昔年法国巴黎之盛，而局面已不小。况既云内国博览会，自不能与万国博览会相比拟，而其唤起国民争竞之心则一也。会场地凡十万馀坪。其中万二千馀坪为建筑之馆舍。会中凡分十馆，汇记如左：

曰工艺馆，为此会主中之主。栋宇连亘，品物充牣，较他馆为盛，无一非本国人工所成。此会每五年一回，以与其前次之会相较，验工作进步之程度，故精制固所共珍，即粗制亦在所不弃。更助以图画、模型、解说书等，务使览者了然于其发达状况，用意全在工商。馆中执役人，尚女少于男；窃度第六回之会，必女多于男矣。华人向译此种会曰“赛珍”，曰“赛奇”，皆与会意相刺谬。

日本之强
全国教育

曰教育馆。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即所以能设此第五回之博览会，亦以有教育故。馆中陈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学校之种种教育用品与各种新学术需用器械，于医学一门尤夥。更列种种比较品，俾览者得考见其卅年来进步程度。年来外子于教育界极有心得，故指示加详，始信国所由立人在人，人所由

立在教育。有教必有育，育亦即出于教，所谓德育、智育、体育者尽之矣。教之道，贵基之于十岁内外之数年中所谓小学校者，尤贵养之于小学校後五年中所谓中学校者。不过尚精深，不过劳脑力，而于人生需用科学，又无门不备。日本诚善教哉！

中国向以古学教人，近悟其不切用而翻然改图，官私学堂，大率必有英文或东文一门之功课。试思本国文尚未教授，何能遽授外国文？无论其不成也，即成，亦安用此无数之通外国文者为哉？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材，故男女并重，且孩童无不先本母教。故论教育根本，女尤倍重于男。中国近今亦论教育矣，但多从人材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故谈女子教育者犹少；即男子教育，亦不过令多材多艺，大之备政府指使，小之为自谋生计，可叹！况无国民，安得有人材？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观彼教育馆，不胜感慨。

国民教育
男女并重

曰农业馆，凡植物及畜牧皆隶焉。即如米之一种，每厘仅装合许，凡数千百匣，盖别其为何地所产与何种肥料所培。卖约开始甫一日，此千百匣为一人尽购而得。（会例：凡买会中物品，留俟会散始取去。）可见彼中人留心实业。

曰林业馆。闻此业各国均以为巨额之收入。日本亦仿各国例，分帝室产（即御料林）、国有产、民有产三种。国有产最多，民有产次之，帝室产独少，有比较图悬示。或

不知帝有与国有之迥别，故特揭之。

曰水产馆，陈列鱼鲜海苔等类。鱼本日本所独富，渔又日本所擅长。观其渔法、渔具，随时随地随鱼而异，分示极细。闻宁波渔具，为欧美所艳称，惜无会以表显之。

曰机械馆。此馆所陈，亦日本所自造；而其式其用，皆学自西方者。

曰通运馆，汽车、汽船、电线等属焉。亦取法西国，而无一西国品。

曰美术馆，绘绣、雕刻、抟塑之属，而绘绣尤多。各馆卖约品不少，而此馆卖济者独不多，岂价值较昂欤？抑风俗尚朴欤？有一绣虎踞草石间，初无彩色，不过白黑青三种渲染浓淡而已。然陈其所绣之线，多至一百六十余种，知绘影绘声之绝技，不外分析浅深，浅深烘托而光出，光出而影声均现矣。东京工业学校，昔曾一观。其染织一科，先从光化着手，故彩色夺目，而在绣尤难。

台湾馆

曰台湾馆，凡台湾物产、工作皆列焉。观其六七年来工作，与夫十年前之工作相较，其进步之速，令人惊讶不已。昔何拙，今何巧，夫亦事在人为耳。草席、樟脑、蔗糖、海盐，尤今胜于昔。且新发明之有用物品，多为十年前人所不及知者。再越二三十年，必为日本一大富源。

曰参考馆。日本此会，虽为内国工艺而设，而其意未尝不欲为他年万国博览会之基础。乃设此参考馆，为陈列外国物品之所。然在西方工商程度已高之国，罕愿送物品于幼稚之日本，故所列西品，不过日商之贩自西方，与西

商之販售于横滨者而已。中国则由日本领事向政府及各督抚敦劝，故勉出物品，以应其请。湖北居首，四川随之，各有一小区，列物数十种。虽人工物与天然物并陈，然意在劝工商，不在竞珍奇，已与会旨相合。山东物、两江物迟至，无地可陈（欲预会，必先向彼政府定地若干。湖北以预定，故有地，他省则否），尚未启篋。福建物列于台湾馆之隅，大起学生之感情，现正谈判中。此次各省派遣候补道一二人，各总其省事，且别有多数之游览官。北京政府，更派勋贵预会。他日诸巨公归国，不知有何报告，能阐明会意否？

福建展品
列于台湾
馆之隅

曰畜牧场，备牛马等家畜之栏，然畜物尚未进会。

曰体育会，为研究各种体操及自转车等事。

曰植物场，蒔花果及园庭栽树之模范，标明种植之法，何等培养？得何种结果？其理浅易，颇便民用。习见之品为多，珍卉不概见。

各馆中所有各肆各会，其装饰点缀，千百无一同者，各因其所列物品，以生情致。如列金工物者，其装饰多金类。列绣物者，其装饰即绣屏、彩幛。若林业馆各门，多用木材嵌合。农业馆各门，多状疏篱瓜蔓，作一种村朴景象。有精品室，即列丈馀巨蔗十数，以当门垣。此其馀事，亦颇足见即物即景之趣。外子云：彼一切度置配合，悉符西法，可徵其办事之不苟。其他休憩所、游戏所等，凡以便客娱客者数十处。并有医疗所，盖日聚一二万人于一地，安必无猝遭伤病者乎？有一饮食所，名牛乳模范店者，其

一切布置
悉符西法

待客食品，则牛肉、鸡肉、羊肉外无他肴（羊为日本所最珍），牛乳、麦酒外无他饮料，而选材烹饪，与器皿几椅，无不清洁。一客至，则以牛乳一觥、肴三品进，糖及乳脂佐焉，价仅三十五钱。其解说书所载，欲以廉价精美之品，示国人以卫生之法。一饮食之微，用意周挚如此。

别院曰赤十字会，所列品皆治疗所用，如刀圭、护伤衣布等类，无物不洁益求洁，便益求便。此会尤重在军用，故急救法与搬运伤病人法更为注意。当明治十年时，入会者仅三十余人，今年已增至十七万五千余人。此为万国合会，故救护伤病无分彼我，两军相对，虽敌人亦一体救护。外子云，昔在俄国克雷木地方观俄英法战争遗迹，尚存俄后亲手治疗伤病用品，如药瓶药布等。盖各国君后无非此会中人，日本皇后亦此会领袖，甲午之役，亲驻广岛，治疗病兵。此会多妇女，缘女子心细而慈祥，故于治疗尤宜。

皇后躬亲
护理伤兵

十九日（阳三月十七） 仍游博览会。

二十日（阳三月十八）外子所得之优待券，本可游东京、名古屋、西京之六七离宫。在东京时，以治行匆匆，未及游。道经名古屋，又未克中途下车。今日特乘汽车，往西京一游。入西京，仰见皆鬱翠之山，随处有清洁之流。街衢广洁，民风朴质，远胜东京。下汽车乘电车，抵离宫名御所者门前。步入苑，松柏梅柳，夹道临池，寂静严肃，仿佛诵唐人早朝诗。徘徊广苑，正不知应从何门而入，遇一书生询何往，告以欲入离宫。彼特为询问确实，导至一

游西京

门。外子出名刺与优待券示守官，守官导入室，出簿请书姓名。日本用西例，得挈妻子游，故予及子妇均随入。

守官导游十馀所之宫殿，尽广洁古雅，想见唐宋遗型。外子言，此与西国宫殿，华朴天渊。西国宫殿，一石之嵌，一牖之雕，动以千万金相夸，陈列品无非珠钻珍奇，予益知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焜耀。入东京之市，所售西派品物，亦图籍为多，工艺为多，不如上海所谓洋行者之尽时计、指轮以及玩品也。故从上海往游日本者，大率叹其“贫弱”，正坐不知日本用意耳！藻井屏隔，多半名人绘画中国古圣贤像及事迹，令人起景慕心。元旦受贺殿，泉石花木，点缀广庭，风景最佳，凭栏驻望，心神怡旷。

专务实用
不尚奢华

游毕辞出，前导引之书生候于门，坚邀游其学校。是日校中休假，引观一切颇详，且特试化学数种以观。出游金阁寺，本名鹿苑寺，西京名所也。山水池石，楼榭花木，无一不古风华式。寺僧以古法烹茶进。日本人好此，今女教中尚留此一种古派。昔在爱住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家曾饮之，彼道烹法饮法颇详。读唐宋笔记吟咏之言煎茶者，略或似之。出寺已晚，不及游二条离宫及本愿寺，遂汽车返大坂。

小具贞子
介绍茶道

车上购新闻纸读之，载俄帝于其先帝解放农仆之纪念日，又颁新谕，允各派信教得自由。又地方自治制度许益扩张，更救助受强制之劳动农民，各报称颂弗置。予等将有俄行，闻俄事弥留意。俄于地方自治，颇非其政府所愿。

俄之改革
有名无实

徒以邻逼文明，非稍作门面语，何以自侔于列强？故以先所谓自治者，仍有名无实，此次重颁新谕，若官厅果愿奉行，岂非千百年来俄国一大革新乎？然远徵近验，知其必不能也。

侨商参观
水族馆

廿一日（阳三月十九） 上海孙君实甫，商于大坂有年矣。明时局，无中国官气，与外子友。是日偕其夫人，邀予等同乘汽车，游堺之水族馆。堺距大坂不远，馆亦附属于博览会中。水族百数十种，多畜于壁嵌，使人谛视。嵌法：穴壁注水，上覆玻璃以引光，内嵌玻璃以引人目。玻璃内流水汨汨，沙石荇草，各就其所畜水族之本性以为配置，俾游泳其中者，一如旧所习惯，以遂其生趣。巨大水族，别畜以水池水槽，各标其名与产地。适有小学校教师率幼生二三十来游，师指壁上所悬图及字示诸生，诸生欣然领悟，盖正与读本相印证。予见所未见，目不暇给。外子云，巴黎水族馆品类，尚不能如此之多。孙君伉俪饮予等于堺之层楼。堺濒海，水族鲜美。晚，归大坂。

论东西方
妇女之妇
德与妇学

廿二日（阳三月二十） 大雨竟日，予等冒雨游博览会。是日游人少，予等得从容细观。饭于会中，晚归寓所。中国妇女本罕出门，更无论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予因告子妇曰：“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踽踽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而行乎？但归东京後，当恪守校规，无轻出。予谓论妇德究以中国为胜，所恨无学耳。东国人能守妇德，又益以学，是以可贵。夙闻尔君舅言论，知西方妇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

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然表面优美，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近今论者，事事诋东而誉西，于妇道亦然，尔慎勿为其所惑可也。”

廿三日（阳三月廿一） 今日为横滨之日本邮船过神户向上海之期，予与外子应由大坂向神户附舟内渡，为上海之行，先令子妇乘汽车归东京。弱女子千里独行，虽在外国，亦颇悬心。幸同车有女子，且已先期属东京校中女幹事时任竹子君，按时刻在新桥停车场相迓，必无虑。遂分道而驰。

附舟内渡

予等至神户，九时登“西京丸”，此舟予已再度乘矣。有松方幸次郎君，为松方正义伯之子（伯曾任总理大臣及大藏大臣），久游欧美，商于神户（川崎造船所），与外子为谈教育谈船舰之旧交。遇于“西京丸”，闻外子将游俄，颇惊讶。盖日本重视外子，以为与时局有绝大关系。今舍日本而北游，不能无疑。岂知外子年来自悔闻见太多，知识太早，颇用静观主义，为娱老私计，无论在何国，均不愿为有关系之人乎！

日本人颇重视俄尚

十时舟行。此一段海程，左右皆山，浓树扶疏，耕渔错落，为风景绝佳处。入夜，渔火隐现如繁星，尤称绝景。西人过此，每坐甲板上眺望不忍去。予八度经此，亦观览不厌。

廿四日（阳三月廿二） 午前四时抵下之关，泊舟受煤，此为日本己国船往来受煤之最良港。昨年予乘汽车到此，曾一访乙未媾和之所谓春帆楼者，今时局更变矣！午

春帆楼

後三时受煤毕，开行。

廿五日（阳三月廿三） 午前二时，梦中闻大声发于船底，全舟为摇，知必有损，而行驶不略停。外子起观，山近波平，谅无大害。五时半，下碇长崎港口，知船底触岩受损，水入货舱。同舟俄人四五，华人十馀，均仓皇唤渡登陆。外子不为动，予亦安坐餐室。九时，勉曳入船坞，乃出险。坞名立神，在长崎市之对岸。泻坞中水，至午後四时方毕。石级层坡，高三十馀尺，工程颇巨。长崎本冲要港口，时有外国船入港求修缮，故有坞凡三。予等仍在船静候。船处乾坞中无他苦，惟水源不便，故浴室、W.C.室皆闭，为最困事。幸女仆殷勤，予无所苦。斧斤之声，铮铮于船底，入夜篝火工作。初，船长尚拟修毕驶行。迨入坞，知损处不小，事务长来告曰：当易舟渡海，已电神户召船来，惟须後日晡，所召船方来耳。予等决计在船守候，盖予及外子外无他客矣。

李兰舟

上海李兰舟君，本外子昔年森堡旧友，今任海参崴之商务委员，时正假归，道出长崎，闻外子以舟损暂留，遣人来迓。外子遂往谈，留宿岸上。

廿六日（阳三月廿四） 外子偕李君来舟共谈，外子又偕李君登岸。予独坐餐室，时登甲板。住舟岸上，另有一种景象。作东京诸女友书，告以别後事，船虽损，人无恙。又电复实甫夫人之慰问。

廿七日（阳三月廿五） 偕外子渡港，步长崎街市，见所谓“中国街”者，杂乱不足观。盖有局面之华商，均

不在此街耳。饭于福岛馆，订下月重莅长崎就寓彼馆之约。午後回船。船长美国人，六十馀老翁，能日本语。来谈，再四道歉仄，自言任船长三十年无过失，今出此变，愧恨无喻，其敦实可敬。六时，神户召来之船到崎，明晨换乘驶行。

廿八日（阳三月廿六） 午前十时，换乘“萨摩丸”。船长送至坞外渡舟，殷勤若不忍言别者，何情谊之深耶！船上执事，如事务长以下至男女仆，皆换乘。午後五时行。此为丁酉冬小叔幼楞东渡之船，今六年矣。

幼楞东渡，乃外子依托彼陆军少将神尾光臣而行（时神尾任大佐）。盖留学日本之举为外子所创议，而以幼楞为先导。外子每自负，谓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得输入中国而突过三、四十年曾文正国藩之创游美学生议，沈文肃葆楨之创游英法学生议，而开中国二千年未开之风气，为有功于四万万社会，诚非虚语。彼游欧美之学生岂必乏材？徒以程度相去太远，莫由将欧美文明迳输我国，而必借道于日本者，阶级不同也。予谓幼楞虽病未卒业，而论输入文明之功，其嚆矢不在外子而在幼楞。外子亦掀髯谓然。

留学日本
之创议与
先导

廿九日（阳三月廿七） 船小，颇欹侧不适，予坚卧室中。外子本定“西京丸”廿七日到上海，留二日，于三十日仍乘“西京丸”返长崎，以与“小仓丸”相衔接而向海参崴。今既延误，须改易行期矣。长崎、海参崴间，日本邮船每二周一回云。

三十日（阳三月廿八） 大雨溟濛，此船长初航中国，

船抵上海

未谙吴淞口外水线，又雨濛不辨前途，故频频停轮，午後三时始抵岸。幼楞候于栈桥，望见喜甚。并知予弟伯宽、表弟许可庄亦候予于上海。冒雨登岸，颇感困难。寓晋升栈。此次本作长行计，故衾褥洗面具等，均已无须自备。今船期既误，不得不多留上海数日，而中国栈中不备此等供客之具，乃从同乡胡仲巽家借用数品，又自购数品。一履本国，反多不便，令人失笑。

一履本国
反多不便

三月一日（阳三月廿九） 雨沉沉不止，闻此雨已四旬不晴矣。命轿访亲友数家。予非好乘轿也，奈街衢有不通马车、人力车者，又行人无公德心，不可以步行，安得不轿？忆去岁旅居租界，曾访城内务本女学堂主人之吴怀疚夫人，及日本女教师河原操子氏。马车驱城外，步半里至学堂，道秽人杂，幾不可耐。夫上海城逼近租界，且又历五十年之久，竟无一毫改新意，殊不可解。

二日（阳三月三十） 迁福兴栈，虽较晋升略洁，然烦杂仍无异。本国旅馆，殆无一可居者。弟辈聚谈，亦殊欢乐。

三日（阳三月三十一） 旅客初归，俗事纷集。外子久厌俗事，而船期未届，议定偕予率诸弟驾舟泛僻乡，作清闲数日之谈，以避沪滨之嚣。予及诸弟均欣然。

湖北学生
奉派留俄

四日（阳四月一日） 晨起，同栈有湖北四学生谒外子，乃自强学堂之俄文生，新奉官派赴俄留学者也。此学堂俄文科本外子所议创，四生又外子在学堂时来入学，有旧谊，极愿随外子同作俄行。外子雅不欲再闻鄂事，去岁

已坚辞绝，然四生初离乡井，即沪上已不免生疏，何况异国？其情恳切，不得已姑令四生自行电询湖北请进止，告以月之廿二日方有“伊势丸”自长崎向海参崴，必于月之十四日由上海行乃合宜。诸生愿诺。予闻此，知湖北当局必以此谆托外子，昨日所议避匿之举必不成。外子既不能不在上海为诸生代劳，予决计乘此二三日之闲暇往碇石镇省母堂。午後三时，偕伯宽等附小汽船行。

还乡省亲

五日（阳四月二日） 午後二时抵碇石，家庭絮谈至夜分。

六日（阳四月三日） 竟日谈。晚乘月率朝日婢步行至东南湖母舅家，距予家不足三里。中国妇女向以步行为艰，予幸不病此。当在东京，步行是常事。辛丑寓居镰仓，游建长寺则攀岩陟巖，赏金泽牡丹则绕行湖壩，恒二三十里。然在中国，则势有所不能。此碇石为幼年生长地，今已老，乡党间尚不以予为非，故特以步行风同里妇女。

月夜步行

七日（阳四月四日） 家庭闲谈，继慈、叔母、弟妹等均以土厘明日返沪，将为二万里远游，不胜离别之感。

八日（阳四月五日） 伯宽之友顾、金二君，欲见予谈日本女学事。论乡曲旧见，妇女非至戚不相见。予固老矣，且恒与外国客相见，今本国青年，以予之略有所知，欲就谈女学，岂可不竭诚相告？乃偕伯宽接见，为谈女学之宜从女德始，而女德云者，初非一物不见，一事不知之谓，略举日本女学校教法告之。中国女学虽已灭绝，而女德尚流传于人人性质中，苟善于教育，开诱其智，以完全

接见男宾
为谈女学
之宝讲本

其德，当为地球无二之女教国。由女教以衍及子孙，即为地球无二之强国可也。

外子每谓中国人类尚不至遽绝者，徒以人人得母教故。世禄之家，鲜克由礼，然五六岁时，必尚天良未泯，何也？母教故也。迨出就外傅而渐即浇漓，至应考试、得科第、登仕版，而日就于不可问。何也？离母远也。细想诚然。

午後一时，附汽船向上海，可庄送予行。

九日（阳四月六日） 午前四时抵上海，知外子已允携鄂生四人同行。发出各处信件。行将远别，言事言情均不能少。

十日（阳四月七日） 访本国女友及东国女友数人。

十一日（阳四月八日） 外子为湖北四生汇款，分析公私，划算数目，事极琐碎。中国无钱币之政，所用或不一之生银块，或不一之外国银货，或不一之本国银元，此次湖北交到之款为盐库平银。盐库平者，湖北盐道衙门所用银块之轻重名也。全国所谓平者以百数，而以库平为最重。曰库平，表其重于他平；曰盐库平，又表其轻于库平。究值几何？任市侩之判断而已。各生所携零碎私款，半为湖北自造之银元，此银元又非上海所通用。种种歧异，一经换算，层层折蚀。更欲备日本币、俄币两种为旅用，宜其烦矣。幸四人均情谊相关，视前数次带学生二三十人行，外子一人独任其劳，其难易迥殊矣。

十二日（阳四月九日） 外子无十分时之暇，深以为苦。

十三日（阳四月十日）李君兰舟家招饮，其太夫人率两女、一外孙女接待。席间谈卫生事。因谆戒缠足，群以为然。兰舟又极言中国女教女容，必宜改良，盖借予之稍知女学，欲以劝励其姊妹也。

群戒缠足

十年之前，岁在癸巳，外子从俄归，篋中有铁路图表，知为兰舟所撰。又闻其由西伯利陆路归国时，未有铁路，万里长途，三马蔽车，冰雪奔驰，较缪君祐孙之仅至伊尔库次克者过之，盖中国一人而已。当时外子由海程归，先兰舟半年。合肥李相访俄才于外子，外子以兰舟对，时兰舟尚在途中也。李相属外子函电探兰舟，亟令赴天津，于是兰舟之名遂登于朝云。

由西伯利
陆路归国
之第一人

兰舟于乙未岁又条陈总署，言俄人志在接路中国地上，凡六道，西三道利多害少，东三道利少害多。其东三道，一为由斯特列田斯克经齐齐哈尔而至营口，一为由赤塔经齐齐哈尔而至旅顺，一为由恰克图经张家口而至天津，皆据俄人所撰之书。时南皮张公权两江，亦电奏闻俄将造“中国铁路”达鸭绿江口，请中国预谋抵制。总署未尝不采，详询海外。奈答者曰“李、张均误以俄路归宿在中国海口，情形隔膜，可以无庸置论”，一语扫空。噫！不知答者于丙、丁、戊间，亦曾追悔前言否？外子时在金陵，故知而见告如此。

一语扫空

明日午前将登舟东渡，竟夕碌碌。

十四日（阳四月十一）午前七时，渐次招令同行者相继登舟，外子再往复而始毕，已九时矣。船名“弘济丸”，

与昔年所乘之“博爱丸”，式无稍异，盖本赤十字会之姊妹船（日本于同式军舰同式商船均呼姊妹，盖本于西称也），战时则会中自用，平时则赁与会社也。十时船行，送者数十人，郑重而别。

十五日（阳四月十二）舟行大海，镇日卧息，半因船醉，半因在沪冗倦。

十六日（阳四月十三）午前四时抵长崎，予屡屡经此。起见山翠空濛，残月在水，心境旷然，如逢故人。上月所订之福岛馆人，已来舟相迓矣。前屡借外子带若干人来日本，皆神户或横滨登陆，行囊过税关，予未亲见，且每已得外务省知照，故事事简易。此次十人登陆，只予一人通语言，又未先告外务省，不得不亲入税关。行囊四十馀，一一运入验场，待检视且标“入许”二字，乃得携出场。虽旅客数十，物件数百，亦不免呈混杂状，然无敢搀越，无敢喧嚷，固由关役驯和，亦由旅客自重。曾见上海所谓洋关者矣，初无验场，关役在栈桥上，择人拦阻而验之，雨雪亦然。又不尽阻，亦不尽验，使人不知所从。关役又尽西人，语言不通，且或染中国习气，旅客困苦可想而知，外国幸无虑此。

福岛馆一一位置毕，饭后率诸人往劝工场各购用物。凡劝工场所陈列，除民间需用寻常品物外，大率以当地产出品及当地最销售品为多。产出品者，如在西京则织物多，在岐阜则纸物多是也。销售品，如在非通商地则内国用者多，在通商地则外国用者多是也。横滨为通商地，乃英美

中日二国
海关之比较

劝工场

船常过之处，故劝工场物多投英美人嗜好。长崎亦通商地，而为俄国兵、商船常集之处，故劝工场物多投俄人嗜好。此之谓劝工，此之谓通商。

十七日（阳四月十四） 风雨竟日

十八、十九日（阳四月十五、六）

二十日（阳四月十七） 予家留东之男女学生四人皆独立完全之自费生，一切选学校、筹学费，悉悉往来于外子一人脑中。女学生之以吾家为第一人，固无论矣。两子均已毕小学校六年级之业，而跻入中学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级，在中国人循序修学，亦不作第三人想。外子每以此自慰老境，然筹画谈何容易。自留此三日，见外子终日忙忙，无非为学事、费事及家事，与东京函电交驰。予因本国无一处可以就学，不得不令子女辈寄学他邦，不胜慨叹。初以为候船无事，将往此间附近之熊本地方，访女友柳原氏，一览彼地名胜与所谓沙中温泉者。岂知如此鲜暇，不能如愿，知游福非可轻得。

留日女生
之第一人

廿一日（阳四月十八） 徐君显民，在上海以其犹子委托外子携至日本留学。伊初出国门，诸感困难。是日为觅从者送至大坂，再由孙实甫送往东京，一切皆宁波人张君济庆代劳。张君为邮船会社中人，无中国官气，故任事真恳。

向海参崴行之“伊势丸”，昨日发于神户，明日可抵长崎，午後即行。今日预备登舟，先已由会社电神户定船室。此船积石数仅千二百五十吨，汽机压制限仅八十磅，故一

邮船票价 等只十四位，二等只八位。往返电商，始定一等四位，二等五位；一等赁四十圆，二等二十五圆也。通例：于外交官，船赁可割十分之一五，外交官妻亦然（上海之日本邮船会社竟有二次不允予之割。引领事署深泽君曾再四与商，竟不允，此会社中最无理事）。日本于学生由上海东渡，亦得割（三等不割）。此次上海之邮船会社，知诸生之赴俄也，不允割，长崎邮船会社更无论矣。

连日予小病，又事烦，胸襟不舒。午後偕外子出门散步，意欲登蹊访山，未至，见层坡高耸，询知上有天满寺，登焉。残樱在枝，芳藤倒垂。憩于茶寮。长崎名物有所谓食“鸡锅” “鸡锅”者，穴案之正中为圆孔，孔悬器置炽炭，上承一锅，炙鸡肉，客自调味就食。忆括苍冬令有此食法，姑试之，就藤花下坐饮啖鸡。仍步归，汗出，顿觉健爽。

廿二日（阳四月十九）付出各种旅用料，为各人简行囊。饭后，会社以小汽艇迳渡登“伊势丸”，日本邮船之向海参崴者，其航期每二周一回。“小仓丸”为“命令航”，盖奉政府命令定航期者也。“伊势丸”为“自由航”，盖以社会〔“社会”当作“会社”〕己意定航期者也。船长肥後庆次郎颇殷勤，因今日一等船室尚不敷予等四人所居，特让己室以栖予等，约明日再移。午後五时行。

朝鲜釜山 廿三日（阳四月二十） 午前八时抵朝鲜之釜山港。雨止而风，遂不登岸。此地有华商百馀，皆山东人，零星小贩而已，中国设一领事官。而日本之箱馆地方，有华商营极大海产业，乃既设领事，又复裁去，其理非可研究矣。

釜山海关役服装与中国者同。外子云，盖本昔年赫德所定，今虽入日本人手，犹沿旧制耳。

此船三等位百数十，中国人、朝鲜人不少，有浙江四人，山东三人，不通语言，均欲往海参崴而未购切符。山东三人出金指环二、银時計一，浼外子向船上事务长质保，勉而後可。而浙江四人，竟只纳半赁。船例，于次埠令无切符者登岸，不复允载。事务长鹤田氏姑率此四人往询中国领事官，领事拒不见，而此四人者又与在港之百馀华商无相识者。船上既不允乘载，岸上又无可通财，不幾有饿死釜山海滨之虑？群求外子，外子乃为补四人半赁（三等位每人十圆），而诘其何以不备船资，遽尔出国。据山东人张姓者云：本在海参崴设药肆，往来屡矣。四浙江人均业成衣，亦屡屡往来。自有俄国铁路公司船航行此海，凡华人渡航者，往往不必先纳船赁。船既到令已纳赁者一人先登岸，向相识肆中取资补纳，便可登岸，初不知日船之非俄船比也，云云。论正理自以日本船例为是，然小利诱人最宜施之于中国。日俄两国于国际上手腕敏钝不同，即此可见。此舟本应今日晚行，因风留泊釜山港。

未购票之
中国乘客

廿四日（阳四月廿一） 风强。午前八时半船勉出口，不能进，十一时折回，午後二时仍入釜山口泊。

廿五日（阳四月廿二） 风仍强。午前六时又勉出口，不能进，九时折回。十二时仍入釜山口泊。

廿六日（阳四月廿三） 竟日风强，不能行。

廿七日（阳四月廿四） 竟日风强兼雨，不能行。今日

为“伊势丸”应抵海参崴之期，岂竟尚滞釜山乎？

廿八日（阳四月廿五） 风平，午前八时出口，满拟明日可抵元山。乃午後二时，雨骤降，风骤劲，船小，推进器力弱，不能进。通常每时行十迈，今日仅能行二迈。船无电灯，夜行水天如墨，听浪打船舷声，危甚。

廿九日（阳四月廿六） 午前九时，风力未减。船长自度不可复进，又折回向釜山，是第三次矣。夜十一时，仍入釜港泊。此次行程，一阻于“西京丸”之触岩，再阻于“伊势丸”之遇风，正不知何日可达森堡。

四月一日（阳四月廿七） 船长言此次当俟天气确定乃行，今日必不出口。乃偕外子渡登釜山岸。密树一山，为日民万馀群居地。有驻兵约一大队，有临时宪兵队，有领事，有警察，有学校，有幼稚园，有病院，有邮电局（朝鲜自有邮递司、电报司），一望而知为日本之殖民地，且已实行其殖民之政矣。一切贸易工作，皆日本人，即渡船篙工亦日本人。彼朝鲜土人除运木石重物及极劳极拙之事外，无他业。见土人运木者，横负长五六尺之大木于背，喘步市街，幾不知市街尚有他人他物者。孩童除拾草芥弃物外无他事。思欲一睹土风，乃觅人导至土村，望去尽宽博白衣，污成灰色，坐立颇倚，口衔烟管，土舍板屋，所售烟草、草履及不洁之食物而已。食进以匕，盛于铜器，食毕即以此器盥面，甚或他用，同行者谓仿佛奉天乡境云。船上佣彼苦力数十辈事搬运，事毕以舟渡之归。舟小人多，不能容，日本人捽其髮捺入舟底，彼两手护髮，哆口而笑。

日本之殖民地

又见其一步一坐，无丝毫公德心。无教之民，其愚可叹，其受辱不知又可悲。予未得睹彼邦上等人，然即此可推。

无教之民
可悲可叹

二日（阴四月廿八） 船受煤、水、食物充足，船长言果得好天气矣，午後五时半行，一夜稳渡。是日有一日本船名“万国丸”从山东来，入釜山口，亦午後行向海参崴。此船载中国人五百乃至六百。闻每岁阳四月後半始，山东人陆续往海参崴者三四万人不等。此种人初非尽留崴埠，盖散布俄境、满境，以劳动为生者也。政府不知此事，即崴埠商员亦不能查知其数，俄官亦不能确知。

三日（阳四月廿九） 晓起，波平如镜，左岸山尚戴雪。同舟客登甲板眺望，无不欣快。有日本邮船会社客夫妇二人，乳一数月之儿，连日母子困惫，啼号可悯，今甫活泼。予等异国客，得船长亲切，故虽滞一周，不感困苦。

四日（阳四月三十） 午前四时抵元山港。邮船会社欲邀外子登岸作字，予偕往。社屋三四楹，社员三四人，集一室中，白木几椅外无他物。外子云，以视中国招商局之华美，奚啻天渊，然贸易事固不在饰观也。社员亲自研墨舒纸，外子为书二十馀幅。观者环集，有朝鲜人亦立窗外延颈企足，彼半观外国客，亦半观所书字，令人兴同文之感。朝鲜人好书联语于门，有一联曰：“人谁敢欺修身者，天不能穷力稽人。”委心任运，昧于物竞之理，已觉可笑。又一联曰：“烧薪烧灾去，汲水汲货来”。则求幸福于无何有之乡，而不图自励，日就困绝，岂曰无因。此港人烟不及釜山之繁，而风景胜之，税关亦如釜山例。日本人千六百馀，

朝鲜人家
之门联

有领事。

五日（阳五月一日）午前八时抵城津。遥见山麓有城址，古亭翼然，盖昔年城楼欤？此港人烟，又不如元山，且开港未久，故初无贸易。日本人务加其在朝鲜之势力而开此港，所谓贸易者，名而已。凡釜山、元山、城津之港，除釜山有米外，其馀一器一物，无不来自长崎，所居屋亦庀材载来，其不惜经营如此。奈所占地瘠，无补本土，宜其视他国之不费战力而得六十八万二千方启罗返当之沃壤要区而深嫉矣。午後五时行，明日可抵俄境之海参崴。自长崎至釜山，海里百六十一。自釜山至元山三百零四，自元山至城津百三十，自城津至海参崴二百二十云。

日人不惜
经营如此

癸卯旅行记卷中

四月六日（阳五月二日）晓梦初醒，见彩霞旭日，交映水中，山耸螺鬟，波如砥镜。亟起，携远镜登甲板窥望，则一岛孤耸，灯塔高峙，知是海参崴港外矣。

海参崴者，中国人旧名。近海产此，故名。俄人得地必改名，且屡改，今名务拉的乌斯托克（日本人书为“浦盐斯德”者，以读此四字略近俄音也）。此为咸丰十年所“赠”与俄国者，俄建为东方第一之重要军港，而附设商港。自光绪廿四年又“慨赠”辽东半岛与俄，于是旅顺大连湾为俄人东方不冻之第一良港，而海参崴次之。

舟循岛左缓行，入所谓金角港者，炮台左右高下，参差而列。再进则依山列屋，三面环抱，市埠在焉。舟下碇。

舟甫碇，小舟百数竞集来渡客。舟子十有八九为中国人。

出入境境
依为最严

朝鲜人，彼久寄崑崙，岂不知俄例不许来客之骤登岸乎。环球各国，不论为何等人，不论来自何地，一概禁止，非有本国准据，不许履境者，惟俄（禁止入境犹可言也，为未明其为何等人也。至禁止出境亦非准据不可则奇矣，犹可言也，为稽察国人他徙也。至禁人由此地徙往彼地，相隔二三十里，为时或仅十馀日，亦非准据不可，则奇而又奇矣）。予与外子，先由驻俄之中国公使给凭，又曾由驻日之俄国公使签字，为最优等之准据。鄂生四人，由湖广总督给凭，而驻汉口之俄领事签字。余人则由江海关道给凭，而李兰舟代向驻沪之俄领事签字（有例费，亦不小）。自长崎来者，亦可由驻崎之华领事给凭，而俄领事签字（例费更昂）。总之非有据不可。

“准据”与
“身纸”

然闻当港华民四五万，不尽有据。俄官曾严令检查，不但入境准据多半无有，即所课税之身纸亦互相换验，难核确数（俄例：人无贵贱老幼，给一身纸，按年课税。无身纸，苛罚之严不可思议。此身纸又时时索验索费，而华人竟有无此身纸而混迹崑崙等处者）。劳动人太多，尽逐不可，遂饰词罢查。

检疫独宽

舟碇中流，待医官检疫。此各国通例，俄于此独宽。医官三数人驾艇来，登甲板一周便回帆。闻有疫与否，向非所严，惟遇机密欲阻外国船入口，则可以有疫为名，施其禁令。

俄顷，二警察佩长刃，腰短銃，二关役执铁刺、手封漆，来验舱加封。俄顷，三官来，一役捧小箱侍。官入餐

室坐，与船长一为礼，呼酒来，饮且笑，强船长以酒。船长固不饮，坚辞始免。侍役呈箱，退立梯侧。官出箱中印，船长出上、中、下乘客入口准据俾验。官授印船长令代劳，惟予及外子者一纸，彼官手加印。久久毕，官去，则甲板上税官立，舷旁关役守，监视乘客运行囊登渡舟。运者关上人，物无大小，必出资二十戈；虽一杖、一雨盖，苟非自携，必二十戈。运至岸上，列于坡地，开拆检查。其无验场如中国，其严检过中国，遇东方人尤严，盖无方寸之包不开视，甚至棉卧具亦拆视，一盆栽之花亦掀土验之。盖俄人拙制造，一切精制多来自外国，其严检固用保卫主义也。外子云，昔游土耳其，土关向称严检，犹不至如此。予等一行，则先由驻俄公使向彼外部托电彼关放行，故特蒙优待，以小汽艇渡我，不验一物，群以为异。

无方寸之包不开视

此港中国设一商务委员（商务委员所享权利不如领事官，日本先欲于此设领事，俄不允，遂降而设商务委员，中国踵其後），即李兰舟也。兰舟适假归，代理者为同利号商主关君寿彭。关君粤人，商此港廿年矣，明事理，无中国官气。承兰舟之托，来舟相迓。商务署中李君次山、黄君朴臣亦来坡上，极周挚。予等一行九人，同投宿商务署，盖兰舟约也。兰舟推外子爱以及同行诸人，尤可感。否则骤入俄境，事事受窘矣。

中国商务署接待

自今日为始，所履之地，皆用俄国历日。今为俄之四月十九日。俄与各国同用太阳历，何以与各国又相差十三日（每月之十四日为各国次月之一日）？外子昔年在俄时，

俄国历法

彼历与各国差十二日（每月之十三日为各国次月一日）。今差十三日者，一九〇〇年各国不闰年（二月廿八日），而俄国闰年（二月廿九日）故也。至相差十餘日之故，则各国所用历乃教主格勒革理第十三所改之新历（一五七二年时教主）。而俄既不宗格勒新教，即不用格勒新历，而仍用其东教之旧历耳。

论用公历
之便利

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回教各国自用回历，安南国别有历），一岁之日有定数，一月之日有定数，岁整而月齐，于政治上得充分便利，关会计出入无论矣，凡学校、兵役、罪愆，均得齐一。故日本毅然改历，非好异也，欲得政治齐一，不得已也。予知家事经济而已，自履日本，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闻外子述南皮张香涛之言曰：世人误以“改正朔”三字为易代之代名词，故相率讳言，不知此三代以前事耳。汉兴，承用秦历，代易矣，而正朔未改也。太初更历，正朔改矣，而代未易也。厥後凡易代仓皇之际，必无暇改正朔；而统一稍久，修明制度，则往往修历，本朝亦以康熙之盛始修历。然则改正朔与易代不相干，何讳之有？诚名论也。

改正朔与
易代无干

然惯历亦不妨并存。日本乡僻尚沿存旧历，以行其岁时伏腊之礼，庸何伤乎？至与外人交涉，则必存明治某年之国历。乃闻外子言，中国驻外各使馆，凡以本国政府之言告彼政府，仅用彼历而不兼列我历，诚可诧异，犹曰：“与外人交涉，虽存我历，彼不知也”。乃见今之学西文者矣，学数月，偶执笔学作短札以致本国人，亦开笔第一行

即书西日月年，而从未见书光绪幾年者，是何故欤？予素鄙此，故日记首列我历，而兼注阳历也。

七日（阳五月三日） 外子往答关君，且偕其往俄税官长处谢其殷勤。此为东方总关长，权力及于贝加尔湖边，故托其电满洲里之税关属放行。伊允诺。而重大之物八件，即由伊漆铅封识，谓无论何地，可免开视云。伊夫人亦出见。俄顷，伊夫妇来答。伊夫人盖知予之偕行而来访也。予初未知，不及返，伊夫人亦不下车而返。予颇歉然，乃作汉文道歉书，托关君译致。

八日（阳五月四日） 凌晨偕外子步出门，循港至市，为一览此间风土。先见所泊巨军舰二，皆四烟突，不知其名，更不知为何等舰、有何等力也。去岁日本横须贺造成一军舰，举进水式，仿西例延男女宾。子妇以女学生故，蒙女校长挈之往，列女宾之末座，亦得预闻其造法用法。而予屡经吴淞口，外子每指所谓“海容”、“海圻”者曰：此中国新军舰也。无论我妇女辈不获登，即外子亦未尝登览。以视异国之每舰炮数、炮力、速率、船质，必一一详播，惟恐人不知者，相去何如耶！（人人所用日记本，无不刊印此种事。）

步三数里，访当港著名之纪念门。门峙港滨，乃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今俄帝尼果赖司第二当为太子时，在此举铁路起工式，而建此门为纪念也，上表尼果赖肖像。彼国蓄意通西伯利铁路于海参崴，诚谋国之必要，岂知更横贯满洲，出于意外乎！旁有博物院，院小，门亦未启，凉

无多品，亦遂不观。

满洲副都
统立碑颂
俄人功德

院外丰碑高峙，遥望为新镌汉文，奇之。就观，乃宁古塔副都统讷荫，因庚子俄兵占塔城，而颂俄将功德者也。碑阴为译俄文。讷荫满洲世仆，其忠顺服从，根于种性，见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其所长也。不知何地某甲，为捉刀此绮丽词章。文录如下：

碑文

夫值甲仗星驰之日，而能以禁杀为心；当寅威凯奏之余，而能以招怀为事：俾百姓各安其业，一城莫厥攸居。此其人求之于中国不为罕闻，而求之于外洋实所稀有，乃不意今得之大俄国东海滨省巡抚迟公焉。公为俄疆名宦，海隅旧臣。于本年夏，陡有拳匪倡乱，衅构邻邦。公乃统节制之师，珞戈电举，拥貔貅之众，铁骑风驰。竟以八月初旬据塔。斯时也，睹山城之烽燧，襁负塞途；闻火器之砰轰，哭声遍野。以为敌人入境，玉石难免俱焚；而况言语不通，华民安必无恙？岂敢期其不肆杀戮，城中安堵如故哉？而公则不嗜杀人，而能济众。其始则军容甚盛，阗若雷霆；其终则恺泽旁流，沛如雨露。缉盗贼以安民业，百务俱兴；开圉食以救民饥，万家食德。他若设养疾之所，以理民瘼；建义塾之坊，以便民学。在施其恩者，固已无怀不至；而受其惠者，行见有口皆碑矣。子等幸被涵容，得依光彩。是翁矍铄，堪比功建壶头；都督仁慈，难禁碑留岘首。欣此日干戈已戢，俾环海群登衽席之安；冀将来和睦恒修，幸吾辈共享升平之福也。是为记。

署理宁古塔副都统讷荫阁率属官员铺商等建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吉日立

〔按：铅印本此处有文云：“李兰舟以此碑竖立巖埠，引为国民之大辱，曾录告北京政府，政府不答。”〕

国民大辱

此碑为讷荫由宁古塔越万山辇来，以献于迟怯苛夫者（旧任之固必乃脱，俗称为巡抚者，时统兵占取宁古塔）。迟不敢秘，以告俄君。俄君谓不应受此举，而迟适去任，后来者欲却不能，欲受无主，乃置碑院外耳。

午後，日本之代理贸易事务官铃木阳之助君及外务书记生佐佐木静君来访，予亦出见，为外子传译。（本任之川上俊彦君时适假归。）

为丈夫传
译日语

九日（阳五月五日）外子往访同利号关君，予亦往访其夫人。予不善粤语，赖关君通意，又即在同利购旅用品数事。同利为当港华商之第一家，然所备中国品不多。粤产数种之外，略有江浙织物，亦仅为旅巖之华人所用而已。其他十有八为上海转来之所谓洋货者，外子云，多德国品。其二阶所列，则日本品矣。华品之不适外国人用，顾如是耶？

此港四近一二千里，居民稀少，又仅事渔猎，无所需乎货物。虽屯兵增官，商贩随之，而意在招徕，故曾定为无税口岸。迨日本工艺进步，运入港者日多，俄人嫉之，遂废无税之令。李兰舟在此，曾创陈华货免税之议，果得其政府允诺。乃日本欲援此例，故不四月又废免税之令。今同利所储货，尚是免税期内所输入者，彼谓以後恐以税

海泰威之
对外贸易

重无利而减少商货矣。此港所食米皆来自日本。日本以己国所产精米运销于美洲，次者运销于邻近，而己国又输入中国米食之。盖输出者得善价，而输入者为廉价也。又此港虽濒海，而水淡不成盐，所食盐均由香港运来，其实半为吾浙之岱盐。濒海渔业颇盛，赖盐渍致远，所需尤多。

去年外子预议中英商约，知洋盐入口一事颇费争持。外子本疑洋盐贵、华盐贱，断无运洋盐销华地之事。然则入口之议何自而起？初以为欲由此口运彼口（如由镇江运至九江），借毁旧约轮船不运盐一节；今始知香港积盐过多，欲谋销路耳（按约凡货自香港来者名洋货）。今春在沪，又闻德商欲揽载淮盐出口，每岁认额颇巨。询其果运何地，则云满洲俄境各城。自满洲境内顿增百万俄兵俄民，需盐自多。德商此议，诚为敏眼；惜中国盐官徒拘旧例，不知改张耳。

李兰舟在此曾劝华商设一病院，免受俄例苛虐，果得俄人允许，并允以每年所徵每人二卢布医费，统拨还供华医院费用。在俄人可谓极尽情理；而华人转以院规治病用西法，输助不勇，致院屋虽立，而治疗未能实施，可叹！又闻海参崴每死一华人，非极有力者，往往弃置僻处，任俄官埋葬。询以何故，则谓家有死人，非报官不可，报必俟医官验视，方许殓葬，时或借词须剖验；苟欲免剖验，非贿五百卢布不可，故不敢轻报。又此间强盗极多，俄官不甚措意，即控亦无效，故盗胆愈壮。闻前数日一书生遇华人二运一巨囊登山，有血痕，迫视之，弃囊去，则赫然

海参崴之
华人

被支解之死人也，案亦莫发。闻杀人事幾于无句无之。

此间有一奇女子名彩林（或曰姓蔡名林），无锡人，年已六十餘，先嫁一俄人，现嫁一张姓者。女通英、俄语，善经营，富资财，颇见信于市上。得彼一言，数万金可立贷。其资财半由俄夫所遗，半由营积所得。闻曾聚资一归内地，而官绅欺之，将不保其所有，遂重游不复归。殆亦德国之浙江人田阿喜流亚欤？

无锡女子
经商致富

是日偕外子往答铃木夫妇。铃木导观乌苏里之停车场，为指示一切。俄例宽，任闲人入场登车无阻，不如日本之非有据不得入场也。俄车一等者青色，二等者褐色，三等者绿色。（日本一等者白色，二等者青色，三等者赤色。）

十日（阳五月六日）商务署中有俄员邬君，通华语（邬为东方学堂学生，此学堂程度大约与日本高等学校相等。俄例，于学课非所重，学生每自谋生计，故邬君得出勤于商务署。日本于学生不得兼勤者，以重学课故），连日为予等奔走，摒挡汽车及行囊事颇劳。是日又承李、黄两君以俄地旅行迥非他国可比，且交界换车最难，重要物件被窃又是常事（刘君仕熙者，李君之友，亦外子之友，居哈尔滨，曾有金珠器数事，值价五六百金，托一友人亲携赴哈，道出崑崙，即由李君送之行。此友人郑重受托，诘行至交界，一眨眼被人窃去。俄人既多盗贼，俄官又不缉盗贼，任诉无应者，竟归乌有。李君自经此事，颇以交界换车为畏途），恐予等种种不便，乃囑邬君伴送予等至交界。邬君允诺，予等亦欣然。（幸俄例不重学课，故邬君可暂辍

俄国学生

学。)

午餐後，一行十人启行。先是有行囊大者八件，存海口税关，亦同利号代取来。(给赁八卢布。在长崎亦曾存关，无赁，盖专便旅客荷物。)商务署中先向车驿定专车，驿长曰可，但驿权至交界而止。果已备一专车，不乘他客。此车半为一等位，半为二等位，十客同乘，颇安适。此驿长之情，商务署之力，亦鄂君之劳也。

乘火车赴
圣彼得堡

二时十八分车行，关、李、黄三君挥巾别。自此铁路可直达森堡（止贝加尔湖回岸，未成，然亦不出二十年）。当光绪廿六年日本工学士田边朔郎经此驿时，停车场之混杂不可名状，发车不依时刻，乘车不依切符，今已渐除此弊。予等所购切符，为乌苏里线及国境东线者而已（线名解见下文）。过国境西线，当另购满洲东线之切符，赁价固较日本为昂，而携带品运赁尤昂。华人所携，本较西人为多，在日本一等位者可得百六十斤之重额，而俄路仅得卅餘斤而已（一铺特）。如此运行，岂卅餘斤之物所能敷用？盖俄人本不为旅客谋便利，无足怪也。此车有食堂（每餐四品，价一卢布，茶一杯十五戈）。

自此西驶，所历铁路线名，先列如左：

线名	位 置	唯斯特数 <small>(每一唯当 中国二里)</small>
乌苏里	海参崴、伯利间	717(今所行者仅102)
国境东	尼果赖司喀、柯乐特保甫间	91
满洲东	柯乐特保甫、哈尔滨间	536

满洲西	哈尔滨、满洲里间	907
国境西	满洲里、契丹斯基间	340
后贝加尔	斯特列田、梅索瓦间	(今所行者仅1671)
贝加湖岸	梅索瓦、伊尔库次克间	292(今未成)
中西伯利	伊尔库次克、鄂必间	1717
西西伯利	鄂必、车里雅宾间	1332
乌 拉	车里雅宾、兹拉特间	150
欧 俄	兹拉特、萨马拉间	791
	萨马拉、莫斯科间	1118
	莫斯科、彼得堡间	604

车行左临海（即阿穆尔湾）而右倚山，颇饶风景。行百二里，抵著名与满洲铁道分歧点之大驿，东西图籍所共载，以今帝之名名驿，所谓尼果赖司科者，中国旧称为双城子。然今又不名尼果赖司科矣，自彼本年一月一日始，改用东方海军大将之名，名曰司柯里乐夫矣。俄人割人土地，必易新名，欲使人无怀旧之感。今此地入俄手已四十馀年矣，即铁路告成，亦已八年，而忽又改名，殆以乌满铁道分歧点，其名惹世界耳目，故易名以避之欤？

割人土地
必易新名

午後十一时，抵柯乐特保甫驿，华人称为五站，或曰：驿距双城子五站，故名（站者，约人马行一日所能至之路）。国境东线至此已终，乃购满洲东线之切符（时尚未能购直达满洲西线之切符），即在驿中换乘，例不受关吏之检查。况自东而西，乃为由俄入华，其关权应在华而不在俄。然今日关权，乃在俄而不在华。闻不论自西而东与自东而西，

均事检查，盖逼迫日本。俄人恶日货入其境，并恶其入华境也。至于俄货入华，一则曰旧约界左右各五十里任便往来（西北荒界旧例），再则曰此五十里即一百华里。试问入境百里以后，尚可扼地设关徵税乎？然则陆路俄货，永无徵税之策矣。

予等就停车场食堂稍憩，入一等待合室。守者睨视久，盖华人向不乘一等位也。食堂男女客饮啖方喧，武官为多。一妇人殷勤让坐，语言不通，致谢而已。候一时许，邬君导登车。车室坐位不裕，邬君以未尽所受委托之义务，亦换乘再送，辞之不获。又一驿至朴喀尼次那耶，译言交界，盖已入满洲境八俄里矣。自柯驿至朴驿皆山路，穿隧道五，闻最深者一百萨仁（一萨当华六尺馀）。朴为第二等驿（凡五等），驿长较柯之为三等驿者为尊。邬君向商，请增坐位，果为增开一室，邬君遂辞返崑埠。此路不备华人有乘一等位者，故一切等符无华字，谛观乃为自秦家冈（即哈尔滨）来交界者，而非自此间往哈尔滨者，一切尚未合规则。邬君有心人也，与外子谈俄商之不得自由贸易，俄学生之不得自由读书，言之慨然。

华人向不
乘一等位

俄人之不
得自由

十一日（阳五月七日） 午前六时抵马桥河驿。冲寒一望，见山阳爽垲处，有俄人聚居，稍远有华人村落。必铁路开筑后，方始成聚，在昔不知要隘，荒山绵亘而已。俄过穆林驿，因车无食堂，故下车购食物。驿左右支板为屋，沸水待茶、炙肉团饵者，皆俄人也。下等劳动，则半役华人（入满境後朝鲜劳动渐少）。九时过带马沟驿，凡穿

隧道四，其一行四分钟，闻百九十五萨仁之深云。

午间绝牡丹江而过，迤南即宁古塔城。溯顺治十一年（1654），俄可萨克兵直招宁古塔，为中国都统沙尔呼达所败，往事不复可追矣。浙人吴兆騫侍亲荷戈，记宁古塔政俗颇详，今亦时异势殊矣。南望增叹，不知撰碑之訥荫，尚在塔城否？

时异势殊
南望增叹

午後三时，过横道河子驿，驻停稍久。本可下车就食，雨雪泥泞未果，草草购物充饥而已。今日所行，忽为山间平路，则左右山坡，时有杂花，略存春景。忽为山路，则怪石枯树，近逼车窗。又或已伐已毁之树根，嵯立道侧，无虑千万。又路工未毕，故沙石材木遍卧道上。山戴积雪，涧沍层冰，有一种阴迷气象。回忆日本近日，鲤帜颯风（东俗以重午为男儿令节，家有男儿者，制帛或纸为大鲤，树杆悬之。儿多者鲤多，大小飘荡，颇堪悦目），菖蒲、踴躅次第放花（日本菖蒲开五色花），何等和暖。入暮，抵一面坡驿，雲开月朗，乔木筛影，从窗外飞过。凭枕观之，剧饶诗境。予年来久辍韵语，盖无心事此矣。

十二日（阳五月八日） 午前五时抵阿什河驿。此本名阿勒楚喀，有副都统驻此。予盥梳未毕，不下车。外子云，除俄武官外无所见。少顷，武官数人登车，脱帽解佩刀，熟视予等，若深讶华人何以得乘一等位者。中一人，观其服装制度，知与日本中尉相当，以华语询外子何往。告以将往森堡，彼色渐解。俄驻轮，外子以为是哈尔滨矣。此武官曰：此非哈尔滨，乃三家子也。三家子，地名，不

见于车驿表，幸此人之见告。

至哈尔滨

又数分时，至哈尔滨。外子本欲一览俄人所夸为“东方新都”者，又得李兰舟之弟字辑甫者，与昔年森堡旧友李君佑轩，均在哈尔滨铁路公司中，可藉为东道主，先已函告（两电竟未达）。是日二李君在驿相候，欣然造其寓，见辑甫夫人与贲文卿之夫人，殷勤欢聚。贲夫人且让己室以栖予，尤感。异域逢女友畅谈，愉快非初意所料。解衣就寝，自离长崎，至今为第一夜安眠。

掌权俄人
达尼尔

十三日（阴五月九日）先是，森堡使馆寄来东方铁路公司介绍书，专为予等谋乘车便利。是日外子持书，偕李君佑轩往访铁路总监工之代理并执哈尔滨行政权之俄人曰达尼尔者。一见介绍书，谓贵客既由森堡总公司介绍而来，必当竭力周旋，俾无旅行之苦，此我职也。又谓自哈尔滨乘车可以直达森堡，无庸换乘，当为备一等者二室，每室二位，而两室间有门，可开可闭者。外子又询大件行囊运致之法，彼言此间尚未有定例，可由公司中先命人送至满洲里驿，交次等之急行车代运，则运赁廉而到着速，计期二十日，不过迟人到一周而已。其运证可令所命之人曰李宝材者（俄人，通华语），在满洲里面呈。彼又为计核种种赁金数。外子询车固直达森堡，但可否于莫斯科下车，作一二日之游览。彼言长途已为贵客备专室，倘中途下车，此车室已不复能他售，恐非公司所愿云。凡此，皆李君佑轩传译，外子归述如此。

惟是先闻哈尔滨尚无直行车达莫斯科，须在贝加尔湖

畔换乘，今乃云直达森堡。外子以达尼尔身在局中，且有总公司之介绍，所言当必无误，遂电告森堡使馆，言某日可到。盖一车直达，无须有人相迓（本约有人在莫斯科相迓云），且不复作驻游莫斯科之想。电用法文，盖俄例不许人在其境内发密码之电，今哈尔滨即用此例也（海参崴之中国商务委员且不得发密码之电）。

午後偕蕢、李两夫人步游市街。两夫人虽不能如予之健步，然已除内地风气，以步行为快。晚景苍茫，极目无际，所谓塞外日落沙平者，亲见之矣。

十四日（阳五月十日） 外子率同行诸生往游新哈尔滨，俾略见俄人之布置与用心。新哈尔滨土名秦家冈（朴驿所购二等切符，其言秦家冈者即此），俄人定名曰诺威保特，译言新城（赁车非用俄名不可，因车夫皆俄人），各国人所注目，以为俄人新定之东方大都也。予等所栖者名旧哈尔滨，土名香坊，旧为田姓者烧锅所在。五年前，俄铁路公司人欲占为中心起点，乃逐锅主而有其地。予与蕢、李夫人所居，尚是旧址，尚有断垣。

烧锅者，满洲境上一大生业。其主必富资财，役人畜，制高粱为酒，所称为烧酒者也。其酒不但为北方所盛行，且销售于江南。锅主既蓄此大业，每扼要筑垣，如城如隍，以防外侮。垣中亦有街市，群奉锅主为长，俨有自治风气。垣周大者二三十里，视江浙小县邑，有过之无不及。此香坊者，其一也（左近尚有一次等者，闻庚子之乱，土人毁之，官兵毁之，锅主遂亡）。秦家冈者，乃久无人迹之地，

俄人之经营
管哈尔滨

“烧锅”

或者先为秦家所有，故冈以秦名，然莫可考矣。

巴建石屋
三百所

俄公司既占香坊为起点，初意亦就香坊经营都会。乃续见冈地爽垲，濒江而不患水，尤占形势，于是于冈建都会。今划入界内者一百三十二方华里，已建石屋三百所，尚兴筑不已，盖将以为东方之彼得堡也。兵房已可容四千人，亦兴筑不已。哈尔滨左近，扼满蒙之正中，濒松花之大水，洵为无上之要区。既已数百年荒弃，则俄人度地经营，亦势所必至之事，不得谓强夺我土地也。

满洲世职
为虎作倀

铁路公司人告外子曰：俄人在哈尔滨购地，固以己意划界，不顾土宜，以己意给价，不问产主，然全以势力强占，毫不给价则未也。有之，惟满洲世职恩祥。恩祥恃其世官之焰，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每霸占附近民地，以售于俄人，冀获微价。恩祥又肆其霸力于傅家店，俄人利用之，故土人畏之，官宦又媚之。傅家店者，昔年不过数椽之野屋，近民居约万户，华人谋食于铁路者夜居于此，屯中“红鬃子”所巢穴，现为恩祥所庇护。俄人欲将屯地圈入界内，以扩张路域，屡向华人言之，想实行此事亦必不远。

铁路华工

闻庚子以前，路工所佣劳动华人，不问其为直隶产、为山东产。拳乱以后，禁绝直隶产而专佣山东产（彼不知拳之源于齐鲁间）。此等最下最苦之华工，昼役于路，夜宿于傅家店，彼俄工固列板屋而居于路侧者也。俄工污秽亦不亚华工，然公司每以华工污秽，易肇疫气，傅家店距路不足十里，易于传染，啧有烦言。其意非尽逐华工不止，

徒以佣值廉而工事未竣，不得已耳。或曰：我务清洁我工，俾无所藉口，岂不为我工姑留一谋生计？不知俄意本借防疫为名，以拒绝外人，初非真爱民命。任我如何清洁，彼必有词，岂但尽逐华工！外子所言如此，深以不中为幸。

予等未至哈尔滨之前一日，为俄国令节。李君佑轩是日休假，自香坊乘车至秦家冈，在冈时久，以道远马疲之故，饭于肆，且命车夫就食，可谓毫无过误。忽有警察役，怒车之驻于肆门也，摔车夫毆之。车夫固俄人也，与辩是奉雇主之命。李君亦闻声趋出，向警役用俄语声说。詎警役骤加毆辱于李君，可谓奇极。李君以铁路公司之高等华员，且善俄语，竟以一车夫就食之故，大受警辱。事後诉于总监工，总监工虽极力抚慰，而不闻一怨警役。俄政固如此，不足怪也。

俄警毆辱
高等华员

同日，阿什河有俄兵刃杀一解饷华官之仆于途，并伤二同行人（一为旅店中人，护送此华仆者）。阿什河之华官，正来哈尔滨谈此，外子闻于李佑轩座上者也。俄人肆虐杀淫掠于东三省，自以海兰泡之杀我男妇老幼三千余人于一日，为最著称。黑龙江沿岸，被杀者数十数百，不可枚举，此将军寿山之所致，犹曰此庚子事也（华商永和栈、日本商加藤写真店，均以献贿于武官幸免）。辛、壬以来，被杀一二命，见公牍于三交涉局者以百数（三交涉局注见下），不见公牍者不知数。至于毁居屋，掠牲畜，夺种植，更小事矣。此在民间被害，初亦愤；愤而诉，诉而无效，亦姑忍耐；忍耐久，且以为非人力所能回矣。即在华官确知民

俄人肆虐

间被害，初亦愤，愤而诉，诉而无效，亦姑忍耐；忍耐久，亦以为非人力所能回矣。

俄人利用
保护盗匪

俄人之夷我满洲也，先借拳乱为名，尽搜括官用武器，更以检查隐匿为名，纵兵役任入人家，搜括铁器，甚至田器亦被取去。俄人蓄意先欲民间无抵抗盗贼之力，则盗贼自炽，而彼得以武力治盗为名，益张其兵力耳。红鬃，彼所利用而保护者也，然亦不过纵使扰民，而哥萨克之防范红鬃仍不遗余力。此其意，吉林将军长顺知之，而无可如何。

又闻一俄医士之言曰：曾亲至东省，欲以医学考察种族灭绝之原因。尝见一哥萨克持刃入一老幼夫妇四人者之家，攫少者肆无礼，其三人抱首哭，此哥萨克次第杀此四人而出。夫哥萨克诚强暴，然四人者，纵无器械，岂竟不能口喷此兵，而默然待死乎？此不必以医学考察，而知其必灭云云。予笑谓此唾面自乾之盛德乎！〔铅印本此处有文云：“专以克己无竞为学派者，其效乃召灭种，可骇！”〕

达尼尔者，代茹古维志而为铁路总监工者也。然名为铁路监工，实于哈尔滨地方操立法、行法、司法三大权者也。三大权操于一手，今世界列国君王且无之，而达得之，幸福耶否耶？

三交涉局
仰俄鼻息

奉、吉、黑三省各设一交涉局于哈，例以候补道府司之，闻黑局为最贤。此三局住屋员薪，均由俄人供支。华员感俄人之为增差使也，其视俄为主，而视本省为客也，固宜。局员惟恐失俄欢，仰达尼尔鼻息惟恐不谨。局有讞案，非达诺不敢判，且非达诺不敢讯也。工役交涉案必请示于

达，即傅家店一赌博案亦必请示于达也。吉局员且有求俄人优给薪水宽给住屋者矣。李君佑轩云，去年疫盛时，俄人好行其德，散给茶与糖于华民，而委其事于交涉局员，局员散其茶而匿其糖。俄人知之，先颇讶，後知为中国官场常态，遂不语。

三局设于江沿附近。江沿者，沿松花江岸，距秦家冈三数里，今市廛集处，俄警察局暂设于此。外子乘车往答局员，见所谓辕门者、大堂者，种种肖中国衙署。大门旁一鼓一梆，又四旧铁刀，栅系荷校者三数人。车夫用华语毒骂此荷校人，作极村辱语。一中国所谓“二爷”者出，笑靥向车夫，怒目视荷囚。献种种媚于车夫，真不愧为局中人矣。

如示数人

庚子之乱，黑龙江有协领曰庆益斋者（不知其名），统兵一大枝，在松花江北岸向江沿发炮四五十出。时哈尔滨无俄兵，总监工厌之，乃聚工人二十，驾小舟一，渡江吹喇叭以恐之。协领果闻喇叭率兵狂遁，所遗物品不少。李君佑轩等正苦乏糖乏茶乏烛，不意协领所遗不少，遂取归供用。

闻喇叭声
率兵狂遁

连日糞、李二家以精饌餉予等，多南方食品，询知哈地固无有，即奉天、吉林两省城亦罕售者。幸铁路通，旅顺又现今无税，故运致不难耳。哈地乏薪，所燃薪多北自黑龙江水运来，间或东自宁古塔陆运来，凡在公司中人皆公司供燃。不然，则一家所需，岁非四五百金不可，诚巨

一金之值
蔬菜六斤

有南人一二，赁地种菜，颇获利。惜向达尼尔赁地，价奇昂耳。稍廉者地必远，运至匪易，获利又减。予思此一带本空旷无人，今忽聚十馀万人于此，每日食料即不少。倘铁路有阻，幾不饥困？不可谓非危地也。

去秋辽东不丰收，交涉局员创为运上海白米来此平糶之议，义声震一时。平糶者，为利贫民也。试思此间贫民，食白米乎？抑不食白米乎？白米即平糶，其价能廉于杂粮乎？然则此平糶白米，利翎顶辉煌之官幕耳，非利贫民也。然谓局员豫为己谋，则又不尽然，总之不从实际着想耳。

哈地稍有局面之华商，仅华昌泰一家。予偕蕙、李夫人往购旅行用品。见所售仍日本品为多，无怪俄人深嫉日本商工，百计以禁遏之。

哈地尽用俄之不换纸币（大率一卢一枚者），贸易无大小，皆以卢布计。旧日所有之制钱及吉林自造之银元，仅可为一葱一菜之交换而已。彼芬兰、波兰，亡入于俄者且百年，而民间尚用格勒历、用旧币。而哈地不五年已尽忘旧惯，竞投俄好，岂果种性血统之不同乎？抑教育久忘之故乎？

岂果种性
之不同乎

先是十日之夕，邬君在朴驿发一电致李缉甫，今四日矣，尚未到。缉甫曰：先日曾有阿兄海参崴来电，久不到，向局中走询，局员指案侧尘土中百十纸曰：安必无君电，盍自检之。检果得。询其何以不见送，彼曰：谁为君任配送职乎？想朴驿之电，亦在此尘土中矣。一笑！

昨日途遇达尼尔，邀顾其家，辞之。彼又挽李君佑轩来邀。今日即赖李君传译，往访其夫妇。相见觉待客之殷勤，较日本人加一层亲切，且自出器械写真订赠（此订赠者至今未获）。外子云，此虽小节，亦可见俄人外交一手腕。

外交手腕

十五日（阳五月十一） 昨来大雨道泞，事事艰阻。正午，一行九人发自香坊。李佑轩、缉甫、黄少君皆远送于秦家冈。此第一等大驿，故局面不小，然板屋黑暗，土石堆积，盖工程甫半，惟食堂已粗具。

驿中亦有万国通例之赤帽役，为客送小手荷物。然仅送一等客，不送二等客。华客向皆三等位（西人惟劳动苦役者三等），间有二等位者，则指定某车以区别之，不许入他二等室，其“优待”如此。

李君佑轩奔走代购切符，距车行不过十馀分钟，而切符不可得，乃先导予等登车，而徐俟切符之来。比登车，则达尼尔所允一等位四人二室者无有也，乃四人一室者也。所谓一车直达森堡者不然也，且非直达莫斯科也，乃仅达满洲里者也。仓猝间无暇与追辨（达亦不面）。所最感困难者二事，一为已信达尼尔言，电森堡使馆以到着期，且言直达森堡，无须人迓（使馆本约有人在莫斯科相迓）。今事事变更，俄例又不许发码电，外子又不通西文，将何由改告使馆？一为已信达尼尔言备车赁及食费，今事事变更，必不敷用，囊中不裕，而仅仅数分时间，安所得金？幸李缉甫急出百馀卢布，李佑轩亦出数十卢布相借，又允再属达尼尔，加电充送行囊之李宝材者，命其续送至伊尔库次

登车情形

克，照料换车。语初毕，一洋人急送切符九枚来，汽笛一声，遂行。行後，将所界卢布与赁价核算，计缺缴十五卢布。彼人乘机朦混，是社会惯性，无足怪；即达尼尔所言不实，亦其社会惯性，无足怪。所得总公司介绍函，其利益如此。不过予初从东方来，不免叹一诚一伪，相形顿异耳。

一诚一伪
相形顿异

达尼尔又切实言午後一时正发车，勿稍误，其实一时卅分方行。驶过松花江桥，此为满洲路上第一等桥，望见汽船三数，喷烟激浪。松花江不准行船，为同、光以来中俄一大问题。一水之航，昔断以争；万里之域，今慨以赠。安得不令他人哂乎！

此车有食堂，得便利。餐四品，价一卢廿五戈。餐後凭窗远望，此著名之松花江、嫩江间流域，千里膏腴，然夕阳送晖，极目无人，耕牧大利，久任抛弃。一二十年後，必有享此大利者，但不知为何种人耳！浙人周君少逸，久滞黑省，近广招开垦此千里膏腴，其识远大。惟不知占我疆土之客，能容我民享有此利否？

浙人周君
广招开垦

十六日（阳五月十二）未明，过齐齐哈尔，驻停最久，惜未起观。然俄例停车场必距市都十五里，必无所见。午前六时半，过碾子山驿，渐渐见山。山坡野桃着花，回忆五日前在磨刀石横道河子一带冰雪埋没者，气候相殊如隔数月。七时半至成吉思汗驿，或谓是汗生长地，不知确否？闻昔有成吉思汗篱巴者，今已无有，其即奉天柳边之类乎？路左倚山冈，右旁河流（水入嫩江），野屋三四轩，谛视均俄工人所栖，不见一土人。奇溼温苗裔式微，遗烈

成吉思汗
篱巴

墮落，耕牧旧地，致为昔日臣服者所蹂躪，能不起读史之浩叹乎！

八时半抵札兰屯驿，下车散步，购俄产黑麪包尝之，果别有风味。凡满洲路停车场，虽诸事草创，而售食物处必先备。车场左右，或架板屋售物者，皆俄人也。我华人仅少数负筐叫卖粗粝而已，又往往被阻，不令与乘客近。华客颇愿向买，然必飞越下车，乃克交易。无如停车久暂，非所谙悉。买者既恐回车之不逮，卖者又恐售价之不及取，于是逡巡互失者比比皆是。至路上所役，何尝不有华人、朝鲜人，然尽是极劳极贱之役，稍居其上者无有也。此驿有一换轨机之华人，域外仅见，询知为宁波产。在博都河驿遇一售鸡子之吉林人，询知工役上多山东人，若吉林、奉天人则千里罕遇云。十一时，抵巴里木（土人呼为喇嘛山）。〔铅印本此处有文云：“自成吉思汗驿至此，有山而不险，有水而不污，有木而不为窝集，真膏腴地，惜未有人耕牧耳。”〕

车场售物者皆俄人

多山东人

午後三时五十分，抵著名之大兴安岭。山势陡峻，上坡昂度逾于千分之十五，不得谓非险坡。在高原已拔海面二千二百英尺，渐登渐高，至山顶则拔海三千六百尺。所谓兴安驿者，正在山顶。有华式庙，闻中祠女神。列车上坡时，首尾各用一机关车，或推或挽，曲折六七乃达。工役忙忙，闻隧道已穿通，凡千四百十五萨仁。但隧中修治未毕，秋冬方可通车。

大兴安岭

夜半十一时抵海拉尔，下车散步，月明如昼，寒气道

过沼泽地

人，重棉犹凛凛。海拉尔在呼伦贝尔城南（亦约十五俄里），城为山西人聚市之所，有副都统驻此。过海拉尔，为著名大湖沮洳低地。月下经过，远望则水影苍茫，渺无际；近看则植木水中。支板如桥，而轨敷其上，断续不一。车行其上，缓如人曳，而轨力犹格支不胜。益近呼伦淖尔（即达赖）、贝尔淖尔之间。两淖尔水溢数百里，春夏为患，岁成恒例云。又闻此一带水中，不生种种动物，格致家方事推求，未明其理。

不与深谈

同车有俄人夫妇，均善华语，盖汉口俄领事馆之书记生，挈妻假归也。同行四学生，与其在鄂相识，故介绍来谈，互访亲切。然俄交大略可见，不与深谈。又有比国人，乃芦汉铁路之技师，善华语，老于路工，多识华情，外子与谈颇频。

十七日（阳五月十三） 午前八时余，抵满洲里驿。虽距界线尚有十八俄里，而已为满洲铁路之终点。予等所购切符，至此驿已终，须续购矣。外子偕比国人往电局发电，告森堡使馆以车非直达，仍须有人在莫斯科相迓。彼局中悉见外国人，睨比人良久，责以不脱帽。比人不得已脱帽致礼，彼始掷出一纸，俾书电文。所书者为法国语，局员不解，谛视良久，质之旁一人，又谛视良久，始核价。计发十馀字之电，费时间五十分云。

癸卯旅行记卷下

四月十七日（阴五月十三） 今日另购切符，由国境西线入後贝加尔线矣。午发车。在列国通例，各公司各线，有互相抵算之契约，故无论越过幾线，其切符可同时并购，而乘车或随时更换，从未有重购切符而不必换车者。此满洲里驿，乃重购而不换车，亦俄国公司之特色。闻此车驶至贝加尔湖畔方止，岂後贝加尔线与国境西线，均已通用满洲公司之车耶？

另购车票
而不换车

先是驻车满驿，有税官登车，问外子是某君否。外子答是，彼言随带行囊已奉电放行，遂逐件加一封识而去。比国人为传语：“当在哈尔滨时，闻此关之严，不可思议。有旅顺华商，新从俄归，言过此关时，有一极小之日本寒暖计，亦为所取去。有一俄武官，方从北京掠物归国，关

俄关之严
不可思议

上见珍品满筐，疑为日本制，将取去，此华商代认为中国制，乃放行。”又昔年湖北自强学堂之俄文教习波里君（外子昔所延订），遇于哈，为言满驿关例，专事搜索日本制，虽纤毫必收没云。今见此关之严，果无异海参崴。予等从日本来，岂无一二品日本制，今得放行，非得彼政府电托不获此。虽然，俄例无事不可以贿通，久蒙各国之认许者矣。

无事不可以贿通

切符之价，先纳坐席（如一等位若干），再纳急行，再纳寝台。夫坐席之外再加寝台，犹可言也，为坐者不必定寝也，然长行已断无不寝之理矣。若急行之加，真不可解，岂同此一车，纳急行价与不纳急行价，其到着不同乎？此次予等托一庶务长代购切符（此庶务长之职，日本列车所无，英法德等国，车行极远不过一二日，亦未必有此，不知美洲长铁道有此职否），车行後缴纳馀资，外子谓差百馀卢。然语言不通，无从询问。姑向比国人谈及，比人允为代询。经五六时间，彼将所差之百馀卢缴回。此老年人，非比哈驿之十五卢有心蒙混，盖俄人算术本拙，又各种赁价，分合纠纷，更与他客赁价牵涉致误耳。

闻外子云，昔年驰驱于欧西各国之郊，凡越一国境，则风尚景物顿然改易。即比与法，种族同，语言同，而风尚景物仍不相同。何也？既已各自成国，即各有其政其教之区民于不同也。乃予今日出满境，入俄境，不见所谓不同也。车驿之结构，车道之管理，车员役之服装、人种，无不同也。教堂尖矗（俄例每村落必有数教堂，堂必有尖，金银色灿烂耀目），水塔高峙（俄例每车驿必建塔储水，盖

出入国境
不见不同

沙漠乏水，冬令水冰，皆宜先备)，无不同也。所微不同者，满境上不十里必建屋驻哥萨克兵，车经过，则出二三人负銃向车立，不知何意。夜行望灯光疏落如星，皆兵房也。而一入俄境，此兵遂少，盖其疑信不同也。中国妇女闭笼一室，本不知有国。予从日本来，习闻彼妇女每以国民自任，且以为国本巩固，尤关妇女。予亦不禁勃然发爱国心，故于经越国界，不胜慨乎言之。

不禁勃然
发爱国心

十八日（阳五月十四）午前四时，抵契丹司基驿。此为国境西线与後贝加线之分歧驿。後贝加线，又东北至斯特列田斯克止。此驿驻车卅分时。凡驿有歧路者，驻车必稍久。考日本记载，每谓分歧驿名开伊多罗甫。今此契丹驿，其即开驿之改名欤？抑另一地乎？不可知矣。总之俄术在淆人耳目耳。

又百七俄里至赤塔，此为後贝加省著名之市，屋宇整齐，非复满洲路上草创景象。闻此地有巨商，以造酿致富，本波兰志士被追放者，历万辛自营生计，颇得众心。昔虽致富，而尚被种种苛例。近今俄于西伯利渐渐视同域内，不欲含怨者之丛于是地，故追放数年减一年，而待向所追放者亦宽一层云。残月挂林，远山戴雪，凭窗窥望，哀彼波兰遗黎。

波兰遗黎

此一带雅布鲁诺山脉，为西伯利铁道拔海最高处，凡三千五百英尺，较兴安岭仅减低百尺。然兴安升降陡峻，非穿隧不可，雅鲁迤邐上下，可沿坡而行。虽然，究以昂度太高，故每一辆之八轮汽车，仅可带廿三辆之货车，不

如满洲道上之可带四十辆也。遍山弥野，皆属森林。林皆针叶树，无阔叶树。地无积秽，时见野烧痕，其广数里。

蒙古人

车驿左右，每见蒙古人三五群聚，袖手徘徊，一若甚无事者然。头戴皮帽，略如故乡村儿之狗头帽，及纨绔子弟之拉虎帽，顶缀红缨，腰束彩绦，右衽大袖，皆广缘如村妇衣。衣兽皮，不加布，即以皮之革为表，注目列车，口嚼食物。噫！此种人不但不能自立，并不堪作奴仆，予谓亦坐不施教育之故。又悟衣之左右衽一大一小，乃蒙古风，前此固如日本和服，两衽大小维均也。

乌的河畔有驿名希洛喀者，或曰此真成吉思汗诞生地。下车散步。铁道在两山之间，满山翠柏，居民不少，景物亦佳。山间平地。窄者里馀，宽者一二十里。山下大溪即乌的河，忽洒为数渠，忽合为一流，其地果灵。闻居民事耕，所产小麦、大麦、葱、薯等，兼畜牛羊，其生活之度虽低，犹胜于满洲道上之成吉思汗驿。

色楞格河
上之遐想

十九日（阴五月十五）黎明，知将过色楞格河桥，特起观之。四山环抱，残月镜波。予幼时喜读二百数十年前塞北战争诸记载，其夸耀武功，虽未足尽信，然犹想见色楞格河上铁骑胡笳之声，与水渐冰触之声相应答。今则易为汽笛轮轴之声，自不免兴今昔之感。然人烟较昔为聚，地力较昔为任，则又睹今而叹昔。凡政教不及之地，每为国力膨胀者施其势力，亦优胜劣败之定理然也。

天明，渐渐从山缺树隙望见水光，知为世界著名之第一大淡水湖所谓贝加尔湖者矣（中国旧籍或称白海，元代

或称为菊海)。自过上乌的斯克，浓树连山，风景秀丽，殆迈蜀道。而此夷彼险，但有怡悦，无有恐怖。因想苏武牧羊之日（武牧羊于北海，海即贝加尔湖），虽卓节啮雪，困于苦寒，而亦夫妇父子，以永岁月，亦未始非一种幽景静趣，有以养其天和也。旅行记程以及日本各记载，皆以梅索瓦驿为湖畔换渡之所，今日车至梅驿不渡，又二驿始驻车。岂所谓贝加尔回岸线者，已引长至此欤？此车本来自旅顺，经过哈尔滨而止于湖畔者也。

过贝尔加
湖想苏武

予等将与此车别。庶务长颇殷勤，送予等渡湖，登久闻之所谓碎冰船者（船凡二，予等所登者名贝加尔），并代索船室键，开室俾予等安坐，因赠以外子昔年巴黎购来之精制指南针（盖悟与俄人交涉，必处处有赠物也）。船为英制，长二百九十尺，吨数四千二百。除船底一层外，其平岸一层，船腹有轨，船轨与路轨凑合衔接，汽车即循轨入船。船可容车二十七辆，载之以渡。渡车以货车为尤便，盖省上下搬运之劳费。若客车则换乘为便，不必定载原车以渡也。予等所乘之急行车本不带货车，故未见其载车。其上一层为大食堂，两傍为乘客休息房。其後为二等位之食堂及休息房，亦宏敞。船身宽博，迥异寻常。甲板上为游眺所，烟突凡四。凭舷一望，极目千里（湖南北千二十华里，东西百五十华里）。

碎冰船

环湖尽山（峭立四周，无一隅之缺），苍树白雪，错映眼帘。时已初夏，而全湖皆冰，尚厚二三尺（湖面海拔凡千五百六十英尺），排冰行舟，仿佛在极大白色平原上，不

湖上风光

知其为水也。别有天地，何幸见之。或谓此世界上水最清澈之湖，惜今日之见冰不见水也。然吾江浙间之太湖，上受天目诸水（如贝加尔之上受色楞格水），下泄吴淞等江（如贝加尔之下泄昂噶拉江），虽大小什一，亦复极目无际，水清澈底（贝加尔水之淡而不鹹，以水流泄故）。而皑皑白冰，非所见也。故此渡极乐。

碎冰之法

至船之所以碎冰，初非以冲力撞冰也，故船首不锐。乃船机吸此冰下之水（冰无论如何厚，其四五尺下必水）以喷出舷外，冰无水相承，自以重力不均平而致裂，更助以船之推力，推开此既裂之冰，而船进矣。故湖中之冰，虽坚可碎，而湖边之冰，转以水浅，而船力所不及。舟行二时许（他人渡湖，每曰须四时许，或是从梅驿而渡，故路远），达西岸。（闻湖有一种奇鱼，长五六寸，头部之长占全身三分之一，眼大非常，且能飞。鱼虽小，能潜于二千尺以外水底，而不畏其重压，惟出水见日光乃溶。）此湖多疾风迷雾，故冰渡尤稳。（蒙古音谓此湖曰达登淖尔。达登者，含神奇意与富有意。）

坐位已满

将抵西岸，乘客纷纷争先，一如中国长江轮船状态。据云恐彼处车位不良，且或竟不得坐位。外子笑之，谓当不至此，遂从容步至车侧。见一等车一辆，欲登，则车仆以美国人专赁对。又一等车一辆，则坐位已满，始信争先者为洞知俄情者也。

外子率予等徘徊车侧，犹盼有续来钩结之车，乃距车行不过十分钟，而寂然不闻。彼送予等渡湖之庶务长，旁

皇不安，左右奔驰，商于此驿之长。驿长耸肩张掌，反覆与说，竟无效。此庶务长将归湖东，急急为予等提手荷物置食堂中，邀予等在此食堂坐，尚以为行二时许，至伊尔库次克大驿，必有车来钩结，备予等坐位。乃比至伊驿，仍复寂然。非但予等无坐位，更有从伊驿登车之二德国客，亦无坐位（二等位），同行学生五人亦无坐位。幸汉口俄领事之书记生夫妇于伊驿下车，让出二等一室，招学生速占。奈俄顷间已被一人占去一位，仅馀三位（此人後仍让出）。于是三学生姑居此室，仍馀二学生无着。正纷扰时，一德国老妇人通华语，愤予等之不得坐位，代为争论，比人巴君亦助辩。聚议四时之久，始勉腾二等位者一室，予偕外子及所携二女子皆不得已挤入此二等室中，已倦极矣。俄人动辄自夸优待华人为他国所不及，今果见其“优待”如此。至售出切符若干枚与车室若干坐位不相符合，亦惟俄人之经理“周密”如此。

如此优待

车过伊尔库次克，予因车室未定，且怨声盈耳，怒容满座，故无心纵观。有银行人携三百卢布来，请外子签字领受，盖李君辑甫恐川资不敷，电汇此三百卢来也。又森堡使馆来电，知公使托陆君子兴亲赴莫斯科相逐。陆君为外子十二年前好友，更欣慰。

予昔年初习日本文时，曾试笔译福岛安正君（今少将）《单骑远征录》（少将任中佐时，一人策马于俄及满蒙之境者再阅寒暑，所传日记曰《单骑远征录》），中有叙伊尔库次克一段，录存如左。虽为壬辰、癸巳间事，亦可参知大略：

日本人之
《单骑远
征录》

伊尔库次
克所见

伊尔库次克濒昂噶拉河右岸，人口大约四万七千，位西伯利之中心，亦第一都会地。观光察势，无如此地，故留马十日，得巡览哥萨克骑兵、豫备步兵大队营、专门器械学校、陆军病院、候补士官学校、小学校、博物馆等。

此地驻屯骑兵仅哥萨克一中队耳。时已严寒，道路冰结，不便骑兵之运动。蒙参谋部长之厚意，召集于参谋部门前，演密集运动，相邀观览。路冰结滑甚，易蹶，而驰驱颇熟练。

步兵大队以五中队编成，兵员千二百人（按：今已大异）。

器械学校

器械学校以九年毕业，生徒二百许，为学术应用之组织。校内有教场，有工场，一面为研究学术，一面为练习实业。其所制造之机械器具，皆坚牢而价低廉，故民间订购者不少，盖此地必要之学校。

陆军病院，时有患者百许。院内有看病夫学校，生徒六十人，三年毕业，六年服役。

候补士官学校，为养成步兵大队、骑兵联队士官候补者之所。现步兵科二十人，骑兵科九人，二年毕业，以见习士官归本队，而待士官缺出之采用（按此大概如各国通例）。

小学由商
人集资

小学校凡十五，纵览其一。此校贖本金，悉由豪商集成，故不收生徒之授业料。石造层楼甚宏壮，百事整顿。讲堂上揭集金者之肖像，以垂不朽。

博物馆，亦称西伯利第一，建筑壮丽。楼上所藏书籍中，中国书多，又藏各国关于地学之杂志等。楼下则西伯利古代之器物，及矿物、植物、动物，搜集陈列，又古今之货币。其少少外国品，亦颇可观。就中最可注意者为矿物。西伯利所采掘之金，当一八九〇年凡六万三千四百三十二封度，翌年六万五千五十七封度。盖伊尔库次克、後贝加尔、黑龙江三省，金坑极富。今交通未开，机械未全，而所获既如此。一朝大铁道通，机械工夫，运搬便利，其采获殆不可测。

博物馆

当时铁路未成，所经营者已如此，近今二三年来，必有进步。昨冬有旅行者经此，观察所得虽未详细，亦录如左：

伊地建筑，十九皆木，惟总督官舍、博物馆、剧场（土木之费凡二十馀万卢）、教堂、商业学校等为石造。道路则不石不木，尘芥没踝。所最经营者，教育与慈善事业。全都大小教育处凡四十馀所，有宗教、商业、工业、矿山、女学、兵学、医学、幼年学（为储武学材者，七八岁以上至十馀岁为止。观其教法，亦颇认真。饭时游客至，即邀共餐：茶一杯、肉两片、麵包。食前後生徒起立，对耶稣像高唱赞美歌。盖俄人于教育上处处带宗教性质，不但孩童也，于武学尤甚。人之贤否，课之高下，无不以宗教之信仰分数为定）、孤儿院、小学校等。关于慈善者，又有罪人儿童之收容所、贫民院、无宿者之宿泊所、恶童惩戒所。馀如学术协会，亦所注意，而尤重地学会（博物馆即附属于此会）。工商业尚

建筑十九
用木教育多带
宗教性质

未臻盛。本来人口稀少，因金坑多，四方招集劳动，于制造业未暇及也。制造品多来自欧俄。农业畜牧，亦未足以养当地之民，故畜类多来自托穆司克及斜米帕拉庭司克，或来自蒙古。价格之贵，取是之故。

伊地有名之大监狱，所谓西伯利监狱者，世人记载待遇囚徒之残忍，举世无双，不忍卒读。而据当局者言，则曰待遇之亲切，无异父兄之待子弟。其信然耶？但愿所言不谬。当地风尚不靖，杀人放火，习为常事。无论田舍与市内，夜间人人警戒，不敢外出。盖从欧俄放逐来者，种类繁多，有剥夺公权之强制移住民，有并夺公私权之定期追放民，有因行政处分而被追放者，犴奴恶汉、豪杰志士均不少，近七十二年间约有五十万人。当时为助西伯利之开拓而放逐此种人，然而怨毒在人，于今日行政上未必便利。

自上乌的斯克以西，伊尔库次克以东，凡贝加湖南岸一带地，逼近我恰克图地方，为二百年久通之商路，故每遇出境华人（蒙古人亦不少）。所谓商者，除茶与织物外无他物。然茶利尽归俄商，华人不过小贩而已。织物销售不多，齐晋产而已。若江浙间织物，非所好也。

二十日（阳五月十六） 凌晨寒甚，车室中八十度之寒暖计（俄国通用）仅九暖度，其冷遇如此，亟命车仆燃薪取暖。至食堂早茶，知学生夏君与二德国人，昨夜均卧食堂，且无榻，寒甚。二德国人方怒形于色，彼盖二等客而无室可容者也。予等一等客四人既居二等室，而二等客遂

监狱残忍
举世无双

华人小贩

无室可容。彼满洲道上俄武官概不出赁资，占居一等位，而乘客之有位无位在所不计者，盖本为兵路，非商路耳。若西伯利路，亦岂尽供兵用，无藉商利乎？

今日始见耕地，又胜满洲一层。

廿一日（阳五月十七）黎明抵堪斯克，亦繁盛地，惜未起观。又八驿至沃林斯喀雅驿，驻车不行，闻因前途桥断待修之故。此亦大驿。下车散步，距市远，无所见（西伯利路车驿照例距市远），惟见一四无垣卫之木屋，中列极粗木长几数十，几旁各列极粗木长凳，一几一凳相配列，地污秽甚。同行学生曰，此酷似中国之学政试士院，盖乡僻之菜市也。村中妇孺聚道旁，蠢蠢然向列车眺望，口嚼葵子。驻车历九时之久，颇生厌。此长铁道本单轨，又路工不巩固，此等事闻所恒有。然以路工而论，西伯利路究胜于满洲路。满路专为据地用兵起见，于工于商于农皆非所顾。中国人不知，以为自有此路而商务必有变动者，非知俄情者也。

停车历九时之久

当地之正午，在森堡为午前七时四十四分，盖相差二百五十六分，而经度六十四度也（经度相距一度，时间相差四分）。予等此行，自海参崴至森堡，经度相距九十六度半，故时间相差三百八十六分。车中顷刻不同，故不能确知为何时也。今日驻车久，感时间之不易计算，记所经大驿之时间相差如左：

森堡正午	莫斯科	午後零时三十分
	萨马拉	午后一时十九分

乌 发	午后一时四十二分
米雅司(乌拉岭顶)	午后二时一分
车里雅宾	午后二时四分
鄂穆司克	午后二时五十二分
鄂 毕	午后三时三十分
伊尔库次克	午后四时五十六分
梅索瓦	午后五时二分
赤 塔	午后五时二十九分
哈尔滨	午后六时十八分
海参崴	午后六时四十六分

时间差异 车行既速，于时间差异关系极巨。在战时用车，尤贵精算。譬如东驿西驿相距七百里（姑以中国旧说，命之曰经度，相距三度半），车行速率以一时七十里计（速率大概），则历十时而达。今东西驿各于正午发车，速率无稍异，而东车抵西驿时为午後九时四十六分，西车抵东驿时为午後十时十四分。非车有迟速，乃午线不同也。闻德意志以国境东西相差三十馀度，车行时间，易淆头脑，于战事尤非便，故于甲午阳三月三十一日之夜半，改全国用一律无殊之正午。惟与种种政令相关，改易非易，先事商议，凡历十年云。

车上饮食 乌苏里线及满洲线之车，食事均用俄例，每日一度（俄人往往每日一餐）。此车用各国通例，每日二度（早茶不计）。早餐价七十五戈，晚餐价一卢，加茶等大约每人每日三卢。

长车无事，食时为乐；然食堂坐位，极多不能过二十人，而乘客几倍。故掌食者必豫向乘客商定食时，二度之食事，必四次方毕。又此车有浴室，每人价二卢，而水浊逾黄河。虽然，究胜不浴，亦增愉快。

哺，抵克喇斯诺雅尔斯克驿。驿濒叶尼赛河。河为西伯利四大水之一，桥长三千十七英尺，尤冠四桥。地繁盛，教堂尖矗满目，停车场亦壮丽。一望芳草如茵，远山添黛。彼状塞外者动砌以衰草平沙等字者，踪迹仅在漠南北一带，初未逾杭爱山、唐努山、萨彦山而更北，故不知纬度五十五、六之间，尚有宜耕宜牧之沃土耳。今日多见阔叶树，漠北尚有宜耕沃土凡地有阔叶树者宜耕。

线路穿过森林。溯开筑时，非法禹刊，即法益焚。然用焚尤易于用刊，故烧迹满目。惟一事最奇：现今列车日日通过，而线路左右数里，尚有数抱大树火焚不熄者，计非数日不能焚一树。将谓人力所为欤？四旷荒寂，何人劳力出此愚策？将谓车过喷火所兆欤？一星之火何能焚此大树？且距线路远者又何说乎？不可思议。惟火光熊熊，如列庭燎，颇悦目耳。大树火焚如列庭燎

车行，掌车者告已添车一辆，劝予等分室，惟仍是二等车。在彼极为无理，然四人分二室究便，遂允之。于是予等四人占二室外，夏、沈二学生亦得一室，二德人亦得一室，又一等乘客之驻长崎英领事亦得一室。领事善东语，且通东文。邻室相近，知予能东语，愿相见，遂略谈。彼亦怨车甚，问外子曰：君为政府人乎？谓俄人为好友乎？与英领事相见略谈

外子答曰：我非政府人。彼笑曰：然则君必知俄人者也。

有宗教书
无新闻纸

廿二日(阴五月十八)晨过阿臣斯克，下车就食于车场。俄路惟食物最备。场中间有售宗教书者，而从未见售新闻纸者。盖俄本罕施小学教育，故识字人少，不能读新闻纸。且政府对报馆禁令苛细，不使载开民智语，不使载国际交涉语，以及种种禁载。执笔者既左顾右忌，无从着笔，阅者又以所载尽无精彩而生厌，故新闻纸断不能发达。此政府所便，而非社会之利也。

山东人上
车卖绢物

此驿见一华人负囊登车，求售绢物。询系山东人，所售即山东所织。俄于他国人入境之禁禁严，且课税重重。此小贩人所获几何，而不远万里作此营生，想见吾民生计之艰。闻一路至森堡，此等亦不下数百名，间被杀死，且或加以有疫之名而虐死之。死後彼官以一纸空言达彼内部，转达外部，而告于我使馆，我使馆本不知此等人姓名来由踪迹，亦遂置之，其不告我使馆并不达彼内、外部者无论矣。虽然，视满洲境上哥萨克之时时杀人而上官方奖励之者，仁厚多矣，无怪俄官之动称国政仁厚也。譬如水旱偏灾，发帑移粟，乃行政者分内事。而在俄国则必曰：“此朝廷加惠穷黎”，“此朝廷拯念民生”。一若百姓必应受种种损害，稍或不然，便是国政仁厚。此俄之所以异于文明国也！

此其所以
异于文明
国也！

午抵玛里普斯克驿，见积石炭不少。先是汽机燃料用薪，盖东方材木多也，至是始用石炭。午後抵台噶驿（此驿有枝路通托穆司克，为西伯利线唯一之支线），下车饮茶。夙闻俄国尽力于西伯利移民事，以台噶左右为最枢要

地，今在此果见数十辆之移民列车，车外标可容若干人（细察所载民数，必逾于所标额数，而不顾坐卧之足敷与否，空气之足养与否，则俄官任事不实通病），车中设一暖炉，无窗无榻，极似载货之车。老幼男妇数十人挨挤其中，若羊豕然。然岁岁迁民（近一年迁数达二十万），愈迁愈东（此驿迁民并未下车，必有更东之行）。彼藏相威特巡回东清，其复命之书，筹于後贝加尔以东广拓迁政，诚为要图（後贝加尔以东者，满洲之谓也）。千里广土，百馀年国禁不许开垦之未辟精华，安得令强邻不艳羨？

移民列车

此处有市矿石处，盖附近所产。以二十戈市一烟吹盘，质类中国所谓玛瑙者。夜半过鄂必河，自此又入西西伯利线，惜未起观。鄂必亦四大河之一。鄂必以东富兽皮（野兽极多），鄂必以西富穀类，此西伯利二大富源。

阅各种记载，知此一带多追放人列车。铁栅环车，铁索缚身，兵卒肩銃持刀立车外，作种种可怖状。凡追放者固多因对压制政府施反抗而被罪，亦多阴险之为陷于不幸者。追放并及妻子，往往从车窗目送西行客而流泪，言之可悯。予等幸未遇。

流放列车

廿三日（阳五月十九）晨起，见沮泽满野，树根辙迹半没水中，此额尔齐斯河附近泛滥之水，亦有名沼泽最多、盈涸无常之地（即达布逊淖尔左近，今入俄境）。过此，又为有名之千里平原、一无所见之地（地为有名穀仓，农作颇勤勉）。旷野风磨峙立，予为初见。

今日为俄令节日，处处悬旗。节有大小（大节悬旗），

而为学堂休假、工作辍业则同。一岁三百六十五日中，令节居四分之一，加以暑休（大约九十日）、寒休（列氏零下十五度外），则学生功课几不足五分之三。故一俄教育家之言曰：若欲使俄国学生与他国学生受同等之教育，非比他国学生加二年之学期不可。诚哉是言。

午後，过鄂穆司克驿，亦西伯利大都市。市濒额尔齐斯河，昔读《新疆识略》，知此河近旁战绩不少。下车瞻眺，不胜感慨。

予等所乘之车，因续添故无仆人，盥室无涓滴之水，W.C. 污秽不堪，卧室中尘灰飞积，无人顾问。犹曰仓猝续添，未及增仆也。乃入夜键两端之门，清晨不启。予等四人及二学生、二德人、一英人（即长崎领事）、一美国妇人，尽被闭此车中。欲呼无从，欲出不能，饥不得食，寒不得火，犹曰可忍耐也，倘遇不测之灾，则此十人者不将坐死车中乎？俄人之“优待”如此。回忆“西京”、“伊势”二船上何等亲切，今履此危境，不免因今日一行之受害，而念及他日故国之受害，愤惧无已。外子命学生切告车掌，始允不键。

因车上境
遇而愤惧

廿四日（阳五月二十）睡未醒，忽驻车不进。左右皆车，一无所见，但望停车场壁上题字，知为坏乃科甫驿耳（距鄂穆司克三百六十唯）。历六时之久，始复进。不数里，又驻于旷野。下车前望，知有来车出轨，故相待久之。又进，见右侧轨下千百枕木，累叠以辅路基。小桥坡倒，亦累枕木以承车，勉可缓进。工人百馀，集犹未散。乃识驻

车之故。

昨日以来，无驿不见移民车。昨午以后，始不见积雪。鄂穆司克以西，平原大陆，变为波形起伏，河流有舟供渡，浮鸭知春，略见江南风景。车驿廊下，积新犁不少，盖移民所用。

薄暮，过车里雅宾斯克驿，此为乌拉岭东麓，此为西伯利铁道西端最终点（过此即入乌拉岭越线）。停车场石建广丽，为西伯利线之冠。下车散步，颇思购乌拉铁矿制成之细工物，以为纪念（久闻乌拉岭上多细工精品）。乃列肆已闭门，仅购二粗品。先闻此驿旁有极大移民厂一所，可容二千五百人，屋宇粗拙，有病院容七十人，教堂、食堂、浴室、洗濯所等备。十年以来，曾容六十万人之过境。他驿旁亦有此等厂，但不如此驿之大。极拟往观，亦以日暮不果。

移民厂

廿五日（阴五月廿一）向例过乌拉岭巅，必在昼间。此次两次遇险，迟至夜间。盛传之欧亚分界石碑竟不得见（碑向闻为三角塔形，围绕铁栅，一面书亚细亚，一面书欧罗巴，一八四五年立，当道光乙巳云）。经过米雅司驿，时尚昏暗莫辨，仅从隐约中望见松影蒙密，下听轨间溪流潺湲而已。予生四十六年，今日始由亚入欧。虽然，福岛安正君之言曰：混然一大地，何欧、亚之有？况横目纵鼻，灵性无轩轻，所异者语言面色而已，诚然。

由亚入欧

自过兹拉特驿，山环水抱，顿入佳境。矿厂林立，人烟稠密。自此行二百十二俄里，皆山水胜处。尤以自维索伐耶驿至乌斯喀塔夫驿三十里间，忽曲折忽开朗，傍流倚

山，听松看花，尤为佳绝。视日本之国府津、箱根间，有过之无不及。午後过乌发驿，阔叶树怒张，蛙声盈耳，又是一番景象。两傍多耕作。

此一带石油夥积，先是汽车燃料十八用薪，其二用石炭，至此更兼用石油。

廿六日（阳五月廿二） 今日车行纡回于萨马拉河、倭尔噶河之间。倭为入襄海之大川，汽船为有名浅水船，偶望见之，明轮在船尾。忆在汉口曾见一上驶宜昌之汽船，亦如之。河产一种鱼，孕子极肥，为俄人供饌珍品。予偕外子至停车就食，果极腴美。或盐渍致远，亦为各国所珍，究不如鲜者之尤美矣。

供饌珍品

河流滂漫，长堤断续，舟楫鱼鳞，一切景物极似江南，令人左顾右盼，目不暇给。倭尔噶河滨之萨马拉驿，为有名之分歧大驿。西两路均通莫斯科。南一路渐引渐长，将出彼之斜米帕拉庭斯克（或译曰七河省），而入我新疆北路者，与其襄海东岸一路，已引长至安集延，而瞬将入我新疆南路者，正如巨蟹右螯之双铗。而营口已成之路与张家口必造之路，又如巨蟹左螯之双铗，向我北京云。

巨蟹双螯
向我北京

廿七〔日〕（阳五月廿三） 一路繁盛。午前九时过都拉驿。屋宇整齐，草木畅茂。午後二时，抵莫斯科旧都。外子之友陆君子兴，远自森堡来，迓于车侧。外子一见欣然，盖相别已十有一年。车场宏丽，此为长铁路之终驿，无论再向何地何国，必换车矣。予等所购切符，虽至森堡，然所谓寝台赁者，所谓急行赁者，至此驿而止。陆君以为

陆君祥迎
于莫斯科

予等即于今晚换车向森堡，故已嘱驿长就车场中借辟一室，为予等待时之用。外子于莫斯科为旧游地，然欲予等一览旧都景气，故决意就旅馆留宿，作二日之游。遂由陆君导至一馆，名“斯拉夫”。俄人皆斯拉夫种族，即以种名名旅馆也。陆君又向驿长言，伊尔库次克以西以一等价而坐二等室为不公，彼但唯唯而已。俄人不欲内外上下之情通，故不重行政诉讼法。

论人民进化之理，由草昧而臻于文明，大率分五顺序。最初除避饥寒外无生活，遇水而渔，涉山而猎，食肉寝皮而已，所谓狩猎时代。久知野获者之不足恒恃也，于是牧饲家畜为食，所谓畜牧时代。久知徙逐无定之不足以为恒产也，衣食之外，兼谋居处；血肉之外，兼嗜植物，于是耕作土地事起，所谓农业时代。久知各恃其馀粟馀布之不便通有无也，于是组织交通信用之机关，为有无互济之媒介，所谓商业时代矣。此时彼此相通，智巧愈进，而嗜好亦愈繁，于是各出智巧以精制造，各精制造以投人嗜好，遂更进而为工业时代。此五时代各有顺序，初非一跃可超，而其程度之迟速，则在民智之高下与教育之有无。顾此乃上下千年之谈，而非纵横万里之谈，不意予于三十日中二万里间亲见之。自海参崴穿山而西，入宁古塔之境，此三百年发祥地，旧史所谓“林木中百姓”、所谓“打牲乌拉”者，流风尚存，非所谓狩猎时代乎？更西出蒙古之境，经阴山之北，沃土未耕，而牛羊驼马均极蕃息，非所谓畜牧时代乎？更西入西伯利之西境，民风朴质，而富穀仓，非

论人民进
化之理

三十日而
历五时代

所谓农业时代乎？（其麦岁输德、奥等国。）至越乌拉岭而历莫斯科，交通便，阡陌盛，虽工业不闻于世界，而已駸駸乎跻商业时代矣。安得再道德、法、英、美诸邦，一睹所谓工业时代乎！

庚子巴黎之万国博览会，有所谓“亚细亚俄国出品馆”者，中设西伯利铁道列车，其入口处模拟莫斯科之停车场。购券入场，备观列车之寝台、食堂、读书、运动、游技、休息、通信、祈祷、澡浴、医疗、写真暗室（为乘客途中洗写真片所）等。观毕出口，则豁然模拟北京之停车场，示一车直达之意，俄耶？中国耶？不可思议。此异邦人所记载，而本国驻览者不一言及也。予初谓列车必如此周备，今亲见者，乌有所谓读书、运动、游技、休息、通信、医疗、暗室者耶？但见食堂之隅，悬偶像为祈祷所耳。

廿八日（阴五月廿四）晨闻教堂钟声，如远雷，如聚蜂。相传此处教堂锐顶万数。东教教堂，其式样不但与新教异，并与旧教异。满洲线上，数已百十，屡见之矣。（日本东京有东教教堂一所，乃维新前所建，至今追悔失策，指目痛愤。）俄意务欲使人迷信宗教，则一切社会不发达与蒙政治上之压迫损害，悉悉委于天神之不佑，而不复生行政诉愿、行政改良之思想，颇见效验。

游博物院。外子曰，此院宗旨，在考其国历史，而风俗次之。故无外国物，亦无天生物。又以教立国，故所藏以教事教物为多。

游画院。所悬万幅，油画、水画、铅画皆备，其绘光

西伯利亚
铁道名实
不副

务欲使人
迷信宗教

奇

之技尤不可思议。光肖，则无笔不肖。且能因光肖声，雨、风、泉、石及人物形神，莫不如闻其声，至绘声而技绝矣，此为日本所未及见。

游育婴院。宏大拟王居，岑楼五重，复道阔寻丈，胜于上海城外里巷。每一广室，略如中国仕宦家之大五开间，而不隔断。每室栖五十儿，一媪乳二儿。床榻衾褥，纯白取洁。治疗、洗濯、饮食，无事不注意。凡在院者千六百馀儿，其寄育于外以及出资即令亲母乳儿者不计。院中女执事百数，皆本由在院之婴长成，不能不叹其有效。末至收婴所，据云每日必收廿二三至廿八九婴。收法：先去婴之旧衣，裹以软衾，置盘中权其重量，复以软迈当（尺名）度其胸围、头围、身长，又以验肺之寒暖计测其有病与否，一一详记，并记其姓名、住址、生年月日（无姓名者记送来之姓名住址）。毕，命任乳之媪抱归乳室，事务秩然。院中除下男、门役外，皆妇女主院。老妇导观周指毕，出册请注姓名，并言前未有中国妇人来此者。予不谙西文，为书汉文数语，又捐附十卢布而出。

育婴院

中国妇人
始末此

就食肆名“莫斯科”者晚餐。此肆仆役服装尚仍旧式，故往一观。肆存三椅、三刀匕，及三人用之食皿，云是昔年今俄皇加冕时曾就此肆一餐（一太后用，二君后用），故留此纪念。

夜，陆子兴邀往花园观剧。此俄夏令景象。人兽递演，种种解颐。

廿九日（阳五月廿五） 昨日既驱车一览大概，今日

环王居作
城垣形

更步行一覽。此间环王居作城垣形。昔外子从莫斯科携归银画一幅，正是此城，今幸亲见。先至大教堂，即历代君后加冕处。四周黑暗处皆教士骸棺。正中座下，黑木长数寸者，云是耶稣受钉之木。出堂入旧宫，一广室正中玻璃立橱中，悬其君后及太后当加冕式时所服之银鼠髦、钻宝冠、教杖等。外子云，昔年即悬其父加冕式时髦、冠、杖等（阿列克三特第三），今景移而物亦换矣。室中所列万品，多其历代君后遗物，无非钻宝珍奇，与宗教所关之品。又历代各国赠与之品，珍贵炫耀。中有鞍鞞一具，云是一七八九年中国所赠。工固华产，非不精细，但较各国所赠，不免相形见拙。且既为帝室馈赠，而中国记载不闻此事，何也？又一银制杯，已毁损，为其先帝阿列克三特第三被袭不中时留遗物。

彼得大帝
手制之靴

历观各种勋章殿。俄制，有一种勋章，即建一殿。顶及四壁，无非绘刻此种勋章之式饰，及曾受此勋章者之姓名。更观其餐殿、寝殿、读书殿、梳沐殿、咖啡殿、延见男女宾客殿（俄虽专制，然待臣下犹用客礼，共坐共餐，不事跪拜）。一柱、一门、一地板、一用具、一绘幅，种种奇富，不可名状。先闻各国宫殿推俄为第一宏富，外子云诚然。及观其先帝大彼得手制靴，硕大无朋，而制作坚朴。又其所卧床褥，亦朴陋。可见彼邦崇尚奢侈，乃在大彼得以后。

又有密楼，曲折而登，为皇帝与三大教长密议机事处（三教长：一莫斯科，二畿耶甫，三森堡）。小梯危楼，务

求曲密，想见当日无政之非教。又一室，寝床帐褥，皆中国织品，闻拿破仑入莫斯科时曾寝其中云。出宫循城，望九十年前拿破仑统兵攻入处，烟雲苍茫而已。

盛传莫斯科之“王钟”、“王炮”，今皆亲见。炮形直大如筒，古代旧式，了无足异。钟已碎缺（日本记载云重量八千六百贯目），缺片在地，缺处可容人入，为拿破仑败退後俄人纪念之作。周围文字，非今俄文，乃旧日斯拉夫文字也。

王钟王炮

游所谓“帕萨时”者，仿佛日本之劝工场，而富丽过之。列屋数百，悉悉层楼，纵横街衢十数，悉覆玻璃。珍异日用，毕陈待售，惜不见教育用品出售耳。

绘印端书（即明信片）千百种待售。购一托尔斯托肖像。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一度病气，欧美电询起居者日以百数，其见重世界可知。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其行于俄境者，乃寻常笔墨，而精撰则行于外国，禁入俄境。俄廷待托极酷，剥其公权，摈于教外（摈教为人生莫大辱事，而托淡然）。徒以各国钦重，且但有笔墨而无实事，故虽恨之入骨，不敢杀也。曾受芬兰人之苦诉：欲逃无资。托悯之，穷日夜力，撰一小说，售其版权，得十万卢布，尽界芬兰人之欲逃者，藉资入美洲，其豪如此。

托尔斯托

芬兰本瑞典国之一部，百年前俄人灭取之，照例施种种苛例。（俄待他种如芬兰，如波兰，如犹太，皆有种种不思議之苛例，罄竹难尽。大意无非欲遏民智，俾就夷灭。安

芬兰之痛

知他日不有四三皇而六五帝者乎!)芬兰人心不死,暗行其自治,暗行其教育,且不甘学俄语,不甘行俄币,不甘遵俄历;而于俄之苛例,究不能逃也。昔年外子在俄,曾役使芬兰夫妇二人为仆,亦曾助资俾往美洲(壬辰年事)。今闻俄例更严,不允给出境凭纸,且设种种苛例,不遵例者不给准婚凭纸。其禁设学校(俄设高等学校,亦禁不准入),断其入仕之途(俄官无一芬人),在武备尤禁。又强设医院(选极下等之医生设院于芬,俾收不杀而杀之效),无非欲塞其智慧,绝其种嗣(禁婚嫁),又不欲留种他土,故禁不使出境。俄廷用心,可谓周密。

前往森堡

回寓晚餐。自伊尔库次克西来,车上食品,有动物,无菜类。此于卫生不宜,易致肠胃病。滞此二日,得食植物,喜甚。餐毕,部署登车向森堡。八时半赴停车场,九时半行。仍加急行赁,又加坐位赁。据云倘不加坐位赁,竟或不得坐席云。因止一宵,故未加寝台赁。宵行无所见,但知为复轨(萨马拉以西始有断续复轨,奔萨以西始真复轨,其先均单轨)。又坐立稍稳,不如乌发一带,轨形高下如波,左右不平或差寸许。此俄技师之能事,他国人所未有也。

三十日(阳五月廿六) 此为世界有名之直线路,亦为俄造筑最先路,又为筑价最昂路。七时半,下车饮茶(此车无食堂)。九时半,抵森堡。

此行路费

此行路费,一人之资约四百五十卢布。

上海至长崎——船价(一等)二十四元(二等十八元)。

长崎至海参崴——船价(一等)日币四十圆(二等廿四圆)。

海参崴至交界——车价(一等)俄币六卢四十八戈(二等四卢八十九戈)。

交界至哈尔滨——廿一卢五十戈(二等十一卢五十戈)。

哈尔滨至满洲里——五十四卢(二等卅三卢七十五戈)。

满洲里至森堡——百一卢(二等百十三卢七十戈,并急行、寝台)。急行:卅七卢廿戈;寝台:卅一卢四十五戈。

莫斯科至森堡——急行,六卢(二等五卢十戈)。

车行饮食、行囊运货等——百卢。

当哈尔滨濒行时,李缉甫所言托达尔尼电李宝材续送至伊尔库次克,迄无其事。想达尔尼必面允缉甫所请,而实未电也。又达尔尼所谓行囊八件二十日可到者,计五十四日乃到。到而开视,则失去外子礼服花衣一、实地纱袍套各一,予狐皮礼服一、棉袍一、厚皮外罩一,计六件,共价值二百卢布。窃物为俄关恒有事,不足怪也。

衣服被窃

伊尔库次克以西所纳一等车赁而所坐二等位事,往返函询,无非此推彼诿。陆子兴向道路部面陈此事(略如日本递信省),历半年,始送来九十馀卢布,而邮局只扣去三卢馀。

癸卯旅行记
人名索引

三 画

大彼得(彼得大帝)

29, 4, 28

川上俊彦(日本贸易事务官)

29, 4, 8

小真贞子(日本爱住女学校校长)

29, 2, 20

五 画

田边朔郎(日本工学士)

29, 4, 10

田阿喜(在德国之浙江人)

29, 4, 9

外子(即作者丈夫钱恂)

29, 2, 17 29, 2, 18 29, 2, 20

29, 2, 21 29, 3, 23 29, 3, 25

29, 3, 26 29, 3, 28 29, 3, 29

29, 4, 4 29, 4, 8 29, 4, 11

29, 4, 12 29, 4, 13 29, 4, 14

29, 4, 21 29, 4, 23 29, 5, 4

尼果赖司第二(尼古拉二世)

29, 4, 8

幼楞(钱幼楞, 钱恂之弟)

29, 2, 28 29, 2, 30

六 画

邬君(俄国东方学堂学生)

29, 4, 10 29, 4, 11 29, 4, 14

关寿彭(“同利”号商主)

29, 4, 6 29, 4, 7 29, 4, 9

刘仕熙

29, 4, 10

讷荫(宁古塔副都统)

29, 4, 8 29, 4, 11

许可庄(作者之表弟)

29, 2, 30

孙实甫

29, 2, 21 29, 3, 21

七 画

李相(李鸿章)

29, 3, 13

李兰舟(海参崴商务委员)

29, 2, 25 29, 2, 26 29, 3, 13

29, 4, 6 29, 4, 8 29, 4, 9

29, 4, 10 29, 4, 12

李次山

29, 4, 6

吴兆燾

29, 5, 11

吴怀疚

29, 3, 1

时任竹子(日本爱住女学校干事)

29, 2, 23

迟怯苛夫(占领宁古塔之俄军官)

29, 4, 8

陆子兴(徵祥)

29, 4, 27 29, 4, 28 29, 4, 30

阿列克三特第三(亚历三大三世)

29, 4, 28

张公(张之洞香涛)

29, 3, 13 29, 4, 6

张济庆

29, 3, 21

沙尔呼达(宁古塔都统)

29, 4, 11

沈文肃(葆楨)

29, 2, 28

佐佐木静(川上俊彦之书记生)

29, 4, 8

伯宽(作者之弟)

29, 2, 30 29, 3, 4 29, 3, 8

八 画

松方正义(日本伯爵)

29, 2, 23

松方幸次郎(松方正义之子)

29, 2, 23

固必乃脱(迟怯苛夫前任)

29, 4, 8

肥后庆次郎(“伊势凡”船长)

29, 3, 22

实甫夫人(孙实甫夫人)

29, 2, 26

河原操子(日本女教师)

29, 3, 1

九 画

胡仲翼(作者之同乡)

29, 2, 30

柳原氏(作者之日本女友)

29, 3, 20

神尾光臣(日本陆军少将)

29, 2, 28

十 画

格勒革理第十三

29, 4, 6

徐显民

29, 3, 21

铃木阳之助(日驻海参崴官员)

29, 4, 8 29, 4, 9

彩林(或名蔡林)

29, 4, 9

十一画

黄朴臣

29, 4, 6 29, 4, 10

深泽(日本驻上海领事署官员)

29, 3, 21

十二画

曾文正(国藩)

29, 2, 28

十三画

福岛安正(日本军官)

29, 4, 19

十四画

缪祐孙

29, 3, 13

癸卯旅行记
译名简释

三 画

下之关
马关

四 画

戈
戈比
车里雅宾、车里雅宾斯克
切利亚宾斯克
切符
き→ふ，车船票

五 画

东教
东正教
务拉的乌斯托克
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
写真店
照相馆
司柯里乐夫
伏罗希洛夫
尼果赖司喀
今乌苏里斯克
台嘴
今新西伯利亚

六 画

西伯利

西伯利亚

西京

京都

托穆司克

Tomsk, 托木斯克

迈

mile, 哩, 此处疑指海里

自转车

自行车

七 画

克雷木

克里米尔

克喇斯诺雅尔斯克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時計

钟表

身纸

身份证

汽车

火车

启罗迈当

公里

八 画

坪

平方米

九 画

指轮

戒指

十 画

都拉

土拉

倭尔噶河

伏尔加河

准据

护照

十一画

萨仁

沙绳

萨马拉

今古比雪夫

唯、唯斯特

俄里

十二画

斯特列田、斯特列田斯克

今斯列坚斯克, Sretensk

森堡

彼得堡

鄂穆司克

Omsk, 鄂木斯克

十三画

辅特
音特

十五画

畿耶甫
基辅

钱单士厘
归潜记

彼得寺	767
新释官·景寺之属	809
章华庭四室	820
景教流行中国碑跋	840
景教流行中国表	855
摩西教流行中国记	867
罗马之犹太区——格笃	876
育斯	883
马哥博罗事	894
义国佩章记	901
奥兰琦——拿埽族章	907
宝星记	911

彼得寺

彼得寺直隶于罗马景宗，为旧教万寺领袖，宏大瑰丽，虽世界著名之俄国帝宫，不敢望其肩背。予两旅罗马，瞻游此寺无虑二三十次，逐有所记，汇而存之，不觉其言之过繁；然于寺藏之富与寺工之良，仍未详什一也。教例，耶稣之外不得别有他祀，则寺祀彼得为非理；然寺名虽题彼得，而所拜仍是耶稣，非若中国之以某神名寺者，即拜某神也。至于教寺一堂一殿，咸有专名；名称不确，即游事莫举。长子稻孙有《新释宫》一篇，摘其关景寺者附录于后。本篇所用寺屋名称，即采诸《新释宫》。（景宗，即俚俗所谓教王者。原文有父意，无王意，即其他代称亦绝无王号。故用《景教流行中国碑》例，称为景宗。）

旧教万寺
之领袖

栖尔果场

寺建乏氏刚上，本肅龙帝之栖尔果场（凡栖尔果必椭圆形，古罗马游戏运动场）。景纪初年，为虐杀教徒地，相传彼得即死于此。景纪九十年，克雷朵（当时教徒之高级者，后追尊为景宗）私建小寺于残骨穴中，即今寺权舆。三二四年，康斯坦丁帝允教士（名栖尔叠司忒，后追尊为景宗）请，仿福罗（别见）之跋栖黎嘎（别见）以建寺，就旧基增饰。帝亲负土十二筐，以符十二使徒之数，而寺始显于地面（初犹穴寺），顾非今式，中有广庭，庭有铜制大松球一。今寺不可见，而松球则移置景宫中，腹逾合抱，厥高称是，或曰本肅龙场旧物。八四六年，沙拉生人侵罗马而寺毁。景宗保罗三，大兴工作，以新厥寺，而旧迹毁尽。保罗三固有名之毁旧人也。

乏氏刚

乏氏刚者，腊丁文作Vaticanus，罗马七邱之一。推其命名所由来，为说凡二。一谓出于乏氏气尼亚Vaticinia，此在腊文为神言。古罗马信多神，有所疑，卜于神，神所言罔弗信。邱本卜地，故名。一谓出于乏奇都斯Vagitus，此在腊文为神名。邱本奉祀乏神，故以神名名邱。二说皆是。

十二使徒

（十二使徒，其一彼得，即西门，为使徒首领。寺名彼得，不仅为彼得死此而名也。其二安得烈，为彼得之弟。其三雅谷，为西庇太之子。其四约翰，为雅谷之弟。其五腓力。其六巴多罗马。其七多马。其八马太。其九亦曰雅谷，为亚勒腓之子。其十达太，即勒拜。其十一锐，亦称西门。其十二卖耶稣之犹太。犹

大死，门人公议，补以马提亚。）

一五〇六年，景宗儒略二重构厥寺，为今日庙貌基础。溯寺史者必推原儒二。在儒二初意，但欲自营墓室于寺内，故建寺历史扩新伊始之时，仅借用尼哥拉五已成之工（一四五二）而已。

迨徵图案于勃拉曼，勃固名建筑家，规画阔远，工遂莫辍。虽所成仅一小部分，而希腊、腊丁两十字式之取舍，实影响于后来寺学（尼哥拉时议用腊式，勃拉曼图改用希式。景寺平面，必以十字式为正格）。图之原本，尚存佛楼次博物院中之建筑室内。图为正面，相传勃氏计画，欲于康斯坦丁之跋栖黎嘎上，加一邦堆翁（别见）圆顶，予阅图诚然。勃氏歿後，利翁十继工，征图案于拉法爱尔，复议用腊十字式。卑鲁齐继之（时拉氏卒），再议用希十字式，仅毕正座，未遑他及。一五三四年，保罗三又用安敦之图（建筑家名安敦者不止一人，故此人必冠以地名之珊嘉罗字），改腊十字式。筹画甫就，而拉法爱尔名弟子猷尔继之（时安氏卒。此猷尔字通用，必赘以罗马字，以别于他猷尔），不久而米加勒安治又继之（时猷氏卒），米氏年七十二矣。米扩大既成之正座及栏臂，制大瓴屋之图，言将升邦堆翁于天上，盖当时建筑家群以邦堆翁为神工也。米氏复用希十字式，而据图以造瓴屋者，又为雅谷（时米氏卒。此雅谷通用，必冠以门字，缘雅氏居城门侧也）。一六〇五年，保罗五用玛岱诺为建筑师，又改腊十字式，盖至是已三用希、四用腊矣。一六一二年成正门，即今所见者。一六二六年，乌尔庞八正式开寺，距旧寺开日，正足千三百年。至一六二九年，

柏尔凝继玛岱诺理寺工，而规模乃定。然自儒二以来至比约六，历三十餘世之景宗，亘二百餘年之岁月，易十餘建筑师之图案，而工仍未已。设非因出卖免罪符而遭宗教之改革，正不知此寺伊于何底，所耗金钱王冠（金钱之名），亿兆难穷其数。

门 及 廊

驱回罗马市中，无往不见高耸雲表之彼得寺。一至彼得场（寺前广场），豁然与寺门靛面。中矗尖柱（见後），旁竖喷泉，而柱廊张为两翼。正门之外为廊，廊外为台，台广如殿基。由场而上，石阶十餘级。台阶正中坦而圆，铁链为栏，向为常客所不敢登，仿佛纳陛；今已不然。

门廊前额，大字刊落成之年（此记门成之年），及在位景宗之名姓，与其在御之年（文见下）。入口之上，其内向处，有聚珍画一方，乃乔笃所图，为有名杰作（一二九八）。图名曰《船》，位置不当光线，故游人罕寓目者，然有关教式，不可不记。其画为一船，载耶稣使徒浮海遇风（邪魔来侵意），耶和華在天际为遭难者祝福（景教标象用船），右角耶稣拯彼得于浪中，对面坐渔父（信徒希望意）。此画屡易地位，又多人修改，渐失乔笃真相，而结构佳处固在。至其位置于此，具有深意。先是景徒大率由多神教改依，此等人习于偶像教式，虽依景教，不忘旧礼，每于未入寺之前，转身先拜太阳（景寺例必西向，而彼得寺独东向，拜太阳

必面东，故转身向门外而拜)。在景教不许拜太阳，而此习骤难革除，故于廊内面特置此画，彼转拜者自用其拜太阳之习惯，而在景门视之，仍是专拜耶稣，可谓两无窒碍。

门额腊丁文曰：“IN HONOREM PRINCIPIS APOST PAULUS V BURGHESIUS ROMANUS PONT MAX A MDCXII PONT VII.”

门额腊丁文

大意言：“罗马某姓，景宗保罗第五之第七年，为使徒首领(指彼得)于一六一二年”(不言建而建意已含其中)。通常景寺必有门额字，表明建寺年期与用意所在，而简字居多。此寺额大，故字较完，然亦仍有简字。

中门镂铜为之，尚是旧寺物，欧勤四时所作。每门三方围，中镂彼得、保罗殉教状，及欧勤在位中大事，如佛梭次宗教会议、日耳曼帝加冕等。围外缘格所绘，尽是神话中事，如嘎尼美特，及资达与天鹅之类。可见罗马不恶多神偶像，凡美术上可珍之品，并不以异教而毁坏之也。

廊内墙上石碑，有关寺史者三。一为格雷郭理二寄附橄欖产地若干，专为寺内忏悔磴燃灯用油之纪念。二为千三百年婆尼法爵八之教教，许猷勃赅节免罪(即开圣门之节，详下)。三为沙尔曼颂美阿特利安一之腊丁文，乃景宗遗物之最古者。

正门左有所谓圣门者，常塞不开。门画一巨十字，遇圣年举猷勃赅式，乃开此门。旧约(利未记二十五章)摩西律：凡人七日一息，为安息日；地七年一息，为安息年。核数至七七四十九年，凡遇安息年七次，是为禧年。禧年

圣门

五十年一
遇之禧年

每五十年一次，然所谓五十年者，其实止四十九年。西人至今称一周为八日，而实止七日，称二周为十五日，而实止十四日。希伯来古语亦然。禧年即第七次安息年也。此五十年一遇之禧年，希伯来文称为猷拔尔之年，辗转译音，遂为猷勃贲年。摩西律，当禧年之七月十日，为赎罪期，遍地吹角，布告圣年，土地休息，不耕不植，负欠悉免，奴隶反于其家，有大赦之义。景教引之，定为圣年举猷勃贲式，以普赦景士、景徒之罪戾。在景教初期，景士有犯教法者，绝斥无赦，寻许忏悔以赎罪。而景士渐多，罪戾亦增，忏不胜忏，赎不胜赎，禁范渐弛。一三〇〇年，婆尼法爵八患之，制为每百年一圣节，举猷勃贲式，命景士躬至罗马，巡拜各寺（在他处者巡拜景宗所指之寺），忏悔罪戾，歌诵祈祷。设听忏之官，酌其罪之轻重，责以誓，誓有大小。至克雷孟六，缩短期限，以五十年为圣年。乌尔庞六以耶稣在世三十三年，故又以三十三年为圣年。保罗二更半五十之数，以二十五年为圣年，而景士于猷勃贲所当行之事，许以纳金代劳。盖此时历代景宗，以敛财壮彼得寺工为事，凡此宽例缩期，皆所以聚货也。聚货之极，乃卖免罪符，因致改革，论者咎焉。改革之后，景势式微，政事无可问。故自息司朵五以降，每于圣年之外，举行猷勃贲，名曰穰民，或穰田，均无不可，一视乎景宗之意兴矣。将行此式之前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景宗躬亲执斧，削其石灰（石灰泥门上，示不开），然后开通圣门。圣门开通，必先由景宗率君牧师等，衣大礼服入内，寺内奏乐歌圣诗，门乃大开，许

“开圣门”
之仪式

公众入寺。一九〇〇年曾开此门，时予在日本，报纸所传，神往而惜未见也。其先一八五〇年、一八七五年均未开，以正逢义国革命之故。

廊上有楼，正中凸出寺外者为拔尔贡（形如台），面临广场。景宗新选加冕，有礼式于此。耶稣复活节，景宗立此为民祝福。众民匍伏于道，瞻仰景宗颜色于拔尔贡上，谓得于此日一见景宗者，获福七年。彼得广场上，人为之满，最是大观。

一见景宗
获福七年

廊之两端，向有两骑马石像，右为沙尔曼，左为康斯坦丁。两帝皆于景教有大功者。今左端改为景宫通路，康像必入景宫乃得见。

纳樛及中亭与正座

寺以美术称，以阔大称；然从外瞻望，初无异象，即乍入门，亦不觉其美其大。德儒格戴有言曰：“观彼得寺，乃知美术可胜自然，而不必模仿自然。此寺尺寸大于自然，而无一毫不自然，此其所以为美。”至哉斯言。入郭脱派之景寺者，自有垂首视地、叉手加胸景象。入彼得寺者不然，毫无拘束被迫、伪作忏悔之苦。学者曰，此光线众射使然。门以内，暑雨祁寒，概不感觉，终岁温凉如一；故游人得从容舒坦，注意观览，且保藏珍美亦易为力。一入纳樛，即见两旁六大墙柱，柱头用哥林多式（希腊建筑术三派之一），支顶作穹。凡大建筑无不注重穹式，故观工作者，必先观

美术可胜
自然

查理大帝
加冕处

其穹。全寺铺地之后，形式颜色，配合宏整，聚珍敷地，材巨工细，想见选石构图之不易，此雅谷及柏尔凝所计划。正中近门处一大圆形紫石，为沙尔曼帝受景宗加冕处。一望枘桴及两旁墙柱上，均有雕：或历世景宗遗貌，或各派教祖装束，辅以天使之舞，神鸽之飞，伟哉工乎！由枘桴向内遥望，深而不幽，远而不玄（正中地上嵌铜条，识尺寸。以与世界有名景寺比较深远，则此寺固无与伦比，而伦敦之保罗寺为第二，米兰之产子玛利寺为第三，康斯坦丁堡之苏斐亚寺为第四，余及十馀寺，均详镌深度若干）。忏悔磴上之神龕，周围金灯八十六穗，昼夜不停焰。忏悔磴中，石雕比约六跪祷于加利利海滨渔人之像，服景宗礼衣，衣纹之细，确肖丝织，为嘉诺华杰作之一。

聚珍金地
蓝字一圈

良覆缘边，有聚珍金地蓝字一圈，一字之高，为六英尺，而仰观适符目力，不见其大（彼得寺墙顶交处多缘，缘皆金地蓝字，一览皆聚珍工程；其实非聚珍，乃范纸肖石以待续聚，惟良覆下一圈为真聚珍石）。

此一圈为腊丁字：TU ES PETRUS ET SUPER HANO PETRAM AEDIFICABO ECCLESIAM MEAM ET TI BI DABO CLAVES REGNI COELORUM. 译言“汝彼得也（彼得字义为磐石，其人先名西门，从耶稣後乃受今名），吾将于彼得之上建吾教会，且授以启天门之钥。”後世追崇彼得为第一景宗，故寺遂为万寺领袖，而历世景宗徽章亦用双钥云（彼得字乃译成腊丁以後之音，今义文音“彼也得洛Piet-

ro”，法文音“彼也而 Pierre”皆由此转，而非出乎希伯来之“矶法 Cephias”。《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所云，即指译音）。

良覆中聚珍工，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像。四人者，即《四福音》撰者也。路加手中之笔，长七英尺，而配合自然，不见美术过于自然之弊。即此以推，无处不然，宜格戴之崇拜寺工矣。

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

景教初兴，于纪念碑石之属，或雕绘人形，以表基督，或雕绘羔形，以代基督。基督立小邱上，邱迸四流，流于四方，所以象四福音，谓基督之道实藉此四福音以流布于四方也。迨後景徒又取《默示录》中所谓人、狮、牛、鹰四面一体之灵物，以配四福音，更以配《四福音》撰人，如人面配马太，狮面配马可，牛面配路加，鹰面配约翰。此配象之图屡见，而次序恒有一定，考古学家谓实出于腊文地方暨达雷寺之聚珍石工。其用意凡分二说。一说《默示录》之灵物，初非始创之比喻，盖引《旧约·以西结书》之基路冰以为喻也。《默示录》所喻，喻基督之一生，谓基督始生亦常人，故象以婴儿；比其论道布教，则所谓犹太人王，故象以狮；迨其就磔刑而死，是以一己之躯体为牺牲以普救万民，故象以牛；躯体既刑，真灵升乎天上，故又象以鹰。是说于所以配《四福音》撰者之故，与夫配序一定不紊之故，皆未能通，遂有第二说。曰：马太之传耶稣也，首数其祖先之血统，特详耶稣人事，意

人狮牛鹰
配四福音

在阐明耶稣亦人也，故以人配之；马可之传耶稣也，特称耶稣为犹太人王，故以狮配之；路加所传，则反覆以耶稣牺牲一躯甘就磔刑为言，故配以牛，约翰所传，则务神其说，以为耶稣实天降之神，语言作为，皆神而非人，论道綦高，浅陋莫接，故配以鹰。古来用人、狮、牛、鹰配《四福音》撰者，所以见四人所传各有主意也。今姑勿论二说孰是，要以人、狮、牛、鹰配《四福音》传者，固频频见于图绘雕刻者也，有时且即以一小儿、一狮、一牛、一鹰为《四福音》传者之图，初不必见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人面貌也。

洞亭

良覆下有铜制亭，高九十五尺，一六三三年柏尔凝所作。其铜来自维尼斯，或曰取邦堆翁旧物来也。亭之四柱基，向外者八面，皆刻乌尔庞八之家徽。徽际隐一人面，自正面右角始，环至左角止。人面状一少女，先笑而苦，苦极而欢。徽之高凸，先平渐高，高极复平，最后为一婴儿貌，凡以状女产孩也。或曰：此女貌为柏尔凝弟子之妹，为景宗所污而生子，柏尔凝为此，所以辱乌尔庞也。而教中人则谓乌尔庞侄女孕（景宗不得娶妻，故子女例皆称侄），出金作柱基，以祈产福云。亭中弥撒几，非景宗不得行弥撒礼于此。景宗不到，则作委任书命君牧师代礼（君牧师即艾儒略所撰《弥撒祭义》之加尔地纳耳）。景宗躬自弥撒，予未之见。通常弥撒，予屡见之。弥撒者，景教最常用之礼式，种别凡二十有馀，或因时不同，或因事不同，而新旧各派又各各不同。综核其要，不外以一粒无酵之饼、一滴葡萄

弥撒

之酒，供奉耶稣，俟耶稣灵圣降于此粒饼滴酒之中，主礼之景士，领此饼、酒吞之。盖饼即耶稣肉，酒即耶稣血，得以耶肉耶血入我体中，其为幸福，孰过于是？既受此幸福，乌可自私，必也分布而及于众信徒，使人人得沾其惠。当分布时，有祝诵词，述上帝降福于信徒。信徒闻之，引为大幸。若有以未得分饼、酒为憾者，可纳资请行餐礼，则别为礼式以餐之，非弥撒矣。

弥撒本意，不过因日常必见之饼、酒两种，以为纪念耶稣而已。迨举而定为教礼，踵事增华，成为一种形式。今通例一弥撒中分为五节：第一曰忏悔，其诵词主义，在求玛利、彼得、保罗一切诸圣代请于耶稣，消除我既有之罪恶，而清洁其身心。第二曰祈祷，其词义在赞美上帝，表白一己之虔诚。此第一第二两节，虽未受洗礼者亦许同听，故亦称为非教徒弥撒。第三曰供奉，其意在清洁杯皿，供献饼、酒，祝耶稣来享。第四曰祝咒，意在一经祝咒，则耶稣灵圣直降格于此饼此酒之中。第五曰感格，在景士既领受肉、血，必然上格耶稣，伸其感忱，复传布信徒，具表神已来格，共享肉、血，而礼于是乎成。此第三第四第五等节，惟信徒得预斯礼，故亦称信徒弥撒。弥撒中，惟十二月廿四之半夜为最大最有名，曰半夜弥撒，视常礼三倍，主礼者先须绝食二十四小时云。

一弥撒中
分为五节

支良覆者四大墙柱，柱中四大石像。像颠有楼，像後藏梯，墙梯可登。四像者，一为隆奇努像。当耶稣钉十字架未死，犹太俗逾越节之前日，架上不得有未死人，隆

四大石像

刺耶稣死
之枪

奇努为守架兵，苦耶之待死，举枪刺肋而耶死，此枪即藏像楼（隆奇努之枪，为洛特岛武士奥布逊得之于苏丹，而献伊诺琛八。其来罗马也，伊诺琛遣二教长迎之于安郭那，二君牧师迎之于那尼，又躬率全廷人迎之于百姓门，奉藏彼得寺，典礼至重。有敢言此非刺耶稣枪者，罪之）。二为安得烈像。安本附三大门徒之一，又为彼得亲弟，被缚于斜交十字架（钉耶稣之十字架为腊丁式，斜交十字又称“安得烈十字”），殉教而死，故像倚斜交十字架，安头即藏像楼。三为海伦那像。海者，康斯坦丁帝之母也，亲从耶路撒冷携归耶稣被钉之原十字架（十字架别有专寺藏之，此寺分得一片），故像倚十字架，架木即藏像楼（像首有冕，表其为帝后）。四为威隆尼加像，莫基氏所作，四像中最美作也。当耶稣自肩十字架登山受钉，中道喘息，妇人威隆尼加怜之，出巾拭其汗，一拭而耶稣神貌即留巾上不去。故像持巾，巾即藏像楼，此巾为约翰七访得（此巾于约七未访以前相传藏齐奇恩尼地方，维时远方妇女往齐奇恩尼瞻拜圣帕者颇不乏人云），于七〇七年藏彼得寺，後移圣灵寺。罗马贵族六人各执一钥。非六人齐集，巾不得出，此六人者，每年于耶稣遭难日受二鸽于寺而食之。一四四〇年复移彼得寺。有西文著名游记，言此巾吾亲见之，确无可疑为耶稣受拭之巾，必毗山丁美术，其麻织绘工，确是七、八世纪之物。两用确字，可知其所以确矣。此巾每年于圣木曜节、好金曜节、东日节出示信徒，倏悬墙柱数秒钟。人苟得一见，云可免七千年之罪，真子孙百世之业矣。此像

拭汗之中

一见可免
七千年罪

所立地，为一五〇六年四月廿六日新寺始建时置基石之地，原有几，一五二七年为布奔沙尔（法王）之兵醉毁。

十字架刑，在埃及、嘎苔基、波斯皆有之。罗马、希腊则除奴隶与极大逆罪外，不用十字刑。犹太人之用十字刑，始于希律王之时。在埃及等处，死十字刑者，尸不得下，必任禽啄之。犹太则于日入，辄断其足而下其尸，许亲族收殓，後亦听其自死。受十字刑者，自负十字架至刑场，有用绳者，有用钉穿其手足者。竖架时，木端入穴，震力甚大，已足死人，然往往有不死，迟数日始死者。惟逾越节日忌之，故有枪刺令速死之说。此刑至康帝时废止。《福音书》备述耶稣受刑之惨，于是景教中十字刑之说遂不胜枚举，其关于十字之节日亦多：

十字架刑

关于十字之节日

五月三日，“圣十字始见之节”（三二六年是日，海伦敦至耶稣受刑地郭尔郭答，发见钉耶稣之十字架）；

九月十四日，“圣十字复归之节”（圣十字为波斯王郭司洛司二所取去，由海腊克留帝夺回而至于耶路撒冷之纪念日也，从此恐再为教外人所得，故碎为数片，分供于各教寺，罗马十字寺藏其大段）；

某月某日（不定），“圣金曜日”（膜拜圣十字之节）。

昔岁旅俄，遇彼俗一节日，旅俄华人呼为“鸡子节”。询之西人，曰，此帕克节，即所谓耶稣复活节者。自旅义而考溯景教礼节，知耶稣以前已有帕克 Paque，希伯来原字曰Pessahh，厥义“逾越”，在犹太历Nizan

逾越节

染血门楣

月（春季第一月，即春分之月，以春分後月满日为第一日）第十四日。日落，以色列家杀小羊，先择完善无污点者宰之，染其血于门楣，半夜，与无酵之饼同食之。所谓“逾越”者，其一，天使杀埃及长子时，见以色列家（楣染羔血之家）则越；其二，以色列族由奴隶越出范围，而入于自由。後世纪念此逾越之日，故曰逾越节，为摩西律中最重要之大典。後来会堂祭司、长老诸人增加其礼节，先于Nizan月第十日选择牡羔，至第十四夕宰之，聚十余人筵宴。宴中客之最年幼者，循例向主人诘问逾越意义，主人循例答说此节古义。半夜，耶路撒冷庙开门，群众入庙，听歌诵，观祭礼。此节凡七日，七日期内，不得用有酵之饼，于是此节又称除酵节。今日犹太人在可行此礼处，尚必为逾越节。《马太福音·廿六》：除酵节前日，门徒就耶稣曰：欲我何处为尔备节筵乎？曰：尔入城见某，语之曰，师云，我时迩矣，将偕门徒守逾越节于尔家云云。是日耶稣与十二使徒共餐，餐後被缚，越日被杀（西俗宴席忌十三人，嫌于耶稣最後餐也），故有逾越节十字架上不得有死人之说。而景门耶稣复活所以亦用逾越节字也（复活节年年不同日，必以春分阳三月廿一日以後第一月满日之後日曜日为正日）。

最后晚餐

威隆尼加，腊丁字作 Veronica，剖而读之，即 Vera 与 Iconica 二字，合而约之，遂成 Veronica 一字。此前一字之 Vera，厥义为“真”，後一字之 Iconica，出

于希腊字之Elkon，厥义为“相”，所以有耶稣真相留于巾上之说。

隆其努像侧，有彼得坐椅铜像。信徒拜寺者必吻其足，故足趾已磨漫。考古者谓此像乃大良翁以嘎毕都之雷神像当之。神本举手握雷，即改雷为彼得之钥。而教徒则以为貌状粗鲁，正肖彼得，在铸雷神像者，岂肯为此粗状，语亦有理。但予见一多神时代之坐椅石神，右足伸出椅外，右手高举，正与此彼得像同式，不能无疑于雷神代像之说之有因矣。像後聚珍画一大幅，为彼得寺职官公贺庇约九御极长期满二十五年者。庇九在位之久，景宗中无与匹者。相传景宗在位，苟逾彼得传道年数者，得再登正座铜椅，即我国鹿鸣琼林重宴之意。然庇九在位年期已逾传道数，而不闻举斯特典。此彼得像对面，平时空无所有，遇景宗诣庙行典礼，则于此处设尊座以位景宗。

彼得坐像

由良覆内望为正座。正座有黄玻璃窗，此各寺通例。窗下景宗椅（或称彼得椅），柏尔凝所作。椅为铜制，由四铜人高支半空，铜人皆教中著名学者。或曰铜仅外皮，实质为木，乃古罗马元老所坐嵌牙椅，曾为彼得所用。初，彼得赁居元老布顿氏家，椅即布顿氏所有。向有祭椅之日，于三五四年理倍略历上见之。新寺未筑以前，此椅在旧寺洗礼所。十二、三世纪时，洗礼所损坏，至一五〇七年全寺改筑，其间三百年，此椅藏弥撒几左。

彼得椅

椅左为乌尔庞八墓，上有像。墓成柏尔凝手。乌八生平有建筑癖，即延柏氏为第一建筑师。罗马市上公建物，及

无限喷泉，凡出乌八者，即出柏手（往往有名称表示）。惟柏氏雕人，有衣裘过重之弊，而此像独否，盖著意作也。墓为黑石棺，亦珍材，傍立“慈爱”、“正直”二女人，以抱婴表慈爱，以持剑表正直。美术家表示本旨，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以待人自悟，此犹其显见者也。中一骨骼，手捧死籍，镌有乌尔庞名。不必别有墓碑，自知为乌墓矣。辅以散蜂，则乌八家徽也。

乌尔庞姓Barberini，其字尾ini，犹言小也，又为多数字；其字首Barber，意为蜂，故乌尔庞家徽用三蜂。如阿特利安一姓Colonna，即柱字，家徽用柱。伊诺琛十二姓Pignatelli，字与壶近，家徽用三壶。造徽之初，大概从字义来也。

椅右为保罗三之墓，墓上铜像作凝思状。保三本学术渊雅，故以此表之。墓为威廉所作（门威廉）。全寺墓工，此为最精，闻费王冠二万四千云。墓基四女石像，曰“富裕”，曰“慈悲”，今移在法尔乃斯宫（宫今为法国使馆）；曰“谨慎”，曰“正直”，今在墓下。像本裸体，为路奔氏所雕。“谨慎”貌肖景宗母，“慈悲”貌肖景宗嫂（此阿历散德六之情妇），本含讽刺。柏尔凝以为裸像非寺中所宜，乃制铜为衣，涂以石色而覆之，吻合无间，骤观不知铜石之异质，且不知为覆也，可称名作。游人不信，往往揭衣视之。今衣缘石色剥落，而铜质已露一角。“谨慎”像又酷肖义儒檀戴，有“彼得寺中女檀戴”之称，则言尚雅驯。

保罗三本姓法尔乃斯，笃于宗支，庇护颇烈，曾

家徽

彼得寺中
女檀丁

封其“自然子”彼耶路易为巴尔玛地方之公，又建法
 尔乃斯宫于罗马以居之。法尔乃斯女有嫁于法国布奔
 族者得此宫，今遂为法国所有，用为使馆。宫中壁画
 有名，为嘎拉溪氏所作。嘎亲率弟子，从事七年之久，
 自谓可得酬金巨万以终老，乃仅得王冠三百。嘎大愤，
 醇酒醉老至死，想见当时景宗役使人材之苛。“自然子”
 者，非法律子也，言不按法律结婚所生之子女也。

又：义国今日之元老院，即上议院，本为玛丹玛宫，
 亦保罗三所建，以居其孙沃泰维沃者。沃娶某帝“自然
 女”玛格立太，故筑宫并玛丹玛园以畀孙妇。一八七一
 年改为元老院。当时门楼上为发布富签当数之所，每土
 曜日午，群集对号领彩云。

正座高于柎桴二级，此级上即庇约九宣布玛利不婚而
 孕为无原罪之所，时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八日，自後永为胜
 地。

右 侧

从正座折而右，为阿历散德八之墓，富于铜及大理石、
 透明石。对墓者，为聚珍彼得医跛者事图，适与左方彼得
 救死者图相平。

再右为大良翁墓，墓为塞尔祺建，本在旧寺栏臂。保
 罗五毁之，今但存几，而凸雕石画良翁勋业一大幅尚在。良
 翁时，匈奴来侵阿氏拉地方。良翁祷彼得、保罗，请其克敌。

匈奴人见彼得、保罗显圣，惊而飞遁。石刻人物装束，殊不肖似，而当时固流行此种美术，况其尺寸之大，舍埃及印度诸大雕外，无与比者。相传保罗手中之剑，为真铁制，乃得之于匈奴阵中者。

“柱玛利”

再右为“柱玛利”。柱玛利者，旧寺饰于柱顶之玛利，极为珍重。迨移入新寺，柱亡像存，安设于此。其刹埤即名柱刹埤（与圣柱刹埤不同）。玛利下有一古棺（必古罗马物），藏良翁第二（六八三年）、第三（八一六年）、第四（八五五年）遗骨。景寺于教骨，得一片已足珍，故一棺三骨不为乱。且本寺窖内有一棺，亦言藏此三景宗遗骨，正可见景门以遗骨为珍玩，而不以埋藏为敬也。

向前为阿历散德七之墓，墓在门上，门通寺外。墓为柏尔凝最後之作。柏之作景宫王梯，作寺前抱廊，皆受阿七之命。阿七歿，柏亦老，故墓工多奇异，颇遭後人诽议。墓作怖人之黑面，张两翅从透明石所雕之大遮帷下探首而出，示其手中沙漏于上面跪禱之景宗，若告以时期既至者然。沙漏本为有尽意，丧葬事标所恒用，故此雕即名为“死”，奇异中亦颇有意味。

“死”

对于此墓（支艮覆墙柱威隆尼加像之背）有几，几上油画，绘于石，望之与聚珍无异，极为罕见。寺中聚珍，务肖油画，而油画转务肖聚珍，西方人思想往往如此。

右折入右栏臂之半圆，聚珍画凡三：一为多马不信耶稣复活，以指探肋伤之图；二为彼得受倒十字架死刑图（琦笃所绘），图下为大诗家某人墓。墓当右栏臂半圆正中；三

为乏资利亚图，画一无首妇人，跪而自捧其被斩之首，以献于夫，亦殉教圣也，而画笔殊不肖真状。

栏臂间有忏悔亭（左右两臂皆有），以十国为别。来忏悔者用某国语，即入某国亭，而听忏之景士即用某国语以相问答。彼得寺事事宏大，即此忏悔亭亦有一种伟大气象。忏者跪诉罪恶，无论奸盗大罪，心口小过，均明诉无隐，隐则耶稣弗宥。诉毕，出跪正中景士前，景士举长棒当头喝之，谓已受天刑，无论何罪均得免去。予屡见之。顾一人生平，不必止一忏。设今午忏後，而入夕作恶，明晨一忏，复为完人。亦有景士来忏者，与常人同，均可忏不一忏。此自忏之景士，又可旋踵而听人之忏。此听忏之景士，又可旋踵向他士自忏。景宗位尊，专设一听忏士，日日待忏。闻至久每七日必一忏，不若佛教中言，一忏不可复恶也。来忏者女多于男。夫使娉婷女子，步跪于大庭广众之中，诉私愿贪欲于非亲非故之男子，即罪恶果忏，其如廉耻之莫辨何，教人者顾当如是耶？

忏悔亭

教人者顾当如是耶

再外为通神奥门，门上为庇约九墓，雕庇九跪祷，仰见耶稣祝福，彼得、保罗侍侧像，均奕奕有神。庇九许传教士之在北美者得与土人结婚，为其生平满意事，然不为舆论所孚。故至格雷郭理十六时，始见实行结婚之举。

对墓为聚珍画，绘《使徒行传》第五章事，不过行传言亚拿尼亚死，殓尸昇出，而撒非刺继入；此画则亚尸在地，撒入骇绝，绘与文叙事有纵横之别，固不必与原书一一符合。所绘彼得怒责乡愚，乡愚惊出意外，旁观不言而喻各

状，具有微意，作者殆读《使徒行传》而别有会心者也。

直下为克雷孟剌埤，有聚珍画一巨幅，为大格雷郭理奇异事，及安得烈煞基所绘。初，有帝后康斯坦栖霞者，请于大格雷郭理，欲分彼得或保罗残骨少许，为私室藏珍计。格雷曰：吾安敢擅动圣骨，无已，有曾包约翰死体之血布在。而栖霞不知珍，勿受。格雷曰：心不诚者圣不显。置布几上，诵弥撒毕，以刃刺布，布血流注云。并相传所流血藏入玻璃管中，至今管藏某寺，平日血质凝定，至约翰死日，凝血复变流质，拜观者以一见流血为大幸焉。此画原本藏景宫，予曾见之。或谓此乃约瑟裹耶稣之台布，非也。观图上教服人高举染血布，持刃向布作刺状，可证其为格雷事。克墓原在门廊，死後二百年，格雷郭理四移此。当时多金银饰及聚珍工，保罗五毁之。

血布

觊面为庇约七墓。庇七乃为拿破仑加帝冕之人，嗣因不肯捐弃政权，拿破仑囚之于巴黎之丰登薄洛宫。予曾游丰宫，见所囚数室，几榻床衾尚在，不啻待以王礼。长囚七年，一出囚，仍恢复耶稣乙脱之会，可想见其性质矣。墓工简洁可喜，惟制度太小，与全寺各景宗墓工，有比例不称之嫌。墓上所坐老人即庇七，左右二人，一为“勇”，一为“忠信”，相传为其挚友君牧师某某之貌，糜二万四千王冠成之。

拿破仑所囚之教皇

左折为安得烈墙，外有耶稣化身聚珍图，为拉法爱尔绝笔，极有名。当模制时，用十人之才力，九年之岁月，六万王冠之金钱，仅乃成之，大于原图四倍。

再出，经良翁十一与伊诺琛十一两墓之间。良翁在位仅廿六日，墓上雕花，铭曰：“如花”，喻其享年少也。基石二人，一为“智慧”，一为“饶裕”。二事极难描写，细观面貌，确有一种智慧、饶裕气象，故名家以为比喻中好标本。

右入歌路刹埤，歌路刹埤者，晚课行礼之所，日曜日亦行弥撒礼于此。男子非礼服、女子非蒙黑幕者，不得入。音乐甚有名，予恒率孙辈伫门外听之，不觉神往，孙辈侍听，亦自然有一种静肃气。新派不重弥撒，专事演说。予以为弥撒智愚皆感，演说仅动厮养，旧派岂可厚非。刹埤几上为彼得毗安基所画玛利妊娠，亦名画也。（地上有石，为克雷孟十一真墓。）

素率孙辈
伫听音乐

出刹埤右折，为伊诺琛八之墓，博拉育洛兄弟（一名彼得，一名安敦）作。雕石为棺，棺上卧伊八像，其上又一伊八坐像，一墓两像为罕见。坐像右手作祝福势，左手持隆奇努圣枪。圣枪本在隆奇努墙柱楼上，不知何时入此坐像伊八手。墓刻《诗篇》第二十六章之十一（《旧约》），为其含伊诺琛字也。又有碑，颇讥刺其临终注重血事（伊将死，急择三童子，予一金钱，刺其血，入己身，冀不死，卒无效）。伊八有子十六人，英儒倍庚曰：彼殆自知为慵懒者乎！讥之甚矣。伊八之世，罗马市上奸劫昌行，有杀拒污女子二人者，为人所控，上达伊八。伊八答曰：“上帝天廷，不收此放逸人，不必议赏，但纳金于我，听其生存人世可也。”他可知矣。（保罗五好毁旧寺各工，伊八与保五初无关系，不知其墓何独不毁。或曰，手持圣枪，适以自保。他

培榘之记

若保罗三、息司朵两墓不毁，则以为保五之叔故)。

伊八墓对面，为景宗初殁，墓地未定，先行储棺之所。予昔年过此，良翁十三之棺，正藏于此，大书标明。其时良翁十三之葬所未定，暂厝于此也。兹者重来，良翁十三已葬于约翰寺，而此处仍留旧标。盖此处所标，必为最近已死之景宗。俟在位之景宗死，乃易标新死者，故名“死记念”。

玛利呈献
图

再出为呈献刹埤，以聚珍画得名，为罗马纳利所绘之玛利呈献图。据犹太旧俗。往往焚子女以献于磨洛（牛首之神，食小儿者，见《旧约》）。自摩西传耶和华命，诰诫于众：不可献于磨洛，必献于我耶和华，且不必焚死，但一献便可以金赎，耶和华之恩诚厚矣（《旧约》载耶和华曰：初胎男子，必献于我，可以金赎）。玛利为女子，且未必初胎，恐非耶和华所欲享。此所谓呈献，不知何礼，惟其为玛利幼时诣庙一礼节，则无可疑。

英国不奉
景教之始

出刹埤右，为玛利克雷孟丁墓，此不列颠、爱尔兰及法兰西王杰姆第三之后也。左即杰姆第三与其两子墓。王姓斯墟亚，故称斯墟亚墓，为嘉诺华手笔。当时英国受路得改革宗教之影响，自为英国教，而弃喀朵利克。玛利克雷孟丁者，尚奉喀朵利克者也，为英后伊撒毗拉所杀。后兼英国教长，故悍然杀人。景宗闻之，助斯以绝后于教。后不为动，此为英国不奉景宗之始。英教既不屈，斯氏即不容于英，故母子孙三代营墓于此。

再出至洗礼所，为右路最外刹埤矣。洗盆，紫冈石质，

曾为阿特利安帝之棺盖，继为阿多第二帝之棺，今为洗小孩之盆。中几上聚珍画，为约翰洗耶稣。大概洗礼所必有此图，惟画法则万变不一耳。几右为百人长受洗图，几左为彼得洗狱吏图。

洗礼所

左 侧

从正座折而左，为克雷孟十之墓。对墓为聚珍彼得救死者图，与右方彼得医跛者图遥遥相并。

墓左聚珍彼得尼加殉教图，贵溪诺所绘，下即彼得尼加墓。此图与天使杀魔鬼图，最有价值，各值十五万佛朗云。

所谓天使杀魔鬼图，在天使米加勒剌埤几上，亦聚珍。天使少年美貌，酷似某女（天使为男神，但相传谓美貌，故画家恒作妍笔，但张两翅，以示别于女）。魔鬼俯伏，仅露半面，酷似某景宗。虽传闻异词，而为画家有意寓警则无疑。今亦不必确指为某景宗。要之有钦崎家者，罗马豪右也，有景宗，有君牧师，坐是既贵且富。惟富贵既久，不法自多。相传有法兰昔司钦崎者，乱及其女毗亚德里，女拒之，与母合谋弑父，景宗获而诛之。果尔，则法固禽兽，毗亦枭獍。然德国教史学家，以为此景徒内讳之谈，其实景宗涎钦崎产，非尽杀钦崎家人，则产不能得，乃遣盗杀而诬其女为弑父，杀其人，灭其族，而产归于景。闻者不平，作画刺之，画中天使即毗女，魔鬼即景宗，示复仇意。原画在妊娠玛利寺，予曾见之，而此则聚珍本也。毗女因

天使杀魔鬼图

在天使堡，囚室予亦见之。毗女遗照在拔倍里宜宫，在先颇不传，视为珍帙，予亦见之。

天使者，天上神灵，常伺上帝左右，以传达神意为职者也。景教初期，神学家通别之为三等，等各三群（天使司歌舞奏乐，故称一群为一歌路。歌路者，音乐合奏之意）。法文称为ange者，即通译所谓天使。顾总而称之，此九群者莫非ange；析而名之，则惟第三等之第三群为ange。此析称之ange，上冠以archi字而为archance，景经所译为上天使者，高于凡ange一级，位在第三等第二群。在此群者，据景经当有七人，然通读新旧约，有名可稽者仅三人。一曰加伯利Gabriel，此肖希伯来音，希义为神之人，即玛利不婚而孕黄昏夜来告者（路加一章廿六）。一曰拉法爱尔Raphael，亦希伯来字，厥义为神感。《旧约·托皮(Tobie)书》曰：吾为天使拉法爱尔（托皮十二章十五），为引导托皮旅行者（托皮书，《旧约》之一种，中国无译本）。一曰米加勒Michel，景经频见，相传教中异迹最多，今取为人名、屋名，或雕塑其像，图画其事，或创为勋章者，遍欧皆是。原亦希伯来字，厥义为如神者。《旧约·但以理书》中屡见，为天兵大君之一，扞卫以色列民者。在《犹大书》、《默示录》，皆言米加勒与魔鬼战争事，故绘画米加勒者，以杀魔鬼为多。教中传说米加勒显圣事亦不一。第四世纪某九月八日，显于希腊某地，故希腊派旧教以此为纪念日。第五世纪某五月八

日，又显于嘎冈山，故腊丁派旧教以此为纪念日。嘎冈山自米加勒显圣後，改称天使米加勒山，在今义国奈浦里省内。景宗大格雷郭理时，亦显于安得烈安帝陵顶上，从此不称帝陵，而以天使堡为名，顶颠立天使铜像，至今尚见此像，尚用此称（像曾改易一次）。在法国，七〇六年又显于某屿，从是有米加勒山之称。山属于寺，寺亦称米加勒，此皆相传为教中异迹者也。景教初期，以九月二十九日为米加勒节，别有礼式（美术家米加勒安治及拉法爱尔二人，即用天使名）。天使九歌路，一曰Seraphines，景经称为西拉冰。二曰Cherubines，景经称为基路冰，皆希伯来音。三曰Trones，为帝王高座之意。四曰Dominations，为君王大权之意。五曰Vertus，为仁慈善德之意。六曰Puissances，为威武权能之意。七曰Principautes，为公侯领属之意。八曰Archanges，景经称为上天使。九曰Anges，景经但称天使。总此九歌路，亦曰Anges。自三至八各名，皆不见于景经，为神学家後造之称，而非希伯来旧传。景画家以天使为点缀，故为绘画所常见。初，教徒经营隐隧之中，其壁垩上之天使，但为通常人貌而已，上肢无禽翼，头後无圆光。至四世纪时，绘家取象于多神，时所用为点缀之“天才”、“胜利”诸神，貌乃附上肢以禽翼。七、八世纪时，东方因天使为天上之灵，故恒以青为衣色，象天色也。西方则以为天使清淨之神明，非白色为衣不可。于是东

天使九歌路

绘画天使之演变

西所绘天使迥不相同。迨八、九世纪，东西交通，于天使衣上增以文饰，于是金银并加，衣色遂无一定，而东西派别不可复见矣。郭脱派美术盛兴之时，又于向来凝板之天使，加以活动之容貌，天使图形，又生一变。十三世纪，拉法爱尔好用古代画法参于新绘之中，图上天使，又一变旧式。至十八世纪，则自来非男非女、长袍有翼之天使，又变而为裸体禽翼之小儿，乃多神画中所用为点缀之爱神变体也。至其甚，则有以有头无身、两翼附于颌下为天使者，宗教气味，逐渐消失矣。

景门于钦錡惨事严秘不宣，诗文小说，常有隐刺语，而世人罕注意焉。即有窥见隐微者，亦惮于景势，讳不敢发。至近世史学家，始大暴其秘，专记其事之书亦叠出不穷。兹节译义人勃托洛氏 Bertolotti 所著《钦錡家事》（一八七七年出版于佛棱次）大意如左：

钦錡家事

一五五六年，有基督弗洛（名）钦錡（姓）Cristoforo Cenci者，掌景库。基督弗洛本非有职之官，尚无礼弥撒之资格，而亦无不婚之拘束。顾欲就肥职于景廷，如掌库者，又非可以擅婚。于是与有夫之妇毗亚德里（名）亚利亚（姓）Beatrice Arias者私，不敢公然娶也。既以掌多马寺产致富，乃营钦錡宫于寺之左近而居，夫妇未亡，乍生一子，名法兰昔司 Francesco。迨彼夫死，基督弗洛认为己子。一五六二年，基督弗洛临终，复与毗亚德里亚利亚行结婚礼，举一切财

产以授法兰昔司，委托于毗亚德里，曰：为我守之。法兰昔司生于一五四九年，自幼即显见凶恶性质。十一岁，以毆人见血之罪 *usque ad sanguinem* (此罗马法中专字) 拘于刑廷。十四岁，又以与某女私生子而困于法。1563年，为乏赀利 (名) 圣十字 (姓) *Valerio Santa-Croce* 之女爱尔西利 *Ersilia* 之“禽兽夫” (非可婚而婚者)，为其有奩资五千王冠也。爱尔西利不幸而嫁法兰昔司者二十一年，举子女十二人，五人夭于襁褓中。其生存之男子五人，曰雅谷，一五九九年死于刑。曰基督菲洛 (与祖同名)，以恋爱事为仇人保罗 (名) 好哥朔 (姓) 所刺死。曰洛可，一五九五年与匹氏利安 (地名) 伯爵乌西尼之不法子决斗而死。曰倍那独，素性羸弱，一六二七年病而死。曰保罗，亦羸弱，一六〇〇年死于瘰。其生存之女子二人，长曰安敦尼那，一五七三年生，以二万王冠之奩资嫁于罗马大家罗齐沃 (名) 萨佛利 (姓)，无所出而早卒。

“禽兽夫”

次女毗亚德里 (与祖母同名) *Beatrice* 之生，见于洛梭次及达玛斯 *SS. Lorenzo e Damasso* 寺域之记录 (十六世纪以前，民间识字人少，凡笔墨记载，皆仗僧侣。僧侣凭寺辖区域，以记其域内事，故曰寺域记录)。曰：一五七七年二月十二日，法兰昔司与其妻爱兰西利生女毗亚德里于多马寺区 (据此则其死时年在廿一以上)。据流传于今日之记载，则毗亚德里在父家迄于一五九三年。是年法兰昔司再与维里 *Velli* 之未亡人

毗亚德里

罗克赉齐(名)彼得隆尼(姓)Lucrezia Petroni结婚。其前夫女三人,各赠以资而遣之。法兰昔司第一次结婚之后,已定为终身监禁之罪,以贿赂之故,得禁于己家。一五七三年,由禁改逐而入教国,一次必罚金一万王冠。翌年二月,贿君牧师嘎拉法Caraffa,得景宗赦,乃还罗马。一五八六年定遗嘱,遍及家族,独少长子一人(当时长子在狱,后死于刑,相续之权已遭剥夺)。一五九〇年,由民事官公证分布财产,此公证之官,即当年证论其父之欺诈者也。共偿二万五千王冠(先已偿三万),尽除负债,由景宗认诺为合法婚姻之子,亦云幸矣。法兰昔司在家庭间之凶暴,自一五八四年第一妻爱尔西利歿后而愈烈。其情妇、司博赉笃(地名)之玛利(名)卑里(姓),即有名之美司博来氏那(犹言美貌之小司博赉笃),曾以极点凶暴讼之于法。一五九三年,其仆安琪洛(名)薄隆尼(姓)告法兰昔司横蛮不法,毒打之外,又裸其体,囚禁于密屋中两日。一五九四年,阿氏里沃(名)安琪利尼(姓)控遭法兰昔司加害几死。一五九四年,法兰昔司又拘于刑事法廷,为凶恶及不自然之罪案也。其兴案也,恒为莫大罪恶,而此少年辄以十万王冠尽反其讼事,于是讼者严受拷问,必改造供词而后已,被讼者则为贵族而逍遥事外。至法兰昔司之子,其性质亦不亚乃父。当一五九四年,伯爵法兰昔司在狱,其长子雅谷不告而娶,浪费父贲,皆被控。次子基督弗洛,则屡上刑事法庭。三子洛可更劣,曾以凶案罚金

在家庭间
之凶暴

五千王冠而流放，流放归来，复掠父屋中物之有价值者，一五九四年以是案被讯。是役也，景官玛利沃（名）贵拉（姓）实共谋也。又伯爵二女均被召为证人。

一五九八年九月九日之夜，伯爵法兰昔司为两被雇之刺客刺死于荒寂之彼得拉Petrella 墅，伯爵常年度秋于是者也。两刺客既刺伯爵，一人持钉于伯爵眼上，一人锤之，使入脑骨中，然後由楼窗将伯爵尸抛入枯树枝丛，冀为伯爵自跃而触于枝之证据。全家族即日离彼得拉，三子雅谷、倍那独、保罗亟返罗马营葬事。是时雅谷寄赠玛利哭 S. Maria Pianto 寺（寺近钦铨宫）一几被（被弥撒几之织物），为忏悔之赠。即日，政府悬赏格购求刺客之头颅。一五九九年五月十七日，刺客之一曰刺令丕（名）嘎佛氏（姓）Olympis Calvetti 被杀于康氏利溪近彼得拉之地。当时文牒明证，杀之者为马可（名）都里沃（姓）Marco Tullio 及恺撒（名）蒲松纳（姓）Cesare Busone，实为景官玛利沃贵拉所使。其时贵拉已在共谋嫌疑者之列，欲以此灭其共谋之证据。又一刺客曰玛齐沃（名）嘎答兰（姓）Marzio Catalano，由嘎司泊尔（名）贵坼（姓）Caspere Guizza 刑讯定罪，惟有一奇异之请愿书存焉（一六〇一年）。贵坼因此案，要求重赏于景宗曰：“此案共谋者口供之得以中改，及此盈千万王冠之入于景库，皆未始无小功也”云云。事实在一五九八年十二月十日之审嘎答兰，因其供词，拘引罗克賚齐、雅谷、倍那独、毗

钉钉于眼
锤入脑骨

其父乱伦
其女弑父

亚德里四钦錡于案。毗亚德里之代辩人普洛司贝(名)法林那屈(姓)Prospero Farinaccio之陈说尚存,读之可知毗亚德里既不得不认弑父之罪,乃不得不推其原因,为乃父对于毗亚德里有不伦之行为,幸其父本以不法凶暴放荡,夙著名世间也。毗亚德里既承大罪,遂入狱。景宗大恩,赐囚中钦錡家人各自为遗嘱。毗亚德里之奇异囑言,尚得一读。其言曰:“以一百王冠与沃利山彼得S. Pietro in Mont Orio寺,为余葬事用;以三千王冠建入寺道路;以一千七百五十王冠与各寺,为余诵礼弥撒之费。又赠继母罗克赉齐挈来之女三人各若干。”

相传毗亚德里最後刑讯(即得招供之讯)之惨酷,可以无疑于供词之为强迫而出者矣。于是对此因景宗克雷孟八之怒而入于罪,又因景宗克雷孟八之贪而惨死者,谁不寄与怜情,而想及没收钦錡家产以後之教会之富也。

再出为船几,因几上聚珍画得名。画为兰法兰作,绘耶稣步行海上,访彼得于船中事。

十八世纪
最美之工

对几为克雷孟十三墓,嘉诺华所作,十八世纪时最美工也。当一七九五年四月四日墓幕开时,嘉诺华乔装景士,隐人丛中,窃听一般观者之评论,盖其得意作也。墓上景宗跪祷像,一种虔敬之意,毕现雕中,观者忘其为石质。下为空室,入口上有两巨狮,一睡一醒,亦无一苟笔。更立两人,其一“宗教”(女像),持十字架而立,犹一望可知。

其一“死”（男像），倒持一燧，厥焰已灭，真善于表明者。论者比以章华庭（景宫中）之阿博隆雕（别见），又谓以之较同寺同时众雕，不啻有数百年之隔，钦仰亦云至矣。

自此转入左栏臂之半圆，聚珍三画，皆诸圣殉教图。

此栏臂屡作宗教会议场。宗教会议，大小不一，大者召集各地高级景官来会，而景宗躬为会长。凡会议决案及宣布，均用腊丁文字，以辖地既广，所议又大，非腊丁文字不足以统一之也。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庇约九召集会议，议场即在此栏臂中。此会所议决者，为排斥无神说、实质说及神物一体说、万物皆神说，纷论颇剧。自是厥後，遂定为景宗所说无纤毫错误。虽曰别白可定一尊，夫亦言莫予违之过甚矣。而栏臂会议之典亦久不行，闻近在景宫中云。

宗教会议

栏臂外为格雷郭理十六墓，对墓聚珍图，所谓巴西镗餐礼者也（巴西镗，一教圣名）。

再出为玛利刹埤，几上玛利图，为旧寺剩物。旧寺艺术品不多，此与柱刹埤之玛利，二而已矣。刹埤为门雅谷承格雷郭理十三之命而作，故亦称格雷刹埤，几下有教圣某骨灰。

右为倍肅梯朵十四墓，稍左为格雷郭理十三、十四两墓。格十三即修改阳历，今所沿用者。其时俄国以教旨岐异，不用格历，此今日俄历与通用历相差十二三日之由来也（予《癸卯旅行记》中言之不详，别详稻孙所补《景教流行碑跋》）。像下石人，一喻智慧，即用多神时代之女战神式，神固有智慧者。一喻信仰，信仰难雕，手一纸镂信仰字，则

喻雕之下乘矣。墓石取诸安得烈安帝陵（即天使堡）。格雷十三，为景宗中最有德行者。伊先有自然子一人，位景宗後，不闻加以殊宠。对面为格雷郭理十四分墓（藏骨不全）。初，此地为格十三暂葬处，非石建。及石工成而移入石穴，空此旧葬处，适格十四歿，即葬焉。

圣餐礼图

对墓为耶隆行圣餐礼聚珍图，图极有名。耶隆笃信圣经，入山枯译希伯来文为希腊文者。相传驯狮伏肘下，为画家所好绘，予所见不下百餘幅，顾皆绘译经事。此原本为笃米尼基作，所绘为将死时行圣餐礼。圣餐者，人生七礼之一，以麴饼代耶稣肉，以红酒代耶稣血，景士代祷于神，出而授食者也。

从格十三、十四两墓，平行至左方良翁十一、伊诺琛十一两墓。此线以内，为希十字原基，其外即改腊十字式所增，故通呼此外为引长十字处。

十像以喻
十门学问

出希十字线，为圣礼刹埤，与右路之歌路刹埤相对。几上为三位一体图，旁有息司朵六之墓。墓本在旧寺歌路中，其侄移此，侄即儒略二也。息六幼微无姓，育于比野门之洛佛勒家，遂姓洛佛勒。墓为佛梭次派艺术家博拉育洛所作（一四九三）。景宗倚椅而坐，其下十人，一喻算学，二喻天文学，三喻博古学，四喻修辞学，五喻文法学，六喻透视图画学，七喻音乐学，八喻地理学，九喻哲学，十喻神学。凡此十种，皆息六所长，而曾在义大利实地施教者。一切比喻，皆通常共知，惟神学一人，用多神时代之女猎神像，执弓负矢，用意殆别有在耶？附近有平石，云是儒略二之

莹穴。考儒二葬彼得系链寺中，此处安更有穴？盖景寺所谓墓者，不必尽埋真骨，不过美术家运意构造，作寺中美观，即或真葬寺中，而墓题在一处，真骨又别在一处，可毋庸深考者也。此圣礼剝埤，往往有多人跪领圣餐，盖纳金于寺，寺士令于某日时来就食，则往行此礼。寸许麴饼，小杯红酒，可礼数十人，非真餐也，领受耶稣之肉与血而已。

出剝埤向外，为伊诺琛十二墓，即以壶为家徽者。相对为玛氏达夫人墓，夫人为树植景宗政治权之人。教中人且仰若神明，教外者更俯不敢声。死于一一一五年，葬于满都乏。一六三五年，乌尔庞八奉移于此。石刻德帝亨利第四初次被教所绝，忤于夫人，夫人特权免罪事，盖权驾景宗之上矣。

左为绥乏斯丁几，有聚珍绥乏斯丁殉教图。凡殉教图，必绘当日受刑致死情状，绘事以愈惨酷为愈胜，即绥乏斯丁被缚箭射而死，予所见亦不下百馀本，此为笃米尼基作，原图在天使玛利寺（凡景徒之被杀死者，不论其果为教事与否，皆谓之殉教。殉教者例由景宗钥启天门，升之于天，且例于名字上冠一圣字。凡雕画其像者，首上必有圆光，以别其为圣。雕画者务为意外之惨酷以求工，近年死于中国而列入圣班者，比比皆是）。

殉教图

再出为良翁十二墓，相对为瑞典克利斯丁公主墓。克本瑞典王阿独尔夫之女，瑞本新教国，而克独信旧教，立誓与新教绝，不安于瑞，迁居罗马，富于藏画。予曾观画于彼所居之哥西尼宫。一六八九年死于罗马，此墓石刻其

一六五五年暂绝新教事。

玛利抱耶
稣置膝上

左折为怜爱刹埤，与洗礼所相对，而右侧之刹埤已尽。凡彼得寺中一刹埤，足当他处一寺。怜爱刹埤者，以米加勒安治所雕玛利、耶稣像而名。雕为耶稣被钉後，玛利抱置膝上，此米氏廿四岁时所作，应法国使者之请也。雕上记名，为米氏一生所仅有（字在玛利带上）。

此图画本极多，雕则不多。或指米氏此雕为玛利过于年少美丽，米答曰，玛利贞洁人也，安有老期，其善于解嘲如此。当时法兰西司一，因世人所珍重二雕，于一五〇七年重资购之，一即此“怜爱”，一为耶稣像，在玛利寺内（寺基为密讷尔佛庙，别详）。此处本奉寒热玛利，自改奉怜爱玛利，而移寒热玛利于神奥。先是阿历散德六死，置尸玛利前。阿六罪恶，罄竹难书，相传其尸之怖人，亦前古所无云。

耶稣曾倚
之柱

怜爱刹埤，旁有两小刹埤，与洗礼所制度同。右刹一磔刑聚珍图，不重要。左刹名圣柱刹埤，铁栏围一雕柱，乃由耶路撒冷取来。相传耶稣在所罗门庙中，曾倚此柱，且祷且演说者。观其雕派，确为犹太物。此柱为犹太雉礼所用，不知何时辇入罗马。一四三八年君牧师乌西尼围以石栏，记柱所由来（今石阑在铁阑内，不便近观），谓所罗门建庙于耶路撒冷，凡一百三十八柱，今十一在欧洲，彼得寺良覆下用其八，毛利次几前用其二（旧寺），此独立者一，即今所见者。

刹埤中有安溪棺，为第四世纪一罗马市长，乃大格雷

郭理之先世，此棺曾用为圣水盆云。

上颌下窖

圣门背有聚珍彼得像。寺名彼得，若以中国神佛庙例之，则正中必彼得位。而教例不然，所谓彼得寺者，不过寺名而已，其实尊奉耶稣，故彼得像不妨置之门隅。即如正门外台下两旁巨像，一彼得，一保罗，若以中国庙例论之，殊不敬矣。景教旧派，兼奉玛利（近更推及玛利之母）。新派并玛利不奉，更为纯一。

聚珍始于景纪前百五十年顷，初惟用以敷地，所 聚珍画
谓 Pavimentum，虽宏丽如庙宇，亦不过敷其一方而已。派别不外四种，曰Sectile，其纹线直斜，惟几何形体是准者也。曰 Tessellatum，其材料皆方粒，而纹未必方形者也。曰Vermiculatum，专重摹画，凡画有曲折之线，其材料凑聚亦曲折其线，虫状之名，所以状其线曲也。曰Scalpturatum，其表面高下不平者也。在景教首以聚珍为饰者，为彼得旧寺，从此遍传欧洲，且及耶路撒冷、康斯坦丁堡之景寺。八世纪宗教会议禁作偶像，而聚珍独免。迨威尼斯兴建马可寺，更为造就聚珍人才之计，专设学校（别详），出名家无算。克雷孟八选此校名手，来罗马饰彼得新寺良覆，并摹寺内名画，用代原本（原本半移景宫，半移天使玛利寺）。在十七、八世纪，此术最称昌盛，至今日尤无

世界第一

往不用此工矣。

彼得寺瓴屋之高大，为世界第一，屋缘距顶高三百英尺。登瓴屋者必土曜日，妇女不在允登之列，故予未往观。闻诸登者曰，自左侧柁桴玛利克雷孟丁墓下之门而入，登螺旋梯（同登不得逾二十人），梯旁壁上，皆王族题名志胜游。寺顶有无数小瓴屋，而寺内工人居屋杂厕其间，成一村落。格戴登此，曾有言曰：“吾于彼得寺上，见空气中另有一国，有人家，有市廛，有庙宇，有喷泉，中间大瓴屋，适可当国中大寺，道路平坦，不啻名市散步场。”可以知其梗概矣。瓴屋诸短墙柱之间，皆为小室，一室藏米加勒安治及安敦两建筑家手制彼得椅，及彼得寺木型。米年八十将死，制型以示未竟之工。

登寺巔者有瓴屋，入寺穴者有窖。自一九〇〇年圣物考古会请愿重开乏氏刚窖，于是游者始获观窖。入窖者从忏悔磴下，左右折皆可，即从威隆尼加像後梯下亦可。窖分两部，有新旧之别。新窖者，环忏悔磴而为马蹄形之廊，及于四像下之四刹埠（即威隆尼加等像），又由廊枝出之数小刹埠是也。旧窖者，亭前柁桴之下，亦分三柁桴者是也。窖本康帝所造，在跋栖黎嘎之下，久埋地中。一五九四年，门雅谷施工时，在忏悔磴边发见康帝所造彼得金棺，并棺上金十字架，极精。当时考古学未盛，故发掘隧物之学亦未盛。景宗克雷孟八礼服诣观，随即封闭。闭三百年，始得复见于世。其中所藏，教骨与旧寺残物为多（罗马旧风，往往于旧屋之上稍加平治，即于其上建新屋，有二次三四次者，故

金棺

掘地愈深，古迹愈多，恐至廿二三世纪尚无止境。燃灯而观，不能详细，且有价值品与无价值品杂无部居，易淆心目，故言之不能详也。新窖以两刹埤为最巨，一门廊玛利，本在旧寺门廊，今湮此。一孕妇玛利，为古来求孕处，今亦湮。旧窖枘椽下铺地之石，尚是旧寺物（玛氏达夫人捐地入寺碑记在窖）。景宗棺沉埋于此者不少（寺中景宗各名墓，大率无真骨，而真骨往往在地窖中），今睹棺思人，略举三数。曰阿历散德六空棺：阿六积恶万状，为君牧师某所毒死，尸之怖人，前已言之。棺本在寺，儒略二伸天讨，倾其骨出棺，骨为他人移入某寺，而棺仍留此，今但存非仅不怖并美貌老像于棺上而已。○阿特利安四棺：英人位景宗者仅此一人，棺非景门物，上有梅赛斯头形可证，以英人故，无为之营美术墓，并无铭志，景门党派意见如是。○婆尼法爵八棺残片，有铭曰：“其来也如狐，其宰政也如狮，其死也如犬。”义儒檀戴所著《神剧》书中，清静山凡九重，最下一级，遇婆尼法爵，即指此人。讥之欤，抑恕之欤？○尼哥拉五棺：本旧寺一美术墓，改新以来，沉埋于此。景宫书库，壮丽甲寰区，即其所创。○儒略三棺：伊好藏古物，有别墅，今尚存，其所藏予曾往观。○尼哥拉三棺：伊曾募得玛氏达夫人捐地，竭力交结，有不恤其躬之苦。檀戴《神剧》中所见首入火坑中，足露火焰外者，即指其人。○保罗二棺：伊艳羨康斯坦坼之大紫石棺，从寺中窃出，将为自己死後用，後不成。康坼者，康斯坦丁之女也。今棺在景宗博物院，而白骨则留此。○乌尔庞六官棺：建造新寺时，

景宗之棺

但丁神曲

骨已无存，工人用以贮水，得一指环，知为乌六物。生平峻酷，亦被毒死，今棺上尚有所刻遗貌。○玛璠罗棺：在位仅二十五日。○伊诺黎九棺：在位仅六十日。

旧窖非旧
新窖乃旧

观旧窖铺地石之用旧寺物，知旧窖之成，必在旧寺既毁之后；观新窖之藏彼得金棺，知新窖之成，必在旧寺方造之初（即康帝所造）。旧窖非旧，而新窖乃旧，正如古文尚书之非古，而今文尚书乃真古也。

世界无二
之珍品

面忏悔磴有彼得、保罗神龛，云是二五七年由附近绥乏斯丁寺隧穴中移来，而古景士以为是彼得专龛，与保罗不涉。其实教史学家并谓彼得生平未尝履罗马，安所谓彼得死所，则此龛之为一人为二人，可不必争矣。一一二二年，此处几上绘二像，皆半身，云一为彼得，一为保罗，而其余彼得半像在约翰寺，保罗半像在保罗寺，奇乎不奇？此龛在景门中以为世界无二之珍品，而教中学者安勃罗曰：“有彼得之地即有景寺。”可谓谈言微中矣。

神 奥

神奥（圣
器所）

景寺必有神奥。神奥为一寺行政之厅衙，又为宝物之仓库。彼得寺行政繁，宝物富，故奥亦独巨，为一七五五年底约六所增建，入廊多旧寺残碑饰墙，有彼得、保罗两大像，亦当日旧寺物。

正中一室，亦作刹埤式，有多沟形之石柱八，从阿特利安离宫取来，罗马时代物也。此即寺中行政之所，每日

牌示祭礼于此，各处锁钥藏此，日用祭器等亦藏此。

左室中有刹埤，有旧画二（一为猷尔所画玛利耶稣）。再进一室，有景宗坐位，乃少数会议之所，名画不少。有旧画残片，绘天使奏乐者，极有名，美洛错笔也，曩日以饰使徒寺之良覆者。其尤佳者一片，今在义王宫。

又有一刹埤，油画彼得见耶稣图，不知画者名。彼得双目，绘法最精，观者任立何处，仰望画中彼得，则彼得双目无不注射观者，为游客所乐道。予试之果然。

右一室即奉寒热玛利处，其龕为名家独那堆洛所作。

再入即藏宝物之库，重门严扃，本非游客共到之地。予宝物之库以屡屡来寺，景士以予必为崇拜景教之最虔者，故以观否宝物为问。予欣然请观，候之良久，取数钥而来。先导一室，列柜皆祭礼衣，盖一种礼节专用一种衣披，别之严即藏之富也。有中国绣礼服一披，工极精而花纹参教派，盖景士在华定绣者也。辟库门而入，见十馀柜，藏历世景宗历来大典所用之十字架、烛台、杯龕、种种金银器、磁器、玻璃器、明珠、宝石，雕绘细工，灿闪目前。导者一一指告，以藏物过多，无暇静听。细观其中以沙尔曼帝加冕时所服之衣，及景宗所用三重冕，最惹注意。沙为西罗马帝时，在康斯坦丁堡，用毗山丁最精绣工绣此衣。加冕时，服此衣而侍弥撒礼，矢誓从教。（沙之誓曰：“予践帝位，请对于耶稣之名及彼得而矢曰：凡上帝所畀予之权力，予悉举以卫教。”）予所见时君加冕礼服，大率皆银鼠带尾髦裘，而沙帝独用教服，岂时代不同，髦裘乃後起之物？抑沙帝崇教，独

冕有三重
既高且重

衷教服？更或二衣并用？不可知矣。所谓三重之景宗冕者，初，景宗戴牧师冠，加二孔雀毛。後欲比于世界君王，乃加一金圈，以肖王冕。至倍肅悌朵十一（或谓婆尼法爵八），以为仅肖王冕不足示尊，我宗教必权驾世界君王，则冕制亦应加等，乃又加一圈。至乌尔宠五履景位时，本不在罗马，罗马自有一景宗，则又加一圈以示己乃正统景宗，视彼罗马戴两圈冕者为尤尊，故至今冕遂三重，既高且重，闻戴时颇不易云。冕上所缀珠石，为世界珍品，本玛利及海美尼二人之物，二人均罗马帝霍诺留之妻，一为司氏利嘎妹，一为司氏利嘎女。西例至今婚配不重行辈，初无足怪。又有金制巨钥，与冕同藏，一若传国玺然，即以为彼得亲受于耶稣之物，谁曰不可。

埃及尖柱

神奥所在，适当昔日肅龙场之中央。今寺前尖柱，矗立于此。尖柱由嘎利古拉帝从阿非利加运来罗马，来时沃司梯港登岸。当时港岸，幾为一柱所占，举以饰栖尔果场。博物者谓是罗马仿埃及物。栖尔果场为嘎利古拉所创，而落成于肅龙时，故名“肅龙栖尔果”，或亦兼冠嘎名。第一次虐教，即在此场。

尼罗事迹

肅龙者，罗马帝名。先是肅父某死，母曰亚格里宾者，携肅改嫁于克老第沃帝，而肅遂俨然帝胄。景纪45年，亚格里宾毒死克老第沃，谋于近卫军，以强力立肅为帝。古罗马近卫军，恒于弑废拥立上有莫大势力者，故克帝虽有子不列颠尼哥，弗敢争也。肅性本温，时方九岁，一切政治，悉承师训，故最初五年，

政大治，罗马史所谓“戴龙五年之治”，有一专词者也。然亚格里宾颇嫉其师，渐于政权，终以不得专恣为恨，乃怒戴，而又与近卫谋立不列颠尼哥。事为帝党所觉，五五年，戴宴不列颠，即席毒之。戴帝后间嫌隙愈深，帝略得狂疾。六四年，罗马大火，后党诬之，谓戴实纵火，且坐奏脱罗耶毁城乐曲以逞快。脱罗耶被毁，古来至惨事也。由是民大愤，而近卫军利帝位之频易，亦附和之。戴惧，宣言剿杀景徒以赎罪，此第一次虐教所由来也。相传戴龙场中大宴，取景徒若干缚于柱，排列成行，围以枯草，涂以油脂，至夜燃之以当燎，军民大乐云。予曾见其惨图，所不忍谛视者也。

罗马大火

虐杀教徒

景纪六七年，彼得被获，受十字刑，正在尖柱下临刑。彼得请死于倒十字，谓不敢比于耶稣。罗马本有倒十字刑，乃许彼请，或曰钉死，或曰缚死，或曰钉绳兼用而死。一五八六年，息司朵五命丰丹那移此柱于寺前（即今之位置）。植立此柱时，需人八百，马百五十，卷绳器四十六具。丰丹那云，重量九十六万三千五百三十七罗马磅云。未移柱之前，息五入彼得寺，礼大弥撒，盛祝丰氏及众工人福，并命柱升时，不得有人语，语者死。迨柱缓缓而升，升至中途，忽然不动。众正屏息间，忽闻大声曰：“润其绳！”工人先未受此指示，闻言又不敢问，惟亟润绳。绳润上引，柱动而植。当时实一工人，见引绳几断，亟而狂呼耳，按命令应处死，无如柱赖以立，督工者大发仁慈，不忍加刑，乃谓此声发自上帝耶和華，众工亦默喻无言。柱又名彼得罗针（彼得，

立柱奇闻

渔人，故有此称)。柱既立，息五宣布：凡过柱下者当拜柱尖，口诵《吾父》(《吾父》者，祈祷之歌词，词起于“吾父”一字也。凡祈祷歌词，均以首字称。此称吾父一字，即指此歌全词。犹关雎二字，即统指《关雎》三章也)，则免罪十年云(中世纪时相传，柱顶球中有儒略恺撒骨灰)。

新释官·景寺之属

此长子稻孙为予游览之便而撰，其中命名，多半非专用于景寺，亦为西国宫室所通用。顾述寺者皆取状寺，遂成寺字。

通俗所称为教堂者，在法文称为 *église*，在腊丁文为 *ecclesia*（又作 *iglesia*，音相似），在希腊文为 *ekklesia*，厥义为会、为合。凡教徒合而为会，皆曰 *église*（英文曰 *church*，德文曰 *Kirche*，亦同出一根，惟渊源较古。义文曰 *chiesa*，则直承腊丁字，在腊丁 *ecclesia* 固亦称 *chiesa* 也）。小之以一堂之团体为一 *église*，因而及于建筑物，于是教堂亦即曰 *église*。大之则全教为一 *église*，如昔日义大利有景宗所君临，自成一罗马派之旧教国。其时称其国者，即曰 *église* 之国。

教堂一词
之起源

又如关于宗教之法律(亦称寺院法),曰 *droit ecclesiastique*, 即 *ecclesia* 之法律, 亦即 *église* 之法律也。故谓教堂即 *église* 则可, 谓 *église* 即教堂则不可。西音既非所习称, 教堂又言不雅驯, 今用景教流行碑字, 称为“景寺”。

各式景寺
分为二派

拜占廷式

论今日各式景寺, 大致分为二派, 一派自东方小亚细亚发源, 如圆式、六角式、八角式、希腊十字式皆是; 一派自西方罗马发源, 如长方式、拉丁十字式皆是。二派起原虽殊, 而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 采用仿效, 初无定规, 因地制宜, 各适其用, 非若矿植物产之有分布地图可划也。通观东方起原各式, 莫不以圆为原则, 盖小亚细亚之建筑, 本擅长于圆, 与他人种建筑, 迥不相类。景教创兴彼地, 其建寺自以圆为原则。由圆式一变而为正六角式或正八角式, 再变而为希腊十字式, 即所谓东派, 亦曰毗山丁建筑(康斯坦丁帝未建都以前, 康斯坦丁堡名毗山)。毗山建筑, 长于瓴屋(瓴屋後详)。至起原西方者异是。论理景教自东徂西, 其建寺也, 亦宜仿东式, 不当另有所谓西派者。然所以不同之故, 在当时情势使然。景教入罗马之初, 帝威方烈, 禁遏綦严。景徒于地面之上, 丝毫不能展其势力, 乃隧地通穴, 以为隐藏, 即所谓 *catacombe* (字义别见) 者是。举凡教中礼式, 及传授教义之事, 皆隐隧为之。迨景纪三一三年, 康斯坦丁帝诏许景教无禁; 景徒遂出 *catacombe* 而至地面之上。其时地面上无公然建造之景寺, 乃即旧有之 *basilica* 当之。 *basilica* (字义别详) 者, 罗马向有之公建物也。嗣後即为教专建之寺, 亦皆以 *basilica* 为

罗马式

型式，相承至今，即最新筑者，仍不脱 basilica 窠臼（今大寺尚称 basilique）。basilica 为长方形，故罗马起原之寺，不圆而长方，由长方变化而有腊丁十字式，即所谓西派，亦曰罗马建筑。罗马建筑长于穹（穹後详），若英国景寺之多取两衡十字形，则又腊丁十字式之变式也。

十字之为形，纵衡互交，为理极简，故其为用最古又最多，如印度及斯干地那（瑞典、挪威之地）之卍字、埃及之♀字，皆十字鼻祖也。在印度，火教以卍字为全智全能之徽标、万物生命之根源。在埃及，偶像教以♀字寓灵魂不灭之理意，于是十字与宗教遂成不可解离之缘。在景教，因《旧约》载摩西竿举铜蛇以愈民（见《民数纪略》二十一章。景家论此竿为景教十字根本），《新约》记耶稣受刑十字架而复活，故于十字标形，尤为多用，幾遍新旧派景教所及之地，无处不见此标也。标用既多，标形万变，综论之凡有四类：一曰无首十字，二曰四支十字，三曰两衡十字，四曰三衡十字。第一，无首十字者，丁字形也，在四类中为尤古，本多神时代旧标，厥意象生命，厥用在祝贺。继而有用十字以施刑者，胥取此无首十字，于是无首十字由宗教标象一变而为刑具。腊丁名此十字为刑具十字 *crux patibulata*，此类十字，向不在景教十字之内。自近世考古学者一派，发掘隐隧，见石棺所雕，往往为无首十字，希字首尾母 A、Ω 之间（耶稣自谓始始终终，故此首尾字母恒为景门所用，原出《新约》），亦往往有

论十字

无首十字

四支十字

无首十字，遂兴耶稣所刑十字乃无首十字之臆说，而无首十字亦列景标矣。第二，四支十字者，正十字形也，自来最为景教所常用。自十五世纪以降，爱弼哥普所佩及其鹵簿，均限用此四支十字，故又称爱弼哥普十字。此类变化极多，其最屡见者曰希腊十字，其四支长短均齐如一者也；曰腊丁十字，其四支之三端齐，一端伸引为足而独长者也；曰安得烈十字，纵衡斜交者也；曰马尔大十字，四支之端幅阔而交处幅狭者也。馀曰耶路撒冷十字，曰佛棱次十字，曰都卢十字，曰墓场十字之类，名状各殊，举不遑举。第三，两衡十字者，一纵而两衡。上衡短，下衡长，俄国所用，亦称俄国十字。自十五世纪以降，必有君牧师及高级爱弼哥普职者，乃许鹵簿用是，佩章用是。又有高级爱弼哥普十字之名，其所以有较短之上衡者，原出《新约》，耶稣既刑，彼拉多标字于其十字架上，曰“拿撒勒人耶稣，犹太王”。後世雕画家于耶稣之十字架上加一短衡，刻画为 I. N. R. I. 四字，以示彼拉多所标腊丁文 *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聚此四字，省（以首母为省字）而为 I.N.R.I. 也。从是亦有短衡上无字之两衡十字。第四，三衡十字者，两衡十字之下端更加一短衡之十字也，自十五世纪以来非景宗不得用，亦称景宗十字，惟景宗专用，故最为罕见。以上四类为景教十字，其景教以外之十字兹不遑及也。

二衡十字

三衡十字

迨十二世纪初葉，郭脱美术盛行（郭脱，日耳曼种）。

其建筑景寺也，于瓴屋之圆易为尖，于穹窗之环加之锐，形若鱼首。夫鱼本景教标象，故此郭脱派建筑，以鱼形为特色，而亦愈有说（希腊文耶稣基督上帝子救世主为Iesous Christos Theon Vios Soter，集此五字首母而联合为Ichthus一字，鱼也。景教标象，鱼故为其一）。

哥特派建筑之特徵

旧教布置其寺，大致相同。在罗马所见，大概以腊丁十字式为多。腊丁十字式者，开门入内，即十字之长足，两旁列柱为两行四行不等，视寺基广狭为增减，此列柱之间，正中一行，谓之中央nef，左右各行，谓之侧边nef。此nef本袭basilica旧称，出于腊丁字之navis，译意为船，以两旁列柱，其状正似古船。今音义兼用，称曰“柁桴”。

柁桴

古basilica之柁桴，两端均为半圆形，名曰abside（腊丁字apsis）而无门。迨改以建寺，则留其一端以为正座，改其一端以为正门（亦有两abside之景寺）。所留之abside，则加以种种人工，使光线射入。恒如觊面，隔以金黄之色。故射来之光线，虽斜而似正，虽屈而似直。此abside，在basilica为法官判事之所，名曰tribunal（今裁判即称此字），较nef稍高一二级。今景寺此处亦高，为教中职官礼式时诵歌之所，或因古制而称tribune，或因歌用而称choeur（腊丁字chorus），或设chappelle（详後）三间五间不等，则别称为chorea。凡此等名目，各寺不能一定，而此半圆形之名abside，则虽易地不改。今用abside本义，称曰“半圆”；于tribune称“正座”；而于chorus、chorea则音义兼用，称“歌路”，称“歌赖”（歌路者，指教中职官诵歌之所，非

歌路

必在半圆也。如中世纪之长方寺，每于中央柈桴全长三分之二处，至于半圆之间，以石栏划一方，为诵歌之用；而半圆则供神坛，不作诵歌用。此时半圆即不可谓歌路，而此石栏杆以内乃称歌路也。

栏杆

自正门至正座，循柈桴而行，至适当十字横竖交点处，其前面者曰 *transsept*，厥义为栏杆之前。盖正座与柈桴相接处，每有栏界之，而此 *transsept* 适过此栏杆前也。惟 *transsept* 之名，统十字横画之两臂而言，今称左右“栏杆”。

圣饼匣

祭坛

栏杆与柈桴纵横相交之中央，为一寺正中，通例此处有坛，坛设供几，直向正门。坛之四隅，有柱支顶，盖是谓 *ciborium* (*ciborium* 者，埃及一种植物，实如豆荚。希腊人象其形为酒器。教中用豆荚形之匣，以藏祈神所用之麵饼及酒，匣藏于亭，故用此植物名以名亭)，教中行礼最尊严之处。罗马派旧教，一寺之中有若干供几，法文所谓 *autel* 者是 (腊丁字 *altare* 厥义为高)。此若干 *autel* 中，在此 *ciborium* 内者，为 *maitre autel*，惟寺中最高职官，始于此行弥撒礼 (弥撒二字已为教中通用，兹不赘释)。最高职官又必于最大祭日，始于此行弥撒礼。*autel* 上之精龕然者，法文名曰 *tabernacle*，即贮弥礼时所需麵饼葡萄酒者也 (古制贮于金制鸽形匣中，悬于顶，或贮 *ciborium* 匣中，今皆用 *tabernacle*)。凡 *maitre autel* 大者有盖，法文称曰 *baldaquin*，本出义大利字之 *baldacchino*，此字原为 Bagdad，土耳其地名也，义文称此地为 *Baldacco*，地出金绣织绸，古代

华盖

帝王均取为宝座之盖，从此称座盖曰baldacchino，即由此地名转成。景寺初兴，亦用绸为盖，即用此名。至后世建筑术精，去柔软之绸，改用不朽之建筑，留其形状，仍其名称，于是虽金类石类造成之亭，亦名baldaquin矣。观夫此字之不原于拉丁文，可见此制之创未古也。今通译意义，名autel曰“几”，名maitre autel曰“弥撒几”，名ciborium曰“亭”，名baldaquin曰“亭盖”，名弥撒几上之tabernacle曰“龕”（此maitre autel之称，惟在罗马派旧教之景寺可用，如希腊派旧教与新教各派皆惟一autel，则自无所谓maitre矣。而稍偏东欧之地，与兰因河畔，其景寺每省两半圆，而栏臂、两亭者，则又有两maitre autel也）。

弥撒几

景教防禁未弛以前，地面之上，除私家设几行礼外，别无公然行礼之几。惟catacombe中，窆壁葬骨为墓，墓上铺石为供神行礼之所，实今日景寺所谓autel之嚆矢也。当景寺初建时，念catacombe中之坚苦而不忍忘，于弥撒几地位必肖catacombe，而安于殉教者坟墓之上。求殉教遗骨而不得，则取诸catacombe中。今catacombe之古坟发掘无已，而景寺中无殉教遗骨者亦已无有。殉教遗骨，必在弥撒几之下穴地藏之，是为crypt。入crypt者，大概从弥撒几前之石级而下。石级通例，分左右环下为两道，低于柝地平均约六七级。低处为马蹄形，即所谓confession者。石级向弥撒几，既下，即在弥撒几之前，窥面神龕，即殉教者遗骨所在，适弥撒几之正下也。由左右折入，为crypt，非烛不明，其中不外古石与教人坟墓而已，所以仿当时cataco-

墓上铺石
供神行礼

mbe 者，教徒于一定之日行礼于其中，广袤不一，形状亦不定，不如景寺之大概有定式也。今称crypt曰“窖”，称confession曰“忏悔磴”。

忏悔亭之
形制

忏悔磴者，但用行礼，不用忏悔。通常忏悔所用，别有confessional，大概木造小亭，可以移动者为多。间有穴墙者，形状与木造者无大差，位置本不一定。木造者，以排列在中央柎桴两旁为通例。亭分三小室，中室听忏，旁室诉忏（二人不并忏，故最减者但二室），各室仅容一人。中室与旁室不相通，惟有铜网一小方（亦有以不透明玻璃代者）漏达声浪而已。中室有门，分为上下两截，中设坐位，听忏教士坐此。教士不在，则上下两截门均闭；教士在，则上开而下闭（简单者，上截无门，幃以帷）。旁室无门，无坐位，有小几，为诉忏者跪久倚手之用。几上恒贴景经中语，或绘耶稣像。此confessional形状似亭，故今称“忏悔亭”。

讲道坛

忏悔磴之前，即中央柎桴。古式旧教之寺，两旁间有两台，名曰ambon。右为诵读福音之所，左为诵读景徒遗文之所（遗文即《新约》中《福音》、《使徒行传》、《默示录》，以外各篇，如保罗《达罗马人书》等。至今诵经至《福音》，必移经于几之左隅，诵至遗文，必移经于几之右隅，此左右台制遗风也）。此制今罕见，间有一二旧寺，尚存遗台。闻英国景寺此制尚多。或谓此二台，其一有置书之案，其一无之。是一为诵经之所，一为讲经之所。今不见有用此者，亦惟据书想像，不得亲见以证之矣。今竟称“台”。

柎椽之极边为小室，称曰 *chappelle*，此後世景寺渐扩所增，论希腊拉丁十字形时，不及此也。*chappelle* 之大小无定制，多少无定限，装饰之繁简尤无一定，大概景宗之墓为多。或置一几，或置数几，实自成一小寺。凡景寺初营，规模未备者，虽独立一地，不附属于景寺中者，亦名 *chappelle*。彼教徒在中国所营，即此 *chappelle* 居多，完全之 *église*，所罕见也。似寺而非寺，不可以蒙寺称，今名曰“刹埤”，固取音似，亦犹言刹寺之埤小者也。

刹埤

有一种刹埤为洗礼之用者，大概中央置洗礼之大石盆，别称为 *baptistaïpe*。论教理，洗礼之所埤不当即在寺内，如佛梭次、批撒等处大景寺，均于寺外另建一圆形或正多角形之洗礼所，所门与寺门正对，一道为隔，寓未洗以前不许入寺之古意。今景寺公开，无人不入，入者不必曾受洗礼，故洗礼所大都废弃，而于刹埤中辟一室为之，亦简法也，今竟名“洗礼所”。

洗礼所

景寺内墙开穹而无门者，皆曰 *arcade*，本出 *arc*，弓字，今称为“穹”。穹之居正中而外向者，曰 *arc triomphal*，世译为凯旋门（门字即用弓字）。此既非门，尤非凯旋之门，惟以形似为名，姑徇通译。

景寺中举凡穹、墙、柱、几、艮覆、地平之属，至于半圆顶凯旋门，殆无不以 *mosaique* 为饰。考古罗马神话，文艺学术之神有九女，称曰 *Musa*。罗马学者聚会讨论学问之公建物，遂因 *Musa* 而名 *musea*。此 *musea* 广屋，敷地者聚各色细石配合为纹，至为精工。此法乃渐渐推广及于他物，不

聚珍

独敷地一端。初，此法即用 *musea* 为名，迨中世纪，应用变化，踵出不穷，于是 *musea* 一字，支别为二：指其屋曰 *musaeum*，今称为 *musée*（通译为博物院，未适原义）；指此术曰 *musaicum*，即今所谓 *mosaique*，凡聚各种有色细材，或石或木，更或他种材料，点点相配，合成一图一画，皆以此称之，美术中之一种。我国固无此术，即无可配译之名。而景寺装饰，以其经久，采用最多。故此 *mosaique* 一字，虽非景寺专有之名，而言寺者不可无以称之，今称曰“聚珍”。

神奥

附属于寺中者，犹有 *sacristie* 一种，间数、形状、大小均不一，为祭器所藏，礼衣所藏，寺中宝物所藏，及寺中职官更衣驻足之地，例不引外人入视。遇有名器、名画藏其中者，则有导者候人拜观时为之说明。此等 *sacristie* 有神藏之义，称为“神奥”。

寺寮（修道院）

又教徒聚宿之所，曰 *convent*。或有附属于寺者，其为状大都周围方庭，有廊。廊楼为室，室各相等，教徒习焉宿焉。方庭曰 *cloître*。围廊大概有古物陈列，为巡礼景寺者所乐观。罗马景寺，昔有 *convent* 附属，今但存其方庭者，则景寺修葺所卸下之建筑物断片，恒列其中，专供游者访古之用。今称 *convent* 为“寺寮”，称 *cloître* 曰“方庭”。

寺寮中有 *réfectoire* 者，教徒会食之所。剖其字义，有效法复习之意。耶稣示其徒擘饼之法（详《新约》），景门历世传习，于食饼之前，必效耶稣擘饼法，此会食所以称 *réfectoire* 也。今名“食堂”。

景寺之顶，有为高凸半球形者，有为塔上半球形者，其中建筑，分上下二层。包于外而在上者曰dome，即腊丁字之domus，犹言屋也。裹于内而在下者曰coupole，出于义文之cupola，本意为碗，谓其状似碗覆也。每有景寺以dome著名者，即称全寺曰dome。其以coupole名者亦然。用语要在习惯，知非可泥于文字之间。今名dome曰“瓴屋”，名coupole曰“良覆”，取“良覆碗”之义也。

景寺等级不一，有所谓cathedrale者，乃一区之长之所辖。故必有区长传道之椅（此区长大概为爱弼哥普。此爱弼字，法文曰évêque，义文曰vescovo，英文曰bishop，德文曰bischof，无非从腊丁之episcopus来，教职名也）。字本原于腊丁字cathedra，厥义为座为椅。凡寺之半圆，大概有椅；然独得椅名者，必区长所辖之寺。其等级较卑者，固不以椅称。即等级较高，如罗马彼得寺，有景宗椅者，亦不以椅称也。

章华庭四室

十五世纪时，景宗伊诺琛八建章华宫于乏氏刚景宫之邻（章华，译义），聚古雕藏之。後藏品累加，乃扩充建筑，以接于景宫而通路焉。

梵蒂冈之
古代雕刻

章华庭者，章华宫之庭，亦因其形而称八角庭。游人从丰达孟答街入门，先登魏对书库之梯，经希腊十字室，进圆室，右折过摩娑室（又名九女室），出羽蹄室（均别详），即章华庭也。

庭周为廊，廊隅凡为小室四，一室藏一雕，即以雕名名室：曰劳贡室，曰阿博隆室，曰眉沟室，曰俾尔塞室。

室中珍藏主雕之外，亦附藏小品。名称不重，未暇及之。

劳贡室

劳贡 (Laocoon) 集像者，名雕巨擘也。像为二蛇绕噬一老者、二少者。老者右举蛇胴，左提蛇颈，筋骨高下，一望而知为甚有力者。然长蛇绕足噬腰，纵强逾賁育，亦莫能脱。二少者，左为长子，右为次子。长子瞬息受噬，仰视悚骇，自顾不遑，无以解父厄。次子则既触毒牙，状已垂毙。凡所雕刻，筋肉脉络，无纤毫不肖，而主客之位，运动之方，配合调和，允称杰作。尤可佩者，一像一题之中，含三种瞬时：老者正被噬，长子将被噬，次子既被噬。此三瞬时者，感觉举动，迥不相同，辨别既难，表显尤匪易。此像于各人眉目间分别精细，俾观者一瞥而区异毕见，而全像呼应，仍不少乖，神乎技矣。名曰集像，亦为具三人三瞬时于一像也。

拉奥孔像

考其所雕，事出希腊神代史中。希事在景前一〇〇年以内者，有史可徵，过此以前，惟凭古诗。古诗所叙，实事中参以幻想，既令读者多迷，而选词尚奇，用意务隐，尤非别具会心，不能得其真谛。後世诗人，续为神话，寓中有寓，玄之又玄矣。雕画家更从而取以为题，以挥发己技，递传迄今，虚实更莫辨别。然事迹奇古，含蓄深奥，每为艺术家所爱不忍舍，而著名之文艺艺术品，遂八九渊源乎神话。

事出希腊
神代史

相传劳贡者，脱罗耶人。脱罗耶者，小亚细亚地，彼

时一小河也。王子名巴黎斯者，美而钟于爱，神话中所谓以金苹果判三女神争美案者，即此巴黎斯。巴黎斯旅游希腊，见斯巴达国王后宫爱丽那而悦其色，挟载以归。斯巴达者，尚武之国，希腊史中所著称，恶爱丽那之见夺也，于是约诸侯会战于脱罗耶之城。十年而城不下，围亦不解，为神话中最有名之脱罗耶战争。是役也，希将多丧，而城仍未破。乃选勇士，徵战策，以图一决。再不胜，舍之去矣。时有阿迭色斯者，巧制木马，藏机自动。挺然应募，且布流言，谓此物为女战神密纳尔佛所授，苟供神前，神立福之。私隐军士于马腹，往还营阵间。脱罗耶兵睹此巨大之物，徘徊城下，又闻流言而信，羨欲得之。独劳贡洞窥诡譎，固执不可，而脱人迷信，终不可释。脱兵固守，十年于兹，军气衰颓，民不聊生，乃大合市民为海神祭。适祭官死，继者无人，循例拈阄，阄得劳贡。劳贡本曙神阿博隆庙及海神纳都诺庙僧也，有被选权利。既被选，乃率长次二子，登祭坛，屠牺牲，行例礼。礼未毕，而海上陡见二蛇，金目白躯，神飞而来，攫二子环之。劳贡驰救，同陷其害。蛇围重叠，呼吸不通，肢体牵系，密勿得逃，劳贡大呼而死，二蛇片裂三尸，逸去无踪。脱人见此，益信木马有神，以为劳贡之死，神明惩戒也。用请于希人，入木马于城，献之密纳尔佛之堂，再拜而祷焉。是夜，脱市人欢乐无极，满意城围从此解矣，故军民盛宴，相庆贺而散。夜深人静，希人之匿于马腹者，持械突出，举火燔城，内外袭击，脱军大溃。一夕欢乐，弃尽十年苦守之功。

特洛伊战
之木马计

蛇杀劳贡
及其二子

希腊人神话，论劳贡之所以死者凡三说。第一说，希腊文学家梭福克尔所著《劳贡》悲剧之言曰：阿博隆庙规，庙僧不应有子，而劳贡膺主祭重任，携子同行，忝无愧作，故有此祸。第二说，希腊诗人维其尔之言曰：金苹果之案，密纳尔佛与争美焉，争而未隼，神其憾矣。神既司战，则脱罗耶非神所佑，决无胜理。而希人十年围攻，勇将猛士接踵死亡，在人事观之，希将不胜，而忽有奇士巧机之助，将萃一夜之功，以偿十年之志，非神力而何？乃劳贡敢以私智泄神机，其招神谴固宜。第三说，希腊诗人君多斯之言曰：劳贡有疑于神焉，既被神谴而盲，盲而不悛，故神复使二蛇食其二子。二子牵父求救，而盲目之劳贡未及于祸。前二说为劳贡及二子均死，後一说为劳贡子死而身未死。在君氏考于希腊古诗，其用蛇字，常代以别名，绎其义，为食人子者，故君氏据古义以劳贡为不死。今像劳贡目不盲，而状如畏死，知不宗第三说矣。

论劳贡之
死有三说

学者又研究其成雕之时代，曰：观乎石色，其非上古原像可知，观乎雕派，而知其原本必希腊洛特斯岛人所雕，而今所存像，必其仿本中最善最古者。据罗马硕学拔立纽斯所著书，以为雕原像者，必洛特斯派之三艺术家。三家者，一曰亚恺散德Agesander，一曰雅典诺特尔Athenodor，一曰博里特尔Polydore。後二人疑是前者之子。至1717年，景士某发地，得残瓮一片，传说此瓮曾以覆原像（然则原像必甚小），上有希腊文曰：ATHANODOROS AGES-ANDRON RHODIOS EPSIESE。译即“雅典诺特尔、亚

雕像考

恺撒得之子、洛特斯人所作”。果如泼氏所言，惟雕者姓名有徵，而时代仍无考。但由其洛特斯派推之，约在景前二五〇至二〇〇年间耳。主罗马时代说者，以今像为始原之像。曰罗马帝谛笃建浴场时，设七殿，曾以此像为庭饰，其地即今日系链彼得寺之基，而一五〇六年斐利司Felix发见此像，亦在是处。谛帝之置此像也见于史，而得此像也转无传，意者即由帝命而雕。然帝即位在意纪七九年，殁于八一年，此三年短月日，岂足成此杰作？更有为调停说者曰：谛帝御宇，罗马世运衰下，不能有此杰作，当是希腊人在罗马时代雕之。言人人殊，莫由确断矣。

1506年据
地得此像

一五〇六年义大利人斐利司，就谛帝浴场废址为葡萄园。氏躬种植，偶发地得此像。是时景宗豪族，竞储美术，求此像者踵不绝，卒归景宗儒略二（劳贡发见于儒略二在位时，米加勒安治适在罗马，故摩研最悉。迨阿特利安六时，幾以为偶像教之偶像，而欲毁之，幸众持获免）。

美学评论
之发端

当集像之发见也，断碎不成形。美术家合为像，而劳贡及幼子两右臂均阙。众推米加勒安治补之。氏叹为神技，仅案一图，表其意见，未敢貂续。至米氏门人孟德淑里，始施修缮。孟氏所修，与米氏所图不同。米氏以全像不见有抵抗之态，故臂曲颈後。孟氏以为全像既不见抵抗，则臂宜举，且置蛇胴于劳贡手中，示其力抗。後人或可之，或非之，辨驳争论，遂为美学艺术品评学之发端。非之者谓一臂独抗，失于一致，故臂宜曲。是之者谓强者苦抗，而终不免于死，则观者心悯之情厚，反是必薄；今于劳贡全

身筋骨，既示其强，而于一手却不赋以苦抗态度，是薄观者之怜悯情也，臂不宜曲。

或又曰：诗中劳贡大呼而亡，今像无呼唤状，果孰是？曰：皆是也。夫诗与文，所以纵写时间，而为叙述之美术；雕与画，所以横描瞬秒，而为造形之美术。诗与文直而长，雕与画广而促，二者目的虽同，而方向各异，不必相符合也。倘于雕像之中，张大其口，令如唤叫，则终成一滑稽状耳，何美之有？或以为劳贡不呼，乃见其勇。评者又谓适宜之呼，无损于勇，惟引人嫌恶之状，徒薄观者怜悯情，为美术所宜避耳。又劳贡赴祭，必被长袍，今像且裸体，不合于事实，是又何说？曰：劳贡之强，诗中以语述之，不必有形。今雕像必借形以显，则舍筋骨莫著。果衣服翩跹，则不独不能示强，且转示弱，乌乎可！予昔年初出国境，见裸体雕画，心竒怪之，既观劳贡之像，读辨论劳贡之书，于是知学者著作，非可妄非也。顾移此像于中国，则不博赞美矣。

造形美术
与诗文异

室之前隅右壁，有劳贡臂断片，为孟德淑里修像时初稿。其臂半伸，蛇绕于肘。迨定稿时，乃改臂为直伸，而手握蛇胴也。左臂亦有劳臂断片，石色古旧，为博拉克氏发见于约翰门外某石匠之工场者，尺度较小，且约翰门与系链彼得寺，相距颇遥，决非集像上物，而为别一本之残臂。此臂弯曲，指且接于耳上髮际，是原本为曲臂之说所由起也。今两臂附陈，资游者之参证。

修像初稿

阿博隆室

阿波罗像

阿博隆 (Apollon) 立像，初世纪罗马仿古石雕也，壮年美貌，沉勇威武，允协神容。右足直立，支重全身，左足微屈，踵不著地，为疾走甫停之姿势。左臂挽衣，手拳握弓（今像弓已折），右臂舒垂，手腕微折向上，想见矢甫离弦，目尚在的，正射者精神贯注、得意失意之交也。此雕阿博隆射杀仇蛇丕东事。惟石雕之像，每每躯足巨细，有下不支上之苦，非有辅支不可。用是立柱右旁，支持上重，略施锥凿，作树幹形，以示题外之雕；而仍隐刻为蛇，盘绕幹上，暗点雕题，密乎工哉！

日神车御

阿博隆者，雷神育斯与腊董所生子，与女猎神蒂安为同母姊弟。古诗人以阿代日，以蒂代月，示其姊弟阴阳性殊，此阿为日神之说所自来。阿又名斐薄斯 (Phebos)，译义为日，剖字为光及生。诗人据之，因又以阿为日神车御，每晨导太阳来，锡人类以光，光至而万物生，此阿为光与生之神，乃日神之御，而非日神之说所自来。或又以为日神者一人，阿博隆者一人，斐薄斯者又一人；又或以为斐薄斯·阿博隆，与阿博隆亦各一人。要之此三字者，或一人，或二人，或四三人，诸说不一。今之学者多定为二人，不以阿博隆为日神。阿既非日神而为日神御，则我人类应先日而见之。先日而见者，其曙光乎？故译阿博隆为曙神。

阿博隆生于代洛斯岛。岛本浮动，神生而命之定，乃

定。诗人有以为海神讷都诺与曙神之母腊董有情，命岛定以安腊董。岛本海神所创，故定亦海神所命云。

阿博隆事迹不可胜计，而以杀丕东为母复仇事为最有名。腊董本司命神刹都尔女，与育斯为同父而相私。育斯妻育依妒之，遣蛇名丕东者，追踪腊董，勿许之安；又与地约，勿界之居。腊遍历世界，或隐岩穴，或栖树枝，均不一日而丕东骤至为害。迨妊将达，仍未得定宿。海神悯之，持戟（形如中字，原字译义为三齿）指海，创成代洛斯岛，俾腊得居岛而产。岛浮不定，原出神意，使勿与地连，俾地不之害。育斯遥化腊董为蛙，游水中避蛇害；比达岛，又改蛙为鹑，居岛中。鹑形小，育依勿之见也。腊董于是乎得安产蒂安及阿博隆。阿生而知母之困于丕东，誓必报。居久之，知育依与育斯亦胞姊弟，且同乳也，是依与斯，亦非可以正式成婚，安得以己之不正者，转而责正于人？乃疾趋追蛇，引弓射之，蛇中矢而毙于代尔福斯之岛。阿剥其皮，被于三足座上，置女尼坐于座，掌宣神言，此神话中极著名事也。女尼即本蛇名而称丕东尼斯。或曰阿博隆原有别名曰丕的乌斯，或又曰代尔福斯岛本名丕笃，因或名尼。孰是孰非，莫之能断。立像即写曙神死丕东时举动。

大蛇丕东

射蛇

立像发见于铁穴地方，地属君牧师洛佛勒所有，时一四九五年也。未几，洛氏当选景宗，是为儒略二，乃移入章华宫，迄今未易地，遂有章华阿博隆之名。

嘉诺华曰：希腊美术之小品，每有阿博隆铜像，高不

石像与铜像之区别

盈尺，而面目举动，吻合石像，以是知石像所仿为希腊本。惟小铜像右旁无短柱，左踵下亦无支，左臂之衣垂于後而不挽，为不同石像之处，然不得谓石像非仿铜像也。当其仿铜像而雕于石，有易施于铜而难施于石者，石质脆，故上下轻重不称则断，铜像无此患；又悬而无倚亦断，铜像又无此患。小铜像之无右旁短柱、左踵下支者，铜质无须用支也。小铜像之左臂无衣者，左臂虽悬虚无倚而不断也。若于石像去其右旁之柱，则像右倒而断；去其左踵之支，则像左倒而断；去其左臂之衣，则臂断。是非石像之不仿铜像，正因仿像而施之支也。又铜像中虚，实其基则稳，而石像无此利。铜石之分别如此，雕铸之难易又如此。

批评者言

评雕者曰：立像容貌，备有神色矣，而衣臂之间有二病焉。像上阿博隆左手引弓，其时用力在臂，衣压于臂，决非便射，令观者代其不爽。此雕者但顾支臂，而未能体察至微之病一也。又由臂下垂之衣，皱纹定静，亦非实情。夫阿博隆方疾走而来，骤止发矢，其时身躯手足之运动甬烈，衣纹岂有定理？此雕者未能体察至微之病又一也。二病虽微，然足憾也。

或曰：当发见时右臂全失，左腕亦缺，而衣角肢膝，以及支重短幹，均有损伤。今像完备，乃後人所补续者，观于支幹上端，新旧交接有线，而新旧又不相贯串，可知其非初雕面目矣。旧幹有月桂树葉二三枚，新补处无之。枯幹自不宜有葉，则旧幹之葉何从来？推想原雕，阿博隆右手必执月桂枝，而枝上之葉，连触于幹，故旧幹有葉（阿博

隆游希腊，见女神达大奈美而趋近之，达急变为月桂树，阿乃折其枝而返，从此雕画上阿博隆像必手执月桂枝。后又以阿为文艺优胜之神，故希俗以月桂树为文艺标象，以月桂冠为胜利表章。罗马蒲尔盖斯宫有柏尔宁十六岁所雕阿、达合像，即雕阿趋达，达变树之状，为新雕中甚有名之作。今新补之幹端无月桂葉，新补之右手无月桂枝，固于射状为得神，奈未存其旧何？且原像左手本缺，续雕者又何所据而谓其握弓也？臂受衣压，原不适于射，初雕或非射姿乎？然而谓阿博隆不射，则全雕究为何态？于是辩题一转，又生无穷争论。西人观察至细，论议至微，有如此者。

阿波罗与
月桂

考古学者谓石像原本之小铜像，乃景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盛流行于希腊之美术品，其时希腊美术正极盛期也。

眉沟室

眉沟(Mercure)石像，古雕也，一五四三年发见于天使堡附近之某园，由景宗保罗三藏入章华宫。向以为安坻弩像（安坻弩者，罗马帝阿特利安之幸臣也，溺于尼罗河而卒，帝惋惜綦切，命各地雕像建庙而神祀之），自艺术家波山氏唱论为眉沟後，遂以眉沟名，不以安坻弩称。而眉沟之像甚夥，故亦名章华眉沟，以别乎他像。像上眉沟一人独立，右旁有短幹支柱，此外别无附庸之物。上体略偏于左，而重力注在右足，首稍右侧而俯。青年容貌，眉目清秀，是以曩昔误当安坻弩像。右臂自肩以下缺，左臂断于

墨耳库里
像

腕，长巾由左肩下垂，绕于左肘，与腕同断。筋骨健固，体格雄壮，盖雕健足神眉沟休息状也。

波山氏之论曰：昔景前四〇〇馀年，希腊阿尔古斯国，有雕家名博利克雷朵Polycleitos者，雕荷枪者像（今在景宫），示人体权衡之度，波里纽斯所谓像范者，后世雕像之标准也。今章华宫之安坻弩像，其尺度权衡，胥合像范。夫以为安坻弩像，则必罗马雕矣，而罗马美术岂能如是？论此像尺度比例，知其为博氏一派之雕，决非安坻弩像。考旧籍载博氏有石雕眉沟一像输入罗马，所叙像状类近此像，此像岂即有名之博雕眉沟欤？嗣後学者以波说为然，遂从此称眉沟之像；惟眉沟性动，像貌微嫌沉静耳。

神之使者

眉沟者，雷神与玛耶之子（玛耶父曰阿脱拉斯，为荷负穹天之神，雕画以老翁背负天球者表之。星图因神名而称阿脱拉斯，而地图遂亦称阿脱拉斯），希名称罕默Hermes，犹言使者，或译人。其眉沟之名，原于腊丁字merces，意为贸易。纵眉沟司职不止贸易一端，而字之根本如此，译曰贸易神，亦未为不可。

婀令丕亚者，希腊一山。希人因其高也，以为登天之阶，继以为诸神聚会之所，而所谓十二天神者咸在焉。眉沟不在十二数内，而有全权大使之职，故亦附于是。眉职多，不遑举，大者若神宴必待，神会必列。中证约契，答辩论议，眉必参列其间。又诱神之所爱者登天，导人之已死者入地。遇事忠实迅疾，一跃而降于人间，再跃而入于地谷。踵四翼，顶二翼，飞翔空际，速逾电闪。人之将死，

必俟眉沟断其灵躯相系之索，先是气弗绝也。既死之魂，亦有时为眉沟提挈，复出入人间。要言之，神话中职掌之多，莫多于眉沟。眉沟手持短杖，杖端亦附二翼，中段两蛇交绕，为平和之表徵。初，眉步山中，见两蛇相噬，乃投以木，欲止之。蛇果息鬥，拥抱幹上，长为神从，是短杖所由来，亦即平和所取义。嗣此贸易神像，必附此杖，今则视为贸易神之代表记号，且转为贸易之通用标章（商业、新闻、集会、学校之属，每用若徽记），于美术上用尤繁。杖，拉丁名曰caduceus，古者魔术师持以为兴隆之象，亦以辅佐技艺，犹幻戏人之必执扇也。更溯至太古，则使者之节也。故眉沟又称诸神之全权大使。

手持短杖
两蛇交绕

眉职最多，而尤忠于雷神。雷神多外爱，育依妒之，百计图害。眉沟是以恒奉命伺育依侧，防察阴谋，不敢少懈怠。雷神又每悦人间女子，不能遽近，则令眉沟致之。地谷主神泼娄东貌陋无偶，劫育斯与璩雷斯所生之女朴粹宾，载以车而去。泼既劫朴，不能亲娶，眉沟于是又承驭车之任。金苹果之案，三女神拟美不决，诸神谋有以解之，眉沟又贲令使女神就判巴黎斯。眉迹多，不胜计，其尤著者，乃戮埃古斯一事。埃古斯生而百目，睡时开五十，闭五十。育依托其监视牝牛郁。先是雷神宠某妮，妮名郁。而惧育依妒，改郁为牛。育依遇牛而异其奇美，以询雷神，雷神不敢缄默增罪，悉白之。依遂付牛郁于埃，永远管视，信任其明也。至是眉沟鸣笛，速埃迷睡而断其首。埃古斯百目，乃附孔雀尾上，为禽类中美观。埃又忠于依，故孔雀

杀百眼怪

恒为依像上之附庸物，又或仅以孔雀代依，一如以短杖代表贸易神。

素有窃癖

眉沟创制琴，司舞乐游艺之事；惟性质狡诈，在诸神间常启争端。一日且犯及雷神，遂被贬降而入于人世。其时阿博隆亦被谴为牧，与眉沟邂逅道中。眉素有窃癖，至是尽窃阿所牧牛羊以去。阿追获之，与为谈判。眉沟理屈，请以手制琴为贖，阿博隆纳之。阿得琴，遂为九女之总，而司文艺美术，是以雕画像上往往弄琴也。顾眉沟窃案不一，若美神腰索，曙神弓矢，玛斯之剑，讷多诺之三齿戟，均一再入眉手者也。今世文人，都以为眉沟手癖，非本来神性，乃当时有某贵人恒作是嬉，故诗家偕以和入眉迹，示讽也。然话传历久，艺术家又喜其别出寻常，而为雕画题中一新异事，遂不复辨真伪。虽然，默而商者为窃，告而窃者为商，贸易与窃，其间极微，古之人抑亦取义乎斯矣。

述眉沟韵话者，数亦不鲜，兹择举八九以见例：

冥王之后

朴粹宾 雷神与获神瓏雷斯所生女，幼遭地谷主神浞娄东之劫，为下界後。当朴之见劫也，眉沟馭焉，遂定情。论理地谷女子，无敢生育。朴未及年，夙居阴界，故眉、朴之间无出。

女猎神

咳嘉忒 通说即女猎神。女猎神在天上曰月，在人间曰蒂安，在地谷曰咳嘉忒。咳为施坻斯河之守。凡人闯死而不葬之魂，其入地谷不得休息，必止于此河上，百年而後免（实古者劝人葬祖骸之奖勉说）。咳为下界女神，眉、咳例无子。

亥绥 采克洛之女。采者，半人半蛇埃及种也，以划村落、定婚制，及创雅典之基著称，相传为雅典祖。亥绥即雅典王女。某日，雅典众女奉亥诣密纳尔佛庙，途遇眉沟，异亥奇美，迳请婚。亥姊亚哥罗闻而嫉之，妨夺其爱情。眉沟迷新爱，忘旧好，举杖击亚，亚遽石化，眉、亥乃遂其志。所出一子，名皔法洛。考亥绥者，希腊语“露”之谓也。诗人美露而咏若美女，亥绥遂成美女之名，而于是乎有此话。

露神

亚哥罗 亥绥姊，先亥而通眉，生子曰恺黎斯，或谓非其子。

阪特罗 亦亥绥姊。或以为恺黎斯实眉、阪之出，阪见眉、亥相爱，亚哥罗阻而见谴，于是惧眉，卒以媚引之，乃生恺黎斯云。

博琳尼 文艺九女神之一，掌礼颂之歌，歌词庄重，与剧诗不同。博专司颂歌，不及剧诗，与他八女神同称九处女。九处女，即所谓“摩娑”也，属曙神统隶。博虽曰处女，而与眉有爱情，迹莫能讳，可徵诸所生子。子名曰博里独，字原出母名。

颂歌女神

碑耐洛 乌里斯妻，伊塔喀国后也。乌出业航海，二十年不归，碑耐洛留守惟谨。涎碑色者，欺其孤独，多劝再嫁，碑辄斥不顾。久之而行人不返，或告以乌已死，碑乃遣子寻之，已独居如故，以待子归来。求婚辈日益众。无已，乃诡辞以约曰：乌里斯尚有老父，当奉其终。时俗人死必以布裹之，碑以老翁骨囊未成，

奥德赛妻拒绝改嫁的故事

义不可嫁，自是手制布囊，昼则缝之，夜则解之，三年而工不完（文人称永无终期事曰“碑耐洛之囊”）。子归，言不得父，且不可知生死。求婚之徒益迫，碑问计于密讷尔佛。密曰：乌里斯藏有强弓，如有能列斧柄十二为一行，以此强弩射贯此十二斧柄者，从之。料非乌里斯无此力也。碑如计行，适乌突然归，装乞人状，与其子协力，尽死求婚之徒，碑乃免。既而乌里斯有所疑，搜索碑耐洛行状，骤发其弃任家事，出与求婚人交游迹证，卒出之。或曰：碑颇负冤。观于历来文学家，均以碑耐洛一字为贞妇之别称，可知碑固贞者。或曰：西人例不信贞字，神话尤诞，故碑不必以贞重，不然，何以成眉、碑韵话？相传眉沟即其情遇之一人。眉艳碑，自改身为牛，伺碑牧羊独出，要于道左，甘词以诱。碑感焉，乃生子曰“邦”。邦即羊角羊耳羊足，为树林之神，创明音乐有名人物也。

静默之神

拉腊 梯勃河一小支流之妮也。雷神悦一妮，名曰都尔。觅不得，盖白都尔已投入梯勃河遁。雷神乃悉召腊丁诸河之妮，布令以防阻白都尔，勿使隐。诸妮咸奉命，独拉腊泄雷神谋于白都尔及育依。神怒，责其不用命，拔去其舌，令眉沟引入地谷。眉、拉道中话情，遂生二子，本乎母名，称曰拉来。罗马人又祠拉腊为静默之神，为其无舌也。

美神

阿弗洛第 所谓美神者是。天地之子曰刹都尔，以大镰弑其父，血流入海，水血混凝而生美神。因希腊

语称浪曰阿弗洛，故又名曰阿弗洛第。眉、阿生一子，名罕玛弗洛第。眉沟希名罕默，而美神希名阿弗洛第，故合父母名而成一名也。罕玛弗洛第生而貌美，浴于泉。泉妮恋之，愿与罕玛合为一体，共请于雷神。雷神允之，罕与妮遂合为一。故神话中罕玛具阴阳两性（此古人释兼性人话），其石像多作仆卧状，纤腰若女子。

欧朴雷廉 或曰糜尔米顿之女，事迹无徵，但知糜尔米顿为极短小人而已。眉、欧所出数人，名无考。

其他情人

某妮 妮名莫考，与眉沟生一子曰达夫，牧人也。幼受诸妮教育，又学歌唱舞蹈于邦，更沐九女熏陶，悟得诗趣，删改牧歌，修正牧习，美貌聪颖，诸神咸宠爱之。达死，诸妮均哭。曙神与邦，且送至野。地神被以土，葬之。达生前亦猎，故死後诸猎犬环尸而殉，为神话中一佳话。

阿嘎嘎利 弥诺斯女也。弥为地谷判神，凡亡灵入地，先受其判，由此判决，分发地谷某处。义大利诗人檀戴曰：地谷九重，弥诺斯守于户，长尾为蛇形。其审判也不语，惟视尾绕几周，即入第几重。

眉沟神话之多如此，故雕画眉沟事迹像貌者亦不鲜，顾大概以翼杖为神徽，杖或不附，则踵後必翼，背上又有翼。凡所以表明眉沟者，恒有所附，惟此章华眉像独无之。曩时因是误以为安抵弩像，而不加研究。自波山氏以为眉像之说兴，而此像遂为美术上一大研究之中心。是波说者，

美术上一
大研究

究为谁之
像耶？

谓伦敦博物院所藏眉像（像名法尔乃斯，眉像定称自有用意。今姑称为伦敦像，以示与章华像有别。伦敦像予曾见其影本），其身軀态度，备极类似，幾疑与章华像为同型，可见章像为眉像而非安像。非波说者，谓伦像左手持翼杖，踵各有二翼，而章像无之。章像今不见左手，固不可断其为不持杖，而踵後无翼，则实状也，恶可即以为眉像？且伦像目含微笑，符合乎眉性之磊落，章华像则目注于地，面有忧郁之色。若以为安抵弩，则死于非命，自有不乐之容。若以为眉沟，则活泼性质，神话中从无眉沟不乐之事，此郁郁不悦之貌为非宜矣。此据别像以击波说之有力者也。

然而驳者又谓媧令丕眉像之容貌（相传希腊古作像上，眉沟抱幼婴，婴名蒂沃尼朔，酒神也，雷神与某女所生私子。雷神一日误发雷，而火成灾，惧蒂焚死，令眉沟出之于火，赍送至某妮处抚育之，卒为酒神。此媧像即雕眉沟抱蒂沃尼朔之像，予曾见其仿本，且见其原雕影本），极类章像，不啻兄弟。况眉沟有引人入地谷之职，入地谷而有忧郁色，谁曰不宜，眉沟亦何必竟欢乐？议论之大致如此。在今日固皆以为眉沟像矣，而于波氏以为博氏所雕，则未必许。或以为作媧令丕眉像之泼腊栖推尔(Praxiteles)所作，而此为其仿本，因其貌相似也。惟根本于博氏之像范，而参仿博氏权衡之法则无疑。美术古品，每有技术极精，而作者姓名转莫考者。近古之品则不然，竟有技术虽不甚高，而作者固已盛名遍传，此所谓古今人之不同欤？

俾尔塞室

俾尔塞 (Persee) 立像，义国雕刻家嘉诺华 (Canova) 所作。当十八世纪末葉，奈破崙大掠罗马古雕，自景宫之劳贡、阿博隆以下，至于各豪族家藏之艺术品，悉被攫夺，运往巴黎。一八〇〇年，景宗庇约七即位，患章华宫之无饰，命嘉诺华雕像为补。嘉仿旧有章华阿博隆之姿势，作俾尔塞像，身重偏于左足，首有胄，胄上有翼，面左侧，目注左手中所擎梅塞思 (Meduse) 头，右手执剑，锋外向，左臂挽衣，衣长循左肘下垂，依右踵斜曳及地。衣长及地，借为支柱之用，故于阿像之右旁短幹，及左踵蒂支，均无所用其仿效。左手梅头之双翼蛇髮，皆如例。仿阿像，所以体景宗念旧之思。改像姿，所以完旧雕未尽之美。嘉诺华可谓善得人意矣。古雕归而嘉作仍不移，岂无因哉！

柏修斯像

昔希腊列邦中有阿尔古斯国者，王名阿立克叟斯，女名达奈。达奈幼神颖，豫知世事，托述神言曰：今王之冠与首领，皆其孙所应得物也。王闻大怒，幽之黄铜塔中，誓不复见。雷神艳其美，化身为金雨，贯铜入塔，达奈悦焉，所生子即俾尔塞。守塔者以俾尔塞之生告王，王命以棺生纳其母子于中，投诸海。棺浮而流，漂至塞立夫岛，渔夫获而启视，则俾尔塞母子尚未死也，怪告岛王博立特克忒。岛王悦，纳达奈，并养俾尔塞于宫中，如己子。继复思公然与达奈婚，然惧俾尔塞为妨，谋所以遣之。彼时以为世

化身金雨

目光能使
见者化石

界之极地，即尽于海。海与黑暗界处，有女魔名梅窦思，腰以上如人，腰以下如鱼，以白蛇为髮，目力尤怪，光所注射，被射者迎面一见，莫不立化为石。梅窦思好预闻人间战事，或庇之，或灾之，不问是非，人神共患。诸神集议所以惩治之策。会俾尔塞不容于岛王，而勇逾诸神，神议令俾征梅”。岛王乐，以为死俾机也，立允之，更难之曰：勿以梅头归，毋相见也。

三人共有
一目一齿

梅窦思者，福尔希（海中神之一）第六女也，与其两妹，共有三“皋尔拱”之称。皋尔拱出于希腊文 Gorgos，可厌可怖之谓。皋尔拱在神话中，入不老不死类。顾梅窦思虽为三人中首领，乃入可死类。可死云者，谓近于人也。此三人者，生而白髮，居沧海之边，实则诗人摹写白浪滔天之可怖，遂传为神貌耳。或谓三人但有一目一齿，公而用之，齿利胜野豕之牙。或谓口鼻无缺，且艳丽，但有毒，见者辄迷。雕画家多从后说，取其易于表示也，此三皋尔拱中，尤以梅窦思之头为最有名，故雕画像均仅一头，而全身像未尝见也。三人合像，尤未之闻。

海神讷都诺者，雷神育斯之弟，好色不亚其兄。知梅窦思之美也，变为鸟，攫之飞，止于女战神密讷尔佛之庙。梅窦思即与庙神较美。神恶之，悉改梅髮为蛇，俾损色。又变梅目力，俾见者成石，不为所迷云。所谓海神化身为鸟，攫女飞去者，盖诗人摹写海鸟戏浪之状，遂传为神迹耳。神话中言，往往如是。

俾尔塞既受命征梅窦思，先诣女战神密讷尔佛问计，神

授以盾及镜，皆神所有也。辞去，又向地谷神假胄，向商神假头及踵之翼，备万一失败时飞遁之用。武器备，乃鼓勇而前，以盾蔽身，勿触其视，以镜反其目光，以胄防其蛇髮。又以女战神之阴庇，而戮得梅奚思头。归道即以头护身，使敌者不得近，提而献之女战神，为其为神之仇也。神取头悬胸际，以是益无敌。凡女战神像胸前必有头，即始于是（古希腊军器甲胄，均镌梅头，源出此），而其髮中之有两翼，则不知始何时矣。俾尔塞既杀梅後，又杀阿立克叟斯，卒应达奈言。今俾尔塞之像，即雕携头凯归情状。

柏修斯杀
美杜莎

同室又有嘉雕二事，皆在俾像前。右曰克婆加 (Kreugas)，左曰达穆舍诺 (Damoxenos)，二人乃古鬥拳士也。希腊人宝珊尼亚所著《希腊游记》中叙其事。鬥例用拳，指不许伸。而克、达酣鬥时，达忽阴出指，直刺克肋。克肋穿而脏腑伤，遂死。嘉雕克像左拳高举，左肋防虚，而坦白气象，见于颜色。达像则右手暗藏，隐伸四指，满面阴谋，伺克机状，形容毕肖。善恶显露，观者一见，骤觉克之可悯，达之可恨，诚有意味之作也。

此室所藏三雕，皆嘉诺华作，故亦名嘉诺华室。

嘉诺华室

景教流行中国碑跋

此积跬步主人残稿，弃置篋中。予以为考证新确，实出嘉定、仁和上，故命稻孙补缀成之，为予记增色。

自景教碑出土，而何教名“景”，实增学者一番探讨。学者非不知大秦之奉基督教也，非不知此碑“十字”、“七口”之说之即指基督教也；徒以碑文有“波斯睹耀”之句，碑下有似回非回、似梵非梵之字，遂不得不于回、佛、袄、摩、基督之外，别求所谓景教者。博学如嘉定钱氏、仁和杭氏、顺德李氏，且不敢定为基督，固由愈博学愈不敢率断，亦苦无载籍以为之证也。至吴县洪氏（钧），以文学儒臣奉使西欧，始据西文书断为即今日西教（见《元使译文证补》卷廿九之《景教考》）；惟洪氏以补史餘笔，偶焉涉及，故

言之未详。有番禺杨荣喆者，基督（新派）信徒也，颇读中国书，撰《景教碑文考证》三卷，所考綦详。惟彼志在阐明教说，故广引新旧约，不免多所附会。（《中西纪事》所论景教，纠纷不清，郗下无讯。）予以为非将碑中三数实事名词及碑额雕刻教标诠释真确，必不能徵信于学者；其他文人词藻，非所重也。（俾文必当时华人代笔，非大秦僧景净自撰。）碑中所谓“阿罗诃”，所谓“弥施诃”，所谓“娑弹”，所谓“廿四圣”、“廿七经”以及所谓“室女诞圣”、“波斯睹耀”、“三一分身”、“亭午升真”等句，碑额两旁之基路冰，正中之十字纹，碑下似回非回、似梵非梵之文字及纪年，皆彼教确证。知此而景教之为基督教，何难永定？

番禺杨氏
之考证

景教者，基督旧教之聂斯托尔派(Nestorianisme)也。据碑，贞观九祀（六三五）至于长安，十二年为建寺；则教入华境，必在七世纪之初。入中国後，不能不定一名称，而西文原音，弗谐于口，乃取《新约》光照之义（屡见），命名曰“景”。景又训大，与喀朵利克(Catholique)原义亦合，可谓善于定名。（其後乃有天主之名，又後乃有耶稣之名。）

聂斯托里
派

当四世纪初年，以罗马帝之允许，得公然行景教。其季年（三八〇），有聂斯托尔(Nestorius)者（东罗马教士，以著书得名，擢康斯坦丁堡之教长），创议言耶稣乃人体之为“推沃弗洛”(Theophore)者，而非真神。“推沃”，神也；“弗洛”，持也，盛也；此喻耶稣体为盛神之器。其意以为耶稣之母玛利，仅产耶稣之体，不产耶稣所盛之神，不当

神人二性
之说

崇称圣母。时圣母之说方昌，聂氏独犯众论。四三一年，以弗所之宗教会议大斥之，谓神与人既合耶稣之一体，则玛利所产之耶稣体，便是神体；岂有产神体之母，而不宜称神者？聂说败，并禁其传道，聂乃出奔波斯，逾四年窜死。四九八年，聂派之徒独开会议于波斯，定名曰喀朵利哥司派（Catholicos）。自是聂派由波斯逐渐而东，以至中国。西书所载如此，并断景教流行中国之肇始于聂派。聂派由陆路东来，颇弗敢声，未始不仗波斯教力，以达于华。华人但知其从波斯来，不知其非波斯教。读《长安志》、《册府元龟》，知初名其寺曰“波斯”，继乃更名“大秦”。（《长安志》：义宁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册府元龟》：天宝四年诏曰，波斯经教，源出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宜准此。而碑载贞观十二年诏曰云云，似京师义宁坊建寺已名大秦，非天宝四年所改。岂他波斯寺至天宝方改，而义宁坊之寺夙名大秦欤？抑天宝时，凡真波斯教寺悉强改大秦欤？俟考。）

从波斯来
非波斯教

大秦考

大秦之为国也，本非西名。聂派人姑以中国向有之名，名其所从来耳。《汉书·西域传》之大秦，指今日之罗马，确无疑义。新旧两唐书之大秦，一名拂菻，则因立国康堡者之号东罗马也，亦遂移大秦之名以称康堡。（今土耳其都城名康斯坦丁诺泼里斯。康斯坦丁者，建城之帝名。诺，连属词。泼里斯，犹言城，今亦省称泼凝。“泼”与“拂”，唇

音轻重之别，故阿剌比人称之为拂菻。传之远东，城名、国号往往不分，于是有拂菻即大秦之说。)罗马为宗教之根本，康堡又聂派所从来，大秦为中国所通称，以名景寺，谁曰不宜？惟当时西方教士，不知其教之已东，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来华，尚未知景教何代流行于中国也。

旧教自斥逐聂派，奉祀玛利以后，至十六世纪新教出，而玛利又受排击。中国聂斯托尔的派，又为耶稣乙脱（会名）及各新派所挤。据西书载，元宪宗时，景宗遣使路卜洛克至和林，传译者为聂派人。（马哥博罗所著书，亦言中国多彼教人，是元初景教已盛。）又同、光间，俄占伊犁时，有聂派三四百人沦异域，俄人招令归附，誓不从。（两事均见洪<考>）。可见聂派以北方为多，此景教入华鼻祖也。

为基督教
入华鼻祖

阿罗诃 阿罗诃者，希伯来字，今西人肖音而配以字母，作Elohim（凡溯及字源者，不能不追考希伯来字、叙里亚字、希腊字。顾此数种字，皆与今日欧洲字母之出于腊丁者，笔画迥殊，写录非便，刊印非便。若希伯来、叙里亚之为左行文字者，尤非便，在西书多不用原字，而用字母配音。今仿其例，用通行配音法，但示其音，下仿此），腊文译为Deus，法文译为Dieu，汉文译为“上帝”，间亦兼译为“主”。（杨荣铤曰：教王定译为天主，而耶稣教会入中国，有译为上帝者，麦氏译本也；有译为神或真神者，长老会译本也。）原其语根，为说有二。一说原出ue，厥义为强者；一说原出Alah，厥义为可敬又可惧者。将欲配译汉文，惟神字庶几近之。彼中古昔用此字以代至尊，而不敢

阿罗诃即
耶和华

语原名而
诵以代音

呼，称之耶和华神号，此碑语所由来也。（汉译Jehovah字耶和华，新旧约屡见。）昔摩西十诫第二曰：“我耶和华之名毋得妄称，妄称者罪无赦”（《出埃及记》二十章）。希伯来人恪遵诫语，遇经中耶和华字，皆讳不敢声，而诵以代字之音。于是耶和华原字，但存笔画而无声音，今西文配以Jehovah或Javeh者，皆摹拟之音也。（一切耶和华皆用代，惟赎罪祭诵经时可出声，故尚得摹拟逸响。）耶和华（原义乃一虚空动词，训为是，或训为有，均无不可。《出埃及记》三章，汉译为“自有而恒有”，最得元妙）之代字有二：一曰Adona，不恒用；一曰Elohim，即阿罗诃（尾音逼肖粤人读“轩”字，故或亦写阿罗轩）。顾既有代字，何以希伯来文《旧约》（希文原书，今罗马Barberini宫尚藏一本）仍有出耶和华字，且有耶和华、阿罗诃并出者？此在新教学者，谓摩西五经非其自撰，皆后人纂辑。纂辑者非一派，有用耶和华本字者，有用阿罗诃代字者，且有两字并用者，临文不讳，非发声可比也。在旧教学者，谓正是摩西一手作成，示人以阿罗诃之即耶和华，互用以示无殊，并用以当系索。其然，岂其然乎？

上帝一名
译称甚多

此耶和华字，当希伯来文之译为拉丁文也，作Dominus；译为法文也，作Seigneur；取其意义之相当，不求声音之相肖。（其译为希腊文者，作Kurios。）今综观腊、法两文之景经，凡腊用Dominus、法用Seigneur者，皆希伯来文之耶和华；凡腊用Deus、法用Dieu者，皆希伯来文之阿罗诃。（间出一二异例，不多。）遇“耶和华即尔之阿罗诃”

句，亦可无窒碍。今汉译阿罗诃为上帝或为主，自便读者。惟遇偶像之上帝，在腊、法各有专字，而汉文同一上帝，未免索解无从耳。（阿罗诃字，原文用多数，不用单数。新教学者谓：其字甚古，古时多神，神字惯用多数。旧教学者谓：重之，故用多数，即如景经称Biblia即Biblos，书字之多数，犹言书中之书，重之之称。此犹言神中之神，故用多数。此等辨别，可置勿论。但观其字後系属之词，而为单数者，则其字必指上帝一人，应用单数而借用多数者也，若系属之词而皆多数者，则其字不专指上帝一人，指天使或善人也。）

弥施诃 弥施诃者，希伯来字为Meshiha，叙里亚字为Mesiha，希腊译为Christos，拉丁译为Christus，〈新约〉约翰一章（四十一）、四章（二十五）皆言弥赛亚即基督，配译最相吻合，厥义为受圣膏者，谓受抹膏礼于耶和華者，基督一人而已。基督之神，必先亲受抹膏礼于耶和華而後成圣也。碑文景尊弥施阿，即今通称之耶稣基督。钱氏〈廿二史考异〉引〈至元辨伪录〉：“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即此。（洪氏钧言，详〈西游记〉“迭失头目”注。今洪著〈西游记注〉不传，无从参证。）

弥施诃即基督

娑弹 娑弹者，汉文新旧约均作撒，但本希伯来字Hassatan，原义为敌，为反对者。景经名魔鬼首领曰娑弹，〈旧约·约百书〉中为首见。〈昊颂〉（未译汉〈旧约〉之一篇）中指为破坏人道之恶魁。〈新约〉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及〈默示录〉屡见之。此恶魔曩为蛇形而反对上帝者，即

娑弹即撒但（魔鬼）

《创世记》乐园中教人食智慧果之蛇。

廿四圣即
指先知

廿四圣 圣者，豫言者流，亦曰先知。教书中可考者，有大豫言者四人，小豫言者十二人，而所谓廿四圣者，别无专目。杨荣铤所列廿四圣名，皆《旧约》中人，此必本自景门所传，决非臆定，今据列如下。此廿四人者，大约指有所撰著而言。故杨荣铤曰，如以诺、那亚、亚伯拉罕、以利亚等，不在廿四之列也。

摩西（相传以《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纪略》、《申命记》五种为摩西五经，且谓出摩西手撰。）

约书亚（约书亚本字与耶稣本字相差无几，相传除篇末数语言约书亚死歿外，皆其亲撰。）

撒母耳（上卷第二十四章以前，为撒母耳亲撰。）

以士喇（本字之义为助，以能助教阐发玄理得名。书本四卷，旧教学者取其第一卷而舍其余，以为惟首卷乃亲撰。又《历代志略》亦以士喇撰。）

尼希米（为犹太之修改宗教家，富于藏书，以大辟遗著为尤多，见《马加倍书》第二章十三节。《马加倍书》今无译汉本。）

约百（《约百书》颇有克己功夫，与他人迥别。新教学者以为寓言者流，旧教学者以为历史家言。）

大辟（《诗篇》为大辟撰。）

所罗门（《传道》、《雅歌》、《箴言》皆所罗门撰。）

（以上八人为有著作者。）

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

(以上四人为大豫言者，即以人名为书名。)

何西、约耳、亚摩士、阿巴底、约拿、米迦、拿翁、哈巴谷、西番雅、哈基、撒加利亚、马拉基

(以上十二人为小豫言者，即以人名为书名。)

廿七经 (即<新约>廿七篇)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保罗达罗马人书、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保罗达哥林多人後书、保罗达加拉太人书、保罗达以弗所人书、保罗达腓立比人书、保罗达哥罗西人书、保罗达帖撒罗尼迦人前书、保罗达帖撒罗尼迦人後书、保罗达提摩前书、保罗达提摩後书、保罗达提多书、保罗达腓利门书、保罗达希伯来人书、雅谷书、彼得前书、彼得後书 (彼得两书以及<犹大书>、<默示录>均于四五一年始列入<新约>认为景经，其先颇多訾议也)、约翰第一书、约翰第二书、约翰第三书、犹太书、传道约翰默示录。

廿七经即
《新约》

波斯瞻曜 <马太福音>(二章)之博士，西文作Mage，原出巴比伦字之Magoush，译而为波斯文则Mag，译而为希腊文则Magos，译而为拉丁文则Magus。在昔希腊、拉丁，于凡天文学者、魔术师、占星炼金炼气等术士，皆呼为Mage。<新约>译作博士，颇善会通。西古书以为此云博士者皆隐词，其实为阿拉比三王，一名美基沃 (Melchior)，一名拔达惹尔 (Barthazar)，一曰嘎司拔特 (Caspard)。三人尚有遗物，在今科隆，以七月廿三日为其节云。

波斯瞻曜

碑额题字外围左右，各雕一动物，有蹄而非兽，有羽而非禽，乃彼教中一种之天使，名曰基路冰。予见古雕基

基路冰即
守护天使

路冰颇多，故一望而知。基路冰者，希伯来名，首见景经《创世记》之三章。旧教神学家别天使为三等，每等又各分三群，所谓天使九歌路也。（天使主歌舞，故名群为歌路）。基路冰为第一等第二群（第一等第一群名西拉冰，厥义为光辉，见《以赛亚》六章，主颂扬上帝。西拉冰有面、有声、有六翼，翼第一对用以向前飞，第二对用以维持于空中，第三对支于足上），观于上帝用以代亚当守埃田园，则意为保护可知。厥後摩西之法柜，所罗门之庙门（即所谓“圣中圣”者）、传道之椅侧，均用基路冰；其他殿宇之上，用者不一。则此碑额命意，亦在保教。惟基路冰形状，极不可思议。其仅一孩面两翼而无手足身躯者，为画家点缀最简单之笔。至于一身而有四面（四面者：一人面，一狮面，一牛面，一鹰面，合为一头）六翼，合四身十六面廿四翼八兽蹄，加附八轮，而为一体，遍体遍轮，多目互闪，乃为最奇（《默示录》四章，《以西结书》三、九、十章）。雕绘家往往意为损益，以新格局，亦不甚拘，要之灵物初不必有定形也。此额兽蹄禽翻，犹为常格。耶教中至今尚好用基路冰为美饰。若波斯教，则禁止一切雕刻绘画之用动植物形，此基路冰自所严绝。更证以碑载贞观诏语，有“远将经像，来献上京”之句，像附经行，尤耶教确据。碑顶作锐形，不平不圆，亦彼教所重之鱼形派，鱼固耶门旧标也。（原本于《旧约·约拿》第一章。）

天使诸形
不可思议

碑额十字

额字之上有十字形，此西方耶教派之十字形，四端微丰，而长短均一，乃从希腊十字而来，与波斯十字、印度

十字、埃及十字不同，尤为明证。通常拓本，往往无额，读者罕见，故详之。

碑下一段文字，据杨荣铤称为左行之叙里亚文。通观荣铤全书，知其非通外文者，必得自景门所告。然凡荣铤所徵引，必皆确实，则此亦必非谰言。细观碑字，初不类各国所存之叙里亚文。盖当时镌工不精，致失钩，画而仅得形似软？荣铤所录译文三段，为出自景门之博学者无疑，今附录于此。（《金石录补》云：碑下列彼国字，殆疑为波斯文。《来斋金石刻考略》云佛经番字。均误。）

碑下文字

希利尼一千零九十二年前铁蒿列士丹城波喇长老
美利弟子长安京师长老兼大监督我师父耶褒燮建此石
碑详述救主神性及我各先师传与中国诸皇帝之事

亚当执事地方监督耶褒燮弟子长老地方监督马虽
者士

娑兰依娑河大长老 长老兼执事长主长安娑勒教
执事如伯列

“希利尼一千零九十二年”，为一大疑问，杨荣铤无所考证，而予于此得前未人道之确据。按碑建于唐建中二年，为耶稣纪元之七八一年，然则一〇九二之数，何为而来？历考景书各种纪元，而知为绥路哥纪元也。绥路哥者，希腊人，亚历山大帝之将。帝崩而国裂，诸将割据，绥路哥于景纪前三一一年（亦有前三一二年之说），占叙利亚称王。叙利亚乃以此年为纪元，名曰绥路哥纪元，至今叙利亚基督教派礼式尚沿用之。碑为叙里亚文，则用绥路哥纪元，正合彼例。其称希

基琉古纪元

利尼者，绥本希腊人，希腊又通称希利尼，固不必定用绥路哥字也。况建中二年为七八一年，加以耶稣前之三二一年，正合一〇九二之数。碑字与纪年，皆不与回、佛、袄、摩、波斯诸教相涉，而独与基督一教相关，尤可证景教之即基督教矣。中国但知耶稣降生一纪元，未知其他，故于此希利尼之一〇九二年，不加意耳。（碑末年月，有“大耀森文日”语。考森文二字，音近希伯来文之Schabbat，厥义安息。七日一息，为摩西十诫之一，犹太教遵守弗更，以第七日为安息日，称为圣日。至景教则以圣灵降临、耶稣升真均在安息之翌日，故以翌日为圣日，称为主之日，不事劳作，一如曩之安息日，而安息之名，仍未之移。是以主日之前一日，俚俗所谓礼拜六者，实称安息日，此“森文”或即安息日欤？若杨荣鎰以“森文”为即俚俗所称之礼拜日，未知所据。）

安息日

有关景教之古书，其所用纪元往往各异。举所常见者，约有先于耶稣之纪元十二种，后于耶稣之纪元六种，序列如下。然未列者尚多，非谓一切纪元，尽在于斯也。

各种纪元

一、康厘之创世纪元 创世纪元者，以耶和華创造天地为纪元者也。夫耶和華创造天地，即教中人亦不能确指其期，故各地所说不同。其行于康斯坦丁堡之说，以为纪元在景前五五〇九年，此元行用最广。若俄国则大彼得以前，初元他种纪元，所用纪年者，即此康厘纪也。今希腊教会尚用之，今年（庚戌）为康厘七四一九年。（书成于庚戌，故迨壬子刊时，则七四二一年矣。）

二、亚历散德里之创世纪元 埃及亚历散德里地方所说，以景前五五〇二年为创世纪元，今年为此元七四一二年。（此亦以庚戌计，後仿此。）

三、安氏沃克之创世纪元 叙利亚之首府安氏沃克所行之说，以景前五四九二年为创世纪元，今年为七四〇二年。

四、犹太之创世纪元 犹太之说，以景前三七六一年为创世纪元，今年为四六七二年。凡此以前四创世纪元，太涉无稽，故用之者少。

五、婀令丕亚纪元 在古希腊婀令丕山，有雷神育斯庙。距景前七七六年，婀令丕山有大会，各市民竞技。嗣後每四年一会，千二百餘年，沿存此制。通希腊各市之公共纪年，即志第幾次婀令丕亚之第幾年，是为婀令丕亚纪元。今年为婀令丕亚纪元二六八六年。（婀令丕年始于夏至後月满日。）

奥林匹克
纪元

六、罗马纪元 古罗马时代所通用之纪年，以罗慕路创基之年为始，拉丁文所谓Post Urbem Conditam，犹言建国後。国者，罗马之谓，略字作P.U.C.。此元元年，即景前七五三年也，然亦时有异说。（今罗马于每年四月廿一日行创基纪念。）今年为罗纪二六六三年。（迨罗纪二百餘年，举执政官为治，执政官任期有定，各刊年鉴以颁布。故又有执政官之纪念，一任为一元，景书中亦时用之。）

七、绥路荷纪元，亦称希腊纪元 希将绥路荷占

叙利亚之纪元也，今年为绥纪二二二二年。（即景教碑後所谓希利尼一〇九二年。）

八、安氏沃克之恺撒纪元 景前四八年，恺撒至叙利亚之安氏沃克，颇加惠于民。民志其年，是为恺撒纪元。恺撒即猷镗司也，猷镗司以改历而有猷镗司纪元，故特称安氏沃克之恺撒纪元以别之。今年为安恺纪一九五八年。

九、猷镗司纪元 罗马初用努玛所制之历，年仅十月。至景前四五年，恺撒猷镗司改为十二月而立元，是为猷纪，今年一九五五年。

十、日斯巴尼亚纪元 日斯巴尼亚所沿用，以景前三八年为纪元，迨于十五世纪初棄始废。今年为日斯纪一九四八年。

十一、阿克休纪元 罗马第二次三头政治之末葉，沃克太维战安敦纽于希腊之阿克休海岬（今阿嘎那尼亚）。战方酣，安敦纽以姑姿巴多（即以色迷罗马将而卒引蛇自尽之埃及後）之急召，潰军而去。安敦纽尽失其地，时景前三一年也。沃克太维後受奥古斯督尊称，追及阿克休战役之功，兴阿克休竞技场（九月二日），而以阿克休战役之年为阿克休纪元。今年为阿克休纪元一九三九年。

十二、奥古斯督纪元 沃克太维既胜安敦纽（安敦纽因失地自刎，姑姿巴多引蛇殉），握罗马大权，景前二七年，人民上奥古斯督尊号，遂称帝。是为罗马帝

政之始，因以纪元，是为奥古斯督纪元。今年为奥纪一九三五年。

十三、耶稣纪元 腊名 Anno Domini，犹言主之年，略作 A.D. 通说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此说始第四世纪，时由景学家小代尼斯主倡，自沙尔曼帝采用以来，渐渐实用。因代尼斯所倡，故亦称代尼斯纪元。代说以罗纪七五三年为耶稣诞生之年，以翌年七五四为耶稣纪元，兹称景纪。然耶稣生于希律王时，希律王歿于七五〇年，则耶稣极迟必生于七四九年矣。今之所谓耶稣诞生年者，实耶稣出世第四年也。（自一五八二年景宗格雷敦理十三改历，希腊俄国尚沿用猷榴司历，当时新旧历差十日。至一七〇〇年增差一日，一八〇〇年、一九〇〇年又各增差一日，故旧历建正後于新历十三日。）

耶稣纪元

十四、第沃克赉颠纪元，亦称殉教纪元 罗马帝第沃克赉颠即位，在景纪二〔三〕〇四年，时为第十次虐教，虐又最烈，教中人以之为殉教纪元，所以志悲也。今年为殉教纪一六〔五〕二六年。

十五、罗马帝敕定周期 腊名 *Cyclus Indictionum* 者，始于康斯丹丁大帝时，即景纪三二〇年，每十五年为一周，初以示特别贡税之年期而已。既渐广用于文牒，嗣更通用于一般，迨十六世纪始废。然至今景宗诏文，尚附此元。今年为第一〇六周之第七年。

十六、亚尔美尼纪元 亚尔美尼以景纪五五二年为纪元，递算至今年为亚纪一三五九年。

穆罕默德
出奔纪元

十七、出奔纪元 法文称为Ere de L'Hegire, 此Hegire一字, 本非法所固有, 盖由阿拉比文之Hidjra转来, 厥义逃也。此穆罕默德教之纪元, 始于景纪六二二年, 即穆罕默德由墨加出奔之年(出奔之日, 为景纪六二二年六月十六日。而此元之创, 在十七年後, 追溯景纪六二二年之四月十九日为奔纪元年之墨哈兰月第一日。)用阴历, 不能由阳历之景纪年数减六二二以求奔纪年数, 必由景纪减六二二, 更以三三倍之, 然後以三二除之, 乃得奔纪年数。今年为奔纪一三二八年。(由景纪年数一九一〇减六二二而得一二八八, 以三三倍之, 则为四二五〇四; 再以三二除之, 得商一三二八年而余八。此一三二八, 即奔纪年数, 故今年为奔纪一三二八年也。)

波斯纪元

十八、耶司特奇纪元, 亦称波斯纪元 耶司特奇者, 波斯王家之名, 字义为神所命。其耶司特奇第三即位之年, 即景纪六三三年, 为波纪元年。今年为波纪一二七八年。

景教流行中国表

景教流行中国，至庚子排外而愈盛。予既因积跬步主人之具疏入告也，用所集资料摘编为《景教流行中国表》，复取积跬步十馀年前所记耶稣会之旧稿附后，俾读者知所谓耶稣会者之真相。（表嗣出。）

基督教
中国史

旧教之行于中国者，以耶稣会为最盛。耶稣会者，Zesuite 旧教之一派，创始于前明，其志奢，其谋秘，颇不容于西方，独蔓延于东方，诚谈教者所宜知也。溯自路得之耶稣新教出，而天主旧教之积习大暴于天下，天下始不甚尊信景宗。耶稣会者，乃崛起于旧教之中，别树一帜，专以推尊景宗，俾权无限止为主谋。会创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创会者名洛欲拉（Royola），先以武学仕西班牙，既受

耶稣会

泛海但东
旅于澳门

伤辞职，纠十人共立斯会。时欧洲各国方仇视旧教。洛欲拉知会虽立，必无有信其说者，计惟中国则旧教渐行，新教未闻。乃泛海徂东，旅于中国澳门。故事，天主教人受教职，设三誓：一、毕生不求富；二、毕生不娶妻；三、毕生惟教长所使，弗敢违。是会又加一誓曰：毕生为景宗效死力，无论水火兵革，景宗命往莫不往，景宗命为莫不为，弗敢疑。（景宗恒命教士出杀人，前史所载，每有干犯伦纪者。恐人以逆伦疑，故有逼使弗疑之誓。）

教皇给予
十项特权

时各国为新教动，景宗正求助乏人。保罗三（一五三四至一五四九）闻洛欲拉之说，大喜，竭力护之。猷镛三（一五五〇至一五五五）继位，尤优视之，更予以便利十端：一、在教院默修之人，又可出而为神甫。（世通称传教之小教长为神甫；向例，在院默修者不兼充神甫。）二、犯罪可不受地方律院按律治罪。三、所有资产进益，可以遵地方旧律按律纳税。四、可不受辖于寻常教长，除景宗及本会会长外，他非所知。五、遇有禁绝礼拜之时，此会独可不禁。（禁绝礼拜者，遇景宗有怒于某国之君，辄下令闭其国之教院，无许礼拜。西例于婚嫁生死，无不诣院礼拜，垂为典制。一经禁绝，则民间婚嫁生死，不得成礼，自必归咎于肇祸之人而疾之；于是教所疾即人人共疾，此教门之妙用也。而此会独可不禁者，则又使人人于不便之时，欣此会之独便，而知所尊奉也。）六、犯教规者，但罚令焚香诵经，或禁饮食一二日，可不科罪。七、会中人有权可免民间一切罪恶，既为会人所免，即上帝亦不复科罪。八、环地球之上，可随处建教院，

置产业，无敢或阻。（此为国际上生交涉起见。）九、会中人又可各以其学术，出而教人。（此尤以教辅各国君主，为第一要义。盖朝夕侍从，务使君王浸润其中，深信不疑，而後可以收君主之权，归之于教。）十、会中除会长外，他人不得有丝毫主见，一切惟会长言是听。（此特重会长之权，异于他会。）

一切惟会长言是听

会中以景宗为一统之君，分地球各国为数省，省立一长，省长中公举一人為会长。此会长权，幾埒景宗。会长左右，有辅相者四人。（省长左右，亦有辅相人。）每省又分为数堂，堂立一长。（堂长左右，亦有辅相人。）堂长又分遣数人，出为教长，专以教授学术，招人入会为宗旨。每七日，教长、堂长，各牘陈逐日所行事于省长，不得以无事旷。省长每月书答，亦不得以无事旷。各省长又月报是月所行事于会长，各堂长、教长又每三月牘报此三月所行事于会长，迳达会长，不告省长，恐省长之情厥职也。会长详叙各省长、堂长、教长之出身、才具、学术及历来所行事于册，备因事任使。

凡有愿入会者，先由同会人监察二十日，视其心果诚否，诚则许入会，俾设寻常三誓。阅二年，察无他意，遣之出外充教授学术者五年、五年後，再攻习教书者五年。五年後，再入院默修者一年。一年後，然後令设第四誓，为景宗效死力，而成为会中人，告以会中秘情。所以迟之又久而始许其为会中人者，恐所志未坚，或泄会中隐情也。此十餘年中课程及动作云为，下至饮食细故，咸有一定不可

会规严密

移之准；所攻之教书，除召人入会外，罕他意。务推广天主教于所未行之地，中国、印度、美利坚为尤多。立会所需，亦复不资，故所至之处置产贸易，事事兼营。会中防范甚严，即厮养卒亦必用久在会中之人。

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六），洛欲拉死于澳门。其时入会者千人，而设四誓、预秘谋者不过三十五人。分地球为十四省，建院一百所。德意志帝（加罗第五及匪地难多第一）、葡萄牙王族、拜晏公均助以巨资。时欧洲大局，民间多信新教，君王多信旧教。会中意旨，尤在收君王之心，谓姑先伸君王之权以抑民，然後再伸教权以抑君。于是天下大权，尽归教中掌握。各国君王左右，无不有会中人时时监察之，使君王日以所犯罪恶自陈。各君王亦以忏悔罪恶非会中人不为功，亦非会中人不能有免罪之权，故甘心事之。或雅不欲与新教为难，逼于会旨，弗敢违也。

天下大权
尽归教会

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会势益盛：分地球为三十九省；入会者计千五百九十三人；建大学四百六十七所；立传教地六十三（中国上海县徐家汇地方其一也）；设传教士百六十三人；建教院八百有三区，内十五区专以居曾设第四誓之人；置产贸易遍天下，拥资握权，势力益强。法兰西王昂利第三、昂利第四，均会中人所弑，彼中人著书自述其事不讳。法人恶而逐其僧，但不久潜回。三十年大战时，旧教各国亦稍厌兵，然所以鏖战不休者，会中人实主之。有瓦连士典者，名将也，不忍糜烂其民，有息战意，会中遣人刺杀之。凡所隐谋，有法兰西人拍斯克尔聚述成书传世，

徐家汇

而其谋夺国柄之迹亦大露。乾隆之世，人多疾之。曰法兰西，曰葡萄牙，曰西班牙，虽皆坚信旧教之国，然于耶稣会亦屡下逐客令（乾隆三十一年，西班牙一夜拘五千人，载以舟，送还罗马，盖恨之切齿），虽根株未尽，亦不能为所欲为。曰奥地利，曰布鲁斯，曰英吉利，曰美利坚，则裁抑之而禁绝不严。曰俄罗斯，则自大彼得禁逐以后，不甚措意。至景宗克雷门十四，亦厌而禁之（乾隆三十八年事），事可知矣。嘉庆时，法兰西帝拿破仑第一，摧败欧洲，更复教规。景宗比约七谓耶稣会亦旧规之一，亟宜康复，拿破仑方有藉于教，稍稍许之。道光时，民间抑君权之说大行，会中人乘机借助君抑民之说，以媚时君，往往得时君欢心，而余焰复炽。罗马所刊时报，竟夸将复格雷郭理一时旧权（宋熙宁六年至元丰三年时，景宗曾大辱德意志帝显理第四使死，莫敢收葬者）。

人多疾之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会中创一新说，谓耶稣母玛利无罪（天主教谓：凡人受生即有罪，即须忏悔，不必果有实在罪恶也；惟耶稣为天生人，受生之前先无罪，故可为人忏悔。同教中或致疑，谓：耶稣无罪诚然矣，惟其母玛利，亦人也，何以能生无罪之耶稣乎？会中人乃创新说，谓玛利无罪以应之。然玛利何以无罪，究不能自圆其说，仍多不信者）。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又创一新说，谓景宗道与天合，无纤毫错误。虽空言无实事，而教中又因此启争端。德意志合众时，俾士马深恶之，抑制颇严，致失景宗欢心。俾亦遇刺数次，幸不死，然究未能大杀其势力也。光绪十六年

圣母无原罪之说

(一八九〇)间，入会者凡一万五百二十一人云。

钱恂奏稿
叙述教会
源流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积跬步任义使时）奏为西教传入中国，旧派根柢尤深，亟应确实调查，默施抚驭，内以安民，外以睦邻，恭摺仰祈圣鉴事。窃维西教流入中国，始于唐代，有碑可证。前明正德以后，教分新旧，斗争百年，酿成三十年大战，至顺治初年始定。当斗争剧烈时，旧派有会名耶稣乙脱者，自揣西方势力不振，改辙而东，而中国西教从此遂盛。明臣徐光启，即此会中人也。乾隆以后，新派接踵而来。就今日统计上言之，犹新少而旧多。中国俗称天主教者，即旧教；俗称耶稣教者，即新教也。

旧教新教

传旧教者，重礼式，重皈依；传新教者，重演说，重周济。其用不同，其体则一。旧教奉教王为进退，故昔盛而今衰；新教恃国力以蔓延，故今强而昔弱。东方旧教，自教王力微以后，颇为法国政府所主持。光绪三十三年，法国裁抑旧教，没其产，逐其人，事极严厉。教王不悦，彼此撤使，法国遂不问东方旧教事。而德以专崇新教夙排旧教之国，起而揽任东方旧教事，用意至为深鸷。中国失此机会，未将旧教事权主张担任，致柄仍外操，诚为可惜。今犹幸旧教之徒未尽倾心于新教之国，补牢未晚。

划分中国
为五部

查旧教之在东亚者，以香港为总汇之地，划中国版图为五部：第一部乃直隶全省、满蒙全境及河南卫

辉一府；第二部乃山东、山西、甘肃、陕西及新疆；第三部乃浙江、江南、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第四部乃雲南、贵州、四川及二藏；第五部乃福建、广东、广西也。此五部中，又各分为十区、十二区、六区、四区不等，都凡四十二区。区各有长，掌区之行教。即如直隶省分为四区，区长一驻顺天，二驻永平，三驻河间，四驻正定；在顺天、永平、正定者为拉萨里派，在河间者，即耶稣乙脱派也。华民受其学校教育及蒙其慈善恩惠者，人数之多，闻之增骇。谨将光绪三十三年统计人数，开列清单，恭呈御览。此不过就臣在洋所调查者而言，恐未尽确，且不过就直隶一省而言，他省尚不在内，他区更不可胜计。约略言之，中国全境信旧教者，当不下百十一万人。臣又见教王文库，藏有福建人控诉案牍多件。夫以中国食毛践土之人，而远越数万里，控诉于教王，则中国主权安在？将欲收拾此辈人心，自非洞悉教业之盛衰与教政之施行不可，而欲悉教业教政，又非确查其教地所驻在与教派所区分不可。

中国旧教
教徒不下
百十一万

教派在中国，曰拉萨里者六区，曰耶稣乙脱者二区，曰米兰者三区，曰巴黎者十区，曰兴脱者六区，曰兰昔斯者九区，曰罗马者一区，曰司堆尔者一区，曰巴尔母者一区，曰奥古士丁者一区，曰多迷尼加者二区，虽同奉天主而宗旨既微有不同，事业亦随之而异。方今明诏预备立宪，则教民统计应所必详，有统计乃

教派

“教案我最担心”

可以施抚驭之策。旧教无国力以为之助，收拾较易著手。果先将旧教抚驭得法，不使齟齬，更推而收拾新教，亦未始竟不可成之事。臣于光绪二十四年仰蒙德宗景皇帝特旨召见时，垂询教务甚详。追忆圣训“教案我最担心”一语，臣久欲于教务上谋所裨益，以上慰先帝在天之灵；奉使义邦，又旧教根本之地，虽为时仅及一岁，敢不竭诚谋和民、教方法？

于直隶省
详作调查

臣愚以为宜先于畿疆调查入手，先作一模范，然後推行于各省。选择明于教学、明于外交之官员，与各区教长联络往来，务尽悉其情状，以闻于朝，以布于世。俾外人知我中国既非排教人，亦非藐视教务，庶幾民、教意见消融较易，而不至因教案酿成国际交涉，实中国莫大之幸。如蒙采择，请旨先飭直隶省详细调查，以为外省先导，臣不胜惶感盼切之至。所有拟请先查旧教情形缘由，恭摺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本年十月廿五日奉朱批：外务部知道，单、片并发。钦此。

谨将光绪三十三年分直隶四区旧教事业调查统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第一、直隶北区

直隶北区

旧教信徒八万五千九百二十人，内光绪三十三年受洗礼入教者一万二千人。又未受洗礼而信教者二万

五千人。司事教士：本地人五十人，外国人四十四人。传道教士：男六百二十六人，女四百七十六人。教堂六十七所。礼拜坛三百八十所。培养教士学堂大小各一所，学生共百七十五人。

公开之学堂：男校一百八十一所，生二千八百七十三人；女校一百四十六所，生二千五百九十八人；女师范校六所，生一百二十三人。教育初信教人之学堂：男校四百七十八所，生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人；女校三百二十五所，生五千三百五十一人。有寄宿之学堂：欧人男校二所，生三十七人；欧人女校一所，生四十二人；本地人学欧文欧学者四所，生五百二十七人；本地人学中文者八所，生一百四十九人。

病院四所，收容病者一千九百二人。养老院二所，收容老者七十三人。药局四所。育婴堂十所，收容婴儿一千二百九十二人。

右第一区，大约以顺天、保定、宣化、天津四府为境，人口约一千万，计旧教徒共十一万一千人，是占百分之一矣。除培养教士学堂外，又开大小学堂一千一百五十一所，收学生至二万三千九百人，势力之盛如此。

第二、直隶东区

直隶东区

旧教信徒五千二百七十六人。又未受洗礼而信教者一千人。司事教士：本地人一人，外国人八人。传道教士：三十六人。教堂二十五所。礼拜坛二十二所。

培养教士小学堂一所，生二十四人。

公开之学堂：男校十六所，生一百九十七人；女校十六所，生一百九十八人。有寄宿之学堂：女校一所，生十五人。育婴堂二所，收容婴儿二十四人。

右第二区，大约以关东为境，人口约五百万，计旧教徒六千余人，占千分之一有奇。

第三、直隶东南区

旧教信徒五万九千六百四十六人。又未受洗礼而信教者九千七百七十五人。司事教士：本地人二十人，外国人四十八人。传道教士：男七百一十人，女四百五十人。教堂三所。礼拜坛三百三十二所。培养教士大小学堂各一所，生共七十三人。

公开之学堂六十所，生一千三百六十七人。教育既入教与初信教者之学校：男校二百七十一所，生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女校二百六十八所，生三千五百二十五人。有寄宿之学堂三所，生六百一十七人。

药局二十三所。育婴堂四所，收容婴儿一百二十八人。

右第三区，大约以河间、广平等府为境，人口约七百万，计旧教徒六万九千余人，是占百分之一。

第四、直隶西南区

旧教信徒约四万人。又未受洗礼而信教者约七千人。司事教士：本地人二十三人，外国人一十五人。传道教士：三百七十二人。教堂四十九所。礼拜坛三十

直隶东南
区

直隶西南
区

六所。培养教士大小学堂各一所，生共七十八人。

公开之学堂：男校六十所，生八百六十一人；女校三十一所，生四百七十六人。教育初信教之学堂二百八十所，生约七千人。有寄宿之学堂：欧人校二所，生一百七十六人；本地人女校一所，生三十人。

养育堂二所。病院二所。育婴堂五所，收容婴儿六百二十七人。

右第四区，大约以正定等府为境。人口约八百万，计旧教徒四万七千人，占二百分之一。

再：旧教奉教王为进退，新教恃国力以蔓延，臣于正摺内业经声叙。所谓国力者，有补助之财以供其挥霍，有武力之援以恣其要求。故办理新教，动关国际，一涉国际，辄形棘手。然新教教派持论，每平易近人，且多通晓普通科学，乐于亲近中国文人。果有明于教学者，不为侮教昧教之谈，以与晋接，亦可借通民、教隔阂之气。

新教

查有路德派者，德意志、瑞典等国人为多，新教本宗也；有喀尔维派者，和兰等国人为多；有英吉利派者，英国国教也；有梅秃特派者，英教之别宗也；有长老派者，美国人为多，中国新教以此为最盛；有浸礼派者，以浸为洗之派；有萨拔脱派者，以通行礼拜日之上一天行礼拜者也。以上八派，皆新教之行于中国者。派不同者，事亦不同，然大旨无殊，亦体察教

行于中国者分八派

务者所不可不分别研究；即遇有国际交涉，亦当随之而异其操纵者也。所有新教教派流传中国大概情形，谨附片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览。欽此。

摩西教流行中国记

归潜舟中，见日独邮报，有论中国犹太人者。稻孙汇东文、德文，及向所闻于积跬步主人者，而作此记。夫景教之兴，一切礼俗，无不从摩西旧教脱卸而来。《新约》者，景经也，而处处与《旧约》相表里。故谈景教而不考犹太旧派者，非真知景教者也。我国景教流行，既据碑而溯始于唐，其实摩西旧教，先已流行于中国。河南挑筋教人，自言来于汉代，非无因也。积跬步主言：稻之所记，可溯景源。合以予在罗马所闻之格笃犹太区琐事而为一篇，一以溯景教与犹太一贯之渊源，一以示景教与犹太难融之意见，并以示亡国遗黎受辖于白人治权下之惨况、受辖于黄人治权下之自由云。

论中国之
犹太人

开封府之
“挑筋教”

1704年郭
氏之调查

河南开封府有一种异教人，俗呼为“挑筋教”，其实乃摩西遗教，即耶稣以前之犹太教派也，相传汉时迁入中国（据碑文所言）。其始见于十一世纪西人《鞑靼旅行记》，其继见于《马哥博罗旅行记》。（忆己酉、庚戌间时报载一游记，略叙开封教事，然未详。）依一七〇四年耶稣乙脱派教士郭若尼之调查曰：人口凡二三千，华人不呼为希伯来人，不呼为犹太人，而呼为挑筋教徒，盖以屠牛羊为业而呼之也。（挑筋别有缘由，非专为其业屠也。且所谓挑筋者，挑去牛羊髀筋，而郭氏以为挑去首筋，不知何据。岂其所见之犹太人，不去髀筋而去首筋耶？）彼等集团体自设教会堂（即通称曰礼拜寺者，但不知彼教徒今用何名？在犹太本名则“希那鄂克”）。每祭日，集会祈祷。会堂中央有高背椅一，呼为“摩西椅”，上敷绣褥，云是牧师说教时安设教经之用。会堂西侧向耶路撒冷一方，有一推拔。（向耶路撒冷一方者，向所罗门之庙也。正如回回寺必有一空牖向穆罕默德墓；景教寺必西向，俾半圆之正座在东，用黄玻璃引光线，视为耶稣来路。均同此意。）平时牧师而外，无许入者。寺庭北有广场，即挑筋之所，教徒中达人掌此事（殆如回教之“师父”）。附近有祖先庙，春秋两度供祭，则全乎中国风矣。堂中无偶像等物。其俗尚行割礼，尚执犹太古来之祭典，尚用犹太古来之历日。郭氏所见，为康熙四十一年事。其後经道光季年之水患，经咸丰季年之兵乱，流离转徙，不但会堂颓毁，亦且家业抛弃，人口凋零，而希伯来语言亦遂失传。

同治五年，有英国某僧侣(时充同文馆教习)，犹太人也，特至开封访其同种，则无一人可与通乡语者，儿童已无所谓行割礼，会堂亦遗迹仅存。见一黑板，上书以色列文字(不言所书何语)，板悬他回回寺中，而犹太裔徒乃诣彼寺祈祷，盖引为同教耶？依英国僧侣报告，言“希那鄂克”旧基上有石碑，据碑知是堂创设于一一六四年(宋孝宗隆兴二年)，改筑于一四六八年(明宪宗成化四年)。文言：犹太教为始祖亚当及亚伯拉罕所肇始，至摩西而益弘圣书；斯教之输入中国，为汉朝时代；至南宋孝宗即位之二年，建此会堂于开封；凡以偶像为神而崇之拜之祈祷之者，为极愚极无效，惟崇奉圣书、遵守其训令者，得造极乎万物之根源，因此圣书与神之智慧相符，知人生之起源，劝行各种善事而避恶行者云云。又一碑，建于一五一一年(明武宗正德六年)，载教义上事，而指耶和華為道。夫以道字译耶和華，全忘彼等初念而变受华风云云。英僧所言如此(今从德文考出)，则两碑当均为汉文，惜不得读。洪氏(钧)言：元经世大典之斡脱，即犹太教，西人言开封有犹太人，华人不知，但以回回统之；地有犹太碑，碑文附後(《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九)云云。今洪书无碑，盖刊时失之。汉时西域道通，而小亚细亚又与西域相通，摩教人转徙而来，事所必有。是摩教流行于中国，不但在景教之先，并在佛教之先矣。

德人某君又云(一九一〇年，谓距今八年前)：有自欧洲来华之犹太人，在上海招开封之犹太人数名，想与共习教式，冀延厥绪。开封犹太人除不食豕肉及牛肉拔筋以外，一切

同治五年
英人之调查

碑称汉时
传入中国

1910年德
人之调查

与华人无异(即面貌亦不可辨)。问以割礼,则不知。问以碑文,仅耳闻。出经令诵,彼读阿罗河为天,读阿罗河所造之天亦为天。问以两天何别?答言上天为造物之主,下天即目见之天,则新从欧洲之犹太人口受而来,数典忘祖矣。此德人为宗耶稣之人,于犹太教亦知之非详,不过喜调查中国情事,初未尝考其为犹太之法利赛派?为撒都该派?抑摩西的派?

杨氏挑筋
教人考

杨荣铤《挑筋教人考》,谓开封寺有万岁牌,牌左有希伯来字,译即《申命记》文,曰:“以色列族听之哉!尔之阿罗轩(字为单数者,尾音似诃字;为多数者,尾音似轩。论理此处应为单数,然尊之过甚,犹言神中之神,故作多数)耶和華,惟一而已。”(原腊丁文待 乌斯 Deus、婁迷奴斯 Dominus 并用,今通行之《旧约》译汉本作:“尔之上帝耶和華惟一而已。”下文凡阿罗河皆上帝。)牌右亦有希伯来字,译即《申命记》文,曰:“盖尔之阿罗轩耶和華,乃诸神之主,万王之王。(今通行译汉本作:“诸上帝之上帝,诸主之主”。若据原文例译,则为‘阿罗轩之阿罗轩,耶和華之耶和華’,于文为不词。故凡译本,均别用代词,读者可以会其意矣。)巨能可畏之阿罗轩,不偏视人,不受私献(今通行本作‘不取贿赂’)。”壁上又有希伯来字,译即《出埃及记》文,曰:“我耶和華即尔之阿罗轩,导尔出埃及,及脱尔于贱役者。余而外,不可别有阿罗轩。毋雕偶像,天上地水中百物,勿作像象之,毋跪拜,毋崇奉。以我耶和華即尔阿罗轩,断不容以伪阿罗轩匹我(通行本作‘他上帝’

壁上刊有
出埃及记

较妥)。恶我者祸之，自父及子三四世。爱我守我诫者福之，至千百世(一诫)。尔阿罗轩耶和华之名勿妄称，妄称者罪无赦(二诫)。当以安息日为圣日，永志勿忘。六日间宜操作，越至七日，则耶和华尔阿罗轩之安息日也。是日尔与子女、仆婢、牧畜，及远人主于尔家者，皆勿操作。盖六日间耶和华造天地、海、万物，七日止。故耶和华以安息日为圣日而锡嘏焉(三诫)。敬尔父母，则可于耶和华尔阿罗轩所赐之地而享遐龄(四诫)。毋杀人(五诫)。毋行淫(六诫)。毋攘窃(七诫)。毋妄证(八诫)。毋贪人第宅、妻室、仆婢、牛驴，与凡属于人者(九及十诫。按摩西十诫，前三诫为主，後七诫为宾。不但摩西垂诫为然也，即耶稣继起，亦惟谆谆于我即上帝、毋拜偶像，及信我者永生教义，可见其道一贯。惟安息日勿操作，未尽严诫尔)。”此杨荣铤传闻于景门之旧记载。今则情形迥异，碑且不存，何有于壁？

摩西十诫

至所谓挑筋者，《创世纪》记雅谷之偕拉结归也，二妻二婢十一子，济雅泊渡(《创世纪》三十一章，拉结窃其父之上帝像以逃，置偶像驼鞍下而坐其上，曰：天癸适至，不得起。此上帝字，在腊丁文仍用阿罗诃之 Deus 字，而法文则用伊犊尔 Idole 字，不用 Dieu 字，附志于此)，言雅谷独留，遇一人(解者以为天使)与之角力，迄于黎明。相角之时，其人自知不胜，击雅谷髀，伤之，曰：天将明矣，请释我去。雅谷曰：不为我祝嘏，必不容尔去。曰：尔何名？曰：雅谷。曰：今以後不只名雅谷，更名以色列(此

挑筋之来历

以色列字之由来，遂为犹太人之祖)，盖尔得志于上帝前，与人争，无不胜。雅谷曰：请以尔名告我。曰：曷问我名？遂在彼锡谿。雅谷名其地为便以利，曰：我与上帝晤对而覩其面，我命尚其可保。日出时，雅谷过便以利，髀伤，其行蹇跬。因其人击雅谷髀，伤其巨筋，故以色列人凡髀之巨筋，至今不食云。

凡犹太人
皆不食髀
筋

据此，则凡犹太人皆不食髀筋，不独开封一派为然。不过今犹太人散处各国，往往食品从众。予曾旅义国之奈尔维地方，邻有犹太人，颇守宰牲必流血于地之礼（亦见摩西经），自宰自食。而邻人恶之，禁不使宰，遂食市肉，可见亦非必坚守。耶门《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十章），戒勿食偶像祭之馀，有：不信主者宴尔，尔愿往，所陈者勿问而食，问则心疑；设有告尔者曰，此祭偶像之物，则勿食。又（十章）：凡售于市者，不问而食，问则心疑云云。在千八百馀年前，已有不拘食品之意，何况今兹？何况远在中国开封？犹太徒尚以挑筋名教，则其于髀筋必挑之说，必尚恪守，亦可谓有宗教永信心者矣。年来西人游踪踵接开封，游必有记，记必以犹太久享自由由于宗教不同之国为异事。盖习见彼中之虐待，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别犹太人，不以中国为存心宽大，而以中国为处事疏忽。夫岂知中国固无所恶于异教之人，并无所鄙于亡国之氓也。

中国不歧
视异教

犹太寺名希那鄂克（Synagogue，景经中均译为会堂，如马太廿三、马可一、路加四及十一、约翰六皆是），本于希腊字之 Synagoge，厥义会也。析其字

则为猩(Syn)与阿克因(again)。猩者，以也，阿克因者，导也。导以为会，是为希那鄂克。大概犹太人遭巴比伦之虏，远离耶路撒冷，不克赴所罗门庙祈祷，别造所谓希那鄂克者，群往行礼，于是有此等寺院。然传说之历史则异是，谓读《伊赛亚书》八之十六以下，可见古式祭礼渐渐变化，至以士喇而成一种犹太教专有之寺院（以士喇于耶路撒冷庙外地建希那鄂克，是为第一寺）。

希那鄂克

自以士喇改革犹太教，而希那鄂克之格式有定）以士喇以后，犹太人以明律为惟一之事。所谓学校者，教授法律而已，志在造就高材，不在教育普及。其间普及一般人民之法律教育者，为希那鄂克之责。希那鄂克于每杀拔忒日宣读法律，见《使徒行传》十五。溯《诗篇》七十四作者之时（或是波斯时代），犹太各处已有寺，至《行传》十五所示，则每市均有寺，寺各有历史统系。且不独巴勒斯坦丁为然，在答尔母第后期（答尔母第者，犹太历史一时代之名），凡犹太人足迹所至，均有希那鄂克。希那鄂克之名，渐渐变为祈祷所之意义。而通考各希那鄂克之原，皆一种教授法律之聚会也。

犹太人以
明律法为
惟一之事

希那鄂克之组织，凡有一人或三人为之长，其中一人位最高，此长在《路加》十三、《行传》十三，均称为宰会堂者(Archisynagogue)，掌读律、祈祷、说教之事。至募化之事，则聚集者主之（聚集原字，希伯

犹太会堂
之执事人

来音如：加纳绥达加)，其数二人以上。又有一执事者（希伯来音如哈章。《路加》四称为执事），掌圣书（圣书藏于约柜Ark中）及一切事务，又教小儿读。会堂之于教徒也，有斥绝及暂时斥绝两法，以巩固其教义。轻者则有由哈章（即执事）科罚之鞭笞（见《马太》十）。教权操于长老（Presbyteron）之手。长老者大半皆裁判官（Archontes）也。

会堂聚日，除杀拔忒与各祭日之外，凡月曜、水曜及新月初见之日，皆有祈祷礼。杀拔忒晨所行祈祷礼，大概先诵读歌玛（Schema，《申命记》六章四至九，又十一章十三至廿一，《民数》十五章三十七至四十一），次诵祝嘏（《民数》六章廿四至廿六），又祈祷，及读律例、读先知书。祈祷时，信徒皆向耶路撒冷立。每祈祷句毕，高声唱“亚门”一声。读律者七人，由宰会堂者指命，各人至少读三句（译成最通用语）。先知书读毕，乃有说教祝嘏之言（《行传》十三章十五），于是礼成。杀拔忒之下午及月曜、水曜之礼，无先知书。

希那鄂克好建于近水处，取洗身礼之便也（《行传》十六）。此等旧建筑，尚得见其残址于加利利。大概南北向，南面三门，有时两旁列柱，中为柃樗，左右侧各一侧边柃樗。分为两区：男子一区，女子一区。殿底向耶路撒冷一方为高坛，希伯来名推拔（Theba）。上有柜，藏法律注释，名曰圣橱（又称约柜）。摩西五经，

祈祷仪式

建于水边
以便洗礼

名曰圣卷，用麻布裹纳于筒，亦藏于是。圣橱之前有幔，名曰“庙之帷”。庙者，耶路撒冷之略辞也。推拔坛之中央，圣橱之前，置一椅，是为“摩西椅”。

罗马之犹太区——格笃

失国遗黎
见逼见虐

驱车于欧洲通都大邑之间，每见夫市廛一致，而食息其间者，面目不无稍殊，习尚不无稍异者，询之必犹太人区域也。彼失国遗黎，散处各国，其见逼而见虐也，书不胜数（俄俗尤甚）。虽学问之士、操赢之夫（主持欧美财政之红招牌即犹太人），未尝不为白种人所仰借，而终不能起其怜爱之心，融其彼我之见者，或曰此宗教不同之故。虽然，摩西之于多神，得谓为宗教上之改革；耶稣之于摩西，不得谓宗教上之改革。宗教既非改革，而意见乃如此其深者，噫！此非种族不同之故而何？

罗马之犹太区

罗马犹太区名格笃(Ghetto)，十九世纪中叶，犹自成一境界。自一八八五年市区改正，而大部始坏，仅存梗概。格笃之名，或谓由希伯来chat转来，厥义为毁破，为抛弃（希

伯来文《以赛亚》十四、十五，《耶利米》四十八，《撒加利》十一，皆见此字），凡外视犹太者皆宗之。其实义出小堡（borghetto）之略称，盖犹太旅隶罗马，别为堡以范其所居耳。此种犹太人之来旅罗马也，非为懋迁，非为拓殖，乃大邦贝（罗马将）攻破耶路撒冷，强入所罗门庙之“圣中圣”（庙内圣中圣一室，向除祭司外无敢入者，入者大不敬）。犹太人大哗，邦贝遂俘若干人以归，是为罗马有犹太人之始。古罗马习惯：凡俘来者皆为奴隶，即犹太王希律及其后阿格里伯之来罗马，居于帝宫，隆夷王礼，然亦亡国末君，其去俘虏几何哉（以色列族旧王，止于希律）。帝政时代，犹太人聚居于梯勃河前，未有所谓格笏也（景门相传：彼得在罗马，与阿氏拉及泼里欺拉二人同赁居于阿文丁之邱麓。彼得为传道而来，与先有之犹太人不同居）。恺撒猷辍司及奥古斯督两帝，均善视犹太人，至嘎里古拉帝而大施虐待。嘎欲立己像于所罗门旧庙之“圣中圣”地上，犹太人不允，嘎怒而特别虐待之。顾虽施虐待，而犹太人内部，尚未干涉。干涉始于犹太之内讧。自有所谓洗礼约翰者出，而犹太籍者成群，在不信者呼此群为不正族，愤争既久，转就质于景教人，请断于法廷，而罗马法律遂行于犹太种族。故罗马人之干涉犹太，犹太自召之也。

被俘而来

帝度帝之毁耶路撒冷也，又俘犹太千人为奴隶，役之于智路绥之建筑工（即石建古戏园），不虐而虐。威斯巴仙帝许犹太人每名纳税金二特腊克马（drachmae），得信教自由（在昔必强犹太人崇信多神教，而纳嘎毕都之育斯庙课

为奴隶而
事建筑

金，至是免纳课金，且许自由信其向来之一神教)。此二特腊克马之税，即后来嘎毕都里年会税所由防。多迷颠帝时，因犹太人之骚动不靖，逐之于爱祺拉谷，近采里邱（七邱之一）。犹太人遂自营生活，如占卜、占爱恋（当时所尚）、魔术、神医之类。自是厥後，犹太人伏处于无事之境者，幾及千年。

景纪十二世时，有别派景宗阿那克雷朵二者（约一一三八年），出彼耶利翁族。族以富称，豪于罗马久矣，然其先乃犹太人之受洗礼者也。践位时，独宽容犹太人，固推其一本之谊，亦利用犹太人之学术。盖当时惟以色列人多识旧字，多读旧书，白人未之逮。景教非空谈所克济，故不得不用以色列以助文艺之学。此风延至景宗玛尔丁五时（一四一七至三一），景宫内尚多彼族人。

景宗之最与犹太人为敌者，乃欧勤四（一四三一至三九年在位），禁景徒与犹太人贸易，及共食同居，禁犹太人新建希那鄂克，及服一切公家事。保罗二（一四六八年）又迫令犹太人于喀尼乏尔节日，竞走于群民嘲讪之中，如竞马然，此虐习行二百年而後已。竞走者，驴驱于前，犹太人逐驴後，仅许围一缕布于腰下，四肢尽裸，犹太人後为水牛，牛後为野马（即阿非利加产之劣斑马），凡不以人类视犹太人也。犹太人忍辱不敢违，至克雷门九时，始许以金赎免。

今犹太人
与水牛野
马竞走

喀尼乏尔节之第一土曜日，凡居罗马之犹太人，其头目照例往嘎毕都之公塞乏朵尔（职名）前，为犹太人代表跪献二十斯枯梯（scudi，金钱名）及一花圈，而请以花圈

为在百姓场（场名）罗马元老座楼之饰。又往元老处跪献如前，循古例请许犹太人居罗马。元老举足加于犹太人额，而用例定之答词答曰：“犹太人不许居罗马，惟兹以宽恕许其居住”云。今虽不用此例，而犹太人尚于节之第一土曜，往嘎毕都行敬礼于马鞍，盖纪念往事，而谢马之娱罗马民以代己也。

举足加于
犹太人额

一五五三年九月九日新年之节（大约是犹太新年），一切希伯来法典经传悉数没收，而焚于公众之前。初，犹太人聚于梯勃河前，近绥西里寺傍。十二世纪以后，驱至近岸格笃之地，于是始由多迷尼加派之狂景宗保罗四（一五五五—一五五九）关入格笃围墙中，且令男子不加黄色冠，女子不蒙黄色巾者，不能出格笃。

以黄色为
标志

格笃初称犹太街，用墙围之，自四头桥至“哭场”。哭场云者，即志一五五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犹太人被迫入囚屋，从此服从无限烦恼之悲惨而命之名也。

格笃中之犹太人，皆归其所有权于他人，而不得自有。此区住屋，本皆罗马人产，有为大家曾住之屋，人既迁而屋亦易主，犹太人但借地小作耳。然犹太人欲久居此街，必有犹太人永远赁地契，始及防两种危险：一为所有主倘破产或失所有权时，不至辞绝犹太人赁地；一为所有主不得增高地租价。于是定律文，凡犹太人居地之所有权，必仍归罗马人，而罗马人但受定租之外，不征借主之役力，永久赁与其地。是以偶遇破产，犹太人不致因而失其借地，且年付定租外，永无增租之虞，而犹太人又得扩大增高其

东方权

屋，一如所欲。此特权于法律称为东方权（Jus Gazzaga，腊名加利加。加利加者，东方一地名，故暂译东方二字）。

犹太人适用此东方权而得嗣租其地，且得于犹太人间互行其买卖租地或袭租之权。犹太妇以此权为奩资而嫁人，人咸欢迎。在此利权之下，犹太人于一定范围以内，竟可称其屋为已屋。

薛思朵五颇优待犹太人，以为基督所自生之族也，特许犹太人以数种贸易，及与景徒相交际。又为之建屋与书库或希那鄂克。克雷门八（一五九一至一六〇五）又尽除薛五优待成法。至伊诺森十三之世（一七二一至一七二四）而更严，除废铁、缕布之外，不许贸易。至倍肅梯朵十四（一七四〇至一七五八），稍增毡商之许可，此犹太人在今日尚盛行之业也。

迫犹太人
入景寺听
诰

格雷郭理十三（一五七二至一五八五）迫犹太人每周听一诰于景寺，初在倍肅梯朵寺，继在天使寺。每刹拔忒日（犹太礼拜日），遣警察至格笃，以鞭笞驱男女老幼于景寺，在景寺内有怠惰不敬者鞭策之。此诰剧非犹太人所愿听，必强之使听者，辱之也。诰中语比喻为多，大意谓景教慈悲，无不拯救，及于饥饿将死之犬，正如希伯来人之居罗马者，皆盲目昏迷无人状，然必召之使来，分与天国之恩惠云。此召犹太人听景诰之习惯，于利翁十二（一八二三）时又见之。至比约九时，有塞木内答公米加勒安治恺丹尼者，于一八四八年请于景宗，而废强迫其听诰之举。

格笃之门，比九以前，夜必严扃。比九更改格笃墙限，革除一切不利犹太人之律。比九对此久被抑辱之种族，其

宽仁之情意，实始见于其动作。某日亲授厚财于一乞者，侍人忽曰：“此犹太人也。”比九叱曰：“犹太人何有哉，独非人乎？”然而後年竟为耶稣乙脱所惑，复新犹太人之烦恼。比九殡葬时，犹太人投石伤其卤簿。感于前而憾于後，比九亦有以自召之也。

对于格笃门近四头桥处(今桥已更名)，建一皈景犹太人之景寺，外墙绘十字架刑之图，犹太人由格笃出必见之，图下用希伯来及腊丁字，大书<以赛亚>六十五之二节，文曰：“选民违逆，任意为非，我终日举手劝迪。”格笃中低洼之街近梯勃河畔者，每年春雨及山雪融时，恒浸水而生无限之悲惨。彼盛于繁殖之民，聚居狭巷潮湿之地，宜多病疫；而虎列拉、痘疮等症，在罗马各区中以格笃为独少，则因犹太人每节日必洗涤其居所，洁净其食物之功耳。罗马无犹太人病院，犹太人而欲入通常病院，势不得不允，惟悬十字架刑标于其床上以窘之。

犹太区低
洼潮湿

犹太区之最中心，为沃克太维廊。威斯巴仙、谛度两帝毁耶路撒冷後，行凯旋式，列发于此。夫因毁耶路撒冷而行凯旋式，岂犹太人所忍见，而罗马帝故行其式于格笃，其侮亡国之民如此。狭街处处见墙上画有七支之烛台，此在今日，尚为彼教中标象。

七枝烛台

格笃中列肆而求售者，或宝石，或组结，或各种杂物，又有阿尔琪尔之绣，康斯丹丁堡之绣，及日斯巴尼之条纹布等。然售品皆隐匿于内，而不列陈。见行人近店，辄问所欲，以诱人买。各店所有，大概相同。金曜傍晚，各店

闭门，而焙明日刹拔忒之饼。所有商品，尽藏内室，犹太人皆赴希那鄂克。比归，见人则交祝刹拔忒。

区中有学校场，凡五校共在一建筑内，曰Scuola del Tempio，曰Scuola Catilana，曰Scuola Castigliana，曰Scuola Siciliana，曰Scuola Nuova，所谓希伯来学校也。此五校者，示格笃分为五区，各区虽同为犹太人，而其族不同。盖犹太人在罗马者，至此已大都为罗马犹太人；又有日斯巴尼系者，有西昔里系者。至所谓Tempio区者，传说是谡笃帝之犹太裔云。

希伯来学校

场中有一大希那鄂克，此在一九〇三年沃克太维廊近旁之新希那鄂克未筑以前，最称盛大，今不然矣。装饰以雕刻及镀金称胜，外面梁缘，雕圣七支烛台、大辟之琴、米里暗之鼓，内面更细美，节日则满壁悬毯。梁缘所雕，皆所罗门庙及其所藏神器。北墙一圆窗，分十二格，嵌各色玻璃，为以色列十二族之记号。西端为圆歌路，置木机为歌唱者及调音者之用。对面东墙为“圣中圣”，哥林多（希腊三柱派之一）柱上置圆凸之板，载十诫册（册二片，与摩西所受之石同式），蔽以帷，满绣诫文及蔷薇花纹。纹为亚拉比风，悉仿所罗门庙中式样，绣皆金色。正中上方，绣七支烛台。“圣中圣”内，置有玺之五经，为羊皮纸一大卷，即所谓圣卷。此经于其节日由人负之，周行庙内。既周，置于歌路之木几上，庙内人无不见之，犹太人胥举手而大声发呼。

犹太教堂

此格笃记，阅者宜细心味之。数百年後，吾人当共知之。

育斯

多神之为学也，有神话、教式二事。神话传于言，教式见乎行。在罗马之多神，夙于教式上重罗马习惯，而于神话上则多取希腊传说。故言罗马多神者，实不能不并及希腊多神。读希、罗神话，首述天地开辟事，幻想成文。自育斯篡弑，神界革新，神数增多，神迹增繁，遂由神话而演成教式。各神有专式，各像有专容。育斯以前，混不别也；育斯以后，纷以杂也。爰于多神首记育斯。

神话与仪式

育斯(Jupiter)，希腊最尊之神，源出印度神话，梵音读伽(配以腊丁字母作Dza)，厥义光耀，一如日本神话之天照大神。盖世界各族，当榛莽初辟，无不崇仰大明，因

众神之王

而神之也。传入希腊，文化进而神话亦加详，以育斯为天地之主，又为神人之父，万能而无乎不能。再传至罗马，其神话多缘饰希腊，牵引同化，育斯尤逐渐增崇，神格遂驾出诸神之上，而居于唯一之尊。後世排多神而专宗一神，即渊源于此。至育斯神性神迹，希、罗两话，所传不同，则因乎人与时之思想信仰而殊，此神话之所以开历史之先，而独成专学也。

开历史之
先而独成
专学

梵音之Dza，转希腊字为 Zeus，转拉丁古文为 Iovis，寻讹为 Diovis，遂成通字。又因育斯有众父之尊，拉丁父字为 Pater，约合两字成为 Iupiter 一字，即今英法文通称之 Jupiter。义文 Giove 直从拉丁 Diovis 化来。德文 Zeus 犹存希腊语根，而如英、法文之 Jupiter，德人亦未尝不用，在学者随所便而书之耳（比读各种神话，乃见何种人类演出何种神话。而神话之成，咸本神名字义。其名字根源，或出印度，或出埃及，亦或出乎别种文字，其字根转辗变化，非语原专学不详，兹示其一例耳）。

开天辟地
的神话

育斯以前之神话，或一神数名，或一名数神，系统纷歧，莫考先後，然总其大较，则神话至理已略具也。其言曰，世界之初，有一神名曰“噐”，译义即浑沌太荒之谓。西书载噐状，空虚无形，冥明无色，清浊阴阳，皆莫可辨，惟极富于繁殖之力，日夜孳生，增长不已。生女曰尼葛师，厥义夜也；子曰厄螺伯，厥义暗也。尼、厄昏而生男曰伊太，物之精也；女曰艾媚，昼之明也。由是渐有天地：天男神，

名媧闾，地女神，名桀耶。天地配偶，统治宇宙，是为初代。三代弑篡相传，传及育斯。先是尼葛师之出，尚有异父子女甚多，曰睡，曰梦，曰运，曰弱，曰老，曰死，曰争，曰仇，曰诈，曰恶，曰情，曰欲。要凡人生不幸，推之不能明其原，求之不可得其解者，靡不于天地未辟之先，已萌生也。又凡此凶恶不祥，亦靡不于黑暗黄昏之间，始构成也，故皆出自尼葛师。又别有三女为一群，名帕耳克，断人寿之丝。又三女曰日斯背里，掌金果之树。夫金果，至宝也，而三神因以争(别详)。因三神之争也，遂有脱罗耶十年大战至惨之事。故宝物为罪恶之原因，惨事乃罪恶之结果。是以日斯背里与帕耳克，亦皆为尼葛师之出。逮天地合配，而子女益众。盖尼葛师子女，在神话所关尚浅，至天地而子女涉及万神；尼葛师所生，其理义尚单纯，至天地所生，则无理义之不能通。惟无不通之理义，故子女之数，尤无画限。其著称者凡六群：通名氏单者，六男为一群；通名氏单尼者，六女为一群；通名犀可罗伯者，三男为一群；通名黑嘎东恺者，三男为一群；通名禹美尼者，若干女为一群(数多不计)；通名象罔者，若干男为一群；此外不归类者，又若干神、若干怪，而以氏单与氏单尼为正裔。育斯，又氏单、氏单尼之後也。

人寿之丝
金果之树

初代天地配偶，生子曰刹都尔，为司时之神(刹都尔Saturnus为拉丁名，其希腊名曰克洛诺Cronus，本无时字义。以希腊方言之称刈获之月曰克洛依Cronion论，则克洛诺或有刈获之意，而为刈获之神。然则何以转而为司时神也？

考希腊语，时字亦曰克洛诺Chronos。时与获，字异而音同。殆因音同，而遂移神性欤？当入罗马神话时，本义已淆混不分矣），生女曰律亚，与刹都尔为夫妇。刹都尔以镰刀弑父而自立为王（刹为司时神。论一日，有日沉虞渊之时；论一岁，有闭塞成冬之时；镰又刈获所需，遂演成弑父奇谈。然若由我国人演叙，必不如此），唱人类平等之说。古诗人至颂刹都尔之世为黄金时代，迨罗马共和犹艳称之。当刹既弑父自王矣，彼父媧闾，即所谓天者，又告刹曰：若弑父而王，若子亦必将弑父而王。刹惧其言之验也，尽吞食其所生子。律亚娠，不忍所生之见吞也，避匿于希腊南海克烈答之岛、狄克堆之穴，一产得男女两婴，男曰育斯，女曰育侬（即育斯妻）。刹搜索得育侬，吞之，更大索育斯。律亚裹石于襪，伪言是育斯，刹亦取吞之，而真育斯固生存也。律虑来日方艰，狼狈而托养于二妮（妮解别见）。妮一曰亚达忒，一曰伊达，均属克烈答岛。育斯于是得妮之保抱，食伊达山之蜜，饮亚玛梯（山羊名）之乳以生。

天与地之子，著称者凡六男六女，以刹都尔、律亚为最少（刹、律同乳）。刹既弑父自王，诸氏单昆季不服，争立。刹以母宠故，终据大位。初，刹之天警而尽吞所生子女也，伪与诸氏单辈约曰：凡我子概不使活，以便无後而统归诸昆。不意外豢之育斯长大，默饮刹都尔以药（药为育斯第一妻所制，久藏育处），尽吐所吞子女，悉复活，且并伪子之石块亦吐焉。诸氏单怒刹都尔之背约也，向刹都尔宣战。刹仗育斯之力，尽克诸敌，囚敌于地谷之鞑鞞河深处。

育斯既囚诸氏单，自以为有殊勋，宜懋赏，久之寂然，遂畜弑父心。天实使之（西人以此为上应天警，不以为忤逆）。天使地告于育曰：尔欲图大事乎？非联合讷多诺及泼娄东二昆不可（皆刹都尔子，吞而复吐者），尤非假鞑鞞河中诸氏单力不可。育斯乃释诸氏囚。有三犀可罗伯，本同为刹都尔囚于河。氏、犀同时出河，犀多才智，感育斯惠，为制雷，又为泼娄东制胃，为讷多诺制三齿之戟，合力攻刹。刹败，育斯流放之而自立为王，三昆季分治世界：育占天界与人界，讷居水界，泼得地界（即地谷）。而天人主神之育斯，尤有大权。

三昆季分
治世界

育斯，天之主神。天象最可怖者为雷，育斯故为雷神，居姆令丕山上天宫中。凡与育斯同居天上者为天神，其数二十。此二十中，惟十二尤尊，所谓姆令丕十二神：曰育斯，曰育依，曰讷多诺，曰泼娄东，曰威司泰，曰璿雷斯，曰阿博隆，曰蒂安，曰密讷尔佛（亦称雅典），曰浮玉斯，曰玛斯，曰铁尔干（均别见专篇）。

奥林匹亚
十二神

育斯统权，氏单先背，因又囚之鞑鞞河，以象罔为监守。象罔魁伟怪躯，或多臂，或多头，或多目，或腰以下为二蛇，蛇各有首。象罔恃躯力之伟，不甘伏育斯，群起谋叛，叠山为基，置姆令丕山于其巅，企图攀援而登天，投石与育斯鬥。其石之落于海者为岛，止于地者为山。暴武莫当，育斯不敌，而古有神言曰：凡不死之属，非有可死之属以相助援，不能胜象罔（神话中人物出自神者，为不死类；出自人者，为可死类；人而神者，亦入不死；神

象罔谋叛

埋于山下
遂成火山

而不神，亦归可死；其超乎可死之上而犹未逮于不死者，称为半神）。故育婉辞以禁日月辰三神，勿泄其谋，召集十二神会议。因雅典而得交于埃沟。埃沟，半神类，即可死类也，其勇无敌，与育斯合力败象罔，神言乃验。育斯埋象罔之大有力者于地下，如西昔里埃脱那山下，即埋一象罔，名曰恩恺拉。此恩恺拉愤懑极，呼气为火，雾蔽天光，阴暗惨淡，侧身一转，遂山崩而地动，然无以自脱。于是育势大振，天下靡顺。（神话学者分割一话中性质，各有命意。如象罔之愤，即古人借以解释火山喷火、地震之所自来；象罔之石，即古人借以解释山与岛之所以成；象罔之叠山为梯，即古人借以解释峒令丕山之所以高。是为说明天然之神话。）

宠爱所钟
遍乎神人

育斯宠爱所钟，遍乎神人，为正式缔婚者凡七度，育依其殿。以次考之，首墨嫡，次戴眯，次欧丽依，次璿雷斯，次讷穆秦，次腊董，又次育依。而话谈所传，雕刻所见，惟育依最多，故递传愈繁，先後有不相呼应者。如育斯第六妻腊董之生蒂安、阿博隆也，育依以丕东（蛇名，别详）沮害之，则腊董之时，育依既婚矣。又如育斯、育依既同时而生，则依、斯何必後墨嫡、戴眯辈而婚？盖西字以形判性，育斯者阳性，育依即由育斯字转成阴性，故育斯妻诸说并传，遂淆浑莫明顺序。论神话本无所谓先後，自属入人事，为神代古史，乃有不真确之统系。而有系统之说与无系统之说，仍杂然融合，不可辨析。此神话之所以为神话也。

希人之敬育斯也，以为日月轮回之神、时令交代之神、雪之神、风之神、雨之神、雷电之神，凡一切天候现象，胥以育斯为神。又以为国之神、家之神、法律之神、裁判之神、明誓之神、会议之神，凡一切人道秩序，亦胥以育斯为神。又以为土地饶沃之神、畜牧繁殖之神，凡一切农获果实，以至牧畜之产，又莫不以育斯为神。于是育斯越天人二界之限。为万能神。而独运数之否泰，虽育莫抗；运数而外，育能万全。是以普希腊人均崇敬育斯，其崇敬恒在山巅，尤以炯令丕、伊达二山为最（希腊凡二伊达山，此指克烈答岛中伊达山言），盖炯、伊二山为最高，高则常见雷也。又山高则眼界广，育斯统视一切，故必在高山也。

崇敬育斯
至高无上

希人祠育必于山巅，此风传入罗马。罗马人礼育斯，故亦在邱上。育教入罗，当景前千年而遥。远在罗慕路肇基之先，邱上有崇育古迹可据。惟其时文字之用未弘，历史尚待口述，信仰情状，匪所易详。逮罗马文化开，而育斯之教益扩。徵之于古纪，则当时各地方各种人，各有崇敬性质目的之不同，乃于神名之上附字以辨义，遂因义而设教。如曰电育斯，神于电也；曰光育斯，神于光也；曰雨育斯，神于雨也；曰播育斯，神于播植也；曰获育斯，神于刈获也；曰胜育斯，神于胜利者也；曰武育斯，神于武功者也；曰君育斯，神于君临者也；曰家育斯，神在私家、福家室也；曰均育斯，神在界限、平争讼也。而罗马大庙，其祠电育斯者凡一，祠胜育斯者凡三，祠君育斯者凡二，祠武育斯者凡一，即相传为罗慕路所建者。又有祠至大至

由希腊而
传入罗马

尊育斯一庙，在嘎毕都尔邱，则史乘所称为世界至弘至壮，而儒略恺撒死于是庙者也，今尚有旧址可见。

祭祀育斯
之仪式

至各庙之祀育斯礼，通行于月之望日（此望字意义，略异于中国向用之望字，别详《罗马古历考》）。他若将战兵发，则特祀于武育斯；既胜兵旋，则又特祀于胜育斯。如是各以事之所系，祀其所神，惟月之望日，通祀不以名别。而望日之祀，尤崇于光育斯，故光育斯又曰育斯。望日之神，望日例祭之外，有育斯大祭，如新君即位，战军凯还，新臣受任，凡诸大事，咸行国祭礼于嘎毕都尔之至大至尊育斯之前。而每年四月（此四月为今阳历四月。顾罗马建国之初，历大不同。此式指每年第二月，惟所用字为今之四月字，故姑用此字。其确当译名，别见《罗马古历考》。以下所称月日，均仿此）二十三日，为陈酒之祭，育斯专事僧，即所谓育斯之夫拉孟主其式，启上年酒瓮，酌地祭告。又八月十九日为酿酒之祭，是时葡萄成熟，始酿酒，祭神所以酬葡萄之熟，且祷造酒之佳也。又十月十一日为成酒之祭，是时新酒甫成，帝君祭神而尝之。凡此三酒祭，君民共与，为国之大祭。盖罗马农产，葡萄为大宗，葡萄之用，唯酒为大宗，即一年之民财裕绌，亦唯酒也。至育斯之祭，主祭者，必为育斯夫拉孟。是以育斯夫拉孟得入元老院，而列于贵族也。

神职

在古罗马宗教上之神职，大分为两种：其通乎各神者曰朋氏夫（朋氏夫中有最大朋氏夫一人，腊名Pontifex maximus，后世景宗即用此称），其专于一神者曰夫拉孟。夫

拉孟高级者三人，列贵族，食国俸；而育斯夫拉孟为尤崇，坐象牙镂椅，著绯色袍（绯为罗马最尊之色），所享与最高级官同等，唯必经大麦礼（贵族结婚礼之最犬者，举礼于育斯之前，供以大麦制之饼，故名。是礼也，新妇誓从夫教，且夫妇终身宜家，不得离婚）而结婚者，始得任之。任时或出外逾宿，不得过二宵，出门不得乘马，衣冠有定制，出行必有前驱。前驱者且行且呼，告夫拉孟之来，令在路者举敬礼也。育斯大祭，育斯夫拉孟司之，先燃燎，盖屠牲燔祭，必取火于夫拉孟所燃燎也。

育斯之有偶像，始于神诗时代（神诗：叙述神话之诗。成诗之时，称曰神诗时代）。过前但有神标而已（神标者，初为石片木端，寻为方圆石柱，继为尖柱，形如埃及卑腊密特而小，又为有首有肩之半像柱，为偶像之初步。此习始于东方斐尼基人之拜陨石。克烈岛最染东风者，遂取非陨之石，亦以为自天降下而神祀之，是又为希腊神标之滥觞）。祀神者饰衣带、施神徽于标上（神各有所持，各有附属物。造像者附其物于像，以表所像之神，是曰神徽），灌香油，薰香料，屠燔牺牲于标前而拜之。所以拜他神者，即所以拜育斯，初无区异，初无偶像。若更溯其先，则并标而无之，拜于山巅，即为拜育斯，尤无所谓偶像矣。

神诗时代（神诗家以华曼尔为最著。所谓神诗时代，即指华曼尔时代，景前八世纪顷也），育像甫萌，格式未备，虽有木、石、铜、金诸质之像，而拙简不足道。惟当时尊崇育斯，以为育斯天人主父，神临三界，故有三面之育斯，

偶像

荷马史诗
之时代

有三目之育斯（一治天界，一治人界，一治水界。或以为一治天上，一治人间，一治地谷）。其时育像之貌，皆多鬚多髮，有衣而坐者，有裸而立者。神徽四事（一杖，表王权也；一火，雷火也；一皿镜，镜形如皿，表明察也；一鹰，表高远也），或备或缺。继而拙者渐工，简者渐繁，至景前五世纪，斐醒亚斯（希腊美术大家）作金饰牙雕之育像于婀令丕庙，乃跻乎备极。其像育斯坐镂牙镶金椅，南面堂皇。额广，有横纹深凹；髮浓，周绕额面；眼大，鼻隆，鬚卷而多。额上加橄欖冠，右手载尼格（胜利神，女性），亦镂牙饰金为之。衣冠有翼，左手倚杖，合五金铸成，杖上立鹰。前胸裸，筋骨魁伟。胸以下著衣，花纹细致。椅背刻季神（三女一群）、欢神（三女一群）。左右臂凭，咸雕司芬克斯（埃及女面狮身神）。椅下图婀令丕竞技，及亥沟战亚玛宋事，是为婀令丕育像，亦曰尼格菲洛育像。菲洛，持也，谓育斯持尼格也（景宫所藏沃忒利郭里育斯头像，及奈波里博物院所藏邦贝育斯头像，皆取貌于婀令丕像。又今藏景宫而曩在佛洛司比宫之育斯坐像，尚近于婀令丕像貌）。此婀令丕像为育像范本，然亦有变体者。变体多取他神之徽，与育斯容貌，混合为一，即以两神名连为一字称之，谓是即育斯也可，谓非育斯也亦可。如育斯讷多诺（育斯持三齿戟者）、育斯阿蒙（阿蒙，埃及之地谷主神，羊角而羊耳，育斯阿蒙像，即育貌加羊角羊耳者），皆两神化合之变体也。更有如育斯舍拉比者，舍拉比本两神合体，更加育斯，三神合为一体者（舍拉比，埃及神名，合婀舍利

神徽四事

变体

司与阿比二神名而成。阿比为牛，故舍拉比作牛貌，顶上有圆形，中作火状。育斯舍拉比，顶上有圆形而无火)，则变之又变。而育像变体，数亦无穷。古罗马嘎毕都邱之至大至尊育斯，仿媪令丕育斯坐像者也。

马哥博罗事

二十年前
即艳羨马
哥之为人

积跬步主人于二十年前，初次从西欧归来，为予道元世祖时威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事，即艳羨马哥之为人。越十有九年，予亲履威尼斯之乡，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既记游事，并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

西人谈华
事者必读
之书

元世祖时，有马哥博罗者（马哥名，博罗姓）仕于朝。距今六百馀年前，以西人而服官中华，宜欧士艳称之。马哥博罗为威尼斯国人，生于元宪宗元年（一二五一，宋淳祐十一年），卒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盖旅居亚细亚者二十六年，而仕于元者十六年。所著书，言中国当时事，颇足参证，为西人谈华事者必读之书，推为东学第一人。然溯其先，则

马哥博罗之父若叔，已蒙世祖特赏任用矣。

当宋之明道二年(一〇三二)，博罗氏始迁于维尼斯，事贸易。孙曾有名安底阿博罗者，生二子，长曰尼哥赖博罗，即马哥博罗之父，次曰玛底沃博罗。有商于康斯坦丁堡者(时为东罗马之都城)，尼、玛两博罗之从兄也(亦名马哥博罗)，尼、玛往依之。居无何，当宪宗五年(一二五五，即宋宝祐三年)，蒙古兵大西，康斯坦丁堡震恐，二人乃载诸玩好，航黑海，北至克勒姆之苏达什(克勒姆，今属俄罗斯，为黑海北岸半岛，乃元太祖长子术赤游牧地。术赤死，地属其裔诺核)，少留。闻西鞑鞑王(即乞普察克汗)伯勒克方立(伯勒克，即元史之别儿哥，为拔都弟术赤第三子，即位于宪宗六年丙辰，即一二五六年，卒于至元三年丙寅，即一二六六年，为成吉思汗子孙信奉天方教之第一人)，伯勒克有二鄂尔多(即牙帐)，一萨莱(在浮而嘎河上游，今俄国萨拉托甫省)，一布而嘎尔(在浮而嘎河下游)，二人谒焉(未知谒于何帐)，献所贡珍玩。伯勒克厚酬之，两倍厥值。

马哥博罗
之父及叔

世祖三年(壬戌，即一二六二)，伯勒克与东鞑鞑王旭烈兀战(旭烈兀即呼拉古，世祖弟，亦即宪宗弟也。呼拉古字音较为确肖。旭烈兀于宪宗朝奉命西征，波斯等国皆所平定。西史谓宪宗辛亥封旭烈兀于波斯。丙辰，旭烈兀征服波斯，称王。时旭烈兀用兵于两河间地。两河间者，翳古名区，一体格力斯河，一哀甫拉特河也，在布而嘎尔之西南)，西国屡败，境内骚动。二人乃更东，凡行荒漠

旭烈兀西
征

中十七日，而至布哈尔（即撒马儿罕左近，时属波斯），居三年。会旭烈兀遣使东朝世祖，使者挈二人偕往。乘马东北行，经年始至（未审确地，但知为夏令所居城），谒世祖。

谒元世祖

往取耶稣
墓上灯油

世祖久闻西方事，询罗马景宗及天主教宗旨甚悉（马哥博罗言世祖不通中国语。吴县洪氏《元史译文证补》卷廿九云：考西书，元宪宗时，教王使人路卜洛克至和林，有聂斯托尔教人为之译语，则景使东来，在世祖之前），欣然愿与西土通，即遣朝臣哥嘎达尔，偕二人赍书使于景宗，且赴耶路撒冷取耶稣墓上灯油。书中之意，欲景宗遣精通七艺之教士百人（七艺者，一善文义，二善心理，三善辨才，四善算数，五善几何，六善音乐，七善天文）来备讨论，谓果能阐发天主教理实胜佛教，当率举国臣民改奉天主云云。给三人金符一（《世祖纪》：正统二年九月，以海青银符二、金符十，给中书省，量军国事情缓急，付乘驿者佩之），令沿途供车马人役食用。三人部署，于至元三年行（丙寅，一二六六）。无何，哥嘎达尔以病止，博罗昆弟遂自前行，三年，始抵亚美尼国之拉杂（亚美尼为小亚细亚海湾小国，相传为旭烈兀所不能灭者），复由拉杂至阿克儿（在地中海滨，为古西叙里国海口，古名都来马伊斯），时至元六年也（己巳，一二六九年，四月）。比至，而景宗克雷门第六已死，无从投书，乃谒见教使多拔尔都（景宗所遣驻埃及之使，时在阿克儿），备述来意。教使劝俟新景宗选定后，奉谕再归，庶不空劳跋涉。二人乘暇，回维尼斯探其家（由阿克儿至希腊湾中岛名乃格尔本，复航海达维尼斯），至则尼哥赖博

回威尼斯
探家

罗之妻已死，子年十九矣，子即马哥博罗也。居二年，新景宗尚未推定，二人率马哥博罗如阿克尔，复谒教使，请先往耶路撒冷取油。事毕而景宗之选仍未有期，不得已，即请多拔尔都给书覆命。既行矣，甫至拉杂，而多拔尔都即膺选为景宗，改称格雷郭理第十，驰书要三人归。亚美尼王为备巨舟，俾兼程西渡。既谒景宗，礼优异，即遣教士二人（一尼哥赖微赏司，一威廉脱伯里。微赏司、脱伯里，均地名），偕往蒙古。途次亚美尼，适沙拉生人入寇（沙拉生，回族名，即《唐书》所谓大食国也），二教士惧不敢进，博罗氏三人受所赉景宗书而行。行三年有半，于至元十二年（乙亥，一二七五）始达上都（由布哈尔登帕米尔，东逾葱岭，历喀什噶尔、葉尔羌、和田、拜城、哈喇沙尔、罗布淖尔等处，又紆回而达于和林）。未至前十一日，世祖已遣宫候迎于道。既见，备述数年中往返事，并呈景宗书，及所取耶稣墓灯油。世祖大悦，更嘉马哥博罗聪颖，留待任使，筑馆居三人焉。

谒见教皇

重到上都

（以上为马哥博罗父若叔事）

马哥博罗敏悟绝伦，本通波斯、亚刺伯语言文字，既东，又通中国、蒙古语言文字。世祖爱之信之，置左右，无专职，而颇预闻国政。所著书述中国事颇详，凡所闻见，所行事，多可与《元史》相印证。盖世祖频遣赴各省路核钱穀事（世祖朝频有是使，马哥盖屡膺其选），又出使占城、狮子等国（书叙占城事极详）。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出使海外，历六月程，或揣当使安南（是年安南王陈光曷死，子烜立，

世祖信任

扬州为宦

遣使来朝。逾年，礼部尚书柴椿等奉使往)。又尝为扬州路官(或是达鲁花赤。英人言马哥曾为中国封疆大吏，当指此)，言：路凡二十七城(此至元十四年至十七年事)。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左相阿哈玛特为益都千户王著所杀，马哥博罗按其狱，旋暴阿哈玛特罪状。明嘉靖间(一五五九)，西人续得马哥博罗足本书始知之；或马哥不愿当世知之，故先不传播欤？(西人据《元史》按是狱及暴其罪者为枢密副使博罗，遂断马哥博罗为曾仕枢密副使。然《世祖纪》：至元十四年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博罗为枢密副使。先，于十二年四月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博罗为御史大夫；再先，于七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博罗兼大司农卿，明是一人。当至元七年，马哥博罗尚未东来，安得有以御史中丞兼大司农事？西人疑《元史》多误。《元史》中名博罗者不知若干人，或牵他博罗与马哥博罗而一之，无确据，莫由证其是否。又至元十九年七月，以蒙古人博罗领湖北等州淘金事；九月，以博罗为打金洞达鲁花赤，亦不知何人。)

元史中博
罗甚多

铁炮法助
攻襄阳

马哥博罗言元取襄阳，得力于炮(此引机发石之炮)，其父若叔，实献炮法，叙述详细如绘(元攻襄阳在至元五年，历五载，至十年始克之。据史，造炮者为西域茂萨里人喇卜丹、西域实喇人伊斯玛音。西人言，此二人当是尼哥赖博罗初次至蒙古时所偕往，即马哥博罗所谓炮匠二人，一天主教人，一德意志人。伊斯玛音尤似德国姓。然史称二人均于至元八年为宗王额呼布格应诏所举送入京师者，与

马哥言亦不合)。居十馀年，三人颇怀故国之思，屡请归，世祖不允。适布而嘎尔王名阿尔贡之后卒（阿尔贡为旭烈兀之孙、阿拔噶之子），后遗命必纳同族者为继。阿尔贡遣其臣三人（一乌拉台，一阿波司嘎，一哥沙）东告世祖求配，世祖选宗女名哥嘎脱拉者与之。布而嘎尔使臣方忧陆路艰险，非新后所能胜，谋由海道行。适马哥博罗奉命使印度归，归述海程甚悉。布而嘎尔臣决意航海，而邀马哥博罗为之导，请于世祖，允焉。博罗氏三人乃均归，世祖给金符二，为乘驿据，且修书致景宗，及法兰西王、英吉利王，及他天主教国之王（是为中国与各国王通书之始）。海行三月至爪哇（自闽粤间放洋），又行印度洋中十八月而抵布而嘎尔。初发时，随从凡六百人，比至，存十八人而已。至则王阿尔贡已死，子嘎赏嗣，即以哥嘎脱拉配嘎赏为后。事毕，博罗氏三人告归故国，后给以金符四，骑行至德比孙（黑海南岸迤东地），泛海至康斯坦丁堡，由乃格尔奔（希腊湾中岛）而至威尼斯，时元成宗元贞元年（一二九五）矣。久居于外，不为乡里所知。善居积，多财，人呼密里昂博罗，密里昂者，百万也。逾年，折努阿人（时地中海大局统于威尼斯、折努阿两国，皆贸易之国也）以水师寇威尼斯，战于拉杂海湾。威尼斯败，舟师被掠者二十六，马哥博罗亦被俘，系狱中。四方之士，闻马哥曾游东方，多就访于狱。越三年（一二九八），马哥在囹圄中追叙往事，口授文士吕司底西笔述之（时文学竞尚法国，故用法文，然此法文与今所行法文异。一八六五年，即同治四年，法人名波吉者，译为今

护送新后

1295年回
威尼斯狱中追叙
往事

多不信者 法文。又有英人欧尔，亦译以英文，考订加注，尤为详备)。书出，诸所述中国事，多不信者，斥为荒诞。久之，西人往东方者众，始信。方其在狱，尼哥赖博罗多方求赎，不成，亟归重娶妇。越四年，马哥之名噪甚，折努阿人释之归，则继母已生三弟矣。後又仕维尼斯。初，马哥从蒙古携一仆妇。至治三年(一三二三)立遗书分积资，仆亦预焉。明年，马哥博罗卒，盖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也。(光绪朝，广东番禺人新教信徒杨荣魁者言：元扬州路总管马高保罗者，世祖臣也，建景教会堂二间于扬州云云。其言出于景门，当必有徵，附志于此，俟考。)

义国佩章记

欧洲君王所以隆报勋旧、宏奖名人、酬酢友邦聘使者，咸用佩章。佩章之形饰与名义，莫不关系一国史事，礼制昭垂，非可率尔操也。日本维新，仿制勋章，曰菊纹，曰桐纹，即帝后两家之旧家徽，余亦各有命意，可谓善采西制。北美合众既独创共和，即消除阶级，故不制佩章以赠人，亦不受人之佩章，又可谓善变西制。义，固欧南旧邦也，今之王室，以萨伏亚家撒底尼亚侯入为义大利一统之王，其家系渊源，千年而遥，佩章法度，由来匪近。积跬步主人奉使是邦，一年而归，义王循例以义冠十字章赠别。此义冠章者，实为义国统一以后唯一之新章，余皆沿遵萨伏亚旧制而已。爰记其章，亦溯及佩章原起云。

关系一国
史事

佩章发原

佩章发原，在希腊之加月桂冠，罗马之赠兵器，彰显名誉，沿习尚已。自十一、十二世纪，八次十字军，会全欧大兵，协战景敌，役罢论勋，酬不偿力，于是由各国君王创定嘉名，设为种种名誉族望，规制各族佩章，俾同誉者即同侪，同侪者即同章。酬制虽异古昔，而其为彰显名誉则一也。自是厥後，佩章制度，沿传相尚，至今日而其用愈广。初不必在军，亦族叙以为酬；初不必有勋，亦族叙以增誉；国使往来，亦且以叙族赠章，为增光交际之用。其赠叙之序，必先由君王颁以诰文，叙为某族族侪，然後附赠其族族章。盖礼意所重，重在叙名族，而非所重于附赠之采章。惟章采有形，而族名无形，故章亦未尝不重。日本称之为勋章，于名族本义，尚未极洽。不过日本人凡章必因勋而颁，亦未为不可，但非可以概西制耳。兹定其名，曰名族，曰佩章。

义国现行法律，有主重之名族凡五。其袭用萨伏亚旧制者四，曰告祥族（取义于景宿告祥），曰摩利爵及拉萨洛族（摩利爵、拉萨洛，皆景圣名），曰萨伏亚文族，曰萨伏亚武族（亦合称为萨伏亚一族）。而义大利王国所新创者，惟有义冠一族而已。义冠族位，居摩拉族之次。

义冠族

义冠族（Ordine Della Corna D'Italia）者，义王维多利沃爱曼努爱勒二（Vittorio Emanuele II）所创于一八六六年（统一义国第一王）。其时义国独立既成，虽罗马一城尚属景宗，而强奥新挫，统一势定，维二创为义冠名族，所以志独立统一大事也。其族分五级，曰Cavaliere Di

Drancroce Decorato Del Grancordone, 译为大绶大十字章骑卿；曰Gran Ufficiale, 译为骑长；曰Comandatore, 译为骑令；曰Ufficiale, 译为骑官；曰Cavaliere, 译为骑士。命名本于古制，不可以今义求之，译曰骑者，所以见字原之本出军中耳。曰卿、长、令、官、士，所以示等级之递为高下，初非谓实服其国之官职也。曰十字章者，正章与大绶不连，为最大之章。章制本渊源于十字军，故今章虽不必为十字形，而亦称曰十字章。（文皆义文，故章亦用义音。）

义冠族十字章者，正中为圆形，圆之正中，状一金冠，十字章装饰彩石，以仿隆巴地铁冠形，此章之所由名也。圆质为蓝色珐琅，围以金缘，缘外加白色珐琅一圈，上有金字拉丁文，曰：VICT · EMMAN · II · REX · ITALIAE · MDCCCLXVI. 译汉文曰：“义大利王维克多尔爱曼努亚里斯二，一八六六。”圈外又一金缘，缘外为银色光芒散射形，芒之正中上方，一黑鹰正向立，两翼左右张，首右侧；首上有金冠，为王者徽；胸有椭圆形，赤地上白十字，萨伏亚家徽也。卿章有绶，结下悬小章。小章为白十字形，端阔与马尔太十字近，合四端极边，共成一圆周；端间各以细金为结（结饰原出萨伏亚家徽），以之相联。十字交点为一圆，其一面圈内蓝色珐琅质，中有铁冠；一面圈内金色，中有黑鹰。首上金冠，胸前椭圆，悉如正章。绶色分三行，中白旁赤，亦本于赤地白十字之萨伏亚家徽。此章为义冠族之佩章，故用隆巴地铁冠。铁冠者，义大利冠也。族为维二

所创于一八六六年，故腊文志其名与年。族之创成时，维二由撒底尼亚侯入为义大利王，故文又特志义大利王维二。维二出于萨伏亚家，故加萨伏亚家徽。萨家本公侯，今以维二为王，故复以加冠之鹰表之。如是，章饰虽至微，而事事必有所本，莫非由一国史事而来。西国女子，习问人国佩章制度形饰，及其形饰所由来，以为酬酢场上一种谈话，亦可谓善取话材矣。

伦巴地之
铁冠

铁冠者，初为隆巴地王冠，继为全义大利王冠。当景纪五九一年隆巴地王奥泰里死，而寡后推沃特林，再嫁都里诺公阿琦路尔夫。时后命制铁冠加公，公遂为隆巴地王。嗣後凡王于隆巴地者，必冠铁冠。在七八世纪之交，隆王如克利玛特（六六二年）、路伊泼兰（七一二年），皆有远大谋，国以盛强，渐蚕食义半岛诸国。时景宗结交外国君王，谋伸势力，干涉政权，以拒隆巴地。七五四年，司德方二遂引法王贝宾入义，认为法兰西王，待遇优隆。于是贝宾以拉文及义大利五府（一里米尼，二彼撒洛，三法诺，四西尼加利亚，五安郭那）并外二十二城奉景宗，是为景门有土地之始，俨然成国矣。景宗优待愈隆，贝权益长，七七二年，冠铁冠为隆巴地王。八〇〇年，卒加帝冕为神圣罗马帝。曩限于隆巴地之铁冠，从此为义大利王冠，统治全义大利半岛。而後世握全义大权者，莫不以一戴此冠为荣。一四五二年，德之弗利特里四〔三〕，冠之于罗马。一五三〇年，德之沙尔五，复冠于蒲隆涅。至最近一八〇五年，法之拿破仑一，又冠之于隆巴地都城米兰。後此冠珍藏孟蔡（Monza）地方。（所谓

统治全国
必戴此冠

冠者，实则一圈而已。名曰铁者，实则金也。又相传为五九一年制于义大利。而观其饰彩诸事，知为毗山丁美术，而非欧洲美术。)撒底尼亚侯入王义国，统一半岛，虽事实上未曾冠此，而名义上固已冠之矣。义冠族者，即以此隆巴地铁冠为名之名誉族属也。

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奏（积跬步在义使时）

钱桐奏摺

再：义国定章，凡友邦驻使，无论为大使，为公使，倘一年届满，于其离也，例赠勋章，以宠其行。臣于上年奉命驻义，今年奉旨归国，正届一年。顷由义王致赠大绶王冠章一座，此为例赠各国公使之章。臣一面致谢，仍奏候谕旨钦遵。又臣前年使和，亦一年而离。和例必二年届满，方赠勋章。乃臣告辞後，和女王饬其驻义使送来橘绶大十字章一座，亦系例赠各国公使之章，臣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咨由外务部代奏在案。此项和章，迨本人身故之後，应由家族缴还，乃彼邦法律所定，臣亦咨明外务部有案，合并陈明。所有臣先後接收和、义两国致赠绶章缘由，谨附片奏明，伏乞圣鉴。谨奏。

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同日又奏（同上）

再：各国通例，于友邦出使人员告归，必赠勋章。此次驻义二等参赞官、法部员外郎施绍常，获赠义国

冠章第三；又驻义一等书记官、学部主事董鸿祚，获赠义国冠章第四；又驻义二等书记官、候选知县张国华，获赠摩利拉萨章第五；均系循例致赠。又义馆参议、中国二等第一宝星、二品衔总领事、洋员金楷理，获赠摩利拉萨章第三，已转饬领受。勋章本沿宗教而来，所谓摩利拉萨者，合二教派之名以成一章者也。所有馆员例获勋章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西例：奉使者之将离所驻国也，苟年期已届，所驻国例赠佩章，于邦交私交，初无轻重厚薄于其间也，惟有秘密手段者则不敢知耳。随使诸员之将离也，由驻使以正式书函代为告别，赠亦如例。中国遣使已三十余年，而为随使人员告别，则始于积跬步主人。故积跬步昔年随使在英、在德、在俄、在法，均未有赠章。此次随使四人，同时言别，同时获赠，在中国可谓创举，在外国亦例有之事耳。积跬步又以为：外交官获赠佩章，初非奇遇，亦不关紧要，故于本人及同人事，均用奏不用电，今附其奏文如右。施君所得者，即王冠族骑令章；董孀所得者，即王冠族骑官章；均无大绶。大绶惟卿章有之。德儒金君所得者，为摩拉族骑令章；张甥所得者，为摩拉族骑官章。驻和同人，不获赠章者，未届彼律所定年期也。未届年期，故积跬步不以正式书函代行告别。顾律虽如此，若别具手段，何不可之有？

奥兰琦—拿埽族章

积跬步主人由驻和量移驻义，既六旬，和女王命其驻义使赉奥兰琦—拿埽族大绶十字章来赠。论和律，客国外交官驻其国未滿二年者不赠章，今补赠此章，颇疑讶。继闻前使亦未滿二年而离，曾赠章，且加等，似嫌于前後两使之歧视也，故有此补赠之举，理或然欤？

荷兰女王
颁赠佩章

奥兰琦—拿埽族 (Orde Van Oranje Nassau) 者，和今女王威尔黑米那 (Wilhelmina) 所创。当一八九二年时，女王尚未及龄，故由摄政母后爱玛 (Emma) 代颁创族之律。其族亦用各国通例，分为五级，曰 Ridder Grootkruis，译名大十字章骑卿；曰 Groot-Officier，译名骑长；曰 Commandeur，译名骑令；曰 Officier，译名骑官；曰 Ridder，

译名骑士。原文为和国文（和文近德文，亦参用法字），然大意固无异乎他国文。故原字虽各国不一律，而译名则无改。

金獅人立
舉劍握矢

十字章作银色光芒四射形，光芒八出。中央一圆。为蓝色珐琅质，上有金獅一，前肢高举而人立。肢各有持：右举剑，左握矢。首王冠，身右侧。蓝地上点点有金星，此拿埽家徽也。圆外以白色珐琅质为缘，缘上金色法国文，曰：JE MAINTIEND RAI。考和国受法兰西革命影响，翻然以立宪建国，其国徽为左右两獅，共举王冠，加于拿埽家徽之上。徽下一行文字，译曰：“我将久持”。意谓我和国之宪，将历久而无改，即和国之家，亦历久而不败也。章文即用国徽原文。圆之中既有拿埽家徽，圆之外，更辅以“我将久持”文字，于是国徽家徽，悉备此章。其绶橘色。

綬帶之色

和国今王室，本姓拿埽，而为德意志邦。自十六世纪以後，袭奥兰琦之封，遂兼奥兰琦、拿埽两姓。和语奥兰琦即橘，故绶色从橘，绶缘为白色，白色外更镶蓝色。和国国旗，横分三格，最上一格赤色，中格白色，下格蓝色。和国王旗，惟一橘色。绶色以王旗之橘色为本，以国旗之蓝白两色为缘（去赤色者，因橘、赤相接，色不显也）。于是国旗王旗，并存于绶。（族名用王姓，故绶以王色为本；顾不可偏废国色，故又以国色为缘。）绶由右肩斜下，终于结。结下悬小章一，如各国通制。小章为王冠，冠之下为蓝心白缘之八锐十字，端阔而中狭，如马尔太十字。惟每端歧为二锐，合四端为八锐，故名八锐十字（根原德国）。以月

桂冠联结十字四臂（月桂冠，希腊古制，优尚之意），四臂交中一圆，蓝心白缘。一面圆中金狮。缘上法文，悉如正章。一面圆中上有金王冠，下一金W字，为威尔黑米那字之省母，所以示族创于威。外缘金色和国字，文曰：GODZY METONS，意为“上帝偕我”，犹言应承天命，乃王者例语。

综观章绶采饰，虽族名与国无关，族叙大权，又操于君主一人，而事事不肯偏废国家，诚以为国非一人所私有也。欧洲立国，莫不皆然。和以女王馭民，王室特谦，而民敬亦弥诚。余旅和二年，每见夫彼国君民共乐，不啻家族，即于章饰之微，亦见其立意之切。和民颂其女君为一国之母，信有出于至诚者矣！

国非一人
所私有也

此族法律，有特示尊重而不同寻常者，为族侪身亡，必返其章。又等级升叙，亦必返其旧有之下级章，以受新叙之高级章。族侪或为外国人，或为本国人，而侨居外国者，若遇返章之事，不便归于和国，则可以返之于所在国之和国公使，凡此为返章通法。族律各各不同，定有返章之法者，亦不独和国之奥-拿一族，凡限族侪有定数者皆然也。

今和女王祖，先受封于拿埽之地（在德国），故姓拿埽氏。十三世纪时，拿氏分为长幼二支。十六世纪，有曰恩格尔勃一者，出于幼支中之分支，因婚姻而得地于和国。其子恩格尔勃二及约翰五，剖产相续，弟得旧封奥兰琦之地（奥即地名），遂兼姓奥兰琦，而称奥兰琦-拿埽氏，为拿埽之奥兰系。传至一六〇六年，约翰六四子，系分为四。伯曰约翰，遥继既绝之西爱更拿埽系（一七四三年绝）。仲曰乔治，继嗣

女王家世

本系，至一七三九年绝，遂由叔系继承。叔系祖曰喀西米尔，初为谛乙脱拿埽，一七三九年入承正系，为和兰诸侯之霸。季曰路易约翰，遥继夙绝之哈达玛（一七一七年绝）。所存至今日者，惟入继正统之叔系而已。叔系祖喀西米尔之子曰约翰威廉，约子曰威廉四，霸于诸侯。适奥氏绝，悉传于威。一七四七年，遂为和兰联邦之传嗣总统。翌年，子威廉五继为总统，一八〇一年失位，子威廉一为奥兰琦侯。一八〇六年，兰因河畔诸侯欲合为联邦，拿埽在联列，而威一不愿与联，因被夺拿埽故土。今王室尚兼奥、拿二姓，其实拿埽故土，夙丧主权矣。

荷兰立国

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立和兰王国，以奥兰琦侯为王，威一遂为和国第一王。一八四〇年，威一禅让于长子威廉二（幼子一代而绝），在位九年，子威廉三继之，且兼卢堡大公，偿拿埽之失。一八九〇年威三死，长、次子均先亡，乃以长女威尔黑米那（一八八〇年生）承位，卢森堡以无女系继大公位之律而离和。其时女王方十岁，未有治权，国政胥由母后爱玛摄理。一八九二年，爱玛世家系濒绝，幼女充数，特用祖先两姓，创为奥一拿名族，其所以冀望女王者至切也。

女王诞女

一八九九年女王成立，一九〇一年赘婚密伦堡公亨利于和。一九〇九年，历妊不产之女王果举公主，虽女子之无以比男嗣，且成立之未能确保，而在爱玛创族苦心，至是亦差可自慰矣。予在海牙，亦欲循各驻使例，请谒女王。一九〇八年之春，匆遽未暇，满拟于一九〇九年之春请谒，而女王已妊，不能见外宾。惟游其宫庭，见种种朴质状，远不如俄、法王宫之华美，弥徵其俭德耳。

宝星记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积跬步主人在驻义任内，得佩带宝星之电信。是日，外务部尚、侍五人，出使十人，均预焉。同使十人，除驻德使廕昌待以一品礼，获一等第三宝星外，馀九人均照二品实官例，获二等第一宝星，不言绶而绶固相附丽（一、二等均有绶）。遣使逾三十年，而本国外交官获佩本国宝星，此为创典。前此仅制以赠外人，赠例固宽，外交官、军械商、兵弁皆获赠；僱雇之税务司，在外人视之以为服役于中国，而中国人视之仍以其为外国人，故亦在获赠之列。所谓宝星者，形式与各国族章及日本勋章相似，而名义则未之闻，当询诸谙于本国掌故及历史学者。积跬步主人既膺是典，循例表谢，而章

获佩本国
宝星

奏达京不得上(事见《二二五五疏》)。逾年三月,宝星寄到,再表谢。兹录存後疏。于无可叙述之中强为典丽之句,尚不脱文人积习耳。

附录
钱恂叩谢

(谕旨: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奕劻,给头等第二宝星;外务部会办大臣、大学士那桐,署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梁敦彦,均给头等第三宝星;外务部左侍郎联芳,右侍郎邹嘉来,均给二等第一宝星;出使德国大臣廕昌,给头等第三宝星;出使英国大臣李经方,出使俄国大臣萨荫图,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出使日本大臣胡维德,出使和国大臣陆徵祥,出使奥国大臣雷补同,出使义国大臣钱恂,出使比国大臣李盛铎,均给二等第一宝星。)

宣统元年三月初二日,奏为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电传谕旨,“出使义国大臣钱恂著赏给二等第一宝星”等因,钦此。即于是日电奏谢恩,由外务部代呈在案。兹于宣统元年三月初一日,由部制就宝星一座,邮寄到洋;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敬谨领受。伏念臣材惭下鲁,节驻大秦。渡海而西,无安息赍粮之阻;拱辰知北,铎犁鞬通汉之途。使事初将,隆恩叠沛;恭逢创典,宠佩勋章。译字义于佉卢,本导源于教派;迨相沿以章采,或借用以酬庸。兹者,采欧制以式瞻,星帑焕彩;定嘉名而肇锡,宝善示箴。系易徵词,知圣人之宝曰位;合诚读纬,卜泰一之星常明。肃拜

纶如，荣彰绶若。协度则圭璋比德，服膺而敦槃会和。臣奉使山南，节正宜于用虎；蒙恩阙北，袋或拟于佩鱼。所有微臣荣感下忱，谨缮摺上陈，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本年四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归潜记
人名索引

三 画

大格雷郭瑾(Gregorius I)

786 791 800

大彼得(彼得大帝)

859

大良翁(Leo I)

781 783

贝宾(丕宾)

904

门雅谷

769 774 797

门威廉

782

马可博罗、马高保罗(马可·波
罗)

843 868 894 896 900

马可·都里沃(Marco Tullio)

795

马提亚

769

小代尼斯(神学家)

853

四 画

比约六、庇约六(Pius VI)

774 804

比约九(Puis IX)

880 881

瓦连士典

858

仁和杭氏

840

乏赛利亚

785

乏赛利·圣十字(Velerio Santa-Croce)

793

乌西尼(伯爵)

793

乌西尼(大主教)

800

乌拉台

899

乌尔庞五(Urbanus V)

806

乌尔庞六、乌六(Urbanus VI)

772 803 804

乌尔庞八、乌八(Urbanus VIII)

769 776 781 782 799

五 画

艾儒略(撰《弥撒祭义》一书)

776

布奔沙尔

779

布顿氏(罗马元老)

781

东鞑靼王(旭烈兀)

895

伍廷芳

912

兰法兰(画家)

796

司氏利嘎

806

司徒方二(Stephanus II)

904

尼哥拉三(Nicolas III)

804

尼哥拉五(Nicolas V)

769 803

尼哥赖·佛罗(尼科洛·波罗)

895 898

尼哥赖·微赏司

897

加罗第五(Karl V)

858

弗利德里三(Friedrich III)

904

六 画

那桐

912

亚格里宾(尼禄之母)

806 807

- 亚历散德里(亚历山大)**
 851
- 雅典诺特尔(Athenodor)**
 823
- 亚愷散德(Agesander)**
 828
- 亚拿尼亚**
 785
- 西鞞鞞王(乞普察克汗)**
 895
- 不列鞞尼哥(革老丢斯之子)**
 807
- 吕司底西(Rusticiano)**
 899
- 乔其(画家)**
 770
- 乔治(约翰六之子)**
 909
- 华曼尔(荷马)**
 891
- 伊斯玛音**
 898
- 伊撒毗拉**
 788
- 伊诺琛八(Innocent VIII)**
 778 787 788 820
- 伊诺琛九(Innocent IX)**
 804
- 伊诺琛十一(Innocent XI)**
 787 798
- 伊诺琛十二(Innocent XII)**
 782 799
- 伊诺森十三(Innocent XIII)**
 880
- 多拔尔都**
 896 897
- 多迷颠帝(Domitianus)**
 878
- 刘式训**
 912
- 米加勒安治(米开朗琪罗)**
 769 791 800 802 824
- 米加勒安治·恺丹尼**
 880
- 安琪洛·薄隆尼**
 794
- 安勃罗**
 804
- 安得烈煞基**
 786
- 安得烈安**
 791
- 安教纽(安东尼)**
 852
- 安教尼那**
 793
- 安教·珊嘉罗(Antonio de Sangallo)**
 769 802

安敦·博拉育洛

787

安底阿·博罗(马可波罗之祖父)

895

安溪(四世纪罗马市长)

800

约翰(约翰六世之子)

909

约翰五(恩格勃尔一世之子)

909

约翰六(Johannes VI)

909

约翰七(Johannes VII)

778

约翰·威廉

910

七 画

斐氏

843

玛利(Honorius之妻)

806

玛岱诺

769 770

玛格立太(Megurete)

783

玛利·卑里(美司博来氏那)

794

玛尔丁五(Martinus V)

878

玛氏达夫人

799 803

玛利沃·贵拉

795

玛底沃·博罗(玛费奥·波罗)

895

玛利·克雷门丁

788

玛齐沃·嘎答兰(Marzio

Cotalano)

95

玛璿罗

804

克老第沃(Claudius)

806

克雷朵(克雷门斯一世)

768

克雷孟六(Clemens VI)

772 896

克雷门八(Clemens VIII)

796 880

克雷孟十(Clemens X)

789

克雷孟十一(Clemens XI)

787

克雷孟十三(Clemens XIII)

796

克雷门十四(Clemens XIV)

859

- | | |
|-------------------|-----------------------|
| 克利玛特(伦巴底王) | 沙尔五(Karl V) |
| 904 | 904 |
| 克利斯丁公主(阿独尔夫之女) | 沙尔曼(查尔曼) |
| 799 | 771 773 805 853 |
| 李盛铎 | 沃泰维沃(Ottavio Farnese) |
| 912 | 783 |
| 李经方 | 沃克太维(屋大维) |
| 912 | 852 881 |
| 利玛窦 | 良翁十一(Leo XI) |
| 843 | 787 798 |
| 利翁十(Leo X) | 良翁十二(Leo XII) |
| 769 | 799 |
| 利翁十二(Leo XII) | 良翁十三(Leo XIII) |
| 880 | 788 |
| 伯勒克(别儿哥) | 良翁第二(Leo II) |
| 895 | 784 |
| 卑鲁齐 | 良翁第三(Leo III) |
| 769 | 784 |
| 希律王 | 良翁第四(Leo IV) |
| 779 853 | 784 |
| 邹嘉来 | 君多斯(拉丁诗人) |
| 912 | 823 |
| 亨利于和 | 张国华 |
| 910 | 906 |
| 亨利第四(Heinrich IV) | 陆徵祥 |
| 799 | 912 |
| 庇约七、庇七(Pius VII) | 阿罗斯 |
| 786 859 | 842 |
| 庇约九(Pius IV) | 阿尔贡 |
| 781 783 785 | 899 |

- 阿独尔夫(瑞典国王)**
799
- 阿波司理**
899
- 阿琦路尔夫(都里诺公)**
904
- 阿历撒德六、阿六(Alexander VI)**
782 800 803
- 阿历撒德七、阿七(Alexander VII)**
784
- 阿历撒德八(Alexander VIII)**
783
- 阿特利安一(阿特利安一世)**
771 782
- 阿特利安四(阿特利安四世)**
803
- 阿特利安六(阿特利安六世)**
824
- 阿那克雷朵二(Anadetus II)**
878
- 阿氏里沃·安琪利尼**
794
- 陈光晟(安南王)**
897
- 陈煊(安南王, 陈光晟之子)**
897
- 耶司特奇第三(波斯王)**
854
- 杰姆第三(不列颠、爱尔兰及法兰西王)**
788
- 杨荣铎**
841 843 846 849 870
- 拉法爱尔(拉斐尔)**
796 786 791 792
- 欧文(<马可波罗游记>英译者)**
900
- 欧勤四(Eugenius IV)**
878
- 昂利第三(Henri III)**
858
- 昂利第四(Henri IV)**
858
- 罗慕路(Romulus)**
851 889
- 罗马纳利(画家)**
788
- 罗齐沃·萨佛利**
793
- 罗克资齐·彼得隆尼(Lucrezia Petroni)**
794 795 796
- 金楷理**
906
- 彼耶路易**
783

顺德李氏

840

彼得尼加

789

彼得毗安基(画家)

789

彼得·博拉育洛(画家)

787

法兰昔司(Francesco)

792 793 794 795

法兰西司一(Francois I)

800

宝珊尼亚、波山(Pousanias)

830 835 839

波吉(《马可波罗游记》法译者)

890

波立纽斯、波里纽斯(普林尼)

823 890

波腊栖推尔(Praxiteles)

836

孟德淑星(美术家)

824

姑婆巴多(克里奥帕特)

852

九 画

胡维德

912

柏尔凝、柏尔尼(G. L. Bernini)

770 774 776 781 782

784 829

勃托洛底(Bertolotti)

792

勃拉曼图(Donato Bramante)

769

亨利第四(Heinrich IV)

859

毗亚德里(Beatrice)

793 796

毗亚德亚·亚利亚(Beatrice

Arias)

792 793

贵溪诺(画家)

789

威廉一、威一(威廉一世)

910

威廉二(威廉二世)

910

威廉三(威廉三世)

910

威廉四(约翰·威廉之子)

910

威廉五(威廉五世)

910

威廉·脱伯里

897

威尔黑米那(Welhelmina)

907 910

笃米尼基

798 799

保罗(爱尔西利之子)

793 795

保罗二(Paulus II)

772 803 878

保罗三、保三(Paulus III)

768 782 788 829 856

保罗四(Paulus IV)

779

保罗五(Paulus V)

771 783 786 787

保罗·好努朔

793

倍那独(爱尔西利之子)

793 794 795

独那堆洛(画家)

805

奕劻

912

施绍常

905

恺撒

808 852 890

恺撒·蒲松纳(Cesere Busone)

795

恺撒·猷辂司

852 877

莫洛错(画家)

805

洪钧

840 845 896

洛可(爱尔西利之子)

793

洛佛勒(Giuliano della Rovere,

即Julius II)

798 827

洛欲拉(Royola, 依纳爵·罗耀拉)

855

十 画**格戴(歌德)**

773 775 802

格雷郭理一(S. Gregorius I)

859

格雷郭理二(S. Gregorius II)

771

格雷郭理四(S. Gregorius IV)

786

格雷郭理第十(S. Gregorius X)

897

格雷郭理十三(S. Gregorius XIII)

797 798 853 880

格雷郭理十四(S. Gregorius XIV)

797 798

格雷郭理十六(S. Gregorius XVI)

797 785

莫基(雕塑家)

778

哥沙
899

哥嘎脱拉
899

栖尔门司忒
768

匪地难多第一(Ferdinand I)
858

恩格尔勃一(恩格尔勃一世)
909

恩格尔勃二(恩格尔勃二世)
909

积跬步主人、积跬步(即钱恂)
855 860 867 894 901
905 906 907 911 912

俾士马(俾士麦)
859

倍庚(培根)
787

倍那独
793 794 795

倍戴悌朵十一(Benedictus XI)
806

倍戴悌朵十四(Benedictus XIV)
797 880

息司朵五(Sixtus V)
772 807

息司朵六、息六(Sixtus VI)
798

徐光启
860

拿破仑、奈破峇
786 837

拿破峇一(拿破仑一世)
859 904

爱玛(Emma)
907 910

爱尔西利(Ersilia)
793 794

鄂若尼
855

海伦那(君士坦丁之母)
778

海腊克留
779

海美尼(Honorius之妻)
806

婀令丕·嘎佛氏(Olympia
Calvetti)
795

绥路哥(塞琉古)
851

绥乏斯丁
799 804

十一画

基督洛(爱尔西利王子)
793 794

基督弗洛·钦铺(Cristoforo
Cenci)

792

萨荫国

912

哥嘎达尔

896

推沃特林(奥泰里之后)

904

第沃克贵颠(Diocletianus)

853

郭司洛司二(波斯王)

779

康斯坦丁、康斯丹丁、康帝(君
士坦丁)

768 773 802 803 853

康斯坦栖霞

786

康斯坦圻、康圻(君士坦丁之女)

803

波尼法爵八(Bonifacius VIII)

771 772 803

梁敦彦

912

谛度、谛笃、谛帝(第度)

824 877 881

维里(Velli)

793

维其尔(拉丁诗人)

823

维多利沃·爱曼努爱勒二、维二
(Vittorio Emanuele II)

902 903

十二画

琦笃(画家)

794

联芳

912

博拉克

825

博拉育洛(美术家)

798

博里特尔(Polydore)

823

博利克雷朵(Polycleitos)

830

董鸿祯

906

雅谷(爱尔西利之子)

793 794 795

景净

840

景宗嫂(教皇之情妇)

782

喇卜丹

898

喀西米尔(约翰六世之子)

910

斐麗亞斯(希腊美术家)

892

斐利司(Felix)

824

奧壽里(隆巴地王)

904

奧古斯替(奧古斯都)

853 877

普洛司貝·法林那屈

(Prospero Farinaccio)

796

十三画

雷补同

912

路奔(雕塑家)

782

路卜洛克

896

路易·約翰(約翰六世之子)

910

路伊浚兰(伦巴底王)

904

路得(马丁·路得)

788

廉昌

912

猷鐸三(Julius III)

856

猷尔

769

塞尔祺(建筑师)

783

十四画

嘎拉法(Caraffa)

794

嘎拉漢(画家)

783

嘎赏(阿尔贡之子)

899

嘎利古拉

806

**嘎司泊尔·贵圻(Caspere
Guizza)**

798

嘉诺华(Canova)

774 788 796 837 839

嘉定钱氏

840

十五画

撒非刺

785

撒底尼亚(撒丁)

901 903 905

稻孙(钱稻孙)

797 809 840 867

十六画

薛思朵五、薛五(Sixtus V)

880

穆罕默德

854

麒麟(尼禄)

768 806 807

霍诺留(Honorius)

806

儒略二、儒二(Julius II)

769 798 799 803 824

十七画

德戴(但丁)

782 803 837

归潜记

译名简释

二 画

乃格尔奔、乃格尔本

内格罗庞特

土曜日

礼拜六

大辟

大卫

义国

意大利

马拉基

玛拉基

四 画

夫拉孟

祭司

比野门

()

日斯巴尼亚

西班牙

月曜

星期一

乌里斯

奥德赛

乏氏刚

梵蒂冈

乏氏气尼亚

梵蒂冈教廷

以士喇

以色列

水曜

星期四

巴勒斯丁

巴勒斯坦

巴多罗马

巴多罗买

五 画**布鲁斯**

普鲁士

丕东

皮同(希腊神话中之巨蟒)

卢堡

卢森堡

代尔福斯岛

德罗斯浮岛

氏单

提坦

兰因河

莱茵河

半圆(abside)

半圆形後殿

加伯利(Cabriel)

天使

六 画**亚摩士**

阿摩司

亚门

阿门

亚美尼

亚美尼亚

朴粹宾

普洛塞耳庇娜

西昔里、西叙里

西西里

邦

潘(牧神)

邦贝

庞贝

剃拔忒日、杀拔忒日

犹太礼拜日

多迷尼加派

多米尼克派

米喇

米兰

米迦

弥迦

米加勒

天使(Michel)

讷都诺、讷多诺

海神涅普顿

民覆

〔教堂的〕圆顶(Coupoie)

那亚
 挪亚
 约耳
 约珥
 约百
 约伯
 约书亚
 约瑟

七 画

玛耶
 密耳提罗斯
 玛利
 圣母玛利亚
 劳贡
 拉奥孔(Laocoon)
 克勒姆
 克里米亚
 克烈答岛
 克里特岛
 批撒
 比萨
 折努阿
 热那亚
 体格力斯河
 底格里斯河
 何西
 何西阿
 卑腊密特
 金字塔(Pyramid)

佛朗
 法郎
 佛梭次
 佛罗伦萨
 希文
 希腊文
 沙拉生人
 萨尔森人
 阿脱拉斯
 赫耳墨斯
 阿博隆
 阿波罗
 阿克休海岬
 今阿嘎那尼亚
 阿刺比
 阿勒比
 阿嘎嘎利
 ()
 阿迭色斯
 奥德赛
 阿氏拉
 阿提拉
 阿尔琪尔
 阿尔及尔
 阿尔古斯
 阿戈斯
 阿立克斐斯
 阿戈斯国王
 阿沸洛第
 阿美洛狄忒

阿巴底

俄巴底亚

君牧师

大主教

八 画

纳桴

(教堂的)正殿(nave)

奈波里

那不勒斯

拉腊

勒达

拉法爱尔

天使(Raphael)

拔尔贡

阳台

虎列拉

霍乱

和兰

荷兰

刹都尔

刹埤(église)

小教堂

朋氏夫

主教(Pontifex maximus)

育斯

宙斯

育依

朱诺

泼娄东

冥王普路托

弥赛亚

基督

弥诺斯

地谷判神

九 画

栏臂

十字形教堂之耳室(transsept)

埃古斯

百目之怪

郁

伊俄

毗山丁

拜占廷

哈基

哈该

拜晏

巴伐利亚

威斯巴仙

韦斯巴萝

威隆尼加

持巾拭耶稣者

便以利

毗鲁伊勒

俾尔塞

珀尔修斯

领厦

圆顶(dôme)

独

独逸，日本对德国的称呼

哀甫拉特河

幼发拉底河

施塔斯河

斯的克斯河

〈神剧〉

〈神曲〉

眉沟

墨耳库里

十 画

格历

公元纪年历法

栖尔果场

古罗马游戏运动场

爱丽那

海伦

拿兹

那鸿

郭脱派

哥特式(建筑)

娑弹

撒旦

浑而嘎河

伏尔加河

媯渊

乌拉诺斯

媯令丕亚

奥林匹亚

缘路寄纪元

塞琉古纪元

十一画

基路冰

守护天使

梅赛斯、梅赛思

美杜莎

梯勃河

台伯河

脱罗耶

特洛伊

桀耶

该亚

康士坦丁诺泼里斯、康堡

今伊斯坦布尔

密里昂

意语：百万

密讷尔佛

弥涅耳瓦

隆巴地

伦巴底

维尼斯

威尼斯

十二画

穆安

狄安娜

碑耐洛

珀涅罗珀

雅谷

雅各

景士

天主教士

景寺

天主教堂

景徒

天主教徒

景前

公元前

景宗

教皇

景纪

公元

跋栖黎嘎

(罗马的)公所

喀尔维派

加尔文派

喀尼乏尔节

狂欢节(carnival)

斐薄斯

福玻斯(阿波罗)

腊董

勒托

腊文

拉丁文

象阿

巨人

十三画**痛隆涅**

布伦纳

猷勃资节

犹太五旬节

十四画**聚珍**

银嵌细工

歌路刹埤

唱诗小教堂

嘎苔基

迦太基

墨加

麦加

十五画**撒加利亚**

撒迦利亚

德比孙

特拉布斯

摩娑

缪斯

十七画**嗜神**

太阳神